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三冊目次

李義山文集十卷 （唐）李商隱撰 （清）徐樹穀箋 徐炯註 清康熙四十七年徐氏花谿草堂刻本	〇〇一
玄英先生詩集十卷 （唐）方干撰 明鈔本	一四七
唐風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 明崇禎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唐人四集本	一七七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 （宋）楊億撰 明刻本	二〇六
晏同叔先生集三卷 （宋）晏殊撰 清康熙十九年夢川亭刻臨川文獻本	四八三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 （宋）尹洙撰 附錄一卷 明鈔本	四九三

李義山文集十卷

（唐）李商隱撰　（清）徐樹穀箋　徐炯註

清康熙四十七年徐氏花谿草堂刻本

李義山文集箋註十卷通行本

國朝徐樹穀箋。徐炯註。樹穀字藝初。康熙乙丑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炯字章仲。康熙壬戌進士。有表狀集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稱李商隱撰。甫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稱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三卷傳。文集皆佚。

國初吳江朱鶴齡始裒輯諸書。編爲五卷。而闕其狀之一體。康熙庚午。炯典試福建。得其本於林信。採摭文苑英華所載諸狀補之。又補入重陽亭銘一篇。是爲今本。鶴齡原本雖略爲詮釋。而多所疎漏。蓋猶未竟之業。樹穀因博考史籍。證驗時事。以爲之箋。炯復徵其典故訓詁以爲之註。其中上崔華州書爲開成二年春初作。崔華州乃崔龜從。非崔戎。故謀買相國乃買餘。非買耽。崔宣州乃崔龜從。非崔羣。引據唐書紀傳。證樹穀之誤。疑。又重陽亭銘一篇。炯據全唐藝文志採入。馮浩註本則辨其碑末結銜及鄉貫皆可疑。知爲舊碑漫漶。楊愼僞補足之。授愼爲補樊敏柳敬二碑。證炯之誤信。又據成都文類採入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一篇。及逸句九條。皆足補正此本之疎漏。然上京兆公書乃案廣之文。本無可取。逸句尤無關宏旨。故仍以此本著於錄焉。

古人之讀書也必先論世論世云者非徒審其所遭之時變即文章運會亦因斯以見今世盱文之士類皆尊韓歐爲極軌貶徐庾爲疲曳下逮王駱温李之流甚者以奴隸斥之否者亦欲拑勒鞭轫以救之斯爲惑於皮傳之說而未詳乎論世之旨者也夫日月之行有歲差江河之流有變徙故章部之算日積世運之遷日降衰輓之俗不能返乎大庭則知叔季之文詎能方乎贊典即以漢世論之如彪固父子劉駒騶蔡邕之倫其文類多排比已未克蹤緒西京其遞降而爲徐庾温李也世使之也今觀義山之作蘊匱古今陶冶藝略前熬鬱割

而和大羹斲準施弦而諧韶奏可謂奇矣蓋世有升降文有科品假使回班揚之腕以裁章表竭崔蔡之才而爲啓狀未知其與義山孰先而孰後也矧其致曲者乎予弟自强少尚斯編苦其斷軼後得善本於閩中爲之註解冥搜博採歷年乃成子因參之史傳考證時事復爲之箋昔禰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如祖腹中所欲言義山之文率爲人屬纂抽心呈貌纏綿繫密所謂代人哀則哀代人誄則誄斯皆文人之失職者也予獨竊怪當世之士恢不自覩區區以空單荒頓之學命爲古文而詆訶徐庾之徒見謂闕冗下材習其詞者比之左官外附試叩以義山辭句所自來輒眙睞失對詭曰此果單耳子烏從識之是蓋闇於文章運會之變未嘗返而論其世也毋亦舍其所穴見而務殖於學乎則斯編其曷可廢也歟康熙戊子冬月崑山徐樹穀書

自太極剖判而奇耦已分凡天下之物必有對待未有
是奇而非耦者其於文也何獨不然九州攸同四隩既
宅則見於禹貢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則見於邶風巢隕
諸樊閻戍戴吳左氏造其端文堙棗野武作瓠歌班史
託其始此皆屬對精切聲病克諧駢儷之文濫觴於此
矣洎乎魏晉富麗爲工踵事增華茲風勿替子建孔璋
士衡安仁之流每作一篇中間字句駢儷居半至齊梁
而其體始純其調益新迄徐庾而徵事彌博設色彌豔
世或以紫鄭目之而好之者終不絕也唐初四傑仍蹈
斯軌雖燕許大手筆亦不廢對偶下迨元和文體始一

大變遠紹周秦近宗西漢以雄深雅健爲上子瞻謂昌
黎起八代之衰非虛語也義山初亦學古文不喜對偶
及佐令狐楚幕楚能章奏以其道授義山自是始爲今
體香豔不如徐庾而體要獨存宏壯不遠四傑而風標
獨秀至於誄奠直與潘岳爲伯仲同時溫庭筠段成式
皆能四六實不及也使義山專攻古文度不能遠
過乎孫樵劉蛻今集中略存數首已見一斑而樊南甲
乙之製獨能軼倫超羣如此其美乃知才人之技雖無
適不可亦當棄短以就長廉頗喜用趙人樂毅常思燕
路意之所嚮殆不可强而違矣歲庚午余典試閩中得

善本以歸伯兄侍御見而悅之因爲箋其指要而以註
屬余余竊不自揆蒐討羣籍句疏而字釋之而以伯兄
之箋分見於其下釐爲十卷藏諸篋衍以備遺忘其間
可疑者尚有二十餘條事稍僻隱未能悉考友人以其
適於時用也請亟行之余不獲已遂以授剞劂海內博
物君子倘惠而好我正其謬而補其缺當更爲續注以
附其後云康熙戊子暢月崑山徐炯書於花谿別墅

箋注李義山文集凡例

唐書藝文志有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蓋即舊唐書本傳所稱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者也義山章奏之學受諸彭陽公皆駢儷之文故義山自序其甲乙二集名之曰樊南四六章奏即表狀而啓亦下達上之制此皆義山佐幕時所作是之謂四六他文不在此例按新書藝文志於樊南二集外更有文賦一卷而宋史藝文志又有李商隱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蓋他文皆出於此今掇諸書所載者以流別爲次曰祭文祝文箴序檄書傳碑銘雜著凡若干篇附於其後其間亦有駢儷非樊南四六類也會最成編不可以一集名故但稱李義山文集

義山諸集於今見存者惟玉溪生詩三卷餘皆不傳其篇目無可考據樊南自序甲集有四百三十三件乙集亦取四百篇計共八百有奇今裒得表狀啓才九十一首則其所散逸者多矣他文亦然即樊南集序中所稱才論聖論及牛太尉奇章文皆當時得意之筆今亦不可得見則其餘可知清芬鴻藻彫零磨滅爲之三歎

吳江朱處士長孺刻所著愚菴集內有新編李義山文集序云檢閱文苑英華御覽玉海諸部蒐緝義山文凡得若干首釐爲五卷又以新舊唐書考證時事略爲詮釋而因題其首愚菴之言如此余聞之亟向松陵索其注稿友人攜以來示則其所謂考證時事略爲詮釋者亦未詳備而典故所出則概乎未之及也伯兄侍御因爲箋以補其時事之所遺而余則博稽典故以爲之註元元本本索隱鉤深始知義山之文無一字無來歷也

愚菴序題云新編李義山文集則未經箋注可知其蒐緝頗勤獨闕狀之一體而閩本李集有之林孝廉吉人舉贈攜歸已而核之則諸狀皆英華所有也長孺偶遺之耳又劒州重陽亭銘乃長洲顧孝廉俠君於全蜀藝文志檢得錄以示余今并爲補入餘皆仍長孺之舊字句則閩本缺訛差少頗藉以校正云

所釋故事必詳其書名惡無徵也一事而數書並見則取其最先者彼此小異或兼載之其有大相剌謬者則棄短從長務歸於一

自宋靖康之變內府典籍一空唐人所讀之書今有不可得見者矣故義山所用之事間有難於證據者謹遵夫子闕疑之訓不敢以影響之言輒爲傅會

炯又識

卷第一
表上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爲京兆公陝州賀南郊赦表
爲汝南公以妖星見賀德音表
爲汝南公賀彗星不見表
爲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爲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
爲柳州鄭郎中謝上表
爲安平公謝除兗海觀察使表
爲安平公兗州謝上表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爲濮陽公陳情表
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爲懷州李中丞謝上表
卷第二
表下
爲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爲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爲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代彭陽公遺表
代安平公遺表
爲王侍御璿謝宣弔并賻贈表
卷第三
狀
爲侍郎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
爲濮陽公謝罰俸狀
爲滎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爲安平公謝端午賜物狀
爲滎陽公端午謝賜物狀
爲濮陽公涇原謝冬衣狀
爲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
爲中丞滎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敕設狀
爲滎陽公謝賜冬衣狀
爲安平公謝端午賜物狀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爲滎陽公桂州謝上表
爲大夫安平公華州進賀皇躬痊復物狀
爲濮陽公陳許舉人自代狀

爲懷州刺史舉人自代狀
爲尚書渤海公舉人自代狀
爲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爲滎陽公桂州舉人自代狀
爲鹽州刺史奏舉李孚判官狀
爲濮陽公陳許奏韓瑞等四人充判官狀
爲安平公兗州奏杜勝等四人充判官狀
爲滎陽公進賀正銀狀
爲安平公赴兗海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爲滎陽公進賀冬銀等狀
爲滎陽公奏請不敘錄將士狀
爲楊贊善奏請東都灑埽狀
爲閑廄使奏判官韓勵改名狀
卷第四
啓上
賀相國汝南公啓
謝座主魏相公啓
謝宗卿啓
爲同州張評事謝辟并聘錢啓二首
爲山南薛從事謝辟啓

爲東川崔從事謝辟并聘錢啓二首
爲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啓
爲柳珪謝京兆公啓三首
獻河東公啓二首
上尚書范陽公啓三首
爲白從事上陳許李尚書啓
爲桂州盧副使謝聘錢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獻侍郎鉅鹿公啓
爲舉人獻韓郎中啓
爲某先輩獻集賢相公啓
獻相國京兆公啓
爲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卷第五
啓下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啓
爲舍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爲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爲絳郡公上史館李相公啓
爲絳郡公上崔相公啓

爲韓同年上河陽李大夫啓
爲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爲同州任御史上崔相國啓
爲舉人上翰林諸侍郎啓
爲崔從事寄尚書彭城公啓
上兵部相公啓
上時相啓
上河東公啓三首
端午日上所知劍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卷第六

祭文上

代李玄爲崔京兆祭諫侍郎文
爲絳郡公祭宣武王尚書文
爲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爲裴懿祭薛郎中文
祭呂商州文
奠相公令狐公文
祭長安楊郎中文
祭張書記文

卷第七

祭文下

祭處士房叔父文
爲馮從事妻李氏祭從父文
祭韓氏老姑文
爲李郎中祭舅竇端州文
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爲李兵曹祭兄亳州刺史文
祭小姪女寄寄文
祭徐姊夫文
祭徐氏姊文
祭裴氏姊文
爲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卷第八

祝文

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爲安平公兗州祭城隍文
爲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爲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賽舜廟文

賽越王神文
爲中丞榮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賽靈川縣城隍神文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賽城隍神文
賽北源神文
賽曾山蘇山神文
賽白石神文
賽龍蟠山神文
賽陽朔縣名山文
賽海陽神文
賽堯山廟文
賽古欖神文
賽蘭麻神文
祭全義縣伏波神文
檄
爲濮陽公檄劉積文
箴
太倉箴

卷第九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附鄭亞改本
容州經畧使元結文集後序
樊南甲集序
樊南乙集序
卷第十
書
上崔華州書
別令狐拾遺書
與陶進士書
傳
李賀小傳
碑銘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
銘
劍州重陽亭銘
賦
蟲賦

附陸龜蒙後五蝕賦
蝎賦
雜著
紀事五首
析微二首

李義山文集卷第一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章仲註

表上

爲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爲某大赦天下者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

南郊禮畢改元

奉郊禮以定天位

新曆象以授人時

乾健離明震動允悅

政行寧謐

不慶幸臣某中賀

臣聞

欽昊天而旅上帝者

聖人之重

事尊殊休而發大號者

哲后之弘猷故必致四圭

以達誠制六器而申敬

崇嚴配

先之以蒼璧辛牲

以禋門大呂

爽彼告虔

然後王猶有闕於萬敬

絕而不續漢氏萬靈之位

周官三代之文

甘泉也失而莫尋豈若皇帝陸下以大道遂羣生（曹植詩）
（隆古純樸之行也）以至公臨寶祚（陰符經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考工記天謂之玄（高在天成象）上苞玄象（圖
史周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考點陟幽明興廢繼絕（見中
庸）下總皇祇（祇音之）皇祇降生之始（點幽陟明（
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宣帝紀元
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神爵（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赤鱗隨之而
不編瑞牒（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班固典引
世家庶說稽鴻寶九鼎白麟赤鳳之瑞以為年紀後漢光武紀耀威五
來世帝不納常自謝鈿德薄都國所）然後因孟月（一作春非居喪
上辛（禮記郊特牲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正春祈穀于上帝）
南（禮記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式是歲首（後漢書祭祀志曰夏
周制所數獨名春傳在國南五十里）

且天以陛下為子故必饗明誠人以陛下為天故必
不足算（左傳士匄曰晉人三駕楚人一敗）則除鄉議
者未可儔（何為夫人鄭方鄉執政以議執政之善否且所改者吾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延賞推恩（禮記祭義曰天下之
之何毀之）用以勸御災捍
憲之士（禮記祭義曰大災大烈則天必降福焉所以
也）減租退責（事畢帝紀帝即位田租復十五
統一只責即已責最為早此公表
將以矜火耕水耨之人（漢書地理志火耕水耨薄賦斂之嫌
節）養庶老頒淖糜暖昏之資（淖力角反糜
稻長所謂火耕水耨養庶老者有慶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
孰飲食之帝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
十非帝天暖筆文作烜烜史家作烜烜史家也
久警衛師古曰謂卓槃也）走羣望潔祭

睿澤踰千越萬（漢郊祀志曰天地之間相去萬一千里而地
何則取（一作致）直言之科（漢書晁錯大
不足算（左傳士匄曰晉人三駕楚人一敗）則除鄉議
者未可儔（何為夫人鄭方鄉執政以議執政之善否且所改者吾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延賞推恩（事畢帝紀帝即位田租復十五
之何毀之）用以勸御災捍
憲之士（禮記祭義曰大災大烈則天必降福焉所以
也）減租退責（事畢帝紀帝即位田租復十五
統一只責即已責最為早此公表
將以矜火耕水耨之人（漢書地理志火耕水耨薄賦斂之嫌
節）養庶老頒淖糜暖昏之資（淖力角反糜
稻長所謂火耕水耨養庶老者有慶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
孰飲食之帝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又
十非帝天暖筆文作烜烜史家作烜烜史家也
久警衛師古曰謂卓槃也）走羣望潔祭

牲瘞幣之禮（左傳臧宣子曰晉所望北山川皆走往祈禱書曰
于山川遍羣神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肆獻祼祭
人將事四海山川飾黃駒蒼犢即瘞埋于泰折俎實鼎
考工記天謂之玄高在天成象）上苞玄象（陰符經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史周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考點陟幽明興廢繼絕（見中
庸）下總皇祇（祇音之）皇祇降生之始（點幽陟明（
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宣帝紀元
康元年甘露降集京師）赤鱗隨之而
不編瑞牒（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班固典引
世家庶說稽鴻寶九鼎白麟赤鳳之瑞以為年紀後漢光武紀耀威五
來世帝不納常自謝鈿德薄都國所）然後因孟月（一作春非居喪
上辛（禮記郊特牲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正春祈穀于上帝）
南（禮記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式是歲首（後漢書祭祀志曰夏
周制所數獨名春傳在國南五十里）

牲瘞幣之禮（左傳臧宣子曰晉所望北山川皆走往祈禱書曰
于山川遍羣神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肆獻祼祭
人將事四海山川飾黃駒蒼犢即瘞埋于泰折俎實鼎
考工記天謂之玄（高在天成象）上苞玄象（圖
史周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考點陟幽明興廢繼絕（見中
庸）下總皇祇（祇音之）皇祇降生之始（點幽陟明（
年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宣帝紀元
康元年甘露降集京師）赤鱗隨之而
不編瑞牒（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班固典引
世家庶說稽鴻寶九鼎白麟赤鳳之瑞以為年紀後漢光武紀耀威五
來世帝不納常自謝鈿德薄都國所）然後因孟月（一作春非居喪
上辛（禮記郊特牲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正春祈穀于上帝）
南（禮記祀於南郊就陽位也）式是歲首（後漢書祭祀志曰夏
周制所數獨名春傳在國南五十里）

臣某言臣伏奉正月九日制書郊禮畢改元爲某大赦天下者既事虞郊（書舜典肆類于上帝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典曆象日月星辰（史記天官書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帝坐）天潢瀉潤（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天王明堂漢之汎汎兮孝武之所興）日觀揚暉（登泰山東南最名日觀日始欲出長二丈所者雖一鳴時見日始欲出）普天率土（見詩）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君人之孝莫大於尊祖（詩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雅以配天（孝經王者之孝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之敬孰先於事天故必用因高之儀（禮記禮器曰因高高必因丘陵注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也）申嚴配之禮（見上表）百神（雅有彼字）序隨牲弘郊祀歌練時日（漢郊祀歌練時日協靈辰注練擇也）萬靈昭（詩本作昭）假（音格）乃可尊殊恩渙大號禮成而德備柴瘞而慶弘然而秦尚武功（秦增義而尚白帝爲白帝以爲應初時因秦俗自功而國也）先祈禳之事（漢郊祀志齊人丁公年九十餘見高祖曰彼秦者天下合祀官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最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德音以妖星謫見思答天戒者
臣當時集軍州官吏于寧宣示訖仁深覆載恩極照臨
究祖宗之令圖（太宗、憲祖、敬祖、睿武、昭肅、孝明、仁惠、聖文、神武、章武、睿文、聖德、莊恪、敬陵、貞獻、莊懿、章懷、懿德、惠莊、惠陵、惠昭、惠元、惠貞、惠哀、惠安、惠莊、惠恭、惠宣、惠定、惠慶、惠端、惠敬、惠昭、惠穆、惠陵

中候帝堯即位七十載醴泉出山東觀冀記
小九年醴泉出於京師飲者癒疾
飲天酒五十張華注云天酒甘露也其味如脯其
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漿盛世則降
零凝照一 人知朱草之祥 大戴禮記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莢
階之下 家識白麟之 十六日一葉不終而復始望朔則上古至治
嘉木曲朱草生於庭階朔日一莢至十五日一莢至晦而盡月朔復生
卓異一尺枝幹皆赤莖似珊瑚葉如碧玉世紀堯時朱草生於
瑞見賀表 又出芝角足懼 天官書白黑雲氣狀如芝
白望之有芝角九 感極而災亦爲祥誠至而妖
則兵起國多變 晷度可處者哉 詩書相去幾百年度自中衛露惟北
六分宋景謂日晷 臣素乏器能 見中
度則周天一度 謬當任使 庸
東薙西岳 薙剔也草生曰作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西嶽則太華在州東岳山在州西於義爲近
鄭生云華山在華陰縣又獻公獲玉璧以祠華山雍州鎮曰嶽山
禮儀志載尚書德一年春在陽動於北方
秋報成功東次重花甲北郊宅朔導萬物高
九百七十六
與太華同峽二至東西並南北故表舉以爲言書稱西岳而言西岳復
人以華爲名華嶽於下又加山重複連改東華爲東嶽曰不知東西易位之爲非
也 雖首化於百城 夷人頭下首化謂化其俗
心存於雙闕 白帝雙闕 聽金石而慙殊俗 書稱金石絲竹
無羽翼而恨異冥鴻 易漸卦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者何異乎
德澤 軍兵之卿秦官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六條
即不言 成陛下無偏之道 易經蕩蕩平平 畢微臣盡瘁之
勤 詩鄭玄箋臣執勞事盡力於事死而後已 所冀不虛簡書
簡書之 兔拘司敗 左傳魯哀公十三年吳王夫差使王孫彌
命而自殺於司敗 如其禮樂非臣所能無任
感恩戀闕狼狽屏營之至 大語曰屏營猶仿佛也 不見
爲汝南公賀彗星 一有復正 表箋會昌元年十一月
駁二字 丁酉朔越六日壬寅

舊史書六月五十六日而滅其日當爲丁酉二年正月書內由親
則稱成於二日之後而觀不見五十日當爲丁酉二年正月辛卯朔
卯不見討止有五十日當爲丁酉二年正月辛卯朔二十五日如前後八書晦月二十六
日也按後魏書先六日未知孰是觀春秋時及秋正禮當元會等語意
新書爲得其實不依舊史
殿矣慎元會之德八月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院狀報今月某日夜彗星不見宰
臣某等奉表稱賀請御正殿復常膳者天道甚密 漢史書動儀
日天道 聖心不選 詩毋金玉爾音而有選心
實徵 感極而災亦爲祥誠至而妖
寧勝德臣某中賀臣聞殷湯以六事責躬止七年之旱
劉知幾以湯之時大旱七年故以爲言林一要以湯民失職與
管仲引湯之時大旱五年故以爲言林一要以湯民失職與
此見異 言與事與 宋景以一言修德退三舍之星 史記春秋宋景公有疾
司移於相歲於人公曰可移於民公曰君人何以爲君司移於宰
子以百姓爲心若移於民民死誰與乃止一舍法星三徙
歷代以來咎徵常有苟君能克己則禍不移人 左傳有當
帝陛下寅奉不圖恭臨大寶 易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遵行列聖酌憲
前王昨者天象之間星文稍異 異載深歸咎爰用罪
恩倉箱畢復於九年 羅網並開其三面 去
營營遑遑蕩心之巧 由冤結除滅耳之俘 詩曰不聽不聞亦
達 詩曰不聽不聞亦 而又正殿不居大庖盡減 左傳大庖不殺
不聽 精誠昭 詩曰不聽不聞亦
勤 詩曰不聽不聞亦 惟當虔奉詔條頒宣
簡書 詩曰不聽不聞亦 惻古者無故有事書之於
簡書之 免拘司敗 左傳魯哀公十三年吳王夫差使王孫彌
命而自殺於司敗 如其禮樂非臣所能無任
度如舊況敢爾戎翔 正犯疆場 易音亦作人說爲疆
戴思星見之微恐是

滅亡之兆 漢大夫忘妖孽不出三年其下有軍及失地若國君庶人太平御覽引
同共軍傳曰書者主稽布新者也此天所以示無道而建有德也鄭
玄曰謂帝王掃除 伏惟稱寬聖慮以擁皇休遵九廟之降 新書又
和元年謁九廟哭位者子孫一時具書降之百祥以寶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禮康成上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二桃與親廟四
也漢書韋玄成傳曰周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契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毀與親四而七數說本此然則文武二桃園在七廟之數也劉歆以為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宗不在數中是即九廟之說所降滿多其後王莽
復增為九廟四昭四穆與太祖祖禰而為九廟莽不經莫斯為
甚也 臣獨限閾河 史記蘇秦說秦惠王曰謂秦地
險固帶河山之利 表裏山河 杜預注左傳云內山而外河 亦謂秦地
也 坐縈符竹 漢文帝紀初與
諸侯約分符而王 銅虎符 漢官儀云銅虎符發兵
符第一至第五合符乃發兵 慶已極而涕零無任感恐賀聖鑾緤屏營之至

為滎陽公賀老人星見表

大曆十年正月 日 使吏部郎中鄭亞
表賀峰壯歲改 貞外郎以開有司告廟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報司天監李景亮奏八月
六日寅時老人星見於南極其色黃明潤大者 史記天官
書南極老人星見則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天文志
老人星者一名壽星色蒼白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秋分日候之於丙地
名壽星色蒼白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秋分日候之於丙地
秋節日祀下星同字期 臨美應劭曰老人星見主安
地有人民日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天文志
老人星見則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天文志
名壽星色蒼白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秋分日候之於丙地
秋節日祀下星同字期 臨美應劭曰老人星見主安
地有人民日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天文志
老人星者一名南極一名壽星見則天下理平主壽昌 唐會要開元開元七年八月敕
老人星者一名南極一名壽星見則天下理平主壽昌 唐會要開元開元七年八月敕
星見太史奏祥氏瑞應圖云王者承天則老人星一名壽星色蒼白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秋分日候之於丙地
名壽星色蒼白大則主壽昌天下多賢士秋分日候之於丙地
秋節日祀下星同字期 臨美應劭曰老人星見主安
地有人民日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晉天文志

帝陛下昭明老契游泳莊寢（晉阮籍傳大將軍聞其聰明欲以女妻之至二旬不言婚事遂寢）伏惟皇考玄符（北史崔浩傳太祖謂浩曰卿家世奉天師道卿其為我以玄符乃和見之玄符）乃有深意自南耀彩將弘解慍之風（家語舜彈五絃之琴作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近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禮記大旨私藏日月如私照）皇心載裕（謝靈運述祖德詩心美明君）靈鑒孔昭（昭晉表方作貺曰照）況居率土之濱（孟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皆慶後天之壽（老子後天而天先）臣誤蒙重寄實遠清光（漢張衡西京賦清光宵流）而不為夕惕（大如字）如臨深履薄（詩小旻）如何不敏（論語子罕）錯（論語子罕）敢忘夙夜（詩小星）欽路無由（楚辭九辯）伏惟皇帝陛下（晉書武帝紀）切望（魏作數）白榆於天上（晉郭璞遊仙詩）送玄鶴於梁間（晉記伯牧之月玄鳥歸）傷時自遠（左傳）

為戚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新唐書地理志魏州大都督府）

四書鄉元城縣館陶縣氏華朝城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魏州本治

臣某言臣聞玄德上升（孝經）三靈為之動色（漢楊雄傳方士傅毅之屬如淳曰三靈日月星也）聖功下濟（易天道下濟而光明）萬類所以傾誠臣州去秋之間時雨不足自陽風應律（春秋考異郵冬至十一月陽氣也黃鍾之氣於五律於九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子月經年（周書謝安因言聽降欣然曰雪縣冰何如子朗況曰散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絮因未若）四旦開霽絮飛千里（孫子外傳凡草木花白而出雪）梁初翻六出（孫子外傳凡草木花白而出者陰物之數）花飛委色（英華作色初梅花特早梅也吳錄又帝賦梅花特早梅能識春）封宿麥而垂津（英華作色）

雲一名卿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是謂卿雲喜氣也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景雲慶雲非氣非煙五色氛氳謂之景雲（漢書律曆志）景雲出游又案援神契云天子孝則景雲出游又案援神契云王者德至于天則日抱戴在上曰戴在旁曰抱又云黃氣抱日輔臣納忠漢書曰宜重光李奇云太平之代日抱重光伏惟陛下受天寶命沖用情深豐食之要鑒寢憂勞雲為五穀之精麥為六田之首（太平御覽孔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為首）由是天降瑞雪其意若曰太平其有年乎雲者運氣立名布恩成義陛下仁霈州木惠及蟲魚揚祖宗之烈光垂天地之正色由是天降雲

瑞其意如（一作若）曰天子其大孝乎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後漢天文志曰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由是天降日瑞其慶若曰天下其大明乎魏州大名（一作明非）之慶基（左傳鵬飛冀魏下傳曰也魏大名地以是始貫天路之矣）光（當作封）之崔國（都在清豐縣西北以封司姓其地皮氏傳云姬姓國也）嘉祥備致靈貺網繆（易為絮陽公表）豈徒然哉斯有由矣

臣叨陪漢守肅奉堯親（洛書曰大德動神時卿雲見于時下工和乃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之道）雲之爛熳（尚書大傳舜時卿雲見于時下工和乃歌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之道）逢日月之貞明（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嘉煙外臺按牒（漢禮樂志曰牒書也）按圖（漢興張蒼為計相定章程推五德之傳以為漢繼土德之運故其書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夏殷周秦漢各有五德之傳）心已馳于雙闕不任感悅之至

爲柳州謝上表（爲者代理之辭柳州隋始安郡之馬平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南昌州貞觀八年改爲柳州界桂嶺西道領縣五馬平龍城象洛曹各都市今屬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平縣）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者即以今月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蒙貢禹傳通儒信或非之）萬里成功雖無壯志（後漢班超傳超投筆而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哉行如前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封侯萬里之外後果立功西域封定遠侯（到任謂之上上日修表謝恩謂之謝上）九夷不陋庶慕前蹤（見論語後漢東夷傳東夷之人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二紀蠻陬（左思魏都賦蠻陬夷落譯道而通者鳥獸之氓也）三捷（安定郡名前漢有三水縣）郡邑（見前表）唯貞（易筮不可貞）苦節（南史范曄傳曄在晉陵惟作牙管雙猶以為貴竹）書兼兩何敢經懷（後漢吳祐傳父祐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後有人名當以示後世兼兩雖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渭水之陰（泰欽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

貞觀八年改爲柳州以州界桂嶺西道領縣五馬平龍城象洛曹各都市今屬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平縣）到任謂之上上日修表謝恩謂之謝上

爲安平公謝除兗海觀察使表（安平縣屬冀州舊書文宗紀太和八年三月丙子以右金吾將軍李固言為兗海觀察使）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者即以今月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蒙貢禹傳通儒信或非之）飛揚跋扈（後漢梁冀傳冀性飛揚跋扈）無任瞻天（結愚）闕之至

陵安平人唐制凡封爵皆以其郡縣名被之故玄暐封博陵郡王
我封安平縣公唐人所稱大率以郡望然亦有從封爵者安平公
濮陽公之類是也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王士汲至奉宣恩旨改授臣某
官并賜臣前件告身一通者寵命天臨恩光春煦兢惶
無措抃蹈失容臣某中謝臣幸逢昭代本自諸生文以
飾身左傳言身之文也學實爲己寧韞玉而待賈買也論語竊竇以
私勞雖當仰對恩榮俯慚微効在賓州輯睦百蠻久著懷柔之績
再中於明經一舉人試甲科五經二經三傳禮記春秋左氏使爲大經詩周
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爲小經先帖文帖貫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
時務策二道亦爲四等天官一昇於判第選舉志文多吏部主之凡擇人之法有
四一曰身二曰言三曰書四曰判四事可取則先德行行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
上不試上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論曰及書判際會則多後漢陳蕃王允傳論曰及書判
會而策賈武自謂高世一時也芸閣讎書曹植傳注秘書監掌古今圖書經籍之目錄
曰謝朓爲秘書丞校定墳籍撰目錄七卷地理志京兆府藍田爲畿縣開元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以
與山巨源書一行作吏此事便永辭人間田俛左右契闊動苦也其後超屬憲司詩死生契闊動苦也
憲司冀驟登郎署漢武故事武帝過明署埋輪而出高懸八使之威後漢
當擇職漢綱傳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風俗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中間因依知己阮籍詠懷詩我思古人俟我於邙山作吏新書
起草以居遠謝三臺之妙明廣東官儀凡書啓表狀初學記謝書啓晉書陸機傳機
妙尚書郎李靖但善書草書時人謂爲一妙每合香而自熏黃公昌義尚書郎懷香口臭
被而待行一作命非晉書魏舒爲尚書郎或有非其人撰被徑出伏惟皇帝陛
論者欲以太子舒已吾即其人撰被徑出常禮

下鈞陶庶彙漢董仲舒傳陶冶而成之亭毒萬方老子亭之毒之蓋之長之
王粲曰本謂品其形無所成其質憂位同堯漢董仲舒傳堯受命以天
下禹盛而未以位爲樂也好諫若禹禹子啓治天下以五聲聽門懸鼓鐘鐸磬而置招於衢欲民有進善者擊鼓鼓
鼙人以鼓者擊鐘鼓鼙人以事者擊磬語鼓人以徵記者擊鐸遒人以木鐸徇路以金鐸通
掌此之謂五聲東掖垣內封章何有於日聞新書百官志門下省給事
既審則駁正有失詔敕有不便者書而奏之謂之封事中書舍人凡百官奏劾侍中
下爲東臺方欄西敕東掖垣中書爲鳳池門下爲鸞坡中書爲西臺門
門是也摛筆奏封誥摛筆謂制誥也奏封謂上之也青瑣門前列位徒參於夕拜漢元后傳赤墀青瑣
兩傍青塗之以象宮門刻鏤作青瑣也孟康曰以青畫戶
鱗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門者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學記曰蛾子時術之良冶必先鼓其
鼙鼓鱗變化天下之變動也夢魚而爲魚旌名曰夕陽摛筆而飛其翼垂天
鯤鯨變化天下之變動也夢魚而爲魚旌名曰夕陽摛筆而飛其翼垂天
望煙霄而縹鶱翔初高一硯延之五都賦
當時風流語人曰何承天謝靈運養望自高宏晉陵郡
謝養望自高宏晉陵郡誓將竭誠非敢養望然慮受難處泰據非安忽擁隼旗南
禮檀弓曰君子志道各陽筆爲旗畫隼象焉門猶賴雲日未遠闢城
漢百官公卿表注各陽門有不
不遙並見上文之寬詩書文字之寬七月流火以始事中霤火爲星
六偷事廢麑免官誇左傳趙盾爲政晉侯使鉏麑賊之晨往
爲國事晉朱雲拜御史大夫車相
之副李白詩明之召相豈意便升亞相之重集作班秩
漢高祖紀廣門有不
漢朱雲拜御史大夫車相
之副李白詩明之召相豈意便升亞相之重集作班秩
漢高祖紀廣門有不
六偷事廢麑免官誇左傳趙盾爲政晉侯使鉏麑賊之晨往
爲國事晉

山一曰倫宗長也言爲聲猶之長古爲詩書俎豆之鄉（史記孔子世家常陳俎豆設禮容又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陳以奉先祀）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夏商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今兼魚鹽兵革之地（管子輕重篇曰齊國之所以富者魚鹽也漢書諸侯王表序曰秦兼天下分爲郡縣而長民者猶以諸侯稱之漢興矯枉過正大啓九國同姓並建庶孽漢書地理志曰齊地負海舒緩闊達多智能變通有鹽鐵之利）訓整合資於武幹（漢書嚴助傳詔書曰南海絕遠修好微兵脇閩星馳南粵星馳天星馳增律瑞來移星馳言時來也）宜屬於柔良（後漢書曰秦俗慓悍柔良）豈伊羸微堪此委寄謹當氷厲勵志金石貫誠（韓詩外傳曰金石爲之開而況于人乎）駑馬奮十駕之勤（荀子曰騏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功在不舍十駕之反）鉛刀淬一割之用（韓詩外傳曰鉛刀一割亦可以斷物）即以今月二日（時太和七年）雪泣西拜（漢書曰陳平雪泣而去）星馳東下（晉書曰郗鑒使人星馳詣王導）帝城思入雖有類于陳咸（漢書曰陳咸爲南陽太守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稱湯材能）闡外聆居安敢同於楊僕（漢書曰楊僕爲樓船將軍擊朝鮮即兵臨城下僕數有大功爲驕恣軍民上書乞）

誅闕以矛刺給其馬度武帝喜拜爲廣陽太守）無任瞻天戀闕之至謹附中使奉表陳謝以聞

爲安平公兗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望闕而血涕以辭戒途而星奔不息（劉琨詩曰星奔而電激）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等宣布皇風（魏志王粲傳曰大雨之所以潤萬物者皇風也）闡揚玄造歡聲雷動嘉（集作喜是）氣雲高臣某中謝臣本由儒業（南史王承傳雅長儒業）叨忝朝榮（晉植表使名挂史籍事乃朝榮）獲厠朝榮（晉植表使名挂史籍事乃朝榮）粵自烏臺（漢宋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烏棲其上故謂之烏臺）至於青瑣（見前）累更近地皆奉休期（徐陵陳公九錫文昔在休期下隆朝寄）用書紳長期愛福過（書紳見論語）

請（魏略類聚遷平原太守更民遮道不得行稽十日方得出北史唐永傳永爲南幽州刺史奚人逐故者莫不垂淚常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盡三屬縣至萬餘人不放即途皆來臥轍（後漢侯霸傳爲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車請之嘗就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過主簿書郵徵爲決郡太守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牽留徵船不得進乃止傳中夜發十〇箋制書在我傳時詔使出在民庭詔便請白天子句我還使許諾後漢書卓茂傳茂元和中爲密令人吏民親愛如父母茂乃止）請於茲時亦因前政冀漸令蘇息（後漢書卓茂傳茂元和中爲密令人吏民親愛如父母茂乃止）長使謐寧（晉司徒陳騫字休烈謐其子也騫薨謐服闋司空張華奏騫勳德隆重宜加殊禮詔曰騫山嶽元臣社稷之固其子謐可襲爵邑二十萬）然後遠訪云亭（郡國志泰山博縣有云亭）封之所（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登泰山禪云云亭亭下有小山方士傳以爲黃帝封禪處）高尋日觀（見前京兆公表）備萬乘登（漢武帝紀元封元年上登封泰山下詔曰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之重德薄而不明不敢當天地之貺不敢不答不敢不通不敢不備不敢不廣不敢不博不敢不盡不敢不極不敢不終不敢不質不敢不文不敢不章不敢不飾不敢不順不敢不虔不敢不敬不敢不誠不敢不成不敢不明不敢不悉不敢不昭不敢不享不敢不保不敢不祗不敢不肅不敢不祥不敢不嘉不敢不休不敢不寧不敢不平不敢不定不敢不一不敢不質不敢不文不敢不章不敢不飾不敢不順不敢不虔不敢不敬不敢不誠不敢不成不敢不明不敢不悉不敢不昭不敢不享不敢不保不敢不祗不敢不肅不敢不祥不敢不嘉不敢不休不敢不寧不敢不平不敢不定不敢不一）設諸侯朝宿之儀（公羊傳始皆何會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明堂）盛禮獲窺徼願斯畢過此以往不知所圖無任戴恩踰越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謝以聞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濮陽人舉官鄉坊丹知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于茂元幼有勇略從父征伐知名元和中爲右神策軍太和中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鎮南節度使招懷流散蠲省賦役軍政大舉財賦豐積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持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凌忽儲蓄家財以賂兩軍求是校中武軍節度使故有是表史新書方鎮表貞元三年置陳許節度使治許州十年賜號忠武軍地理志許州領縣六郡五大重須城鄄水南頓西華扶溝臨潁陽翟）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即以某月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集作玄）化宣布睿慈連營感鼓於舁風（魏志劉備與孫權交戰圍樹稱連營七百餘里）圖境均霑於允澤臣某中謝臣材謝漢飛（漢書王商傳匈奴號曰漢飛將軍）義慙燕使（集作客戴國策望諸君報燕王書曰臣乃口受令具符節而使臣於趙頃反命起兵隨而攻之）獻書求試（新書茂元少好讀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賓善大夫）學劍邀勳（漢項籍傳學書不成去學劍○箋制書呂元膺留守東都署茂元防禦判官）大舸千艘（杜篤論都賦大船萬艘轉運相屬）早竊樓船之任（漢書元鼎五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瀨水）勝兵萬數（晉老弱可得二十萬）晚兼車騎之名（漢官儀漢興車騎將軍金印紫綬位次一千石在前將軍下）雖任在啟行（說文以先路行）初時當柔遠（書舜典柔遠能邇）珠崖銅柱（漢書九眞六年定越地爲珠崖郡出具珠故曰珠崖地理志曰南郡象林縣合有銅柱漢立此爲界真金伏波將軍馬援所植也案漢珠崖儋耳二郡今屬廣東瓊州府地）祇務廉平（史記秦伯嘉公傳嘉崇上書曰安父爲吏奉中稱其廉平）麻豐艾寧（初學記引泰州記曰梅竿城西有麻郡縣道縣騎都尉治焉艾亭魏地形志曰興都梁興縣有艾亭）復（東都賦按）旋屬皇帝陛下荊枝協慶棣萼傳輝（謂武元復領節度使蓋在會昌之初）臣得先巾墨車（周禮巾車職曰大夫乘墨車）入拜丹陛（楊雄傳雄祖父幼子）陳許節度使（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以陳許節度使李愬爲右僕射）假號（漢官儀御史大夫之丹陛）孤卿大夫位高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爲）奉漢后之園陵（後漢光武紀詔修復西京園陵注園謂陵域陵謂山墳通典將作監掌修作宮殿陵園木土之功）獲申送往（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掌周王之廩庾（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切事居（左傳送往事居賜供無猜注事居謂喪紀將作監佐山陵之役故曰奉漢后之園陵武宗即位除司農卿故曰掌周王之廩庾）不謂遽重戎旃（謝承後漢書曰范滂被徵詔書以滂重違親老聽還侍養滂謝親就路謝曰滂不顧老母而就重戎之命）還持武節（漢書元封元年詔曰朝廷之臣出入四方稱朕意焉其賜節從者節以銅爲信以竹爲之長八尺以黃白爲旄三重）

於七命（周禮掌命職曰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承家又慶於重侯（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實聯鼎邑（春秋桓公元年二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維彼壁田（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後漢書敬宗異苑云南陳仲弓從諸子姪造潁川荀季和父子叔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經過潁上水濁而強族皆除（漢雅夫傳夫字仲孺潁川潁陰人也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號曰潁水清灌氏孺歌之）況在昔年常鄰多壘（禮記四鄰多譽此）載瞻軍額（詩君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正深見士心貴忠孝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文武之二道則武可輔文將謀將領之能（左傳文公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必重英豪之選（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使士匄告老晉侯問嗣於祁奚）豈虞拔擢（楊雄家牽秦美新歌）乃出孱微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為兒戲（易師貞丈人吉）

劇亞夫軍細柳文帝勞軍至其營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使流庸自占（漢昭帝紹曰比歲不登民債以食）規臣當可復（後漢龍敘傳為黃陽太守郡人仕宦者隆居敦授後到先候）驍悍知方（吳陸凱傳凱為人雖已貴師老稍有曉悍）任棠水薙之（後漢書時苗大丈夫處世當排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遺（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米鹽之政臣亦不去其本雖者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楊二千石）黃霸米鹽之政臣亦不（後漢書循吏傳論曰漢興承秦法網嚴峻）饗（集作叨）之責（軍王於下考績會課黃帝夜金作神物為鑑凡十有五去古既遠不能盡無考後世有得其一者其制度皆以四靈位四方以八卦定八極十二辰環其外二十四氣布其中故曰日月合明鬼神通意）幾落堯莫（帝王世紀堯生十五歲而立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小月即一莢至十五日一莢生月盡而不落）七園葵以自傾（晉書陸機蔡洪詩況文選有陸機擬蔡洪詩況文選謂之寬葵）惟向日（鄴侯家傳向日不令照其根）

亦當交辟（西路陳淮于孔溥草堂人成以是大尹太祖先古酒風是日疾發卧府城西起北此能我疾卧府城不能作翁歌而歸永相推據）屬呂元膺東周保釐之日（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覽代權德輿為東都留守）李師古天平畔換之時（漢書敘傳項氏畔換點我已罷二年阮如平時之屬為不入也）屢自詭入其徒盜於智（晉書傳玄每有奏動或值日）邸（晉書百官志）臣此時尚白簡（晉書摯虞傳虞採白簡整齊百官）猶著（時為太常博士）青袍（古時未命之士服青）官卑以御史充故書稱義山對所謂青袍御史是也愚成蟠謂不然蓋卑官亦得稱御史）處下若破盧杞出世馬亦其證矣白簡即竹簡會昌武德四年始五品以上執象笏六品以下執竹木）元膺知臣傳劍論（漢朱博傳在越者以傳論部下）偶以發奴（漢趙廣漢傳）幸無容刃（竹刃非見漢書）以及焚巢（盼其巢穴）旋帶銀章（漢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旌楚峽出以分憂（左傳子玉請以若敖六卒分商臣而使楚峽出師）俄分竹使（漢文帝紀注應劭曰竹使符銅人竹長五寸銅虎符第一至第五）隼銀印青紱（漢輿服志）熊軾鄭城（後漢郭伋傳伋乃分發卒繕理之）忽然通貴（史記蒯通傳通說韓信）的史箭環（環聲略）及其去也（晉書羊祜傳祜卒百姓巷哭）如生羽翼（魏文帝詩鼎之輕生羽翼）

亦識孤虛（晉書文志五行家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後漢書方術傳孤虛之術）（注）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超彪傳（朝廷令守貧士奏上彪傳）徵賦（漢高帝紀）為留陳孤虛之法（漢張良傳）良去十里一亭亭皆置一長補缺掃除事繩以法也）幸無容刃（竹刃非見漢書）以及焚巢（盼其巢穴）旋帶銀章（漢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旌楚峽出以分憂（左傳子玉請以若敖六卒分商臣而使楚峽出師）俄分竹使（漢文帝紀注應劭曰竹使符銅人竹長五寸銅虎符第一至第五）隼銀印青紱（漢輿服志）熊軾鄭城（後漢郭伋傳伋乃分發卒繕理之）忽然通貴（史記蒯通傳通說韓信）的史箭環（環聲略）及其去也（晉書羊祜傳祜卒百姓巷哭）如生羽翼（魏文帝詩鼎之輕生羽翼）

歸彼冗員處之散地（冗員解見前南郊）理上（文定）引朝那縣應劭曰故天那邑也安定郡治臨涇（漢書地理志）今涇州縣東南唐涇州安定郡治保定縣即今涇州治平縣古朝那地也（漢書匈奴傳）昆壤（楊惲報孫會宗書以羊老氣氣駭萬情若須人（漢書安定山谷之間見戎落羌新書秀穎表夫婦三年置一人年增錄一人行閭州一去關庭（雁臣乃止賜爵託慕於關庭）五惟寔燠處京畿五百里之內控蕃寇數十州之多提鼓燒烽自坤潛血（埤蒼血謂以血祝文）雖國家遠追（集作追救）上策不事交爭（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畜以財分人謂之賈畜不足賈不給）滅微臣固寵之責（漢書高后令大謁者張澤報匈奴書曰陛下幸賜書以好老氣氣駭萬情若）俾才略在臣之右齒鬚少臣之年（漢書高后令大謁者張澤報匈奴書曰陛下幸賜書以好老氣氣駭萬情若）俾代處是邦（漢臨邛縣屬蜀郡治保定縣即今涇州治平縣古朝那地也）昆壤（楊惲報孫會宗書安定山谷之間見戎落羌新書秀穎表夫婦三年置一人年增錄一人行閭州）

郎於南省（魏書孝文帝曰吏部郎公使者望蔡公子孫人本以尚書曰尚在大明已之南故謂之南郎）左曹（漢時職事分左右曹）坊貳久科（給事中）給事中（給事中掌侍從左右）備給事於閒帖掌臺綱（漢曲邑郡史為綱紀綱天地曰文）顧韋弦而匪易（韓子西門豹性急佩弦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韋以自急）伏願陛下務修檢德（書益乃儉德）廣扇廉風（先賢行狀明球拾遺）拾翠採珠（曹植名神賦）不勤異物（書不貴異物賦）鷁犀遠象用示深仁（見孟子）始於閒俗之時（禮記善言民俗）鸚鵡翠琦之美（禮記善言民俗）便獲稱君子之美（先賢行狀風化）臣亦當求規水蛙（見為漢陽公表）取戚脂膏（後漢書為始越生論退不能為君美以論生功）冀少息於羣（集作羣）黎庶免拘於司長力行清學以為身要（前漢書）敢伐善以攘羭（左傳）固盡誠於養棟（快遠作雞而子養其雞棟雞棟小也）三梁路阻（晏子春秋北本三山梁長嶺孟尺險天下度）九嶠山封（集作嶠）遙望國隔番禺之柱（八柱在番禺東南公表）望國之中（詩白鳥翥蕃）遠羨仙黨（見為漢陽公表）豈意遷分專席（謂御史中丞初學記向書令東漢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而坐）叨賜再麾（謂牧守）首南服以稱藩（漢高祖二世封之西京雜記虞初周說武帝為廣川王發其墓多得異寶也惟伯者能獲焉）控西原而過寇（詩玁狁匪茹侵鎬及方至涇陽）寨帷廉部（後漢黃瓊傳第四傳）猶恐隊於斯文橫槊令軍（前史朱祖）雖期竭力終憂於不武（左傳會以討不武）錐期竭力終憂於不武（左傳會以討不武而圍勝之不武）實致負以懼敗官（左傳貪以敗官）泥俗雜華夷地兼縣道（自前表）文身椎髻漸尉佗南越之餘（說苑越發曰閩越文身斷髮成俗）佗真定人也秦亡滅趙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出入擬鐘鼓加黃鉞擬吹車騎稱道（漢郡國志傳號為神也漢書陸賈傳賈至佗魋結箕踞見賈卑辭謝之）叩角（漢書匈奴傳贊至匈奴單于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佩弦以自急）伏願陛下務修檢德（書益乃儉德）廣扇廉風（先賢行狀明球拾遺）拾翠採珠（曹植名神賦）不勤異物（書不貴異物賦）鷁犀遠象用示深仁（見孟子）始於閒俗之時（禮記善言民俗）鸚鵡翠琦之美（禮記善言民俗）便獲稱君子之美（先賢行狀風化）臣亦當求規水蛙（見為漢陽公表）取戚脂膏（後漢書為始越生論退不能為君美以論生功）冀少息於羣（集作羣）黎庶免拘於司長力行清學以為身要（前漢書）敢伐善以攘羭（左傳）固盡誠於養棟（快遠作雞而子養其雞棟雞棟小也）三梁路阻（晏子春秋北本三山梁長嶺孟尺險天下度）九嶠山封（集作嶠）遙望國隔番禺之柱（八柱在番禺東南公表）望國之中（詩白鳥翥蕃）遠羨仙黨（見為漢陽公表）豈意遷分專席（謂御史中丞初學記向書令東漢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而坐）叨賜再麾（謂牧守）首南服以稱藩（漢高祖二世封之西京雜記虞初周說武帝為廣川王發其墓多得異寶也惟伯者能獲焉）控西原而過寇（詩玁狁匪茹侵鎬及方至涇陽）寨帷廉部（後漢黃瓊傳第四傳）猶恐隊於斯文橫槊令軍（前史朱祖）雖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者天吉下臨星
言東魏即以今月某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聞漢分
刺舉之條三河最重史記田仁傳為丞相長史曰天下郡太守多為高第唯三河其任尤重刺舉河南唐制
郊圻之數二宅惟均書周書畿內都鄙掌建邦畿封國之法使理東都城內
舊邦新命百度惟貞詩大雅文王舊邦其命維新太行
山在河內郡北界內民皆仰其材木以為薪蒸故曰太行之薪喻人民皆仰其德化也
水通漕渠在今汴州浚儀縣東南一十里即汴渠也
懷侯故邑史記田仁傳為河南太守治洛陽城內
未有以比方周公舊老詩大雅文王舊邦其命維新毛萇傳云舊久也
在河內郡北界內民皆仰其德化也
大行之薪喻人民皆仰其德化也
水通漕渠在今汴州浚儀縣東南一十里即汴渠也
太行山在河內郡北界內民皆仰其材木以為薪蒸故曰太行之薪喻人民皆仰其德化也
太

李義山文集卷第一

表上

為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為滎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耶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戮羊牛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剌史已下面皮一百具

欲令人天識吾夷狄也劉舊史云仲武上言其妻子未能離虜但以面皮其妻面以下之狀曰報百隻

詩傳曰馘獲也又殺者殺而截其左耳曰馘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震

班固東都賦曰振大漢之天聲廟略遐宣赤羌俘於燕路

北氏通典東夷之狄有黃羌白虜戰國策曰秦人以鮮卑為白虜燕昭王書門下新器設於寧臺

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宵輟寐臣某中賀臣竊窺

閭若單于匈奴並暴邊境多破史民今聖興及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恻但不少將軍出塞白首言歸後漢班超

奔一彼一此 左傳一彼一此也史記張儀說韓王曰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甲冑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卒之勇孟賁烏獲之力皆以千鈞壓之若以重力與怯弱爭勝猶使五尺童子拾遺相攻 後漢書祭肜傳肜乃招呼鮮卑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肜因資其來使還報偏何偏何大喜遂與肜結盟

至乃或勝或負 漢武帝紀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將軍李廣出雁門將軍公孫敖出代郡皆領萬騎擊匈奴廣為匈奴所得詳見下文

克固塞郊之桥那停絕漠之烽 漢魏樂府古辭企喻歌曰前行看後行看後行當作前行看

用猶欲敘烈旃常告功桃廟 禮記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乎禰祃于所征之地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至獻俘馘于社出入三門

全燕重地 晉石勒傳勒初為匈奴劉元海將攻陷諸郡

金徽明巨都 晉毛鴻賓為北海相徵為侍中

伯光張弓跨全苗穿駟之鄉 後漢書陳傳曰伯光張弓大矢為郡中豪桀

深入 魏田豫傳豫曰袁紹以十萬之衆臨河北向許下深入我地

薦臻窮寇猶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東胡也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轉移不常逐利如禽鳥之聚散故漢北邊自高祖以來為其所困

近歲以來為患滋甚走翼千傳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東胡也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轉移不常逐利如禽鳥之聚散故漢北邊自高祖以來為其所困

遷之路 晉書載記石勒傳勒初為匈奴劉元海將攻陷諸郡

懷駒支漏泄之奴 左傳晉人執戎子駒支而數之曰昔秦人驅逐我諸戎于瓜州

張仲武重感國恩留知邊事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東胡也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轉移不常逐利如禽鳥之聚散故漢北邊自高祖以來為其所困

問三師而肆楚 左傳晉侯使郤至獻楚俘于周武子問楚子之為人焉對曰君王自納于井而拯其溺舉以大事必問其大者其小者親以十數

俾五餌以誘支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東胡也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轉移不常逐利如禽鳥之聚散故漢北邊自高祖以來為其所困

間我 漢書韓信傳信使人閒視趙軍

窮廬落燼 漢書張仲武傳仲武重感國恩留知邊事

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東胡也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轉移不常逐利如禽鳥之聚散故漢北邊自高祖以來為其所困

同甲揚灰 晉書載記石勒傳勒初為匈奴劉元海將攻陷諸郡

角鼠耳濕垂盡獲其牛羊 後漢書烏桓傳曰烏桓者東胡也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轉移不常逐利如禽鳥之聚散故漢北邊自高祖以來為其所困

柳水載澄 柳水出臨洮縣西北流注洮水

桑河無事 桑河水出臨洮縣西北流注洮水

功格上玄 揚雄甘泉賦曰上天之縣正攸攸兮

運膺下武 詩大雅文王有聲曰武王烝哉

燕犀密掛 周禮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

入解皇威 晉書載記石勒傳勒初為匈奴劉元海將攻陷諸郡

此皆皇帝陛下

教茲成算 陰鄉成傳裏囚

俱棄成算非專已能於彼當仁（見論語）震肅九圍（謂帝命武于九圍）歎呼萬國昔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謂涿山之綴魏田疇傳舊北平郡治在平岡漢北盧龍塞下柳城新書地理志平州治盧龍縣今直隸永平府治是也）今開泰有期（詩小雅祈父之什）漢將先清於涿鹿（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張晏曰涿鹿在上谷按今上谷宣府鎮即其地也）人謀允著（易人謀鬼謀書帝曰命允若以黃帝與蚩尤戰於此上谷今宣府有涿鹿縣故云）靈貺昭然（後漢光武紀贊曰靈貺自至）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錄圖洪範競三古之殊尤（司馬彪續漢志曰伏羲神農黃帝號三皇堯舜禹湯號五帝）玉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祐（漢武帝紀登封泰山注孟康曰東石紀號有金泥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後漢王霸傳曰天以靈祐）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北堂書鈔春秋元命苞曰日在千里）空增氛於儒夫實叨榮于將日（北堂書鈔春秋元命苞曰日在千里）圖千里（後漢馬援長奩曰日遠千里周圖三千里）天蓋

九重（宋玉大言賦方地為車圓天為蓋乘雌螭天門日開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北堂書鈔春秋元命苞曰度之）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史記高祖紀九年太朝諸侯羣臣皆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因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如仲之多產力）念風水于選藩（漢書諸侯王表序曰漢興懲秦孤立之弊大啓九國自天子置吏以下皆得自選）寄蔓寐于宣室（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方受釐坐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為河南盧尹賀上尊號表（周武王克殷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王至于豐）

德柏杜惇奎讓兩崔鉉太常卿拜謁等表文武百寮上徽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孝皇帝新書明堂下有大孝二字此表亦有之舊舊書傳寫者之遺脫也）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院狀知宰臣某等奉上尊號以光洪休耀列聖之睿圖（頌述之詩睿圖炳昭隋薛道衡傳昔祖文皇帝承天順曰高祖文皇帝）表三宮之

陛下又濟發宸襟委諸廟畫浹辰而前軍就路（大傳成服之明日也）踰月而元惡膏碪（碑本作椹史記同一國之人不足以當極貴要之罰故以斮字鉞斬也隸椹音陟林反斮椹也按世音以斲斫之斲或作鐲）靜豐沛之遺風（漢高帝豐人也）舉唐堯之故俗（詩序此言也而謂之唐大其風俗若今言堯風焉按晉陽本唐舉作行封韓侯之封實在今武陟西北二年討劉根十二月唐國公由太原起義兵初有天下故云）

楮火軍至太原便罷上路軍人以歲將除欲修祠竈（即祠竈也）士卒請解（解除也）敬之為祠四年春正月乙酉祠竈（子虛曰祠竈而罷）謂宜從諫（左傳子產曰物生而後有形形而後有名因而重之則為神）而東監軍使者義忠收復太原生擒殺虎（說文虎山獸之君從虍從儿虎足象人足）謂宜從諫（左傳子產曰物生而後有形形而後有名因而重之則為神）而東監軍使者義忠收復太原生擒殺虎（說文虎山獸之君從虍從儿虎足象人足）

三世跋其攸（攸所也）按路（路車本春秋路子國）而上表請止樞拒詔（拒宮不讀）受僞銀（僞名）據九折之險（地理志上蜀郡縣有羊腸阪呂氏春秋九山有大行羊腸高誌曰羊腸坂山盤紆如羊腸）有五州之人（舊書地理志上潞州治上黨縣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北注汾水陽九嶺）使谷路（谷路州名路車部名路）昭義軍節度（昭義軍節度使治潞州）

揚神斬深詔徂征（書曰咨爾時何敢出韓彭之銳將（韓信彭越）數澤通逃（書曰殪戎殷誕敷文德）冀土租稅（冀州土貢厥賦惟上上錯）陛下又遠東寇（東寇謂王承宗）去彼根株（漢趙廣漢傳受取請錢以入奸利）與稱郡縣（稱郡縣謂不置守相）紐乃存（紐結也）清明皇之舊宮（漢高帝廟曰清廟）復金橋之故地（元和郡縣志金橋在上黨南二里常有童謠云聖人執政在上黨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不經此橋之京師）曾非曠歲集此丕功（文侯仁義著于春秋）

使賈詔路（賈詔路謂令鎮州收縣二喪歸名陽王茂元合葬許州五年別改舊宅為飛龍宮）何以報為招討使與可東劉馬河陽王茂元合葬許州五年別改舊宅為飛龍宮）傳首京師（元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傳首京師）成德軍節度使合擊魏貝博相衛六州（元和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傳首京師）成德軍節度使合擊魏貝博相衛六州）已至化潛融事光于玉版（徐陵碑玉版金泥之檢）致王版于阿守詳見下文）玄機獨運（晉慕容廆傳廆謂其子曰玄機不可測）報曰玄機不可）理溢于瑤編況又志切希夷（老子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

道存冲漠（楊子大玄經冲漠無朕）蔡邕郡閣頌蔡邕郡閣頌）嶸峒欲勞軒拜（莊子黃帝登崆峒之上廣成子在于嶸峒之山）行而進前拜稽首而問）遠推（集作揚）聖祖載佇神孫（新書王子晉曰大聖祖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大皇帝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昭王曰興聖皇帝改西京曰大唐高宗曰大敬皇帝）佾異法皆祛多門就掩麟殿正玄元之座（舊書文宗紀上降誕日御延喜門觀百戲上謂宰臣曰降誕日設齋起自近遠肹繩相承已久未可便革）爲書招黃老之徒（陸龜蒙中記石居道士今武宗去釋氏故玄元得正其位）

虎詔書以五色紙衛木鳳皇口中銜下（舊書武宗紀會昌元年二月道士趙歸眞等奏稱天子當受籙於天天遣白鶴降於庭院于鶴前有五色紙詔書以白鶴銜下）膺聖院于鶴前也（舊書武宗紀會昌元年二月道士趙歸眞等奏稱天子當受籙於天天遣白鶴降於庭院于鶴前有五色紙詔書以白鶴銜下）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舊書武宗紀會昌四年二月以僧尼耗蠹天下勅曰僧尼不事生業耗蠹天下所利奪人一百餘萬悉令還俗）

翻成（翻成謂翻譯成文字）道士趙歸眞為右街（唐兩街功德使左右街僧錄）僧尼盡令還俗（舊武宗紀會昌五年秋七月勅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收充兩稅戶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良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吾以報財成之美（傷后以財成天地之道）宰臣等果能陳大義允建一（作一者）鴻名（如封禪書）伊尹暨湯咸有一德（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答（永貞答名而前為稱首）

錄謨罔究纘九功（書百官之職各舉其事以考其功）盡善于王猷（盡善謂武功文德）標具美于帝籙（標表也具俱也）南山稱壽（詩如南山之壽）北辰降光（初學記北辰星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萬歲者三又太始三年登之果浮大海山稱萬歲北辰降光（初學記北辰星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天開一名北極北極若永明星留前不前莫武定元年封齊王部）

蹇陳先師古曰會合也言眾星留衛我攘除降其光耀四面充塞也）永終一（永終謂終一）

方說）無極之年（及家語書傳遺說）奉上清之號（初學記上帝天君到紀經曰上清真人姓擅字道乃中

臣幸丁昌運方守洛京空深戀闕之誠不在稱觴之
列舉頭見日雖悲千里之遥側管窺天且慶百年之幸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以聖躬痊和右僕
射平章事臣涯等忝
臣聞天普覆也臣運而健若龍行
無任抃舞踴躍之至
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
下道超普覆近邁至明思社稷之靈惟德是輔
天無親惟德見依
念蒸黎之廣以位為憂觀書乙夜
謂左右曰若不早夜觀書何以為人君
庭徵關于怡神
北陸送寒
古者大夫以觀師之方知物候修水
迎春于東郊
後漢章帝紀始行月令
海方來百辟咸在六幽雷動
南公表
二惟臣獨以一麾載離雙闕
前
不勝犬馬
捧戴之情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以聖躬痊和右僕
射平章事臣涯等忝
臣聞天普覆也臣運而健若龍行
無任抃舞踴躍之至
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
下道超普覆近邁至明思社稷之靈惟德是輔
天無親惟德見依
念蒸黎之廣以位為憂觀書乙夜
謂左右曰若不早夜觀書何以為人君
庭徵關于怡神
北陸送寒
古者大夫以觀師之方知物候修水
迎春于東郊
後漢章帝紀始行月令
海方來百辟咸在六幽雷動
南公表
二惟臣獨以一麾載離雙闕
前
不勝犬馬
捧戴之情

宵九驚對使符而一食三起
有道之士
今幸已俗臻殷富年比順成
簡萬機
日萬幾
以迎百福託調燮于彼相
為汝南公賀元日御正殿受朝賀表
臣某言臣得本州進奏院狀報稱元日皇帝陛下御含
元殿受朝賀者上正三辰
謂星辰
下臨萬國
謂元正朝會
事雖舉舊命則維新臣某
中賀
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
尊
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公羊紀時春者為一歳之始
元年春
多閑或事因惜費或時屬告休
天朝罷故
伏惟皇帝陛下道被無垠
政敷有截
蒼昊降符
大昊乃昊天
全取發生之德
黄輿告瑞
文作太平
秦始四年氏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刊賢成文又有武德
年郃北獻瑞石有篆文曰天子萬年事酺相傳以為
封發某文曰四世后太平始乃時使者所偽作
臻字成萬歳
孝經援神契銀瓮玉衡不及酌刑罰巾銀瓮玉衡不及酌
勤不輟克責方深精誠感達于八紘
惟帝之功德而又憂
代安平公華州賀聖躬痊復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報以聖躬痊和右僕
射平章事臣涯等忝
臣聞天普覆也臣運而健若龍行
無任抃舞踴躍之至
臣聞聖祖垂訓王者處域中之
下道超普覆近邁至明思社稷之靈惟德是輔
天無親惟德見依
念蒸黎之廣以位為憂觀書乙夜
謂左右曰若不早夜觀書何以為人君
庭徵關于怡神
北陸送寒
古者大夫以觀師之方知物候修水
迎春于東郊
後漢章帝紀始行月令
海方來百辟咸在六幽雷動
南公表
二惟臣獨以一麾載離雙闕
前
不勝犬馬
捧戴之情

是兩天下懇惻上通于九廟仙府撤味獸武內傳上元夫人老君日夜西王母降命侍女執玉環結紫之氣以授我子也元封元年七月七同夏侯而夫人至夫人設厨飛行絳珍車輪長踰百步雄猛不獸館休畋楊雄長楊賦曰羽騎營營飛廉雲施鳥集乎囿禽獸駭殫于是迺使虎路先驅以獵獲為節武帝紀元封二年九月行幸緱氏遂上太室禮畢還登封妖宿為壽星漢書天官書曰南極老人星見常以秋分候於南郊見則治安國家主壽昌故天下合而聚飲食相慶也變小饑為酺飲漢興儀注三輔黃圖曰漢制天子即位若有大慶賜民爵一級若非慶之時而賜爵者謂之賜爵酺五日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于庭列位明也漢郊祀歌天門開象泰一況增增泰一天神貴者也增增猶烝烝也丹陛陳儀凝旒而天啓其門天子冕有十二旒所以蔽明也而旒所以蔽人入時蔽之者因屈軼朝絕姦邪儼神羊而莫動說文曰羊祥也服衮而日昇于觀觀者闕也言天子衣衮龍衣也日觀上有觀人臣上書奏事于闕下發越解澤旁沱國無諫佞擢靈舟而臣駿奔多士左右賢人之士聞天子德美多士來在廟不搖左傳曰君子謂子產於是乎有禮以治其政其位次也不搖言不動搖也

而退物有其容足以光耀瑤圖耀前映後邁五登三臣竊訪頑儒遠徵舊典帝堯華封之祝惟止四夫神禹本山之儀且非元會然猶堯有多憂之戒禹存後至之誡在和平而尚乖孰歡呼之可致豈與茲日而得同年臣方守河潼正分符竹不獲躬承玉帛首率梯航近關西扑賀空深就望無所心馳凱闕非夢況又常以藝文叨居禁密雖遠離天上猶寐而不通魂繞皇閶傳咸高明明闕皇閶非夢歸飛而莫及無任荷思

祝壽總關屏營之至

爲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太子慢游敗度欲廢之移太子于濮陽院漢文帝紀閼成三年九月行幸濮陽院閼成太子宮人在者數十人久之十月庚子太子畢子少陽院文穎曰少陽院閼成太子宮名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封為皇太子開成三年冊為皇太子傳不入德妃之名蓋紀之也出少陽院德妃楊氏宮方所懼大子他日不得為己故日加訓導十見纔一接焉上每召對會昌政實十見纔有一接焉上每召對會昌政實十見纔有一接焉上每召對會昌政實十見纔有

成之君周則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漢則疏氏二賢爲太傅太師商山四老夫調護太子內揚孝道外盡忠規猶在去彼嫌猜辭其疑似不由微細輕致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延四百年之景祚由微細輕致動搖乃得守正位春坊著于史冊煥若丹青下道冠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動機先皇太子自

省勵宮闈早謝師傅蹈殊休于列聖慰欽矚于兆人臣才則荒涼志惟朴騃榮竊諸侯之土田因緣代業蒙被官正位春坊傳輝望範以贊溫文並選子探淵源以光啓沃從容規諷之末有王褒之獻箴嗜魚不進實直銘于太常由北闕之書或攜徒御時縱逸游當以猶屬耄齡未加元服或攜徒御時縱逸游當以猶乖審音微嗛聖心太后由北闕之書或攜徒御時縱逸游當以猶

教方受其指教稍踰規戒即震威靈雖伐木析薪必循其理往小弁之篇已伐木掎矣折薪抽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言伐木者不欲妄掎折之以喻今王之愚太子不隨其理言伐木者不欲妄掎折之以喻今王之愚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而逝梁發笥亦有可虞詩小弁之篇已伐木掎矣析薪抽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言伐木者不欲妄掎折之以喻今王之愚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而逝梁發笥亦有可虞詩小弁之篇已伐木掎矣析薪抽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伐木者掎其顛析薪者隨其理言伐木者不欲妄掎折之以喻今王之愚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抑臣又聞父之于子也有嚴冰之慮蓋以宣曰喻太子宜敬其嫡母也抑臣又聞父之于子也有嚴冰之慮蓋以宣曰喻太子宜敬其嫡母也抑臣又聞父之于子也有嚴冰之慮蓋以宣曰喻太子宜敬其嫡母也訓而無責善君之于臣也有捨惡而復錄功故得一作能各務日新並從夕改曹子曰君子部有過夕改曹子曰君子部有過夕改同與之夕有過朝改日與之同寘于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須便遺天性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爲令子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聲復之微言易繫辭曰其言陰以和其言陽以和虛聲復之微言易繫辭曰其言陰以和其言陽以和虛聲復之微言易繫辭曰其言陰以和其言陽以和失不貳之深旨論語伏惟陛下俾覆育于天地霽赫怒于雷霆其言陰以和其言陽以和育于天地霽赫怒于雷霆其言陰以和其言陽以和育于天地霽赫怒于雷霆其言陰以和其言陽以和榮竊諸侯之土田山木曰山有木匠人斲之山有木匠人斲之山有木匠人斲之領大將之旗鼓左傳張侯以師榮竊諸侯之土田山木曰山有木匠人斲之山有木匠人斲之山有木匠人斲之領大將之旗鼓左傳張侯以師榮竊諸侯之土田山木曰山有木匠人斲之山有木匠人斲之山有木匠人斲之領大將之旗鼓左傳張侯以師

才則荒涼志惟朴騃榮竊諸侯之土田因緣代業蒙被官正位春坊傳輝望範以贊溫文並選子探淵源以光啓沃從容規諷之末有王褒之獻箴嗜魚不進實直銘于太常由北闕之書或攜徒御時縱逸游當以猶乖審音微嗛聖心太后由北闕之書或攜徒御時縱逸游當以猶今日而名非朝籍道阻且修佇立以泣語詩龍樓獻直實書芸成皇帝元帝太子也上常旬日不敢安入

之精誠未泯（吳錄張儼字子節少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詣李善文選討張儼請公大子師傅表曰陛下應期順乾作主）冒宸極（晉書武帝紀咸寧元年詔曰朕以寡德忝承大業顧惟萬國之重）無任隕涕祈恩之至謹遣某官某

奉表陳論以聞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宋朝陳許公義成節度使兼侍中濮陽公薨于位公自陳許節度入朝之前數月嘗病中使草遺表以授其子其略曰臣以庸才謬膺寵渥位兼將相職總戎旃）

臣某言臣聞螻蟻知雨雖通感于玄天（東觀漢記王霸九自陳許節度入朝之前數月嘗病中使草遺表以授其子其略曰臣以庸才謬膺寵渥位兼將相職總戎旃）蒲柳望秋必凋華于厚夜（晉顧悅之與簡文帝書曰以易林占之其辭曰蒲柳常質望秋而零松柏之茂經冬彌盛悅之謂簡文也）況臣攝生寡術（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嘗與孔昱書曰比年攝生之術頗復有所得）餘燄何隙無留影之駒（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殘光即盡（余陵書殘光猶言餘光也）忍死（奪作）封心戀闕（戰國策卜式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叫白日而不回（楚辭士自日之昭昭兮夜長夜之冥冥）望青天而永訣（王粲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稱述其父之志曰永訣之情）

族（南史王僧朗傳族子也）本實將家（晉載記石勒謂徐光曰大丈夫當如韓信白起）臣某（中謝）臣雖忝望（後漢書馬援曰臣雖忝將家子）自先臣出總郊圻（遇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弟參元（鄉試九賀王參元失人書像自負九十）貢久而不調（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賓興之者蓋六七年）俱以詞場就（劉禹錫傳論一時文章之盛）香作吏（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以長）始簪仕于德宗（九傳韋渠牟傳德宗即位下詔）瑞節臨戎（周禮掌節以辨邦國之）

暑頓侵精神坐竭竇之傳薪之火（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餘燄（傳燈不知其盡也）幾何隙無留影之駒（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殘光即盡（余陵書殘光猶言餘光也）忍死（奪作）封心戀闕（戰國策卜式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叫白日而不回（楚辭士自日之昭昭兮夜長夜之冥冥）望青天而永訣（王粲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稱述其父之志曰永訣之情）

族（南史王僧朗傳族子也）本實將家（晉載記石勒謂徐光曰大丈夫當如韓信白起）臣某（中謝）臣雖忝望（後漢書馬援曰臣雖忝將家子）自先臣出總郊圻（遇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弟參元（鄉試九賀王參元失人書像自負九十）貢久而不調（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比賓興之者蓋六七年）俱以詞場就（劉禹錫傳論一時文章之盛）香作吏（北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以長）始簪仕于德宗（九傳韋渠牟傳德宗即位下詔）瑞節臨戎（周禮掌節以辨邦國之）

將材相許戎統早期頡頏遐途（詩頡之頏之）簪佩舊服（晉續書）畫戟（打）

光陰荏苒（晉陸機文賦詩易時光荏苒）遷授頻仍（晉書成帝紀大赦天下）

也昨者分領許昌兼臨河內當上黨阻兵之始（左傳哀公十四年夏六月甲午晉趙鞅入于晉陽）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殷浩書曰是聖主拒諂之初）

以雪人神之憤（晉虞預傳王敦構逆人神之憤）臣方將奮勵疲駑（諸葛亮表陳天下指揮即定）

銳（三國志諸葛亮傳天下指揮即定）所冀解鞍赤狄（詩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息

駕晉城（漢高祖紀大破之晉城）大攘蜂蠆之羣（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人伐秦秦人出戰晉師敗績）指揮精

以雪人神之憤（晉虞預傳王敦構逆人神之憤）臣方將奮勵疲駑（諸葛亮表陳天下指揮即定）

銳（三國志諸葛亮傳天下指揮即定）所冀解鞍赤狄（詩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息

駕晉城（漢高祖紀大破之晉城）大攘蜂蠆之羣（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人伐秦秦人出戰晉師敗績）指揮精

賊勢少衰人一其心（書泰誓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士百其勇（南史皇甫謐傳一人百勇）驚頷

有相曾無定遠之期（後漢班超定遠侯超在西域三十一年）瑞節臨戎（周禮掌節以辨邦國之）

負伏波之願（光下祭文）而精誠靡著素心（隼作志望）見違援枹之意方堅（枹通作桴左傳邲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就木之期俄及（左傳哀公十六年陳子西曰吾二子在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臟斃及筋骸藥劑之攻轉深神祇之禱祠無益（漢五行志聖人者明德之宗廟之收魂魄昭尊祖敬本報始）鬼收氣人寰（漢五行志魄如雲氣）固已騰名鬼錄（魏文帝書觀其好名已為安國城（漢地理志北地郡有安國城）鄉史田甲厥安國曰死友獨不復知乎）更起難同于仆樹（漢昭帝紀元鳳三年春上林有仆樹招僊自起生）然臣素窺長者曾慕達人（仗傳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德必有達人）省知變化之端（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豈其有貪富貴敢冀長延但以未報國恩未昧賤稟（稟受也）視胃長冤（冤書而進對冤書而進對之上武王）思犬馬以自悲（漢趙充國傳上疏曰臣竊自悲也）伏弢而無血可啗（弢弓衣）悼鐘漏之先殆（魏文帝與吳質書年已六十一日一夜當六百刻今已過刻非但鐘漏之比也）志有所存（居位稱志）如之何撫節而之淚以流（書堯典汝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晉伏弢）如之何撫節而之淚以流（書堯典汝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臣某中謝（謝其行營三軍已舉牒略血鼓旗未襲（左傳曹劌曰未可）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某詣並皆授之方略（漢趙充國傳略至金城圖上方略）各有司存（見論語）至於（隼作於）旬日（晉書阮籍傳籍嘗於）旬日而遇）必無逗撓（漢書趙充國傳上書曰臣竊自揆（揆度）迫曲行遲（迫曲行遲敵上兵貴神速）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忠武統帥之時（漢成帝紀本始四年春三月和帝紀永元四年六月集紫殿謝恩章中書省侍坐）紫殿謝恩章中書省侍坐）風（並見前）獲睹陛下神武之姿（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即北蕃小寇（謂匈奴）東土微妖（作戎謂劉悝）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汙陛下之鉞鑕（見禹貢河南盧尹表）伏願時推明略（魏文帝紀帝報評）內則收德裕（李德裕見太尉劉公序）讓夷（李讓夷宇遵武陵臨沅人徙柳東著述會昌元年時僕射平章事復出鎮淮南節度）鉉（崔鉉見書崔元略傳陵人子鉉宇台碩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之嘉謨外則任彥佐（李彥佐舊書武元紀會昌二年九月以徐州節度使李彥佐為淮南節度使招討使王茂元平王宰代總萬兵之師十二月下宰奉收天井關四年八月王宰傳振首露布獻于宇師）元達（王元達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詳見河南表）宰（王宰新書王晏父客僕去聲獨名智興今河南許州許昌縣）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祖宗然後瘞玉勒成（相謂新論）南表）略封泰山禪王氏之于東都）鏤金垂烈（劉峻廣絕交論聖賢鏤金版而鐫盤盂之上武王）封金勒成儀（封太公金置三屋一人之下由萬人之下武王）臣雖百死（復書承命之日雖百死不敢辭）猶著金版（雖百死不敢辭）臣某中謝其行營三軍已舉牒略血鼓旗未襲（左傳曹劌曰未可）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忠武統帥之時（漢成帝紀本始四年春三月和帝紀永元四年六月集紫殿謝恩章中書省侍坐）紫殿謝恩章中書省侍坐）風（並見前）獲睹陛下神武之姿（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獲聞陛下憂勤之旨即北蕃小寇（謂匈奴）東土微妖（作戎謂劉悝）亦何足煩陛下之甲兵汙陛下之鉞鑕（見禹貢河南盧尹表）伏願時推明略（魏文帝紀帝報評）內則收德裕（李德裕見太尉劉公序）讓夷（李讓夷宇遵武陵臨沅人徙柳東著述會昌元年時僕射平章事復出鎮淮南節度）鉉（崔鉉見書崔元略傳陵人子鉉宇台碩累遷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之嘉謨外則任彥佐（李彥佐舊書武元紀會昌二年九月以徐州節度使李彥佐為淮南節度使招討使王茂元平王宰代總萬兵之師十二月下宰奉收天井關四年八月王宰傳振首露布獻于宇師）元達（王元達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詳見河南表）宰（王宰新書王晏父客僕去聲獨名智興今河南許州許昌縣）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祖宗然後瘞玉勒成（相謂新論）南表）略封泰山禪王氏之于東都）鏤金垂烈（劉峻廣絕交論聖賢鏤金版而鐫盤盂之上武王）封金勒成儀（封太公金置三屋一人之下由萬人之下武王）臣雖百死（復書承命之日雖百死不敢辭）猶著金版（雖百死不敢辭）臣某中謝謝其行營三軍已舉牒略血鼓旗未襲（左傳曹劌曰未可）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晉書阮籍傳籍嘗於）旬日而遇）必無逗撓（漢書趙充國傳上書曰臣竊自揆（揆度）迫曲行遲敵上兵貴神速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爲逆旅（莊子）古者垂訓謂死爲歸人（列子）苟得其終何恒千化（莊子）夫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曰北嘗卜子使汝比化而汝不比化

晉臣民咸一年之儀曰升平昇與升通盡雖無逃大數亦有負清朝（漢史鄒陽傳）風露之姿先彫早緣儒學得厠人曹克紹家聲（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不虧士行宗伯書檄應聘于諸侯東汎西浮（謝朓）南登非走時推倚馬（晉書袁宏傳）人或謂雄（漢揚雄傳）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漢書揚雄傳）雄客有嘲雄以玄尚白雄作成都城四門銘劉歆人有揚莊者（漢郎顗傳）是以子雲令狐慶傳家世儒素兒童時已學文弱冠應進士良元七年昏第性簡相繼（漢書）使王拱愛其才以禮待之克以父禮人庭開止變不應客記室訪疑中倚御史裴延判官歷級中倚御史裴

伏奏于鳳扆之前（周禮）掌次設皇邸大次小次（鄭玄注）謂後故屏風畫斧文（疏）以其處尊故畫斧文（鄭司農）邸謂屏風也（玄謂）邸之言柢也（禮記）天子當扆（鄭玄注）扆謂戶牖間

之上其光燭庭楚端坐與家人告訣言已而終
嗣子奉行遺旨詔園籞宜傳勿名須導舊例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
弟從檢校膳部郎中兼書侍御史等使全腰領以從前人（禮記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人矣子九京也）歸體
第定宇履常柱管論寧等使
魄以事先帝（禮記體魄則降）此不自達誠為甚愚但以將掩泉扃（陳
詔移燈泉扃）不得重辭雲陛（謝朓詣中載朝重陛）更（一作重）陳尸諫（家語孔子曰古
已矣未有如史而死而屍諫）猶進瞽言（漢名臣表傳瞽言獨已矣）雖叫呼而不能（左傳衛侯
見人必言其過之謂故騅大叫而死謂之騅諫亡必為庶人卒無益也）豈誠明之敢忘（未
詳伏惟皇帝陛下
春秋鼎盛（漢史小夷傳曰至春秋鼎盛）華夏鏡清（文選東都賦皆妙擇故高城而
明大
視大）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安之始然自前年夏秋以
來貶譴者至多誅僇者不少（新書時以日露譴者未
審誅譴者未）伏望普加鴻造
將盡之苦言（史記張釋之曰陛下以此時盡之苦言）使五稼嘉孰（管傳咸傳絞使五
穀嘉熟）兆人樂康（晉作九歌君
陰陽合樂康）用臣
已差監軍使竇子乘勾當其節度留務差行軍司馬趙
書曰予一人此篇言以祖至幽魄皆其所
祝觀察留務差節度判官杜勝訖（見前安平公狀）有舊規模無
新革易慈（一作必）當輯睦（左傳隨武子曰卒乘輯睦）決無喧驚（北史酈神武論子
侯景雖姦詐百端終不能間也）臣某云臣當道兵馬
臣才能（漢書江子長以材能為九卿）登之郎選（漢書百官公卿表郎位各千石）參霸威而無
所摧壯歷皇紀而有紊次躔旋屬皇帝陛下大明御宇
至道承乾澄汰之初臣不居有過超擢之際（漢公卿表傳曰超擢不次）
臣獨出常倫高選掇垣箴規未效入居琅閣論
駁無聞自去年秋來典河關兼臨甸服惟當靜而阜俗
清以繩姦（晉劉毅傳曰毅糾劾不避貴戚權豪內外肅然）致豐穰（晉傅咸傳曰使百姓豐穰）幸逃通責（任
昉
一去無返（山海經自此東到海千里時復西歸）忠誠直道竟埋沒于外蒲

表四海之議 于何以責 豈意陛下謂臣奄有三縣未稱其能謂臣出以
一麾未足爲貴屢降綸綍 禮記緇衣子言其出如綸 綸王言也如綍 綍引也 以海隅與之岳鎮將吾君之驍果萬計 詩大雅常武 徐方既來 既同 徐方既平 王錫韓侯 淮夷來同 淮夷蠻貊 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 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 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 移之藩方錫得總齊 詩魯頌閟宮 王錫魯公 大啓爾宇 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 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 曲阜之田 百里 龜蒙旁宅 東平之間 至于海邦 淮夷蠻貊 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 王錫魯公 夏后之世 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三 方百里者三 其餘則各以其爵 祿有差 使廻屬時雖相羙臣實深憂既屬聖恩果遭鬼瞰 鬼瞰 鬼所瞰其宅 況臣素無微恙未及大年 北平王 不及人仆 方思高掛饋魚 後漢書 逸民傳 嚴光 字子陵 少有高名 隱身不仕 或耕釣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建武十九年 徵詣洛陽 拜諫議大夫 不屈 乃變姓名 隱大澤中 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 後齎羊裘釣於澤中 帝以安車玄纁聘之 三反乃至 使不能起 乃耕於富春山 以居
巡屬時雖相羙臣實深憂既屬聖恩果遭鬼瞰 鬼瞰 鬼所瞰其宅 況臣素無微恙未及大年 北平王 不及人仆 方思高掛饋魚 後漢書 逸民傳 嚴光 字子陵 少有高名 隱身不仕 或耕釣於富春山 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建武十九年 徵詣洛陽 拜諫議大夫 不屈 乃變姓名 隱大澤中 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 後齎羊裘釣於澤中 帝以安車玄纁聘之 三反乃至 使不能起 乃耕於富春山 以居
歲俾復故一枚 續乃出所懸桐廬縣桐君示之以相其意 事史與客言關中不欲官燭 成陛下比屋可封之化 後漢書 楊終傳 終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民可比屋而封 分陛下一夫不獲之憂 書 周官 曰 時予之辜 志願未伸大期俄迫 後漢書 荀悅傳 悅上疏曰 若忽自某日 夜暴藻霍亂并兩肋氣結嘗時檢驗方書 晉張華博物志 卷四 方書 煎和藥物 後漢書 華佗傳 佗善方藥 合和湯藥 輒令先嘗 百計無理一無痊除至于某日 轉加困劇漸不支持想彼孤魂 晉葛洪抱朴子 論仙 或問 論仙 曰 或云 人死 魂神不滅 已游代山岳 後漢書 華佗傳 佗本沛國譙人 或云 琅邪 游學徐土 兼通數經 晚乃專精於方術 處於彭城 人多就學 佗亦隨方授法 或一日而受數人 各得其意 又精於診脈 處齊之間 謂之神醫 念茲二豎徒訪秦醫 左傳 成公十年 晉侯疾病 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緩視之 未至 公夢疾爲二豎子 曰 彼良醫也 懼傷我 焉逃之 其一曰 居肓之上 膏之下 其如我何 醫至 曰 疾不可爲也 在肓之上 膏之下 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 不可爲也 對曰 信良醫也 厚爲之禮而歸之 秦伯使醫緩 後漢書 華佗傳 佗弟子 廣陵吳普 彭城樊阿 皆從佗學 普依準佗療 多所全濟 阿善鍼 隨所病輒愈 佗語阿 人壽各有分 不可妄求 汝鍼灸不過二三處 當令老壽 阿依佗鍼 或十餘處 或至二十處 病亦皆除 佗又授阿漱嚥之法 及佗死 普阿各分散 普年九十餘 耳目聰明 阿年七十餘 猶強健 時人以爲佗之報也 終不能起 臣生當隕首
首 季家陳情表 臣生當隕首 人之到此命也如何戀深而乏力以言泣
盡而無血可繼臣某誠哀誠戀頓首頓首 臣當道三軍將士準前使李文悅例差監軍使元順通勾當訖臣與順通近同王事備見公才 晉陳壽 孔明有知人之明 公才 即指孔明 假之統臨必能和協 左傳 鄢陵之戰 楚子將戰 召公子側 曰 余與女 毋適 不穀即位 三年 將大討 以觀諸侯 若有罪 則請 討而戮之 若無罪 其以相從也 公子側 曰 君以社稷 故 將及楚國 而不能 和協 有弟不能和協 其圍練觀察兩使事差都圍練巡官

敵（一作律）臨戎（後漢馬援傳）秦師之覆（後漢耿弇傳）將受降如受敵（蓮駝對）

辛均食（漢李廣傳）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二十餘年所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罔愧于前修（魏陸雲答兄機書）

舊廊無散金（史記汲黯傳）而黯為大將軍所敬重（卿無下軍上過輒令財取足用）

遠齊乎舊說上憲（後漢馬援傳）

王略（左傳）儆敢（一作）告下振軍威（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旬月之間慶捷相繼並親（一作）管子

桴三鼓（晉書梁陽公表）躬運九章（五日舉直章目利陂六日舉孝章目利水行四日舉農章目行陸八曰舉祝章目九曰舉讎章目載舍而駕）

石（漏陽觀受失如威之）豈意奇功垂立大願莫從傳飡失時

落（漢書相如傳）長違盛明此皆由臣等抱費既深（曹植表）臣自拘

就養無素（禮記曲禮）遂延家難（詩小雅）仰惟慈止（一作）

偷生于晷刻（晉謂日景）刻謂扁刻）亦何顏于天地伏惟皇帝陛下（魏太祖遺安七年令曰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為後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及鋪民之役鋪其老人結草以凡杜回回）

深撫凡（白虎通）悲軫閭鞏（禮記檀弓）則思將帥之臣

降憫惻于上公（詩小雅）厚賻禮于遺（左傳車馬曰賻貨財曰賵本從貝敬于大命）

體（禮記）有者又母之（一作）昔魏優死事止分食邑之餘（魏太祖遺安七年令曰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為後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及鋪民之役鋪其老人結草以凡杜回回）漢養孤兒

但有羽林之聚（漢百官公卿表）方于今日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媿推恩叫號失容（左傳）戴履無所（左傳管大夫三拜稽首知叫號）

前結草必自于幽靈（左傳魏武子之妻嫁之曰必以為殉及卒顆亡之子以報）石上燒松敢忘于遺訓（左傳）

以告之及君舅見殺于將妻後生男名赤舉以告之前與舅氏相訪山之松得免（左傳）

為令狐博士緒補闕綯謝宣祭表（寶曆書闕成二年十一月山南西道節度使令狐楚卒子綯補闕綯宣其子也）

無任感恩荒殞之至

草土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致祭臣亡父贈司空臣某者存沒願終榮哀禮備荒迷觸地（呂氏春秋孝行）

丈人之子（注而錯地）號叫瞻天臣某中謝臣先臣某生遇昌期早司國柄（詩小雅）沒留歆德（左傳）上惻宸襟特降王人（春秋莊公六年）

王人子突（左傳）迂臨私第（儀禮既夕禮）陳其餞爵（禮記明堂位曰殷以斝周以爵）

殷以斝周以爵（禮記明堂位曰殷以斝周以爵）此處不做）潔之豆登（詩小雅）

（禮記禮器曰豆之實）招遺魄于幽陰旋歸葬地（禮記檀弓曰君舉動必以日左傳曰葬從先大夫）

等無任戴恩荒殞之至謹附中使某奉表陳謝以聞

李義山文集卷第二

狀

爲侍郎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章仲註

右臣伏奉今月某日制書加賜臣階朝散大夫者（百官志朝請大夫從五品上卷部大夫秩五品）榮從日下（前書陸賈曰日下前喝鍋鳴鍋鳴猶言）恩自天中臣聞周室設官實重大夫之號（漢書百官公卿表大）異禮則加朝請之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不過朝請而已）若臣者辱之談（史記荀卿傳之前人頌之論天台山賦成以丁寧囑物之辭）憂人之寄金章紫綬已虛隶瘝之榮崇級清階（晉書何曾傳階猶梯也）更切昇高之望循揣斯久怔忪莫寧（論語曰姓怔忪）惟當勤奉詔條所希鹿鹿（鹿鹿猶碌碌）而空深（書曰鹿鹿庶政）無任感恩（一作感戴）屏營（漢書李陵曰單于自將騎數萬來圍陵軍復益發步兵陵軍且戰且引一日數十矣南行至山谷中復被山而陳）之至

爲濮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新授某官盧戡 新授某官任繕

右臣得進奏官某狀報臣所奏盧某等二人（新書宰相世系表盧戡陝西觀）合啓慕庭撫魚罩以興懷（詩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作南有嘉魚之什天台山賦成以丁寧囑物之辭）文非擲地（世說謝安謂子弟曰）交學富文雄氣孤志逸玉清越而爲樂（禮記君子比德于玉也其聲清越以長其終）皇帝陛下俯照遠藩咸加命秩（漢書敘傳公卿表以秩祿）南臺貼職（漢張綱之奏）延閣分班（漢書敘傳公卿表以秩祿）實自語知（史書品藻精心動事實不易知）得君子之時中友鄉人之善者匪潔靜精微（禮記靜而正潔靜精微易教也）以求媒（詩舒而脫脫兮）女舒脫（一作退）以求媒（詩舒而脫脫兮）女舒脫（一作退）以求媒（詩舒而脫脫兮）女舒脫（一作退

太史掌天之職內則掌其
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使甚有
衣白之見 知鞀白衣來者
晉書阮籍傳籍嫂嘗還家籍見之相與言別籍
言論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衣為天子公侯貴者乃得衣綵繡漢書賈誼傳上以誼
謂國華 晉語季文子曰吾
澄清之寄 後漢書陳蕃傳蕃
為安平公謝端午賜物狀
右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手詔一通兼前
件端午紫衣銀器百索并大將衣者 名彈弓增一名五色線
名五色絲 名朱索 乾文昭融 睿賜稠疊恩生望外
榮積懼中臣已當時宣布給散訖伏以正陽令月
蕃
月開始 名端午佳辰 端初也
授受性情動賢作
分食 臣遠臨東魯久去上京 平原地名 豈望仁時同
躋壽域 見代女 八行明詔 後漢書曰 渥澤合止於動賢 後
千鈞一羽輕衣 占一 伏讀而不啻
伏 占一 跪捧而若無三
蠶蛻 占一 特可戒盈 通俗文曰 貞金凝姓女
之魂 詩云細腰 臣獨黍在列校不遺華楚成行永
風名面 五月五日繫命縷仰視以為人命 豈微 縷作
願千春而奉聖 占一 系長共保常期五日以

覩物傳輝實動書紳綴之思（漢書高帝紀自諸侯長綏公戰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唯當仰成帝力（左子耀德不觀飲酒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漢陽公表）誓相率於明時（詩小明曰昔我往日心之憂矣）
（唐高祖）與大將等無任望闕感恩抃舞屏營之至（庶幾）

為中丞滎陽公赴桂州長樂驛謝敕賚狀

右今月某日中使某奉宣進止就長樂驛（唐平驛制知長樂驛）賜臣及將吏等設餞者將承藩寄尚泰朝恩絡繹八珍（吉禮五牛鹿羊八物凡八珍）芬芳九醞（名酒醞釀也）都賦十韻甘醴十旬（漢枚乘七發）
（漢高祖）不宣故敢冒陳（周禮九醞酒以饗賓客）上已篇云春禊臨流九醞又清遍十韻成公綏七唱云香廚九醞（周禮酒正）

（李義山文集卷三 五）

脩塗（陶潛詩）倦（倦字異）讀書雖無非聖（漢書鄒陽非聖哲之謀不好世俗不留侍）
（漢高祖）揚戟之對策何補清時（漢董仲舒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中廢為中大夫）
（漢武帝）忽委廉車（車駕也）雖閑（後漢書徐穉公表）誠欣列土實耿（漢耿弇）
籍（見前注）天然猶食指告祥（左傳定人獻白雉以為祥）
（漢光武）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左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忝（忝辱）
（漢光武）承頤有慶（記含弘光大寬容覆載之謂）爰於近驛
式降貴臣洒（先典）尭（堯）尊（左傳堯舜之道）
（漢光武）況臣平生本實孤賤懷書奉役久無黔
（漢高祖）耀路岐（揚雄解嘲與陸賈）況臣平生本實孤賤懷書奉役久無黔
突之謀（文子墨子）入閫展儀且慚殺烝之禮（左傳烝嘗於公事不敢不共）

飽期滿腹（詩既飽以德既醉以酒）可不慚於醉飯（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願急立六國後以德義南面而致之闕下）
（漢高祖）終虞負乘之災（易）
（漢光武）無報雲天之施（左子孔悝食帝力何有於我哉）臣與將吏等無任望
闕感恩結戀屏營之至

為榮陽公謝賜冬衣狀

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賜臣冬衣一副大將衣四副兼賜
（漢高祖）賜臣手詔一通者八行帝語（官降於重霄一襲天衣（記衣不和裁天不和裁自上而下）俯逮於窮節（左文窮節）臣當時
準格給散訖臣叨蒙重寄適控遐陬地維五鎮之衝（爾雅書）氣得四時之正每玄冥應
律（見前）顓頊司辰（記曲禮其官名太皞）當二日之鑒氷則殊涵野（論）
少温（論語一正小日二丈景加一寸）及兩楹之飛雪無異朔山（朔方山名在北塞）以御嚴凝（禮記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北）
方求龍窟（莊子）豈望司服頒衣（尚書）
飛鵠（史記陳涉世家）絷（絷縛）貴臣傳召（王陵令胡武送太后之命）哀仙鸞（毛詩）白分椒壁之光
紫奪蘭牙之色（韓詩白紵曲）妾子孤裹故弊何（一作衰）彰於國
儉（儉素）已均下將仍連連（左傳）王恭鶴氅風流不自於君恩（王子敬之言）
被服有輝負戴無力謹當上宣殊渥下拊多

寒（元傳曰公平之人多事王室之勞功曹宜屬多異者大招）坊大招於瑯琊（瑯琊郡名大守治所今揚吏大治去他）變無禍於蜀郡（後漢書解作守以太守自處）龐令康泰以塞貪叨（後漢書龐參傳參字以不樂大職安作蜀郡太守）臣與大將等無任望闕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為濮陽公涇原謝冬衣狀（白孝德）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及大將兼諸鎮防秋兵馬等前件敕書手詔并冬衣者臣並已準詔旨宣示給散訖恩極解衣（漢加降誕載山未重天子大將出有功使已解衣以賜之）貢日非暄（詩曹風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傳曰非其時以獻非其物曰貢）臣謬領藩垣（左傳人繼藩垣）適當戎狄唯憑廟算（將兼諸鎮之師樂毅）感鴻私而咸願殺身（報恩）

雍陳謝臣與大將等無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為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漢飛龍廄名也）

忘易地貫餘勇而倒思盡敵（新書兵志尚乘掌天子之御方有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二閑馬一閑三百匹）感而反戰（左傳人繼藩垣）可畏孟子

感鴻私而咸願殺身（報恩）各限征行不獲陳謝臣與大將等無任瞻天戀闕感恩屏營之至

為中丞滎陽公謝借飛龍馬送至府界狀（漢飛龍廄名也）

右中使某奉宣恩旨以臣赴任特借飛龍馬一（一作匹）疋并鞭轡等送至京兆府界者臣謬奉恩榮出叨廉問豈期蹇步（謝瞻云蹇步躓也）深軫皇慈特命內臣俾騰上駟（史記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川形稍背三伏常聞於屏筆（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嘗詣謝安見其正書因求筆勢答曰具在碑論中）九秋尋訝於垂綸（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會稽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獵迴幸無鑿空（史記張騫鑿空西域）高烽火過但報平安（烽燧見前）代馬鞹嘶（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隴山無葉（樂府曰隴頭流水嗚咽流離山頭望秦川心肝斷腸）燕鴻未過（禮記仲秋之月鴻雁來賓）涇水先氷（太玄曰初一涇流冰）寵錫褒冬（非玉女裁成（禮記仲秋之月鴻雁來賓）即仙人織出（徒驚莊周夢蝶人疑王馬之改乘五女乘雲一云五女乘雲）降王臣仍迂御筆（法書苑曰梁元帝善書與周文帝書答曰所送筆及紙並好）不假著鞭之力（孫子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每多曳練之疑（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謁王與之遊觀王既歸數日不親國事）照地迴光（翰林志曰凡天子之詔書皆曰制書其印文曰皇帝之印）條踰秦

天送影（罹豹古今注秦始皇才名馬一日驅八龍之駿一名越影）別未期東道而來（史記晉文公時秦穆公送重耳於晉重耳謂秦伯曰若以晉國之福得反國其報秦德何如重耳曰子女玉帛則既有之羽毛齒革則既生之其報德何如重耳曰不可得已而言曰即有不幸晉國之眾必有以戰報君君其圖之）雙闕尚嘶願附北風之（古詩胡馬依北風）屏營之至（一）

爲大夫安平公華州進賀皇躬痊復物狀

右臣聞藩方舊德臣子私懷將稱慶於天朝（後漢朱穆傳天朝政事一）必展儀於土貢（書庶任土作貢）伏惟皇帝陛下道乾乾象（劉琨勸進表）德總坤靈（西都賦總括靈祇）肇自元正載康福履（詩既安且康）繼志兩宮無關於問安（禮內則父母舅姑之命唯敬對之下氣怡聲問衣燠寒問疾痛如此之謂孝）九廟不忘於繼孝（禮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鼓舞萬靈（劉琨勸進表）

波濤四國驗推測則咸如（周書周公曰嗚呼君已曰乃逸乃諺既誕人胥訛則信之）周卜聽祝辭而皆若（書金縢武王有疾周公作冊祝告三王）華封臣（莊子堯觀於華封人）坐擁伏熊行驅畫隼（漢書宣帝本始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帷旁畫屏風有伏熊）春日之載陽（詩春日載陽）值一人之有慶（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當（一）

賀白鹿表

謁未果（漢書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地曰非皇后才德至此以青娥地曰書蒲自非皇后才德至此）心但葵傾（見西狩獲麟公羊傳）跡猶匏繫（論語匏瓜繫而不食）伏蒲之觀（後漢書曹褒傳褒以書生從事於朝自非皇后太子講會不得入）獻芹之誠（列子昔有美芹甚美其味以告鄉豪豪喜而獻之鄉豪曰惡之邑人大笑之）悉空深（一）

賀白龜表

無玉帛以率（書舜典）梯航（詩泂酌云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君子四方之綱）沉文地適宜（禮中庸地道敏樹）居俗薰儉德（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並取諸地產皆以勒（一）

賀白石器等

前件石器等（石器來詳劉熙釋名雲南一美者有華山之金石北郭注云華山之金石北郭注云）瑞匯土刑（家語雲有倫常雲有倫常貞）珍慚麤礪（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並取諸地產皆以勒（一）

賀白龜表

工名筴筮神等（本草名筴神龜生十年所作勝於筮）比按西羌（西羌傳羌無君長不立繫統）居然國器（漢書安國貴大）實映朝倫（魏志管輅傳論正宜加顯默之義乖倫）今沔水無

兵（梦地理志注如淳曰北方人谓黄水谓沟水）武昌非险（新唐地理志武昌郡治江夏郡治安陆县东北不合古武昌以今鄂州本武昌也节度使治此）用为廉问尚懋庙谋（后汉光武纪注谓庙堂之谋）臣所部乃秦以诗书绰有机断（明白也）奉阴郭之良躅（躅犹迹也）臣以（一作成）其祖祢以来（祢父庙也）蕃宣相接（谓所部诸州）雲台高议（谓画于云台）同承钟鼎之餘（谓子孙）博士文心雕龙颂赞并铭孔悝鼎铭称伐之类也）麟阁旧图（谓画宣帝图功臣霍光等十一人于麒麟阁）昔著河山之誓（谓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地理志注如淳曰厉砥石也）

右臣伏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内外文武官到任三日举一人自代者臣伏见前件官汾阳郡胄（第二本表高氏出自姜姓大国齐丁公之后）王太子晉以直谏驱庶人其子宇敬为高氏（本自姜姓周室）错为魏将军其后也孫（一作遜）为秦大将军生贲贲生雖雖二子元威元礼秦乱避地）

（郡望渤海后徙临邑孫吉字子祺汉谏大夫始家皇度后徙临邑高氏皆渤海人其子宇敬为高氏

建國陵員高阶京兆尹當在是年春也 荀推擇之不先 華歆薦管寧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則顛覆而斯在前件官莊栗以裕簡嚴而寬玉無寒温松有霜雪 杜陽雜編日本有王柑子冬熟夏冷謂之冷暖王柑子當霜後採是以知松栢之茂頤居內署實事文皇引裾而外朝莫知 魏志華歆傳歆與同郡邴原管寧俱遊學時人謂之一龍及歆顯名魏朝原寧並以德義見帝超入內寧隨而引其裾帝還當以不足 而中言罔漏 曲禮年若干歲曰某甲若干歲曰某甲其年若干世與職機要凡預謀議皆 泊分符近甸 謂出守華州 廉印雄藩 謂政事之出觀察使 不徇物以沽名善推誠而立斷 渾 作藩 若全器宜乎在庭儻召以急宣被之眷渥必能 明張條目 各有條目 峻立隄防 同上隄防先也 肅千里之封 西都賦封畿之內乘七下 畿 西都賦封畿之內乘七下 惣 惣猶聚也 五都之貨殖 西都賦七相五公與夫 里中諸商夏業其所有 州都之貨殖 雍二輔七郡充秦防也 其已著王莽傳五都 更名各陽曰新豐邯鄲曰順平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 軒 華軒 非 臺高穴 海 西五嶽之山有軒轅臺軒轅之臺漢書 可為臺南經工雁主會稽探禹穴窆軒臺禹穴喻後世也 無虧充奉之 出納神上祭祀曰祀 儀 漢書百官表大行九品上掌賓贊受事 綱行謹慎則三其職 儀敬而相其禮 漢宛秦陵 見前 皆為財用耳 仲尼稱殷有三仁焉 盡絕推理之黨 史記改制 人而仲尼稱殷家 術廻宸斷用授當仁免今日之 特乞俯 叨恩冀他時之上賞 見前 某官崔翁從 某官書畫無從字玄告清河人元和十三年權進 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纔從長於禮樂精歷代沿革 問無不通實輔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第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 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為華州刺史三年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卒 莆史部尚書六年 龍相累歷方鎮 伏以內史故事例帶銀青 實城中銀章青綬 尹正舊儀平揖令僕 謂尚書令尚書左右僕射皆殷治傳掾 足以儀刑百揆 必資髦碩方備次遷 漢田潁明傳功次遷河南郡尉 生說我 謂延之詩復 班關 猥丁昌運 用延之詩復與昌運并 位崇八座 八座于為此時乃獨為駁 謂尚書令尚書僕射六曹書古為八座尚書 臣特以鯁儒 漢書兩龔傳公曰鯁 公是京兆尹越騎校尉 官紹三王 漢王七傳光武帝至驃騎皆有能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 況駕有上僊 杜子美詩仙駕 張後有二毛 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車當晏出 史記 徳曰宮車一日晏駕 晏晚也 務煩厥置 董田橫傳亦引其裾帝還當以不足 晚也 僕讓爵之不思 謂受爵至于已斯七 官荊岑挺價 王粲登樓賦藏荊山之 中秦而獻之文王文王使下人治其璞而得寶 則敗官而斯疫 昇平疫 氏有和璧大于斛不傳秦人求而市 肅千里之封 西都賦七相五公與夫 芒吉善以史記之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 臺揚鋒 吳越春秋越王允 薛璟曰臣聞物 常以純鈞 赤堇 海 破而出錫若耶之冶周而出銅 棄松筠四序之榮 禮記如竹箭之有 心也 老居天下之大論矣 包金石一定之調 列子秦青謂樂舍金石有 故昔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盡絕推理之黨 史記改制 先儒謂之於箱懸 後 儒行謹慎則三其藏 儀敬而相其禮 漢宛秦陵 見前 皆為財用耳 仲尼稱殷有三仁焉 朝臺受律 朝臺見前 故鄰野秦縣本秦鄰都治是以故事 公陳書表言 蜀宮井今在安廣村是也易利用 人而仲尼稱殷家 隱之清節無媿於投香 晉書高士隱逸中 晉其要劉氏實先 屈之於箱懸 後 由中及外自誠而明昨者故鄰利遷 漢地理志 故鄰縣秦縣本秦鄰都治是以故事 陽都縣 蜀宮井今在安廣村是也 朝臺受律 朝臺見前 公陳書表言 隱之清節無媿於投香 晉書高士隱逸中 晉其要劉氏實先 於畢舸 畢史 某官崔翁從 某官書畫無從字玄告清河人元和十三年權進 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纔從長於禮樂精歷代沿革 問無不通實輔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第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 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為華州刺史三年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卒 莆史部尚書六年 龍相累歷方鎮卒 必能集同軌之會 漢文帝紀詔曰治亂 奉因山之儀 漢文帝紀詔曰治亂 使糾鼓稀鳴 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實城中銀章青綬 尹正舊儀平揖令僕 謂尚書令尚書左右僕射皆殷治傳掾 足以儀刑百揆 必資髦碩方備次遷 漢田潁明傳功次遷河南郡尉 生說我 謂延之詩復 班關 猥丁昌運 用延之詩復與昌運并 位崇八座 八座于為此時乃獨為駁 謂尚書令尚書僕射六曹書古為八座尚書 臣特以鯁儒 漢書兩龔傳公曰鯁 公是京兆尹越騎校尉 官紹三王 漢王七傳光武帝至驃騎皆有能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 況駕有上僊 杜子美詩仙駕 張後有二毛 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車當晏出 史記 徳曰宮車一日晏駕 晏晚也 務煩厥置 董田橫傳亦引其裾帝還當以不足 晚也 僕讓爵之不思 謂受爵至于已斯七 官荊岑挺價 王粲登樓賦藏荊山之 中秦而獻之文王文王使下人治其璞而得寶 則敗官而斯疫 昇平疫 氏有和璧大于斛不傳秦人求而市 肅千里之封 西都賦七相五公與夫 芒吉善以史記之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 臺揚鋒 吳越春秋越王允 薛璟曰臣聞物 常以純鈞 赤堇 海 破而出錫若耶之冶周而出銅 棄松筠四序之榮 禮記如竹箭之有 心也 老居天下之大論矣 包金石一定之調 列子秦青謂樂舍金石有 故昔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盡絕推理之黨 史記改制 先儒謂之於箱懸 後 儒行謹慎則三其藏 儀敬而相其禮 漢宛秦陵 見前 皆為財用耳 仲尼稱殷有三仁焉 朝臺受律 朝臺見前 故鄰野秦縣本秦鄰都治是以故事 公陳書表言 隱之清節無媿於投香 晉書高士隱逸中 晉其要劉氏實先 於畢舸 畢史 某官崔翁從 某官書畫無從字玄告清河人元和十三年權進 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纔從長於禮樂精歷代沿革 問無不通實輔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第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 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為華州刺史三年入為戶部 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卒 莆史部尚書六年 龍相累歷方鎮卒 必能集同軌之會 漢文帝紀詔曰治亂 奉因山之儀 漢文帝紀詔曰治亂 使糾鼓稀鳴 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南昌旅館補鳴市無倫猛建領流化（宋本有紀於謀使蠻猶升高屋之上而增領水也如屋高屋之上而增領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伏乞特迴鳳詔（東晉）以命龜從成聖朝棫樸之詩（詩大雅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滅微臣維鵜之刺（詩豳風鵜在井不能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干黷旒扆（表）伏用兢惶

爲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所部拄聯谿洞（北史蠻傳俚俗聚居深山峻嶺之間名爲洞主）參錯蠻鬢（謂如蠻如貊如蠻如閩皆言其異於中國也）別名氏王化未及（別名氏謂不可勝數）頑嚚（書舜典頑嚚不友）未革（書堯典黎民未變時雍）重湖者（謂水山南名曰重湖）趙之南名曰重山（郡國志曰臨賀有沙洲間之地）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之歎（見代安公表）或墾來屬縱有天官注（謂如天官冢宰之屬）擬（擬非其人）多緣地理幽遐（盧諶贈劉琨詩）山當五嶺（陽山臨賀桂陽揭陽始興）水接重湖（同前）洛下名生（晉書張華傳）而又南薑雜彩（謂如雜錦飛文伊洛而南事實不色）弟而無術（作術非）處家國以必聞（論語）善兄代者伏見前件官甚鄉茂族（謂王之時封爲羅也君乃古邑依於今邑）世中謀猷（君謀不可勝陵翁孫夢陽君）物出也（說卦文）洛下名生（洛下書生）

右臣伏準某年某月日敕內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狀

某官裴佚（後漢書裴佚字公美南陽人）

（係官銜俱結銜大夫）

咸賜即真（謂即位也）爲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所部拄聯谿洞（北史蠻傳俚俗聚居深山峻嶺之間名爲洞）參錯蠻鬢（謂如蠻如貊如蠻如閩皆言其異於中國也）別名氏王化未及（別名氏謂不可勝數）頑嚚（書舜典頑嚚不友）未革（書堯典黎民未變時雍）重湖者（謂水山南名曰重湖）趙之南名曰重山（郡國志曰臨賀有沙洲間之地）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之歎（見代安公表）或墾來屬縱有天官注（謂如天官冢宰之屬）擬（擬非其人）多緣地理幽遐（盧諶贈劉琨詩）山當五嶺（陽山臨賀桂陽揭陽始興）水接重湖（同前）洛下名生（洛下書生）

右臣伏準某年某月日敕內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狀

某官裴佚（後漢書裴佚字公美南陽人）

（係官銜俱結銜大夫）

咸賜即真（謂即位也）爲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所部拄聯谿洞（北史蠻傳俚俗聚居深山峻嶺之間名爲洞）參錯蠻鬢（謂如蠻如貊如蠻如閩皆言其異於中國也）別名氏王化未及（別名氏謂不可勝數）頑嚚（書舜典頑嚚不友）未革（書堯典黎民未變時雍）重湖者（謂水山南名曰重湖）趙之南名曰重山（郡國志曰臨賀有沙洲間之地）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之歎（見代安公表）或墾來屬縱有天官注（謂如天官冢宰之屬）擬（擬非其人）多緣地理幽遐（盧諶贈劉琨詩）山當五嶺（陽山臨賀桂陽揭陽始興）水接重湖（同前）洛下名生（洛下書生）

右臣伏準某年某月日敕內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狀

某官裴佚（後漢書裴佚字公美南陽人）

（係官銜俱結銜大夫）

咸賜即真（謂即位也）爲滎陽公舉王克明等充縣令主簿狀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所部拄聯谿洞（北史蠻傳俚俗聚居深山峻嶺之間名爲洞）參錯蠻鬢（謂如蠻如貊如蠻如閩皆言其異於中國也）別名氏王化未及（別名氏謂不可勝數）頑嚚（書舜典頑嚚不友）未革（書堯典黎民未變時雍）重湖者（謂水山南名曰重湖）趙之南名曰重山（郡國志曰臨賀有沙洲間之地）或不出上京已發徒勞之歎（見代安公表）或墾來屬縱有天官注（謂如天官冢宰之屬）擬（擬非其人）多緣地理幽遐（盧諶贈劉琨詩）山當五嶺（陽山臨賀桂陽揭陽始興）水接重湖（同前）洛下名生（洛下書生）

右臣伏準某年某月日敕內外文武官上後舉一人自代狀

某官裴佚（後漢書裴佚字公美南陽人）

（係官銜俱結銜大夫）

才必將致魯之政兼有伯游之長（伯游薛萬徹字伯游事詳舊唐書萬徹傳）俯從宰議（請從伯游薛萬徹例授中郎十等勿之）寢嚴曲垂於許可冒陳情惶越無任

爲鹽州刺史奏舉李孚判官狀（新書地理志關內道鹽州五原都督府貞元二年沒吐蕃九年復城之縣二五原白池）

某官李孚（蜀志龐士元傳曰士元雖有高才而容貌甚陋劉備見之以貌少之使宰耒陽縣不治免職劉備與諸葛亮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備乃復與亮俱詣成都亮因薦士元於備曰士元處治眾事非其所長使處百里之任委以衆務不足以展其才若使與足下論道講德商計政事當時無對誠是帝王之佐也備於是器重之遂與亮並友善）久逐旌旃（陶潛詩曰旌旃委羽旄）頃爲

右件官克生公族（公族晉官名）早履宦途器實幹時（蜀志龐士元曰大功立事手）時之務（北史張騰傳博覽群書論古今治亂得失之際）辨能專對加之風明韜略（後漢書注太公書名六韜黃石公記）知己（晉書曰士若由中知己）屈從吏議（晉書曰張華爲尚書令奏以法制不可數改宜以新事類舊事）許休文之流浪（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晉卓秉政會稽太守王朗與諸有名士書曰知足下爲中書郎以避其鋒）萬里非賒（晉書曰知足下爲中書郎以避其鋒）王仲宣之播遷三年未遇（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四方大亂粲乃之荊州依劉表）偷而不懟（論語曰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雖何恤於無家（陶潛詩曰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有興）以維新之命天洽鴻私亦既旋還合從敘用開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吏部注右威衛倉曹參軍授官未謝又蒙挾名除替初云幸復仍迫慶至京口劉生方思鵝炙（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一群羲之往觀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知故舊相悅食糗殺米其餘皆又不答）洛陽蘇子已弊貂裘（史記蘇秦字季子東周洛陽人說秦不用黑貂之裘敝）方今崇唐（集作帝）堯敦

記

段環

右件官言思無邪學就有道屢爲從事常佐正人（並見）當方加以富有文辭（並見）精於草隸（並見）備而且檢通亦不流（並見）臣所部稍遠京都每繁章奏敢茲上請乞以自隨伏請依資賜授憲官充臣節度判官

裴瓘

右件官曾國名儒（並見）鄉右族松寒吏墓（並見）馬老不進（並見）論兵而故校多歸（並見）臣昔忝鑒（並見）門（並見）臣前任已奏爲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並見）今臣寄分圍結任切訓練請賜守本官充臣圍練判官

十三箇月比於流輩（並見）見其餘地伏以前任大理評事已三請特授憲官充臣觀察支使

夏侯曈

杜勝（並見）

右件官流慶相門（並見）當仁罕讓見義敢爲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並見）臣前任已奏爲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並見）今臣寄分圍結任切訓練請賜守本官充臣圍練判官

齊將奉廟謨實在賓彥伏請賜守本官充臣圍練判官

趙晳（並見）

右件官洛下名生山東茂族（並見）極高妙選文場（並見）與語而每相弘益（並見）臣前任已奏爲判官臨事而每見公方（並見）今臣寄分圍結任切訓練請賜守本官充臣圍練判官

特達（並見）

蘭杜芬馨令臣廉問大藩澄清列部籍其

謨畫共讚朝經（仍助表增一
牧已歸州）伏請賜守本官充臣觀罗判
官

李藩（箋傳當作蕃本集有鄱陽公龍後贈杜一千七勝李十七
後集官者傳論曰手握二柄口含天憲）身出禮門（禮記玉藻
文圖列閫解株）實階擅美口含言瑞（後漢書張奐傳奐
上王堂有日矣）歡於上壽（漢郊祀歌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遠則
前任已奏為判官馭下
有執令臣移參國用（禮記玉藻
制國用）
以同計畫伏請賜守
右件官文圖馳聲
而和易不流臨事而貞方
務切軍需實假平均（後漢
本官充臣觀察支使

盧涇

右件官博涉典經（後漢
該核流略（後
漢

五百一
經傳博文流十著之一
自魯壁所壞（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於其宅壞中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失其本經一以傳授之十餘篇）五車盡究（莊子天下篇惠施多
大應一年死那人不具家藏書五車）加之文采兼以器能前者為臣
屬寮常在州推獄明斷而不容吏點衰矜而莫有人寃
今者團練之司稍巡是切每（集作
每）思褒敘
非敢用情伏請依資賜授法官充臣部（一作
部）團練巡
官以前件狀如前伏以長人者必以吏分勞逸開幕者
亦用士為重輕若不樹人（史記十年之計樹之以
木百年之計樹之以人）何以報國況
臣素無勳效謬竊寵榮至於賢才敢悋筐篚（新序孫叔敖曰
筐篚之義所以）

前件官並推賓彥堪贊藩條伏希殊私盡允誠請謹錄
奏聞伏聽敕旨

為滎陽公進賀正銀狀

伏以運當聖日節在王春（禮記月令孟春之月
堂（揚雄解嘲歷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歡於上壽（漢郊祀歌金門
梯重山而浮漲海（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貢合浦
連）務以獻琛（詩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天）臣受國恩深守藩地阻明珠大貝
（晉書海傳曰明珠文貝出於江漢之深淵大貝如車渠
貝長尺餘大貝也）南異於百蠻（隋書百蠻傳南蠻
貝產於交趾在西南海中大貝如車渠）翠羽犀皮（周書扶南國四方獻
陳所出有翠鳥大如孔雀其羽可以飾物又出犀牛水陸
兼處其皮堅厚刀不能入）北殊於三楚（屈原離騷曰吾令
國語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合諸侯於敵擊而三楚實
庫翠羽崑崙之奴（獻孔晁注六者南蠻之別名）北殊於三楚多

秀士（晉司馬相如傳名江淮間曰楚漢書高紀為南楚彭城為
西楚人鄭玄曰三楚西楚都彭城東楚都吳南楚都江陵）大治（莊子大宗師金
銀銅鐵大治也）貨在中金（漢食貨志金有三等黃
也北方金月陽銀也）憶銀臺之峻尚隔（一作
阻）仙宮（後漢張衡傳衡常慕老子恬淡
仙居）瞻天仰銀（晉天文志北極五星
曲如鉤鉤中有四星曰銀）河馳心獻祝因物達誠（禮記曲禮
下孟庫曰白金銀也）敢以元正式陳方賄（史記孔子世家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望闕
右臣伏以（一作
聞）握圖而御物必相見於離（易離也者明也萬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瞻天仰銀
河漢之流莫階雲路（介雅天如
銀漢）推小正以辨時（月令孟陬之月昏
北斗指寅之月）則盛德在夏（禮
記月令孟夏之月日在畢）故著為令節稽以舊章通修任土之

宜狀 仰續後天之壽 臣方乘傳置未至藩維
前件銀已及中塗實從前政拜章獻祝雖令尹以告新
納責展儀欲長府之仍舊謹以
進上 新書楊漢公字用父謝州人舉進士為虞部員外郎出為京西轉運使
郎中作虞卿下誤衍一州字按宋史使河陽三城懷孟等使 千冒
春屬慶億載儲休繫以藩條關覲丹墀之下 漢平當傳上書曰願乞骸骨歸老丹墀之下
舍香罹閣拜趨年墀 徵諸貨志且媿白金為中 見上又 千冒寀
嚴無任兢越

為安平公赴兗海在道進賀端午馬狀

右臣伏以浴蘭令節 人歲節以蘭湯沐浴謂之蘭湯會 採艾嘉辰 屈原離騷曰夕攬洲之宿莽日
祝於堯年 況約白於春獻新日堯年徵不極 萬方宜修於禹貢臣方夙駕之

部 詩星言夙駕 馳傳出閫 漢門閫相如陳四來之儀 欲獻琛而未識土儀願
祝壽而已悲日遠 五兵前件馬伏櫪斯久 謂武帝御府名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驥子 年壯心不已 著鞭亦多 先鞭中有 慶覺桑馴未嘗奔逸雖非龍孫
騏子 騏驥 魏一舉以絕塵 騏子其後又天下馬有成材名 願陪月馹雲螭
郭璞注山海經曰雲螭龍屬 慶千嘶於扈蹕 漢平帝即位莽為大司馬奉迎帝入宮
雲螭非我服 宿衛中常侍郎為馬官養馬數萬匹 寀天馳
右臣伏以黃鍾應候 仰候氣之法殿中候閉五律十二
月律中黃鍾 白琯舒和 天成樂舞以天德剛
柔西王母來獻白琯 千冒

為滎陽公進賀冬銀等 等一作
鍾乳白身 狀

大下之地征繫於 地之爐 漢地理志曰河內郡本秦所置治懷縣 對三品之金 晉書曰賈充女適韓壽
史記蘇秦傳秦惠公下詔曰寡人地小民少 廣陌相如陳四來之儀 庶陪白璧
白身等 一作 厨 漢書曰厨者言能使人物盡為己用 千冒陳進兗越無任
過成周 地圖 八千歲為春敢徵業娶 莊子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使記載者
備指呼冀困物以達誠籲先時而效祝七百年之下願
使當道將士及管內昭賀等州 新書方鎮表桂管開耀優置經略
使領桂梧賀連柳富昭業嚴邕融

古思唐襲十四州治桂州軍士共二千一百二十六人準去年五月五日制敘勳階使司本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具將士姓名及甲授年月日申省訖右臣當道將士等遠當戎寄式控選隊煙波近者朝廷奄靖北方惟荒東道（右傳舊在會稽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億當陰山之哭虜（漢匈奴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失我焉支使我婦女無顏色）效纖埃（纖都賢風吹纖埃）及天井之摧凶（天井關今在山西澤州東南）不橫寸草（漢文帝傳董無將軍之功）徒以皇帝陛下非煙結彩成諱東狩）濛露流光（詩零露濛濛）向明纓及於鳳樓布澤遠霑於鸞徼（周合同成國慶共禀朝榮伏以當管近無虞年亦經小水海

上有分屯之卒（新書南蠻傳安南北林人者若林西屋七結同首領李曲自私以十餘人不載之在安南也秦置防戍六千人後成人）邕南有未返之師（新書地理志邕州朗平郡屬仍舊貫土貢銀）困裹糧於戎士（左傳晉師三日糧盡）臣初叨廉問方切捐循階（禮記主人與客燕飲酒至主人非酌不舉）雖拾級升階（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無以爲資仰慮後期敢忘利懼伏而濡毫執簡（大戴禮南史氏執簡以往）見比者諸道有物力未足者聖恩洪貸（貸猶言赦也春秋左氏說一宜加寬刑以弘貸許且權未敘錄（當劉聰傳武有勳舊漏脫錄者加而帶兄敘錄）竊緣往例冒此上陳伏冀天慈曲垂矜許（晉書慕容皝傳慕天慈曲愍垂矜許）臣與將士等無任感激冒昧戰越之至

爲楊賛善奏請東都洒埽狀（新書地理志東都隋置武德四年廢貞觀六年號洛陽宮大寶元年曰東京上元二年曰東京神龍元年曰神都神龍元年復曰東都開元二年罷京留宗元年復爲東都）

右臣先臣贈太保某塋在河南縣界（地理志河南府河南縣）臣自終喪紀（左傳齊侯之弟有齊侯之子有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且言公子之愛己也對曰愛子納諸隱忍能無亂乎君其圖之弗聽及惡紀惡也）便參朝倫三年贊道於宮庭千里違離於墳墓竊惟令式合許葵除（舊制官滿三年有司往選使以時奏取進止）追遠興情敢希榮於陸曜（晉陸曜字世明動進爵爲公咸和中以王導勳加侍中領軍將軍）未歸鄉里列報恩未死寧自誓於義之（久封墓而自誓朝廷之義）伏乞聖慈特從（一作允）丹懇

爲閻巖使奏判官韓厲改名狀（新書百官志監察御史掌糾舉百官之事而奉其職以肅中外之政凡三司推事鞫獄大事則與中丞監決）

右前件官名與再從叔故鴈州參軍自厲向下一字同伏以韓自厲頃因宦遊致於幽朔羈孤未返（謝莊月賦羈孤遠客）親黨莫知近始言歸因之合族（禮記合族以食）雖爲子之道則慎更名於巳孤而諂父之目（禮記卒哭而諱）來固難俱諱於其側（禮記卒哭而諱）伏請改名聿錄奏聞伏聽敕旨（詔不諱）

李義山文集卷第三

啓上

賀相國汝南公啓

中初汝南男
食邑三百戶

運推常武

某啟日者慶屬中興（詩序宣王中興）仰窺金版（大公金匱武王請為金版）誕考瑤圖（見前）曾閱（初乙炳為丹青曾閱大注一作養史雲輝自昭宇宙）有當閱大注一作養史雲輝自昭宇宙）順祖之孝思丹青曾閱（初乙炳為丹青曾閱大注一作養史雲輝自昭宇宙）憲皇之功烈（一作武力）刀机彭韋（英衛霍公人十萬刀机為武帝詔曰）佐一作仗丁隆仗英賊

（孫權曰人生在世如白駒過隙）故人莫得知以漢皇（彭祖大鈞也家業）謀壽（一作）（彭祖年七百歲）氣故神無所豫（一作）（簡帝紀曰后土所以上育）十餘歲（帝紀長慶元年一月一日武）嬪宴未曾（百官武宗）百官武宗（一作）（帝紀會昌六年三月十六日冊尊號曰）（一作）（帝紀會昌六年三月十六日冊尊號曰）登三佩契（一作）以后稷岐嶷為小慧（詩生民岐嶷）以龍口食（一作）聖上初九潛泉（泉清）故人莫得知以漢皇（一作）雲物為下祥（左傳吳公子札聘魯觀樂）故神無所豫（一作）（簡帝紀曰后土所以上育）非常之人（一作）（帝紀長慶元年一月一日武）泊陟元后（書咸乂厥后）（女故陟厥后）洪惟長君（左傳晉叔公孫敖卒魯人以難故欲立長君）固必降彩（詩傳彼昊昭回于天）汎灑馳精（一作）（帝紀會昌六年三月十六日冊尊號曰）（一作）（帝紀會昌六年三月十六日冊尊號曰）正星辰之分野（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

有分星以觀妖祥考傳（作聚堂習候日日月之會）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初學記周天分野角亢氐房心豫州）尾箕幽州（秦牛婺女揚州斗牽牛越州尾箕幽州）（一作）秦牛婺女揚州斗牽牛越州）州昴畢雍州（昴鶉觜參益州畢井鬼雍州）（一作）（昴畢雍州觜參益州畢井鬼雍州）吳都鶉尾（一作）（張翼軫荊州）頭陳寺輝（一作）（張翼軫荊州）頭陳寺輝（一作）（張翼軫荊州）風后（漢紀陳元疏曰）師臣（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大鬼為）（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俊乂）命為太公（使記齊世家呂尚蓋海濱人或曰尚文王自西伯公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流離萬里（謂流離之子）扶風歌則劉琨抱（一作撫非）膝（謂撫膝擁權臧）白頭吟則鮑昭撫膺（鮑昭白頭吟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重至門闌（班固答賓戲曰及時君之門闌空）餘皮骨（杜甫詩云二年客走皮骨有人間行路難）方從初服（見為郡大鈞播物）無補大鈞（一作陶）穿履敝衣正同北郭（北當作東史記索隱曰東郭先生本齊處士也）槁項黃馘（一作餓）乃（一作仍）類曹商（莊子曰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反於）未知伏謁之期（漢張耳陳余傳良久乃為王伏謁）徒切太平之賀（晉食貨志曰平二登曰）太平下情無任抃舞踴躍之至謹啓

謝座主魏相公啓

（魏相公謂魏謨也謨大中二年四月罷扶風守中書門下事事見新）

義叟啓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敕旨授秘書省校書郎知（一作授）河南府參軍依前宗正表疏續奉今月五日敕改換（一作授）充職者小宗伯之取士（周禮春官小宗伯中大夫一人）早庭搜揚（相如薦法曹詩曰搜揚出賢俊）大中正之薦賢（梁天監九年尚書陳奏以為大郡置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梁州郡中正皆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以來貴高下）又蒙抽擢未淹旬日（並見前）再授班資任重本枝（詩本支百世）職齊載筆（禮記史載事）方殊王逸惟注（一有於字）楚辭（後漢文苑傳王逸字叔師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有異郝隆但攻（一有於字）蠻語（世說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此皆相公事均卵翼（左傳子西曰勝如卵子翼而長之）勢作風雲（一作騰風雲）特於汩沒之中（汩沒謂隱淪）俯借扶搖之便（見前）孔融效印未議於酬恩（孔愉字敬康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受侯愉少時常得一龜放於餘不受中路左顧者數過及後鑄印而龜左顧要鑄猶如此印帥以酬愉拯救佩為

潛啓伏奉榮示伏蒙猥賜奏署今月某日敕旨授官承命恐惶（一作惶）不知所措某文乖綺繡（晉機云賦漢思綺合青精生紀逞才五錄錢居郭其質子母相權（居猶貿也是貧者得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令不可持摩收給）學乏縑緗（後漢宦者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之作重縑以行大於是乎有丹鉛緗素之目）緗帛淺者繡羅紈幸緣永錦（書曰傅幾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厥德慎罰庶獄庶慎詳刑以覲四方）綴文遲序（漢文苑傳論曰賈誼枚乘之徒發軫以行之序不殿重）未奉明恩撫京洛之塵素衣穿穴（陳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訪江湖之路白髮徘徊（晉安秋胡歌序曰秋胡行者傷貞女秋胡行也）大夫榮白山陽（漢地理志河內郡有山陽縣）固以室盈東箭門咽南金（晉天紀初令天下以銅錢一當二人常以錢多輕公私不便）獻書北闕（漢高帝紀新城何告東陵侯反上東擊之）貢米東郊（書禹貢厥貢惟金三品）細看銅郭（漢書武帝時民間鑄錢多輕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錐云（一作漢）神有魯褒（晉魯褒傳錢神論曰大哉錢之為體）便恐癖如和嶠（語林和嶠雅重財而王戎好聚斂嶠每至戎所輒見指上有錢痕）通刺有期（世說桓玄初統荊州通刺詣殷仲堪）感戴之誠（大事記曰民感義之）不知所喻謹啓

為山南薛從事（傑）謝薛啟（晉謝安薛常侍）歎薛無絲筆（南史江淹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淹後為詩絕佳如句）初疑誤聽久乃知（韓詩外傳曰吾有掌在而鮮才（後漢仲長統傳統論高鼓）幸承舊族之華遂竊名場之價（晉史孫盛傳宋纖名價已重）頃者湮淪孤賤（淮南衡山王傳）絲隔音塵（雙聲隔阻）其後從事棹潼（和郡縣志潼水出閬州南充縣北流合流）經塗天漢（蕭何傳項羽立沛公為漢王何曰語曰天漢）初筵末席（鄭玄禮記鄉飲酒義曰於末席）披霧覩

天（隱晉書樂廣為尚書郎樂廣善於清談而衛玠神奇之曰此人人之水鏡見之者皆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徐朝中論文王略於酒惟過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徐朝中論文王略於酒惟過太公釣召而與之言今用披雲霧覩青天事多相類廣庶孝元詩還思惟樂廣能令雲霧豁豁見青天也）徐朝中論文王略於酒惟過太公釣召而與之言情被樂廣天是也不知此語已先見矣

自爾以來懷思莫極鄭玄幹中論晉人盡引此語以美樂廣耳

之腰腹若掛丹青（後漢書鄧禹身長八尺欽而容儀温偉）崔琰之須眉常

存夢寐（魏志崔琰字季珪大祖下教稱琰威容嚴重朝士憚焉）方

思捧持杖屨（禮記曾子曰曩者子從夫子而入於門夫子中門而立子從中門而入當戶而立夫子曰入門而趨為有聲乎對曰不敢夫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善者不來吾不信也）賓馭之舉班虎仍當後參（後漢班超字仲升為假司馬從軍實勒西域超以少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

蓮幕俯度桂科卯翼不自（左傳公孫段字子石為卯翼）他門（左傳）頂踵實非

已物（左傳）但羨灰粉（左傳）遠逐旌旃雖有命以

酬實無言可謝伏惟俯賜矜諒

福啓伏奉公牒伏蒙辟署觀察巡官某早辱梯媒獲沾

科第吳公之薦實謹未寒前叨（晉書吳隱之為尚書吏部郎時人號為清白署門下之榜隱之為吳公所賞拔其秀才）

南宮之儀僕僕日趨兢兢事上（南宮尚書省也漢制尚書郎入直臺中伏青瑣門下通籍）

上官之命於是乎在（左傳）竊駔之舉非曲謝乎大賢（左傳）侍坐於君子（禮記）

泰誓與泰之師（尚書）敢不自勉（左傳）

室是才子懸心之地（晉文王謂荀勗曰卿二子一生一熟何也勗對曰臣愛生者）詞人效命之秋（漢

終榮且泰伏以家室憂繁初解山川跋涉未任（左傳文公

郭隗之門（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先生視可以報讎者而寡人得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須至季秋方離上國（左傳定公

政廳山水之樂

大夫跋涉）撫鄣流下尚遥

從隗始）閉目夢遊已入孔融之座（後漢孔融為大中大夫每賓客滿坐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下情無任攀戀銘鏤之至

為東川崔從事（稱）謝辟并聘錢啟二首（舊書地理志劍南東

聞喜（漢武帝紀聞喜縣屬河東郡）選聘（周禮聘義）隣閭（周禮鄉遂）恨乏羽毛伏以白有搢紳（漢書搢紳先生之說）誰無交結（史記張敖使使奉書結歡）朋交不全素諾在古殊多父子同受深知當今罕（一作未）見豈期令德圖於所難男珪曾未成人（晉書伯夷大中五年登進士第）纔沾下第（可見下第非一次）擗仲謀之叔麥雖則有餘（不詳）能辨叔麥況安石之蘭竊將不可（晉謝安石攜妓東山）忽依大府（漢郡國皆有大府）便厠英僚（一作寮）接壤久依繩墨克降由東之信（左傳）不計將酬事大之心不知如何（晉陸機豪士賦序）此皆相公以某謬接藩維（唐元稹授浙東觀察使）適當東道（見元和郡縣圖志）獲事西鄰（漢張敞為京兆尹）西園之讌未預（魏文帝與吳質書）禮諸生於白社（晉書）童子於舞雩（見論語）禮諸生於白社（晉書）童子於舞雩（見論語）然則安得拔（一作收）

西訂吏供至洛陽道（晉書）南郡襄陽人也（晉書）山之南未嘗入城府（晉書）感激恩光（一作）丁寧教誡永言銘鏤尚昧端倪（下世工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伏候簡書來至敝邑則專請張覩評事奉啓狀申陳慕義無窮（詩）惶戰（一作栗）不能究陳謹啟

二

某啓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官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楊侍御（一作郎）書題微傳風旨（晉書）初如古諺（古諺曰）求於安撫（晉書）必也機（上音幾）某深慮冀時莫副虛佇然竊尋史傳所載吾父子之間雖石荀（晉石崇傳）異石崇（晉石崇傳文乃臨終分財之說非其生平以為言荀且比兒錐小復奇於錐）而山濤不知山簡（晉山簡傳簡為山濤所重）亦豈（一作豈）敢保其

屠陋遽遣退藏（易艮其輔言有序言有倫言有物言有恒言有節言有則文能和諧）但當授以一經（漢書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訓之大杖（帝王世紀舜能和諧大杖則逃小杖則受）庶將寡過以謝明恩染翰銜情（詩東山詩序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也）封牋寫抱（左傳范文子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小人多事拜台席以猶賒童子何知（左傳范文子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上賓階而在即瞻望閶闔（楚辭離騷）死生以之伏惟深賜鑒信謹啓

爲郴珪謝京兆公啓三首

某啓散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署攝成都府參軍充安撫巡官者師襄鼓缶（孔子學琴於師襄師曰子要子曰吾雖以擊磬爲樂而志不在焉又能工瑟（易不鼓缶而歌）理方荊山寶爲三王使王人相之（淮南子云卞和得玉荊山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以石也）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厲王使玉人相之以石也）

李義山文集卷四　二　十二

無驚物（賈誼弄鵩文以自廣乃作鵩鳥賦自傷也）或近歌人（晉書歌人歌謠）和氏搜珉（鍾子期死人破琴絕弦不復鼓孔子學琴於師襄十和得主）豹不堅（詩何人斯其心孔艱匪面伊詭匪舌伊厲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巧（史記諺天行雕龍奭）徒承庭訓（北史皇甫績傳績嘗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遂厠人曹比衛家之一兒（世說衛先馬子之右時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天縣鵬鷃（莊子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乘扶搖而上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小大之辨也）望鄴中之七子（文帝典論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汝南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憾於辭無所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序曰建安二十二年疫癘仍興徐幹陳琳阮瑀應瑒

務古人所以有以榮爲憂（晉卞壼傳壼曰風樹之悲未爲憂）受恩如敵（按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謂子西曰葉公好龍龍見而棄之今君好勇而不試恐勇士棄君也）斯言之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在後酬之敵猶讐也語出孟子）況其祿無奇（史記平原君傳公子食客三千上客皆躡珠履毛遂傳曰毛先生一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時輒奉辭書具聞晨省（禮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衣紳而朝問何食何飲）仰承嚴旨（漢書朱買臣傳買臣上書言事上說之拜爲中大夫）便定行期而又內奮弟兄外誘交友（傳曰君子有三友見善則進以輔其仁有過則規以防其失患難則死以救其命）俾生角如麟（漢許慎說文解字曰仁獸也麟麋身牛尾一角）類虎（說文解字曰虎山獸之君從虎從人虎足象人足）事誠實於顯榮（禮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勢莫知其報效（但須旬日方拜）盖麟（公羊傳曰）事戴恩揣己（揣度）投（作投）命依仁（論語曰仁者安仁）想像環姿（宋玉神女賦）延頸以望（荀子小人莫能持）千尋之建木（呂氏春秋下日中徙之而人之所建木之下日中而立）萬頃之澄波（後漢書言滄海若千頃陂）比重曠度（晉束皙補亡詩）不測心騰（度）周生如一謹啓

某啓伏蒙榮示令將前件馬及行官延接者某將仕大（漢書百官公卿表）藩苦無遠道得蒙恩禮曲賜優榮（優榮一作）扶以（文選曹植七啓）武夫濟之良馬經過燕館（謂碣石宮見史記）將耀於鳴騶（騶虞仁獸也）夢寐梁園（西京雜記）只思於飛控（控地與投也）只思於飛控地與投也（左傳）佩之至不任下情謹啓

獻河東公啓二首（會司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從事大中初入朝復以文學聞）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孟子）長則艱（一作春）成名（論語）首春（一作歸）去歲（一作成）觀（漢大中五年）名自春（一作觀）雖才非張載未利劒閣之（晉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人曰公輯與子俱入蜀一鏡）銘（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人曰公輯與子俱入蜀一鏡）也有志爲文無時（一作）就學（論語）雖雅賦（文選）而讀書五車（莊子）遠慚於惠子（惠子）路岐（一作）相公復以簡書召署筐篚加恩（禮少儀）而忘慕胡威敢問荊（晉胡威字伯虎）平遷心知（平陵）

答蘇武書已入之相知書相知心多逢皮相
以貌取人之上也昔
人以仲尼爲佞見論語淮陰以韓信爲怯
貌出跨下一事賢矣信以爲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乎是以良
背郎行氣良其背行拔其身氷心自處
冰心在玉壺維
舍蘭菊
蘭菊皆香草名喻君子仲蔚蒿廬
仲蔚蒿廬舍依仲蔚之意蓬戶甕牖
蓬戶甕牖以瓦甕爲牖言貧陋也撫高松則歎大
夫之虛位
撫松而歎大夫虛位言在位無人也不見其人
則怨王孫之不歸
王孫不歸見招隱士之意仲蔚萬逢見前
仲蔚萬逢皆高士也見芳艸
艸有芳香而人採之以喻賢者爲讒人所害稚
稚子則九代清德公何如人史記公何如人曰九世之內無犯
春則七葉素儒
素儒謂素業儒學也屬於高明伏惟尚
高明謂天也伏惟猶言俯念也書
書高明乃則有光孔傳高明謂天也伏惟尚書
以效物不
以效物言不能有所成就也叔
叔子謂羊祜也羊祜鎮襄陽與吳人
羅貫中傳
羅貫中傳見前秋霜共烈
秋霜烈日以喻嚴刑峻法春日同和
春日和風以喻寬仁恩澤土鼓迂疎恐致文侯之卧
禮記
禮記魏文侯與虞人期以田獵是日天雨旦而虞人不至文侯將出獵
左右曰天雨且旦而虞人不至君將焉之文侯曰吾既與虞人期以田獵雖天雨不可以不
往也乃往田之日中虞人不至文侯於是乃罷而虞人後至文侯欲誅之
不可終否
否卦名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之象也見芳艸
見芳艸而知其德聞風雅而悟其情仲蔚萬逢
見前
見前注見芳艸
見芳艸而知其德聞風雅而悟其情仲蔚萬逢
見前
見前注仲蔚萬逢皆高士也見芳艸
見芳艸而知其德聞風雅而悟其情仲蔚萬逢
見前
見前注仲蔚萬逢皆高士也撫高松則歎大
夫之虛位
撫松而歎大夫虛位言在位無人也不見其人
則怨王孫之不歸
王孫不歸見招隱士之意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召下材（漢儒林傳其不事諸侯）若干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一作慢）承命恐懼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蚤預（一作不）儒林鄴下詞人風裁推奬洛陽才子（晉陸機洛陽之才子）而時有命也道泰身否成名跼於一紀旅宦過於十年（漢關成二年丁巳商隱登進士第至大中二年己巳應徐州辟凡十三年）恩薄雕零路岐悽愴（晉潘岳悼亡詩悽愴傷我心）萬鍾衡之表空出人間（指徵解朝廷人有嘯傲自適之志）嘲揚子之書（揚雄解嘲）僅盈天下（指徵解朝廷人有嘯傲自適之志）去年遠從桂海（時桂州觀察使桂管）來返玉京（李商隱自桂管還京）無文通半頃之田（江淹自敘之云有田數頃）在上下中之都（上有九疑蒼梧下有洞庭青草）處囊引喻未施下客之能（見前）在握稱珍遂泰（晉張華鷓鴣賦遂泰而發）鳥趨空下木之階（漢書貢禹傳下木之階）之元亮數間之屋（陶潛歸去來辭）循揣斯久兢惶不任（見前）仰承嘉命（後漢皇甫規傳規自以動衆經年）上卿之列（禮記曲禮上天子之卿）循揣斯久兢惶不任（見前）況尚書學慙（見前）白家（住南平王家）術窮三略（李衛公兵法有上中下三略）力（東方朔自贊其史記之傳）扶揚馬之懸門（李陵傳論揚雄之主門）揚雄門給事人給扶之以出門前聯騎問之二疑前漢陳遵傳遵每大會賓客門車轂相擊）劍氣弓聲（往時宴會皆珍重后命劍氣弓聲）割韓彭之右地（漢高祖以淮陰侯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以彭越為梁王都定陶）賓盡宜在民宗（往時王公貴人各有所出）崔惟郝掃（後漢崔駰傳駰好賓客）免調天官獲昇白壤（晉摯虞上言）後來在上終與汲黯之嗟（漢汲黯傳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居右既乏相如之舉（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為孝文園令）里閭交慶行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見前）手足分榮（後漢馬援傳援子嚴敦厚有威重援甚愛之）未離弱冠之塵（晉潘岳秋興賦余弱冠入朝于兹十載）吟花幕（即幕）卧想金臺（戰國策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以招賢）未離弱冠之塵（晉潘岳秋興賦余弱冠入朝于兹十載）尚書道光士範（魏鄭公傳貞觀十一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愷悌之化既流（晉書羊祜傳祜為人樂易和平不飾邊幅）鎮靜之功方懋（晉書羊祜傳祜鎮襄陽卒後百姓為祜立廟）竊思上國投刺（一作謁）東都及門（後漢郭泰傳泰遊洛陽名士皆與之交）依仁佩德自知歸（論語子張曰仁則吾豈敢）白首（見前）之心（見前）

三

某啓紹若干右特蒙仁恩賜備行李謹依數捧領訖
命猥臨厚賚仍及捉襟見肘免類於前哲（下各子居衡裂
裹踵無取於昔人（淮南子楚將攻宋聞之有宋雍而往一日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裹裹裹之至踵見踵）感
佩私恩不知所喻謹
奉狀陳謝謹啓

爲白從事上陳許李尚書啓（李勉乃李納方）

某啓伏奉公牒辟署節度巡官兼伏奉榮示賜及正帛
等才異當仁事從非望（魏略太子與鍾繇書曰非望之福）拜受失度跪捧難勝
寶玦（初至鎮恩）某符彩無奇（見前文）局量有限（管晏傳相
知有局量）

徒以杜林外氏學富文華（後漢杜林傳林字伯山家既多書又分氏
張純女子喜文采林從陳受學時稱通儒）壯歲無名（禮記
曲禮云未冠者不名如字男女可通稱曰字）則勇於不敢伐謀持重（晉書
羊祜傳祜以吳國之本在荊州而樂鄉去江陵遠不可襲門臨大江
戰國之末）謝朗舉宗皆親儒業（晉書謝安傳安兄奕子朗字長
度有才理安甚愛之）志（大戴禮男人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
許嫁而笄之）壯歲無名（禮記曲禮云未冠者不名如字男女可通稱曰字）則遺構以自驚
（左傳公子翬諫隱公曰君人者將禍是務）非
奉成書而未遂（漢書公孫弘傳弘奉詔策）重以零子屬累（王莽傳莽下詔曰
予小子不敏請先論見人所舉薦以自代揚州之人如碭唯有此事可薦世
間弗敢聞焉信眞受放書曰）息類非
自以爲易地當之（左傳子產曰易地則皆然）淮南受賜（漢書淮南王安傳安
以諸侯王入朝）則令在必行今者趙北變風（後漢書光武大破赤眉
於崤底谷其降者悉爲其部敵也）則
戰國之本（戰國策蘇秦曰）賓驛初開（晉書賈充傳充時爲尚書令
與裴秀共定新律）則遺構以自驚（左傳子產曰）
邯鄲宿客（史記趙世家平原君厚待門下及邯鄲圍解論功行賞門下
或以爲勞）固合大選英髦以充僚屬豈期恩（一作惠）盧漢及
髣髴貴弟豈盈寓圭重復慈親喜問孀姊號鴈姓名遂
列於群英鷺翎遠（一作光）光於單緒感深肌骨戴重丘山未
伸投刺（一作刺）之誠（後漢郭伋傳伋守并州行至西河美稷
兒童各騎竹馬來迎伋謝之）已定廉頗之拒（漢書趙詩
之圖曰廉頗藺相如）伏以久將栖託（一作棲）兼議扶迫
（後漢書鄧禹傳禹上言）攻文而丹青讓巧（莊周山木篇論
服玩飾於天家）揚輝王國（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史沙旬時方遂行李漆園之蝶濫入莊周之

夢（莊子）昔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周也（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常爲蒙漆園吏）竹林之風永依中散之身（晉書嵇康拜中散大夫與山巨源絕交書曰性復多虱把搔無已）

恩顧伏撓精魂（事見上啟）謹奉啓陳謝謹啓

爲桂州盧副使（姓盧）從戢（異人乎籍貫姓魂）謝聘錢啓

戢啓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謹依數捧領訖多若鑒山

見爲李貽孫啓山或作井（風俗通魏郡屬縣因亂失入時）

儉三四歲毋繼祖轉家廬中鑒井得錢千餘萬遂巨富）積如別藏（漢書張安世以

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避不受祿詔許之）都內引藏張氏錢名錢百萬一數

（漢書傅喜傅太后從弟子帝即位徵喜傅太后弟子中山孝王舅二人爲侍中）兩（一作）丙是（一作）科擢第未全染於桂香

丙科四人補文學掌故（百官表）數射策甲乙中至九乃甲丙科通經緝有甲乙

丙丁四科自武帝以來唯有丙丁第而已）盛府從知邦自鑒於銅臭（後漢崔烈爲司徒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

得爲司徒問其子鈞鈞如曰論者嫌其銅臭）禮於是重富而可求既不憂貧惟思報

德（見論語）伏惟俯鑒微懇謹啓

謝河東公和詩啓

商隱啓某前因假（一作暇）日（雜騶載假日以嬉謝靈運念當假者五日一急）歲中以六十日爲限出次西

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西溪在東川義山佐鄭仲郢幕仲郢多仲郢所和乃長中西溪水亭詩頗

記華州鄭驛之西溪事者誤也）蓋以徘徊勝境（南史梁元帝於湘東築湘州城西南臨水爲九曲

大小勝境名山多所尋躡）顧慕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見屈原楚辭）借美人以喻君子（離騷以美人

人爲君子）思將玳瑁（漢書作瑇瑁如淳曰瑇瑁甲相覆）爲逸少裝書（晉書王羲之字逸少

善隸書爲古今之冠）願把珊瑚（本草珊瑚似王紅色作枝長二三尺有岐古今注云珊瑚生大秦作鐵網沉水然貫中而生絕網出之海師不取則

腐）與徐陵架筆（陳徐陵傳子孝穆世祖爲宣帝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斐然而作（魏文帝書

然有味作文意）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重（文儀作覽）果煩屬和（宋玉對楚人歌巴

大焉恐懼交縈 作非 投錯無地來日專冀謁謝伏惟鑒
察謹啓

獻侍郎鉅鹿公啓 即頌
扶地

某啓今月某日舍弟新及第進士義叟處伏見侍郎所
制春閨於榜後寄呈在朝同年兼簡新及第諸先輩五
言四韻詩一首 [illegible] 夫玄黃備采 一作綵 者繪
之用 [illegible] 五言備詞之 [illegible] 清越爲樂者玉之奇 禮記所謂之其聲也 固以感
合玄機 見前表 運書道俗累 [illegible] 曰事社公累 陟降於四始之際 [illegible]
風小雅大雅 優游於六藝 一作義 之中 [illegible] 七略故詩有六藝之一曰風二曰
頌見詩四始 賦三曰比曰興 [illegible] 實元光元年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詩乃得上坐
五曰雅六曰頌 竊計前時承榮內署

動沛中之舊宅 一作故鄉 高列僊商之位 [illegible] 仰惟厚德願沐餘
汾水之佳人 [illegible] 非首義於 [illegible] 駭
論思 [illegible] 表 實終篇於潤色 [illegible] 光傳樂錄 古今樂錄十三卷 道
煥詩家 [illegible] 況屬詞之主 禮記 言志爲最 [illegible] 自魯
毛兆軌 [illegible] 李揚聲 [illegible] 代有遺音 禮記 儒而三時
無絕響 [illegible] 錐古今異制和律呂同歸 後漢律歷志 [illegible] 千冒尊重伏用兢惶其詩五言四首謹對
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陋於偏巧 [illegible] 罕或兼材 [illegible]
如右 一作別

爲舉人獻韓郎中 [illegible] 啓

某啓某少承嚴訓早學古文非聖之言未嘗開慮況為
狀論都之賦頗亦留神以不投一作綵毫一作筆端未吞瑞鳥
中間敢奏上徒勤野馳名江左陸機莫及於才多
續九經之才頴書謂人之為文第一自五色雄辭之作人間物象
自書契以來賦體代興其文不絕所書古人無以遠過上下群士差池累年
其文至於所書古人無以遠過上下群士差池累年
事尾頃者輒露疎蕪不思狂簡捧爝火以干日御動
已光銷抱布鼓以詣當門忽然驚寢
路廣南史謝莊傳時搜才路狹登客門冀望大附書不謂郎中搜材
曲賜丹青旋屬炎暑從行神州
視膳史記騶衍適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位築碣石宮師事之
之歸齊同孟陽之觀蜀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弱冠與弟協俱有才藻
勤奉今此秋期更奉彌衡之
刺敢無慶蔑之言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之義也不敢聽從也
深可恃言切成煩
曲沼空勤於鳥藻魏文帝詔曰昔公孫述稱王於蜀好為鳥跡之書
仰瞻凡閣莫

伏待簡書謹啓

爲某先輩獻集賢相公啟

某啓某竊觀 一作觀 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求風后 陳王世紀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立於風后名牧者也依二古而求之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于畋閒卜始載渭溪使記曰呂尚以直鉤千尋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乃王佐之材 齊后推誠一二皆歸於仲父 張衡東京賦曰齊桓實賴夷吾而霸 則文星鎮見 晉天文志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 三接承恩 漢書曰三接 季前一言悟主 漢書平秋傳曰陛下不過能用何武唐林之計 散藻摛華 班固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 則武庫常開 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武庫也 漢皇發論十萬常媿於淮陰 孟伊縣 伊尹名摯 友朋蕭邵 蕭何曹參 百度既已貞矣 貞觀也 九流又復惟敷 書曰惟敷百揆 上則虛襟 虛懷下士 延招英雋 纏縣圖緯之前 皆王佐之材 窃窕天人之際 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崇基立極 易開物成務 開物成務 禹蓋乘軒 史記禹乘四載 白烏已見於浮雒 竹書紀年曰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白烏見 斷於神鼇 三尊本紀女媧氏五色石以補蒼天 七竅仍沾於混沌 莊子曰南海之帝儵北海之帝忽中央之帝渾沌 開物成功 易開物成務 禹蓋乘軒 史記禹乘四載 白烏已見於浮雒 竹書紀年曰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白烏見 斷於神鼇 三尊本紀女媧氏五色石以補蒼天 七竅仍沾於混沌 舜耻彈琴 見前 朱草仍聞於滯穗 論語曰有那神 共工棄九之輩 司馬曰共工氏伯靖之後 與七雄 作聯 共御 家韋曜曰雄者言其能御也 豪韋曾耳之徒 漢傳贊曰文公名重耳 是以今上以貽謀負扆 詩曰貽我彤弓 相公以餘慶持衡 禮記曰衡者平也 用十一德之資 後漢楊賜曰公卿職在平衡 巍乎煥

乎盛矣美矣若某者剖心窦竅（史記殷本紀紂剖比干觀其心對面多牆（書不學牆面）小比焦螟散衿巢穴（一作窟名已見前）微同觸氏寧務戰爭（九上尚書洛誥）徒以簪紱承家階庭受訓堂中得桂已有前叨幕下開蓮仍當後忝（並見前）所宜結囊無咎（易蒙卦爻辭）綵服為榮（班婕妤怨歌行）絕方朔之上書（漢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下方正言之士詔公卿舉賢良文學朔不通於治道之人不在詔舉中乃自贊薦其材辯以求進）罷桶衡之投刺（見前）直以措心賢路（莫記高傳東山使其外親上言使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誓志昌時既慕義無窮（並見前）思有道則見伏惟相公霧能蔚豹（見前）雷一作潛非可燒龍（郡氏閣帖錄王羲之書有雷為逸民乃化為龍）為百氏之指南（漢書敘傳幼而氏賢篇在物古今生莫不與棄藏于承恩封人以天府之野豈先作大霧軍士皆迷路常作指南車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作指南車蜀志作鍾宇文休傳）任安彥國已在於厦中（史記田叔傳燒先生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見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不好人或言益也任安坐小法抵罪田仁聞之夜見安曰仁幸得蒙將軍餘光將軍門下廄馬千匹廄吏以下各有舍今將軍舍人居門下廄吏不得其所願以廄舍讓之安許諾仁故以此時過之）揚子馬卿並歸於門下（漢書揚雄傳雄家素貧人多稱其清白嗜酒人或載酒肴從游學者亦時載酒至雄門下）司命添年（列仙傳大石仙以相府司命主人年壽）路隔瀛洲（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神巫去厲（莊子齊桓公見鬼而病管仲曰臣有友曰皇子告曰有委蛇者大如車轂自目而見之者霸桓公聞之而病愈）司命得玄晏三都之序（晉書皇甫謐傳謐自以其作不謝張載載自以其文不及謐乃為三都賦序以示謐謐為之序）便若人世存恩（史記田叔傳）空移氣序（文心雕龍時序）希陪上士之流（文心雕龍物色）終預羣仙之末（集仙錄群仙乘雲駕龍者乘鸞吹乘鸞駕鳳者）祈恩望德乃百斯生千冒威嚴下情無任惶懼感激之至謹啓

獻相國京兆公啓

某啓人稟五行之秀（禮記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備七情之動（禮記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

欲之者弗擧而能必有詠歎詩既嗣宗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故陰鏗陽舒安樂哀思一安樂哀思一作安人樂其政和而民同厥源數千遠則鄜邠曹齊南謂之詩豳風之名者不可以封畛域在焉故地名或不以封畛域在焉始作晉太康已前之詩鄜邠曹齊之地也鄜邠之詩豳風之後作也以揚領袖永陸之英緒領袖一作領袖之首年弱輔嗣李見前用極菁華用極一作用極之文會近則蘇李顏謝蘇李顏謝評詩序謝客見前煥爛而錦繡入歌川路刺時見志在懸令狐楚為河南尹時作嘗而任卜人費之變風各有取焉某愛自弱齡側聞古義我留連薄宦時為齊州掌書記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禮記天子大夫元士各薦其子弟之秀者伏惟相公既秉陸贄作大政復振斯文論風雨則秋柞一作芳華語霜霰則春條零落石崇金谷詩序風力石崇金谷詩序南遊鄄濮徒和陽春見謝朓東亭公路游於發軔於風力石崇金谷詩序宮商資正始之音詩大序正始之道由是興焉解鞍於伊谷唐敕之碑事見周禮春官大司樂寒暑協中和之序漢地理志大下昔之平中和之序後王教成之序也是故贊其纓拾禮記野外不納纓拾俟彼斧斤神氣雖怯於大巫大巫易筮見周禮春官名字願聞於下客列士傳朱亥侯生皆魏公子客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題之設

感念離羣東至泰山空吟梁父見琅邪人南遊鄄濮徒和陽春見謝朓東亭公路游於發軔於風力石崇金谷詩序宮商資正始之音詩大序正始之道由是興焉解鞍於伊谷唐敕之碑事見周禮春官大司樂寒暑協中和之序漢地理志大下昔之平中和之序後王教成之序也是故贊其纓拾禮記野外不納纓拾俟彼斧斤神氣雖怯於大巫大巫易筮見周禮春官名字願聞於下客列士傳朱亥侯生皆魏公子客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題之設問希鮑昭之一言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昭已與孟陽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前人有此語未詳出處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故陰鏗陽舒梁元帝賦天人在陽時則舒此事乎天者其淫不一安樂哀思一作安人樂其政和而民同厥源數千遠重延望恩輝進退之間若據泉谷詩序也伏惟俯賜容納謹啓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某啓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容南史顏延之傳延之與謝靈運俱為公卿著已安之行斯實格言老大悲傷古樂府詩評序謝客為元嘉文雄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禮記天子大夫元士各薦其子弟之秀者伏惟相公既秉陸贄作大政復振斯文論風雨則秋柞一作芳華語霜霰則春條零落石崇金谷詩序南遊鄄濮徒和陽春見謝朓東亭公路游於發軔於風力石崇金谷詩序宮商資正始之音詩大序正始之道由是興焉解鞍於伊谷唐敕之碑事見周禮春官大司樂寒暑協中和之序漢地理志大下昔之平中和之序後王教成之序也是故贊其纓拾禮記野外不納纓拾俟彼斧斤神氣雖怯於大巫大巫易筮見周禮春官名字願聞於下客列士傳朱亥侯生皆魏公子客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題之設問希鮑昭之一言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昭已與孟陽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前人有此語未詳出處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故陰鏗陽舒梁元帝賦天人在陽時則舒此事乎天者其淫不一安樂哀思一作安人樂其政和而民同厥源數千遠重延望恩輝進退之間若據泉谷詩序也伏惟俯賜容納謹啓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某啓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容南史顏延之傳延之與謝靈運俱為公卿著已安之行斯實格言老大悲傷古樂府詩評序謝客為元嘉文雄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禮記天子大夫元士各薦其子弟之秀者伏惟相公既秉陸贄作大政復振斯文論風雨則秋柞一作芳華語霜霰則春條零落石崇金谷詩序南遊鄄濮徒和陽春見謝朓東亭公路游於發軔於風力石崇金谷詩序宮商資正始之音詩大序正始之道由是興焉解鞍於伊谷唐敕之碑事見周禮春官大司樂寒暑協中和之序漢地理志大下昔之平中和之序後王教成之序也是故贊其纓拾禮記野外不納纓拾俟彼斧斤神氣雖怯於大巫大巫易筮見周禮春官名字願聞於下客列士傳朱亥侯生皆魏公子客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題之設

問希鮑昭之一言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嘗問鮑昭已與孟陽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何遜著名繫沈約之三讀前人有此語未詳出處可以陶性靈發幽思故陰鏗陽舒梁元帝賦天人在陽時則舒此事乎天者其淫不一安樂哀思一作安人樂其政和而民同厥源數千遠重延望恩輝進退之間若據泉谷詩序也伏惟俯賜容納謹啓

為張周封上楊相公啓

某啓某聞不祥之金大冶所惡容南史顏延之傳延之與謝靈運俱為公卿著已安之行斯實格言老大悲傷古樂府詩評序謝客為元嘉文雄自得之場實竊德音之選禮記天子大夫元士各薦其子弟之秀者伏惟相公既秉陸贄作大政復振斯文論風雨則秋柞一作芳華語霜霰則春條零落石崇金谷詩序南遊鄄濮徒和陽春見謝朓東亭公路游於發軔於風力石崇金谷詩序宮商資正始之音詩大序正始之道由是興焉解鞍於伊谷唐敕之碑事見周禮春官大司樂寒暑協中和之序漢地理志大下昔之平中和之序後王教成之序也是故贊其纓拾禮記野外不納纓拾俟彼斧斤神氣雖怯於大巫大巫易筮見周禮春官名字願聞於下客列士傳朱亥侯生皆魏公子客舊詩一百首謹封如別題之設

木山 英華作 月卅 中桂樹遠媿於幽人 自南招隱士村樹 日暮柴車
莫追於傲吏 後漢逸民傳序伯休相堯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未至 體詩日暮市朝空車路閒光 孔融與曹公書薦禰衡曰衡才實不如融 日月薄蝕四時等其信 亦一諾之恩斯及 漢書疑人論曰得黃金不如得季布諾 況自
歌曲下建紀時大傳 此處不見 霜雪星姿 松融楊柳頌 弔影颺音 曹植弔夏侯淵表 煙霞絶想 仰煙霞以棲志 徒以相
公遠敦世故容在恩門存趙氏之孤 史記屠岸賈誅趙氏朔之婦有遺腹男程嬰公孫杵臼謀取他人嬰兒負之匿山中嬰出謂諸趙氏皆在 受梁王之禮 漢文三王傳梁孝
王朝入見 筭將濫吹 韓子濫吹者 宿常連接 魏人帝與群臣宴會人得賜帛甘露中重興小苑東門外 玄唯
隨風馬隊成飾 左傳隨風馳而從之 石有參瑰 楚辭十重嶷嶷 玄唯
一聽之處士乃進 曾是逢迎 皇甫謐高士傳光武徵嚴光不至 蜀郡登文翁之堂 漢書文翁傳 吹噓無力 仰噓拊掌 撫
之高選 通典天授初銓 光彼宦情 吾以細官 上國醉曹參之酒 漢書曹參 以曲室之任
用猶輕憲署之發揮方盛 北史 仍期官牒 漢書 侯臨
不越歲時今則節邁白藏 禮月令 玄律 律曆志氣升 燕雖戀主 見前 馬亦嘶風 郭伋還
州尚不欺於童子 後漢郭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及伋還復於此迎拜 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寒風雨而起文侯以虞人之故而失信 君何日書爰及與焉期一日級

軸予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寒風雨而起文侯以虞人之故而失信 君何日書爰及與焉期一日級
曾植士書曰古者聖君與 日月薄蝕四時等其信 亦一諾之恩斯及 漢書疑人論曰得黃金不如得季布諾 況自
歌曲下建紀時大傳 此處不見 霜雪星姿 松融楊柳頌 弔影颺音 曹植弔夏侯淵表 煙霞絶想 仰煙霞以棲志 徒以相
公遠敦世故容在恩門存趙氏之孤 史記屠岸賈誅趙氏朔之婦有遺腹男程嬰公孫杵臼謀取他人嬰兒負之匿山中嬰出謂諸趙氏皆在 受梁王之禮 漢文三王傳梁孝
王朝入見 筭將濫吹 韓子濫吹者 宿常連接 魏人帝與群臣宴會人得賜帛甘露中重興小苑東門外 玄唯
隨風馬隊成飾 左傳隨風馳而從之 石有參瑰 楚辭十重嶷嶷 玄唯
一聽之處士乃進 曾是逢迎 皇甫謐高士傳光武徵嚴光不至 蜀郡登文翁之堂 漢書文翁傳 吹噓無力 仰噓拊掌 撫
之高選 通典天授初銓 光彼宦情 吾以細官 上國醉曹參之酒 漢書曹參 以曲室之任
用猶輕憲署之發揮方盛 北史 仍期官牒 漢書 侯臨
不越歲時今則節邁白藏 禮月令 玄律 律曆志氣升 燕雖戀主 見前 馬亦嘶風 郭伋還
州尚不欺於童子 後漢郭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及伋還復於此迎拜 文侯校獵寧爽約於虞人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寒風雨而起文侯以虞人之故而失信 君何日書爰及與焉期一日級

元和已後公侯家門卿士子孫與之同時歷然可數莫
不翔踰鳥道 南中志朱提人山險鳥道 自興古真道 冰出龍津 見前 或並命南
賓或送居青瑣 漢官儀青瑣門 金朱照耀 漢書疑人論曰得黃 軒蓋追
隨見前 某雖泰伊人 伊人 謂 亦惟 華胄 南史何昌寓謂坐客曰諸君華胄 比
王謝之子弟 世說王謝子弟 馮翊名 誠有重轉在秘呂之交朋 漢文三王傳梁孝 而獨分光鄰女 戴淵甘
既為前軍而獨分光鄰女 宿常連接 魏人帝與群臣宴會人得賜帛甘露中重興小苑東門外 貸潤監河
以繼燭故當先至稱宅仲席何妻於前 重言 野鶴天麟 晉書陸機與弟雲書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 始入名戚
面為己致來 漢書地節有神爵五鳳之號

畏達空函 劉大櫆候傳陳碧城人尺牘主臨城集以為林昌彝
為大作昌彝由是 寫丹誠而慙非健筆 曾植東野臣丹情之至願仕助於水
已審大案蝴蝶云復丹欵之未足北史宋敞傳宋書顧凱之傳
有丹誠若白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孔融薦禰衡表
又健筆凌鸝鵠又李密陳情表健筆也
緻橘李參詩雄詞健筆皆著飛仰望恩顧下情無任攀戀感激惶
懼之至

李義山文集卷第四

李義山文集卷第五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童仲註

啓下

爲李貽孫上李相公啓

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制下日上表自淮南復相今處於鎮江
云九載於茲六符斯叶後也
啓在會昌元年平澤路上

月日從姪某官某謹齎沐裁誠著於啓事跪授僕者上
獻於司徒相國叔父閤下某伏遠牆藩 後漢甘泉嘗竈俊乃於牆藩 叩踰
年篇 詩書言學之年篇 抱 英華作 徽音於故器 周禮典同掌六律六
春之音動物振羅而動也

和之和以鋪天地之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故新書稽樂云
竊餘潤於輿雲 白雲如蓋輿雲也 雖 賞逐時遷 晉起中傳沈曰事
隨時勢無常定 亦情由類至中阿 阿東公路 弭節 弭按也 徘徊節不路 沈吟易失之時 魏
帝詩曰爲君故沈吟至今 末路增懷 自暗御也 悵望難邀之會石崇著引徒
通歌韓信曰時若難再來今失 願思歸 石氏田歸引予自歸引予自歸
子伊尹曰子天民之先覺者也 啟浩裁書其如慕義 孟子曰南北命世之才不能辭也
公孫丑問士 敘漢代之名門韋平掩耀 韋平當傳韋玄成平當子
以明經位至丞相 歲 一作 時 鄰三紀 書畝歷年二紀 克佐五君 左傳

建閒之會之德宗趙武歸以語康王康王以為諸侯主〇
箋德裕自元和中舉薛諸府從事至會昌四年平澤路歸朝五朝凡
二十餘歲故曰將鄉二紀也佐五君動著嘉猷（書君陳）猷則入告獻可于內行留故事（後漢紀）
右劉歷世明習故事陶冶於無形之外優游於不宰之中（老子）為而不恃
史記秦始皇本紀周廬設卒其號（集解）西京雜記（漢文帝紀）高帝中子立為代王謀呂氏誅諸呂氏迎帝
代邸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盧（史記秦始皇本紀）周廬設卒其號（集解）西京雜記（漢文帝紀）高帝中子立為代王謀呂氏誅諸呂氏迎帝
內傳顏約曰士傳宮內外為廬舍衛目猶今仗舍矣）常侍禁中（漢百官公卿表）秦官掌侍從左右
名臣（漢文帝紀）年十五嗣位琅琊王大與元年春二月癸卯詔曰朕以眇躬獲奉
宗廟（漢文帝紀）高帝中子立為代王謀呂氏誅諸呂氏迎帝即皇帝位明發不
寐（詩小雅）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詩小雅）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詩小雅）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兵四千助討賊孔帥廣亟往統焉九月入東京乃封帥謝焉統萬戶
十萬收四京一月入東京乃封帥謝焉統萬戶 此廟戰之
功一也 孫子天未戰而廟勝往戰之多者也○案李德裕論統軍相臨沒斯
其兵食而振武保大拥把頭峰突入劉州扇大勝非計無非若上黨之事
臣計事德裕曰今烏介可特者公主如也如公主何德裕曰今烏介可特者公主如
德裕策制之出奇形勢授受令大行 惟彼參伐 伐代北參伐白星曰參
石雄騎兵千於後胡山取之也公主得雄大喜分野左傳大
唐人是以故參伐當之 實與皇家 譯見北史 天漢美名方
之尚陋 見前 春陵王氣比此非多 後漢光武紀望氣者以作阿森
王莽使至南陽通視春陵郭 而物衆藏姦地寬長尊敢起在行之衆 左傳以
喻曰氣往盛歡 寡君之 因與逐帥之謀遂使起義
在行 後漢今長沙零陵桂陽賊在行 堂邊 義山書高雅紀高右雅請高相
副帥 林一後右前軍身在行 風駕晉陽宮下 後漢紀一觀制起義堂
邊 鍾地名 逆豎宵奔翻 黃作月 北勢將
南北 夫遷于

冀於連雞 戰國策秦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
固東有肴函之塞 勇關尚同於困獸 後漢公孫述傳述謂延岑曰
諸將皆勇關尚同於困獸 徒與異木 漢書項籍傳古曰編以不仕 此廟戰之功二
也 已集於都街 後漢方都街 台臣 後漢袁紹傳郭圖辛評謂紹曰
公雖兼四州之地實不過一都會耳 當不踰時 踰越也時武仍反 是
略據其父封表熙因聚葉之資 後漢袁紹傳郭圖辛評謂紹曰公雖兼四州之地實不過一都會耳 徒恃三軍之力千我王
師道 宋國區區 此廟戰之功三也 後漢袁紹傳郭圖辛評謂紹曰公雖兼四州之地實不過一都會耳
即紹之中子也為公孫瓚所敗 諸將皆曰人將自棄 左傳鄧侯曰人將棄
之 鬼得而 一作 寇行靜萬方率同將盪海

騰區夷山拓宇 後漢馬援傳援好太山而樂浪朝鮮傳武帝元封三年秋遂定朝鮮以其地為樂浪玄菟真番三郡注師古曰區謂分別之也拓開也 金之禮 封禪書太史公曰余觀太古天子封泰山而禪梁父七十二王之中拓守 高祖紀二年秦王子嬰降漢王遂入咸陽封皇帝璽符節 雄專瘞玉之辭 漢武帝元封二年春修封泰山禪祠高祖之郊祀歌中拓守 嫘陽傳形 黃帝太宇真觀十七年黃帝巡河至於中嫘陽之東南黃帝遂與大鴻合符鼎湖乘龍上騰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群臣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革車就國 漢高祖功臣表高祖初約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高祖二年春正月韓王信反三月上自將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使人候匈奴信伏兵擊破上軍上復用劉敬計乃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冒頓乃解圍去上乃引兵至平城聞匈奴精兵皆匿其羸弱上令步騎三十餘萬人先馳平城白登七日乃得解圍而去漢亦罷兵歸 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 漢高祖紀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誅滅秦項海內大定乃者諸侯王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以為高祖起於微細誅暴秦平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宜王天下建萬世之業子孫奉之傳之無窮朕甚嘉之其與列侯宗室大臣定議以聞 文星留伏於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太微宮西南第一星為上將第二星為次將第三星為貴相第四星為司命第五星為司中第六星為司祿 高作賦可為大夫 文星留伏於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太微宮西南第一星為上將第二星為次將第三星為貴相第四星為司命第五星為司中第六星為司祿 之高明 言德位俱高明也 況又奉以嘉聲 嘉聲謂令聞之聲也 盡人臣之極分煥今古 漢高祖紀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誅滅秦項海內大定乃者諸侯王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以為高祖起於微細誅暴秦平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宜王天下建萬世之業子孫奉之傳之無窮朕甚嘉之其與列侯宗室大臣定議以聞 之俗 禮記曲禮下入國而問俗入境而問禁 比周息慮 漢高祖紀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誅滅秦項海內大定乃者諸侯王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以為高祖起於微細誅暴秦平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宜王天下建萬世之業子孫奉之傳之無窮朕甚嘉之其與列侯宗室大臣定議以聞 孤介歸 漢高祖紀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誅滅秦項海內大定乃者諸侯王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以為高祖起於微細誅暴秦平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宜王天下建萬世之業子孫奉之傳之無窮朕甚嘉之其與列侯宗室大臣定議以聞 仁 以上事迹 紹續勳家 後漢班超傳超為人有大志不修細節 扶持舊族 周容私謝 周容事迹未詳 賜粲遠戚醉飽之徒 舍人令史二日之糧 早應清鑒 漢高祖紀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誅滅秦項海內大定乃者諸侯王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以為高祖起於微細誅暴秦平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宜王天下建萬世之業子孫奉之傳之無窮朕甚嘉之其與列侯宗室大臣定議以聞 晏子朝 衣橫驅車肥 晏子事迹未詳 將抽實吐誠推心敘款 款誠也 猶未寫詞已失煩 煩 某爰效何階 爰於也 階 台輔初遷書人親嶠 詠以日在長安初第中疑脫 實標孤操 孤操寒郊映雪 聚宋齊 若某者徒預宗盟 左傳周之 而行藏遷貿岐路差池 今 自弱齡 史記作自少 或無慚於力學 史記作自少 庾 持奇字 陳東揚雄 信未皆通 敬禮小文 漢書藝文志小學十家凡四百八十四篇 頗常留意太和中敢揚微抱竊獻短章 漢延之 之評 人物每月評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長積竹林之戀 竹林知定 文林雖日 提 史記作 抱於絕藝 漢郡祀孔子於魯 書圖 書圖上古聖賢 思託文林 公羊閔 之場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王揚韋地 班固傳贊雄作 思託文林 公羊閔 之場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鞠旅於無前之敵 漢郡祀孔子於魯 故矯枉則黃治之賦興 英華作黃竹非 江鮑興尸 江淹 多文攀莫遂 並見前 武陵被病 范以事將願 洛表求 洛表 中洛陽

師未及上言先蒙受代眉興而至（晉書本傳載史風動韓弱有名閭乘平肩輿徑入）杜門以居（漢王畯傳謝病免杜門不與朝請）蓬荜荒涼（庾信哀江南賦蓬門不啓）風霜迅扇（庾信賦聊以蔽風霜）今已稍塗羹疢（左傳識疾不如早已）獲託休假殷鈞體羸尚能為郡（前史載甘陵傳劉寬為臨人內史體素羸劣閨閤理和百姓化其德勤益皆如此）馬卿疾罷猶可言文（漢書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人有上書言相如已死問其妻對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未死可為一奏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由奏焉）退無井臼之資（東觀漢記馬援通厩於季孟之間廣於宅舍出境）進乏交朋之助是以徘徊軒幄託附緘封冀陳蔡之及門（晉書本傳載謝鯤宋公王人當子陽叔人會子陽叔）敢渝孤直仰累清光東浪鷁年（並見表）西飓結歊（流文飆扶搖風也字作颻）矢（史記作誓）心佩賜畢命銜輝（晉范

汪傳謝玄拔表朝廷異論皆以為）道阻且躋書不盡意（金縢假陰望同相賀之）禽（左傳大夫禽慶成公卒）珠崖廻光庶及不枯之草（大戴禮在山而木不凋珠生閒而岸不枯）明懇肝膽（多美詞故漢劉勳曰陳肝膽）千冒尊嚴伏用兢灼謹啟

為舍人繩郡公上李相公啓（箋舍人名繩會昌中制）

州獻從叔舍人裹詩

某聞量力省躬典刑之深旨度材任事聖哲之良規某（一作）雖甚愚頗嚮斯義屬者謬圖（一作）仕進因籍時來伏值相公顧以外藩風通標契（一作）慨羊曇之未立早託謝家（晉書羊曇為謝安甥安愛之）今幸四海無塵六（英華作九是）州鄉向化靈臺偃伯（後漢馬融傳廣成頌曰命師於

堯有獨室之問老子聽於人之真帝中御而談尊過者禹配各得其直（管子曰堯之治天下也上明而下達志人之所惡刑罰將生焉）之初（後漢書帝紀贊曰左右藝文討論墳典稽合六經大義粲然）是脩明禮律之爲地右臨梁苑（謂宋也）左倚成皐（漢成皐縣應劭曰在鄭州西一百十里）比之列（晉儒林傳論曰漢祖勃興粗脩禮律）舉拔俊賢之始而鄭（漢朱買臣傳直）藩實爲劇郡（漢朱買臣傳會稽守劇郡）山東望族（貝李虔上文）幾同屈景之強（離騷序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昭景及諸公子）洛邑頑民（漢書命曰漢高帝都長安徙齊諸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比之列（在鄭州西一百十里）江關別郡（作部）雖居鄰佐亦委（左傳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則（作）常雜崔浦之聚（左傳鄭國多盜取人之雜處崔浦）永言出牧豈易其人而又（漢朱買臣傳會稽守劇郡）孔道所因（漢朱買臣傳會稽守劇郡）使車旁午（漢朱買臣傳會稽守劇郡）送迎（作）或闕則怨讟流詞（作）館餼稍乖（作）則職司貽辱（作）則）託之全器猶或難居矧在朽材（漢王子侯表）豈宜久處（漢朱買臣傳會稽守劇郡）

爲絳郡公上李相公啟

某少悲羈紲（見前表）不承師友之親（一無）規晚學文章靡致（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

某伏思自隨宦（一作官）牒（見五張）遠泰恩榮位至圭符（王肅注孔子家語曰圭符文）生寡妙（並見表）舊志無（不以數舉形言）慙塵清聽（後漢書申屠蟠傳讓子配已見前聽）每朝昏改候霧露消威（漢崔駰達旨曰臣觀其言高論玄妙）則或至問俗有違（見前）在公多厭（詩氓夜在公）坐爲戶祿（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而又貪明盛之（王肅注孔子家語曰吾聞素餐欲知其人常明其所以）有時（魏志王粲傳論曰常明盛衰之勢以陰陽）有嫁之累（後漢書列女傳曰梁高行者魯之寡婦也）終城甚苦鄰馹非完（前漢陳湯傳論曰郵驛之置文永樂中）直乞退休是以輒疏精誠上干陶治伏惟相公雲龍協應（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舟檝成功（書若）

以隋其後將迎實敏（周文帝表南公表）旁奉廟謀上遵詔旨動繁調發居勞撫安（北史蠕蠕傳武帝紀）抱疾以臨爲日斯久伏幸姦兇克又濡澤橫流（司馬相如封禪文古今注）是大朝陟降（一作陛陟）之初長治埏埴之始（禮記樂記良冶之子必學爲箕此郡路通四境名冠六雄（徐陵與楊僕射書）軒蓋以來（雲詩軒蓋所以庇人）原野憂（吳地記虎丘山在吳縣西北海中大石山也）雖清時無杼軸之虞（詩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而常日有逋懸之賦（後漢書光武紀詔曰郡國被災困乏今年逋稅勿收）必在假之賢守屬以強材然後謠詠克興公私不廢豈可使其素兼痼恙本乏良能（後漢侯霸傳霸病篤上疏曰臣本一時之良能也）久於邦以主東道（禮記祭義）饋飧將藥顧（陽公狀）並進（魏志方技華佗傳佗還家妻上藥一丸曰可用不過三丸病當除佗還見妻臥語曰三丸已盡病應除即索刀自剖斷病者腸以藥傅之縫合復飲他藥一升病者寤不知痛即愈）假牒與公案相隨（南史王琳傳來可以文事責也）含意不言（見代北陽公表）貪榮是罪（晉劉琨與盧諶書）久於邦以主東道（禮記祭義）饋飧將藥顧（陽公狀）並進（魏志方技華佗傳佗還家妻上藥一丸曰可用不過三丸病當除佗還見妻臥語曰三丸已盡病應除即索刀自剖斷病者腸以藥傅之縫合復飲他藥一升病者寤不知痛即愈）假牒與公案相隨（南史王琳傳來可以文事責也）含意不言（見代北陽公表）貪榮是罪（晉劉琨與盧諶書）

戀於本朝實俯光於單緒況又此州管叔舊國（括地志鄭州管城縣在城外城即管叔所封也）帝鴻遺墟（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賄天下惡之謂之渾敦）才子史記軒轅黃帝一曰帝鴻氏）魔出守昔人所榮（見爲濮陽公表）雖積材任官歸於至當存誠愛物（文作）決在無頗（老子大道甚夷人甚好徑而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假道攸繫（左傳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載惟其人（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任賢勿貳（書咸有一德）聚散以時（易比卦）亦藉緝綏（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黷特降優容（漢書賈誼傳上疏曰陛下幸加惠於天下使人人自安臣竊爲陛下惜之）聞擬議則朽質有報恩之所（漢書尹翁歸傳翁歸治郡以和爲本）贏軀收瞳位之譏宿疢或痊理劇未晚（晉書潘岳傳岳上疏曰臣年三十有二而白髮生）伏惟試賜裁度鄉風披艱（晉郭璞江賦長瀾浩其無涯）服義陳詞（離騷）就重而陳辭）仰台耀以瞻輝望洪鈞而佇惠（干寶四子講德論馮鈞之世何物不樂）千冒黷德（當作聽葉作雄非）伏積兢惕謹啟

爲絳郡公上史館李相公啟

某啓伏以秉大鈞者以物得其所爲先執大化者以材適於任爲急將以致理在明命官使輕重合宜大小有裕然後人稱其職職無廢人比相公之所明知也某材術素寡聲光莫聞（郊祀歌有聲）偶叨承平（書寧政論承平日久漸敝而不悟）一授專城（古樂府前謠詠登華顯涓分符行使絕籍金閨（並見表）一授專城（古樂府前再易灰琯（王莽之時吏人有奏以銅灰實律管中候氣至灰飛出）且解巾臨郡前賢攸重（後漢書循吏傳以疾去官）

戀於本朝實俯光於單緒況又此州管叔舊國（括地志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城中今王世紹云城是叔鮮所封也）帝鴻遺墟（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賄天下惡之謂之渾敦）才子史記軒轅黃帝一曰帝鴻氏）魔出守昔人所榮（見爲濮陽公表）雖積材任官歸於至當存誠愛物（文作）決在無頗（老子大道甚夷人甚好徑而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假道攸繫（左傳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載惟其人（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任賢勿貳（書咸有一德）聚散以時（易比卦）亦藉緝綏（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黷特降優容（漢書賈誼傳上疏曰陛下幸加惠於天下使人人自安臣竊爲陛下惜之）聞擬議則朽質有報恩之所（漢書尹翁歸傳翁歸治郡以和爲本）贏軀收瞳位之譏宿疢或痊理劇未晚（晉書潘岳傳岳上疏曰臣年三十有二而白髮生）伏惟試賜裁度鄉風披艱（晉郭璞江賦長瀾浩其無涯）服義陳詞（離騷）就重而陳辭）仰台耀以瞻輝望洪鈞而佇惠（干寶四子講德論馮鈞之世何物不樂）千冒黷德（當作聽葉作雄非）伏積兢惕謹啟

爲絳郡公上史館李相公啟

某啓伏以秉大鈞者以物得其所爲先執大化者以材適於任爲急將以致理在明命官使輕重合宜大小有裕然後人稱其職職無廢人比相公之所明知也某材術素寡聲光莫聞（郊祀歌有聲）偶叨承平（書寧政論承平日久漸敝而不悟）一授專城（古樂府前謠詠登華顯涓分符行使絕籍金閨（並見表）一授專城（古樂府前再易灰琯（王莽之時吏人有奏以銅灰實律管中候氣至灰飛出）且解巾臨郡前賢攸重（後漢書循吏傳以疾去官）

弊補衣弼拎故弘不報清以是得事潘溷動淹於景刻（謂如厠未能速出正守溷亂也皆著紙筆）徇已則坐嗜物務（皆裝顏博王衍之徇也又厠也左思作賦門庭曲徇）欲（一作頗）俱濟於公私實加憂於寤寐（易具於人引（一作）而史記自序論司馬遷傳論已力稱萬乘外虞不自）茲仍歲時併集飛芻輓粟星火為期（李陳仲來州門急如星火）以此疲心彌深舊恙今寢瀛大定（詩抽思心鬱鬱之憂思兮）而可得而言）適有外虞（指王倫集庠）雖萬乘外虞不自）降卒征人旬（後漢謝躬數重下詔書曰今尚久屯轉場方役艱苦）一呼而至（雷霆羅場雷）萬里無遺將調斯人以求良牧（高帝詔御史曰伏仗良牧以化）得才為（軍謀疲篇）美今也其時儻蒙允贊聰明（謝靈運）曲垂奏記（倚韓都湯梗）以不剛（劉楨）慚負堅（作和之誠）稍賜優容則亦不敢便（掛罣纓（後漢書吳良傳論曰良等皆以名節自慎）即鉛刀材鈍食敝馬）

門歸將家屬寄於婁東（後漢書宋均為朝歌長故舊皆寄於東）遽離（一作）遠離）陶（一作）逾）冶江湖偏郡符（一作）符）須人（見前）無根節之難（後漢書宋均為朝歌長故舊皆寄於東）曰不揚蛾眉安知節介）少舟車之會俾之養理使得便安（漢時宦傳論曰）庶鹿鹿致人謠以酬廟算則某所謂材有稱職時無廢人凡在宦途皆仰時化伏惟試賜恩察（一作）達）離漸久剌謁未由（前史劉繪傳論曰）昔在丘門常泰四科之列今瞻魯史將期一字之恩（晉書吳隱之傳論曰）下情無任感戀兢惶之至

為絳郡公上崔相公啓（箋舊書曾曰二年五月崔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某啓某本洛下諸生（世說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注洛下諸生詠音重濁故云爾）東莞（一作）東）崔氏（舊族麤露科第薄涉藝文謬蒙時來因成福過

州刺史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仍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拙字以勞催科政拙考下下兼有送迎之遽（晉虞預傳預上記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舊病加甚（晉謝玄傳玄又自陳疏有痼疾）朽質難堪假故稍頻（晉陳群傳裴注引魏略）緣屬多故解故以疎事任（不堪稱職而有臨廢）又以宦游既久故里多違陶令之田園將蕪尚平之婚嫁未畢（並見顧惟鸞絆）（魏略頓上書曰臣當羈絆於世猶雞鶩於桁埒也）未可歸休（韓詩外傳曲子方禹得金百鎰）竊敢遠疏丹誠（任昉劉喬傳劉喬上疏曰臣與喬殿）於時宰（虞預晉書賦僕神比執紀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實將拭目欵於已知（張衡西京賦已知不逮子方）儻蒙以然諾爲心（晉張翰傳上書曰高能自致然諾）不遠賜議所安則吳楚之間郡邑不（一作少非）（一作不）當衝要（晉盧諶書遠近之間）或異膏腴（晉賈誼傳淮南之地膏腴）實爲衝要（高帝書）

又伏慮內庭展（一作纂）顧稱已推遷（見謝靈運述祖德詩）外郡寓詞頗乖流品況乃有日鬱抑經時（並見前）今則情素坐喪（部陽上伊王義慶江陵上表曰臣心腸尪劣）猶緘嘿是負陶甄伏惟曲賜恩鑒城縣書殿繾綣階比殷浩之空函（見前高封啓）若任感激拳攣（一作攣攣惶之至（曹植表貢下情）謹啓

爲韓同年（晉李密大夫）啓

（晉進士第一李大夫啓韓朋字畏之韓陵父也開成二年與義山同）

集043-078

嚴猥賜披省某伏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通交契（魏略華歆邴原管寧三友號曰一龍歆為頭原為猶管為尾）牛心前嘖實媿時才（見賀循傳）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見前）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漢書鄭當時傳時人歌曰門可羅雀門外可設車騎翟公之大設厥門賓客至門如市翟公廢門杜門謝客賓客以翟公之言為然翟公復為太中大夫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駿灰檀火屬綏於寒暄（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冬斬冬木以時入材以灰為灰以炭為炭以供冶鑄）名汙郴（謂佐郡也）僵俛紘歌（謂佐郡也晉書山簡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高臥習家池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幡離管札（謂佐郡也晉書山簡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高臥習家池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進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業美梅調味（尚書高宗命傅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川楫濟時（並見前）起塌翼於衡風（任昉述異記曰海鳥名風波將至則先知之）活枯鱗於（醉鄉風起水族先知）涸轍（見前）登諸蘭署轄彼芸編（並見表）臺閣移文語藉夏（並見表）金乏產（漢書酷吏傳郅都為中尉不畏強禦豪傑皆側目而畏之居歲餘郅都以他法陷之罪當死家不滿千金）三徑無歸（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豈有尚古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議（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拜為會稽太守之郡到吳見道中故人嚴助為會稽太守買臣上書自陳願奉戟先驅隃麾而已）且速殘骸況相公職統薄違（書訖文遂）時登泉窌（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之數）任崇按比（後漢王莽傳每五歲時縣當案比）務繫孤終（周語伯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

知其多少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圖）職是賓僚（非史漢職官書）豈宜虛曠（非史漢職官書）而無取（論語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張率以何能（南史張率傳率字士信吳郡人高祖天監中直天保詔武帝別賜）報前叨旋承後顧（東方朔七諫初放逐於江潭兮登大山而遠望）版圖被召花幕分榮（並見前）收鴛駘於皁（左傳子產曰如牛馬不相及不畜自）棧之中（取路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鞭之策之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刻蚣膏於樂縣（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朔生之初年三歲父母俱亡獨與老狗為伴七歲學書誦詩二十二萬言十三學擊劍二十二學兵法孫吳之書戰陳之事十九學讀史書百家之言口誦二十二萬言智如海辯若懸河設取應對若涌泉）悲之上（說文蚣蟲名似蛇而小一曰蜀也一曰蜥蜴也）東南才子並為吳故（晉書索靖傳靖字幼安敦煌人高祖父尚漢天水太守靖少有才名善草隸書）並見表）豈非无妄之災（易无妄之卦初九无妄往吉）牛心前嘖實媿時才（見賀循傳）世故推遷年華荏苒（並見前）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漢書鄭當時傳時人歌曰門可羅雀門外可設車騎翟公之大設厥門賓客至門如市翟公廢門杜門謝客賓客以翟公之言為然翟公復為太中大夫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駿灰檀火屬綏於寒暄（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季冬斬冬木以時入材以灰為灰以炭為炭以供冶鑄）名汙郴（謂佐郡也晉書山簡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高臥習家池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僵俛紘歌（謂佐郡也晉書山簡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人歌曰山公時一醉高臥習家池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幡離管札（並見前）進津亟問屬者伏幸相公業美梅調味（尚書高宗命傅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川楫濟時（並見前）起塌翼於衡風（任昉述異記曰海鳥名風波將至則先知之）活枯鱗於（醉鄉風起水族先知）涸轍（見前）登諸蘭署轄彼芸編（並見表）臺閣移文語藉夏（並見表）金乏產（漢書酷吏傳郅都為中尉不畏強禦豪傑皆側目而畏之居歲餘郅都以他法陷之罪當死家不滿千金）三徑無歸（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豈有尚古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議（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拜為會稽太守之郡到吳見道中故人嚴助為會稽太守買臣上書自陳願奉戟先驅隃麾而已）且速殘骸況相公職統薄違（書訖文遂）時登泉窌（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之數）任崇按比（後漢王莽傳每五歲時縣當案比）務繫孤終（周語伯山甫曰古者不料民而）

知其多少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圖）職是賓僚（非史漢職官書）豈宜虛曠（非史漢職官書）而無取（論語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張率以何能（南史張率傳率字士信吳郡人高祖天監中直天保詔武帝別賜）報前叨旋承後顧（東方朔七諫初放逐於江潭兮登大山而遠望）版圖被召花幕分榮（並見前）收鴛駘於皁（左傳子產曰如牛馬不相及不畜自）棧之中（取路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鞭之策之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刻蚣膏於樂縣（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曰臣朔生之初年三歲父母俱亡獨與老狗為伴七歲學書誦詩二十二萬言十三學擊劍二十二學兵法孫吳之書戰陳之事十九學讀史書百家之言口誦二十二萬言智如海辯若懸河設取應對若涌泉）悲之上（說文蚣蟲名似蛇而小一曰蜀也一曰蜥蜴也）東南才子並為吳故（晉書索靖傳靖字幼安敦煌人高祖父尚漢天水太守靖少有才名善草隸書）並見表）豈非无妄之災（易无妄之卦初九无妄往吉）

然猶深願待年少酬厚德三醫畢訪（列子楊朱之友季梁曾孫魯本紀神七日人潮且子謂三醫）竟非无妄之災（易无妄之卦初九无妄往吉）百藥皆投（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願陛下安之勿動聽有喜）莫見有瘳之候（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願陛下安之勿動聽有喜）濱於九死（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願陛下安之勿動聽有喜）夏彼十旬（爾雅注曰故鄉遭已曾歷旬以喻於死暫離雖九死其猶未悔）豈有支弁帶不成圍（並見前）謝述心虛方茲未遠（南史謝述傳述字景昇少有心理時或乖僻）田光精竭匕此猶強（史記）取煖則煩加寒必痢疑寧支弁帶不成圍（並見前）謝述心虛方茲未遠（南史謝述傳述字景昇少有心理時或乖僻）田光精竭匕此猶強（史記）取煖則煩加寒必痢疑寧（周禮醫師職曰十全為上）延一日之

生重登門牆見獻侍郎路再就埏埴死于坻壞之馬器是所願也非所望也詞多力殆感極集深苯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於是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乎殷浩之書見前張謄閉封啓謄清光實動魂守管輅別傳何晏之視候鬼入守宅面如土色伏惟特賜鑒察

爲同州任侍御上崔相國啟

相國孫也雅鄭在洪相文宗崔龜從崔慎由相宣宗自開成以至大中相者有五崔珙相武宗崔鉉相武宗崔龜從相宣宗崔慎由相宣宗自明下武懷都中興之包舊目此崔相鄭在洪相文宗崔鉉相武宗崔龜從相宣宗崔慎由相宣宗自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二年春正月辛卯部度使鹽鐵轉運使秦時天下分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御史掌監郡謂監從此天中二年十一月以兵民輔國軍人百姓皆引據古今論列事宜天中二年十一月以

解褐賜之緋帶八月丁酬已在社稷致量畫連蓉刷恥建功所謂忍刻實堆衡妙算制帥雄材副宣化不爭之文絕夢武遠征之策因此張所請大舉神轉不鳴金鼓意正相合又唐與時宰相論巩鎮之秦時天下分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御史掌監郡謂監從此天中二年十一月以兵民輔國軍人百姓皆引據古今論列事宜天中二年十一月以高祖至武宗凡十五帝至宣宗而吐蕃始侵河湟故曰創十五聖之包舊目此崔相鄭在洪相文宗崔鉉相武宗崔龜從相宣宗崔慎由相宣宗自修厚其道紀綱其官從此至大中四年同平章事作相者有五崔珙相武宗崔鉉相武宗崔龜從相宣宗崔慎由相宣宗自書紀爲是

憲啓憲愚質異楚材見高祖本紀周勃名重鎮河湟見前鄭亞桂管防禦使謝上表角外分鄭氏箋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即丁憫凶瞻遺構以關然不堪多難奉成書而未就見前無處求生見前貌是流離見前既冠禮記曲禮男子二十曰弱冠慶經寒暑見前家見前鄭州狀叨承師友之規獲忝纓紱之列此皆相公推孔李之素分

年一舉始至聖之君以爲大端（初學記宋元嘉中何尚之議祀明堂須裁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歌咏相庭發揮帝載則其志願亦或庶幾伏希採閒

時開（見前維都公條）邸茵多恕（漢文帝時薄太后弟曹相國薨文帝欲往弔之吉曰以不足乎丞相車茵其遂乃止也）克懋山公之德（晉書山濤傳濤子簡嘗侍坐客稱其父之德簡正色曰家有嚴君安得不懋之起家終全趙氏之孤（見前維都公條）拥筆聽吏（宋書百官志諸曹各置令史書吏）封函即路（南史朱齡石傳爲元帥伐蜀帝別有手詔齡石署曰至白帝開函依事施行）苑沙高樹（見前維都公條）錐吟左輔之風（晉地理志左馮翊高陵縣左輔都尉治）爐煙四時犯（漢官儀尚書郎給爐煙炭四時香）良夜慶霄（陽生曰霄）唯思帝台之晷度（王隱晉書曰日行一度）感撫已拯志投誠仰惟耀光終賜埏埴下情無任感激謹奏（一作荷）惶懇之至

爲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啟

某啓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石不用之即無以聘應龍（薛瓚注漢書曰應龍有翼）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玄鶴（韓子曰衛靈公將南適晉至濮水上舍而夜半聞鼓琴音問左右皆曰不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吾聞鬼神之音明日令涓師之一一以傳之師曠撫琴而歌曰清商固已悲矣又復中徵清徵固已悲矣又復中徵清徵固已悲矣又復中徵清徵

城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參於鎮撫左傳鄧曼曰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後漢書董卓傳卓謂其將呂布曰卿但殺丁原則天下我有布即斬原首送卓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周兵有必勝之法乎統對曰兵者凶器爭者危事聖王不得已而用之如或驕敵恃勝小人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惟帝然之圖畫之府鼎鼐之司伊咎懇遺悵一作恨禹傳左傳成子受命以定其位謂死後立子也○杜預曰臣子謂疑君父曰臣之誠慶說貯妨賢之媿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曰今尹處一不井勿事貴臣之媿為今尹處○杜預曰媿慙貴路載惟後命左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用幣於社於門伯禽亦如之有二管子管仲會既用在寬容其一在固夫豈踰時抑某又聞之昔管仲經邦寘客之車固寧彈鋏客見齊門下孟嘗君傳平津侯之賓館不礙布衣見漢公孫弘傳後命左傳成子受命以定其位後之披卷南史王勔傳書已披卷傳義之少博非痛折節讀書長譽高節彌折漢田蚡傳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滿擔簦者成市躡蹻者如雲並見前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金之臺見上尚書洛誥齊為碣石之館見上楊雄解嘲若某者陋若左思醜棟宇以待風雨字上棟字必已荒蕪無所據賴齊為碣石之館若某者陋若左思醜同王粲鬚眉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玄若值庭蘭並見前固多慚德書虞舜功德下慚字衛巢惟有慚德重以惠劣稱生書韓愈先生墓銘門人後學所稱先生者李翺皇甫湜輯其平生所與問答書為三篇號曰外內以為外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一覽識之孔融薦禰衡表曰所一見輒識之不可錮以爵祿不可驅以刑威不可動以聲色不可惑以辭令不可親以恩好不可疏以交結不可厚以財利不可薄以死生與道合則天下可與為一與道違則堂上不可同年不覩面如隔山岳嚴電見高先其精殊顏回之易鑄回物子貢曰孔子之謂也如此徒欲萬卷咸披聰明絕人讀書萬卷下筆如有神且乏五行俱下後漢應劭傳劭著漢官儀十餘篇又著風俗通十餘萬言皆疏其所出處事物本末辨而正之文雖繁而不可刪也勉致文編戶牖誠唯聞刊從歲賦刊相酬白居易詩昔歲得五行俱本

如雲並見前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昏史記相國世家秦人或以魚目混珠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則商於之地六百里可不戰而得也楚王曰吾不用一儀而亡商於之地六百里何也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一儀耳遂絕秦使者之楚秦使人詐馬六百駟以與楚楚王大說群臣皆賀陳軫獨弔軫曰王不發兵而得六百里地秦之所重者王也今王絕秦之驩而責欺於張儀儀安肯受之是以秦之重王而楚之兵必至矣楚王曰子何以教寡人軫曰王陰合而陽絕張儀入必重王王因而殺之以絕秦之怒楚王曰善乃陰絕秦使人隨張儀北至魏魏王聞之發兵以待楚張儀至魏王果囚之楚王大怒遂興兵伐秦秦楚大戰於丹陽楚師大敗屈匄遂將漢中之師以深入楚軍楚軍大敗秦人屢出自欲焚舟左傳秦伯伐晉次于王城公子縶曰秦人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輸粟秦饑晉閉糴焉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必大討焉乃輸之粟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無逆糧矣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無逆糧矣諸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箋雖北面門牆近慚函丈南史任昉傳昉為大司馬記室參軍與王儉牋曰昉北面門牆二十餘載末由趨謁函丈之間每以為恨未已史記屈原傳屈原既放三閭大夫遂被讒而放流乃著離騷經天地人之紀以諷楚王終不悟卒以憂死後漢書趙壹傳壹著解擯二篇以自通於世叔詣書五行俱下相酬白居易詩昔歲得五行俱本義誠多媿志亦可憐倘蒙猶枉鉛華洛神賦鉛華弗御更施丹臒

畫者作梓材既勤模斲淮其塗丹雘俾其恩地不在他門雖不及采椽等芬不剪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孑大廈之顛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公調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米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公調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米所支）增流衍於神倉（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九九也者知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非迴腸（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曰迴腸百慮）（又曰迴腸九曲）醫門多疾（漢東方朔傳曰醫門多疾）（淮南子曰醫門疾多）（高誘注醫門近人故多疾）不薦（莊子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備枝梧於大廈（漢項籍傳贊散枝梧扞也）（莊子人間世曰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以下乃有旁枝）（司馬彪曰梧扞也）（又曰梧枝也）（李陵答蘇武書曰小材為琴瑟所御大者為柱石所任）（又曰非一木所支）亦庶乎秭米（莊子大宗師曰夫子亦放心哉夫子之計中國之在海內也非一木所支）（又曰秭米委也）（左傳吳都賦觀海淩之奔日）（又曰秭米委也）（禮記季秋月藏帝籍之收於神倉）與夫九九之能（作堆管子度戲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韓詩外傳孟嘗柏公設廐東野有以九九說者柏公不迓破以致大也）（古以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屬）猶或萬計相遠（本草海藻主瘿瘤氣結頸下如懸瓠狀）誠深詞切聲急響煩仰郭泰之龜龍（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含形表而影附於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也）滿毫伏紙（晉王羲之書曰當以毫紙一丈作一紙）鹿鹿宮徵以諧陽秋（孫盛著晉陽秋陽秋即春秋也避晉太后諱故以春為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緊（韓愈答崔立之書曰雖道有多塗而歸一揆）辭煩轉野音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武帝紀馬超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漢改定者超愈也）反覆若葛洪之紙（晉葛洪與鮑靚書以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柳宗元龍馬說柳子曰共家貧常乏紙筆夜輒草書習謂以為戲）

為崔從事（福）寄尚書彭城公啓

福啓福聞崔辭楊館常懷贈芍之恩（左傳鄭子皮將授子產政辭曰吾有羔裘子弗能用吾賴之子其用之）結離梁之戀（梁山云建封時不遣張愔歸故人曰之役）（中興書曰張愔為徐州刺史建封愛其才不遣愔歸乃以愔妻妹妻之）（愔後戍此地果懷來篤帶有重義之節）（不忍復以此事永結離心之恨）（語音重去聲）而安改末可知也）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曰晞女髮兮陽之阿）（又山海經曰丹山多金玉）騰身紫府（李陵晉書謝安嘗曰郗生可謂人龍矣）（郗生安之子內史之弟）夜直蘭則金釭（釭燈也）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攀條折瓊枝）二等（何晏等傳論班固敘蕭曹陳魏以為二等）（黃金釭注帶鉤之橫者）（注于孔子門義諱窮）人寰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左傳卓子之死生）於求益（見論語）輒干皂隸（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自露菲封（論語菜羹瓜祭無以下體）實

依之鵑見前啓悲風起處巖無不斷之猿李陵答蘇武書但聞悲風蕭蕭修之聲格物論猿性急而腸斷哀鳴日腸俱斷而死煎向義之初心軫懷仁之勁氣竊惟秦鏡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明徹人來照之正立逆影倒見以手捫心即見腸胃五臟當咎衛桃韓子喻老子洞有指柄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忘口是固常啗吾以餘桃昨伏承擁節浚郊建牙晴岸見代僕將求捧幣申好裂裳就塗裳下之解欲以楚攻宋之謀告之田子方施於魏文侯文侯大說其術帥師而伐中山取之以封子擊子擊驕於其士士有不說子擊而毀文侯文侯不聽士卒果樂為子擊死故中山之人相與逐子擊而立其弟子擊奔趙見趙世家又伏慮旋登柬足下日至郢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見高帝殷夢見太甲賀相殷高宗夢得傅說以為相國殷國昭徵詔已行拜塵無及荀爽拜岳與石出等詔事貴謐每候其出與徘徊失措抑鬱誰語聊前並見崇輔望塵而拜陳蕃在豫章兄徐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簡書無廢即割任安之席堪晒無圖史記任安乳田不俱為衛將軍舍人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爭奴同席而食此兩人皆刀割廁席別坐負田叔之鈐可嗟非據當作鉗史記田叔傳王張敖以為趙相王誅趙王張敖郎中築下詔捕趙王誰敢匿之者與趙同罪叔等十餘人髡鉗為王家奴隨之敖之長安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興居之宅兔跳居多怕早秉信圭速調大鼎並見前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叔思貯於神倉筆畫宜作叔漢紀人負一勺願投於靈海並見前浩之函書不盡言重洒楊朱之淚並見前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鑒照謹謹啓

上兵部相公啓

商隱啓伏奉指命令書元和中太清宮寄張相公舊詩上石者舊唐書元和九年六月丙申朔制曰太清宮東宮為太微宮天下諸州各置一觀以祠元元廟為大

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本集有子十二兄進長之貧外相訪見拍小飲時子以幃障日遮之法因寄詩）光陰未幾梧桐半死（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以根半死）方仗有述衆（江淹雜體詩有潘黃門）靈光獨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脣不暇提攜（禮記長者）或小於叔夜之男（見為同卿時）或幼於伯喈之女（石帆蔡琰字文姬適衛仲道早寡歸於同郡董祀年少喪夫無子文姬悼傷之作悲憤詩第二段云感中耳）檢庚信荀娘之啓（庚信有謝迺王加賜荀娘綵為啓）常有酸辛（杜甫詩有酸辛憶老親）詠陶潛通子之詩（陶潛有責子詩九齡化身初本與衆子年）安嗟漂泊（許渾詩曾公書漂風度海同）所賴因依德宇（魏志王粲傳時魏太子未立粲與陳思王植俱以才見愛太祖嘗問諸子粲等悉以對植默然太祖以為有應對之才也）馳驟府庭（郭史謝朓傳朓為竟陵王子良所友善子良嘗謂朓曰卿文心雕龍論古今文人優劣何如朓曰臣於范雲不減曹植於王粲子良曰此可以論當世之君矣）兼之早歲志在加色（晉紀王濬為益州刺史將伐吳作大艦方百二十步可載二千人）方思效命旌旆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牀（晉書陸機傳機為吳王郎中令嘗侍宴論及鄉土機以為洛陽之錦茵不如呉之蒲席象牀不如床之安寧）石館金臺（見為張華入則陪奉光塵（見為張華）出則隨車影從（晉輿服志）

揣摩鉛鈍（史記蘇秦既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兼之早歲志在

玄門（漢陳湯傳湯曰）及到此都更敦夙契（後漢書陰行傳行候司馬趙孝謂其子曰吾與張伯松交通財物以義合死生以之）自安衰薄（晉書趙王倫傳倫簒位以其子虔為車騎將軍虔性貪鄙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古詩美人出南國）曹棄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驁仙本白無雙（古詩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復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曹棄獨立（漢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寮汲縣勤銘方依崔瑗（見為女）漢庭曳履猶憶鄭崇（漢書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崇上書願毋拘以小故）窺西家之宋玉（宋玉嘗登徒子好色賦云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王子文文名樂府）舍之王昌（樂府名舊傳王昌子文文名樂府）

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晏禽（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子妻之往請畏之貧外相訪見拍小飲時子以幃障日遮之法因寄詩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門不閉可我固不可）酒肆不疑阮籍（晉阮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與鄰家婦有美色當壚上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便醉臥其婦伏始殊疑之伺察双無他意）則恩優之理何以加焉千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啓

二

商隱啓某聞周朝貝葉列妙引於王褒（周王褒經藏頌文盡天竺書寫貝多之葉）梁日杕園酒芳詞於沈約（梁王筠字元禮幼聰敏七歲能屬文沈約見而奇之嘗謂人曰王郎年雖小成人之器）必資乎鴻筆麗藻（梁簡文心雕龍論曰文章之用實經緯之大業鴻筆麗藻固其文也）金翠珉然後可以充足人天（梁簡文唱導佛法作十四科出家號人天師）發揮龍象（高僧傳佛圖澄有弟子曰龍象）

睚眦（博雅睚眦怒也）莊嚴（博雅莊嚴飾也）一神增妙（楞嚴經佛告阿難汝雖多聞但益汝解不益汝神）東觀漢記（後漢書班固傳固為蘭臺令史與陳宗尹等典校秘書）校十一家（漢書藝文志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軍于幕中（匈奴傳中匈奴名天曰撐犁孤塗單于）場圃生疏（史記秦始皇本紀名天下民令更名民曰黔首）名稱舍或名潛（史記秦始皇本紀名天下民令更名民曰黔首）道場或名壇（後漢書郎顗傳顗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初改前世之失即時大赦天下又改元建武中興）爰話尊塗風聞妙喻雖從慕羨猶恨出俗情微（晉書郗超傳超字嘉賓高爽有遠情超每稱曰我識郗嘉賓）破邪功少（後漢書襄楷傳楷上疏曰陛下即位之初改前世之失即時大赦天下又改元建武中興）二百日斷酒有謝蕭綱（梁書蕭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初為晉安王出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十一年長齋多慚王奐（南史王奐字休明高帝即位奐為侍中知二時宮在第北門常開以為便）仰戀東閣（晉書謝安傳安為吏部尚書加後將軍開東閣以延賢俊）來歸西林（高僧傳慧遠居廬山西林精舍）遊好之士或益見他書（晉書謝安傳安為吏部尚書加後將軍開東閣以延賢俊）

遠同上刺史加伊川學徒日眾遠建東林寺）近者財俸有餘津梁是念（華嚴經賢首菩薩作是念）

遠依勝絕微復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妙法蓮華經第二卷開迹顯本云今日世尊歡喜讚歎如來神力於二十三天中上北方寶塔中坐如是次第乃至於此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震裂而涌出無量菩薩摩訶薩從地出住虛空中一一菩薩皆有大威德力各各白佛言世尊若佛於滅度後於十方世界廣說此經我等皆應隨佛所教護持讀誦說此經典）最尊最勝（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天中上北方寶塔中坐如是次第乃至於此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震裂而涌出無量菩薩摩訶薩從地出住虛空中一一菩薩皆有大威德力各各白佛言世尊若佛於滅度後於十方世界廣說此經我等皆應隨佛所教護持讀誦說此經典）恨東

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固）衆（生）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曰佛去難值應世難持 **或公幹漳濱有時疾疢** 世說劉太傅臨相東山時與諸公諸人共集戲風起衆人各（以）詩言志公幹詩（曰）漳濱有重疾（之）不（能）興（也）（文選）詩（曰）（公幹）臥病漳濱（有）石（磴）清（且）（長）（文選）詩（曰）（公幹）臥病漳濱（有）石（磴）清（且）長

行之本亦主于仁仁則不殺配仁也二不盜配智也二不邪淫配義制事合宜曰義五行之金亦主于義義則不邪淫故以不邪淫配義也四不妄語配信信則不妄語故以不妄語配信也五不飲酒配禮禮則防于過失故以不飲酒配禮也 **豁然合契** 莊子為其脗合 **永矣同塗既令弟子言** 詩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又聾聲聞受** 一作記 記言傳燈錄謂尊者阿難多聞聞佛所說皆能受持 **所說更蒙千遍** 百人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為十二部 未書錄既依佛去世弟子 **不知孱微何以** 萬民所望 畫行臨于周 **負荷** 見前 **便當刻之烏篆** 管窺仰書帝一更見前 **此則吹之以宋玉之風** 宋玉成風 此大王之雄風也 **賜之以謝莊之月** 謝莊月賦 **置彼龍宮** 見前 **彼則傳之於赤髭疏主** 事文類聚佛陀部舍為人赤髭 **一佛出世** 新翻經教有千載間乃至 **萬人所望** 畫行臨于周 **不知孱微何以** 萬民所望 **負荷** 見前 **便當刻之烏篆** 管窺仰書帝一更見前 **此則吹之以宋玉之風** 宋玉成風 此大王之雄風也 **賜之以謝莊之月** 謝莊月賦 **置彼龍宮** 見前 **彼則傳之於赤髭疏主** 事文類聚佛陀部舍為人赤髭 **一佛出世** 新翻經教有千載間乃至 **萬人所望** 畫行臨于周 **不知孱微何以** 萬民所望 **負荷** 見前 **便當刻之烏篆** 管窺仰書帝一更見前 **此則吹之以宋玉之風** 宋玉成風 此大王之雄風也 **賜之以謝莊之月** 謝莊月賦 **置彼龍宮** 見前 **彼則傳之於赤髭疏主** 事文類聚佛陀部舍為人赤髭

以白足禪師 去都洛林觀太武時僧 **常趨門** 見前 陽公表 **前鋤入殿** 見前 **為良朋** 晉胡毋輔之傳常過司馬門下飲司馬騶王子博望侯其候顧之叱使下車 **命過此而往不知所圖下情無任** 左傳跼躅一百步 **踧踖感激歡喜信愛之至** 踧踖起越也 **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衙啓

商隱啓五金鑄衛形威邪神劍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盛 西京雜記高祖斬白蛇劍劍在室常有氣如雲 **傳自道流** 子稚圭北山移文 **頗同古製未遇良** 被韜韞有盛氣形人 **工之鑒**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風胡子問之對曰臣聞之干將莫邪之劍名曰純鈞 **仰慶尊重實用兢惶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衙啓

商隱啓五金鑄衛形威邪神劍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盛 西京雜記高祖斬白蛇劍劍在室常有氣如雲 **傳自道流** 子稚圭北山移文 **頗同古製未遇良** 被韜韞有盛氣形人 **工之鑒** 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風胡子問之對曰臣聞之干將莫邪之劍名曰純鈞 **仰慶尊重實用兢惶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疎 名醫本草弄杼出青州 **敢望洗手之奇表** 名醫本草弄杼出青州 **累王衍之神鋒** 晉 **紈素未至** 見工 **延松壽** 見前 **常慶蕤賓** 見前 **年當國** 一作 **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舊唐書郭子儀傳代宗即位加中書令 **比趙公三十六** 趙公三十六年卒輔來御偶可盈 **聽許和** 聽 **仰慶尊重實用兢惶謹啓**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啓

商隱啓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疎 名醫本草弄杼出青州 **敢望洗手之奇表** 名醫本草弄杼出青州 **累王衍之神鋒** 晉 **紈素未至** 見工 **延松壽** 見前 **常慶蕤賓** 見前 **年當國** 一作 **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 舊唐書郭子儀傳代宗即位加中書令 **比趙公三十六** 趙公三十六年卒輔來御偶可盈 **聽許和** 聽 **仰慶尊重實用兢惶謹啓**

李義山文集卷第五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章仲註

祭文上

代李玄爲崔京兆祭薦侍郎文

（新史時京兆尹楊虞卿極言薦引士恐面數千閱之罷吏部侍郎李漢爲虞卿兄弟所薦又貶虞卿爲處州司馬史部侍郎崔蠡爲湖州刺史時虞卿亦貶湖州故玄代爲祭文）

年月日　某官惟靈傳芳華冑　（隋秀才謝傳傳芳冑）流漢朝輔相之流輝　（謂蕭何之後）及春闈獻藝　（見禹貢）會府試才　（唐禮註列部令曰使府中有可貢朝會之才一取士天子與公相舊矣天事爲是）

克生俊德彰我休期高表百尋　（東方朔畫贊）澄波萬頃　（見嵇康琴賦注）龍得水　（恐蛟龍得雲雨故也中物也）鸞鏡啓空馮陵遠天　（左傳于菟曰馬陵我城郎踐踖長道　（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是將簪仕光　（一作先）平縉紳侯國從知大朝就遴　（見前）秘寶宜陳於東序　（魏文帝令秘寶勿御來方來）朱紱必降於上玄　（易來紱方來）錦帳而居青縑以覆　（蔡邕獨斷曰綾被或以帛被）建禮推盡瘁之績明光多伏奏之勤　（漢百官表以明時無遷榮乃司論駁高居青瑣封還　（一作拒）紫泥　（並見表）使明時無

失政之機大邦無不便之詔（後漢袁紹傳曰紹得詔書太和七年二月丁巳班列大同）獲奉周旋（左傳季文子使）分郡符（禹貢曰文字細太和七年二月丁巳班列大同）借寇莫從（後漢張步傳東萊劉昭征淮姓記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徵黃甚急（見為漢陽人表）方將啓乎良友（王粲七哀詩悟主懷昔魯朱虎以大守故曰復借之）進彼令人（詩吾無令人）志豈愛身誓將許（集作匡）國（見代勸公表）不謂疎網猶漏（見為漢陽人表）斯文一什（民）未康作礪為鹽（書右金用女作礪為鹽）理平之運依城憑社（見為漢陽人表）故鴻猷不得而協贊（劉敬叔異苑曰弘策事訖王在宮中使人探候之周北二門社稷也皆謝罷事三歌何為哉社稷之守也）深懷翦滅之虞（左傳文十一年曰性也）上蔽聰明內求媒近（晉郭璞注曰媒謀也）貌是流離有窘陰雨（史記李斯傳秦二世曰斯乃上書曰）獄以黨人但求俱死（後漢李膺傳張儉亡命人朱其士高吉給與）嗚呼令惟逐客誰復上書（李斯傳使人追之）衛寬遠往（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衛君子傳三）吞恨孤居（魏志王粲傳曰粲以天下喪亂）目斷而不見長安（見為漢陽人表）形留而魂託異國（魏志王粲傳曰粲以天下喪亂）屈平忠而獲罪（史記屈原傳曰原被讒而疏）賈誼壽之不長（漢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坐隅鵩似鴞不祥誼發書占之）昔粵自東蜀（見獻帝春秋）言旋上京（郭泰傳泰遊洛陽名士多會畢）鄧攸身後不見遺孤（晉書石勒渡泗水鄧攸以吾弟子相託載其二子棄己子而全攸之義也）朝有曲臺（見代勸陽公表）時推奧學明博士之高選（魏志劉馥傳馥子靜有士風博士缺以靜應選）殷周損益（見論語）夔夷禮樂（見論語）亦生人

之極痛某等頃同班列（晉王祥傳祥曰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獲奉周旋（左傳季文子使）分郡符（禹貢曰文字細太和七年二月丁巳班列大同）借寇莫從（後漢張步傳東萊劉昭征淮姓記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徵黃甚急（見為漢陽人表）方將啓乎良友（王粲七哀詩悟主懷昔魯朱虎以大守故曰復借之）進彼令人（詩吾無令人）志豈愛身誓將許（集作匡）國（見代勸公表）不謂疎網猶漏（見為漢陽人表）斯文一什（民）未康作礪為鹽（書右金用女作礪為鹽）理平之運依城憑社（見為漢陽人表）故鴻猷不得而協贊（劉敬叔異苑曰弘策事訖王在宮中使人探候之周北二門社稷也皆謝罷事三歌何為哉社稷之守也）深懷翦滅之虞（左傳文十一年曰性也）上蔽聰明內求媒近（晉郭璞注曰媒謀也）貌是流離有窘陰雨（史記李斯傳秦二世曰斯乃上書曰）獄以黨人但求俱死（後漢李膺傳張儉亡命人朱其士高吉給與）嗚呼令惟逐客誰復上書（李斯傳使人追之）衛寬遠往（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衛君子傳三）吞恨孤居（魏志王粲傳曰粲以天下喪亂）目斷而不見長安（見為漢陽人表）形留而魂託異國（魏志王粲傳曰粲以天下喪亂）屈平忠而獲罪（史記屈原傳曰原被讒而疏）賈誼壽之不長（漢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坐隅鵩似鴞不祥誼發書占之）昔粵自東蜀（見獻帝春秋）言旋上京（郭泰傳泰遊洛陽名士多會畢）鄧攸身後不見遺孤（晉書石勒渡泗水鄧攸以吾弟子相託載其二子棄己子而全攸之義也）朝有曲臺（見代勸陽公表）時推奧學明博士之高選（魏志劉馥傳馥子靜有士風博士缺以靜應選）殷周損益（見論語）夔夷禮樂（見論語）亦生人

之極痛某等頃同班列（晉王祥傳祥曰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獲奉周旋（左傳季文子使）分郡符（禹貢曰文字細太和七年二月丁巳班列大同）借寇莫從（後漢張步傳東萊劉昭征淮姓記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徵黃甚急（見為漢陽人表）方將啓乎良友（王粲七哀詩悟主懷昔魯朱虎以大守故曰復借之）進彼令人（詩吾無令人）志豈愛身誓將許（集作匡）國（見代勸公表）不謂疎網猶漏（見為漢陽人表）斯文一什（民）未康作礪為鹽（書右金用女作礪為鹽）理平之運依城憑社（見為漢陽人表）故鴻猷不得而協贊（劉敬叔異苑曰弘策事訖王在宮中使人探候之周北二門社稷也皆謝罷事三歌何為哉社稷之守也）深懷翦滅之虞（左傳文十一年曰性也）上蔽聰明內求媒近（晉郭璞注曰媒謀也）貌是流離有窘陰雨（史記李斯傳秦二世曰斯乃上書曰）獄以黨人但求俱死（後漢李膺傳張儉亡命人朱其士高吉給與）嗚呼令惟逐客誰復上書（李斯傳使人追之）衛寬遠往（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衛君子傳三）吞恨孤居（魏志王粲傳曰粲以天下喪亂）目斷而不見長安（見為漢陽人表）形留而魂託異國（魏志王粲傳曰粲以天下喪亂）屈平忠而獲罪（史記屈原傳曰原被讒而疏）賈誼壽之不長（漢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坐隅鵩似鴞不祥誼發書占之）昔粵自東蜀（見獻帝春秋）言旋上京（郭泰傳泰遊洛陽名士多會畢）鄧攸身後不見遺孤（晉書石勒渡泗水鄧攸以吾弟子相託載其二子棄己子而全攸之義也）朝有曲臺（見代勸陽公表）時推奧學明博士之高選（魏志劉馥傳馥子靜有士風博士缺以靜應選）殷周損益（見論語）夔夷禮樂（見論語）亦生人

畫帝曰有能典朕二禮魚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帝曰俞往欽哉夔（舜經序）踏駁龍甚 **粉闈假道**（一作涂）（漢官儀）中書門曰粉署壁故曰粉署 **諫署楊輝**（後漢李膺傳）時或謀曰虹蜺楊輝 **吾寧訐訕**（見論語）時好依違（南史郭祖深傳）祖深見政事多所依違不敢難 **周舉上章**（後漢周舉傳）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舉甚切正欲書奏恐帝置之御坐以為忌諱等見之歎息以白其母母曰汝自陳不諱乃投章而入 **惟求主悟** **賈生草疏豈畏人非**（漢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施行諫天子議以為公卿之位可為者誼自以為少年專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既得根源**（晉摯虞傳）虞博通古今著論以為漢興以來制度多因秦故而未能改更遂使三代之法無所依準 **盡除蹈駁**（莊子）蹈駁也似之而非也 **秦醫莫救其膏肓**（見僖公十年）晉侯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將逃之焉逃其上膏之下肓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及達之不及藥不至曰不可為也 **駁龍甚** **粉闈假道** 一作涂（漢官儀）中書門曰粉署壁故曰粉署 **諫署楊輝**（後漢李膺傳）時或謀曰虹蜺楊輝 **吾寧訐訕**（見論語）時好依違（南史郭祖深傳）祖深見政事多所依違不敢難 **周舉上章**（後漢周舉傳）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舉甚切正欲書奏恐帝置之御坐以為忌諱等見之歎息以白其母母曰汝自陳不諱乃投章而入 **惟求主悟** **賈生草疏豈畏人非**（漢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施行諫天子議以為公卿之位可為者誼自以為少年專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既得根源**（晉摯虞傳）虞博通古今著論以為漢興以來制度多因秦故而未能改更遂使三代之法無所依準 **盡除蹈駁**（莊子）蹈駁也似之而非也 **秦醫莫救其膏肓**（見僖公十年）晉侯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將逃之焉逃其上膏之下肓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及達之不及藥不至曰不可為也

小漢朝之造幣（漢武帝紀）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前籌未借斂笏還家**（漢貢禹傳）禹以數上疏陳便宜為丞相御史大夫所劾奏禹前在兗州時行縣常以春夏勸民趨田桑至秋冬課收斂為官職所以為先後坐免官還家 **再北非罪**（史記）魯連為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聊城結陣而去魯連乃為書約矢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自殺魯連遂北辭讓三反終不肯受 **三黜何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小漢朝之造幣**（漢武帝紀）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前籌未借斂笏還家**（漢貢禹傳）禹以數上疏陳便宜為丞相御史大夫所劾奏禹前在兗州時行縣常以春夏勸民趨田桑至秋冬課收斂為官職所以為先後坐免官還家 **再北非罪**（史記）魯連為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聊城結陣而去魯連乃為書約矢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自殺魯連遂北辭讓三反終不肯受 **三黜何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課第（漢陳寵傳）寵年十歲能誦孝經論語尚書詩禮春秋公羊穀梁傳及河洛圖讖七緯百家言凡十四年講五經章句數千萬言為世通儒永元領州郡秦事課第為天下最 **鄧晉室之瑯琊練**（晉王導傳）時蕭條之後綱紀未舉導乃與從弟敦俱渡江說琅琊王睿宜鎮建業以收人心睿以導為安東將軍軍府事皆諮導而後行 **嘉辰訝衰如昨歸輟攸遵林薄**（晉陶潛傳）潛嘗以重陽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久之值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就酌醉而後還 **原隱蓁蕪**（梁鴻傳）鴻乃與妻子居霸陵山中耕織以供養志節高潔博通經傳而恥為俗人所役 **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漢田叔傳）叔為人廉絜自守故趙王敬之每入奏事常坐語至夜半時為上客 **及茲出守實介親都音徵纖好**（漢楊惲傳）惲為人伉爽有才能好發人陰伏為九卿時與太僕杜緩俱坐法緩自殺惲坐不謹削爵為庶人 **課第**（漢陳寵傳）寵年十歲能誦孝經論語尚書詩禮春秋公羊穀梁傳及河洛圖讖七緯百家言凡十四年講五經章句數千萬言為世通儒永元領州郡秦事課第為天下最 **鄧晉室之瑯琊練**（晉王導傳）時蕭條之後綱紀未舉導乃與從弟敦俱渡江說琅琊王睿宜鎮建業以收人心睿以導為安東將軍軍府事皆諮導而後行 **嘉辰訝衰如昨歸輟攸遵林薄**（晉陶潛傳）潛嘗以重陽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坐久之值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就酌醉而後還 **原隱蓁蕪**（梁鴻傳）鴻乃與妻子居霸陵山中耕織以供養志節高潔博通經傳而恥為俗人所役 **視草於劉向論思之時**（漢田叔傳）叔為人廉絜自守故趙王敬之每入奏事常坐語至夜半時為上客 **及茲出守實介親都音徵纖好**（漢楊惲傳）惲為人伉爽有才能好發人陰伏為九卿時與太僕杜緩俱坐法緩自殺惲坐不謹削爵為庶人

征虜不廢投壺師人自睦（後漢李通傳）通子軼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賓設樂必雅歌投壺 **夷門地古梁苑藩雄**（見漢梁孝王世家）孝王城睢陽七戰晉中軍理格 **雙旌大邿**（左傳）風於澤七大邿二左邿 **馬雄士**（集作武）爭推（晉杜預傳）預行經襄陽與羊祜共論伐吳之計祜以為然預每輕舟順流而行諸將莫敢當其鋒 **杜當陽何嘗跨**（後漢李通傳）通子軼襲父爵為固陵侯軼子預嗣預好學博覽尤銳意於經籍每讀書有所得輒為解說言成數萬言時人謂之左傳癖 **三黜何嗟** **祭**（一作）**征虜不廢投壺師人自睦**（後漢李通傳）通子軼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賓設樂必雅歌投壺 **夷門地古梁苑藩雄**（見漢梁孝王世家）孝王城睢陽七戰晉中軍理格 **雙旌大邿**（左傳）風於澤七大邿二左邿 **馬雄士**（集作武）爭推（晉杜預傳）預行經襄陽與羊祜共論伐吳之計祜以為然預每輕舟順流而行諸將莫敢當其鋒 **杜當陽何嘗跨**（後漢李通傳）通子軼襲父爵為固陵侯軼子預嗣預好學博覽尤銳意於經籍每讀書有所得輒為解說言成數萬言時人謂之左傳癖 **三黜何嗟** **祭**（一作）

無忌御車惟求隱者（史記）魏公子無忌為信陵君其客侯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往請侯生侯生上坐不讓公子執轡益恭 **二矛重弓**（詩）二矛重弓兩矛重弓備其折壞也（晉夏侯湛傳）湛為人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往請侯生侯生上坐不讓公子執轡益恭 **相如病乃慕高風**（晉潘岳傳）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皆連手縈繞圍之謂之擲果潘安仁來 **方將副帝注心**（晉庾亮傳）亮由是朝野注心 **無忌御車惟求隱者**（史記）魏公子無忌為信陵君其客侯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往請侯生侯生上坐不讓公子執轡益恭 **二矛重弓**（詩）二矛重弓兩矛重弓備其折壞也（晉夏侯湛傳）湛為人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往請侯生侯生上坐不讓公子執轡益恭 **相如病乃慕高風**（晉潘岳傳）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皆連手縈繞圍之謂之擲果潘安仁來 **方將副帝注心**（晉庾亮傳）亮由是朝野注心

從時大願率周廟之奔走（書）武成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廟 **總漢庭之議論人之不幸今也則亡莊子**（莊子）蛇蚹蜩翼也似之而非也 **秦醫莫救其膏肓** **駁龍甚** **粉闈假道** 一作涂（漢官儀）中書門曰粉署壁故曰粉署 **諫署楊輝**（後漢李膺傳）時或謀曰虹蜺楊輝 **吾寧訐訕**（見論語）時好依違（南史郭祖深傳）祖深見政事多所依違不敢難 **周舉上章**（後漢周舉傳）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舉甚切正欲書奏恐帝置之御坐以為忌諱等見之歎息以白其母母曰汝自陳不諱乃投章而入 **惟求主悟** **賈生草疏豈畏人非**（漢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施行諫天子議以為公卿之位可為者誼自以為少年專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既得根源**（晉摯虞傳）虞博通古今著論以為漢興以來制度多因秦故而未能改更遂使三代之法無所依準 **盡除蹈駁**（莊子）蹈駁也似之而非也 **秦醫莫救其膏肓** **從時大願率周廟之奔走**（書）武成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廟 **總漢庭之議論**

論人之不幸今也則亡莊子（莊子）蛇蚹蜩翼也似之而非也 **秦醫莫救其膏肓** **駁龍甚** **粉闈假道** 一作涂（漢官儀）中書門曰粉署壁故曰粉署 **諫署楊輝**（後漢李膺傳）時或謀曰虹蜺楊輝 **吾寧訐訕**（見論語）時好依違（南史郭祖深傳）祖深見政事多所依違不敢難 **周舉上章**（後漢周舉傳）舉上書言當世得失舉甚切正欲書奏恐帝置之御坐以為忌諱等見之歎息以白其母母曰汝自陳不諱乃投章而入 **惟求主悟** **賈生草疏豈畏人非**（漢賈誼傳）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施行諫天子議以為公卿之位可為者誼自以為少年專欲改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既得根源**（晉摯虞傳）虞博通古今著論以為漢興以來制度多因秦故而未能改更遂使三代之法無所依準 **盡除蹈駁**（莊子）蹈駁也似之而非也 **秦醫莫救其膏肓** **從時大願率周廟之奔走**（書）武成曰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廟 **總漢庭之議論**

年月日惟元纂泰社繁祉（泰社謂泰山社首也）（晉郊祀志）周成王封泰山下東北肅然山上為泰社祭后土（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尊崇博古之士以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與太常同禮（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晉杜預傳）預子尚娶安平太守衛瓘女瓘甚奇之謂預曰此兒當興我家名必此兒也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年月日惟元纂泰社繁祉**（泰社謂泰山社首也）（晉郊祀志）周成王封泰山下東北肅然山上為泰社祭后土（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尊崇博古之士以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與太常同禮（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晉杜預傳）預子尚娶安平太守衛瓘女瓘甚奇之謂預曰此兒當興我家名必此兒也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伯喈之書（晉傳經）籍已付何人（見為某人答）**丹幡遠至**（晉郭璞傳）璞為人作卦曰青囊中經今在我此其人當以丹幡來迎我於路而取之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年月日惟元纂泰社繁祉**（泰社謂泰山社首也）（晉郊祀志）周成王封泰山下東北肅然山上為泰社祭后土（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尊崇博古之士以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與太常同禮（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晉杜預傳）預子尚娶安平太守衛瓘女瓘甚奇之謂預曰此兒當興我家名必此兒也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伯喈之書（晉傳經）籍已付何人（見為某人答）**丹幡遠至**（晉郭璞傳）璞為人作卦曰青囊中經今在我此其人當以丹幡來迎我於路而取之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年月日惟元纂泰社繁祉**（泰社謂泰山社首也）（晉郊祀志）周成王封泰山下東北肅然山上為泰社祭后土（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尊崇博古之士以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與太常同禮（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晉杜預傳）預子尚娶安平太守衛瓘女瓘甚奇之謂預曰此兒當興我家名必此兒也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年月日惟元纂泰社繁祉（泰社謂泰山社首也）（晉郊祀志）周成王封泰山下東北肅然山上為泰社祭后土（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尊崇博古之士以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與太常同禮（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晉杜預傳）預子尚娶安平太守衛瓘女瓘甚奇之謂預曰此兒當興我家名必此兒也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年月日惟元纂泰社繁祉**（泰社謂泰山社首也）（晉郊祀志）周成王封泰山下東北肅然山上為泰社祭后土（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尊崇博古之士以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與太常同禮（晉灼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晉杜預傳）預子尚娶安平太守衛瓘女瓘甚奇之謂預曰此兒當興我家名必此兒也 **為濮陽公祭太常崔丞文**

伯喈之書（晉傳經）籍已付何人（見為某人答）**丹幡遠至**（晉郭璞傳）璞為人作卦曰青囊中經今在我此其人當以丹幡來迎我於路而取之 **珍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寄奠申訣緘詞寫意終阻願於躬親徒加哀於**

絕壁次水西南流逕祖陳山西山多松樹所謂但祿之松也鄒
記曰祖祿山在魯南奉高博之縣界南奉高博之山也 昔我往子松
玉之間冀十城之得價 史記關相如傳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 望千尋而可
攀 藝文類聚神境記曰梁鴻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採藥以供養 大表宋詩紀事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 緣胡之纓 莊子趙太子悝謂
駛 傳毅舞賦良駿之乘 大平寰宇記曰梁鴻墓在平陵縣東北十九里 大年不登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大年不登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大年不登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會稽志曰越王句踐五穀之時 後漢書趙壹傳 後漢書曰商旅在
中門人去數十里如中國人死者魂往歸泰山之說 東公啓 旋爲東嶽之魂
不罹罪罟之所 見禽經 越井
之首 當作刖見 甘 陝青天 甘泉之女 後漢書曰甘泉女子萬法 武帝 年十四會化業二歸置南海州 時清
則銅 一作 鏑納厨 神異經 大秦國 仲 簡 鐘 鳴 音 聞 數 里 磬叩鼓 後漢馬援傳於銅鼓唯高大者良 曰銅鼓 民間或 出 略如銅鼓 建武民間傳鑄銅鼓 鼓 鼓
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鼓執以叩鼓曰竟留遺主人也 豈我之自惟子是與相從來覲又往
於涇 見新書王莽元傳 郡主 風埃古戍霜雪孤亭 不華無臘 瞞其水
南事 節度使 則有崇島巨 集作 之服 晉 生衣 緩胡之纓 莊子趙太子悝謂
龍吐吸孤真 偏裨 喪非 偏裨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大年不登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一人舉 古詩公車 對策高第 晚四 是焉踐歷更俟飛翻 三輔決錄子萬法 尚
風沼又接鴻原 晉書荀勗從中書監 風化鄉黨人賀我邪 謝莊讓中 書令表 望門天官高 名神
寰宇記谷石原兄弟急難杜甫 仍見譙玄之入 來始二年詔舉敦樸 謝讓讓有行義者各
寺鴻原元宿草感泊陵事 何異成平燥濕而鳧結於寒暄 左傳子 孕
一人舉 古詩公車 對策高第 晚四 是焉踐歷更俟飛翻 三輔決錄子萬法 尚
風沼又接鴻原 晉書荀勗從中書監 風化鄉黨人賀我邪 謝莊讓中 書令表 望門天官高 名神
寰宇記谷石原兄弟急難杜甫 仍見譙玄之入 來始二年詔舉敦樸 謝讓讓有行義者各
寺鴻原元宿草感泊陵事 何異成平燥濕而鳧結於寒暄 左傳子 孕

富子女以金銀爲大鼓執
以叩鼓曰竟留遺主人也 豈我之自惟子是與相從來覲又往
於涇 見新書王莽元傳 郡主 風埃古戍霜雪孤亭 不華無臘 瞞其水
南事 節度使 則有崇島巨 集作 之服 晉 生衣 緩胡之纓 莊子趙太子悝謂
龍吐吸孤真 偏裨 喪非 偏裨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大年不登 見代安公表 逸足方
欲秀而先蠭玉將攻而還毀 聞問之時歎悼何已惟我承
之 見高帝紀 受命南征 史記高帝紀曰十二月帝自將擊布 一言相許 後漢伍被傳子曰樂毅
氣相許一日千劍 自古 勇 大平寰宇記曰樂毅墓在博陵縣西北十里

會稽志曰越王句踐五穀之時 後漢書趙壹傳 後漢書曰商旅在
中門人去數十里如中國人死者魂往歸泰山之說 東公啓 旋爲東嶽之魂
不罹罪罟之所 見禽經 越井
之首 當作刖見 甘 陝青天 甘泉之女 後漢書曰甘泉女子萬法 武帝 年十四會化業二歸置南海州 時清
則銅 一作 鏑納厨 神異經 大秦國 仲 簡 鐘 鳴 音 聞 數 里 磬叩鼓 後漢馬援傳於銅鼓唯高大者良 曰銅鼓 民間或 出 略如銅鼓 建武民間傳鑄銅鼓 鼓 鼓

起（左傳晉曹太子初獻捷于秦秦不勸飲所也）杯行而淚法（王粲公宴詩）但容與（伯嗣切行遲）集作晦　杳作　於風波（屈原九章）船容與而不進今命回水而疏帶箭（後漢謝夔妻王氏期兄吟十餘日乃前王氏嘆曰吾雖女子志氣過汝兄動靡回盛衰有命豈子力邪遂投江而死）共沉吟於羽（項羽本紀曰今日固決死願為公共飲之乃大呼馳下項王亦漢也其餘從騎皆伏）揮袂出（後漢張衡傳曰衡常思天下事仰觀天文因以寫其憤悶之情）郵書甚頓（後漢張衡傳曰衡上疏乞骸骨徵還拜尚書未及到會病卒）里（後漢張衡傳曰衡卒時年六十二）風雲（後漢張衡傳曰衡少善屬文遊於三輔貴戚慕其才多往候之）未開聲塵（魏都賦曰）東公孫（史記曰）軌躅（魏都賦曰）敦（禮記曰）陌（魏都賦曰）徐動丹旐（見禮記）戢（左傳曰）終鄧（左傳曰）戟髯（後漢書曰）野（後漢書曰）城伯（左傳曰）永歸玄宅（陶潛歸去來辭曰）願執紼而身遠（禮記曰）想移舟而莫趣（陶潛歸去來辭曰）山暮色恨白駸之衰（後漢書曰）駕（後漢書曰）念歸之日翮為有恤之哀鳴呼哀（後漢書曰）聊茲寄莫莫寫西悲（後漢書曰）河（後漢書曰）夜秋思羣（後漢書曰）

為裴諡無私祭薛郎中（裴文駰字龍威河東聞喜人）已乎崔子為吾歌之（晉崔豹東觀人）伏惟靈佐商宣業（左傳公曰宣力之臣）門（左傳公曰宣力之臣）門崢層構堂（左傳公曰宣力之臣）堂榮崇基玉生藍岫（見禹貢）銅池（漢官儀曰金之九芒在於西神門銅池中）梧高佇鳳（雄詩外傳曰鳳凰非梧桐不棲）芝產龜（史記龜策傳）有美令人（毛詩）再稱青泂（見禹貢）訓在詩禮（漢書曰）樂惟名教（世說王子子猷語）天秋隼疾（見禹貢）遠絕想從容敢言（謝承後漢書曰）攀檻而空留跡在（見禹貢）削（見禹貢）葉而不見書存（漢孔光傳）年時有所言輒自書策）大官供食（通典）風生落筆（崔瑗御史箴）庭夜（晉書曰）女史護衣（漢官儀曰）帝念克職任於諫垣（元稹詩）依（詩）

能虛心遊世則（莊子）純白備於內（莊子）秋水望闕（莊子）兩漢潛居一閒不轉牛馬）春臺上多（老子）人熙熙如登（老子）春臺鄉塾掉鞅（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文林勵戈（見禹貢）胎修啓硯橫河（見禹貢）漢（論衡漢代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之流也其餘悉任問也）紙落燈波（晉王獻之傳名前如雪杜甫飲中八仙歌）揮袂如昨（晉夏侯湛）雲婷（漢書）潭宮貍首（禮記）天子將祭擇士也又諸侯大射）元和中聚（漢書）士人引鏡圖（漢書）坐廟（漢書）士其節（漢書）曹謂一舉（漢書）戰國策）弓懸月怯（陳倉馬明生謂漢高祖曰）星飛夏節（如明年對棚）兩書上第（新書選舉志凡進士試）紙策全通為甲第（漢書）四科備四以上為乙第）五辟名公（漢書）陳琳愈風（見禹貢）平臺竹苑（漢書）雪（謝惠連雪賦）梁王賦（枚乘）馬卿賦（史記）

幕梁芙蓉（見禹貢）顯備臺僚（漢官儀）榮徒（集作）憲秩冠峨鐵勁（王粲詩）淮山桂叢（見禹貢）營分細柳（見禹貢）嚴（見禹貢）帷不見書存（漢孔光傳）遠絕想從容敢言（謝承後漢書曰）攀檻而空留跡在（見禹貢）削（見禹貢）葉而不見書存（漢孔光傳）年時有所言輒自書策）大官供食（通典）風生落筆（崔瑗御史箴）庭夜（晉書曰）女史護衣（漢官儀曰）帝念克職任於諫垣（元稹詩）依（詩）烏過（見禹貢）江州表）天秋隼疾（見禹貢）遠絕想從容敢言（謝承後漢書曰）攀檻而空留跡在（見禹貢）削（見禹貢）葉而不見書存（漢孔光傳）年時有所言輒自書策）大官供食（通典）風生落筆（崔瑗御史箴）庭夜（晉書曰）女史護衣（漢官儀曰）帝念克職任於諫垣（元稹詩）依（詩）

遂之因題柱曰堂
堂乎張京兆田郎亦償金而類直（漢張敞字子高為京兆尹不疑敞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后舍有告歸誤將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之金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不取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漢榮出牧（後漢光武紀初事
晉議州兵（左傳晉於是作州兵）廉袴歌送（見前漢張敞陽公伏）劉錢贈行（後漢光武紀初會橋太守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人賫百錢以送龍伏）潯南之誅巨猾（漢郅都傳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皆豪猾一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慄）楊州之試諸生（漢倪寬傳武為楊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論問以得失）虎去江淨（後漢龐參傳參為漁陽太守百姓愛敬為人表功到虎相與東之）珠來蚌明（後漢孟嘗傳嘗到官革易前政多負機珠遠徙於交阯郡界當到官去珠還）神
豈好謙（易曩神害盈而福謙）天寧秩禮（書天秩有禮）靈華國之明品（見鳥獸木
陽公決）喪士林之模楷（漢書天下模楷李元禮）使爲善者氣奪
求仁者解體（左傳其誰云解體）已不駐乎卿雲（見下序）竟何窺於
伏濟（山海經王屋之山濟水出焉西北流注於泰澤注經元醫相近即虎水也
經注水皆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山今原城東北有東山城凡安置
曰泉源者皆是）長洲樹古茂苑山春（漢枚乘傳諫上梁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華池也
昭曰長洲在吳東吳都賦長洲茂苑）橘稅既集（淮南子枳橘渡淮化為枳葉異
都賦橘柚芬芳經冬不衰）無兒不前（後漢西羌傳越人善植木稻收采橘柚賦斂其中
兩山最盛地必曲高）茶征是親（新書食貨志貞元九年淮南節度使張秀奏出
爲最級次為使家日）鷁度雲而未遠（鶂退飛過宋都史記越王勾踐滅吳北渡淮與齊晉
德宗紀谷之有魏自此始）鷁退飛過宋都（春秋僖公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
大鷁退飛過宋都（列子注鷁風鳥也春秋傳公子有六年
流去為高）長洲樹古茂苑山春（漢枚乘傳諫上梁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華池也
昭曰長洲在吳東吳
都賦橘柚芬芳經冬不衰）橘稅既集（淮南子枳橘渡淮化為枳葉異

畫琨妻卽謝之從母謝婚琨詩申以姻若以累世同曰婚姻謂謝娣嫁琨弟鑄顗有契見爲聚人啓 全趙爲期見爲同啓 劇羊腸之嶮巇山嶮峻貌表 空欲銘恩何酬樹德韓子孔子曰善爲德者樹德 庇孤根于高援文選有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銘曰孤根寡託附水樹木爲援如潘院也 許嘉姻于弱植左傳子產如陳將歸宋子必宋之子曰其君弱植 將歸宋子左傳子產如陳將歸宋子必宋之子 俄放瀨南文選序楚人屈原遠放湘南 綴詩寄楚徼初學記四百三百二百石皆黃多赤一作繫白昭潭湘縣西又北逕昭山西山下有洗泉水不可測故亦昭潭焉 歸止未卜左傳曰歸止曷其有定 言靖之悲方極見爲監本訛又據止 王粲之憂不堪張周封敞將敦故約玉無改行金不如諾見爲張周封敞 助大義於幽沉軫遐心於漂泊前重見 使者尚在幽書已來北史李諧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魚腸不回左傳公遣方 葉子是甘詩邶風谷風 言靖之悲猶厚重言見 四望兮聊假日以銜憂 猶厚重言見 張周封敞 將敦故約玉無改行 金不如諾見爲張周封敞 助大義於幽沉軫遐心於漂泊前重見 使者尚在幽書已來北史李諧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魚腸不回左傳公遣方 葉子是甘詩邶風谷風 言靖之悲猶厚重言見 四望兮聊假日以銜憂 猶厚重言見

右馬當作石馬蓋冢前石馬所在多有隨事而名之故知馬爲鳥字之誤揚或作羊亦譌 撫周苞之辟邪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有桃枝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枝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後漢靈帝紀生令鄧州南陽縣北有宛育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脅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按後漢書宦官封侯無兩脅圖苞者據水經注淮水東逕醳縣故城北出於黃山下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秦家前有碑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前有碑文曰其取妻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咸一丈許作制甚工左騎上刻作辟邪云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諱盖壯自安帝父然苞后也義山蓋并北事今水經注本訛缺 況良治最考吉恐是周字之誤或集誤以吉爲周亦未可知史稱其人莫可考矣 規存見爲綽郡公啓 遺經葉在見爲何東公啟 臧孫有後左傳初季孫行父聘于齊齊侯使慶封對曰臧孫紇有後於魯其將興乎 魏萬必大見爲綽州表 敢期陋質終託餘光王粲傳論上林賦 草平之紹續無望見爲昭德啓 秦晉之婚姻豈忘左傳晉侯入秦穆公夫人賈君爲生女 絮酒無幾謝承後漢書范冉父母終冉負土成墳行服三年墓側立廬旦夕號泣鄉里感其篤行賜以酒肉冉輒以酒灑墳肉棄之於是鄉閭稱其清潔 金不如諾見爲張周封敞 助大義於幽沉軫遐心於漂泊前重見 使者尚在幽書已來北史李諧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 魚腸不回左傳公遣方 葉子是甘詩邶風谷風 言靖之悲猶厚重言見 四望兮聊假日以銜憂 猶厚重言見

晉書郭林宗有母憂辭往弔 辭多失次北史高允傳景穆白天 淚數斛之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而去 降蘭佩之餘芳離騷 行潦有千行冀桂旌之不遠屈原九歌東君 哭振巴雷世說 爲佩以鳴呼哀哉尚饗

祭呂商州文 見曾相 惟靈族光鈞渭見曾相 慶顯歌齊左傳晉侯聽齊歌 睟睨雲梯漢田蚡傳聊城南宮閒巨大雲梯睟本作睟俗字 短刃分犀莊子彼且蘄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不為謀慮焉 古聖靈輿後漢班固傳靈輿先聖之靈輿 前上漢無槎見爲陽公表 戍期他日式返中華認楊一作華非 公之石馬西京雜記陳揚見張騫乘槎經天河至一處有城郭室屋市門有丈夫牽牛渡河而去問此何處答曰問嚴君平還以告君平曰某年某日有客星犯牽牛宿後有人乘槎至君平不答其人還家以其物貢嚴君平曰此天河也 賢町畦莊子彼且蘄乎無何有之鄉無町畦 消腸効藥傳病前洗腸胃 刮膜留醫史記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入 彈琴而放臣見釋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絷者誰也有司

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視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使歸本國買賦而姤后還閩（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得幸頗妬別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以悟主上主復得幸）既步京國（曹相國參既相如工爲文以悟主上主復得幸）相府中王仲宣誄我公實嘉表揚京國（仲宣誄曹公雖歸於鄉里）亦篇鄉里（曹充傳頗好古光公之辭曰請自起也與）與田蘇游（后傳薛歐子吉光公族穆子有駿族將亡）鄴都才運（見高柳田蘇的曰好仁）有大叔美（子石碏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子本叔美而文）洛陽年齒（見高東方朔傳）何晏神仙（世說何晏七歲明慧若神）張良女子（漢張良傳贊曰閭張良狀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禮闈之擅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並見）今若此（並見表）囊成內殿之帷（吳東方朝傳文皇帝）書貴皇都之紙（晉書左思都賦成一時競傳洛陽紙貴）才難價重政舉人存蓮池易曉（見高和州啓）蘭圃多暄（檢遺記見山第九層有六十田蘭圃）涵波獨躍弄影孤翻王粲樓中常經暇日（見高裴雄文）揚雄宅裏幾弔遺魂（左思詠史詩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蓋聲揚雄作太玄而反之自守閉門著書）楚國讒原建禮門內明光殿外（三秦記曰漢太宮殿門高五丈門內有明光殿）漢庭毀詔成是貝錦（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參差觀閱（左傳觀閱於莊）斐斐成章（受倍不少）直金既肆於猜疑（見高裴松之又）魏竟從於沙汰（見高安平公表）蒙犯霜露（左傳子太叔曰政）支離埃塵（莊子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故子天年又見支離其德者）是從佐理於彼東周雷喧洛派電製拳高丘（舊注蒼頡舊墟高丘良可）錐在蘇秦之股（戰國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劍其殷流（名風時頻得白以爲鎮心抱膝讀論）血至踵（家犯霜露）參差觀閱（左傳觀閱於莊）斐斐成章（受倍不少）金谷清秋（石崇金谷詩序有別業在河南縣界）玉泉嘉月（王喬廣記玉泉在河北縣又明）綺志宜陽（聯句見前）魏竟從於沙汰（見高裴松之又）蒙犯霜露（左傳子太叔曰政）支離埃塵（莊子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故子天年又見支離其德者）是從佐理於彼東周雷喧洛派電製拳高丘（舊注蒼頡舊墟高丘良可）錐在蘇秦之股（戰國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劍其殷流（名風時頻得白以爲鎮心抱膝讀論）血至踵（家犯霜露）金谷清秋（石崇金谷詩序有別業在河南縣界）玉泉嘉月（王喬廣記玉泉在河北縣又明）綺志宜陽（聯句見前）

珠向隨臺而獨酔（宋宇記隋侯墓在隨縣北八里隨侯所築彈之所）宮貳尹（左傳王在荊宮明一統也注王陵故城東南丹元帝即位者宮即此按者宮貳尹謂自隨還江陵府也伊也）相府中郎（前史失依之義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莫承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墜前烈矣）將申護屈（易大壯之解曰請自起也與）與田蘇游（后傳薛歐子吉光公族穆子有駿族將亡）鄴都才運（見高柳田蘇的曰好仁）欲復鴛行（新前唯五更二點入鶴行）朱輪意氣皐蓋耀光（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朱輪皐蓋馬驅傳）訓說則馬季長之居南郡（後漢馬融傳融素貴盛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鼓琴而已）張良女子（漢張良傳贊曰閭張良狀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禮闈之擅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並見）今若此（並見表）囊成內殿之帷（吳東方朝傳文皇帝時拜公車令）書貴皇都之紙（晉書左思都賦成一時競傳洛陽紙貴）劉寵一錢（見前漢）鄧攸五鼓（晉書鄧攸字伯道河東人歷官四郡皆以清白著）才難價重政舉人存蓮池易曉（見高和州啓）蘭圃多暄（檢遺記見山第九層有六十田蘭圃）涵波獨躍弄影孤翻王粲樓中常經暇日（見高裴雄文）揚雄宅裏幾弔遺魂（左思詠史詩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蓋聲揚雄作太玄而反之自守閉門著書）楚國讒原建禮門內明光殿外（三秦記曰漢太宮殿門高五丈門內有明光殿）漢庭毀詔成是貝錦（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參差觀閱（左傳觀閱於莊）斐斐成章（受倍不少）金谷清秋（石崇金谷詩序有別業在河南縣界）玉泉嘉月（王喬廣記玉泉在河北縣又明）綺志宜陽（聯句見前）

珠向隨臺而獨酔（宋宇記隋侯墓在隨縣北八里隨侯所築彈之所）宮貳尹（左傳王在荊宮明一統也注王陵故城東南丹元帝即位者宮即此按者宮貳尹謂自隨還江陵府也伊也）相府中郎（前史失依之義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莫承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墜前烈矣）將申護屈（易大壯之解曰請自起也與）欲復鴛行（新前唯五更二點入鶴行）朱輪意氣皐蓋耀光（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朱輪皐蓋馬驅傳）訓說則馬季長之居南郡（後漢馬融傳融素貴盛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鼓琴而已）張良女子（漢張良傳贊曰閭張良狀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禮闈之擅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並見）今若此（並見表）囊成內殿之帷（吳東方朝傳文皇帝時拜公車令）書貴皇都之紙（晉書左思都賦成一時競傳洛陽紙貴）劉寵一錢（見前漢）鄧攸五鼓（晉書鄧攸字伯道河東人歷官四郡皆以清白著）才難價重政舉人存蓮池易曉（見高和州啓）蘭圃多暄（檢遺記見山第九層有六十田蘭圃）涵波獨躍弄影孤翻王粲樓中常經暇日（見高裴雄文）揚雄宅裏幾弔遺魂（左思詠史詩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蓋聲揚雄作太玄而反之自守閉門著書）楚國讒原建禮門內明光殿外（三秦記曰漢太宮殿門高五丈門內有明光殿）漢庭毀詔成是貝錦（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參差觀閱（左傳觀閱於莊）斐斐成章（受倍不少）金谷清秋（石崇金谷詩序有別業在河南縣界）玉泉嘉月（王喬廣記玉泉在河北縣又明）綺志宜陽（聯句見前）

珠向隨臺而獨酔（宋宇記隋侯墓在隨縣北八里隨侯所築彈之所）宮貳尹（左傳王在荊宮明一統也注王陵故城東南丹元帝即位者宮即此按者宮貳尹謂自隨還江陵府也伊也）相府中郎（前史失依之義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莫承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墜前烈矣）將申護屈（易大壯之解曰請自起也與）欲復鴛行（新前唯五更二點入鶴行）朱輪意氣皐蓋耀光（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朱輪皐蓋馬驅傳）訓說則馬季長之居南郡（後漢馬融傳融素貴盛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鼓琴而已）張良女子（漢張良傳贊曰閭張良狀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禮闈之擅譽也如彼冊府之傳名（並見）今若此（並見表）囊成內殿之帷（吳東方朝傳文皇帝時拜公車令）書貴皇都之紙（晉書左思都賦成一時競傳洛陽紙貴）劉寵一錢（見前漢）鄧攸五鼓（晉書鄧攸字伯道河東人歷官四郡皆以清白著）才難價重政舉人存蓮池易曉（見高和州啓）蘭圃多暄（檢遺記見山第九層有六十田蘭圃）涵波獨躍弄影孤翻王粲樓中常經暇日（見高裴雄文）揚雄宅裏幾弔遺魂（左思詠史詩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蓋聲揚雄作太玄而反之自守閉門著書）楚國讒原建禮門內明光殿外（三秦記曰漢太宮殿門高五丈門內有明光殿）漢庭毀詔成是貝錦（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參差觀閱（左傳觀閱於莊）斐斐成章（受倍不少）金谷清秋（石崇金谷詩序有別業在河南縣界）玉泉嘉月（王喬廣記玉泉在河北縣又明）綺志宜陽（聯句見前）

論（後漢荀爽對策京師為之論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物情推斥（見為梁陽公沈）撫事傷年（南史謝貞傳子侄並早卒貞每哭輒慟）逮子廉部及子頒倘（陸機元正啓作頒）終照玉而頒淌（陸機元正啓作頒）子牟之思魏闕望（張衡東京賦曰視吾舟車即在宮闕之間）誠知舌在（史記張儀傳范雎謂王曰臣聞其資曰視吾舌車即在否妻笑曰舌在也曰足矣）不覺魂消（王粲詩曰魂神逸散）書斷三湘（水經曰湘水出零陵始安二郡之間）

遷商州刺史載揚筆陣（太平御覽王弘為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組者陣也筆者刀楯也言整甲也砥者礪也也本領者將軍也）復清劒氣（任昉宣德皇后令劒氣凌雲而屈虹於萬夫之下）長卿消渴（見為縣令）士安風痺（晉書皇甫謐三十餘始得風痺拘攣不能起）逝川幾歎于不迴（論語逝者如斯夫）東海還珠（見代）鳴呼（一作嗚）朝露俄聞于溘至（漢蘇武上人生如朝露）昔也風塵投分平生少年（見代）雕龍競巧（見代）倚馬爭妍（見代）況弟兄不如其（一作舊）友生（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鳴呼摩夜依臺（左傳依於君如手足）窮泉訪路（見代）已已（一作嗚呼）促滕伊川（一作嗚呼）月中乃共（一作供）論科（晉安天論曰月中有仙人桂對今視其桂有斧痕）莫和哀挽（玄文）嗟玉樹（一作嗚呼）莫和哀挽（玄文）嗟玉樹（一作嗚呼）莫和哀挽（玄文）嗟玉樹（一作嗚呼

公哀歌古有從死今無奈何（漢書地理志天平軍節度使治鄆州人從死而作是時也）天平之年（舊書地理志天平軍節度使治鄆州開成元年改為天平軍）大刀長戟（漢書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改執戟曰執戟掌宿衛侍從）旁一人衣白（白衣士卒服）相白衣者右唐書李光弼傳光弼子匡儀匡儀子抱貞抱貞子良器良器子良弼良弼子良器良器子良弼良弼子良器良器子良弼良弼

秘寶見代李玄文晉千里國（當陽縣境疏曰古者封國大者不過方百里今合并一國周環百千里）漢第一功（漢書蕭何傳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建幢油碧（晉輿服志青油幢者將軍以上所加之）啓幕蓮紅（見為回州路）賓高主擇（左傳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韻合人同（裴宏三國名臣敘贊景山妖雲）固不能加減陳掾（未詳盛暑絳大如車蓋昭綠大如車蓋使作書與韓建時人祖尚近出瑞隨從曰於時上其事書成）亦可以喜怒桓公衣繡舍香省（漢官儀尚書郎入臺伏青綺門丹墀白筆給紙）藺臺栢赤管朝操青縑夜礫（晉見裴啓語）佐計相則生聚有經（漢書張蒼居相府主計國上計者疏計相）贊地官而（集作則）孤終協譜（見晉袁宏後漢紀）左傳伍員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路）千惟荔浦（新書地理志桂州始安郡領荔浦縣）言念金昆（謂兄文士詩也）意（集作兄）冠列衣（集作據是）帶（後漢輿服志王者冕旒衣裳法天地也）雪泣星奔（庾信詩云忠去暑天之陛如星奔雪泣）毀遘儀狄行至（戰國書南召士兄女士宇慕）衰更長（晉王敦傳論曰衛青霍去病衰從役朕甚愧之）三十年之間（漢東民傳序曰）正恨殊鄉地閣山深川寒樹古杳杳玄夜（見代李陽公表）荒荒（集作

（本書卷二十五）

（前遷職方郎中太和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九年為戶部侍郎位至吏部尚書贈司空）書富平開工孫龍平縣武德四年析置陳州四縣唐之名相家）開工隸宅裏之荊枝半謝（見代李陸海南公表）埋玉恨土（見代李文）寄莫緘辭（白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梧桐（淮南子曰梧桐生於高山之陽）陟岡望兄詞客之情何極（詩陟彼岡兮瞻望兄兮）歸縣見女騷人之恨猶存（水經注江水東過秭歸縣南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謂其宅為姊歸即謂縣所謂女）宿莽（離騷朝搴阰之木兮夕攬洲之宿莽）生金認石（王隱晉書曰水嘉初陳國項縣雹大如斗中生金人鑒取實貴已復生此石東之瑞）埋玉恨土（見代李文）寄莫緘辭呼風泣雨（後漢方術傳趙炳長嘯呼風風氣加涼曹植誄延篤數息明之交頭噫嘻嘻嘻（詩噫嘻嘻嘻成王）宗尹之魂來否

祭張書記文

維會昌元年歲次辛酉四月辛丑朔二十日庚申隴西公榮陽鄭某隴西李某安定張某昌黎韓某樊南李某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朝方書記張五審禮之靈嗚呼古有不重千金（古樂府不惜黃金散盡只要兒女共歡笑）殊輕尺璧（帝王世紀禹不重尺璧而愛寸陰）或虎百夫之防（謂結此仲尼百夫之防）或作萬人之敵（蜀張飛傳魏謀臣程昱荀攸等成稱其飛萬人之敵也）雖爭雄角秀殊塗異跡念閱水于千齡（陸機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

為世人共而行暮 若衝颸之一息（陳琳武軍賦英衝風也颸飄飛貌）吁嗟審禮寧或免之瞭眸巨鼻（論衡孟子相人以眸子為心表明瞭眸子方口說文甌口上脣也）始自渚宮（見荊州文）來游帝里（漢高祖入關都咸陽）方口琅鼻（論衡曰老聃瞭眸若日文時聃方口琅鼻長耳大肩）陳尸重來而人也陸倕石闕銘）論邀懸河（晉書王衍口若懸河）文酬散綺（陸機詩餘一何綺或以為伏帝里）骨物稱最登高擅美（見前）良時不來（李陵詩良時不再至）躁進何（一作為）恥門巷蓬蒿（見前）荒涼如此（孔稚珪北山移文）蕭灑筆（謝朓詩餘實散成珠）寂寥而已梁多文士漢硯（臧榮緒晉書曰董威輦門庭藩溷皆書左思賦欲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筆或削柿以記事或書於衣裳或寫於壁上有所疑即便錄之如廁所）有貶王（見前）猶市駿骨（見前）良時不來（李陵詩良時不再至）宵警夜光（鄒陽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人於道路眾莫不按劍相眄者）長裾既曳（見前）健筆雄當（徐陵謝東陽雄筆陳琳）健筆未盡懷職高蓮幕官帶芸香青袍如草白簡如霜東閣朝

煖西園夜涼（見前）震豈殺公（晉書魏舒為司徒閻震累為諫諍公被疾請震為殺公採藥有辭者舒辭之）惠詰惟故吏（晉中興書曰陳寔為太丘長時鍾繇為潁陰令繇少時有惡太丘以為由斜台以為運選司馬宣王對於閻南峴首奉辭曹之譯（魏略曰大史典禮執閻記奉譯名改戶曹為辭曹）松筠不改琴尊有寄三徑方營（見前）一叙乏地（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文多為富無事當貴（戰國策曰前輩為貴）亦解客嘲還答賓戲（見前）迴翔逸軌（晉王沈釋論曰翔而長鶚）傲睨重霄（王粲登樓賦）林木浮期晚節更峻清標系蛇結纛（魏略曰魔神為及令賜主簿如蛇吾舉屬得為河南尹當有親客久留不復來屬閒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如蛇見方飲飲見杯中有蛇意杯中蛇即角弓之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為告其所以豁然意解疾病頓愈）迴生之草（十洲記祖洲在東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瓊田中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

賀日買猪肝一片安邑今軟更常給仲叔曰豈可以口腹累安邑遂去

從回鴈之峯（方輿勝覽衡陽有回鴈峰至此不南去在今衡州城南）一則至自點蒼之水（見爲漢陽公文）方將爲笛裁竹（張騫文士傳桑邑出善竹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興縣見屋梁竹東間可以爲笛取而用之果有異聲）緣箏斬桐（曹植與吳質書夜雲夢之竹以爲箏斬桐會稽之梓以爲箏）驅羿射鴻（疏作烏淮南子十日並出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招任釣鯉（見爲堪人陷井無出鴻射事未盡而取只取其善射如任公子之釣亦未嘗有釣鯉事）也豁契闊于屯夷（猶言僥倖苟免屯夷旋觀終始）極平生之宴喜（猶言快意平生）靈莫效（見爲成都令表）一夢良覿雖屢（杜甫詩良覿長展）沒懷未從（一作靈）俄終露先寒而隕葉渭未盡而閼鐘（見代儲射表）今則列樹開封（見爲吳王中封不封不樹）棣著得吉終旋前引（見爲緯氏文）桐棺後出（曹子建棄市桐棺三寸）隱轔原野（見爲緯郡公文）淒涼雲日（一作日慘慘雲日相輝映）將歸宿且寓皇都江遠惟哭天高但呼（史記屈原作號呼蒼天也極未書不呼天）必有餘慶（見爲先生傳）非無後圖（左傳閻敖以爲後圖）嗚呼哀哉壺有芳醪俎多腊（一作臘）肥狩（詩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叫噪不聞精靈何處鬱憤徒極含辭莫敘冀有鑒於酸嘶庶無乖於酣飲（詩飲酒之飲去聲左傳主飲歐也）

李義山文集卷第六

李義山文集卷第七

崑山　徐樹穀藝初箋

徐　炯章仲註

祭文下

祭處士房叔父文（詳入集氏姊文房字上卷第一字）

某爰在童蒙（易童蒙求我）最承教誘（論語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違訣雖久音旨長存（詩中興書東海）近者以檀山舊墅（檀山在今可南同封府榮陽縣東南一里故城西城北有檀山四絕孤峙山上有鴻聚倉開山聚新書劉禹錫傳榮陽檀山原山今生數百株有劉禹錫墓也義山家侍河內人距榮陽一百里而近故先塋在焉）忽懼風水（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省山北流逕故城東北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壽堂圮壞（吐蕃戰魂歌壽堂延鬼雖主壽堂祭祀處）家樹凋傾雖崩則不修

聞諸前哲（一作聖賢）追孔子所導合葬於防孔子先及門人後雨其至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但墜而封（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棣著得吉終旋前引（見爲緯氏文）桐棺後出（曹子建棄市桐棺三寸）隱轔原野（見爲緯郡公文）淒涼雲日（一作日慘慘雲日相輝映）將歸宿且寓皇都江遠惟哭天高但呼（史記屈原作號呼蒼天也極未書不呼天）必有餘慶（見爲先生傳）非無後圖（左傳閻敖以爲後圖）嗚呼哀哉壺有芳醪俎多腊（一作臘）肥狩（詩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叫噪不聞精靈何處鬱憤徒極含辭莫敘冀有鑒於酸嘶庶無乖於酣飲（詩飲酒之飲去聲左傳主飲歐也）

貽（一作賄）芳鴻儒著美（文心雕龍孔子既沒門人追述夫子德行以作論語）郭泰之碑論於夜壑（見爲西樂陽公文）載惟珧頊（一作名）藐爾孤沖（天）豈可令趙岐之表墓彼玄扃（見代儲）聞諸前哲（一作聖賢追孔子所導合葬於防孔子先及門人後雨其至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但墜而封（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棣著得吉終旋前引（見爲緯氏文）桐棺後出（曹子建棄市桐棺三寸）隱轔原野（見爲緯郡公文）淒涼雲日（一作日慘慘雲日相輝映）將歸宿且寓皇都江遠惟哭天高但呼（史記屈原作號呼蒼天也極未書不呼天）必有餘慶（見爲先生傳）非無後圖（左傳閻敖以爲後圖）嗚呼哀哉壺有芳醪俎多腊（一作臘）肥狩（詩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叫噪不聞精靈何處鬱憤徒極含辭莫敘冀有鑒於酸嘶庶無乖於酣飲（詩飲酒之飲去聲左傳主飲歐也）

貽（一作賄）芳鴻儒著美（文心雕龍孔子既沒門人追述夫子德行以作論語）郭泰之碑論於夜壑（見爲西樂陽公文）載惟珧頊（一作名）藐爾孤沖（天）豈可令趙岐之表墓彼玄扃（見代儲）

誠叫號之不停顧營辨之無素（南史宗慤敵儔敵已先知手自營辦詳上表）某等輒考諸著筮（晉書何偘微時下筮家中忽哭報母喪）別卜丘封使義叟以今日吉時奉移神寢奏無僭踰免虧疎是期永閟尊靈長安幽冥（文心雕龍武帝雖禮秉通變猶未盡理）嗚呼哀哉壺有慶自及于諸孤（晉書何偘微時下筮家中忽哭報母喪）眠牛（博物志公卿送葬陳國袁孝尼東都門外馬牛遞相驚觸孝尼父胄曰前圍見一牛眠地名菲非牛眠地不利棲神喘伸石椁葬之）白馬垂祥豈均於猶子（博物志公卿送葬陳國袁孝尼東都門外馬牛遞相驚觸孝尼父胄曰前圍見一牛眠地名菲非牛眠地不利棲神喘伸石椁葬之）追懷莫及感切徒深更思平昔之時兼預生徒

之列陸公賜杖念榮益以何成（晉中興書謝安嘗稱陸納兄子俶遊陳盛德納安去納狀似四十云女既不能光益叔父答子何）
穆吾奉殷氏著文媿獻酬而早屈（謂殷浩傳浩與叔父神供好老易談浩口談則辭屈吾扇小談勝浩）引
進之恩方極禍凶之感徒（一作鍾）兆（事維十月元年文帝）哀深永往情極初聞矧宗緒衰微（晉謝尚傳高識曰婚姻對等郡郭白水碧藏瓦私映鏡若鉤故手遺少子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尚答曰天功人上附矛親小）纓殆歇（晉書世崇宇緒詳卜文）五服之內（喪服一曰斬衰三年二曰齊衰三年三曰齊衰期四曰大功九月五曰小功五月）
功以下附于疎（喪服上下附于疎也）一身有官將使澤底名家（晉陶侃傳侃本鄱陽人世居尋陽）番同單系（晉陶侃傳侃少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投侃宿）
陽鄭岡頭（晉書陶侃傳侃本鄱陽人世居尋陽）山東舊族不及寒門（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
士門崔盧為鼎甲（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
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江北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
郡姓桑梓（晉書張翰傳翰吳郡人也）
功以下附于疎（喪服上下附于疎也）
服（喪服上下附于疎也）
陽鄭岡頭（晉書陶侃傳侃本鄱陽人世居尋陽）
士門崔盧為鼎甲（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
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江北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
郡姓桑梓（晉書張翰傳翰吳郡人也）
構之文敢怠成書之託（晉書陸機傳機為成都王穎大將軍以為）
後漢第五倫傳倫每有之曰人（見上疏）
瑞曰年盛才美（見上疏）則當授以詩書論其（一作以）婚宦（列子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夫羊使）

盈嘗有奉名教無虧靈其鑒此微恍助夫至願敢以衆
於必大庶免歎於忽諸（晉書張華傳義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之瘵恙（晉書上啓）曾非踰遠不獲躬親瀝血裁詞（周史表序曰瀝血陳辭）
叩心寫懇（後漢宋弘傳義曰叩心泣血）長風吹浪敢忘昔日之規（南史王僧虔時叔父少文問其所上表曰頗乘長風破萬里浪）
遵南書（晉書王導北府皆當南下）冀因薄藝（王導北府皆當南下）南巷齋名永絕今生之望（晉書王導北府皆當南下）少降明
輝延慕酸傷不能堪處苦痛至深永痛至深
爲馮（一作）從事妻李氏祭從父文
有羙吾門實繫公族（見上狀）絳霄結陰皇極流輝（郭璞遊仙詩振）
自嚴君以交辟延榮（晉宋人有被辟雷詩上入嚴君焉）仲父以立朝衍慶叔父

鉉曲疎五服而義協一家馬援於兒姪之間一情無異（後）
馬援傳兄子嚴敦嚴等成卿父余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南史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王華在兄弟之列
數從猶親（南史王琨傳琨華從父弟也琨伯父廙臨終謂子弟從諸）鍾誰言一紀之餘又奉再
人辭寡（易君子無爭）君子無爭（見論語）屬者以獻賦不遇投筆從戎（漢）
司馬相如獻上林子虛賦王）鏡水稽山（嘉泰會稽志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聊屈觀書之望（輿地志山陰）
筠傾獻賦甘泉宮賦上表）
帶郡郭白水碧藏瓦私映鏡若鉤故手遺少子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稽記云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稽山陰縣郭白水碧藏瓦私映鏡若鉤故手遺少子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稽記云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稽山陰縣郭白水碧藏瓦私映鏡若鉤故手遺少子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稽記云山陰路下行如在鏡中會稽山陰縣
稽記云山陰縣郭帶永和五年會稽大守馬臻創立門堰以防海水）
使韓伯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晉韓伯傳伯為豫章太守）
楊雄清劉歆晉得觀書於石室）甬東制右始開傳（特作）劒之名（吳越）
使人告吳子曰寡人其違王於甬句東（吳越春秋句踐滅吳王夫差曰孤）
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滅吳夫差於甬東（索隱韋昭云甬東越東甌中洲號）
吉北山移文（晚始）
譽於斯右詩上表）經途幾千（杜詩別蔡氏）去國數載爰因
職貢來奉闕庭（漢初諸侯長沙臣奉貢）職等既幽明無累年志漸成
（職陳人表不獲則）傳車方馳朝露溘至（漢書郊祀志曰朝露溘至）

禍生朽索驚起揚鞭（晉書索靖傳靖子若初為秘書丞靖謂曰天下將亂）
禁俄折臂而無望（原注王隊主馬死故）
徵（李史表序傳大父徵）
遺南書（晉書王導北府皆當南下）冀因薄藝（王導北府皆當南下）南巷齋名永絕今生之望（晉書王導北府皆當南下）少降明
輝延慕酸傷不能堪處苦痛至深永痛至深
室遠在海涯一女方羈一子未卉人生甚痛天道奚言
（江淹恨賦人生至此天道寧論詳卜文）今以家國載遷千戈未息尚稽啓祔（禮記雪人之祔）
者非因美疢稅鞅告痛（左傳疢疾也）扈蹕數晨餧艾之莫（左傳餧人食也）
叩心寫懇（後漢宋弘傳義曰叩心泣血）長風吹浪敢忘昔日之規（南史王僧虔時叔父少文問其所上表曰頗乘長風破萬里浪）始驚香而不
禁俄折臂而無望（原注王隊主馬死故）況乎合
徵（李史表序傳大父徵）果合（左傳）蓬而斯及（詩）
室遠在海涯一女方羈一子未卉人生甚痛天道奚言
（江淹恨賦人生至此天道寧論詳卜文）今以家國載遷千戈未息尚稽啓祔（禮記雪人之祔）
也合之（左傳）乃葬從權（謂張）定鼎城東（東王世紀春秋成王定鼎郟鄏其）
永通門外（隋地理志大業五年移都於）南瞻萬嶺（載延之西行記萬萬）
調少室相去十七里萬歲名也）北望邙山（張載上哀詩北邙何壘壘高）

封且作藏神之室必也慶延異日時屬通年先溫序之
思歸見代使射表侯臧孫之有後見禹紫鼓文二十一姪女早蒙慈撫
久欲違離今又從夫山東食貿洛水註云食貿將療無及驚
悲有加敢因祭酹箕作酉醴之馨聊冀精靈之降見上文嗚呼叔父
永鑒卑誠

祭韓氏老姑文 原注「故安定郡夫人」 尚書太夫人

猗歟我家世奉玄德讓弟受封後漢于定國傳作薛況繼父定國封讓國
遵去勤王賜國左傳子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名芳舜鼎禮記衛孔悝鼎銘揚于休命施於
公孫四左傳秦晉之盟公誓之曰不貳爾德有如先君孟明西乞白乙拜稽首曰
語以季孟之間未之聞焉共惟柔範載稟淵塞後漢書列女傳鄭玄妻趙氏
宏儁賢曰公卿中違衆之闕

蠆既作女師宋玉神女賦顧女師善母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
謝曉衆寡惠婦德儀班婕妤詠詩及劉氏德衆女師之篇乃爲嬪
則書姑勖我婦則永波清梁園月明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梁園之館
日夜與諸生上書言之鄒陽枚乘之屬並爲賓客相如後至居上舍
馬賦注云福善餘慶好謙舊祉書天道
名卿見上文入從進職出輔專征禮記王制者侯陽乃大伯後征晉
虞書傳說上世職作難召伯專征詩蝀斯不妬詩序蝀衛女嫁於齊
若無動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厥德和鳴左傳子氏妻敬仲其
于飛和鳴鄭箋此時同慶東郡郡作分榮郡地名二東郡秦置治今清豐縣西南
秦置治今清豐縣西南使者貞梁漢文三王紀注云梁孝王子使者
王妃爲孟使人奉璽盛天子旌節皆以代廣頤貞也行上書言事
急事相聞丘約及竹吏安國註云謀王王乃令事勝公孫詭皆自殺出之公子
專魏史記信陵君傳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
孟相屬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用侯生計殺晉鄙將晉鄙軍擊秦秦兵解去帝念元昆人思仲氏杖節赴
敵晉宣帝紀諸葛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辛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斬翦盡瘁後漢第五倫傳倫攝會稽
大守綏撫二千石躬自斬伐而易之反席未安而役如買棺而指期

爲李郎中祭舅竇端州文

新書地理志嶺南道端州高要郡領縣一高要中興

始虞命舉作夏暴於玄宮功甚利木書禹數之隨山刊木德協湯湣洪水

生受封在湯代夏之後代傳勳績庸周

有仍氏女方娠世本曰實有仍氏生子曰少康一云有仍氏生子曰

降及後代傳勳績庸周

西京則竇爲外戚漢竇嬰

東漢則融居上公後漢竇融傳融

陽城之不享陽城縣屬汲郡漢外戚傳竇氏自安成侯

峻有卓明靈嶠然休問見上文

儀南史齊王倫傳風儀與秋月朗音徽與春雲等烈

錐安處囊見上文

以光易譲卑而不可踰

契所以與則在契者常以與人物不爲物主者也

儀曹叔孫通傳儀者百官之表

朝也

弁冕文武左傳曰弁冕以臨諸侯

曰君侯侯字通

今寧違舊通

孫中郎集引劉向別錄曰

陽之妙不可言也

復陶啓位左傳楚子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曰不可卻而雪也復陶啓仁廟鵲鉦或虞復陶

復陶謂不在也或云復陶啓仁廟鵲鉦或虞復陶

取不知所出實漢州當爲光

王莽竟篡竊漢州當爲光

鉦少音出象形其上及樂之中華人主益之

昌等集不知張昌上平聲昌集韻此出自賈逵說

延多子伏氏日甚未詳故曰

隆語不曰將衰而日興耳

始終事跡者作詩序非

夏書曰禹堙洪水

水堙與湮同

王行孝文皇帝元子也父世謂孝

室諸竇無如關氏賢卒

字周公扶風下陵人也能謂車數月

耕爰藝稼牧牛餘力又學大小篆

書漢太后乃詔有司追封竇后

父爲安成君母爲安成夫人

陽明猶六世孫一子世襲世牛關

居青可革譜安成侯薨觀書一子長

南史張融卒遺令曰五年生所蓄自

當衰雲哭二十貫棺無置新衾

轅見上文

轅南史齊王倫傳風儀與秋

月朗音徽與春雲等烈

慘林巔疑是

林密風凄灌薄積霧茫茫行煙漠漠煙紛漠漠某等

幸記報報關在洛陽程遥河洛建旐臨塗移舟就壑見上文日

誠深通舊情協先親始自童子至於成人年將二紀恩

冠六姻婿書鄭善果曰

今此狀體當須散贈六姻

念升堂之如昨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與兄弘

友善瑜推通南大宅以舍

策升堂拜母有無過共

慟幽夜之無晨陸機挽歌夫喜安可慶生張衡

通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

歌停行路泰轂比鄰曲禮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吏記過其

民曰五教大夫死童丁不歌注春者不相杵巷哭者

傳曰婦人非喪事非夜哭非其

諸比鄰雖寓辭之有所終舍酸而莫伸傷於歡知歎壺清媿

酌重釀酒也組薄蓋芹惟餘彤管有芙清塵詩靜女貽我彤管古者

后夫人必有女史以管記過其罪設之事無大小記以成之詳上文狀表嗚呼尚饗

秦孰[按]扶[疑]日韜自將搏如果飛戰鬬因成利往[疑]往[疑]銅梁改秩[疑]銅梁郡名元和郡縣志云梁山在縣東北一名銅山[疑]名元和郡縣之銅山在縣之時南九里按宋時梁山縣屬合州[疑]屬重慶府今合州是也錦里經時[疑]錦里城北門外通錦官處[疑]錦官城北門又織錦者其中上鋪機之處[疑]織錦者其中上鋪機之處也[疑]相女宅在少城內[疑]相女宅在少城內[疑]相女宅在少城內

誰不及三公之位人誰不登何數月之間不及從心之
歲聞天有慟方登論道之司時泰命屯報屈才長運否爲善何益彼蒼難知昔澤怪既明告釋桓公之病莊子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反而告公公及談公曰仲父何見曰臣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而見之公曰仲父何故告敖者曰澤有委蛇見之者霸乎公曰吾見鬼乎管仲對曰臣聞之人鬼不得干神神不得干人之也漢王符潛夫論卷三十五巫列傳敎知丙吉不亡未死也漢丙吉傳吉封博陽侯薨子顯嗣顯有罪繫獄相與謀殺其仇仇家有重賂顯者欲令上書訟之顯曰吾聞之師曰臣有非死罪者君不宜以私恩枉公義吾寧負仇人不忍負師也遂不肯為上書及吉病顯候問親進醫藥吉薨顯哀思發於至性有聞於時有子告敖者有孝德者必蒙福祚及子孫後漢書卷六十六陳寵傳有其傳今無其證豈人言之不當將天道之或欺雖北海縣定麗期長沙前賢宋至傾如巨室史記樂毅傳毅卒子閒代為昌國君閒卒子乘代為昌國君乘卒子間代為昌國君間卒子悼代為昌國君悼卒子普代為昌國君普卒子偃代為昌國君偃卒子淖代為昌國君淖卒子平代為昌國君平卒子安代為昌國君安卒子泰代為昌國君泰卒子真代為昌國君真卒子宗代為昌國君宗卒子嘉代為昌國君嘉卒子終古代為昌國君終古卒子最代為昌國君最卒子玄代為昌國君玄卒子徵代為昌國君徵卒子敬代為昌國君敬卒子順代為昌國君順卒子德代為昌國君德卒子昌代為昌國君昌卒子樂代為昌國君樂卒子樂代為昌國君樂卒子樂代為昌國君樂

安之規既聞之矣（左傳晉公子重耳及秦穆公夫人嬴氏飲酒穆公夫人嬴氏以懷嬴妻重耳重耳拜稽首公子重耳及秦穆公飲酒穆公賦采菽重耳賦黍苗）可稱也哉（箋作夫人為咸秋州表箋）有遺經匪禦（傳劉向傳）劉向傳）揚名愚方遁跡丘園（易曰遁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游心墳素（晉皇甫謐傳）晉皇甫謐傳）飽閑左傳）飽閑左傳）詩書談事）并食易衣（禮記曲禮）禮記曲禮）衒（晉張載）周封略）病或未能（枚乘）枚乘）也邑人皆氏女美新婦入門三日而出姑謂之曰汝夫家多貧事無所不為汝其勉之婦乃終身不言貧）幸治長之無罪（晉紀論）晉紀論）晉公愛）女今愚病妻內動肝肺外揮血浪得仲尼三尺之喙論）不忮不求道或有在自媒自）意無窮（韓非子）韓非子）受酒而辭曰吉人之于人也以德報怨以直報德）雖呂範以久負（吳志呂蒙字子）衛次南郡陽人）色之毫書情莫既（毛詩）毛詩）南陵）

為李兵曹祭兄亳州刺史文（亳州屬縣八統郡城父）（亳州屬縣八統郡城父）鳴呼哀哉公其鑒之（書益文通五）

伏惟靈天枝挺秀帝系傳芳材高杞梓（見前賀被）負外啓）價（集作）重珪璋（禮記聘義）禮記聘義）佐）蘭芷斯茂先以馨香（南史王僧孺傳往日聞君）

始備千牛俄仕諸衛（名職品屬五年實左右千牛仍後改為備身千牛備仗二曰典御二曰典儀）千鎮將用不挫鋒銳（吳越春秋）吳越春秋）同無千牛乃名後魏有之并備身掌執弓矢以周）

軍一人將軍各一人以副之）逸意方起絕足猶毀（孔叢子）孔叢子）晉陸士衡）晉陸士衡）

佐羣僕亦掾神京（謝朓）謝朓）初學記）初學記）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尚書）地峻流急官閒政清萬少疐蹉（見前）見前）文）

伊洛秋明侶能吟之（謝客）（謝客）延年名輔客兒靈運小名也）伴作賦之賈生（漢藝文志賈誼賦七篇）遂擢冕厨（帝王世紀冕時廚中自生肉脯滑如冕楊里方俗以膳美食為冕）

曾（一作）調湯膳位列大朝名參內殿（王粲詩書曰唐大朝日殿大事言歸大朝傳注時在）

世之諸賢各帶所佩莫不（一作）點白為（集作）成）點（黑也）黑漕時不知非予有感既（漢成）

朱志於絳灌（見前絳）郡文）遂不容於欒郤（左傳晉欒書中行偃使人殺厲公而立悼公欒書中行偃）

名貴隼旟時舉目能載（易）易）明若神（莫前賦）前賦）大守）其惠如春（曹植七啓）曹植七啓）如春）先除黠吏（吳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頗被精）且活疲民（王融策秀才文）豈布）

萊盡闢（去聲）（西平）邑室重新草祥木瑞（後漢何敞傳）後漢何敞傳）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

獸去鳥馴（後漢魯恭傳）恭為中牟令頻）瑞（帝王世紀堯時庭中自生蓂莢月朔一莢以後漸小及晦而盡）

方候徵還俄嬰夭疢積微而桓誤竟晚（桓公疾齊侯使醫視之曰在腠理湯熨之及肌針石之及肓）

見爲裴
欵文 達命而徐公待盡 晉郎劉傳識者以比和嶠達命陳史徐廣傳武
公將薨卜遇屯廣曰堉墓在晉陵將葬又生長京口息運安泰卒此
邑先墳之下宜歸改葬梓宮過八十稚歲滿五經一遍不幸二年卒悅悅空牆
司馬相如長門賦神悅悅而外 注善曰王逸楚辭注悅失意也 遲遲未信誰知泉路之高低 見上表 孰
測夜臺之遠近 阮瑀七哀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傾側隨長風 水惟良配亦實女師庶
姜尤效君子是宜異室無怨同穴有期 左傳子犯曰君子謀人之際不迷於
幽明不貳其德 嗚呼榮故龜協從 河圖曰結龜一反 筮五腹矣 血下而練靡相續 晉卿大夫
日時斯卜將去荒郊 陸機挽歌詩曰送子出門路言辭華屋 魏都賦曰華屋
草樹縈帶 孫子荊集曰草樹縈帶清川原迴複白駿孤弟臨棺慟哭失慈
撫於終身宛聲容之在目心摧則冰炭交集 虞喜志林曰冰炭相入其中消
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
無多汝伯祭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

祭徐姊夫文

嗚呼以君之文學以君之治政 仲幼以自立老而不倦
亦可以爲君子人歟而不即清途 晉史曰伯子好老莊雖語遊雅間
里故以此不階貴仕 見代安平公遷表
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
于鞠育而未深 一作由詩文子方生我母今鞠我哀我育我長我育我 結罹傷而何 集作貝非極來
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生死之位時吾赴

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驪骨五年
於茲白草枯荄 晉安帝紀曰枯荄朽壤 荒塗古陌 左思詩荒塗橫古今 朝飢誰飽
夜渴誰漿爾之栖吾有罪矣今吾仲姊 即表氏姊 反葬有
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下穴刊石書銘 喪服小記復與銘自天子降

於士其斷一也 明知過禮之文何恐深情所屬自爾沒後姪輩數
人竹馬玉環 杜氏通典漢子年五歲有竹馬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樂側皇輝鑒
天后常召諸皇孫觀其志 繡褓文襁 繡文衣也襁負之衣以文飾也出西京雜記 增下日裹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
之況吾別娶已來嗣緒未立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
撫存五情空熱 人有五情 嗚呼榮水之上 晉書導永和水東流
爲 地理上 汝舅都迴時爲員王屋山在東 檀山之側 見於魏文 汝乃
化水所出象南望武鼎人可數 曾乃祖松檟森行 俗姑仲姑家墳相接汝來
往於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
無多汝伯祭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邪

祭徐姊夫文

嗚呼以君之文學以君之治政 仲幼以自立老而不倦
亦可以爲君子人歟而不即清途 晉史曰伯子好老莊雖語遊雅間
里故以此不階貴仕 見代安平公遷表 此其命也夫何慊焉始者仲姊
有行 漢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獲託貴族 緬陳留名族傳華宗貴族 半產以資於外 姓纂
書曰將帥之於國 闖門寄 一作託 幕府 於仁人 後漢賈貴傳曰賈復少好
外姓之太上吾子也 闖門賓客盛多 將以衰微
倚爲藩援 左傳曰晉之有公族公室輔也公族庇也 不圖薄佑天奪初心 一作孤公敗成
公子田晉之偏卿也 仲姊在傍宜辰以兄弟雖
而各其族也 仲姊凋殂諸甥不育以親人於谷在傍宜辰以兄弟雖
翻爲路人再號再呼莫救莫有 詩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子凶 敦行李之私 世說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
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一慨重深上狀 二十年

已來雖事睽（一作賒）而意通跡遙而誠密神當賜（一作自）鑒愚豈敢忘逮愚不天（左傳楚子西與鄭伯同相事君以忠不以貳事君不二天不能事君）再丁凶釁泣血偷息（庾信哭于弘理哀筑筑眉子泣血徒步奔皮千里言庾哀傳疏曰偷存視息）餘生幾何君方赤紱銀章（晉書地理志江州豫章郡統縣十九赤紱千石銅印墨綬）滯東從務（舊書地理志江州江西道都督府管潤州統縣七潤州東道都督府管蘇州常州等州蘇為刺史詳上表）道途悠邈時序徂遷訃電至感舊懷分情如之何埋玉焚芝固未可喻（見代李文）嗚呼今來古往人誰不亡於今之亡其酷斯甚貌然一女纔已數齡乞後旁宗又未能立賢弟扶服東路（禮喪服斬衰扶服作範篤訓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遘疾洛師（見傷寒論）徘徊十旬淹不得進浮泛水陸歇途四千建旌云歸曠然無主（士喪禮卜葬日既卜筮主人歸于殯門西北面哭主人拜稽顙婦人入于室亦如之）尼姑居宗老之地（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四岳咸曰鯀哉帝曰吁咈哉予采有鰥在下曰虞舜）奴總家相之權（漢官儀曰奴婢主家事）獲及故阡信為餘慶其所以為附身附棺之具（禮記喪大記君大夫士附身用衾君加大斂于上大夫十有九稱士十有一稱）日月次遷卜筮斯協幽明之異始於家（一作室是）樹一慟荒阡（春秋公羊傳曰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奉王命如諸侯也）今辰愚方纏哀蓼痛靡所寄（禮記喪服小記君子為小人甘以約）余仲姊君其與歸撫心骨以禮（禮記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以絕）皆驚扶血淚而何算（海內異聞記使人意奪神驚心折骨驚）嗚呼已哉其何言邪襚衣非華奠物殊薄靈其鑒此慰我哀心嗚呼尚饗

祭徐氏姊文

姑居宗老之地（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四岳咸曰鯀哉帝曰吁咈哉予采有鰥在下曰虞舜）奴總家相之權（漢官儀曰奴婢主家事）獲及故阡信為餘慶其所以為附身附棺之具（禮記喪大記君大夫士附身用衾君加大斂于上大夫十有九稱士十有一稱）日月次遷卜筮斯協幽明之異始於家（一作室是）樹一慟荒阡（春秋公羊傳曰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奉王命如諸侯也）今辰愚方纏哀蓼痛靡所寄（禮記喪服小記君子為小人甘以約）余仲姊君其與歸撫心骨以禮（禮記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以絕）皆驚扶血淚而何算（海內異聞記使人意奪神驚心折骨驚）嗚呼已哉其何言邪襚衣非華奠物殊薄靈其鑒此慰我哀心嗚呼尚饗

嗚呼追訣慈念一十八年罪積行違上下無禱天怒猥集不諫其身再丁憫凶貌無恬恃（一作時姑非時無天何令姐母何恃）號潰荼裂心摧骨崩（曲禮曰父母存不敢言老父母存不敢言死）獲見諸甥來奉遷合舊物半同於泥滓新阡方列於松楸斷手折足厥痛非擬終天及地此誠莫伸寃痛蒼天孤苦蒼天始某兄弟初遭家難內義獲因文筆（晉書陳壽傳父喪使婢斟藥不親又使女醫上針壽母多諳醫術壽不為治母遂死）賓忝科名三千（一作三）有司兩被公選再命芸閣叨跡時賢仲季二人亦志儒墨於顯揚而無強近外之因依（李密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祇奉慈顏（晉書陽平公主傳公主與子居眠壽床壽和）雖未在進修（一作修非）而不曠（物物子曰曠官也）永惟幽靈盍亦被蒙訓勉及除常制方志人曹（人臣之稱）以頑陋之姿厚師友之遊逐

可訴今嵩奠二子既爲我甥誓當撫之以慰幽抱男勸其學使得祿仕女求其偶必擇賢良縱乖宅相之徵庶泯忽諸之歎壽堂宿啓潛舟既移那期永訣之悲復見重開（集作閉）之兆以祥忌云近哀戴遄（禮記檀弓大祥之日子游問於孔子曰琴瑟在御何以不樂子曰生者不可以不厭死者不可以久厭也鼓而不和樂而不興是以不樂也小祥祭未果而期而大祥有日中月而禫禫而後內可以御矣禫而後外可以樂矣）歸（禮記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東望景亳（禮記在殷曰亳）不獲臨壙達誠（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撫柩致（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慟（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推心仆身（左傳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俘於周郤至三遂三北晉侯使韓厥夫告之曰子卑讓其何以事君對曰君王命之其敢以貳辱社稷敢不盡心以事君王命之其敢以貳辱社稷敢不盡力以事君）日就月將（周頌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漸立門（後漢楊震傳震故舊長者或勸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子孫以此富於人何以遺其清白吏子孫）構清白之訓（後漢楊震傳震故舊長者或勸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子孫以此富於人何以遺其清白吏子孫）闕（集作闚）見所無及衣裳外除百甘是忘（任昉行狀述孝穆皇后崩後衣裳外除心喪三年）人窮困（集作罔）極（禮記檀弓親喪外除曷爲其除之也哀內殺（禮記檀弓親喪外除曷爲其除之也哀內殺）皆非吾時哀而朝慈以旨甘（禮記內則父母舅姑衣裳垢污則洗之冠矮則櫛之面垢則燂湯請潔手足上堂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乃占數東甸傭書販畚（一作畚）（禮記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撫柩致（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慟（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闔（集作闚）見所無及衣裳外除百甘是忘（任昉行狀述孝穆皇后崩後衣裳外除心喪三年）人窮困（集作罔）極（禮記檀弓親喪外除曷爲其除之也哀內殺（禮記檀弓親喪外除曷爲其除之也哀內殺）皆非吾時哀而朝慈以旨甘（禮記內則父母舅姑衣裳垢污則洗之冠矮則櫛之面垢則燂湯請潔手足上堂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乃占數東甸傭書販畚（一作畚）（禮記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撫柩致（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慟（禮記檀弓曰君子既葬與虞不忍離其親也）闚

之追攀莫及（一作解體何痛如之）灑血荒墟飛走同感（王子）今正隴平詳上文斷手（記朝貴年拾遺記田疇往往見成蒸設雉酒之禮慟哭之音動于哨野翔鳥為之悲鳴走獸為之吟伏）伏惟朝夕二奠（禮記朝奠日出夕奠日入）抱頭拊（曾子聞自啓出于反哭）遺曰不敢久離遂遺義嬰一人主張啟奉（曾子聞自啓出于反哭）抱頭拊（曾子聞自啓出于反哭）猶能記面長成之後豈忘（初疑時小姑始從外）首戒以信誠附身附棺庶無遺闕檀山縈水實惟我家（吳語）並收藏篋笥（任昉詩）用寄哀（孟子孟子曰繼室以）遷移頃者以先（繼室以）姚年高兼之多惹每欲諮畫即動作咸（孟子孟子曰繼室以）滂泣既繁寢膳稍減雖云通禮亦所難言莊蒓於斯非（孟子孟子曰繼室以）敢怠忽今則南望顯考東望嚴君伯姊在前猶女在後（孟子孟子曰繼室以）克當寓鄭（鄭疑是鄧）歸養幽都雖殁者之宅兆永安而存者（孟子孟子曰繼室以）

彭兒貌焉孤小雖古無修墓著在典經而忘禮約情亦（一作鮮是也）重具棺衾再立封樹通年難遇同（一作周非）月異辰兼小姪寄兒亦來自澤邑駭魂稚魄依託尊靈遠想先域之旁（一作山別大山曰軒）鱗鱗相望重溝疊陌萬古千秋臨穴既乖飲痛何極唯（一作鮮是也）許通變今則已於左坎（一作左是）別卜鄰原（鄰一作鮮是也）周非）又以十二房舊域風水為災胡子（孟子孟子曰繼室以）安陽祖妣未祔仍世遺憂昨本卜孟春便謀啓合會雍店東下（店疑是子）過近行營烽火朝然鼓鼙夜動雖徒步舉櫬古有其人（見拳徐姊子又）用之於今或為簡率潞旅朝弭則此禮（陶潛託酒和）亦有通吉（曹植天地間萬物貴大吉）儻天鑒孤貌（一作天）文章播於

神聽至誠獲以全玆免負遺託即五服之內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今交親饋遺朝暮饘餬收合盈餘節省費耗所望克終遠事豈敢溫飽微生苟言斯不誠亦神明誅責老舊僕使纔餘兩人靈之組繡（吳語）餘工翰墨遺跡（潘岳悼亡詩）並收藏篋笥（任昉詩）用寄哀（孟子孟子曰繼室以）傷嗚呼哀哉葬天當年（曾子聞自啓出于反哭）骨還舊土（禮記檀弓上）兄弟空哭於歸魂（歸禮魂疑）終天銜冤心骨分裂（潘岳哀永逝文）勿踐（孟子孟子曰繼室以）大兩（大兩下不文）胞胎氣類（禮記檀弓上）寧有舊新叫號不（孟子孟子曰繼室以）

聞精靈何去寓詞寄奠血滴纖封靈其歸來省此哀殞（一作鮮是也）

為外姑隴西郡君祭張氏女文

吾配汝先世二十餘年七女五男撫之如一往在南海令子云亡藐爾兩姑未勝多難提挈而至（一作鮮是也）十年之間母子俱盡念汝差長慰吾（一作周非）河（晉卿趙大夫謂魏絳曰子之惠莫大焉其能降以相從也）最深女德婦容（禮內則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光映姻表（北史隋書傳序族姻表）光映姻表（北史隋書傳序族姻表）為牧（晉卿趙大夫謂魏絳曰子之惠莫大焉其能降以相從也）官閒俸優（婦人謂夫之兄弟曰姑）實獲我心因選良對笄旒纊（一作天）鑲環瑀鏘鏘鏗鏗鳳皇兩有深慶汝夫文章播於

朋友身否命也久而不第郎寧合浦（屬嶺交州萬里乖離汝寄京師食貧終歲頃吾南返又往朝那（漢理地上安定郡有三府朝那縣之謂漢有三府）汝實從夫適來岐下道途雖遠面集猶妨金馬碧雞（並漢宣帝遣劉向王褒等之祠致神馬長懸魂夢及登喪掖去赴天朝汝罷蒲津（河朝邑縣黃河東岸大街有蒲津關）聿支離卜室築居言遷顥上（新豐縣名銘雍州之北）潞童作孽（潞縣屬上黨郡）使節啓行崎嶇關山（華陰縣有關山每關）暴露我旅（漢高帝初起沛聚兵於豐）汝失所怙（謂元仗孝廉卒於軍）吾猶未亡（左傳未亡人注婦人謂寡自稱未亡人）念汝弟昆莫任堂不佑忽爾嬪殘撫視寃傷載慟心骨（見上文）旋移許下念汝二女未笄哀憤之深難全（一作念非）禮遵童兒盧七（謂張氏女二子也）取以依吾汝夫先丘遠在江渚羣從之內（晉子文傳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官名且稀劉四頃年固難返葬始議權厝遂得嘉占白馬呈祥眠牛薦吉（見聲處二文）里名三趙地爾九城（五代史王建世家字壽得安之南故曰地爾九城按九城本淮南子三輔都九城謂常城也晉灼漢注三輔在長王氏十八侯新少長安南）風水無虞臨岡信美葬於所始（鄭玄禮注不婚者葬其所始）古爲達生（謝靈運詩達生幸可託）將命來雲自我爲祖（謂雅子一子爲孫仍祢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今汝之柩斯喬是歸嗚呼言自淮陽已臨洛宅（易洛謂之雒）素棺丹旐

構（見上）牽衰挽痛踰此殘生日往月來旋更歲序（易日往則月來寒往）暴露我旅（漢高初起沛聚兵於豐）汝失所怙（謂元仗孝廉卒於軍）吾猶未亡（左傳未亡人注婦人謂寡自稱未亡人）念汝弟昆莫任堂（目暑來詩上文）吾衰汝少吾病汝強誰謂一朝汝先吾逝五男未冠二女未笄哀憤之深難全（一作念非）禮遵童兒盧七（謂張氏女二子也）取以依吾汝夫先丘遠在江渚羣從之內（晉子文傳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官名且稀劉四頃年固難返葬始議權厝遂得嘉占白馬呈祥眠牛薦吉（見聲處二文）里名三趙地爾九城（五代史王建世家字壽得安之南故曰地爾九城按九城本淮南子三輔都九城謂常城也晉灼漢注三輔在長王氏十八侯新少長安南）風水無虞臨岡信美葬於所始（鄭玄禮注不婚者葬其所始）古爲達生（謝靈運詩達生幸可託）將命來雲自我爲祖（謂雅子一子爲孫仍祢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今汝之柩斯喬是歸嗚呼言自淮陽已臨洛宅（易洛謂之雒）素棺丹旐

嗚呼汝弟言護靈輀（晉卜皇傳輀車也）自始及今必誠必信棺衾葬好計隧幽深永從汝夫以安玄路寃摧債結殆（一作文）不勝書嗚呼有靈領吾此意

李義山文集卷第七

李義山文集卷第八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童伸註

祝文

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孟春餘文序舒城隍少祝冀諸其始來紹掌城隍記諸祀典細之惟天越中酬然成都城隍和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嶺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駢築名品甲武昌土和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事而已宋以來其祀偏天下或賜額或封爵或進就位會各拍一人為神如鎮江慶元太平華亭雄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隆興贛秦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到官儀在他神祠上杜攄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所禱輒賽獨城隍而已）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八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申桂州管內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特許佩金魚袋言皆遠直官攝功曹參軍文林郎守陽朔縣令莊敬鄭某（鄭玄以金印紫綬四品以銀印青綬五品以銅印黃綬六品以下隨身魚銙以別天授初改竹為牙二品已上用象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弘簡錄高祖給四品五品隨身魚銙）敢昭告於城隍神龍初內外官五品已上依舊佩魚袋郎王嗣宗）

質謹以旨酒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瀝血崇墉（左思魏都賦）

報時雩（時雩唐禮春夏旱祈於上帝山川雩祭有常不俟時）所以固吾圍（左傳鄭伯使許圍守桐不設許圍以為郛）所以輔農功（劉語曲有來利於官以下農功）今露白電收蟲坏水涸（禮記孟秋之月收聲蟄蟲坏戶殺氣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念時暘而時雨（書曰蠢時雨若曰又時暘若）將乃積而乃倉（說通積廼倉）敢以吉辰式陳常典神其保茲正直（左傳鄭伯使卿大夫問曰神聽明正直而壹者也）敬彼馨香（左傳季世所祠）聽

（希望謹舉也）聿念前修勿虧明鑒昔房豹變樂陵之井味（北史房豹守樂陵井味鹹河清中遷樂陵太守郡頻海水味多鹹豹命鑿一井美得甘泉庶雖以為政化所致）任延易九真之土風（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詔徵為九真太守初平帝時九真中錫光為交阯太守化聲侔于延錫南華風始於二守焉）豈獨人謀抑由冥助今猶古也神實聽之

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四民攸居是分都邑五兵未息（周禮五兵五種戰國兵書五兵謂矛戟鉞矛盾也）爰假金湯（詩城隍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惟神受命上玄守職茲土擁長雲之壘（乾鑿度城壁使雲氣長雲）彈鼙氛祲（見前狀）某方宣朝旨來總藩條惟（一作慘）中之之啓（謂告也超攻鎮城壁使雲氣長雲）提邯月（營魂史記遣白直隊主丁將於河北為邵月陣）主張威靈（莊一載主張是）復于隍也（易城復于隍）

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州都城縣南陽湖七里有大城神靈故名城）謀等玉關（見代安公表）長令萃若峄焉無使刻（一作位）既安幕內之籌敢失（並見前）神其守同石堡（新書地理志鄯）軾初臨虎符適至（並見表）敢資靈於水土冀同固於金湯況彼潞人實逆天理因承平之地以作巢窠敺庸（一作虜）為豕蛛賊（左傳江百侯使呂相絕秦曰帥我蟊賊以來揺蕩我邊疆）以爰一至於此其能久乎惟神廣扇威靈劃開聲勢俾犯境者望飛鳥而自遁（左傳趙簡子有鳥集其帥其遁）此滔天者（書象恭滔天）聽

唳鶴以虛聲 石曰鼓記荷塹那水之駭未定者聞風鶴唳皆以為晉兵 崇墉載蕞臣塹無
今來古往 尸子往古來今曰宙 永無川竭之因 周禹作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萬歲
千秋 阮籍詠懷詩 枕萬古後 莫有土崩之勢 史記秦始皇紀王朗反解 神其聽之無易我
言

爲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年月日鄭州刺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於水
府眞官 未詳所賦 不知何神 伏以旱魃爲虐 詩雨無正 如惔如焚 苦密雲於
艾 應龍不興 山海經 狀如馬 有翼 能興雲雨 其音如謳 易象 易繫辭 生物斯瘁民食攸艱 書盤庚 播告 某叨此分憂
俯軫無政爰求眞侶虔禱陰靈滅啣表勤 魏武帝樂府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褒帷引咎 見爲榮 陽公表 伏乞下通綮播 永徽中西域獻 鄯善國大旱 詔使者人仕都為五官掾時 漢書 夏人自暴庭中頁史記 秦本紀 西旗出河之會 無
焦勞結慮 見表 泉間侯氣 史記秦始皇本紀 太南樹上口一有少女歌 樹杪占風 晉書 占候 太平御覽 引 晉中興書 桓溫 王雄讓
敢駭商羊之鼓舞 家語 商羊 此鳥 名 足一 鳥飛 舉兩翼 脚 而跳 孔子曰 昔 大水 商羊 鼓舞 其應 天下共 建 聽察丹誠 隋書 觀德王雄傳 表云 精誠 感 神
竊希玄感 晉書 太平御覽 引 晉中興書 李膺 字 精敏 名 成 惟望王女之披衣 王女 成 記 仲 卿 兄 女 及 風甘心 俯 空 分

賽舜廟文

志 虞山在臨 桂縣東北 里一名舜山 左臨 離水 後臨 萬壑 其下有 洞 宋張 拭 名 曰 韶音 洞南有平原 舜祠 在焉 明 統志 舜山 爲 嶽

毛（左傳）閟勉沼泜之毛可薦於鬼神 用報京坻之積（詩曹豳之廣如坻如京） 神其永司茲土

長庇吾人福佑柔良（揚雄長楊賦愛屋及烏庇廕其人之福佑） 驅除吾（易安貞之吉神人之福佑） 驅除疫（一作吹）癘（史記遷足以貶賢者） 威著越城（元和郡縣志心故越城在桂林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萬歲千秋勿使魂歸冥定（冥冥晦也趙佗踞險為城嘗不能踰嶺即此故城今義寧縣西五十里漢高后時佗自稱南越武帝元年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 神乎不昧來鑒斯言

爲中丞榮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惟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六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陸侯（一作秩） 以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

夫大邑聚人通都設屏將（集作比數皆於甲面疑半于中軍之鼓下新唐書兵制曰什伍相保一人為盜十人共擒不擒者十家同罪） 英雄走集（左傳陰其速此字當作雄） 初蒙朝獎來佩藩符（易不利為寇利禦寇） 既御禦寇於西原（易未出門庭） 亦觀風於南國（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始維畫鷁將下伏熊（晉見） 屬楚雨散空湘雲塞望晦我中軍（軍之鼓） 濕子下瀨之師（吳武帝紀凡歷五年甲戌下瀨將軍下巴獠指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攤也子胥書有下瀨船） 遂以誠祈果蒙神應速如激矢（見前張敞封事） 勢等邾河（見前） 及茲報薦之期敢忘懿香之禮神其千齊作峻（荀卿賦千齊而秀） 習坎爲防（易習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合烽櫓以保民（漢貢禹傳古者人民依城郭而居各保其宅以相救助有急則擊柝為號以告鄰里） 寨永福縣城隍神文（新書地理志桂州永福縣武德四年析始安置在今桂林府永寧州東南八十里）

導川塗而流惡（周禮大小之上必有余焉左傳） 使言堅墨（一作壁詩崇墉言言） 侔地道以無疆（易應地無疆） 井德之不改（易改邑不改井） 勿違丘壽（見論語） 以作神羞（書無作羞） 尚享

寨靈川縣城隍神文

年月日寨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高墨深溝（左傳吳騁以奉不能支請承命圍軍） 清冷之耕父不使揚（此句疑有脫誤） 用資固護（孤城賦觀其基以待之） 興雲滃雨（張衡南都賦朝雲不興而雨周之函夏） 報願鑒惟馨

寨荔浦縣城隍神文

年月日寨於荔浦縣城隍之神高深主張生植同功田祖（詩出祖有神） 無假怒於潛龍（易潛龍勿用） 勿縱威於虐賊守茲縣邑富我京坻

年月日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夫考室立家（許慎說文云考老也）服曰天子建國諸侯五家（禮記王制曰天子建國諸侯五家）先立尸竈（禮記曲禮曰祭先代王為先祖有德者謂之考廟王考曰皇考王父曰祖父王父曰大父父之昆弟之庶為伯父父之庶為世父父之庶為叔父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聚人開邑首起城池（易何以聚曰人曰財）固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嘉霆廣育黎民（詩聊為一作茨梁）聊為（詩曾孫如茨如梁）少申肴醞神其節宣四氣扶佑三時勿使畢星但稱於好雨（畢星有好雨星月離畢有好雨）（詩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無令田祖獨擅於有神永啟蘋藻之誠長挾金湯之勢

賽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雉堞以為雄導溝池而作潤果成飄注以救悛焚敢恡斯牲（許慎說文云恡悋也悋恨也）用報嘉種神不昧報亦隨之

賽北源神文（北源者湘雒二水之源也（輿地理志零陵縣陽海山相次四出北流入江水經注湘水出始安陽海山水經注云湘水出始安陽海山東南入于零陵縣北又東北過酃縣西又東北過湘南縣西又東北過臨湘縣西又東北過軑侯國西又東北過下雋縣西又東北過連道縣西又東北過泠道縣西又東北過洮陽縣西又東北過重安縣西又東北過昭陵縣西又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東又東北過烝陽縣東又東北過湘西縣東又東北過湘鄉縣東又東北過湘南縣東又東北過臨湘縣東又東北過軑侯國東又東北過下雋縣東又東北過連道縣東又東北過泠道縣東又東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昭陵縣東又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東又東北過烝陽縣東又東北過湘西縣東又東北過湘鄉縣東又東北過湘南縣東又東北過臨湘縣東又東北過軑侯國東又東北過下雋縣東又東北過連道縣東又東北過泠道縣東又東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昭陵縣東又東北過零陵縣東）其永通靈感長懋玄功（晉劉弘奏陵論曰輔相玄功）導楚子之餘波（左傳季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崇北源之膏雨（左傳季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苟能不昧報亦隨之

賽北源神文（北源者湘雒二水之源也（輿地理志零陵縣陽海山相次四出北流入江水經注湘水出始安陽海山東南入于零陵縣北又東北過酃縣西又東北過湘南縣西又東北過臨湘縣西又東北過軑侯國西又東北過下雋縣西又東北過連道縣西又東北過泠道縣西又東北過洮陽縣西又東北過重安縣西又東北過昭陵縣西又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東又東北過烝陽縣東又東北過湘西縣東又東北過湘鄉縣東又東北過湘南縣東又東北過臨湘縣東又東北過軑侯國東又東北過下雋縣東又東北過連道縣東又東北過泠道縣東又東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昭陵縣東又東北過零陵縣東又東北過泉陵縣東又東北過烝陽縣東又東北過湘西縣東又東北過湘鄉縣東又東北過湘南縣東又東北過臨湘縣東又東北過軑侯國東又東北過下雋縣東又東北過連道縣東又東北過泠道縣東又東北過洮陽縣東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昭陵縣東又東北過零陵縣東）年月日賽於北源之神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浦降神近驚於騷客（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漲池浸稻遠協於詩人（詩北流浸彼稻田）果能索簫風頭（楚辭大地之間有簫音焉）索綯雨腳（詩宵爾索綯）不資見為女南公表）聊申信於澗毛無通靈於昧報（書禹曰睿明一統志白石秋在州城北七里）

賽白石神文（白石秋在州城北七里）

深潭廣渡與相江連（明一統志白石潭在州城北七里）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烜明靈克標懿號軒珠水府神其抑揚蘭佩麾掉桂旗扣川后之肩（鄭璞遊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共洋洋若神降后靜波生小石叫作也）攬波神之袂（神謂作降之神也）共來於此饗

賽曾山蘇山神文（廣西通志蘇山在平樂府賀縣北高數百里山下夢溪筆談云蘇山石壁水從二穴下噴出聲如雷鳴又謂之鼓角山舊通志云蘇山在賀縣西十里有獅山舊名可有一石壁水從二穴下噴出聲如雷鳴又謂之鼓角山舊通志云蘇山在賀縣西十里有獅山舊名可有一丹飄宋宇鄰碑以此山多產乳文名曰仙也名曰仙也公坡唐時七本酬以幽泉曾置通泉縣以幽泉曾置通泉縣設丈引於泉仙室以為喻）年月日賽於曾山蘇山之神惟神守在出雲（禮記大傳時雨山川出雲）職惟通氣（易山澤通氣）果從望歲（左傳民人所望如望歲）載潤嘉生（實郁棲斯牲）用報嘉種神隆之嘉生曰嘉穀也）將申昭報之儀敢闕馨香之獻神其寧聽

惟岳廣納遊塵免揚少女之風勤咏曾孫之稼無令渥澤盡歸涇水之湫泉（漢郊祀歌涇水南淮雒汧渭合流酆鎬是都注云涇水出安定朝那西南入渭湫淵祠鄭玄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北湫淵在安定朝那縣北水之所出東二十里有故薛城城之場有美女祠出美女數里也水今在平涼界有湫淵祠鄭玄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北水之所出東二十里有故薛城城之場有美女祠出美女數里也水今在平涼界有目其深矣老鄉人之利方方曰九娘子神或云水即楊貴妃所化或云即西施所化事雨生怪方晏子春秋齊景公時雨三月不霽公患之晏子曰古之明君雨時節則天下大豐今雨三月不霽其殆君之淫樂不節乎公曰善寡人之過也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古之明君有天災則損其服省其樂節其食減其宴以順天之時今君之宮室侈大非所以應天也公曰善於是損其服省其樂節其食減其宴而雨霽）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烜神倘聽焉

賽白石神文（白石秋在州城北七里）

深潭廣渡與相江連（明一統志白石潭在州城北七里）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烜明靈克標懿號軒珠

耀彩（莊子黃帝遊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于赤水）流輝（並見路）即是玉山之路（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玉山多玉石）昨者俯憂旱歲俾禱遺祠果能慶我大田既余膏澤不俟于公之折獄（東海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傳三祝皆下右卿以為此婦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年月日賽於堯山之廟伏以帝巡遐徼天作高山（謝天惟高山太王荒之）既比敬於軒臺（見蜀都賦）亦分功於農井（見蔡邕南陽文）是用遵廟以慰斯民昨者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永言嘉澤實自神泉（能致雲雨）倉箱興詠將慶於農夫（詩豳農夫之慶）灌溉呈功不愆於旱（或作子）敢茲昭報冀降明靈

賽古櫪神文

數文莫子采秋方執有野生者千株樹安不可移等但多勇根下方丁年神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按越瑣民話棘兩人長林中大創調之有神告以古櫪之名（見上）年既久神所憑故賽之邪

年月日賽於古櫪之神惟神爰因碩果（易碩果不食）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傳舊志（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自邵平始也）李穠朱仲亦茂前經（潘岳閑居賦房陵朱仲之李著曰王遵為荊州刺史房陵縣有李實甘美異味殊名（任昉述異記房陵定山有朱心李果熟十六斛朱李是也）昨者熾暑為災油雲不起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蜺泉傳祥鸛垤使宋生抒賦始悅於雄風高氏讀書忽驚於暴雨（並見前）化太甚旱為大有年（春秋二公十有八年夕大有年）將見助於歡康敢忘懷於昭賽

祭蘭麻神文（蘭麻山在桂林府永福縣西南四十里入大江）

年月日賽於蘭麻之神頃者泉日揚威融風扇暴（呂氏春秋東北曰融風）禾乃盡偃（書天降大雷雨以風天盖偃）人何以堪（晉劉琨傳琨如此人何以堪）神能倏忽興雲（九歌東風飄兮神靈雨）遂布潤（見上文）雲旗直集（九歌東風飄兮神靈雨）亦分功於農井（見祭呂梁州文）是用遵廟以慰斯民昨者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永言嘉澤實自神泉（能致雲雨）倉箱興詠將慶於農夫（詩豳農夫之慶）灌溉呈功不愆於旱（或作子）敢茲昭報冀降明靈

賽古櫪神文

數文莫子采秋方執有野生者千株樹安不可移等但多勇根下方丁年神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按越瑣民話棘兩人長林中大創調之有神告以古櫪之名（見上）年既久神所憑故賽之邪

祭全義縣伏波神文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大將軍嚴之子也建武十一年為虎賁中郎將十四年為伏波將軍南擊交阯二十四年卒諡曰忠侯）在桂林府北伏波山下（伏波山又名伏波巖或謂秀山相望上有伏波祠唐馬援破宋封忠顯侯）佑州東北伏波所憩處（水經注湘水自成安縣故佑州東北又東為周公渡舊志周公渡在全義縣西十里伏波所不到俗慕賢者之名故取以名其山因立廟以祀之云）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酒牢之奠昭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已嶺川表氏之臺悲同異日（水經注湘水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又東逕公路城北）聯故飛西北東入頓水）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水經注洲水自成安縣故城北又東為周公渡舊志周公渡在全義縣西十里伏波所不到俗慕賢者之名故取以名其山因立廟以祀之云）地投降建功（後漢公孫述自稱成家皇帝遣延岑出漢中擊破之述又使其將田戎出江陵擊破之遂東下武陵五溪蠻夷皆降於是諸郡悉平）陲帝軍坐談西伯（後漢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王莽末為軍師將軍論者以為囂名過其實囂既負才智又好賓客四方豪傑多往歸之囂乃招延英俊博聽廣納以為謀主）梁夫無歸（後漢隗囂傳囂子純為王莽所圍糧食盡將士相食梁統說囂曰今東帝（光武）以至仁待天下誠能委質歸命帝必封王以大郡統請為將軍論以西伯豈多哉）因時立忠（馬援傳援嘗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陲帝軍坐談西伯（後漢隗囂傳囂子純為王莽所圍糧食盡將士相食梁統說囂曰今東帝（光武）以至仁待天下誠能委質歸命帝必封王以大郡統請為將軍論以西伯豈多哉）梁夫無歸（後漢隗囂傳囂子純為王莽所圍糧食盡將士相食梁統說囂曰今東帝（光武）以至仁待天下誠能委質歸命帝必封王以大郡統請為將軍論以西伯豈多哉）因時立忠（馬援傳援嘗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鳴呼昔自降王姬雖來不起（諸葛亮傳亮子瞻尚劉禪女為後主皇后瞻有才藝名聞於世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與鄧艾戰於綿竹瞻臨陣切敵而死）梁伯孫

我乃松父友 杞雖 貴何得失其序乎以若畫之角宇 馬援傳援為人美 須髯額目如畫 開聚米之山川 馬援傳南向西征隴至泰援因地勢畫 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隗囂所從 扶風里中詎 守錢而為虜 馬援傳轉好賜 而歸也 馬援傳轉好賜 班固弟故舊按 堤扶風茂陵人 德陽殿下尋相馬以推工 馬援傳援為人 選上之馬高二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宛 太對暖引來觀要記云詔置馬德陽殿下 悵望關西趨馳 隴右 馬援傳來敏奏言隴西侯霸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 書拜援隴西太守使大中大夫來敏持節護援西歸隴右 事嫂寡叔毀 馬 傳敬事寡嫂 馬援傳兄子嚴敦並喜讀誦而 不怠不入室 誠姪書成 馬援傳援在交阯還書誡之 龍伯高之故 人出言有所 馬援傳援兄子書曰前聞所樂聞人過失耳 謙約節儉廉公有威而愛之車之願效焉 公孫述 之刺客相待何輕 馬援傳述延問縣少相等臣之 來歙下何知非客 奸人而簡易若是 禽洎落行 西里閭仰視飛鳥點點墮水中 蠶溪

請往 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 溪蠻兵深入軍多疾疫復請行 銅留鑄柱 廣州記馬援討平交阯 於嶺南立銅柱以表其 之極 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士猶羞病死 馬援傳援謂官屬曰當吾在浪泊 瀨溪水深 灘湍 男兒要當死於疆場 馬革裹尸 何能臥 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口訓爲 瀨湘之許 祠宇依然 水經注雖水與湘水出 山而分源也 一水北 城嘴也柳開記雖一水流 一水本一水 始分爲兩社 水出苔人以 水判 離故命之曰相手離後人又加水云 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草 水經注 水利養天子第四子名 更若武侯之壠仍有深松 諸葛亮傳亮遺命 葬漢中定軍山 因山勢 不墳 亮傳曰今討必之敗 任蜀至漢 令軍士不得發哀所在 石鼓牧樵採水經注西陽故城南臨漢水 對定軍山 葛亮 死也遺令葬 不起墳壟唯深松柏 不知葬處 向我來思傳車屢敬 書之 族 廣韻人姓 盛于書 此僕縲之所共惜 兒女之 一樽有巽 一作 典謨 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雲與柱礎 雲南子山雲 蒸柱礎間 電繞牆藩 見爲李 貽乃亦有秋 何煩玉

甚邇音音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已功閒之以開戎後將
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漢張良傳良曰願陛下因而立之以為
定東身之計（留王加之徳以為東身歸而主外加罪）昔吳太尉相公常蹈亂邦
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之屏棄
代之際人情帖然（注史記作帖然○案帖然言安貼也）所謀者言安一人而已（謀與公等）
于是擒帥道以獻權拜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卒謚太尉）太師相
公（一作國）以早副軍矛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
又彰故乃（一作仍）奬其象賢（見爲惟州表）仍以舊服（案指吳赤烏中詔以其
敬宗實曆二年充昭義節度使）納職貢賦五十餘年於我唐爲忠臣於劉
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盡天難諶）命常（一作嘗）繼加壯室之年

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嘗爲
幸恩（一作知）之軍（雖享既盛德）俾之還朝以聽復（一作故）命其
義甚著其恩莫階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
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
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慕
（漢賈誼傳疏曰抱火厝薪之下而寢其上未及燔因以爲安者也）巢幕云安（易下而陷其上尚
智士之所寒
心（史記刺客傳聶政曰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而交於政之細民政所以深自絜者徒以老母
隆凡人有恩下之報況政之賢乎）謀夫之所
齦舌（古曰繞舌也杜門齦舌自絕往來文者作齦）矧於僕者

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
氏襲侯（漢書功臣表論曰成侯董赤以趙將傳五世至孫魏氏侯後絕趙王遷十八年秦滅趙王遷
而魏氏復興傳五世至孫魏悼傳五世至
魏氏凡八世有此人）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
趣異勢別者跡睽故度其始而議其終搴其華而尋其
實願爲足下一一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
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
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
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秘喪則於義爽拒
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
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爲
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閒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
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漢吳王濞
城七十甲把延四方豪桀亦多歸之命皆爲將錢）梁園之客比比而來（梁孝王築東
梁自山東遊士莫不至）將倚以爲腹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
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跌（一作蹉）牟自至泉
深則沈玉自來（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已立然後人歸身
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關德薄則賢
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姦而鄒陽去（漢書鄒陽傳陽初爲吳客後去吳而適梁上書讒吳王不納其言陽
乃與鄉長羊勝公孫詭之徒俱事梁孝王）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戰國策燕惠王即位用樂人反間樂
毅奔趙惠王使騎劫代將樂毅奔趙）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漢劉向傳晉晉有八卿世執朝

集043-120

以對案忘飡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牛漆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光武紀隆者更相讒語以蕃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弘大度（漢高帝紀常有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其作異翼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當論奏公謀父曰有文告之辭）則是實先太師之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曰有文告之辭）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遣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

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匪比之匪人）效用於戎首（論語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未有好仁者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久乃來復（易七日來復）尚蒙殊恩（尚蒙殊恩明明天子之恩也）皆受郡符咸領旗鼓（宣帝詔書李柏本蜀郡守將軍吳漢伐蜀漢兵臨城柏開門降漢兵入城之日漢令軍中毋得妄驚擾百姓柏故將謝躬等倫屬數人皆持節稱詔以柏首令軍中軍中數十輩皆伏地不敢動漢乃起柏而誅之自是蜀中遂定）擅竟以拒命（後漢光武紀隗囂將王元說囂曰今海內大亂羣雄並爭大王割有隴右士馬最強以此爭天下之鋒譬猶驅羊以攻猛虎虎羊之勢不俱生矣囂以爲然）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糧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謂已鄰於敵境）東而山東不守（箕潘鎮傅天子處權起山東以數州之殘孑抗百道之奇兵（謂人鎮山東以數州之殘孑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見史記張儀說秦王之辭）寄孤根於何所（見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之辭）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謂三元遠何下私敬副而）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洛師

飛狐之口見劉舍人啓入天井之關見代僕射表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厭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後漢高公傳謂公作梯衝以上城表曰表氏之干櫓衝車也）喪貝蹄陵（易曰喪貝六）飛走之期死絕（見李陵傳）路（一作絕）投戈散地（楊惲報孫會宗書）懷安故易遷散散去聲灰釘之望斯窮（孫臏王受困于馬陵自殺龐涓望見曰遂成豎子名乃自剄）自然麾下平生（漢李廣傳論其風下諸將傳徐他等謀為逆楊至舍心動即遣他等太祖益親信之）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志）知人唯見楊大尊恨楊即擊殺他等）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之晒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僚思反道敗德之難（晉泰始有詔反道敗德）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餘劉氏之禍（左傳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之）勿汙路人之俗封帛增歙含毫益酸（陶機文賦含毫而腐翰）延望還軫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茂元頓首

箴

太倉箴（掌高帝紀十七年置太倉於長安東南）

（御覽引三輔故事曰太倉在長安城西）

（漢舊儀曰太倉令秩六百石屬大司農）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見秦始皇紀表）彼懸車束馬（後漢馬援傳援從征武陵五溪蠻夷乘山險水阻）為陟高岡（詩卷耳）此褐胎怨府（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量創釁端（史記律書曰太蔟者萬物之大族也）起自斗筲（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見蔡邕釋誨）火烈人畏（左傳子產謂子大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不廢剛腸（漢桓寬傳陳平曰問陛下所以治天下者何如）曷若寬猛（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處於中央（左傳仲尼曰冀以本孤狐以斬冀政其以和）泉穀之地（史記貨殖傳關中自汧雍東至河華膏腴之地）勿言容易（東方朔答客難曰或曰事在強為雖欲何容易）貪夫徇財（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同上）有死無二（北史傳伏傳伏曰事君有死無二）御黠馬銜（家語子路曰以御黠馬之銜）不得不利下戍諛吾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是人也）誇我秋毫必睹（列子曰目之於秋毫也）是人甘言將欲相（同上）謔長如欲戰莫捨強弩（戰國策曰楚人有善射者楚王與羣臣飲酒引滿而射之）長如護禽（護當作獲甲胡簡子乘車見王良謂良曰為我範之）莫忘縛虎（後漢吳祐傳曰縛虎不得不急）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禮記孝子之月）

命國難九門磴擊（注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皇門庫門雉門也）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倫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莊子曰君子介然而有常物不為物先）終日戰慄猶懼或失（孝經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接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縣何憂乎不直不平（書舜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各敬爾職一迺心力（書湯誓曰予其大賚汝爾尚克有勳）母反魚以之歎息（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鱠餉母母封鯅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豈無他粟豈無他蠙慧哉似珠不可不虞（後漢馬援傳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以勁輕能除瘴氣及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物）

李義山文集卷第八

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悲乎 史記大名公者秦太倉長臨終歎曰悲乎當使吾少女緹縈隨人西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乃減肉刑法 亦終用此感

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

不遺忠怨借借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 營青蠅止于藩(營蠅之為譖汙白使黑于里使白翁伎人變亂善惡也)

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 女遊戲取來吾弄玩之日諾明日夕每上鷗鳥舞而不下 是以聖人從微至著 漢書仲舒傳以陰午明猶微至著

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貰 (漢貨殖傳紀當從事猶武貰陰市也貰賒也) 海翁無機鷗故

緣私指使 曲禮云下曰諾唯而趨而過之曰唯通 慎勿以呼賓朋姻婭 (朋朋姻婭曰親曰姻) 或來譖

千逕萬塗棊點為蔽目時為鑪 (鑪鳥越天地為鑪今造化為鑪之陰陽為炭以萬物為銅也) 應事成象無有定 (作成模

夫 呼役 車後有上書謂之者以為前所載置皆明珠文錦

之 (方言云南方謂以賣大車運載

李義山文集卷第九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章仲註

序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 (一品官非一有品秩者) 集序 (唐代性尚駢陽公○

平澤功歸太尉推封趙國公德裕傳畢潞子儀乃不敢拜王智興李直臺濮公德裕傳畢潞子儀乃不敢拜王智興李直臺濮公德裕傳畢潞子儀乃不敢拜王智興李直臺濮

勇也伯長也按德裕類出趙郡而姓則以爲李氏亦可稱伯父時爲淮西軍節度使故云然也 汝來輔予霞披霧

銷六合快望 映英華作快是或云當作觖望觖謂不滿所望 四月某日入覲是月某日登庸 書曰某月某日舜格于文祖而堯禪位亦以上上文義不協恐非 淵角奇姿 論語擬者譏類同 山庭異表 論語擬舜禪于下形 爲九流之華蓋 南史王筠傳筠嘗謂人曰我讀書不過七遍指南司方 上有木人手常指南故曰司方 帝度之司南 左思吳都賦指南司方 作百度之司南 上有木人手常指南故曰司方 帝由是盡付玄機 見爲河南表 允厭神度 神不可思議 左右咸金門朝罷 見前狀 玉殿宴餘獨銜 集作含 日不知其夢邪卜邪余 大筆如椽與之時異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 居第一功 見前狀 麒麟閣中霍光且圖光靜與天語帝亦嘉 閣畫功臣處 股肱之契 書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 前漢揚雄傳雄嘗草太玄經劉歆見而美之謂雄曰子久不出恐爲人所竊雄笑曰後世有好事者以覆醬瓿耳 徵名誥說命之旨定元首 書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 書堯典 光映前修允兼其美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臣曰師古曰文本 舊唐書許敬宗字延族高宗時爲侍中監修國史敬宗多引古事以文飾之帝嘗謂曰卿博學善屬文高祖太宗皆令撰錄卿之功也敬宗頓首謝曰臣雖不敏竊慕古人竭誠盡節以事其君故每進言必稽經典庶裨聖德 於勳伐見爲壞 玄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 北史魏收傳帝於華林別起亞堂收在堂範筆而已 趙郡贊皇人爲兒童時夢有坤人遺之雙筆自是文藻日新有聲高宗時爲侍中監修國史 人朝廷無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在職數年前後三秉大政掌 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明天意 冊府元龜開元九年權知中書舍人時玄宗初即位 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 舊唐書張說字道濟 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誤不及事去官環堂作頤養書堂環列圖書頗少有俊才 人咸諷誦之按蘇瓌景雲中卒不及事去官環堂作頤養書堂環列圖書頗少有俊才 玄宗時與李乂對掌文誥上謂侍臣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乂有卿及李 又亦大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事稱愚如 師古曰文本 舊唐書許敬宗字延族高宗時爲侍中監修國史敬宗多引古事以文飾之帝嘗謂曰卿博學善屬文高祖太宗皆令撰錄卿之功也敬宗頓首謝曰臣雖不敏竊慕古人竭誠盡節以事其君故每進言必稽經典庶裨聖德 掌機務之出于時軍國多務凡有佈告詔誥皆成其手 貞觀元年權拜中書舍人時年二十七 舊唐書楊炯傳炯自詡才學常謂人曰吾愧盛名恐不副實 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稱旨 舊唐書許敬宗傳敬宗文筆敏速高宗每有詔敕令敬宗起草即成不加點 然後可以弘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乏賢可簡 一作 舊唐書許敬宗傳敬宗文筆敏速高宗每有詔敕令敬宗起草即成不加點

德駕河洲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其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淑肩沙麓見漢書州狀將顯降嬪之配　漢書曰堯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注水經注肅坂縣南有壁山舜所耕處也有嬀水北出壁山西水出壁南山舜陵二女于嬀汭也孔安國曰居嬀水之內禹李長曰水所出曰嬀水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原同歸西北注於河嬀首居危反　未弘褒紀之恩　春秋桓公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穀梁傳曰外成國事婚姻不及以禮侯以幼受命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季姜之義帝嚳卜其四妃之一商頌玄鳥曰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毛萇曰正是謂神明　挺二肘於湯臂　渝集作論語美椒塗掖華蘭被頸延　出潛離隱躍泉在天　泉讀曰劇日文子曰夫子聖人也以皇太子監國兩事中屈仇士良白弘之論語迎顗王于十六宅四日文宗能宣讀論皇太弟宜於極日即位　揚入彩於堯舜　太玄經曰陽氣潛萌于黃泉萬物咸利陰氣萌作于黃泉萬物咸利　故武宗讓踰三四　漢文帝紀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信乎天德　出潛離隱躍泉在天　泉讀曰劇日文子曰夫子聖人也以皇太子監國兩事中屈仇士良白弘之論語迎顗王于十六宅四日文宗能宣讀論皇太弟宜於極日即位　揚入彩於堯舜　太玄經曰陽氣潛萌于黃泉萬物咸利陰氣萌作于黃泉萬物咸利　故武宗讓踰三四　漢文帝紀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信乎天德

石傳形阜降漢皇之慟　石傳說也見殷本紀漢皇高祖也其夫人呂氏生惠帝及魯元公主高祖為項羽所困呂后與二子間行求高祖高祖乃推車欲棄之曰雖急不以車故不得脫呂后乃收載之　今繞樞有慶　毛詩曰樞在門也　渝集作論　芙椒塗掖華蘭被頸延　楚辭曰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塗掖以華蘭被頸以延佇　緣山破彷風聞齊主之悲　彷本作彷說文曰彷徉猶徘徊也　如神切　王褒僮約曰牧豬奴捉羊歸來毋彷徉山阪敗我芻豆　輝　說文曰輝光也　呂氏春秋曰日月之輝不及燭數子指曰　高誘曰輝光也　而盛盛　宋均注孔雀也鳴曰盛公孫述以為己瑞　公於　公於嗟也　未彰貞魂莫祔　後漢書曰皇后崩合葬光烈陵　恐無以慰遵聖緒光尉孝思　漢書曰成帝崩太后上尊號有司奏太后曰昔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而盛盛　宋均注孔雀也鳴曰盛公孫述以為己瑞　公於　公於嗟也　未彰貞魂莫祔　後漢書曰皇后崩合葬光烈陵　恐無以慰遵聖緒光尉孝思　漢書曰成帝崩太后上尊號有司奏太后曰昔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公於是承命有宣盛祔廟之制　漢文類聚春秋傳曰巴曰里革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公於是承命有宣盛祔廟之制　漢文類聚春秋傳曰巴曰里革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嗟雲擒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事也　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以定天下之音　是有聖容之贊　漢堵郎亞子公之贊其事不得而詳　旦今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　易繫辭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公於　公於嗟也　未彰貞魂莫祔　後漢書曰皇后崩合葬光烈陵　恐無以慰遵聖緒光尉孝思　漢書曰成帝崩太后上尊號有司奏太后曰昔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公於是承命有宣盛祔廟之制　漢文類聚春秋傳曰巴曰里革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公於是承命有宣盛祔廟之制　漢文類聚春秋傳曰巴曰里革聖人其興也勃然其亡也忽焉唯聖人能之嗚呼可不慎與

既不克終　漢文帝莊裕太子永和元年冬閏成三年薨　歸於與夷　左傳曰隱公元年冬十月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段于鄢成二年薨　又集作未能立　左傳宋殤公名與夷穆公馮人向為公子馮出奔鄭以其父名為名大司馬孔父嘉為公卿以義為己任開成四年帝即位○集陳王成美敬宗第五子也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為皇太子與册未具而帝疾　道　集作遵　卓明卓德以治內疾　弘毅文燊樂諸弟之志　集作奇翼文弘典論云弘毅寬仁有時而出燊樂上千其身

天子大輅同軫中車掌玉輅凡駕鄭儀以鑾和
爲節新書儒學傳敍播調人曰鑾與不復東矣三千里華戎遂隔
我日者上玄降鑒見爲祭元聖與之戰力救桑
出遂于首亂之邦先有納忠之帥復我疆理平我仇讎負
羽蒙輪揚雄羽獵賦裝飾負羽被鎧冒櫜鞬蒙輪
居延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戰一隊盡敵
于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已聞於深入出北地送降入赤弟邪幅
幅在下將事於駿奔陳萬舞詩作奔走陳作騁
捷旂當作旗四旗謂四方之旗周禮大司馬建大常十有二旒以象鶉火也鶉火南方朱鳥七游
刊駟介百乘左傳晉侯獻楚俘于周廟如四方有罪則以征之有德則以賞之賄以展儀並見向備四旂而告
爲一代之守臣公乃更夢江筆見禹山重吞羅鳥見孟嘉人啓田丁疃
追琢貞珉追琢其章詩棠棣貞石堅也
漢書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北據華山南及衡山至于敦物
皆生焉是謂天地之美具焉彭灼來葉以文上請屬意宸宦
晉灼曰葉世也言後世也師古曰葉音弋涉反
晉灼曰葉音式涉反
晉灼曰葉音弋涉反
晉灼曰葉音弋涉反
晉灼曰葉音弋

火燔水灌（左傳）譬子曰王夷師熸（注）熸滅也楚之間謂火滅爲熸潛子曰水灌見檄文 遂得朝還貫主葬

遁名王（後漢竇憲傳）今賈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漢岡敏傳）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師古曰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 害柳

塞之歸車（山海經）萬門山隅出其間在高柳北漢地理志代郡高柳縣西部都尉治（後漢盧芳傳）芳復入居高柳（注）脇名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王融（迴文詩）枝大柳塞北（白帖）榆關柳塞 復梅妝而向闕（宋書武帝文帝陽公主人日臥於合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效此妝者（漢岡敏傳）文公指闕而誓（注）闕宮門也後漢書曰赤眉敗走高柳北度居庸關（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譬京

表諫之義也 有閼伯之弟兄（後漢劉表傳）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病琦往省之（注）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志魯肅傳）走夏口曹公出濡須權以水軍拒戰公見其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晉書）升兒子若豚犬耳（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對境抗稱祜之德信（注）羅憲漢晉春秋曰憲字元則襄陽人也

史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爲幷幷主疾使(使字疑衍)清水平甘鋒師
古曰凍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 北高慢考工記曰鄭之刀 萬里來表尚
爲梁陽公表 何其纂立大效(集作樹)功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 莫以上言
弁之亂詳 爲河南表 宗英可汗(本紀貞觀四年四月西北君長)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事書回)即等
之君長請 南夷與冀通 留犂徑路(冀回奴傳韓昌張福與單于及大臣俱登阿爾諾水
誥史比南夷 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其餘小國皆遁逃遠去 東山北曰烏單于 侍路刀金留犂境西以先上
乃今契苾也留犂飯七 也規和也 到金莖西中境增欽之 對潼酪以知
蓋見爲李 恥掠略 毳幕氈裘(李善曰氈毛褐也) 左袒(鄭玄曰偏脫肩曰袒)羣胡聚會要大衆于單于
衣冠而有慕(故軍行臨于 左袒(鄭玄曰偏脫肩曰袒)羣胡聚會要大衆于單于 文畢伯仕之脩(作
大畢伯仕周(一作程)王時仕大戎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王大畢伯仕二人侍路刀金留犂境西以先上
之師(今曹曰一品斤本作時韓今曹曰一品斤本作時韓)非單于錄兵西擊握何胸親單于單于敗走自殺時韓非單于歸庭乃
敦玉而朝靈圄(靈圄當作靈圉 靈圉今曹曰一品斤本作時韓)非單于錄兵西擊握何胸親單于單于敗走自殺時韓非單于歸庭乃
和成今朔方郡 靈圉子伸子市皆誤 侯(一作侯)義亦無其書 或解辮而拜甘泉(解作卸 解作卸)
湖避聲病故也 堂圄同在一處 大將一年語 山龍(龍字疑衍)解辮同彼臣民(電川奴傳韓昌單于妻也
于七月朝天于甘泉宮 莫龍以 彼明命百王共貫三代同規(淳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帝至
有討北狄之詔伐上當(當作 之道豈不同條共貫)公於是奉命
四(等天祈書點畫斯傳古既說別 或解辮而拜甘泉(解作卸 解作卸)
駿僅瞭未始通中湖貞觀二 並垂於册書光(貞觀二十二年閏鐵勒入臣即遣使獻方物二月酋長入
朝大宴 學餐之酉酣奏 地爲堅昇府錄 然 勒護高仵世再來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書天球河
龍中藏方物名守世四朝乾 凡中爲回紇所破其後回 紇會昌中其酋長阿 按牒西崑
破殺回紇可干焚其牙及金帳 登封泰山雅 初曰刻石紀號有金 崑玉檢之封
烏介可汗邀取阿 雅 以通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書天球河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書天球河
宗大說命太僕卿趙蕃特 臨 其國記宰相即鴻臚寺 見使者譯官 秀山川
湖宰相德裕上 貞觀時 國 自來頒 師古請如周官 隼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

定議以一十四字垂百(隼作 之道豈不同條共貫)公於是奉命
有討北狄之詔伐上當(當作 之道豈不同條共貫)公於是奉命
彼明命百王共貫三代同規(淳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帝至
敦玉而朝靈圄(靈圄當作靈圉 靈圉今曹曰一品斤本作時韓)非單于錄兵西擊握何胸親單于單于敗走自殺時韓非單于歸庭乃
之師(今曹曰一品斤本作時韓)非單于錄兵西擊握何胸親單于單于敗走自殺時韓非單于歸庭乃
衣冠而有慕(故軍行臨于 左袒(鄭玄曰偏脫肩曰袒)羣胡聚會要大衆于單于 文畢伯仕之脩(作
大畢伯仕周(一作程)王時仕大戎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王大畢伯仕二人侍路刀金留犂境西以先上
終日(易分于石 不終日 屬宣室未名(見爲梁 武帳不開(見爲
及檢 機難終日(易分于石 不終日 屬宣室未名(見爲梁 武帳不開(見爲
此時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記載記科 堅現 述王征於 東
論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記載記科 堅現 述王征於 東
嗟不同世者(賈司馬相如傳)蜀人多稱卓王孫(王孫)曰吾聞之 曰昧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此)蜀人多稱卓王孫(王孫)曰吾聞之 曰昧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此)
洞簫而諷於後庭(漢元帝爲太子善鼓瑟所至輒)止 聞子虛而
有獨斷朕無疑謀固俟沃心可不假手(左傳鄭伯曰鬼神實不 上輒曰爾
芝泥將乾(春秋運斗樞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圖以黃玉爲泥白 上輒曰爾
寡公亦分陰可就(晉書陶侃曰大禹聖人 寸陰至於凡人當惜分陰 落簡如飛故每有急
宣見爲梁 關于密畫內庭外制(見爲梁 聞子虛而
陽公表 聞子虛而

土之祠宜可徙置長
安驪源肇更定議 採公玉明堂之圖（漢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明堂有一殿四面皆
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祠上帝
考肆觀之神位於梁生（書傳
戴東后（虞書備林傳逸戴德延君戴聖次君皆傳禮記小戴慶氏之學）
見大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文王世子
對十九篇漢封禪 取封禪之書於大子（夏司馬相如病免居茂陵天子使
耀祀三十六篇 也更名私如後為郎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有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天子異之）
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
銅鑄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
宮從上者七十餘人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亦上
騎而群臣後宮從上者悉持龍髯與弓墮弓墮百姓仰望黃帝既上騎乃
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
上左右悉持龍髯與弓乃上天百姓見黃帝上天乃
射字以知山河龍勢方起號鼎湖弓曰烏呼烏呼百川名山皆黃帝所
遺仙書言封禪事所出秦焚天子異之）
言姓山名書居入言陛取秦書一卷文不可識令人奉之問孔子孔子曰開黃帝
云吳王出觀觀書都龍威大夫山陽居
越王包山入洞庭乃入（洞庭縹緲書
帝典書之祕）
然猶進先嘗之藥（禮內則君有疾飲
醫先嘗之親）

獻萬手之醫（大戴禮記保傅篇古之王者太子初生
選天下之善士以為太傅少傅及左右之
人令自養 藏周旦請代之書（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詳質相
事 追漢宣易名之義（漢書宣帝紀本名病已元康
四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祖宗之福蒙天地之靈
不諱朕改名詢古天子之名雖知不易謹合古義
以慎所發其更名詢又云秦二十四年當詔書追加
秦王名號為始皇帝後嗣以計數至於萬世
不改名大一品集改名制曰云云）
於周宣御晉十年乃從美將咲遠甘
盤敬承天意永保弘休宜改名為矣伯
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布告群臣
山陽失檢 作為大誥（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祈於昊天（書召誥曰惟
基命用懌王
能祈天永命） 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書大禹謨
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皞陶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其功伐也既如彼其
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詰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
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不言制集出采論適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

昂中丘（漢地理志常山郡領中丘縣又趙之分也） 有風雨翁張之氣
見爲懷 （七分野晉載記趙魏之間昂者趙之分也） 旅臺高邑（郡理志趙地鼎畢
物表 （郡縣表畢見上洞東路名） 名（集作有） 山河隱軫（誌作
軫） 靈（文選綽
郡公文） 萃于直躬慶是令德（吉日靖傳直躬晉平十四年叔孫
者大教廟 朝器也） 黃慮師表之安（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初學記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明慧可愛
曹公奇愛之因晏戲於廳事上畫地令晏處其中
晏即畫方自處不動曹公異焉） 叔夜龍鳳（晉書嵇康字叔夜
美詞氣有風儀神
采俊逸） 何晏神仙（魏志何晏別傳曰晏好服婦人之飾
行步顧影） 宋玉閒麗（宋玉賦登徒子好色賦
曰玉為人體貌閑麗） 馬援之
耆宇盧植之音聲（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
子敦曰聞父所以鍾愛我者以其
能自修飭也） 此其妙水鏡而為言（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
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人倫
每月輒更其所稱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託丹青而為裕（後漢書蔡邕傳
邕既放逐於江海之上
往來吳會間十有二年） 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為貴（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敬一人而取悅（禮經敬一人
而千萬人悅） 謙三位而無咎（易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有終吉）
默識（論語子張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貢曰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云不亦宜乎） 卓庇胡奴罔逃千里面（後漢書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
人之駭容 （後漢書卓茂傳茂為密令視事三年教化大行吏人親愛之
自悅） 獻周旦請代之書（書金縢詳質相事） 追漢宣易名之義
（漢書宣帝紀本名病已元康四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祖宗之福蒙天地之靈
不諱朕改名詢古天子之名雖知不易謹合古義以慎所發其更名詢又云秦二十四年當詔書追加
秦王名號為始皇帝後嗣以計數至於萬世不改名大一品集改名制曰云云）
確乎寡辭（易乾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於周宣御晉十年乃從美將咲遠甘
盤敬承天意永保弘休宜改名為矣伯
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布告群臣
山陽失檢 作為大誥（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祈於昊天（書召誥曰惟
基命用懌王
能祈天永命） 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書大禹謨
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皞陶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其功伐也既如彼其
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詰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
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不言制集出采論適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
昂中丘（漢地理志常山郡領中丘縣又趙之分也） 有風雨翁張之氣
見爲懷 （七分野晉載記趙魏之間昂者趙之分也） 旅臺高邑（郡理志趙地鼎畢
物表 （郡縣表畢見上洞東路名） 名（集作有） 山河隱軫（誌作
軫） 靈（文選綽
郡公文） 萃于直躬慶是令德（吉日靖傳直躬晉平十四年叔孫
者大教廟 朝器也） 黃慮師表之安（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
初學記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明慧可愛
曹公奇愛之因晏戲於廳事上畫地令晏處其中
晏即畫方自處不動曹公異焉） 叔夜龍鳳（晉書嵇康字叔夜
美詞氣有風儀神
采俊逸） 何晏神仙（魏志何晏別傳曰晏好服婦人之飾
行步顧影） 宋玉閒麗（宋玉賦登徒子好色賦
曰玉為人體貌閑麗） 馬援之
耆宇盧植之音聲（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
子敦曰聞父所以鍾愛我者以其
能自修飭也） 此其妙水鏡而為言（後漢書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
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人倫
每月輒更其所稱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託丹青而為裕（後漢書蔡邕傳
邕既放逐於江海之上
往來吳會間十有二年） 至於好禮不倦用和為
貴（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敬一人而取悅（禮經敬一人
而千萬人悅） 謙三位而無咎（易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有終吉）
默識（論語子張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貢曰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云不亦宜乎） 卓庇胡奴罔逃千里面（後漢書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
人之駭容 （後漢書卓茂傳茂為密令視事三年教化大行吏人親愛之
自悅） 獻周旦請代之書（書金縢詳質相事） 追漢宣易名之義
（漢書宣帝紀本名病已元康四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祖宗之福蒙天地之靈
不諱朕改名詢古天子之名雖知不易謹合古義以慎所發其更名詢又云秦二十四年當詔書追加
秦王名號為始皇帝後嗣以計數至於萬世不改名大一品集改名制曰云云）
確乎寡辭（易乾文言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於周宣御晉十年乃從美將咲遠甘
盤敬承天意永保弘休宜改名為矣伯
名中外表章不得更有回避布告群臣
山陽失檢 作為大誥（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祈於昊天（書召誥曰惟
基命用懌王
能祈天永命） 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書大禹謨
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昌言曰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皞陶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其功伐也既如彼其
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詰奏議碑贊等凡一帙一十五卷
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不言制集出采論適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

新鄴下之詩（任昉爲士表辭賦清新厥旨遠善曰陸機陸雲別傳云張公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鍾嶸詩品序曰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親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重以多能（見論語）推於小學（漢藝文志凡小學家四十五篇）王子敬之隸法逋媚（實蒙譏書賦去筆欣字敬元泰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沈約云子敬元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貴王得羊不失所望）皇休明之草勢流著（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隸草世以書聖稱）異代（兼作時是）相逼當代（兼作忘過人）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書趙壹傳曰仲尼稱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代罕儔不妄遇人

微淺長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祖革隋文物大
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后時
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玄宗之朝（新書燕許傳贊）常楊繼美於代宗之
代（新書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舉中書舍人制誥典冊多炎所為炎善屬文自開元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故時號燕許公常衮字夷甫元和初為中書舍人制誥亦典冊多出其手炎衮皆自開元後訖德宗時為一代之文章）泊憲宗
皇帝英武啓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
則先太師忠公翱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
蜀時惟其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
料齊外定內理顯王言于典誥彰帝範于圖籍紀在
徽册播于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
中事惠皇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于前聞昭肅
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盡付玄
機允厭神度每形墀奏龍列承天瞻帝亦講伊尹傅
說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以太平之制度上古之文
教咸屬于公焉會先太后懿號未立帝明發有永懷
之痛公述沙麓神井之瑞贊統樞懷日之慶（史記漢書帝王夫人姙娠夢日入懷以生武帝）懋遵
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祔廟
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晉備朝廷有禮華
夷述職河朔修貢乃顯神休薦徽號奉揚一德以示
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會昌二年四月）封域無
虞天子脩然有求玄之思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
角（漢書高祖本紀人隆準而龍顏東觀漢記光武隆準日角）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頌
山河而褒日月也（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小雅天保毛傳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如山之如阜之如岡之如陵也箋云如日月之初升如日之光明盛也如月之恒盛如月之上弦漸盈也）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獫狁居因饑憑
陵怙衆強鄣靈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文告
而腆然不率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上資
宸斷萬里勝負決于帷中雷霆大羊遂潰殄殲
披抶腥羶解離（解離上天下地氣不和故雨雪解離而即此語）通其名王復我貴主于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
末劍門為首亂之地瘡痛橫棘蒙犯矢石于盧龍之塞（塞謂所畤僕射所開也）以
敘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命舒展格言
帥仲武埽除妖孽藏獲仇讐（凡民男而貲婢謂之臧女而給奴謂之獲七歡謂之臧七婢謂之獲均賞也書曰臧獲婢子）奉揚威神乃底康靖
仍願勒石于盧龍之塞（塞謂所畤僕射所開也）以
呼嘯神祇吐納萬華當書（漢書文帝紀）文星見不寐而白鳳來
成諸侯不朽之勳尊元后無私之化公於是有幽州
紀聖功之碑潞帥劉從諫（其子因關河之嶮恃甲
兵之衆請爵爭地屢闐王庭中外疑遽互撓天聽帝
將耀神武公累槩忠謀且言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雄渠受戮祇以抵君（晉書卷四十三王戎傳武帝謂戎曰卿與和嶠俱論時事卿何如嶠嶠以為勝卿戎曰嶠雖長於論事而不盡理卿雖長於理而不辯嶠川子號勝卿東王雖長賢壞兵反論）

將破七國斬鼂錯印及雄辱皆自殺 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跨搖河北搖一作動脅倚山東豈可行有匪人坐爲汙俗若可忍也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常山勁卒是爲脣齒實懼因依不若乘其未萌制其將動帝俞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戮力從命絶壺關之右臂收汳水之上游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水餘寇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帝怒斯赫人心愈疑咸以師老於郊梟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宥過者雷同公又揚觭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宗室是玄祖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其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讎則是與殲年逐主之風 愉牛疑作點年史記魏世家若石公子公一據前太子長冒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由是洞啓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閑碁尚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有軍書繼聞我捷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表尚之頭顱二家葬莾光之肩髀歡聲雖震于朝市喜氣不見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公於是有伐上黨之制平晉陽

之敕宗英可汗獻琛貢賮越自絶漠通於本朝文畢伯士之脅呼韓谷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圄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册書光彼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文章等於訓傳機事出於神明固將偃仰邳石之符傲睨鬼箱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之者可以弼邦國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常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名武帳莫開公則手疏封章達於旒扆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傳洞簫而諷于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歲在乙丑 會昌五年也 羣公常伯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二年殲醜虜與北伐之師四年誅孩童詠東征之歌 詩序云二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 而又移摩尼之風 圖記云清淨摩尼寶珠映王五色隨方各現王性昭明也 壞浮圖之俗 後漢西域傳天竺浮圖修淨道以成佛 偃兵返樸四海胥寧定思欲增鴻名光下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牒鋪舒名實藻繢文采 一作質類於上帝爲磨神宗於是簉章天成功神德明道之册文 會昌五年正月號位旣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

於梁生取封禪之文于大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旦請代之書追漢宣易名之美（當作義）作爲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其功伐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大中元年也）亞自左掖出爲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爲序以集成書尋玄珠莫究其倪域（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丘適其南而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得之）聽希聲者三四伏念江陸盡灊（一作參辭是）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于晝而乏清婚月皎于夜而無陽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獷戎黠虜之爲患也如洛邑咸秦者幾焉鵬鷁不傅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左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

莫窮於高下（莊子大宗師音希聲）承恩震燬毀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念江陸盡灊（一作參辭是）辭讓不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恃大名難兼日赫于晝而乏清婚月皎于夜而無陽煦冬之爲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爲用也則金流石爍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毒虺之爲厲也北則獷戎黠虜之爲患也如洛邑咸秦者幾焉鵬鷁不傅之以馳騁驊騮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仲尼聖賢之宗也位止於司寇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者幾焉是以保衡傳說左右殷宗召公畢公寅亮周室咸著

大訓克爲元龜書契以來未之多有李斯以刻石紀號之文勝而不在休明之運又何足數哉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筆而不至嚴廊自是已降其類實繁惟公緝開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之文萃於直躬慶是全德蓋四序之陽春九州之咸雒品彙之應龍人倫之姬旦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

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結豐後魏常山王乃孤節同學事元德秀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贈禮部尚書謚曰符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爲稱）

次山有文編（新書藝文志元結文編十卷）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元結書作自稱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結字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爲稱）公沒楊（當作陽）公始得進士第（元結舉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新書宰相世系表琦字禹時京兆長安人乾元二年進士第拜同州書門下平章事）故其將兵不得救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丹喪不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於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已下若干篇是（中心）外曾孫遵東李惲（筆畫相世系表惲字仲闇自唐宗室徙東都）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緜遠長大以自然爲祖（莊子大宗師夫道於天本於太虛老子大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元氣爲根（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光被四表細者潤金石章甫荷絏之徒是謂無狀之狀）大賁

無色（旨切貴无色也）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史記大官益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又南十二星爲廟其北建星見其氣知衰人當過物色而進之果得老子）東龍西虎（西像左青龍右白虎）方術物色（列仙傳關令尹喜內學老子爲道先）欻何從生啞重復鳴（舊書張文瑤傳太卿有古五音五聲六律八風之韻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以獻之曰天有五俗號咂鍾與能通者）黃雉（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以獻之曰天文瓘吹律調之聲皆響徹臨朝）山相朝捧水信潮汐（初學記淮南子曰有朝夕潮以迎之非）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甚疾怒急擊快利動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頌入飲於朝斷童摘句如娠如生（見爲李郎中文）狼子豹孫競於跳走（左傳狼子野心豹本作貔說文貔似貍蒼黑色能捕豺貔百銖貔貅也貔獸出朝鮮前兩足能搏虎豹）翦除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

但見其脊牽絳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見爺堪）如坐正人照彼佞者（戰國策趙良說商君曰五段大夫之相秦也法不阿貴繩不撓貴公平治秦秦人路不拾遺山不取名民趙孟嘗君名氏趙孟嘗君不重我藏寶他日相從其姑堅麗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子從其翁婦從其姑（東觀漢記商君之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也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劇秦美新（揚雄作）切截纖顆（世石眠擊肌分理）如陸地碎若大咽（叶上聲）餘鋸取材靈欒蠢出毒刺眼楚齒不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汙濯傷損（儀禮士喪禮其上衣不在衣下裳不在裳而連之）如在危處如在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治大國若年大熟君若堯舜人義皇上之視下不知有（一作其）尊下之望上不知有（一作其）篡辮頭鑿齒（淮南子東方有反舌民使吐其舌下長三尺謂上序）扶服匡僕（匡救也僕附上野文）融風彩露（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昭氏春秋東北曰融風何其記東方物語武帝（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何以不復取言多令人悲也）城五柞路（三輔黃圖漢宮本名長楊五柞宮有五柞樹因以爲名）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尚書）蕃（見爲女從事啓）邪人佞夫拒之鯁之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鳴呼孔子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南甲集序

（見爲李郎中文）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今惟詩傳）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一作十）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令狐楚）華太守（崔戎）所辭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見舊本傳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之商隱自記如爲今體頗傷繁縟遂之長短而繁縟過之）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嗌于任（昉）范（雲）徐（陵）庾（信）之間（周書庾信傳信文章綺麗與徐陵並傳世謂之徐庾體）嘗賦（唱嘆歌曰商唱嘆能動人也）曰（主服虔通俗文樂不勝謂之唱樂唱嘆歌曰唱切嘆息曰嘆切）勢物景衷（一作衰）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饑人或目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令狐楚）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樊南之詩大師李顥初師少陵其文大師班馬初師徐庾其四六天師令東初師彭陽平生述作號樊南甲乙集）仲弟聖樸（義山與其弟書曰樸方自擬蓋函民使吐其舌下長三尺詳上序）扶服匡僕（匡救也僕附上野文）融風彩露（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昭氏春秋東北曰融風何其記東方物語武帝（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何以不復取言多令人悲也）城五柞路（三輔黃圖漢宮本名長楊五柞宮有五柞樹因以爲名）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尚書）蕃（見爲女從事啓）邪人佞夫拒之鯁之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鳴呼孔子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樊南甲集序

（見爲李郎中文）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今惟詩傳）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一作十）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爲鄆相國（令狐楚）華太守（崔戎）所辭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見舊本傳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之商隱自記如爲今體頗傷繁縟遂之長短而繁縟過之）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嗌于任（昉）范（雲）徐（陵）庾（信）之間（周書庾信傳信文章綺麗與徐陵並傳世謂之徐庾體）嘗賦（唱嘆歌曰商唱嘆能動人也）曰（主服虔通俗文樂不勝謂之唱樂唱嘆歌曰唱切嘆息曰嘆切）勢物景衷（一作衰）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饑人或目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令狐楚）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樊南之詩大師李顥初師少陵其文大師班馬初師徐庾其四六天師令東初師彭陽平生述作號樊南甲乙集）仲弟聖樸（義山與其弟書曰樸方自擬蓋函民使吐其舌下長三尺詳上序）扶服匡僕（匡救也僕附上野文）融風彩露（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昭氏春秋東北曰融風何其記東方物語武帝（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何以不復取言多令人悲也）城五柞路（三輔黃圖漢宮本名長楊五柞宮有五柞樹因以爲名）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尚書）蕃（見爲女從事啓）邪人佞夫拒之鯁之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鳴呼孔子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我而未爲一作爲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去聲表記所爲亦多冬如南郡新書地理志江陵郡本荆州南郡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爨墨汗半有隊落因前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四數未詳六博基局名格疑即今戲二基也禮記內則九年教之數目與六甲也王肅解六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漢志云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未足矜十月十二日夜月明序

樊南乙集序

余爲桂林從事日常使南郡舟中序所爲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罷選爲盩厔尉新書地理志盩厔屬扶風郡頃盩厔縣日知錄南人稱士人爲官人昌黎集王適墓志銘一女嫁官人不以與尹尚書令也杜子美送唐興劉主簿詩云鄉外官人絕即留假參軍事專章奏本傳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與事秦屬天子事邊鄙季榮首得七關數月一作日李玼得秦州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尋取維州聯爲章賀文苑傳中二年六月南詔異牟尋叛歸吐蕃三日收復舊疆宰臣奏表稱賀史言蜀人大慶長慶元年十月南詔異牟尋叛歸吐蕃三日收復舊疆宰臣奏表稱賀史言蜀人大慶數十人見於閤下八月風雨君堵各迴戈至鎮當衆獻酬三州七關即寶元年且安修邦九月子亥西川節度使李德裕收維州即此事也時同寮有京兆韋觀文字祥牙樂安孫朴京兆韋嶠天水趙璜宰相世系表趙氏出嬴姓非此璜字子瑕中戚通卜河南房嗣宰相世系表房氏出姬姓嗣字繼之博陵人子少師中贈太尉天下設祭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靈有杜司勳之誌動書杜牧字牧之京兆人官至司勳員外郎常撰史職人藏爲小杜以別杜甫云與子之奠文今不傳二事爲不朽十月尚書范陽公盧弘正以徐戎凶悍節度闕判官奏入幕故事軍中移檄牒剌皆不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年府罷選爲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河東公柳仲郢守蜀東川奏爲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一作新練兵作教場閱數軍實判官務撿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如京師復攝其事自桂林至是所爲已五六百篇其間可取者四百而已三年已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有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現二地地在五臺山之西五臺縣於文墨意緒闊略爲置大牛集作太平篋塗遣破裂不復條貫十月弘農楊本勝宰相世系表楊氏出姬姓本勝字本勝賢而文尤樂收聚殘剌因懇索其素所有會前四六置京師不可取者乃強聯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時以類亦爲二十編名之曰作字爲四六一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卒不足以爲名直欲以塞本勝多愛我之意遂

書其首是夕大中七年十一月十日夜火盡燈暗前無
鬼鳥（領未錄異有鳥如鴟留名曰鬼車春夏之間稍遷晦則飛鳴而過嶺
好酉多穴人家雞人魂氣成云九首曾為大禽二一首常滴血也）一
如大中元年十（集作
不成寐集作晝寢永歎
聆訓和不成寐）月十二日夜時（原注是月前
李義山文集卷第九
書罷永明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童仲註

書

上崔華州書（舊書大和七年七月崔戎為華州刺史今從書讀是
當編考之於史而深有疑焉案本傳元和十三年令狐楚
鎮河陽府罷以所業文二十
年己卯下逮大和七年癸丑嶽戎刺華州二十五歲初書云舅在一十五
年矣一不合也幸相表實統於元年十月此書云凡物遲晚尚未生未真
元年十月此書之作編次者誤采入集耳）
相國執憲二不合也在鄭亦自聊
都團練觀察使後徵拜太常博士
云今在宣州三不合也自聊鄭而
崔為宣州者此書又非為崔作編次者誤采入集耳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
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
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
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
文不愛攘取經史讎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
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
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
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
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
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
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

是說某再拜

別令孤緒拾遺書 舊書缺第字子貞開成初為右拾遺二年子以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

乎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腑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蠢蠢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

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情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狂直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此於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嘐然相感泣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紿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

惡市道 史記游俠傳論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之無勢則棄之君若無勢則去

嗚呼此輩真手搔鼻皷而嗟嘻人之灼痕爲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蓄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贊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蓄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贊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詫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市道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日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者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達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羞惡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

財餽恣求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于此者耶今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賣哉紬而繹之眞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百（當作人史記伯夷叔齊傳武王已下殷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餓而死）豈斷盟津者（盟津者八百諸當作新據傳本公新之誤而相娛曰新史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與陶進士書（陶進士不知其名出登第紀事所謂進士陶）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新書藝文志經解類有劉氏六說書已佚）而春秋禮也之說六經傳作書之一項說以繩六經傳作書之一項而春秋類有劉氏六說書已佚）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司不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常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

與陶進士書（陶進士不知其名出登第紀事所謂進士陶）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新書藝文志經解類有劉氏六說書已佚）而春秋禮也之說六經傳作書之一項說以繩六經傳作書之一項而春秋類有劉氏六說書已佚）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司不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常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

與陶進士書（陶進士不知其名出登第紀事所謂進士陶）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新書藝文志經解類有劉氏六說書已佚）而春秋禮也之說六經傳作書之一項說以繩六經傳作書之一項而春秋類有劉氏六說書已佚）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司不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常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

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有罪矣私自恐懼憂苦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塲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

新書選舉志高宗顯慶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去按此書所言即其事一兩牒辭目皆在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優異者為入等

秘書省校書郎

調補弘農尉

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淫嶽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

新書本傳以治獄忤御史使推簡將罷去會婦合吠簡驚還官

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儸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帖息不敢鶩張嘗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吾生獲忠盡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得其毋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審審不遂其願閒者得

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復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寫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

李某頓首

傳

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見上序為長吉集序

新書文藝傳長吉名小傳

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

宰相世系表錦衣字退矣士奏侍郎證曰文

茂苑元和初擢進士第調太理

柳柳州小部司書兼崇賢館

所與遊者王參元見代僕射權德輿傳

崔植集書權德輿字載之

楊敬之新書楊敬之字茂孝者

崔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

令閻寀子也祐甫病諸婁曰吾歿當以屬江次子

祐甫卒次生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諸公遊未嘗得題輒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

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稱（原注一本作阿彌長吉舉語時呼太夫人云）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

嘗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奮奮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世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碑銘

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 并序（標題下小字：係建中十兩十一月間作）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龍門：伊闕山名，在洛陽南，白居易墓在香山，如萬動塔之側，參人從命而葬高逸樂天之志也）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舊書：楊神符，楊汝士妹也）胖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仵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省校書（秘書省，掌圖書經籍之府，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試校書郎，掌讎校典籍，刊正訛謬）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翰林院，本中書別署，以處四方伎藝之人，後學士院在銀臺門北，蘇德融之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有東向之門，外雖司事者入）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授佐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爲學士（舊書：元和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新書：在拾遺職滿帝以資授且家素貧聽自擇官易易請如畿公輔以學士兼京兆府參軍以便養詔可）時上愛兵襄陽荆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獻（舊：禍其後

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頓爲厲

爲太都督在襄鄧戰士傷懼李友尚書宗永司公未拔賜謚曰思仍指易傳是時公王取以獻皆頓踣易傳不如鎔之迎令頓仍就加之

當作道

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即朝廷覆一瓦

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賤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

居其孫

任事務仍指易傳

贖而賜之帥道人臣不宜擅奏帝從之

意詔澗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憂掩

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筭留上輒是否

坎廬墓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

著作郎

武相遇盜殊絕賊

棄刃天街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

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

新書作武元衡京師衰慢居易有上疏請捕賊不聽又越職言事貶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

秩主客眞守中書舍人敕綍受吉起田孝公代衡陽孝

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新書孝公遺令薄葬毋受賻贈且曰吾生不見聽乃用之死何利焉

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事岸

復不報又貶杭州

築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規

發故鄣侯泌五井

導儲廿清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

舞

新書居易始來郡適大旱湖錢塘湖溉其水蓄泄以蘇民賴其及卒

伐仲冬南至備宰相儀物鏧跪禮粟給事寡嫂永寧里
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新書載中宗月賜公孫承
宇時李使君舊知弟語為韓休碑學士承旨宣守公兵部侍郎進下仲集七十五卷長慶末拜東都留使公文手筆下詔書詔令有下令著令擊令及令甲令乙
還手持刺會搢紳得畫徵甘公文手自排纘收五十卷凡二百五十一首前集
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附丁明改元長慶於是實號白氏長慶集
大凡人之文皆有所長樂天長可以與多泰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
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為上長於嘲五字七字百言為下長於情賦
雜詩篇誌之類長於宛轉記敘書制誥表狀長於實陪奏表狀長於書檄酬
於畫總而言之天亦多才哉人以為領序盡雖像列沈佺之按新書藝文志之河南
西二林寺名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雖像列沈佺之按新書藝文志之河南
又宮中呼元才不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系曰
公之先世用談閩肅代代優（下代讀曰世）布蹤河南（南言朝
德宋枝（枝疑是豫）公有弟昆本枝不搖乃果敷舒匪懈腦（腦疑是
公之先世用談閩肅代代優（下代讀曰世）布蹤河南（南言朝
德宋枝（枝疑是豫）公有弟昆本枝不搖乃果敷舒匪懈腦（腦疑是

翰歌之誤曰勝懽意為介
記碑騰云屑卿也口反）其醇腴于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
上聲見參
陽郎中文）用從棄遺至道天子（時誰與伍率中道止納筆
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上汰唐禹帝為輩留續緒襲
攝麾綽三郡理（謂止執三州）既去刑部條東其居大尹河南翦
緩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曄白其華（尸白華等詩也）瞬不瘢緇
其暴逋君有三輔（見為治書狀）臣有田敢臣衰君強謝不堪守
請除同
州不上）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憎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
貞兩有其矩孰永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
（易坤為柄
異為繩）匪哲則知亦有教詔蓋衰其收攄莠而導刻詩
于碑以報百世公老于東遂葬其地

劍州重陽亭銘（并序）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玉海集詔有書詔有詔詔有詔詔有詔

由訟以直市正獄清（冀昌黎傳慎毋擾徹市）謁歸告休（白帖杜欽言於王曰今有司以為子告毋病苟暢告詔恩也或作謁言參向秋好惡之辭）民樂以康願有顯庸侯作南亭北亭是雙峰並頭物當作聳）朝兩滂沱（清明雨也）濕其悄頭（濕制其後也）至於東山乃三其功（詩東山序周公東征三年大歸也）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走乞留伯氏南梁（孔叢子臨安縣有南梁亭）惟蔣之融（成公綏蔣子融蔣詡字元卿）由唐龐碑（龐音龍）二矛（見為緯鄭公文）古有魯衛（魯衛之政兄弟也）惟是亭銘得其應貌且（且辭也）唐大中八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南李商隱撰

賦

蚯蚓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鳧（一作鵝）露鶴（鶴古雨作鵠張協七命晨鳧露鶴善曰晨鳧露鶴皆水鳥也）不知其生（說文蚓蟲也）昭舞鵝賦（鵝文類聚作鵝）不睡（睡下有而字）雁南（雁下有北字）北生於我（我非雁之父母焉得生於我）蚓無（無下有足字）而行（行下有馬能行也）蟲蟲（蟲蟲今蚓蟲也）大平御覽（大平御覽人事部）同臭而多（多史記作爭）汝職惟螾而不善智（說文螾蟲名夏書曰螾蚓蟲蟲為螾人身也）

李義山文集卷十 十六

拿居負布衣十年才制舉一視之紹有生所託名人多病起龍甚難脫擊才能自釋崇刷不勤鼎冰失時門體難乾加以臭穢故筆席筵綢之間香蟲擾流探揣攫掘日不暇手跖香而絕（尤括筆談）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葉今謂之七里香者是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蚓

附陸龜蒙後蚯蚓賦（並序）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余讀毛溪生蚯蚓賦有就賢避跖之歎似未知蚓作後蚯蚓賦以矯之

衣縞守白駿華守黑（駿華仲長統昌言衣縞之士守白駿華之人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何論皆安焉）人趨時必變顏色稟齊涵脥乃丸蚓之賊（義稟也齊中也涵容也脥腹也丸圓也賊害也）君謂之何（君謂之何言何以處之）故義以興（興起也）虐發獨而畏禹（禹以仲冬之月聚萬物而發之）

有感方趨時之業朝衛暮楚（朝衛暮楚言變易也）蚓蚓之通也（通也）名在春中則衣雖黑而長螾仍白名在蚓中身故甲化為白（白蚓）蚓蚓身在雖中則衣雖黑而長螾仍白掌握面觸者出（觸者出言觸之則出）蚓之賦了（了訖也）不知蚓（蚓下有之字）也

蝸賦

（並序）

予為揚州掌書記（為揚州掌書記下有時字）友傳尸為揚子尉（揚子縣屬揚州）文（文下有字）為蝸（蝸下有牛字）

聲弗鳴潛此毒蟄（蟄者隱蟄諸蟲皆以蟄藏）蟄能創（創下有人字）乃書中慚蟄者以蟄（蟄下有字）蟄之紹有生所託名人多病起龍甚難脫擊才能自釋崇刷不勤鼎冰失時門體難乾加以臭穢故筆席筵綢之間香蟲擾流探揣攫掘日不暇手跖香而絕（尤括筆談）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葉今謂之七里香者是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蚓

夜風索索緣隙悲壁（史記作蟋蟀悲壁）

不趫謂虎有四足則無翼也厥牛不為謂牛有兩角即無翼也厥鉅一逸也

雜著

紀事

象江太守

榮陽鄭瑎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聲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癭癰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氷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瑎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橐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瑎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竊驪一私作弓矢刀仗學發冢抄道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徼處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邨商鄆與淮海競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年竟不計天下有活人令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狙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資發聚貿轉與鄰伍重信義邨死喪斷

魚肉葱薤禮拜盡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幸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作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糜布衾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鳥重脣為鄆帥(徐州)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嘗

來與驩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驩固不以爲已有紕
契管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
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驩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乂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閻氷田滂善任
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
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逋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
魯始讀書能爲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爲輒不能俯仰貴
人穿屐破衣從群常人乞丐活閒韓愈善接作友
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氷柱雪一作雲車二詩一旦居

廬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新書盧仝居東都和爲河南令自號玉川子孟郊字東野湖州人劉禹錫稱其詩有細故小恩爲知己者感激不忘李賀字長吉唐宗室鄭王後父名晉禮部不第乃歌詩百篇以自通於韓愈愈奇之因使人傳其詩往謁之賀時羸病騎驢從一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輒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樊宗師字紹述河中人父絳貞元中爲給事中以論陸贄貶官宗師舉進士第元和初爲國子博士遷尚書右丞卒諡曰貞文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訣
暮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
乂之行固不在聚賢中庸之到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
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
人無限

宜都內人新書地理志峽州夷陵郡領宜都縣

武后墓既久頗放縱恥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
防豫不睹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

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爲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爲賢此絶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幷陽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史記齊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北門乃鼓師兆皆譁曰聲聞于天有大鳥集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揚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王舟武王俯取以祭有頃火自上復于下化爲赤烏周公旦把大鉞畢沾左把白旄以麾諸侯曰太公之志也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天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李義山文集卷第十

玄英先生詩集十卷

（唐）方干撰

明鈔本

元英集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唐方干撰。干字雄飛。新定人。韋八元之外孫也。以詩名於江南。咸通中一舉不第。遂遯蹟會稽。發後。宰相張文蔚請追賜名儒淪落者及第。凡十五人。干與焉。是集前有乾寧丙辰中書舍人祁縣王贊序。又有安樂孫郃所作小傳。名曰元英者。干私謚元英先生也。何光遠鑑戒錄稱干爲詩錄句。字字無失。詠繫風雅。體絕物理。郃傳亦稱其高堅峻拔。蓋其氣格清迥。意度閒遠。於晚唐纖靡俚俗之中。獨能自振。故盛爲一時所推。然其七言淺弱。較遜五言。郝氏林亭而外。佳句無多。則又風會之有以限之也。贊序稱干與楊夐泊門僧居遠收拾遺詩三百七十餘篇。析爲十卷。唐書藝文志亦同。此本爲明嘉靖丁酉干裔孫廷璽重刊。祇分八卷。詩三百七篇。卷目俱非其舊。近時洞庭席氏百家唐詩本從宋刻錄出者。雖仍作十卷。而詩亦止三百十六篇。全唐詩搜羅放失。增爲三百四十七篇。然與贊序原數終不相合。蓋流傳既久。其佚闕者多矣。

名愈籍甚詩者多能誦之和
孫郤於刺史視所作玄英先生傳且曰
與其鄉楊弇劉敬叔游遂收拾其遺詩得三百七十
餘篇析為十卷欲予為之序與偕之不朽宪是舟陽
有南陽張祜差前於千其詩放言橫肆皆要越之遺
逸予嘗較之張祜幷杜甫之堂方千入錢起之室矣
千之出處行事郤之傳實備之不復出宜嘉郤能
懷人之過成人之不泯而又愛我之厚故序詩之廢
興題於干集之首乾寧丙辰歲祁縣王贊序

玄英先生傳

玄英鄉生斯定人也姓樂氏名干字雅飛父曰嵩舉
進士韋協律八元美其詩以其子妻之八元即先生
外王父也先生為詩高點峻拔與秀也仙藥於帝花
其鳴也靈蠁於霄響戚通乾符廣明中和間為律詩
江之南未有及者先生為性不冷於倫類流多拒之
相與非先生之詩愈出如舉進士與同舉
者默調甲乙錢塘太守姚公合姚公始見視其貌陋初
甚平之坐定覽其裘卷先生詩騷日變容而歎之
寶散猶與之久館之數日登山臨水益不阻焉先生
性氣不拘礼一舉不得志遂避於會稽鑑湖於
是會稽太守王公灌以先生疫矣令不過梁安
王公暴薨事遂不就光啓文德間客有至自錢中者
云先生士矣說先生將疫於世乃謂其子曰誌吾墓
者誰與能無自誌焉吾之詩人自知之遂誌其日月
姓名而已祝先生不仕宦家甚貧時以書告急於越帥
劉公公許之未至也又書曰救溺者徐徐作則不及
矣師道錢十萬絹五束先生復書不能他詞唯曰千
咸萬思爾翼日而卒胡牧鄭公仁規建溪太守李
公頻九江刺史陶公詳為三益友於先生深者
江禹詩弟子數人知其深者弘農楊夆釋子居遠昔
孟東野李翺司業典其門人共目之為貞曜先生今
江東後進承先生和者亦日與周之曰玄英先生

寄李頻

裘本江湖落望君遥不還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
思苦文星動鄉遥釣渚閒明年見名姓惟我獨何顏

東溪別業寄段郎中

前山含遠翠羅列在窗中盡日人不到一琴誰與同
涼隨蓮葉雨暑避柳條風豈分長安客一作京明時有
至公

懷州客舍

誤飲羣猴面誰知滯去程朝昏太行色坐臥心河聲
白道穿秦甸黃塵入戍城隣雞莫相促遊子自晨征

中路寄尉遲

求名如未遂白首亦難歸近水猶前浦與君上釣磯
寒蘆隨整盡晚葉落彩淺惟掃莫數千時晚前心豈
便非

送趙明府還江

故園休一作紈不住劒鶴在扁舟
白頭鍾催吳岫曉一作日遠一作淸河流暫是換安
邑思期異日酬

過朱炳律故山

地下無餘恨人間有盛名殘篇續大雅雅子託諸生
度日山空暮緣溪鶴自鳴難收故交意寒笛一聲聲

途中寄劉沆

整車誤相遠談笑亦何因陰入秦相樹書通巴蜀人

缺衣寒犯雪傾篋病看春莫負平生酒有作
厭臣
送班生溥入謁利南帥帥
東書成遠去還訂冥經春到筵惟求醉登船自笑貧
波移彭蠡月柯沒漢陵人試史曾趋府旌旛白可親
夏日登靈隱寺後峰
絕頂無煩暑登臨三伏中梁巖雜遠日喬木更含風
山靈雲霞隣川領世界東那知森夕與不與古人同
聽新蟬琴張畫
細声頻斷續香燼不能窮
蘭棲朝旧露樹陰晓未空
送喻坦之下第還東
落魄江湖久那堪髮漸疏家邦不可問心事欲何如
莫信鄉山遠應須酒盞虚
君來
君不來落日空徘徊已約三秋會何霜九月開
舟隨一水遠路出萬山久客無人見新詩有雁催
夜闌生秋思孤光又照君
將謁荊州呂郎中
楚州留獻會中丞江流盤復曲木葉下初疎出塞
青雲在臨池白髮新相侯才小知誰厚終勞郭許心
金州客舍
巻潮峰巻霧深夜未休客愁聞北雁鄉夢繞南樓
落葉添秋思孤燈伴旅愁明朝又分路人漢水流
送人遊江南
江南多勝事君去幾時還水闊魚書絶山長雁信
間煙波一千里應夢繞鄉關
送郭秀才赴舉
十載客長安那堪遠別離永懐多時会翻如在夢思
途中逢孫恪因寄秦隠
灞上寒仍在秦徐旧作人空餘舊山水似隔一年春
送從兄郎
過路本无限天涯何處窮野渡漫相逢空城雨霸鐘
此地俱飄蓬遠山重疊秋
送許渾
世故分洋切少年心即非鬢蝉鳴落葉雨暗濕秋帰
鏡中別業二首
寒山歴鏡下北望是家林梁燕親春幕鄰鷄伴夜吟
雲連平地起日向白波沉倚杖閒自閒鋤月荷在深

昭銭塘縣路明府
志業不浮力至今猶若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
世路屈声遠寒溪怨氣深前賢多晩達莫怕髪霜侵

湖上言事寄長城路明府
吟窗与臥雲共結忘機侶一作約蓴鱸秋風起欲歸
半日雨蔵春却笑榮華客組紳心字遠人

浦碧亭 洋州東陽人中承
高伝竹雑松積翠復留風路極陰気暑氣中
閒雲伝霞彩片水静浴空方見洋源牧人傑造化功

深雪移甲夜寒茄出塞情若心決易名新愛早年生

白文風客
原上春柘瘦再来還見旧歓情州几年隠白髪一莖新
敗葉平空盡殘陽倚閣清言說知己半是参禅人

制鷹
寒一路何処一夜過弱天迎春風外吹愁白髪
望鄉皆下涙失成尽休眠宛翼空沈暁閣畔庁月懸

憶故山
舊山長繫念終日臥邊前通路知己悉瑰空再約
秋泉涼好引乳鶴静宜聯仙高悽望遠目且未寧

冬夜泊僧舍
江東寒近臘野寺水天香元旨能忘夜随僧早閉門

其二
世人如不容白秋天嫡
花朝建部客夜陽胡鍾
経周處士故居
愁吟与倚行何事不関情
山流和草堰海鴎人雑生
暗翁息
所滞非梁語衆人那得知
月閑歌暇夜雪擁釣軒坐時
況思一吏苦恐作苟頭絲
早発洞庭
長天接庶舟二鳥共谷秋
孤鍾鳴大荒片月落中流
望日但下泣何心恋白鷗
定知在明哲何魯与成争

玄英先生詩集卷第二
山中琴英猫下納
莫問終休谷林中事已成船登
抱水皆忘氣観松似両兵可憐
果傷門軒落浦連湾地生伴僧知
更観教持笠何曽待酒清石渓魚不大
砌下通樵路応間見招城雲山任重畳
深隔故交情

憶許渚山人
才子醉更急一吟須一篇文時
王粲賞可自頑射策ノ仕何時
定知在明哲何魯与成争
与除強起計日下重城

憶功成時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秋風五湖客張翰与陶朱
不用黄金尽応令白髪疎
漁舟一葉月棹向三江図

憶故山
故山長繫念終日臥邊前通路知己悉瑰空再約
秋泉涼好引乳鶴静宜聯仙高悽望遠目且未寧

冬夜泊僧舍
江東寒近臘野寺水天香元旨能忘夜随僧早閉門

吴山中 昭邨 淅水卡江分北地登臨閒舍情一送君
迓饒州上司法公任兼寄朱处士
莫辞还作更回客 当醉遥残岁舍情寄遠
共看哀老行歸處 名慶通地清溪畔 無人得自如
廣陵山居
愛此投心靜 成塵路已除 十鍾黄野竹 一帖翔山花
遠石閑泉細 穿籬引徑斜 无人會此意 來往在煙霞
晓向
昼角吹殘月 寒鳥繞林啼 感慨 集 鎮江兵戈後 天迴晚星流
燕雁鳴雲暗 砧風入苹愁 須聚開三會 後天迴晚星流
冬日
挽火梅開作 窮居客訪稀 市遠 泰之 泉 斗 暖
客行
穿藉竹成逕 度嶺 遠度嶺 之曙日 一載歸期 簡何物
殘秋去 木葉先老 江空愁暮雪
早為千里別 況復見離 覺 旅思還深 悔 不家後 休吟行路難
文情如水淡 雅興比 之 客行
藉葉緻鳥冬東西路收 綿心日落後 自計酒醒時
觸目多添感 凝情見所思 點愁難盡遣 行坐一依 扃
山中即事
趙世非身事山中過性高 野花多異色 幽鳥少凡声
棚影樓 陳跡 苔光 破碧 行開尋林 處 仙路漸分明
秋夜
度鴻驚睡 聽 起 三更 燈殘 思 燈殘 琴落 明

空空閑月色 逕 靜 無聲 元 是 雖 鄉 久 依 然 無 限 情
新月
入夜天西見 鉤 個冷素光 深 魚 驚 釣 落 雲 雁 惜 弓 張
隱隱珠箔 微 微上粉 墻 更 憐 三五日 仙 桂 滿 輪 芳
嘉興縣內池閣六韻
指畫憲心成 周 迴氣象 青 床 前 水 鳥 語 事 下 錦 鱗 驚
細柳風吹 旋 新荷露 壓 傾 依 芳 緣 岸 落 絕 勝 入 波 生
艇艦舟中酌 莓苔徑上 行 高人 莫 歸 去 此 處 勝 蓬 瀛

玄英先生詩集卷第二

隋上懷周贺

就擬忽不滿孤悵興嗟却
一作已維天日書暮雲相
嶺未寄漢陽書暮雲相
昔殊鉄譬共食江魚

寄石溢清越上人

寺處惟南僻雲生石枕
妨禪意接停猿樹君飛
人作

陳武水墨上山

造化有功力平分煙筆端
來有立意便斜出更頓
墅江乾世間從爾後意覺致
一作淺如水後艇山似晚光

聞春鴈

鴈一作鴻似帰平陽前春起
日猶是柳邊飛回雨花邊重為
一作已素待閨
誰不

贈瑪瑙山禅者

荷草不停獣同師小更靈村林朝乞食風雨夜閑扃
井味無私粉雲報着淨袈裟勞如醉蔓對九曾能醒

訓故人陳又都

遠別那無愛重遊似有期半年鄉使到兩地心私
坐久吟相調更長眠結新交人才力薄終怕阿戎欺

閨春

暮一作傍鴈一作鴻似帰平陽前春起
日猶是柳邊飛回雨花邊重為
一作已素待閨
誰不

聽早鶯

聽早鶯一作啼
聲聲一作音已
一作傳千古擊
一作研銀寸
一作側作似
吾家釣臺畔
一作磯

贈詩僧陳部

多生餘習在時復作清一作結一作起
画行禪擔相隨入山成白首豈道是切心地不學

題友人山花

平明方發盡為待好風吹不見
濃香盡盡華繁朶歷華一作歎枝
有期

歳年光

方著作盡竹

盡葉與高節供從定未生虎一作傳
年情向月本無影暗風疑有声
此兩三莖

贈瑪瑙山禅者

多生餘習在時復作清一作結一作起
画行禪擔相隨入山成白首豈道是切心地不學

贈詩僧陳部

多生餘習在時復作清一作結一作起
画行禪擔相隨入山成白首豈道是切心地不學

題友人山花

平明方發盡為待好風吹不見
濃香盡盡華繁朶歷華一作歎枝
有期

歳年光

方著作盡竹

盡葉與高節供從定未生虎一作傳
年情向月本無影暗風疑有声
此兩三莖

變徒勞寒著候
贈許牧秀才
理論與妙用皆從人外來山河證正氣雪月助宏才
傲世無漁艇藏名師酒盃非沉在方寸即恐起風雷
送于舟
皇業是皇恩無過心自知時情如惡陽天道即無私
入洛風霜苦離家蘭菊衰當州不同頓薄暮又何之
風雨客
送人遊日本國
蒼茫大荒外地教一岸連波浪合左界是非卯定東維知
連夜揚帆去經年或有歸風便到
東漢言事寄于舟
日月晝夜轉平光難留軒窓過雨收唯居壯心在鹿矣臥滄州
草除鳥行出溪中虹影收唯居壯心在鹿矣臥滄州
蕃過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
一瞬即七里前勘猶是難措邊走風翠枕底失風濤
但訝猿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定何益此地誤
書第
處州桐谿
氣象四時清無人盡詩成衆山寒疊翠兩帆綠分
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晴混元融結後便有此溪
耨心寺中島
水本深不極似丹星漢連中州惟北地上界別無天
雪折修竹樹花藏谷鶴泉回為給老意日日復年年
感晚古寒
地氣寒不揚嚴風無定時群物已夕晨雖僵未知蚓
白兔淩已夕晨雖僵未知蚓
杜鵑花
未問移栽日先愁落地時蹄中從鬼血滴作杜鵑枝
客教誰採折蜂是自知情如惡陽天道即無私之何
山中
數拙亦自遂杜門絕鳥同飛泉高瀉川竹樹迴合風
果落盤盂上雲生簷戶中未甘明聖日終作釣魚翁
路支使小池
兒童戲穿鑿足足見津涯蘇岸和纖草松泉漱淺沙
光含半床月影入一枝花到白頭日行如新戒時
清源縣公
師為衆人重始得衆人師年到此無醒日當時有習家
題雲賓禪師一雄作
飛泉灑禪室瓶注一雄作羅穀亦生苔海上山不淺天邊人
自來屢年隨檐拍獨夜任風雷蹤者閩蹊磬知師入
定廻
重寄金山寺僧
風濤西山寺磬韻遠漁舸此處別師久遠懷無信傳
月華妨靜燭鳥語答幽禪已見如如理欣心應不然

才高登上第孝極侯廬堂一命何無定序言徒布声
故園花自發新塚月初明假寓重泉裡豈知桑物侈
與倩侯趙明府
清規暫擁府獨立與誰親逐性無非酒酔作求閒却
愛貧林泉應入賓即紋其治人王事閑多暇吟来幾
首一作新
送劉縣深丞扶病赴越
倏禄三年後推途一月間舟中非客況鏡裏是家山
密雪程行杖離花發別顏古人惟賀病今挙解由還
示鄉里
暮齒并哀邀達人悟別離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栽
游竹林寺
浮路到深寺幽虚曾識名鮮禽弄清砌古塔起琴香生
猶月落松翠石泉流覚聲聞僧説真理頓悟自然軽
陸處士別業
閒道逢相訪無人覚路長夜深迴釣艇月影出書床
蟬噪峯花發猿攀石果香多将欲歸去雨望又斜陽
贈中岳僧
生来叢木下誰見入叢年多病長留藥無憂亦是禪
擔林後片石春渠引高泉盡願求心法遂人即擬傳
一作老病惟宜靜寒来忽覚禪夜雲陰竹静燈
静業落滋泉盡投求心法當期早晩傳
寄晉州司倉叔
瑞草秋風起仙郎夜月明久年為客病長笛藥無憂亦是禪
題碧潤山禪老一作趙鶴隠寺僧
擔林後片石春渠引高泉盡願求心法遂人即擬傳
陋步有雲隨師情雅鶴知籍迷竹犹覚沙井蔵禽停檐柘山来
傲卿相訪穂答書遅
送鏡空上人遊江南
去住如雲鶴飄然不可留何山堪後夏一食在孤舟
細雨蓮塘晩疎蝉橋岸秋来年一作共約異柄執應懐藉
月夜過石磯江

別從兄郡
展翅開帆抵待風吹盧
喜全勝拍鮮在敷中若許死前恩少報終期言下命
階通臨岐再拜無餘事願取丈章達聖聰

壽江陵王少府
分手頻曾變寒暑邑君一來意各何如淮一阻兩鄉
書數月無過雙鯉魚吟流落花徒筆硯賜特斜雨濕
園書此來俗雜皆跡我雖有故人心不疎

題烏龍山伴吾
曙後一作暮日猶冷潭自知坐隱通天窟一作宮巢鶴
未驚鳴山夜早日先來照處東人世驅馳方丈內滄

清規邯教鸚鵡呼來晝便遠嫌如竹枝開話篇章
停燭久醉迷歌舞出花遲雲鴻別有徊翔便應吹鳴
嗽燕雀卑

上張舍人
淹力芳聲誰許並承家三代相門深割符已副東人
望衮職華省傳聖主心北地清塵惟飲水西方焦熱侍
高霖他年莫李鴈長子遠泛扁舟用鑄金

題范路張少壁
回君弱邑藍溪上壹我維舟白社鷗為侶青松裡有鄰
一枝纔似故人心尚喜相逢說似人不現是舊相知笑
過隣居表明時

波搖動一亞中伴師長住應難住歸去仍須入塔籠

寄杭州于舍中
雖云聖代識賢名自是山泥應數生大雅篇章無爭
子高門世業有公卿入棲早月中秋色遠郭寒潮半
夜聲白屋青雲至題遷謝愚儒扞膳若為傾

寄靈武胡常侍
青雲直上路初通已在明君倚注中欲遣為霖安九
有先令作相贊東宮自從忠謀承天睠更用文篇續
國風最是何人感恩德謝敷垂下釣魚翁

贈趙常侍御大
貴建合逢明聖日風疾駛又及少年時才因出衆人地
正直早年聞善節姿容比日見

陽竹每吟皆詩應二心親熟似年遊參差不枝多雨後
湖波朝香幸得同醒醉晚莫光陰日下坡

孫氏林亭
池亭總有二三畝乳景勝於竹里血染半園花並淋歌
日斜卯角相知成白首而今離散更何如

漳州陽亭言事寄于使君
謝守登城對遠峯金英泛酒莫頭風景八九月林下水雲十萬重紅葩朝發難逢鯉魚縱是非鱗鬢詩在
唐門合作龍

二年朝夜見雙旌心曉知恩豈忘報
麥從容豈合遇公卿次壺君自毫端出
上生都恨此身猶寄陶教書
遊張公洞寄陶教書
惟一死空作一死報猶輕
送張公洞寄陶教書
步：勢等江底去此中危磴轉身難下
瀑外制溫風枕簟寒教里烟雲方覺異前程世
界更應寬由來曲尋仙路不似先生摸骨丹
題峰川郡中峯樹
宜知平地似天台朱門沉荊徑開見磬聲
去斜行沙鳥回池夫密中三月笛琴湖墳上秋山入
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應緣羊枯是優才
登新城樓贈洛明府

楊震來是宜盛成登此自消憂草中白道等村
去桐裡清溪照郡流經日四山宜永日閑棲五月似
高秋不知縣務諸新戶但見川原桑柘稠
和于中丞登抚風亭
避石攀蘇去不遲行將拳步似舟捲東軒海日已先知
照下界晨雞擒未啼郭裡雲山全古寺村前竹樹半
歲鴉謝公吟望多來此地應將峴首齊
贈信州高員外
淺勢盤迴統亂流饒陽春色滿溪樓宣惟喻鳥催人
醉更有繁花笑客愁攀桂命中迷直道仁慈盛裡駐
歸舟應須絡役微軀永是一作酬
傷君罷郡如之任卓南去上國二十四

趙長洲陳明府小亭
坐有孤嶼郭旁神還是微吟到日燕松鶴記名吟傳
下少蟬飛聽猶聞夜闌亦有
廬雲使此逍遙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
送朱二于赴建水
到縣知應嫌水潤離家終是見山疎望歌不駐難辭
酒舟楫待行自趙喜為政必能安楚老佃公猶可釣
淮漁鷹鳳取便多如此撫地斜飛上太虛
德政上睦州中巫
上德由來合動天旌旗到日是豐年群書已熟無人
似五字研成舉世傳莫道政聲同宇宙須知紫氣滿
山川豈唯里巷皆蘇息猶有國波及釣船

州使君無非親故
津南罷郡如之任十四州刑次迎拍岸旌旗都走
拜連山風雨探人行月中奇樹今猶綠花底無觴醉
風城聖主此時思英理應須一起空作一死報猶輕
送弟子伍秀才赴舉
天達相門迎積慶才名舉世動三河大廟薦嘉賓
折桂明年偶再奇謀定兩京公卿今總綠日月昔同誰
城塵由來不要文章待要且文章出衆人
贈高蟾

都緣明府有宗老邦忘妨居上路行石上長松自森
秀雪中孤玉更凝羽西陵曉月中扶色地圍軍擊半
夜聲幸有清才與洪筆何愁高節不公卿

表明府以家醞寄予亦以山梅答贈非惟四韻
兼亦雙關

封題寄酒提攜遠緘龍盛梅答贈座九度攪知誰用
法四邊窺摘自摯枝萼蟄池蟠堪日董椎驅會欲
熟時畢卓醉狂倩仗少微來擲去恰相宜

上杭州姚郎中

一郡鄉風借日移身貴久離
能消除一作疾瘼似良醫行樂伴才商獨作後人師春
山即有詩堪繼下馬皆成瞻更欲看
君騎擔里一年期藝至身心亦自知得盡離人看北
斗用寒驚鵲遶南枝書迴冊市俗應絕掉出村潭菊
未衰與爾相逢終不遠

自縉雲赴鄧侯流百里輕棹一發會不終朝叙
事四韻寄獻郎中

激箭湲端勢莫馮鞠然一葉若為乘仰瞻青壁開天
象回顧平疇入望稠千轉褰傳迴石校巢鳥夜驚誰
岩藤此中明月最知己恐似龍門不易登

胡中丞早梅

不獨閒花不共時一株寒艷尚參差凌霜未喻含露
丹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都合時蘭並茂幾明應與雪
相宜謝公吟賞慙落筆可得更指長笛吹

照簡空迴一作散玉風光高人坐成大出調

哭赵書斌少尹

寒空此夜落文星落文留万古名入望幾人成弟
子為儒先處哭先生家無嫌華金明代有遺編續
攻方脫向平原陳發裡北風吹雪滿銘旌

送人宰永泰

北人雖沒南流水揮意南行莫恨聆首路先經毛竹
賴風翔近刺桐花那得鳧鷖浦猶為客縣八然誤似
到家下馬政成王事少應忘閩史日高懸

旅次下州寓居郡民林亭在故山時鶴盤遠勢
舉目皦然非我有思量似一作

挾孤嶼梁戈殘聲過別棧涼月照空歌枕倦旅愁生
石泛觴遲青雲未待平行步愛到江南勸徐福
莽山贈決拾道
聖代諫臣備諫言求歸效里傲雲霞漢頭讓翅曬魚
艇陸祖朝衣輛須人仁浦月開簫樓傳妓嫌歲計在
孫郎我來幸與諸仁共阿谷時參迭絲竹
睦州吕郎中郡中
鳥是仙才登望處風光更似武陵春閑花半路猶迷
蝶向鳥雙飛不避人相約
太守郡中此地非名利
贈華陰隱者
必欲夜之當仙掌更同何人在此居花月高應有
苔用雄才登上第令將
術投筆皆成出世文漢
江雲掠天遠勢應非久
贈處州段郎中
華見仙才領郡初郡城孤峭仗仙居杉羅色裏逝水
揪臺階瀑布聲中閉讀書德荅明君若心多為民
巢世人塚寒潭是處清連夜漏何心望食魚
書法華寺上方禅
砌下松頹有鶴棲孤掠亦在鶴邊啼政關簷雨歸岩
鶴松蘿本自俾州書秦琴酔去涅槃机安髮疎疎
聞一作
來向日抗故國忽不樂
送鄭台處士歸中岩
等閑先生狄琴去歌尋盛勝境月紅鯉鷺鈎竹外漢頭採藥
新題古賢猶惜何用求可以便解攜
因話天台勝漢仍送羅道士
積翠千層一徑閒蓮山幾到攀去程子流從別洞來石上叢林
風雷縱云孤鶴無留滯定恐煙蘿不放回
哭翁鬼先輩
日夜伐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撲碑欲記登龍
得五字詩名陸即難笑我無緣
一作借
練羊明年莫便還家去鏡裡雲山且共和
送鄭台處士歸中岩
等閑先生狄琴去歌尋盛勝境月紅鯉鷺鈎竹外漢頭採藥
新題古賢猶惜何用求可以便解攜
因話天台勝漢仍送羅道士
積翠千層一徑閒蓮山幾到攀去程子流從別洞來石上叢林
風雷縱云孤鶴無留滯定恐煙蘿不放回
哭翁鬼先輩
日夜伐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撲碑欲記登龍
平坐見屋民去地低一至孥嗟遇別棧涼月照空歌枕倦旅愁生
無使是非生死多憂但
莽山贈決拾道
聖代諫臣備諫言求歸效里傲雲霞漢頭讓翅曬魚
艇陸祖朝衣輛須人仁浦月開簫樓傳妓嫌歲計在
孫郎我來幸與諸仁共阿谷時參迭絲竹
睦州吕郎中郡中
鳥是仙才登望處風光更似武陵春閑花半路猶迷
蝶向鳥雙飛不避人相約
太守郡中此地非名利
贈華陰隱者
必欲夜之當仙掌更同何人在此居花月高應有
苔用雄才登上第令將
術投筆皆成出世文漢
江雲掠天遠勢應非久
贈處州段郎中
華見仙才領郡初郡城孤峭仗仙居杉羅色裏逝水
揪臺階瀑布聲中閉讀書德荅明君若心多為民
巢世人塚寒潭是處清連夜漏何心望食魚
書法華寺上方禅
砌下松頹有鶴棲孤掠亦在鶴邊啼政關簷雨歸岩
鶴松蘿本自俾州書秦琴酔去涅槃机安髮疎疎
聞一作
來向日抗故國忽不樂
送鄭台處士歸中岩
等閑先生狄琴去歌尋盛勝境月紅鯉鷺鈎竹外漢頭採藥
新題古賢猶惜何用求可以便解攜
因話天台勝漢仍送羅道士
積翠千層一徑閒蓮山幾到攀去程子流從別洞來石上叢林
風雷縱云孤鶴無留滯定恐煙蘿不放回
哭翁鬼先輩
日夜伐神多損壽先生下世未中年撲碑欲記登龍

伴夢真應文喚鵝鈸孤鸞陰風吹細草空宅儘氣燒殘編人間別更無覓事到此誰能與閒天

湖北有矛齋
用戴四韻

湖北湖西往復遲朝昏只處自由閒暑天梳掃就深竹月夜泛舟歸城山繞砌茶蘇歌枕釣垂簷野果隔窗棋古時養齒方如此多笑愚儒贊未知

鐵湖西島言事

鐵湖西島地蹤閩猿鳥亦何於偶斟與酒歎梅雨都香襲衣過麥秋歲計有餘資生涯一半在山中言事無知己應向大溪成白頭

敬枕亦吟行亦醉更何當貧來猶有放琴狂

在老去不過新髮生山島踏枝紅果落家童引釣白魚鱗借大自孤雲侶可要王侯知姓名

贈肅山彭少府

作尉孜孜更寒暑少府行醉吏何當貧來猶有放琴狂

倩猶有歌篇取盛名盍拙勤求為弟子皆特敬義問先生與君相識因儒佛歲月彌多別有情

贈式上人

縱居蘆角一作市嘻閩處亦共雲路逕僻同方寸內一生多在五言中笑荷葉上難停雨松檜枝間自有風莫笑於人終日醉吾特大醉與禪通

贈鐵塔湖上唐處士

我愛君家似潮庭衛灣發岸夜波聲塘塗影裏清吟苦船舟中白髮生常共酒乘公卿莫言舉世無知己自有孤雲堪識北倩

山中言事

日與村家事漸同燒松掇茗學靜筑池塘月撼荷香淺戶涼主薛馬風書愧畫簷中山陰約史無知己鏡鏡將多鬢欲空

題閻於書詳陽禹廷壽

云客署裡往來步門多山中景伴花邊白犬吠花堂六里水氣孤燈小百年事一作閒聲便泛扁舟意秋悅休早寄案

八月篇條九月時沙鴈海燕各分飛松江孟未將書生湖邸拜先催試熙水泉激玉聲衛石竇橋垂朱實壓荊扉無過從有家山思印綬留連尹得歸

送王霖赴舉

與鄉人鑒休上人別此日因師話鄉里故鄉風土我偏諳北平樹梅花似嶺南山夜猿多信大催裝如今休作遠家意兩鬢垂絲已不堪

自古生司薦士明年應是不公平九才通盛時地閣上書衡望早西陵中酒越潮生都說可與真消息只向春前便待知

思越中舊遊寄友

向外山川無越國依稀人似劍門西鏡中疊浪搖星斗城上繁花鬧鼓鼙西蜀青猿啼玉筒成行白鳥下耶溪此中一作平作會是同旌處應遣尊君要不迷

早春

星行元化不久留回斡陰陽變一秋便使柳條歌水調而知不信風光候管灰前年來平上去何處擘絲報摩夜

除夜

玉漏迢迢未肯休銀缸吹盡乃燒頭盞自驚老已報春期平人新上定知隨年減炉火惟應有一作

海石榴

手除大明日看此朝類色一枝鮮枝端特春風力數朵先知報露滋蜂蝶自隨歌拍轉遊人共伯酒

寓興許明府

楊里韓嵩武教名亘門反不上重聞長憲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閒勤若家山并侃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孟乾父長年少應難得忽在虞許明府

廣狄偶然非製定猫將方寸像修渠一例春水無多淺中庭走人垂釣常求此鄰把漁竿醉未醒作鑑本

再題路支使南亭

行處避松無礙石即須到此釣魚聽新禽駐酒盃猶影不隨明月去溪聲常送落

集043-163

花來聽時分得江波春五色處端并遠水
哭江西處士陳閎
壽盡天年命不通釣磻垂月便成翁雖云排劫來塵壁中業火精靈歸大夜客兒才調振上帝恐藏書在殘編無非禮義生死即應無異同
越中言事二首 公感通也沒作此
異術開和合聖明湖光浩氣共澄清郭中梁吐啼猿寺山上花嵐訓鳳雛杳起待停停摧欲燕隨脚陌約報仇遊人今日不覺鏡心新發生
其二
雲霞水木共參差之礼分功十一方百里湖波輕撥棹五更煙角急催衙沙邊估客喧魚市島上漁夫醉夢花
笑在絕巖道遠仁術向年在井先覺至徐尊師
趙龍猪觀無星徐尊師
或雨或雲常不定地靈雲雨自無將世人莫識神方妙仙鳥偏捜藥樹枝遠壁庭年如脩樹陰數入更有陵澈此中惟有師知我未得是師即慶師
送陳秀才將雪上便議北歸
緣崖懸酒山花盡線還家水路通轉植擬從青草岸次帆猶是白蘋風維邊欲模軍鋒急洛下先憑尺素書趣不合忘江東
用心精至自無疑十萬人中以汝錐上國才將五字去全家便特一枝歸雨後拗路陸輭塵北固留住斟
席飛想見明年物前再當時分散著衆衣
同蕭山陳主簿登樓望
出衆仙才是謫仙裁霞覓綵一篇成維將深白酬知已自有風流助少年欲把臥岑荷葉雨持盃坐醉菊花天安搜大苦神應之心在虛無更邪邊
送吳彥融起舉
出山寄蘇從事
廿心似火頻求薦鬢如霜始息機隔岸難鳴春鵲去隣家犬吠夜漁歸倘拟長揚上跡拙拂石歌眠絕
宋從事

是非多謝元瑜懶野曉時還車馬數光輝

送杭州李員外

改成何用滿三年上界群仙行謫仙便副新恩歸敬
禁漏從舊路上青天蓬歌怨咽當離席更漏丁東在
畫船西恐驛班留主住前頭咫尺是鏘烟

贈李支使

藥成平地是參天三十人中最少年白雪振声來肇
下青雲開路列林前公卿位近應須重伯仲才微可
拍肩一等孔門高弟子魯儒獨自戀餘田

銑湖西別言事宋陶校書

攜猿兩三尺時時一近人風雷前契重泡木後蓋春
文字不待力桑麻雖救貧山公欺稚子夜犬吠漁翁

未必聖明代長將雲水親知音不延薦何路出泥塵

廬阜山人黃水

常閉盡石不盡水盡水盡鞋君待名海色未將藍色計
求筆餘猶修畫抱行杖吞高下應無岸鈎戲東西勢
欲傾坐久神還不能決都疑身在小隆流

登宅

主人何處獨徘徊流水自流花自開若見故交皆散
去即應新築不歸來入門纔統芳芜坐石邊巡柴
歸苔徑是當經題風雨看桐半折拔籬材

題寶林山禪院

山春晝郭遠山遙盤蒼列山巔數中古井雖通
海窩裏陰雲不上天羅漢星依本來圖迴萬室在

[illegible]

題蟾山縣上人戶

修持百法過半百日往月來心
夏林西山月伴行經寒蝴過韶
牀邊我笑琴師弱彷彿大應景
聽段處士猿琴

聚琴調寒七條緣尼外功十指知泉芝色音雜石
底松金細韻在韜技神中領非因夜竹上寒蟬盡

未必聖明代長將雲水親知音不延薦何路出泥塵

廬阜山人黃水

常閉盡石不盡水盡水盡鞋君待名海色未將藍色計
求筆餘猶修畫抱行杖吞高下應無岸鈎戲東西勢
欲傾坐久神還不能決都疑身在小隆流

登宅

主人何處獨徘徊花

散時唯有此時心更靜
可作後人師

初歸鏡中岑陳始
去歲離家今歲歸孤帆未
非熟被藤花占石磯雲鳥
酒不開扉故友問
再題龍泉寺上方

中斗正斟群水來釣竹
竹井在巖頭亦繞路盤砌下煮
花燒未能劃得鑿春主
于秀才小池

一弘澈澄復澄明半日工夫
尺淺天隆一作山惟入兩三
邊駐此螢繞見螂撲誠方寸知君
題越州表秀才林亭

清遠林亭指畫開幽巖別派象天色坐
旬酣勝藤花落滿瓦白鳥不歸山裏去紅鱗多自鏡
中來終年此地偏吟倦早起尋君漸暮回
題蟾山穆上人院

修持百法通半百日往日來心更堅床上水雲隨坐
夏林西山月伴行經寒蝉遠韻來窗白鳥斜行起
棚邊我受菩師誨訪於鹿麥動是因緣
題段處士彈琴

幾年調弄七條絃元化分功十指知泉上邕邕聽石
底松含細韻在眉枝隨中顧宅初圓夜竹上寒聲畫
腐間但有五雲依鶴鶴鳥無階路向人家夜深欲玉
常塔貌仙樹畫堂可要攀者集榮名使君北自幽
渭不相聞
初歸故里獻侯即中

常思舊里欲歸難已作歸心即是難但
位當時便合把漁竿朝香入門春將遍時邑多山夏
却宜不是齒思望榮忝君侯真禮亦何安
歸睦州中路寄侯即中

麴老蕭條知命後脅門感激受恩初都客鸚髮還竭
會猶學源等從集旗新定暮雲春故國會稽春草入
資居鄉中自古爲儒者誰得公侯降尺書
題報恩寺上方

来先上方看捉界無窮世界寬穀溜賞空晴以
飛林雞凝日夏多寒鬱山遲遍皆相豐一路高低不
記盤蹟嶠閒心惜歸去他時杖到亦難判

侯郎中新置西湖十韻

遠近利民田智力周迴潤物象心源猿鳥紛
蕙鱠鯖那知膚大思欽艷清淺在半郭深紆別派入
遲村泉通石過山帆岸木指滓是浪痕已見澄來
遠繞底典知極處浩壑根波壽不起時方奉舟揖徐
行日易昏烟寒雁未厭蘆與鷺亦解避旌旄雖云
挑藥歌逸醉却放筋花笑不言孫公應恣賞郭令
記凡魚豈今在龍門能守成元化一夕樸摸萬
古存

送永嘉王令之任二首

定擬歌敎化龍場須判素髮侵卑波濤不應鍵溪
水如野常如二月天客若容開荻地劉箇應免挽
苦田前賢未必全堪孝與讀當時師去篇

其二

雖展駬圖如到縣五程猶入綉雲東山間閭盤蔡
底海界孤峯在浪中豐法未習誰漢制土宜多說似
吳風字人若用非常術雅要角時便立功

許員外新陽別墅

蘭訂橘島映亭臺不是經心即手栽滿閑白雲隨雨
去一池寒月逐潮來小松出屋和巢長新徑通村避
爭開柳絮風前歌拋卧荷花香裏到魚迴郡中銀鑿
分盟筆謦下樂枝落野梅賤英忘高情求逸思須防急
詔用長才若因簀大終殘卷但把漁歌送幾杯多謝
郎中賢太守當時談笑許趨陪

題宮主長官新創瑞隱亭

指畫便分元化力迴秀絕自清機孤雲趣樹春常
住落景擎風特地飛雛鳥啼花催醉酒鷺魚戲水餞
行衣明年秩滿難將去枸似先教盡取歸

李戶曹小姑天傳善擊甌以成曲章

越鼓敲來曲調成脆頭勻徹韻偏清隨風換世有錄
韻測水流等多注聲蓋淵時鳴勞教性上梁園去衣
袂應無由更攬名

武牧吉事寄御中翰友

急景奏菜書若昏夜風乾窗曉氣全歸草樹根燃燈
水痕尺書未達平應老先枝新春入故園

李侍御上虞別墅

詣日亭臺嘉木繁蒸蟬吟語不為喧書潮勢名衣諸
島雨聲迴露半村真高樓捷老方捧卷常困投曲便
開樽待明月為儒侶應趁清風遣子孫綉羽鷺去
離巢上紅鱗見餌出磯根琴君未要先敲竹直棹滄
舟入大門

題孫百篇

御題百首思縱橫半日工夫學世名羽翼便從吟處
出珠璣綴向筆頭生英機絕倫小必料書雲通

路平（一作子風流復爭少（一作無高臥不公卿

贈夏侯評事

儁觀盛藻與高翁（一作想）前後人講論參同深到
骨停語妙女立成銀蓉功過却拂玄宗易義精於指
子真未繫侯門猶不見可知岐路有風塵

送韓拾公

星主佇知宣室事堂容才子滯長沙（一作陳）此去方酬
德（一作趙）壁當府誤指瞿塘（一作灩）馬將離江浦月（一作渚）猶未却照禁
中花（一作庭）悔收寒淚洲容婦（一作漢）應泥相去賒

題故人廢宅二首

舉目岩（一作巖）壑入牧門飲人一飲尚知恩（一作思）閒花鳥（一作鳥）猶會
笑怪石無情更不言樵（一作樵）牧盡（一作盡）教尋代跡（一作事）牧童（一作童）盡（一作盡）堪踏

蘭錄（一作盤）腸笑（一作哭）衆隨（一作隨）君（一作君）去惟方（一作芳）聲（一作聲）留（一作留）不
住

其二

寒（一作寒）談野樹入荒庭（一作風）雨蘭（一作蘭）不採（一作摘）舊（一作舊）經（一作經）已知無盡
竹（一作竹）前（一作前）逕（一作逕）應不浸菊（一作菊）是（一作是）精（一作精）堂（一作堂）成諸（一作諸）弟（一作弟）
諸（一作諸）弟（一作弟）著（一作著）修（一作修）更（一作更）悟（一作悟）山陽（一作陽）隔笛（一作笛）為（一作為）聽（一作聽）

玄英先生詩集卷第七

寄白[illegible]作州徐[illegible]徒事百篇
聖代科名酬志業仙州秀絕和神机海真入仕提雄
[illegible]院獨從[illegible]著綠衣豈寂不知山寺檐春趁應赴夜
潮帰相思莫行雪岩晚鳥去物須盡日飛
送睦州侯刺少赴闕
[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外[illegible]留惆悵掛化江東[illegible]青雲萬路猶仙
掖白鳳新祠入聖聰[illegible]秘管未知銀地晚猶[illegible]已作錦
帆風八難須[illegible]州見德福在三[illegible]心遠中
朱[illegible]才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難咏本弟子何人在檢點猶逢諫草成
陪李郎中夜宴
問世星郎夜宴時子寒湍湍声絲管苑琵琶絃促千般
清鸞鵠鉏淚四散飛遍請王容卻白雪高燒銅燭照
朱顏人間有此堂中事爭遣漁翁聽釣磯
狂泛後上
孫氏仙心與鶴天門平地望石斯仙綠施雲月行軍
令史已留星盡處杜稽天冢海小雄名益世古
今无罷君爭不洲仙筆伏下高慧破賊陣
同劉敦詩二首
同劉敦詩初創敬亭廬勝地過朝客幽棲引步疏花
下移坎成元一夏雖羅絲竹樂何必在絃書
座上更有傾花興靈鳥迟君多半未知名
陸山人畫水
毫末用功成一水千尋源遠便可見波
浪遠尺不能知淺深但有片雲生海上終无明月在
潭心我來撫奉謠聊賢白首釣璜非陸況
郭中山居
漢見一點雖樹小猶須日盤在林間吟不寐先聞
角屈曲谷高自有山蹊石近泉綠未收盈窓紅果圃
堪聲公卿名姓都與斜魚作往還
雪中寄李知晦昌
聚散翩然夏鮮許重逢病相欺雖云竹裏先歲
路都誇柳色新不得收入戶便從風起後照窓翻於日
千門常閉大廈堪提慵自愛無意慕心知不敢言
其二
其境永為歡樂地歌謠夜夜復年年
辰海暮雲落酒邊雖向梅前觀不盡不知窓裏是
中天盃須分付丹青手盡出狂情遠論仙
贈李郎端公
小性孤峭与世絶吟處能驚鬼物愁羅歸大
雅豪端剪刷布餘功山川氣侵霄漢雪川流陣引
惠風別浮人間上景街卅當路在五言中
送孫百篇遊天台
東南雲路落斜行入掬茅林見赤城遠道當時宿業
氣高低无處不經聲映霞日向床頭吟處竹窗微注

集043-170

玄英先生詩集卷第九

野僧未覺巢枝穩　雪中寄薛判官

午前庭掃樓初暖　午前庭掃樓初暖

底來深擁紅爐聽仙樂　底來深擁紅爐聽仙樂

題盛令新亭

客日豈知所智慧　客日豈知所智慧

去因問名花若個有　去因問名花若個有

時人議爾心中難見　時人議爾心中難見

題通判計日應為印綬僚

贈鄭仁規

一石雄才備古今　一石雄才備古今

外落筆令人敬仗風雲　外落筆令人敬仗風雲

時還二斗借人寬　時還二斗借人寬

本日豈知所智慧　本日豈知所智慧

去因問名花若個有　去因問名花若個有

時人議爾心中難見　時人議爾心中難見

題盛令新亭

客日豈知所智慧　客日豈知所智慧

去因問名花若個有　去因問名花若個有

時人議爾心中難見　時人議爾心中難見

題通判計日應為印綬僚

贈鄭仁規

一石雄才備古今　一石雄才備古今

外落筆令人敬仗風雲　外落筆令人敬仗風雲

時還二斗借人寬　時還二斗借人寬

先攀可憐兒幼能能動　先攀可憐兒幼能能動

送　陵王少府赴　送　陵王少府赴

相看不忍盡籬菊西南　相看不忍盡籬菊西南

用初程殘角來催霜　用初程殘角來催霜

楚鄉珍重都家好兄弟　楚鄉珍重都家好兄弟

明年樣住在何方　明年樣住在何方

路入浏中作

截帆衡瀨片　截帆衡瀨片

子停橈獨飲孝漁翁　子停橈獨飲孝漁翁

岸風便擬來聯應去　岸風便擬來聯應去

東山瀑布

遥夜看來宜月照　遥夜看來宜月照

鳩擊石殘声注　鳩擊石殘声注

稍睦素色增成三伏雪　稍睦素色增成三伏雪

餘皮飛作万　餘皮飛作万

年溪不緑漢準能拼決應向山前割酒

水墨松石

三世猶能奉世無筆端狼籍見工夫

淮作黒潑処痕輕灘水拍垂地寒雲吞大漢

雨入全身閒心共一迭俯惑不道山川是畫圖

獻箱東王大夫二首

山鎮當時称逸俗鉞君何日不牽情

水際有一特一箇下吟処美人擊節稱行時非鳥避

雅編四方皆迭介更寄独有東南戴二天

其二

玉帝英名自古稱　玉帝英名自古稱

釣何台下水如鏡鎮猶為失意行

不和今時問時好身應上品

孝將星月同時好身應上品

數生泥海雲霄至膝　數生泥海雲霄至膝

越州使院竹　越州使院竹

莫見凌風飄粉籜頁知時石作盤

處猶是笋梢虫蝕痕月送緑陰斜上砌

遥門列仙終日道遥地鳥雀潜来不敢喧

題贈李校書

名場失手一年二月桂嘗同折手邊

鶴自云長甫不知蝉衆笑多咸実深井通河半

雜泉却是偽然行来到元来有路上寥天

送王侍郎歸東入朝

自将昔節酬清秩皆要庞眉一箇存

国程遠却上大羅天然地菊鳥公署火鶴松

畫堆寒奏死非經濟術於家燕刻在爐煙

贈黃處士

閉戶先生死是非竹濃松樹繞白衣於今寂寞思難
酹園殘花扶不歸著出薜蘿迎鶴簡應拖船艓別
漁磯到頭苦節終何益空改文星作少微

獻王大夫二首

都緣聲價振皇州高臥中林作下儔由早面急徵來
詔常陪內宴醉龍樓辭金五年能擾擊鈞玉三年信
哀鈞必恐信留終不遂歸人相顧已先愁

其二

功成猶自更行春鑾旌十里塵共用篇章為教
化不知更覓隱陶鈞公章照耀浮光動玉面生狩細
步回歷任聖朝清淡地星分贈五羊山人洗脩白
變通惟在庁時間此事全却易如言嫌作地遠縮何難
哚李不治簿書生歷是閑樂外治猶可救衰殘一作

延州獻盧員外

練下韜車郎載豐易知盛德照天通請告漸出衰流
外喜氣全歸教化中路地遺金終日不經年滿徼當
時空盡緣後李元功業不慮文翁不五公

石門瀑布

奔傾漱石亦噴沙此是便隨仁恕事元化來長片作一
洪雷嚴雖似練遠聲離洞於雷氣含更作松聲一

浦

桐千枝澗勢畫雲一作嘯霞一
蕪閑昧通溪天鳥

題仙萸澗加美陳明府

方知邊感與嘗飛直心古今稀寒空摧碎作凌斷仙
也遲駐向山前更誰測深淺光

贈山陰崔明府

用心何況兩衙閒退食欣然繫俗纔取藥仙更覓
秉山乎欲止堪湯沿訪戴入返井中月花木知春縣

山井

澄澈深況味幽人對洗心轆轤不知遠綆短恐難尋

信却謂輕遷勿境心夜久即疑星影過早來猶見石
唐深穩體用智終何益抱樸遺名古至今

偶作

直為篇章非動教遂令軒蓋不經過未妨溪上逢漁
艇又為門前張雀羅夜李事須憑雪照朝厨寧絕
煙何若於叢洞求倫翮今古疏愚亦我多

賊退後贈劉將軍

非惟吳起與臨通今古推排盡不如白馬知無釁上
南黃市但向箭頭書二一五一作年戰地成翠茅千里荒
臨祕比閭功業更多身轉貴休看幢節引戎車

感時三首

不意平華似箭流朝看春色暮看愁正嗟新歡實育

墨

其二

日烏往匠無休息朝出扶桑暮西匿
去江風吹送早寒來總憐飲處飛花片又見書邊聚雪堆莫待少年歎白首須臾還破老相催

其三

世途擾擾復憧憧恐華老事亦同載月白消寒暑
內擎拈畫在異非中今朝猶作青蝶子明日還成白
首翁堪笑愚夫尼紛競不知流水去無窮

牡丹

不逢盛客不衒炫種子成叢豈同法難醉狀若為拋
浮狂心更擬求清淺霜烈大吹無艷色露陰霞曬不
乾莫道嬌紅怕風雨經時猶自未凋殘

贈進士韋偶

織錦雖云用舊機抽梭起樣更新奇何如且破望中
筆未可便攀低處枝籍地落花春半後打窓斜雪夜
深時此時才子吟應苦吟苦鬼神知不知

與胡慶節明府

字八心苦逢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
秫難閑通食求逢星映抹顴兔停琴望隔水老猿駐
筆聽却愁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爲銘

去道我垂鈎不釣魚

思江南

昨日草拈今日青鶯〻又動望鄉情夜來有夢登鄜
路未到銅鞮已及明

題崔拱禪師書屋山石

廬巖香木夏風寒林下雪溪挑上看臺殿漸多山更
重却令飛去即應難

過李尉玉故居

許查上書難過主衙門下世來成留珍樽劒誰將
去惟頻山斷一樹風

題玉筍山瑤處士

酒裏巖身巖種屋刷堂白是一家書世人爭肯買

雙爾李鈞璣非釣魚
君不來
逢洛東西欲問誰寒來無處等衣去時初種度前
揭已勝巢人未歸
經曦禪師舊院
谷鳥散啼如有恨庭花含笑似無情更名芙蕖休
息去去來來第幾生
江南閨新曲
席上新聲從下至一聲七破拍羞
道妾是李中丞曲求
經曦侯印中焉有
一朝教去留七整衣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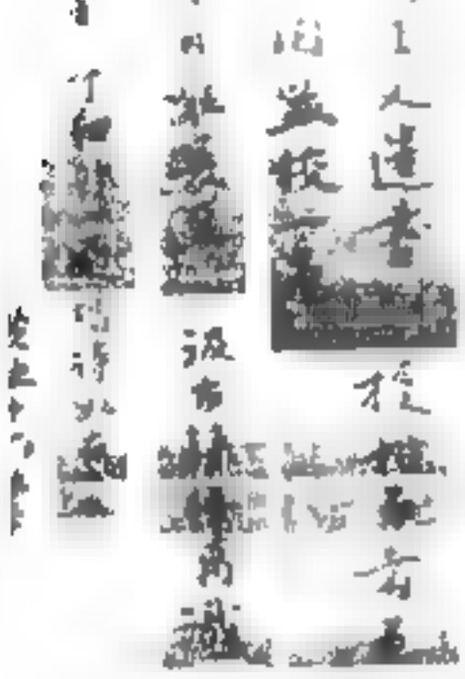
御製玉盃春曉許同
別龍明府
許教門館久踟躕仲叔懷恩對玉壺惟有離心欲消
岑空費決不成珠
送水墨還處士歸天台
仙橋悟分不化功採藥望巴一重重
水自有雲山春筆鋒
贈會稽楊長官
客夠終日光無魚鯉沉書中千萬
拙黃條四望是閒居
贈申長官
言不隨雲見物情看看獄訟終清簡
食直為寒江水至情
將歸湖上留別陳峯
歸去春山正晚晴蒙迴掛石歸中行
已自憐閒遲釣與耕
贈王長官
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
少淨盡心花只有師
贈曦上人
四千年來多少人一分零落几成塵
見示是拈珠勉強春
書廣上鮑處士屋壁
水閒坐看行雲裏青蘚無蓋地接天

靜處金山多却碇人
別孫劉
吳越思君意易傷○西陵戎髮暮○山東浙水倫堪
幌載斷千山作雨鄉○
晴江上老人
澤底錦鱗多識釣○未投香餌已忘筌○
別項學拜藍溪釣絲○
踏東溪留題
非催翻鶴猶難留○翰墨風流儘可求○
錢却還源與源鄉○
詠花
狂心醉狀於非何○此必閒之夫別○六日不能俯折
猶生兒含於狂狂
詠花
可憐妍艷正當時○被狂風一夜吹○今日流鶯來舊
處○百般言語總空悲○
寒食日
百花香氣滿行人○花落鶯啼日易晡○
的字拜經自燒雲
題畫庭槐圖
六帖新書連夜到○拥花深處讀不知○
花紅欲墜簾初卷○
菊中
避士雲遊多不歸○
夜會鄭氏園李拜
卷簾圓月照方塘○坐久撲空竹有霜○白犬吠風驚雁
起猶能一一捷成行○
題董山人定前孤桂
映空孤桂非手植○落日中閒路晴○仙客北時頭未
白○看來看去有招招○
送僧南遊
三秋萬里五溪行○風裏孤雲不計程○若逢孤驛青
山外○
玄覽先生詩集卷第十

平庭人皆對每見人
方三拜為人唐秋連應下餘學連銘銳湖復十數
年過醫補唐年已老笠銘湖人貌曰補唐先生
手師徐凝嘗剝蹤日把淨新詩草裝為足語曰村裏
老也
除杭守　公謂千苔冷未能應卒日夜宴以飛字韻
命賦之千詩立成集中有一篇是
也
唐不室日張文蔚少書令一封中卿奏名僞不過考
十有五人請昭一封中卿奏名僞不過考
人文言之白以日今文為份
未過效矣余本急令重裝而二集後
余過嘉慶癸酉三月海鹽張燕昌識

李群玉宮平詩集今裝潢者余家向有一本係宋刻
載到有書賈持此冊來
識書面想同出一源此則汲古閣舊藏審其字跡似毛氏後於
前今也行見是書時以馮參軍徐鉉本互校
一重為正

崇禎戊辰年六月　馮元飛閱



唐風集三卷

（唐）杜荀鶴撰

明崇禎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唐人四集本

唐風集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杜荀鶴撰荀鶴池州人案計有功唐詩紀事稱荀鶴有詩名大順初擢進士第二牧之微子也牧之白齊安移守秋浦時有姜懷妹出嫁長林鄉杜筠而生荀鶴又稱荀鶴擢第時危勢晏復還舊山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起兵陰令以牋閉至梁太祖許及頵過禍梁主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中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未及天祐初卒又稱荀鶴初謁梁王朱全忠甫作而天無雲荀鶴賦詩有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句是荀鶴爲人至不足道其稱杜牧之子殆亦梁師成之依託蘇軾乎其詩最有名者爲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而歐陽修六一詩話以爲周朴詩吳聿觀林詩話亦稱見唐人小說作朴詩荀鶴特竊以壓陸然則此一聯者又如寶月之於柴廓矣此集乃其初登第時所自編詩多俗調不稱其名以唐人舊集流傳已久姑存以備一家毛晉刻本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之殊爲瑣舛今刊除此段以還其舊焉

唐風集叙

太常博士顧雲撰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遠者來隱者出異人雋士大集都下於群進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歎文敎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洪拾遺陳公（名見文案詩）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澁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艷冶之間陣拾離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婦蕩詞場豁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与呵樂來朝于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寨詔竟免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僭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于胸中曾不藍介情動於中則極恩寃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貧于抉剔信詩之雄傑者也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僕幸得爲之叙録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聊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荀鶴初謁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無行雲梁曰此謂天泣知何祥先作無雲詩乃賦曰同是乾坤事來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敎陰翳都相侶爭表梁王造化工梁悦之

卷上

春宮怨　訪道者不遇　送人遊吳　送陳昉
題麻川出山　浙中逢詩友　送友遊吳越
出常山界使迴有寄　經廢宅　登天台寺
途中春　入關歷陽道中却寄舍弟　贈歐陽明府　贈臨上人　題戴島僧居　別衡州牧　送人遊江南　遊茅山　讀友人詩卷
寄從叔　寄李溥　郊居即事投李給事　寄詩友　題田家翁　長安冬日述　題江山寺
寺水閣　山中寄友人　自述　題獻麓寺　虞盧秋日旅舍卧病星所知　秋宿山館　贈老僧

卷上

春宮怨　訪道者不遇　送人遊吳
題麻川　出山　浙中逢詩友　送友遊吳越
出常山界使迴有寄　經廢宅　登天台寺
途中春　入關歷陽道中却寄舍弟　贈歐陽明府　贈臨上人　題戴島僧居　別衡州牧　送人遊江南　遊茅山　讀友人詩卷
寄從叔　寄李溥　郊居即事投李給事　寄詩友　題田家翁　長安冬日述　題江山寺
寺水閣　山中寄友人　自述　題獻麓寺　虞盧秋日旅舍卧病星所知　秋宿山館　贈老僧
獄書齋　題唐興寺小松　与友人話別　贈廬嶽隱者　懷紫閣隱者　題曾上人院　送黃補闕南遷　送竇登第後歸海東　近試投所知　送友人牧江州　辭座主侍郎別從叔　送人南遊　經賈島墓　秋夜晚泊送舍弟　將歸山逢友人　經九華費徵君墓
溪居叟　与友人對酒吟　送僧　送九華道士遊茅山　寄舍弟　下第投所知　寄顧雲　贈宣城麋明府　望遠侍郎　贈秋浦金府長　和高秘書早春對雪登樓見寄之什　亂後山中作　旅寓書事

舟行晚泊江上寺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泗上客思　寄同人　下第出關投鄭拾遺　塞上　別敬侍郎　送青陽李明府　將遊湘湖有作　送姚庭珪　投李大夫　貽里喬　秋晨有感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晚泊金陵水亭　送錢塘別羅隱　山中貽同志　秋日懷九華舊居　江岸秋思　哭劉德仁　經青山弔李翰林　下第東歸別友人　秋宿詩僧雲英房因贈　送人宰吳縣　讀友人詩　登山寺　辭九江李郎中入關　江南逢李先輩　秋日寄吟友　江上与從弟話別　送友人

遊南海　贈聶尊師　旅感　寄益陽武灌明府　送人宰吳縣　讀友人詩　登山寺　辭九江李郎中入關　江南逢李先輩　秋日寄吟友　江上与從弟話別　送友人
塞上傷戰士　春日訪獨孤處士　哭友人
新栽竹　送吳蛻下第入蜀　亂後題山
題著禪師　春日閒居即事　秋宿棲賢寺懷
旻人　亂後再逢汪處士　山中喜与故交宿
話　觀碁　送人宰德清　寄寶處士　題歷
山舜廟　贈李蒙叟　維揚冬末寄幙中二從
事　和劉評事送海禪和題山　御溝柳
卷中
冬末同友人泛瀟湘　贈李鐘　旅中臥病
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　贈秋浦張明府
霅　題廬嶽劉處士艸堂　山中寄詩友　秋
宿臨江驛　題羌溪館　江下
遣　寨上　別　寄同人　下第出關投鄭拾
遺　送青陽李明府　將
遊湘湖有作　送姚庭珪　投李大夫　貽里
喬　秋晨有感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晚泊
金陵水亭　送錢塘別羅隱　山中貽同志　秋
日懷九華舊居　江岸秋思　哭劉德仁　經
青山弔李翰林　下第東歸別友人　秋宿詩僧
雲英房因贈　送人宰吳縣　讀友人詩　登
山寺　辭九江李郎中入關　江南逢李先輩
秋日寄吟友　江上与從弟話別　送友人

霅　題廬嶽劉處士艸堂　山中寄詩友　秋
宿臨江驛　題羌溪館　江下
初秋寓泊　投從叔補闕　贈張員外兒　重
陽日有作　入關寄九華友人　送李鐘遊新
安　冬末自長沙遊桂嶺留獻所知　送福昌
周縣少府題寧兼謀隱　賀顧雲侍御府主与
子弟奏官　舟行即事　亂後山居　山居寄
同志　將入關安陸遇兵寇　夏日登友人書
齋林亭　寄臨海姚中丞　秋日閒居寄先達
題覺禪和　感秋　和友人見題山居　獻
長沙王侍郎　春日登樓遇雨　春日行次錢
塘却寄台州姚中丞　題德玄上人院　春日
山居寄友人　懷廬嶽舊隱　投長沙裴侍郎
投江上崔尚書　喪事　題宗上人舊院　亂後出山逢高員外
喪事　題宗上人舊院　亂後出山逢高員外
贈友人罷舉赴京　山中寡婦　訪
蔡融因題　聞居喪事　友人贈舍弟依韻戲
和　亂後逢村叟　贈元上人　下第東歸道
中作　夏月留題張山人秋亭　傷病馬　館
舍秋夕　送僧赴黃山沐湯泉參禪宗長老
哭山友　獻池州牧　送韋書記題京　獻鄭
□事　贈休禪和　送李先輩從知塞上　和
旻人送弟　題張員外見寄　獻新安于尚書
□□亂後書事寄呈作同志　中山臨上人

院觀牡丹寄諸從事　投宣諭張侍郎亂後遇
毘陵　下第投所知　哭方干　秋日泊浦江
　白髮吟　下第寄池州鄭員外　塞上　贈
題虔率寺開上人院　別四明鍾尚書　題護
國大師塔　當日山中對雪有作　山中對雪
有作　戲題王處士盡齋　早發　題仇處士
郊居　依韻次同年張曙先輩見寄之什　亂
後逢李昭象叙別　晚春寄同年張曙先輩
長安春感　登靈山水閣貽釣者　贈溧水崔
少府　讀張僕射詩　題所居村舍　獻錢塘
縣羅著作判官　遣懷　長安道中有作　題
天台　題衡陽隱士山居　題江寺禪和　題
弟姪書堂　和受人寄長林孟明府　戲贈溆
家　登城有作　秋日山中寄池州李常侍
辭楊侍郎　題汪氏茅亭　喜從弟雪中遠至
有作　送僧歸國清寺　題汪明府山居　下
第東歸將及故園有作　宿東林寺題顧公院
山居自遣　贈友人罷舉赴辟命　亂後旅
中遇友人　贈休糧僧　維揚春日再遇孫侍
御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投鄭先輩
途中有作　和舍弟題書堂　送罰客遊維
揚　旅寓　途中春　維揚冬末寄幙中二從
事　辭鄭員外入關　書齋即事　雋陽語道

中　入關因別舍弟　贈彭蠡釣者　送友人
入關　送友人宰潯陽　秋日卧病　叙吟
行次滎陽郡寄諸弟　登石壁祖師水閣有作
　贈祖肩和尚　閒居即事　自叙　空閒二
公遞以禪律相鄙因而解之　寄溫州朱尚書
并呈軍倅崔太博　恩門致書遠及山居因獻
之　寄溫州崔博士　李昭象云与二三同人
見訪有寄　和受人見題山居水閣八韻

卷下

感寓　春閨怨　馬上行　釣叟　再經胡城
縣　讀諸家詩　春來燕　清溪來明府出二
子請詩因遣一絕　哭陳陶　哭貝韜　蠶婦

山寺老僧　閨中秋思　八駿圖　贈僧
秋夕　溪興　過舊巢湖　傷硤石縣病叟　贈
老僧　釣叟　溪岸秋思　春日旅寓　田翁
　秋江雨夜逢詩友　感春　題花木障　顧
雲侍御出二子請詩因遣一絕　秋夕病中
宿槊城驛却寄常山張書記　湘江秋夕　旅
懷　贈崔道士　題道林寺　贈質上人　溼
溪　夏日題悟空上人院　經嚴陵釣臺　關
試後筵上別同人　鸕鷀　宿村舍　題新鴈
離家　旅舍過雨　送人歸淝上　自遣
聞子規　秋夜苦吟　秋夜聞砧　將過湖南
經馬當　山廟因書三絕　唐風集目録　終

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六首　九華山人杜荀鶴

春宮怨

早被嬋娟悞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春春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訪道者不遇

寂寂白雲門尋真不遇真祇應松上鶴傾是洞中人
藥圃花香異沙泉鹿跡新題詩留姓字他日此相親

送人遊吳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
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莫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

送陳貽歸麻川

麻川清見底侶入武陵溪兩岸山相向三哥鳥亂啼
酒旗和柳動僧屋與雲齊即此吾鄉路悽君夢不迷

出山

病眼看書牓文場公道開朋人登第盡白髮出山來
處世曾無過惟天合是媒長安不覺遠期送一名廻

浙中逢詩叟

到處有同人多爲賦与文詩中難遇友湖畔喜逢君
凍把城根雪風開嶽面雲苦吟吟不足爭忍話離羣

送友遊吳越

去越從吳過吳彊与越連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
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經秊

出常山界使回有寄

自小只南北未知今日離封疆初盡處人使却回時
開口有所忌此心蘇以爲行復垂淚不稱是男兒

經廢宅

人生當貴盛修德可延之不處有今日爭教無破眥
鮮斑顯字壁花發帶巢枝何況萬原上荒墳与折碑

登天台寺

一到天台寺高低景旋生共僧巖上坐見客海邊行
野色人耕破山根浪打鳴忪時向閒處不覺有閒情

途中春

馬上聽春色丈夫慙淚垂一生看老却五字未逢知
酒力不能久愁根蘇可醫明年到今日公道与誰期

入關歷陽道中却寄舍弟

求名日苦辛日望日榮親落葉山中路穌霖馬上人
晨昏知汝道詩酒衛吾身自笑拋麋鹿長安擬醉高

贈歐陽明府

賢宰宰斯邑政聞閭里間都緣民頌少長覺吏徒閒
帆落樽前浦鍾鳴枕上山回舟却惆悵數宿釣魚灣

贈臨上人

不計禪兼律終須入悟門解空非有自所得是無言
服豁浮生夢心澄大道源今來習師者多鏁教中猿

題戰島僧居　缺名氏

師愛無塵地江心島上居接船求化慣登陸赴齋踈
載土春栽樹拋生日餧魚入雲藷帝寺畢竟欲何如

別衡州牧
朝別使君門暮投江上村從來疎舊分臨岔望何恩
行計自不定此心誰与論龜猿叫寒月祇欲斷人魂
送人遊江南
滿酌勸君君莫辭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皆
晚袖疎雲蔽春帆有蕪隨男兒兩行淚不欲等閒垂
遊茅山
步步入山門仙家景易徧分溆樵不到處虛歷自成群
石面迸出水松頭穿破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
讀友人詩卷
氷齒味瑶軸祇應神鬼知坐當羣靜後吟到月沉皆
雪峽猿聲健風櫂鶴立危篇篇一字字誰復更言詩

寄從叔
三族不當路長夲猶布衣苦吟天与性直道世將非
鷹疫愁癡坐澳鄉老憶魁爲儒皆可立自是拙時機
寄李溥
如我如君者不妨身晚成但從時輩笑自得古人情
書劍同三友逢萬外四隣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
郊居即事投李給事
無祿奉晨昏閒居幾度啇江湖苦吟士天地最閒人
共莫叟初志俱期立後名男兒且如此何用嘆平生
題江山寺
江上山頭寺景閑吟客船過遊銷一日重到是何年
沙島多翹足巖僧半露肩爲詩多語澁喜此得終篇
秋日旅舍卧病呈所知
穗色上庭枝愁懷切向誰青雲無勢日華髮有狂時
枕上聞風雨江南繫別離如何吟到此此道不聞知
秋宿山館
山館坐待曉疫長吟役神斜風吹敗葉寒燭照愁人
蘊蓄天然性澆訛世惡眞男兒出門志不獨爲謀身

贈老僧

衆僧尊夏臘靈嶽遍曾登廋水手中杖行山溪畔藤
心空默是印眷白雲爲稜自得巡方道棲禪老未能
欲住住不得出門天氣秋惟知偷拭淚不恐更回頭
此日祗愁老況身方遠遊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

雪中別詩友

滷寒無小戶請滿酌行杯若待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出城人跡少向暮鳥聲哀未遇應關命侯門處處開

題嶽麓寺

一簇楚江山江山勝此難覓人來盡取到處得吟看
鶴隱松聲盡猿沉檻影寒自知心未了開話亦多端

懷廬嶽書齋

長憶在廬嶽免低塵土顏羨茶窗底水採藥屋頭山
是境皆遊遍誰人不羨閒無何一名縶引出白雲間

題唐興寺小松

雖小天然別難將衆木同優僧半窗月向客滿一作襟
風枝拂行苔鶴聲分叫砌蛩如今未堪看須是雪霜中

与友人話別

家路行多少千人無易顏未成終老計難致此身閒
月兔走入海日烏飛出山流年留不得半枉別離間

贈廬嶽隱者

自見來如此未嘗離洞門結茅遮雨雪採藥給晨昏
古對藤纏殺書泉鹿過渾悠悠無一事不伱屬乾坤

懷紫閣隱者

紫閣白雲端雲中有地仙未魁蓬島上猶隱國門前
洞口人無跡花陰鹿自眠焚香賦詩罷星月冷遥天

題曾上人院

鼓角城中寺師居日得閒心能行大道何用在深山
破衲新添線空門疲不關心知与眼見終取到無間

送黃補闕南遷

得罪非天意分明謫嵓身一心貪諫主開口不防人
自古有遷客何朝森直臣喧然公論在難滯楚南雲

送賓貢登第後魁海東

魁捷中華第登船鬢未絲直應天上桂別有海東枝
國界波窮處鄉心日出時鹵風送君嵓算慮到家遲

近試投所知

白髮隨梳落吟懷說向誰敢辭成事晚自是出山遲
擬動如浮海凡言伱課詩終一作身事知已此外復何爲

送友人牧江州

本國兵戈後難官在此時遠分天子命深要使君知
但遂生靈願當應雨露隨江山勝他郡開賦庾樓詩

辭座主侍郎

一飯尚懷感況攀高桂枝此恩無報處故國遠魁時
祗恐兵戈隔再趨門館遲茅堂拜親後特地淚雙垂

別從叔

立馬不忍上醉醒天氣寒都緣在門易直伱別家難
世路既如此客心須是寬江村亦飢凍爭及問長安

送人南遊

凡遊南國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難盡挂帆人更多
潮沙分象跡花洞響蠻歌縱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經賈島墓

謫宦自麻衣啣寃至此時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
仙桂終無分皇天自有私暗松風雨疾空使老猿悲

秋夜晚泊

一望一蒼然蕭騷起暮天遠山橫落日鳧舄慶平川
家是太秋別月當今夕圓澳翁侶相伴微曉葦叢邊

送舍弟

我愛鸚樓慣客情方細知好看前路事不比枉家時
勉汝言須記聞人善即師旅中無廢業時作一篇詩

將魁山逢友人

儒爲君子儒儒道不妨孤白髮多生矣青山可住乎
徉狂寧是事巧達又非夫祇此平生願他人肯信無

經九華費徵君墓

凡吊先生者多傷荊棘問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
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閒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

溪居叟

溪翁居靜處溪島入門飛早起釣熨太疲深乘月鳧
見君無事老覺我有求非不說風霜苦三冬一艸衣

与友人對酒吟

憑君滿酌酒聽我醉中吟客路如天遠疾門侶海深
新墳侵古道白髮戀黃金共有人間事須還濟物心

送僧

道了亦未了言閒今且閒從來慕住處此太向何山
片石對陰下斜陽潭影間請師留偈別恐不到人寰

送九華道士遊茅山

忽起他山興飄然出舊山於身慕切事在世有餘閒
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間故園華表上誰得見君還

寄舍弟

世亂信難通鄉心口萬重弟兄皆向善天地合相容
大野陰雲重連城殺氣濃家山白雲裡臥得最高峯

下第投所知

名以名場內誰無一軸詩縱饒生白髮豈敢怨明時
知已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

寄顧雲

省得荊南別蘋洲旅館中亂離身不定彼此信難通
矣國兵雖歇吾鄉業已空秋來憶君夢夜夜逐征鴻

贈宣城廙明府

天下爲官者寮君一軸詩數聯同我得當代過誰知
李鹵吟將老生涯說可悲何當拋手板隣隱過危時

望遠

門前通大道望遠上高壘落日人行盡(一作遙)窮邊信不
來還聞戰得勝未見勅招回却入機中坐新愁織不開

冬末投長沙裴侍郎

欲露塵中事其如不易言家山一離別艸對匝春喧
吹夢風天角啼愁雪嶽猿佇息心覺滿何以遠門軒

贈秋浦金府長
倚郭難爲宰非君即有詩惟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
苦甚求名日貧於未選皆溪山竟如此利得且吟詩
和高秘書早春對雪登樓見寄之什
亂後山中作
自從天下亂日晚到庭闈兄弟圍樂罷孤遠近鼈
文章甘世薄耕種喜山田作肥直待中興後方應出隱扉
旅寓書事
日日驚身事悽悽欲斷魂時清不自立髮白傍誰門
中路殘秋雨空山一夜猿公卿得見面懷抱細難言
舟行晚泊江上寺
久勞風水兩作上禪客喜相依挂衲雖無分修心未覺非
日沉山虎出鍾動寺禽歸明月上潮平後談空元作漸入微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
皆自干戈逢咸恩雨露和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泗上客恩
痛飲復高歌愁終不奈何家山隨日遠身事逐年多
沒膊雲橫楚兼蟬柳夾河此心關未殫到處破詩魔
寄同人
盡與貧爲患唯余即不然四方無靜處百口度荒年
白髮生閒事新詩出數聯昔情意如此不免却歸田
下第出關投鄭拾遺
丹霄桂有枝未折未爲遲況是孤寒士兼行苦澁詩
杏園人醉日關路獨歸時更下深知意將來擬薦誰
塞上
州白河氷合蕃戎出掠頻戍樓三急號探馬一條塵
戰士風霜苦將軍雨露新封侯不由此何日慰征人
別敬侍郎
交道有寒暑在人寮古今與君中疲話盡我一生心
所向未得志豈惟空解吟何當重相見舊隱白雲深
送青陽李明府
善政無慚色吟魈侶等閒惟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
求理空頭白離京債未還仍聞猿与鶴都在一船間

將遊湘湖有作
一家相別意不得不潛然遠作南方客初登上水船
嶽鍾思冷夢湘月少殘篇便有歸來計風波亦隔牟
送姚庭珪
脫衣將換酒對酌話何之雨後秋蕭索天涯晚別離
人生無此恨鬢色不成絲未得重相見看君馬上詩
投李大夫
自小辭於詩篇篇恨不奇苦吟無暇日華髮有多眥
進取門難見升沉命未知秋風疲來急還恐到京遲
貽里中同志
鄉里爲儒者唯君見我心詩書常共讀雨雪亦相尋
貧賤志氣在子孫交契深古人猶晚達況未鬢霜侵

江上送葦象先輩

不易爲離抱江天即見潮暮帆何處落凉月与誰同

木葉新霜後澳燈旅夜中時難慎行止吾道利于窮

維揚逢詩友張喬

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話詩直應吾衛在未覺國風衰

生計吟銷日人情醉過時雅篇三百首留作後來師

秋晨有感

木葉落時節旅人初夢驚鐘才枕上盡事已眼前生

吟髮不長黑世交無久情且將公衛約未忍便歸耕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吾輩道何窮寒山細雨中兒童書懶讀果栗對狀空

言論開時務篇章見國風昇平猶可用應不廢爲公

晚泊金陵水亭

江亭當廢國穠景倍蕭騷夕照殘荒壘寒潮漲古濠

就田看鶴勞一作隔水見僧高無限前朝事醒吟易覺勞

錢塘別羅隱

故國看看遠前程計枉誰五更聽角後一葉渡江時

吾道天寧喪人情只自疑鹵陵向鹵望雙淚爲君垂

山中貽同志

君貧我亦貧爲善喜爲隣到老如今日無心愧古人

閉門非傲世守道是謀身別有同山者其如未可親

秋日懷九華舊居

吾道在五字吾身寧陸沉凉生中夜雨一作月病起故山心

燭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何當遂歸去一徑入松林

江岸秋思

驅馬傍江行鄉愁步步生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

秋稼緣長道寒雲約古城家貧遇豐歲無地可歸耕

哭劉德仁

貴賤還如此生前不見春豈能詩苦者便是命羈人

家事因吟失時情碍國親多應街恨骨千古不爲塵

經青山吊李翰林

何爲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

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誰移未陽冢來此作吟隣

下第東歸別友人

不得同居住當春別帝鄉琴藏華落第老岐路出關長

芳艸緣流水殘花向夕陽懷親暫歸去非是釣滄浪

秋宿詩僧雲英房因贈

寶島憐無可都緣數句詩若雖是後輩我謂過當時

艸履遊船賞綾梭隔岸鳴唯持者人意千里贈君行

讀友人詩

君詩通大雅吟覺古風生外邦浮華景中含至教情

名應高日月蘭可濯公卿尊吾孤寒耻孤寒逢更榮

登山寺

山半一山寺野人秋日登就中偏愛石獨上最高層

有果猿攀作援對無猶鶴看僧儒門自多事來此復何能

辭九江李郎中入關
帝里無相識何門跡可親願開言重口薦与分深人
卷許新詩出家憐舊業貧今從九江太應免更迷津
江南逢李先輩
李杜復李杜彼時逢此昔千戈優帝里流落向天涯
歲月銷於酒平生斷在詩懷才不得志祇恐滿頭絲
秋日寄吟友
閒坐細思量唯吟不可忘食無三畝地衣絕一林桑
蟬對生寒色澳潭落曉光青雲舊知已未許釣滄浪
江上与從弟話別
相逢盡說魑早晚遂魑期流水多通處孤舟少住時
千人不得已非我欲為之及此終無愧其如道在茲

送友人遊南海
南海南邊路君遊祇為貧山川多少地郡邑幾何人
花鳥名皆別寒暄氣不均相期早晚見莫待瘴侵身
贈聶尊師
詩道皆仙分求之不可求非關從小學應是數生修
蟾桂雲梯折鰲山鶴駕遊他年兩成事堪喜是隣州
旅感
白髮根叢出鏡頻愁不開自憐空老去誰信苦吟來
客路東歸夢家山早晚回翻思釣鳧處一兩一層苔
寄益陽武瀼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暮寥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
月滿彈琴夜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雲水路迢迢
湘中秋日呈所知
四海無寸土一生惟苦吟虛垂異鄉淚不滴別人心
雨一作木色洞湘對灘聲下寒禽求魑魑未得不是攔光陰
苦吟
世間何事好最好莫過詩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
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始擬魑山去林泉道在茲

觸目生魑息那堪路七千臘中離此地馬上見明年
邵邑溪山巧寒暄日月偏自疑雙鬢雪不但到南天
塞上傷戰士
戰士說辛勤書生不恐聞三邊遠天子一命信將軍
野火燒人骨陰風捲陣雲其如禁城裡何日重要勳
春日訪獨孤處士
地僻春來靜深宜長者居好花都待大一作晚修竹不妨疎
鵑人湘江會人優曉色鋤侶君無學處頭白道如初
哭友人
病向名場得終為善誤身無兒承後嗣有女托何人
葬禮難求備交情好者貧惟餘舊文集一覽一沾巾
新栽竹
巖破蒼苔色因栽十數莖窗風從此冷詩息當時清
淪入孟中影慕添局上聲不同堯与李瀟洒伴書生
送吳蜕下第入蜀
下第言之蜀那愁舉別孟難兒方在幕上相復憐才
易徑盤春露龍湫發夜雷臨邛無久戀高桂待君回

亂後歸山 一作歸山居

亂世歸山谷征鼙喜不聞詩書猶滿架弟姪未爲軍
山犬眠紅葉樵童唱白雲此心非此志終擬致明君

題著禪師

大道本無幻常情自有魔人皆迷著此師獨悟如何
爲岳開窗濶因蟲長牀多說空空說得空得到口口

寄貫休

昔日閒居即事

未得青雲志春同秋日情花開如落葉鶺語侶鸎鳴
道合和貧守詩堪与命爭飢寒是吾事斷定不趨耕

贈友人

穠宿樓賢寺懷友人
一宿三秋寺閒忙与曉分細泉山半落孤客夜深聞
鶴杳巢盛月龍潛穴擁雲苦吟方見景多恨不同君

亂後再逢汪處士

如君真辭者亂作高世有閒情每別不知處見來長後
生藥非因病服酒不爲愁倾笑我終身苦吟髭白數莖

山中喜与故交宿話

遠地能相訪何慙事力微山中深夜坐海內故交稀
村濶沽來濁溪奩釣得肥貧家只如此未可便言歸

觀碁

對面不相見用心如用兵算人常欲殺顧已自貪生
得勢侵吞遠乘危打劫贏有時逢敵手當局到深更

送人宰德清

亂世人多事耕桑或失時不聞寬賦斂因此轉流離
天意未如是君心無自欺能依四十事可立德清碑

冬末同友人泛瀟湘

殘臘泛舟何處好最多吟興是瀟湘就船買得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猿到夜深啼嶽麓鴈知春近別衡陽与君剩採江山景裁取新詩入帝鄉

贈李鐘 鐘自桂陽過湘潭入中山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興悲秖殘三口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著卧衣裳難辦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鑪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旅中卧病

秋來誰料病相縈枕上心猶筭太程風射破窗燈易滅月穿踈屋夢難成故園何啻三千里新鴈纔聞一

兩聲我自与人無舊分非干人与我無情

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

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劒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爲修寨木荒墳開作凳城壿郡侯逐出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贈秋浦張明府

君爲秋浦三年宰萬慮關心兩鬢知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顯軍號賈客船頭挿戰旗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家詩

雪

風攪長空寒骨生光於曉色報窗明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巢穴幾多相侶處路岐兼得一

般平擁袍公子休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題廬嶽劉處士艸堂

仙境開尋採藥翁艸堂留話一宵同若看山下雲深處直是人間路不通泉領鶴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閒難遂明日馬蹄塵土中

山中寄詩友

山深長恨少同人覽景無時不憶君庭果自從霜殘熊野猿頻向屋邊闘琴臨秋水彈明月酒就東山酌白雲仙桂筭攀攀合導平生心力盡於文

秋宿臨江驛

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兩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夕前閒漵舟火影寒魈浦驛路鈴聲疫

天生仙檜是長才栽檜希逢此最低一自舊山來砌畔幾番凡木与雲齊迴無斜影教僧踏免有閑枝引鶴棲今日偶題題侶着不知題後更誰題

題羌棺寺真上人院矮猿鞭馬入長關

江下初秋寓泊

濛濛煙雨蔽江村江館愁人好斷魂自別家來生計拙羞爲侵星起謁朱門也知桴欲開春眼爭奈萍無入土根兄弟無書鴈歸北一聲聲覺苦於猿

投從叔補闕

吾宗不謁謁詩宗常仰門風繼國風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其來雖愧源流淺所得須憐雅

頌同三十秊吟到今日不妨私薦亦成公

贈張員外兒

張公一子才三歲聞客吟聲便出來喚物舌頭猶未穩誦詩心孔迥然開天生便是成家慶秊長終爲問世才月裏桂枝知有分不勞諸丈作梯媒

重陽日有作

一爲重陽上古臺亂時誰見菊花開偷揮白髮眞堪笑牢鎖黃金實可哀是箇少秊皆老太爭知荒塚不榮來大家拍手高聲唱日未沉山且莫廻

入關寄九華友人

坐牀難穩露蟬新便作東歸馬上身醽酒却輸駝睡客好山翻對不吟人無多志氣禁雜別强半秊光屬苦辛篋裏篇章頭上雪未知誰戀杏園春

送李鍾遊新安

邯鄲李鍾才崢嶸酒狂詩逸難千名氣直不与兒時(一作時)輩洽醉來擬共天公爭孤店疲燒枯葉坐亂嘗秋踏早霜行一間茅屋住不穩剛出爲人平不平

冬末自長沙遊桂嶺留獻所知

家隔重湖歸未期更堪南去別深知前程笑到山多處上馬愁逢歲盡時四海內無容足地一生中有苦心詩朱門秖見朱門事獨把孤寒問阿誰

送福昌周縣尉府歸寧兼謀隱

少見古人無遠慮如君眞得古人情登科作尉官雖小避世安親祿已榮一路水雲生隱思幾山猿鳥認吟聲知君未作終焉計要著文章待太平

賀顧雲侍御府主与子弟奏官(勑下時年七歲)

青桂朱袍不賀兒賀兒榮是見兒榮孝經始向堂前徹官誥當從幕下迎戲把藍袍包果子嬌將竹笏惱先生自慚亂世無知己弟姪鞭牛傍隴耕

舟行即事

秊少髯鬚雪欲侵別家三日幾般心朝隨賈客憂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鷺飛紅蓼晚暮山猿叫白雲深重陽酒熟菜萸紫却向江頭倚棹吟

亂後山居

從亂移家擬傍山今來方辦買山錢九州有路休爲宦百歲無愁即是仙野叟並田鋤暮雨溪禽同石立客百歲無愁即是仙野叟並田鋤暮雨溪禽同石立寒烟他人侶我還應少如此安貧亦荷天

山居寄同志

茅齋深僻絕輪蹄門徑緣泓細接溪垂釣石臺依竹壁待賓茶竈就巖泥風生谷口猿相叫月照松頭鶴並棲不是無端過時日擬從窗下躡雲梯

將入關安陸遇兵寇

家貧無計早離家離得家來蹇滯多已是數程行雨雪更堪中路阻兵戈幾州戶口看成血一旦天心却許和四面煙塵少無處不知吾土自如何

夏日登友人書齋林亭

暑天長侶秋天冷帶郭林亭盡不如蟬噪檻前遮日竹鷺窺池面弄萍更拋山野客橫琴醉種藥家僮踏

雪鋤衆惜君才堪上第莫因居此与名疎

寄臨海姚中丞

夏辭旌旆已秋深夕思量淚滿襟風月易班搜句髮星霜難改感恩心尋花洞裏連哥醉望海樓中徹曉吟雖有夢魂知處所衣來多被角聲侵

秋日閒居寄先達

到頭身事欲何爲窗下工夫髮上知乍可百年森爛意難教一日不吟詩風驅早鴈衡湖色雨挫殘蟬點綠夏臘高來雪印眉耕地誠侵連塚土伐薪教護帶巢枝有時問着經中事却道山僧總不知

題覺禪和

少見修行禪侶師茅堂佛像亦隨時禪衣衲後雲藏客鈞臭船上易安身冷煙粘柳蟬聲老寒渚澄星鴈叫新自是儂家無住處不關天地窄於人

感秋

奉奉名路謾辛勤襟袖空多馬上塵画戟門前難作客釣臭船上易安身冷煙粘柳蟬聲老寒渚澄星鴈叫新自是儂家無住處不關天地窄於人

題德玄上人院

剗得心來忙處閒閒中方寸濶於天浮生自是棄空性長壽何曾有百奉罷定磬敲松鯖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雖未侶師披衲此理同師悟了然

春日山居寄友人

野吟何處最相宜春景暄和好入詩高下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半巖雲腳風牽斷平野花枝鳥

踏垂倒載干戈是何日近來麋鹿欲相隨

懷廬嶽舊隱

一別三年長在夢夢中時躡石稜層泉聲入疲方堪聽山色逢秋始好登巖鹿慣隨鋤藥叟溪鷗不怕洗苔僧人間有許多般事求要身閒直未能

投長沙裴侍郎

此身雖賤道長存非謁朱門謁孔門秖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垂綸雨結溆鄉息吹木風傳鴈疲魂男子受恩須有地平生不受等閒恩

和友人見題山居

避時多喜葺居成七字君題萬象清開戶曉雲連地白訪人秋月滿山朗庭前對瘦霜來影洞口泉噴雨後聲有景供吟且如此筭來何必躁於名

獻長沙王侍郎

文星漸見射台星皆仰爲霖沃衆情天澤遍來逢聖主辭林盛衣得書生雲粧嶽色供吟景月浩湘流遞政聲美化事多難諷誦未如耕釣口分明

喜日登樓遇雨

忽地晴天作雨天全無暑氣侶秋閒看看水没來岩路漸漸雲藏望處山風趁鷺鷺雙出葦浪催漚父盡歸灣一心準擬開登眺却被詩情使不閒

春日行次錢塘却寄台州姚中丞

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安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開爲客潮衣潮來老却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鴈

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會是宋門寄食身

投江上崔尚書

此生何路出塵埃猶把忠中才謁上才閉戶十秊專筆硯仰天霖處認梯媒馬前霜葉催鼉太枕上邊鴻喚覺來若許登門換鬢鼠必應辛苦事風雷

書事投所知

古陌寒風來太吹馬蹄塵旋上麻衣雖然千疎無休意爭奈趨時不見機詩興趁雲從嶽涌鄉心隨鴈遠湖飛肯將骨肉輕離別赴嘉招作上賓

秋日湖外書事

十五秊來筆硯功秖今猶在苦貧中三秋客路湖光外萬里鄉關楚邑東島逕杖藜山驟雨猿林欹枕對搖風朱門處處若相侶此命到頭通不通

顯宗上人舊院

此院重來事事乖半欹茅屋舟侵堦啄生豬憶啼松桂摘果猿恩嘯石崖壁上塵粘蒲葉扇非前苔爛簡皮鞋分明記得談空日不向秋風更愴懷

亂後出山逢高員外

自從亂後別京關一入煙蘿十五年重出故山生白髮却裝新卷謁清賢窗迴旅夢城頭角梯結鄉愁雨後蟬名姓暗投心暗祝永期收拾向門前

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

罷却名場擬入秦南行無罪但流人縱經商嶺非馳驛須過長沙弔逐臣船載海奴鑺砬耳象馳蠻女綵纏身如何待取丹霄桂別赴嘉招作上賓

山中寡婦 一作時世行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荒流後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訪蔡融因題

杖藜時復過荒郊來到君家不恐拋每見苦心修好事未嘗開口怨平交一溪寒色漁收網半對斜陽鳥傍巢必若天工主人事肯交吾子委衡茅

閒居書事

竹門茅屋帶村居數畝生涯自有餘鬢白秖應秋鍊句眼昏多爲疫抄書厭聽鸛風浦漁燈動猿叫霜林橡實踈待得功成卽歸去時清不問命何如

友人贈舍弟依韻戲和

吾家此弟有何知多愧君開漸業基不覺裏頭成大漢昨來竹馬作童兒還緣世遇兵戈鬧秖恐身修禮樂遲及見和詩詩自好碣公不到 一作劍更何時

亂後逢村叟 一作時世行

經亂衰翁居破村 一作八十老翁住城村中何事不傷魂因供寨木無桑柘爲着鄉兵絕子孫還但平寧徵賦稅未嘗州縣客安存至於雞犬皆屋散日落前 一作西山獨 一作哭倚門

贈元上人

多少僧中僧行高偈成流落遍僧抄經窗月靜灘聲到石徑人稀蘚色交垂露竹粘蟬落殼窣雲松載鶴驛須過長沙弔逐臣船載海奴鑺砬耳象馳蠻女綵

樓巢煮茶童子開勝我猶得依時把磬敲

下第東歸道中作

一迴落第一寧親多是途中過却春心火不銷雙鬢雪眼泉難濯滿衣塵苦吟風月唯添病遍識公卿未免貧馬壯金多有官者榮歸却笑讀書人

夏月留題張山人秋亭

此中偏稱夏中遊時有風來暑氣收澗底松搓千尺雨庭中竹撼一窗秋猿句寄山深寺乞鶴書傳海畔洲閒与先生話身事浮名薄宦總悠悠

傷病馬

此馬堪憐力壯時細匀行步恐塵知騎來未省將鞭觸病後長教覓藥醫顧主强攀和淚眼就人輕刷帶瘡皮秖今筋骨渾全在春暖莎青放未遲

館舍秋夕

寒雨蕭蕭燈焰青燈前孤客難爲情兵戈鬧日別鄉國湯藥過時思弟兄吟極睡無離枕夢苦多吟有徹雲聲出門便作還家計直至如今計未成

送僧赴黃山沐湯泉恭禪宗長老

聞有湯泉獨杳尋一鋮一鉢一無金不愁亂世兵相害却喜寒山路入深野老禱神鴉噪廟猶人衝雪鹿鸞林患身是幻逢禪主水洗皮膚語洗心

哭山友

十載同棲廬嶽雲寒燒枯葉疲論文在生未識公卿面至死不離麋鹿羣從昆蓬萬業壞屋長憂雨雪透荒墳把君詩句高聲讀想得天高也合聞

獻池州牧

池陽今日佔漁陽大變凶年作小康江路靜來通客貨郡城安後絕戎裝分開野色收新麥驚斷鶯聲摘嫩桑縱有通民歸未得遠聞仁政旋還鄉

送韋書記歸京 廣王侍郎舉

韋杜相逢眼自明事連恩地倍牽情聞歸帝里愁攀送知到師門話姓名朝客半修前輩禮古人多重晚年榮從來有淚非無淚未佔今朝淚滿纓

贈休禪和

爲僧難得不爲僧僧戒儀未是能弟子自知心了了吾師應爲醉騰騰多生覺悟非關衲一點分明不在燈秖道詩人無佛性長將二雅入三乘

送季先輩從知塞上

太艸軍書出帝鄉便從城外學戎裝好隨漢將收胡土莫遣胡兵近漢疆灑磧雪粘旗力重凍河風揭角聲長此行也是男兒事莫向征人恃桂香

和友人送弟

君說無家秖弟兄此中言別若爲情千戈鬧日分頭去山水寒時信路行月下斷猿空有影雪中孤鴈却

無聲我今骨肉雖飢凍幸喜團圓過亂兵

贐張員外見寄

分應天与吟詩老如此兵戈不廢詩生在世間人不
識疚於泉下鬼應知啼花蜀島春同苦叫雪巴猿畫
共飢今日逢君慚分手一枝何校一夲遲

獻新安于尚書

九土雄師竟若何未如良牧与天和月留情俸資家
少歲計陰功及物多四野綠雲籠稼穡千山明月靜
千戈行人耳滿新安事盡是無愁父老歌

口口口亂後書事寄呈同志

九土如今盡用兵短戈長戟困書生思量在世頭堪
白盡度鬼山計未成皇澤正霑新將士戍門不是舊

公卿到頭詩卷須藏却各向瀕樵混姓名

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

閒來吟達牡丹叢花艷人生事畧同半雨半風三月
內多愁多病百夲中開當韶景何多好落向僧家即
是空一境別無唯此有恐教醒坐對支公

投宣諭張侍郎亂後遇毘陵

此生今日侶前生重著麻衣特地行經亂後曩新卷
軸出山來見舊公卿雨籠蕃壁吟燈影風觸蟬枝噪
浪聲聞道中興重人物不妨鹵莽馬蹄輕

下第投所知

落第愁生曉鼓初地寒才薄欲何如不辭更寫公卿
卷却是難修骨肉書御苑早鶯啼暖對釣鄉春水浸

貧居擬離門館東歸又恐重來事轉踈

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開教
化得蘇餘慶及兒孫溆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
一村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酹吟魂

秋日泊浦江

一帆程歇九秋時漠漠蘆花拂浪飛寒浦更無船並
宿暮山時見鳥雙歸照雲峰火驚離抱剪葉風霜逼
著衣江月漸明汀露濕靜驅吟魄入玄微

白髮吟

一莖兩莖初侶絲不妨鶴慶少夲時幾人亂世得及
此今我滿頭何足悲九轉靈丹那勝酒五音清樂未

如詩家山蒼翠萬餘尺藜杖楮冠輸老兒

下第寄池州鄭員外

省出逢萬修謁初蒙知曾不見生踈戚門數處將書
謁堪諷誦秖憐無援過

驪帝里經夲僧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秖憐無援過
吹噓如今足得成持取莫使江湖却釣叟

塞上

旌旗黮黮漢將軍開出巡邊帝命新沙塞旋收饒帳
幕犬戎時殺少煙塵水河夜渡偷來馬雪嶺時分獵
夲人獨作書生疑不穩軟弓輕劒也隨身

贈題虔率寺開上人院

人間寺應諸天號真行僧禪此寺中百歲有涯頭上
雪萬般無染耳邊風挂帆波浪驚心白上馬塵埃鬢

眼紅畢竟浮生謾勞役筭來何事不成空

別四明鍾尚書

九華天際碧嶙峋無奈雷來入夢何難与英雄論教化却息猿鳥共煙蘿風前梯態閒時少雨後花容淡處多都大人生有離別且將詩句代離歌

題護國大師塔

莫認雙林是佛林禪棲無地亦無金塔前盡禮厌來相衲下誰宗印了心笠象龍明雙不見線源分派寸難尋吾師覺路余知處大藏經門一疫吟

春日山中對雪有作

竹對無聲或有聲霏霏漠漠散還凝嶺梅謝後重粧藥巖水鋪來却結氷牢繫鹿兒防獵客滿添茶鳥候

吟僧好將膚雨同功力松徑蓁苔又一層

山中對雪有作

一渾乾坤萬象收唯應不壅大江流虎狼遇獵難藏跡松栢因風易舉頭玉帳英雄攜妓賞山邨鳥雀共民愁豈堪久蔽蒼蒼色須放三光映九州

戲題王處士書齋

先生高興侶樵漁水島山猿一處居石徑可行苔色厚釣竿時斫竹叢疎欺春秩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書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

早發

東窗未明塵夢蘇呼童結束登征途落葉鋪霜馬蹄滑寒猿嘯月人心孤時逆帽簷風刮頂旋呵鞭手凍

粘鬚青雲快活一未見爭得安閒釣五湖

題仇處士郊居

江南景簇此林亭手板藍裙自可輕洞裏客來無俗話郭中人到有公情閒敲巖果呼猿接時釣溪奠引鶴爭笑我有詩三百首馬蹄紅日急於名

依韻次同年張曙先輩見寄之什

天上詩名天下傳引來齊列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竈絕煙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李生李生何所之家山窄雲胡不歸兵戈到處弄性命禮樂向人生是非却与野猿同樣塲還將溪島共漁磯也知不是男兒事爭奈時情賤布衣

晚春寄同年張曙先輩

莫將時態破天真秪合高歌醉過春易落好花三個月難留浮世百季身無金潤屋渾閒事有酒扶頭是了人恩地未爾閒未得一迴醒話一沾巾

長安春感

出京無計住京難深入東風二作門轉索然滿眼有花寒食下一家無信楚江邊此時晴景愁於雨是處鶯聲苦侶蟬公道筭來終達否了作更從今日望明季

登靈山水閣貽釣者

江上見僧誰是了修齋補衲日勞身未勝漚父閒垂釣獨背斜陽不采人縱有風波猶得睡總無蓑笠始

爲貧瓦瓶盛酒瓮甌酌荻浦蘆灣是要津

贈溧水崔少府

庭戶蕭條燕雀喧日高窗下枕書眠秖聞留客教酤酒未省逢人說料錢洞口禮星披鶴氅溪頭吟月上漁船九華山叟心相許采計官卑贈一篇

讀張僕射詩 實舉宋及續郡

秋吟一軸見心胷萬象搜羅詠欲空才大却嫌天上桂世危翻立陣前功廉頗解武文無說謝眺能文武不通雙美總輸張太守二南章句六鈞弓

題所居郵舍

家隨兵盡屋空存稅額寧容減一分衣食旋營猶可過賦輸長急不堪聞蠶無夏織桑充寨田廢春耕猶勞軍如此數州誰會得殺民將盡更邀勳

獻錢塘縣羅著作判官

還鄉夫子遇賢侯撫字情知不自由莫把一名專懊惱放教雙眼絕寬讎猩袍懶著辭公宴鶴氅閒披訪道流猶有九華知己在美君高臥早回頭

遣懷

驅馳岐路共營營秖爲人間利与名紅杏園中終擬醉白雲山下懶趨耕題橋每念相如志佩印當期季子榮謗道疆親堪倚賴到頭須是有前程

長安街中有作

回頭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窮馬跡蹇於槐影裏釣船拋在月明中帽簷曉滴淋蟬露衫袖時飄舞榭風子細尋思底模樣騰騰又過玉關東

題開元寺門閣

一登高閣眺清秋滿目風光盡勝遊何處畫橈尋綠水幾家鳴笛咽紅樓雲山已口(老作)應長在歲月如波不暫流唯有禪居離塵俗了無榮辱挂心頭

出關投孫侍御

東歸還著舊麻衣爭免花前有淚垂每歲當光九十日一生幸少幾多時青雲才緑心耕早明月仙枝分事自与煙蘿結野情龍鎮古潭雲色黑露淋秋檜鶴聲清此中是處堪終隱何要世人知姓名

送項山人歸天台

因話天台趣思生布囊藤杖笑離城不教日月拘身事自与煙蘿結野情龍鎮古潭雲色黑露淋秋檜鶴種遲不爲感恩鼷未得五湖閒作釣叟師

題江寺禪和

閒居不問世如何雲起山門日已斜放鶴杳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松醪臘醞安神酒布水宵煎覆句茶畢竟金多也頭白算來爭得侶君家

題衡陽隱士山居

江寺禪僧侶悟禪壞衣苦覆住茅軒懶求施主修真像翻說經文是妄言出浦釣船驚宿鷹伐叢樵斧迸寒猿行人莫問師宗旨眼不浮華耳不喧

題弟姪書堂

何事居窮道不窮亂時還与靜時同家山雖在干戈地弟姪常修禮樂風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硯

池中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

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爲政爲人漸見心長才聊屈宰長林莫嫌月入無多俸須喜秋來不廢吟寒雨旋踈叢菊艷晚風時動小松陰訟庭閒寐公書少留客看山索酒斟

戲贈溆家

見君生計美君閒求食求衣有底難養一箔蠶供釣線種千莖竹作漁竿葫蘆枸酌春濃酒舲艋舟流疫漲灘却笑儂家最辛苦聽蟬鞭馬入長安

登城有作

上得孤城向晚春眼前何事不傷神遍看原上纍纍冢曾是城中汲汲人盡謂黃金堪潤屋誰思荒骨旋成塵一名一宦平生事不放愁侵易過身

秋日山中寄池州李常侍

近來參謁陡生踈因向雲山僻處居出爲羈孤營糲食趨同弟姪讀生書風凋古木秋陰薄月滿寒山疫景虛但得中興知已在筭應身未老樵漁

酬楊侍郎

春在門闌秋未離不因人薦只因詩半奉賓館成前事一日俟門失舊知霜鳥對彫猿叫疫湖田穀熟鴈來時鹵風萬里東歸客更把愁心說向誰

題汪氏茅亭

茅亭客到多稠奇茅亭之上難題詩出塵景物不可狀小手篇章徒爾爲牛畔稻苗新雨後鶴邊松韻晚風時君今酷愛人間事爭得安開老在茲

喜從弟雪中遠至有作

深山大雪懶開門門逕行蹤自爾新無酒禦寒雖寂況有書供讀且資身便均情愛同諸弟莫更生踈侶外人書短疫長須彊學學成貧亦勝他貧

送僧歸國清寺

吟送越僧歸游涯僧行渾不覺程賒路沿山脚潮痕出睡倚松根日色斜撼錫度崗猿抱對挈瓶盛浪鷺翹沙到祭禪後知無事看引秋泉灌藕花

題汪明府山居

不但當官秖但閒野情終日不離山方知薄宦難拘束多與高人作往還牛笛慢吹煙雨裏稻苗平入水雲間矣君公退歸欹枕免向他門厚客顏

下第東歸將及故園有作

平生操立有天知何事謀身與志違上國獻詩還不遇故園經亂又空歸山城欲暮人煙斂江月初寒釣艇歸且把風騷作閒事懶能和淚拜庭闈

宿東林寺題願公院

古寺沉沉僧未眠擣願將客說閒緣一溪月色非塵世滿洞松聲但雨天詹底水涵抄律燭窗間風引煮茶煙無由住得吟相伴心繫青雲十五年

山居自遣

茅屋周回松竹陰山翁時挈酒相尋無人開口不言利只有我白頭空愛吟月在釣潭秋睡重雲橫樵逕

野情深此中一日過一日有底閒愁得到心

贈友人罷舉赴辟命

連天一水浸吳東拾幅帆飛二月風好景採拋詩句裏別愁驅入酒盃中渙依岸柳眠圓影鳥傍岔花戲暖紅不是桂枝終不得自緣年少好從戎

亂後旅中遇友人

念子爲儒道未亨依依心向十年兄莫因亂世輕依託須學前賢隱姓名大國未知何日靜舊山猶可入雲耕不如自此同歸去帆掛穩風二信程

贈休糧僧

自言因病學休糧本意非求不死方徒有至人傳道術更無齋客到禪房雨中林鳥歸巢晚霜後岔猿拾橡忙爭侶吾師無一事穩披雲衲坐藤床

維揚春日再遇孫侍御

本爲榮家不爲身讀書誰料轉家貧三年行却千山路兩地思歸一主人絡岸柳絲懸細雨綉田花朵弄殘春多情御史應嗟見未上一作到青雲白髮耕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秖共寒燈坐到明蹇鴻衝雪一聲聲亂時爲客無人識廢寺吟詩有鬼驚且把酒盃添志氣已將身事託公卿男兒仗劒爾恩在未肯徒然過一生

匣中長劒未彈恩不遇男兒不合論悶向酒盃吞日月閒將詩句問乾坤寧辭馬足勞關路肯爲澆竿憶

水村兩鬢欲斑三百首更教裝寫傍誰門

途中有作

聚論南北与鹵東名利牽人處處同上山中心更甚關中川原晚結陰沉氣艸對秋生索渙風百歲此身如且健大家開作臥雲翁

和舍弟題春堂

兄弟將知大自强亂時同聿讀春坐岔泉週雨多還鬧溪竹唯風少即凉藉艸醉吟花片落傍山閒步藥苗香團圓後是家肥事何必盈倉与滿箱

送蜀客遊維揚

兒說鹵川物景繁維揚景物勝鹵川青裔花橋對臨水白日綺羅人上船夾岸画樓難惜醉數橋明月不

教眠送君懶問君迴日才子風流正少年

旅寓

暗算鄉程隔數州欲歸無計淚空流已違骨肉來時約更束琴書何處遊画角引風吹斷夢垂楊和雨結成愁忝年今日還如此倡与青春有舊讎

途中春

年光身事旋成空必竟何門遇至公人世鶴歸雙鬢上客程蛇遠亂山中牧童向日眠春艸漫父隈巖避晚風一醉未醒花又落故鄉回首楚關東

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

江上數株桑裹對自從離亂更荒涼那堪旅舘經殘臘秖把空書寄故鄉典盡客衣三尺雪鍊精詩句一

頭霜故人多在芙蓉幕應笑孜孜道未光

離鄭員外入關

男兒三十尚蹉跎未遂青雲一桂科在客易爲銷歲月到家難住但經過帆飛楚國風濤濶馬渡藍關雨雪多長把行藏信天道不知天道竟如何

書齋即事

時清秖合力爲儒不可家貧与善疎賣却屋邊三畝地添成窗下一床書沿溪摘果霜晴後出竹吟詩月上初鄉里老農多見笑不知稽古勝耕鋤

客路客路何悠悠蟬聲向背槐花愁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四五朶山粧雨色兩三行鴈帖雲秋輸他江上垂綸者秖在船中老便休

入關因別舍弟

吾今別汝汝聽言丈住人情足可安百口度荒均食易數年經亂保家難莫愁寒族無人薦但願春官把卷看天道不欺心意是帝鄉吾土一般般

贈彭蠡釣者

偏坐溆舟出葦林葦花零落向秋深秖將波上漚爲侶不把人間事繫心傍岸歌來風欲起卷絲眠丈月初沉若教我侶君閒放贏得湖山到老吟

送友人入關

此丈青雲莫更疑出人才行定人知況當朝野搜賢日正是孤寒取事時仙島煙霞通鶴信早春雷雨与龍期我今不得同君丈兩鬢霜蓬擁笑孜孜道未光

送友人宰潯陽

高與那言丈路長非君不解愛潯陽有時猿鳥來公署到處煙霞是衙鄉釣艇滿江奠賤菜紙窗連嶽楮多桑陶潛舊隱依稀在好繼高蹤結艸堂

秋日臥病

浮世浮名能幾何致身流落向天涯少年心壯輕爲客一日病來思在家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不堪吟罷鹵風起黃葉滿庭寒目斜

叙吟

多慚到處有詩名轉覺吟詩僻性成廢水却嫌船着岸過山翻恨馬貪程如雛雪月年年景但夢笙歌處處聲来合白頭今已白自知非爲別愁生

行次滎陽却寄諸弟

難把鼈書說遠情奉親多闕拙爲兄早知寸祿榮家晚悔不深山共汝耕杪上筭程關月落帽前搜景嶽雲生如今已作長安計秖得辛勤取一名

登石壁祖師水閣有作

石壁早開僧說好今來偏与我相宜有山有水堪分浦釣牧童寒笛倚處無雨無風見景時漵父晚船分浦釣牧童寒笛倚牛吹畫人畫得從他畫六幅應輸八句詩

贈祖肩和尚

山衣草服染蒔苔雙眼猶孀向俗開若比吾師居世上何如野客臥嵎隈才聞錫杖離三楚又說隨緣向

五臺乘醉吟詩問禪理爲誰須杳爲誰來

開居卽事

形覺清羸衛覺肥竹門前逕靜相宜一壺邨酒無求
處數朶庭花見落時童句偶爲前輩許話言多被俗
人疑一枝仙桂如攀得秖此山前是老期

自叙

酒甕琴書伴病身熟諳時事樂於貧寧爲宇宙閒吟
客怕作乾坤竊祿人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
容眞平生肺腑無言處白髮吾唐一逸人

空閒二公遞以禪律相酬因而解之

一教誰云闕二途律禪律智過愚念珠在手驅禪
衲禪衲披肩壞念珠象外空分空外象無中有作有

永嘉名郡昔推名連屬荀家弟与兄敎化靜師襲渤
海篇童高體謝宣城山從海岸粧吟景水自城根演
政聲今日老翰崔博士不妨踈逸伴雙旌

恩門致書遠及山居因獻之

時難轉覺保身難難向師門欲繼顏若把白衣輕易
脫却成青桂偶然攀身居劒戟爭雄地道在乾坤未
喪間必許爾恩酬未晚且須容到九華山

寄溫州崔博士

懷君勞我寫詩情窣窣陰風有鬼聽縣宰不仁工部
餓酒家無識翰林醒眼昏經史天何枉心盡英雄國
未寧好向賢侯話吟侶莫敎辜負少微星

李昭象云与二三同人見訪有寄

得君書後病顏開云拉同人訪我來在路不妨衙雨
雪到山還免踏塵埃吟沉水閣何宵月坐破松巖幾
處苔貧舍欵賓無別物止於空戰大尊罍

和友人見顯山居水閣八韻

池閣初成眼豁開眼前霽景屬微才試攀簷菓猿先
見纔把漁竿鶴卽來修竹已多猶可種艷花雖少不
勞栽南昌一榻延徐孺楚國千鍾遍老萊未稱執鞭
奔紫陌惟宜策杖步蒼苔籠禽豈是摩霄翼潤木元
非澗下材鑒已無將天作鏡陶情常以海爲杯和君
詩句吟聲大蠹豸聞之謂蟄雷

今體五言七言絕句凡五十二首

感寓

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春閨怨

朝喜花艷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妾侶花身

馬上行

五里復五里太時無住時日將家漸遠猶恨馬行遲

釣叟

茅屋深灣裏釣船橫竹門經營衣食外猶得弄兒孫

再經胡城縣

太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

讀諸家詩

辭賦文章能者稀難中難者莫過詩直應吟骨無生死我前身是阿誰

春來燕

我屋汝嫌低不住雕梁畫閣也知寬大須穩擇安巢處莫道巢成却不安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珠明玉潤盡驚人不稱寒門不稱貧若向吾唐作雙鳳與祥鳳与祥麟

瑞便同祥鳳与祥麟

哭陳陶

郴陽山下傷工部採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却成開解哭君心

哭貝韜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荔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伯君埋少不埋多

蠶婦

粉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世有榮華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着苧麻

山寺老僧

草屨無塵心地閒靜隨獲鳥過寒暄眼昏齒落看經

遍却向僧中總不言

閭中秋思

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畔海秖堪圖画不堪行

八駿圖

丹艧傳眞未得眞那知筋骨与精神秖今恃駿憑毛色緑耳驊騮賺殺人

贈僧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秖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總輸僧

秋夕

世間多少能詩客誰是無愁得睡人自我夜來霜月下到頭吟魄始終身

溪興

山雨溪風卷釣絲菰蘆深處繫船遲底獨甘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過巢湖

世人貪利復貪榮來向湖邊始至誠男子登舟与登陸把心何不一般行

傷硤石縣病叟

無子無孫一病翁將何筋力事耕農官家不管蓬蒿地須勤王租出此中

贈老僧

童子爲僧今已白暗鋤心地種閒情時將舊衲添新

線披坐披行過一生

釣叟

田不曾耕地不鋤誰人問散得如渠渠將底物爲香餌一度撞竿一箇魚

溪岸秋思

桑柘窮頭三四家桂曾垂釣是生涯秋風忽起溪灘白零落岸邊蘆荻花

春日旅寓

滿城羅綺拖春色幾處笙歌揭画樓江上有家歸未得眼前花是眼前愁

田翁

白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

秋江雨夜逢詩友

故友別來三四載新詩吟得百餘篇夜來江上秋無月恨不相逢在雪天

感春

無況青雲有恨身眼前花侶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

顯花木障

不假東風次第吹筆勻春色一枝枝由來画看勝栽看免見朝開暮落時

顧雲侍御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二雛毛骨秀仍奇小小能吟大大詩想得月中仙桂對各從生日長新枝

秋夕病中

壞屋不眠風雨疫故園無信水雲秋病中紙上誰相問一一蟬聲槪對頭

宿藥城驛却寄常山張書記

一更更盡到三更吟破離心句不成數對秋風滿庭月憶君時復下堦行

湘江秋夕

三湘月色三湘水浸骨寒光侶棟鋪一疲塞鴻來不住故鄉書信半年無

旅懷

兼葭月冷時聞鴈楊柳風和日聽鶯水涉山行二年客就中偏怕雨船聲

贈崔道士

四海兵戈無靜處人家廢業望烽煙九華道士渾如夢猶向尊前笑揭天

題林寺

身未立間終日苦身當立後幾年榮萬般不及僧無事便是人間無事人

涇溪

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却是平流無石

處時時聞說有沉淪

夏日題悟空上人院

三伏閉門披一衲兼無松竹蔭房廊安禪不必須山
水滅得心中火自涼

經嚴陵釣臺

蒼翠雲峯開俗眼泓澄煙水漫塵心唯將道業爲芳
餌釣得高名直至今

閑試後筵上別同人

日午離筵到夕陽明朝奉地与吾鄉同年多是長安
客不信行人欲斷腸

鸛鵝

一般毛羽結羣飛兩岸煙汀好景時深水有魚銜得
出看來却是驚鷺食

宿邨舍

野人於我有何情半掩柴門向月明深夜欲眠眠未
着一聲寒木一猿聲

題新鴈

碧天新鴈起汀洲紅蓼花踈水國秋想得故園今夜
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離家

丈夫三十身如此疲馬離鄉懶着鞭槐柳路長愁殺
我一枝蟬到一枝

旅舍過雨

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前十年
事一時和雨到心頭

送人歸淝上

巢湖春漲喻溪深纔過東關見故林莫道南來總無
利水亭山寺二年吟

自遣

糲食粗衣隨分過堆金積帛欲如何百年身後一堆
土貧富高低爭幾多

聞子規

楚天空濶月成輪蜀魄聲聲侶告人啼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秋夜苦吟

吟盡三更未着題竹風松雨共凄凄此時若有人來
聽始覺巴猿不解啼

秋夜聞砧

荒涼客舍眠秋色砧杵家家弄月明不及巴山聽猿
夜三聲中有不愁聲

將過湖南經馬當山廟因書三絕

八說馬當波浪險我經波浪侶通衢大凡君子行藏
是自有龍神衛過湖

貪殘官吏虔誠謁毒害商人濳膽過秪怕馬當山下
水不知平地有風波

九江連海一般深未必船經廟下沉頭上蒼蒼沒購
處不如平取一生心

杜荀鶴池州人紀事云牧之微子也會昌末

牧之自齊安移守妖浦時妾有姓出嫁長林鄉杜筍而生荀鶴自號九華山人少有詩名年四十六始擢第殷文圭賀詩云一戰平蠻五字勞畫峭鄉太錦爲袍大鵬出海翎猶濕駿馬辭天氣正豪九子舊山增秀絶二南新格變風騷可謂叙述曲盡矣與楊夔康軿夏侯淑王希羽殷文圭皆爲淮南將田頵上客及頵謀禍累太祖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天祐初卒顧雲詩叙極其推重或又病其詩近俗惟宫詞爲第一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媛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也唐風集以之壓卷亦此意耶栞川毛

晉識

唐風集終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

（宋）楊億撰

明刻本

宋楊億撰。億有歷代鉩政要略已著錄。宋史億本傳載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簪諸集及內外制力筆。藝文志所著錄者惟蓬山集五十四卷武夷新編集二十卷潁陰集二十卷刀筆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汝陽雜編二十卷鑾坡遺札二十卷。較本傳所載已不相符。陳氏書錄解題謂億所著其二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俱亡佚所存者獨武夷新集及別集而已。武夷新集者億景德丙午入翰林明年輯其十年以來詩筆而自序之別集者遊謚歸陽翟時作也。此本但有武夷新集則別集又亡矣。別本或題曰楊大年全集誤也。凡詩五卷雜文十五卷。大致宗法李商隱而時際昇平春容典贍無唐末五代衰颯之氣。田況儒林公議稱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敎之時號楊劉。三人以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惟石介不以爲然至作怪說以譏之。見所著徂徠集中。近時吳之振作宋詩鈔選置億集不錄。未免隨聲附和。觀蘇軾深以介說爲謬。至形之於褒贈。知文章之不可以一格限矣。

御製文初集 目次

第一卷

和御製 社日 重陽 南郊禮畢 契丹出境將議廻鑾 南郊 喜降時雪 應制 後苑賞花、 賦射弓 後苑賞花 宣召赴龍圖閣觀太宗御書 後苑賞花釣魚

別賦賞花 龍圖閣會宴 祕閣賜蓋送右議大夫种放得歸終南山 格律詩 初至郡齋書事 次韻和十六兄先輩見寄 次韻和章子美對雪 送章頤歸鄉

御製文初集 目次 二

郡齋即事書懷 郡齋西亭即事十韻招麗水殿丞武功從事 送張矯憲歸鄉 送韓永錫歸闕 次韻和致仕李殿丞寅見寄之什因以紀贈 京師故人有以隴西鸚鵡贈予者因畜養

之去年出守綿雲提挈而至性靈甚慧
觸類能言公退玩之常若不足忽邇疾
而逝因命瘞於小園作詩一章聊以追
悼識者無罪予以貴畜也
麗水驛樓盛歲丞移疾靖告
威上人
次韻郡係郡齋書事之什
次韻和章頗見寄　孫及歸吳興
已亥年郡中夏早徧禱群望喜有甘澤之
應
寄章徵君
次韻和潤州劉慶支見寄之什
嘉慶從事賦詩紀其事因依韻足成一
百言以謝之
歲暮有懷
次韻和潤水嘉慶從事除夜之什
章徵君見和所寄詩再次本韻酬贈
中春喜雨
聞比師充提舉西川途中授計司判官
洞溪慶道人歸上都
次韻和衢州席刑部早秋
聞道卿衢州憶洛陽春遊
郡齋西亭夜坐
秋晚

春郊即事
偶書
太常李博士史館孫秘丞相繼奉使河右
博士至鄙以孫侯詩三百章示予且以
致意因次韻和詶
麗水甄殿丞手植朱李繁實盈枝折以貺
予感而成詠
聞楊州柴給事有弄璋之慶寄詩賀之
題張濛所居壁
留題南源院
留題張棨愚池亭
別聰道人歸緡雲
題張居上壁
留題黃山院
題第晦所居壁
留別桐城王簿
行次頼州值雨留駐數日因貽郡守祕閣
刀公
旅中重陽有懷鄉國
重陽日憶遠
代答
第二卷
詩
戲贈頼州蔣詩尉昆待問
題顯道人壁
史館院比部知衢州因歸建陽別墅二首
集賢宿直寄中書李梁二舍人
翰林王學士奉使陝州編修諸學士之什
董給事知洪州
梁舍人奉使巴中
次韻和族弟日華寄編學士感恩書事十六
次韻和光祿黃少卿學士感恩書事十六

韻

次韻和史館盛學士朝退書懷之什

次韻和盛博士寄贈虞部李郎中之什

次韻和盛博士寄編修著學士之什

次韻和守邦道人寄贈李四寺丞因以述懷

次韻和盛博士寄贈李四寺丞因以述懷

大名府大安閣王道者

次韻和盛博士寄許州任從事之什

次韻和盛博士寄贈編修王人宋承

郡荊渚泣別鄰亭乃爲歌詞流布巴鄧

予感其事屢而成詩

次韻和太僕錢少卿寄贈編修王人宋承

吉李舍人之什

宋殿丞廣南東路轉運

次韻和中書李舍人勉元氏道宗奉宗兄

次韻和慎詹事述上元宵會之歡寄諸同

舍之什

次韻和李舍人立秋祠太乙宮宿齋書事

之什

同諸公寄閿州隆靈山王處士

送僧之大名府謁長城侍郎

次韻和李寺丞寄石同院之作

贊太僕錢少卿直祕閣

次韻和李舍人拜命書懷寄館殿舊僚之

什

上元夜會慎大詹西齋分題得歌字

次韻和主人喜諸客見過之什

坐中朱博士言介甫抑商張諫議典襄陽日

嘗留意一妓公頗畏內終不得近及移

郡荊渚泣別鄰亭乃爲歌詞流布巴鄧

予感其事屢而成詩

次韻和盛博士喜梅太丞授戶部判官
次韻和李舍人憶北園
次韻和閣長季舍人喜薛梁二舍人及予
同時拜命之什
次韻和承旨侍郎
十九哥赴舒州太湖簿仍得假歸鄉
謝光丞四丈見慶新命之什
信道人歸西京

鄧奉禮歸鄉
盛學士以詩見賀因而答之
衢州阮比部得假歸鄉見過
致仕朱侍郎歸江陵
朱侍郎致政南歸上特錫宴於玉津園仍
詔兩制三館並預其會以伸祖送輒賦
詩美之
元道宗兄東遊

殿院下侍御赴淮南轉運
省中當直即事書懷兼簡閣長李舍人
中伏日省中當直
七夕
胡祕丞知潯州
次韻和盛太博寄贈閣長宿齋太一宮之
什
次韻和集賢李博士中元日見寄

次韻和知府溫尚書送致政朱侍郎十六
韻
鄧溥赴汀州判官
次韻和宗人安期見賀恩命之什
早秋
義門胡生南歸
首座昇大師赴西京知教門事
度支梁諒請病告以詩寄之

諸公於石氏東齋宴鄭工部詩序
得悲秋浮
次韻和慎大詹中秋待月寄西掖三舍人
之什
成都鳳道人入遊終南山謁种徵君
何太博知晉州
孫寺丞知考城縣
次韻和閣長修書畢退朝下直寄諸學士
之什
成道人歸鄉
弟侁歸鄉
史館高司諫知華州
第二卷
詩
送張虓秀才
次韻和翰林師學士贈倫上人新居之什
李殿丞知廣濟軍
章頻得解後之陝府謁嚴洪二從事
路學士知河中府
卽席賦得筆送宗人大著通判廣州
職方彭員外知韶州
宗人大著通判廣州
冬夕與諸公宴集晉學士西齋詩序
分得今夕何夕
鄭工部陝西隨軍轉運
黃從事從軍
聞李四光丞頓遊北園因有懷寄
次韻和集賢李學士宋食酌事之什
和集賢李學士干字詩
送僧東遊
嫁娘詞和下第歸鄉
棲生歸緡雲

慧初道人歸青州養親
省中當直書懷呈諸同舍
王寺丞信西第避暑因有寄贈
元道宗下第東遊
李四赴歙州
子以縉雲進士周落明長書呈祕閣黃少
卿黃顏數重作詩六韻美之因次韻和
謝

史館陳太丞知詩州
錢大夫赴幷州
次韻和表弟張湜秋霽之什
初秋夜坐
秋日有懷鄉國
閤門錢舍人知全州
次韻和章頻下第書懷之什
七夕

石現
大理趙寺丞世長知益州華陽縣
詠醉
箏
夜宴
張宛下第寓杜陽喬監使之湘中
庭櫧
水部何郎中知鄂州
可久道人之歙州兼簡知郡李學士
大理黃宗旦使頼州
劉大丞仲宣歸華山
表弟章廷評知邵武軍歸化縣
次韻和李光丞見惠長條之什
秋雨有懷李寺丞
王廷評僚知盧州舒城縣
大理徐寺丞元楡知越州諸暨縣

次韻和錢崇班見寄之什
次韻和崇班再寄之什
盛京宰舉州武成縣
次韻和舁州錢大夫夕次豐州道中見寄
董溫其赴淮南幕
史館凌職方知廣州
十二月十四大雪就賜近臣宴飲即事
章琮赴廣州東莞縣簿
送文慧大師歸蜀
王中庸赴河南鞏縣
比部朱員外知東明
咸平六年二月十八日扈從宸游因成紀事二韻
僕射李相公宅觀花燭
寶詠從淮陽軍
廉上人歸天台

次韻和李寺丞見寄之什
次韻和右巡李端公見寄之什
大理黃丞通判潁州
陳小著知郃武軍
譯經惣持大師致宗之酒上禮塔
殿陽使者監和州軍
胡小著克順知泉州惠安縣兼過南昌別墅

第四卷

詩

內當
讀史敎白體
閨思
李御史
王殿丞通判桂州
大明溫尚書之任

賀喜梁三入翰林
次韻郡侯立秋見寄
答及歸寧
景陽陳議赴餘杭
杭州嚴從事
鄱陽皮錄事
史館楊嶠學士以詩話及空門之事次韻
和之
都督簿張慈
次韻和昭收寄銀臺李舍人之什
送吳航
弁州王諫議
奉和翰林諸公賀閣長李公寫銀臺之什
姚起居赴兩浙轉運
集賢劉工部儋知衢州
魏泰禮昭文知吉州龍泉縣

作坊魏使知隰州
司農梁少卿知洪州
送邵梁秀才
謝祕閣黃少卿因見所作洞霄宮碑且有
題記
邾僧歸鄉
弟伸歸鄉
王尚食知原州
福州古田宰李堪
黃旦宰江州德化縣
贈文照大師
愼大詹以吳棨見貺
祕閣舒職方知舒州
夜宴
陳太博知建州
再別陳建州因以抒意

梁四諫議知厚翔
錢易赴靳春
福州張從事
元淨上人之新安謁李學士
京府獄空降詔因寄大尹學士
葉祕書溫知蜀州江原縣
和謝祕閣錢少卿夜直見寄次韻
送石秘與參政王給事
陳堯拱廷評致仕歸蜀
史館趙祠部況通判宿州
得良上人歸天台
表玄師歸經雲石懷故雄閣黎成轉韻六
十四句
蘇寺丞維甫知潤州陽安縣余將赴之任
宿齋太一宮答李永

建溪十詠
武夷山
北苑焙
朗山寺
陸羽井
泉山廟
勸公亭
大中塔
延平津
毛竹洞
因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棊予輸紙筆硯三
仙人洲
物以詩見徵屬宣毫適盡但送蜀牋端
硯繼以此章
又以建茶代宣筆別書一絕
遊王氏東園

送僧歸蘇州
送僧歸越州
張泌東遊
喜王虞部賜進士及第
送章四十舅翁東歸
范儀下第東歸
第五卷
詩
目次
送章頴寺丞之巴陵
外弟張湜西遊
章孺下第東歸
賀資政學士王侍郎
表弟廷評章得象知信州玉山縣
梁大諫自鳳翔乞留臺寄詩言志次韻酬
之
石殿丞通判濮州
元奉宗宰績溪
李工部江南轉運
楊日華寧錢塘
柳紳歸緡雲
表弟李宗元知桂州陽朔縣
高起居知廣州
丁集賢通判餘杭
吳航赴宜興簿
目次
十六兄赴韶州從事
章頻寄南昌
李廷評昭逈使泥上
書懷寄劉五
趙殿丞知河南縣
祕閣王校理知柳州
送僧歸越
吳延年宰武義

李待問之蒙城簿
黃少卿惠綠雲湯
靈隱長老歸舊山
皇甫太博知蘇州
懷寄樞密王左丞
從叔郎中知潭州
黃刑部之陝西轉運
史館張學士知婺州
答李光弼張給事
寄舜州張給事
寄劉秀州
無爲軍王從事
密直任學士知益州
休沐述懷寄祕閣錢少卿
晏殊奉禮歸寧
送禪牀與樞密王左丞

受詔修書述懷感事二十韻
分得朝野多歡娛
胡馬嘶北風
金馬
冬夜
集賢李企部知頴州
海印大師歸水嘉
挽歌
故樞密宋給事挽歌三首
故歙州王刑部閣老挽歌五首
故比部李郎中挽歌四首
明德皇太后挽歌詞五首
又四首
附編
逸詩十一首
君可思賦一篇

第六卷
頌
承天節頌
記
處州麗水縣廳壁記
處州龍泉縣金沙塔院記
處州郡齋凝霜閣記
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
與內弟李休復序
武夷新集　目次　二六
送致政朱侍郎歸江陵唱和詩序
送四十男翁東遊詩序
送集賢李學士員外知欽州序
送元宗秀才序
送張泌之毗陵詩序
佛通同衆集序
諸公宴建州浦城縣溝河張君所居池亭詩序
送倘序
第七卷
序
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
送進士陳在中序
送覲道人歸故詩序
溫州聶從事永嘉集序
羣公贈行集序

第八卷
碑
宋故樞密副使行給事中上柱國廣平縣
宋公神道碑銘
重修亳州洞霄宮碑銘
表
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

碣
故隴西彭君墓碣銘
劉氏太夫人天水縣太君趙氏墓碣銘
第九卷
墓誌
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
宋故王容員外郎直集賢院高平范公墓
誌銘
故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

戶部尚書錢公墓誌銘
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錢公墓誌銘
第十卷
誌銘
故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龍西李
公墓誌銘
故大中大夫行給事中平陽柴公墓誌銘
故推誠翊戴同德功臣山南東道節度等
使隴西李公墓誌銘
第十一卷
誌銘
故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
原都開國公太傅中書令兼監文簡畢公
墓誌銘
贈侍中追封燕王墓誌銘
故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信國公追封周王謚悼
獻墓誌銘
行狀
改大中大夫行給事中封開國侯柴公行
狀
第十二卷
策問
咸平四年四月試賢良方正科策二道
武夷新集 目次 二九
咸平四年八月試賢良方正策一道
咸平五年九月試武舉人策一道
試草澤柳宴等策二道
景德二年三月試草澤劉牧策二道
試草澤策一道
景德三年九月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策一道
表狀
進承天節頌
代人乞太師御書
賀加勳
駕幸河北起居
謝賜曆日
賀收捷
賀高陽開路破賊
賀再册尊號
謝賜曆日
武夷新集 目次
第十三卷
表狀
賀劍門破賊
謝賜詔書欽恤獄
進承天節頌
代人乞太師御書

代中書乞罷免二首
代樞密使陳諫議讓
代鄂密馮諫議讓
代史館相公讓加門下侍郎
代黎政王侍郎讓恩命

謝表
代黎政王侍郎爲陳乞不允
代中書爲靈州陷沒待罪
再乞解職
代王氏爲公主出降道路
代開封溫侍書求解知府
請加尊號二首
代集賢向相公待罪
第四卷
表狀
代駙馬王都尉謝賜宅
代僕射李相公待罪
代僕射李相公謝降詔慰諭
代陳州李相公陳情
第三表
謝降詔不允所請
求解職領郡
再乞解職
百官請聽政
代冠相公讓恩命
第二表
第三表
代中書密院待罪
答詔
代中書密院謝降詔

代三司劉密學謝
代中書密院請表
請乞舉樂
謝第倚特賜進士第二等及第表
謝舉樂第二表
第十五卷
表狀
代集賢冠相公謝賜生辰禮物

上尊號第一表
代資政王侍郎謝降詔獎諭
代中書相公讓恩命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代資政侍郎讓
代參政馮侍郎讓
代參政馮侍郎謝
代刑部冠相公謝
代宰相賀瑞星
代宰相賀太陽不虧
百官請舉樂第一表
代宰相謝賜御札許士庶遊宴及休假放
朝表
奏舉韓永錫
論龍泉縣二處酒坊乞減額

奏雨狀
奏乞改白龍縣依舊爲松陽縣
進奉南郊禮物
奏乞依淳化二年七月勅命施行
第十六卷
表狀
進奉承天節禮物
論郊祀加恩制書錯誤

大駕還京進奉
奉和李翔
代櫃容陳諫議乞停妻封邑
考制策畢學士院賜宴謝
中書謝社日賜御筵
閤下進和聖製社日詩
代門下李相公承天節設齋表
議靈州事宜

考試貢人畢謝賜宴
代宰相謝賜新印三國志
代諸同官陳乞
次對奏狀
代宰相賀商州進嘉禾

第十七卷

表狀

代僕射李相公承天節進疏經
代人次對奏狀
代司空相公謝撫問
代侍講邢侍郎陳乞

代宰相謝春社日賜御筵
代宰相謝賜御製社日詩
代司空相公寒食日謝賜御筵
代宰相謝賜新印道德經
代司空相公乞免朝覲
進潤雪碑
陳乞表狀
代謝馬王都尉乞替史

代僕射李相公謝歲節賜御筵
代人轉對論太學
代中書請聽政
代王寺丞爲僧弟乞應舉
代許州李相公陳乞
代中書乞免和御製詩
賜制謝賜御詩
代集賢寇相公謝就宅賜宴
代黎政王侍郎陳乞
代宰相春社日賜御筵
南郊奏舅狀
納南郊所加恩命乞迴授親舅
承天節奏親弟化
第十八卷
表狀
再乞外任

承天節奏親弟俅
代集賢寇相公謝賜御筵
代中書賀宣示合穗麥
謝宣召赴龍圖閣宴仍及觀御製御書謝
批答
代中書謝賜聖製乾抑寶與序
謝賜批答
謝中使傳宣撫問
代中書乞免和御製南郊等
代中書謝寒食賜御筵
謝獲幸編修所狀
次對狀
封駁登司主事王太冲
代中書請依詔頒行禹龍新兩法
代中書謝秋社賜御筵
進奏王周王薨文狀

進邠州靈應公廟記
代宰相謝賜重陽日瑰林苑宴
書
答史館查正言
答李寺丞
答孕州王太保
答錢易
答陳在中
發願文上
舍人
沙門
願安
第十九卷
啓
上陳州李相公二首
謝太僕錢少卿

代僧求薦
又代謝薦
上陳州李相公三書
代人與淮南王轉運
與祕閣錢少卿
謝史館馬兵部
謝除左司諫知制誥
與史館晁司諫
與梁舍人
謝諸學士
與薛舍人
謝賢良登科查正言
代溫大儀謝史館盛太博
答督州孫推官
與史館陳太丞

答集賢于孫二寺丞
答集賢李屯田
答宰相公
謝門下李相公
代人謝鄧州錢太傅
第二十卷
與史館王太著
與王虞部先輩
啓
上河陽太師相公
答京東轉運史館姚起居
答史館盛屯田
與集賢王太博
上河陽太師相公
上陳州太尉相公
文
與兩浙轉運史館孫起居
與史館檢討陳秘丞
與嚴殿丞
與史館王太著
與王虞部先輩
祭文
宣陽觀祈雨文
宣陽觀賽雨文
中書祭周王文
中書祭安王文
二司使祭安王文
代王氏祭故鄭國長公主文
中書祭鄆王文
齋醮文
惠明皇后忌日讀佛文
代門下相公承天節讀佛文
元德皇太后忌日讀佛文

代僕射李相公承天節設齋讀佛文
明德皇后中祥讀佛文
太宗皇帝忌日讀佛文
爲中書相公作醮文

目錄終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卷之一
詩
奉和 御製社日詩
仙掌凌空流澄秋大田多稼似雲浮天邊霽景芙蓉
瞞江上殘芳杜若洲東觀羣儒宜宴樂南荊遺俗重
嬉遊宸章忽降容瞻視疑是神龜負九疇
奉和 御製重陽五七言詩
宸居瑞靄重閶闔正來風慘慄驚秋氣豐穰美歲功
曉煙餘菊嫩宵露晚蘭紅重九登高會歡娛處處同
民在華胥正樂康高秋賓鴈指衡陽蒹葭漸見凝清
露鵾鳩先驚歇衆芳節值登高真勝會年逢大有是
殊祥宸心悅豫流新唱星漢垂文示八方
奉和 聖製南郊禮畢五言六韻詩

燔柴就陽位烟燎達高穹掃地鋪瓊潔嚴更鼓角雄
天心俾兌悅皇澤比春融帝享惟馨德民蘇解慍風
周郊四祭重漢時五祠同靈貺昭玄感神光望拜中

奉和　御製初春祈穀契丹出境將議迴鑾五言六韻詩

戎輅巡河右天威震鬼方五營開細柳三令凜飛霜
氛祲消千里聲明耀八荒靈旗風助順黃道日呈祥
帳華邊關靜迴鑾海縣康欣陪從臣末歸蹕奉高驤

奉和　御製春郊七言六韻詩

詩

潔齋恭已奉蒼昊報本圜壇備物陳酒縮楚茅三獻
畢灰飛嶺管一陽新高空瑞氣長隨輦永夕清霜暗
濕巾泰時迎年嚴漢祀六宗祈福盛虞禋鴻恩渙汗
霑窮髮睿藻昭回動紫宸庶類熙熙蒙帝力徒知擊
壤働堯民

奉和　御製春雪七言四韻詩

一夕香街布玉塵檀欒動飾露貞筠兎園置酒星歡
洽栢殿廢歌客唱新麥秀原田初望歲花開苑樹忽

驚春豐穰薦瑞民心悅高下遵隨帝澤均

後苑賞花應　制　以時字爲韻　咸平四年三月十八日

宮花如錦水連筠翠輦行芳正是時禁苑定知人未
識宋櫚除有蝶偷窺艷烘曉日述天仗香逐輕風落
酒巵何幸微臣陪鎬宴蓬萱春滿正遲遲

又應　制賦射亏詩　以亏字爲韻　六韻成

水漲方塘綠花開禁籞紅同瞻萬乘主親御六鈞弓
一箭天山定三邊虎穴空滄溟陽射殺者寧與此時同

後苑賞花應　制　以春字爲韻　咸平五年二月

雲羅霞綺媚芳辰瓊圃花開爛熳春風遍清香隨鳳
輦波漪倒影落龍津仙葩四照烘初日濃艷千苞賜
近臣向晚天街歸處遊蜂舞蝶自隨人

宜召赴龍圖閣觀　太宗御書應　制　五年十月

非烟惠蔚蒼龍闕紫府深沉大帝居羣玉中天開策
府神龜温洛薦圖書珠宮岌寂經行處金籥熒煌拭

目初曾是先朝受恩者因採禹穴涕漣如

後苑賞花釣魚應　制　六年三月十六日

宜春小苑斗城旁錫宴羣臣奉紫皇漢沼乳鳧偏傍
釣青陵舞蝶自薰芳波平鱠背浮崑閬日轉金堤艷
赭黃滿酌流霞侍臣醉暖風宮蕊雜爐香

別賦賞花一首　不曾進

仙山靈沼五城西曉日花光照彩霓露濯氷蠶鋪瑞
錦風吹水麝拆香臍芳葩散採添蜂蜜紅片狂飄雜

燕泥曾識壺中舊春色桃源重到路猶迷

龍圖閣會宴應　制　景德二年四月廿一日

册府藏書在紫微退朝稽古助論思中天召宴衢樽
滿乙夜觀文列象垂綵鳳翩翻巢綺閣靈龜天矯冠
金碑大風發唱羣臣和元首康哉庶績熙

秘閣賜讌送右諫議大夫种放得假歸終南山

應　制

瓊閣聊輟皁囊封賜告歸尋一畝宮關路滿輪千里
遠殿扉惠帳幾年空百壺天酒凝甘露二雅宸章拂
大風舊隱暫還非久任心期獻可沃堯聰

初至郴齋書事　到處即州已後

地去京華遠年逢皁曀餘羣同黜馬比戶甚枯魚
煦嫗心空切澄清志莫舒梦絲殊未治錯節詎能除
聽訟棠陰密行春柳影疎寘薤求婉畫僧舍問真如
踰月窺除日經時絕傳車素飡徒自飽投刃豈曾虛
盈耳嫌蛙敵扑堆狀厭蒲書故園無數舍長日歎歸歟

次韻和十六兄先輩見寄

秋風苦憶鯖霜鱠暫剖鋼符出紫宸一路雪寒多挾
纊幾程山險欲摧輪清香撲鼻梅林近秀色凝眸麥
壠新閑閉革玄終寂莫下車爲政尚因循羣僧不厭
勝笻遠愛客寧辭舉白頻簿領牧孜防黠吏丘園秖
花訪逋民魚鹽自與滄溟接鷄犬仍將白社鄰官滿
會須拋印綬武夷歸去作閑人

次韻和章子美對雪

空粉絮飄離離一番長山茵旗亭誰氏來沽酒臺笠何人去採樵背日旋依松澗積迎風先傍藥畦消哀安此際偏無賴獨揀閑門對一瓢

送章頤歸鄉

蕉穢休嗟負郭田蹉跎自過鹿鳴筵荊山玉璞空三獻梁苑風塵已十年疏入禁中猶未報賦成都下早曾傳獨携書劍歸閩嶺共泛烟波入楚天徵徼酒旗邀舉白招招漁艇勸烹鮮基杯闌勝疑成癖砧杵驚秋已廢眠驛路敲程煩託乘郡齋終日喜談玄如何棄我還家去相送津亭一黯然

郡齋即事書懷十二韻呈諸官

長樂疎鐘自厭聞漢庭誰不惜離羣舟浮一水波瀾闊路入千山杳靄分郡閣先憂迷海領村田聊得問耕耘疲民深喜猶安堵去年小儉幸免流亡黠吏那知便舞文鹽酒案吏陳元凱受賕爲照贓求瑕空察察飲水爲姦舞文變法其事已敗政漫云云玄臺已分潮揚子桑野須防請使君別汲

送張棨憲歸鄉

處處春波滿稻畦海棠零落子規啼一塵遠郡方留楫十里長亭又解攜後夜灘聲妨客夢初晴雲物入

詩題到家爲問田園事桃李猶應有舊蹊

送韓永錫歸關 永錫業三傳又善小篆

縉雲六載掌關征學得陽氷小篆成逋客幾人曾識面 高士縉川陳高君之執友仙山到處便題名衆郊又是乘軺去鈐閣虛煩解榻迎舊頭春秋究徵言何須苦說不知兵

次韻和致仕李殿丞 寅見寄之什因以紀贈 李公寓居雁陽近徙於洪井

鄉園驅名幾十春鳴皐一旦九天聞翔鸞棲棘曾爲吏舍鬥鬫梅未致君百里象雷嫌碌碌 公嘗權宜陽縣政言折獄厭云云 公生三衢司理數考詩名已是齊康樂筆力何曾減右軍抗表忽然千鳳扆拂衣殊欲謝人羣都緣棄施情爲賦且免鍾山被勒文清夜猶吟牛渚月高秋時望帝鄉雲鯉庭稟訓門逾盛蘭畹傳芳氣益薰盡室遠依洪井側直鈎猶釣楚江濆西山有藥應須伺待看騶旌入紫氛

龍山秋樹舊巢傾遠向江東逐旆旌去國夢魂應繚繞入春喉舌漸分明一聲警露何慙鶴百囀遷喬肯讓鶯終日雕籠心不戀經年冊笥色猶輕恩歸悵悵雨綠苔生

雁水堯厦丞移疾請告

數日不逢黃叔度屢中鄙悋一時生如何民癘偏能瘵却是詩魔未得平憂思滿和妨命駕玄臺寂莫阻飛觥欲視高論無由得須作文殊問疾行

威上人

五編已空諸漏盡家間行道十年餘吟成南國碧雲

句壞徧西方貝葉書清論彌天居士伏高情出世俗
流疎問師心法都無語笑指孤雲在太虛

次韻和係郡齋書事之什　係今名化

竹使貪爲郡金門懶上書征途沿木合　緡雲有木合嶺若蜀道之棧閣　官舍類樓居　郡齋杏在山頂平地甚狹四面多搆亭榭以翼之　窓葉藏啼鳥澄潭躍戲魚波光搖島嶼霽色露閭閻風拂山齒淑氣噓開樽空愛客因丈欵宗予清唳頻思鶴長鳴幾厭驢　王武子雅好驢鳴予起所不喜　顏貧一瓢足嵇懶正虛虛

次韻和章晛見寄

雞牕十載共論文蘭室依然有舊薰雨雪共拋脩竹
苑烟霞獨訪武夷君隨珠照乘元無類天驥追風定
不羣大子賦成猶未獻飄飄詞氣已凌雲

孫及歸吳興　生近遊永嘉

家在雪溪傷汀蘋逃舍香草玄偏寂莫爲客苦悁惶

澤國聊傾益春閨早擅場陂蘭行可採月桂自應芳
稅駕臨滄海迴轅指大梁裂裳趨遠道貢米及高堂
季子裘雖敝安仁鬢未蒼明年杏園裏輸莫負春光

已亥年郡中夏旱徧禱祠禱輒望喜有甘澤之應

旱蔫偏爲虐陽烏益以驕何曾枉礎潤唯恐土山焦
請禱彌增潔陰靈亦孔昭雲興不待族風細欲鳴條
隱鱗雷車轉霏微雨足飄層陰低市野鴻需近連宵
庭樹含佳色村田長善苗蘇痕緣屋壁泉脈吐山椒
掾吏階前賀耕夫壟上謠秋成知有幸歲欲近玄枵

寄草微君

水陸都無數舍程魚符龜印苦相縈夢魂長繞龍門
坂姓字終懸月旦評鮑室清琴應獨撫藺階樽漉酹共誰傾春深詩石苔衣駁雨過書齋草帶生鴻寶秘中
初得術丹臺籍上已題名清談苑有南朝體嘉遯全
忘北闕情金馬深嚴堪避世滄浪清淺未沾纓諸儒

正議明堂事軋軋蒲輪即奉迎
次韻和衢州席刑部早秋
朱火焚焚向夕流林間一葉忽驚秋風來野渡聞漁笛霧斂晴天見啓樓艷愛芙蓉開幕府香憐杜若老汀洲使君髮畔多玄髮臨水登山不用愁
次韻和席衢州憶洛陽春遊十四韻
周漢經營跡未遐山川形勝最堪嘉前瞻闕塞千尋出旁逗伊流一派斜子晉鳳笙調夜月宓妃羅襪映

朝霞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昇朝霞覆之何人貰酒青樓曉幾處尋春紫陌賒駿足每從金埒試芳叢多展翠帷遮出逢勝境爭飛蓋歸逼殘陽競走車庭竹慈煌披數籜皐蘭襲露長新芽嵩峯嶺峄疑摩斗洛水清冷欲見沙禽下閒閒真隱海九重宮闕是天家禁林日暖空啼鳥御苑風微自落花關路行人偏絡繹津橋賈客若經過何當獻賦論遷鬯便欲拋官學種瓜江海三年勞夢想田園二頃有生涯應知父老沾堯化長挈壺

閒道卿途中授計司判官 罷東陽得告歸泉州寧覲行至建安而有是命
幾年捧省冠名曹歸棹俞緣入海濤纔奉色難馨夕膳便將心計折秋毫政成發女生祠在地近明光伏奏勞夜直乍論綾彼暖最趨頻見露盤高共期晝日承三接莫許秋風長二毛爲郡今來最卑屑勸君休更夢懸刀

郡齋西亭夜坐
涼颸初拂檻皓魄正當軒宿鳥林間定流螢草際翻蒼茫迷野色喞喞辨方音角罷重城掩漁歸別浦喧斷蛩吟壞壁寒杵出遙村樹影成惟審灘聲激箭奔夜長風露冷川迫水煙昏對景都無寐冥心契混元
秋晚
秋晚獨客寂天容見汰實溪流拖白練樹葉剪紅綃露菊英初吐霜鐘韻漸調清光開旭旦爽氣逐驚飆

鷹擊秦原逾鴻歸楚水遥昂霄千仞勢下擊萬夫驍
元亮田多廢安仁鬢恐凋功名殊未立對景自無憀

送温州聶從事赴闕

佩韘來海上七見歲星移務劇操刀割書成插羽馳
詩傳百越徧詔下九霄遲束帶朝閶闔歸艎汎渺瀰
舊遊聊稅駕雅飲且軒眉鄭驛歡相接牙絃辱所知
病驚瓊樹瘦醉露玉峯奇上馬使西笑何須訴酒巵

送章安世赴舉

螢爝辛勤十載餘鬻然高價滿州閭一枝未折仙人
桂千里又隨鄉老書梁苑雪花成賦後禹門雷鼓化
鱗初山城日日望春榜莫遣南來音信疎

偶興

芳蘭滋九畹蘭蒿亦旁植.威鳳翔冊山鴟梟猶接翼
雅琴歌南風蛙鳴不容息驪珠媚清川魚目光激射
萬籟登同器雲壤自懸隔喘喘來逼人蕊蕊止于棘
發矢向屠沽操心希柔跖天形固殘毀吏曹嘗憤斥
狼羊遠刀机黠馬委銜箠心同溪壑險惡比丘山積

送温州聶從事赴闕

天聽本聰明神道尤正直當用禦魑魅豈令爲鬼蜮
春喉兽陽戈鉤頸子雲戟肉委餓虎溪屍投窮髮北
飢鷹礪吻啄狹豺吻磨牙食魂氣縈鄧都膏血塗荒磧
去草絕本根決疽恣鍼石所居必污潴遺種盡剗剔
梁魁已殲殄非類斁休惕稂莠既芟夷善苗漸滋殖
君子益知命視履加平昔小人競革音滅身在漏刻
虎民率可封湯網從此釋永蹐仁壽期共造華胥域

到郡清歲自遣

迢遞分符竹因循度歲華地將鯨海接路與鳳城賒
觸石雲頻起衙山日易斜潮平聚漁市木落見人家
吏隱備知幸民謡敢誇無嫌勾漏僻且得養丹砂

巳亥年十月十七大雪

六出俄呈瑞三農始告休兎園陳旨酒金屋御重裘
龍麥青猶短皐蘭紫尚稠嚴颸一夕起瑞霰滿空浮
林迥瓊花吐峯孤玉筍抽疏鱗鏤屋瓦淨練曳溪流

北戶寒威盛南方沴氣收時和人富壽卒歲好優游

郡中即事書懷

海隅爲郡眞卑府簿領沉迷篤楚喧王事更逾星火急吏曹何啻米鹽煩井棠聽訟曾無倦冊筆書刑幸不冤境上送迎勞驛置齋中宴暮懶開樽逢人未免腰如磬議政常防耳屬垣鮑臭恐將蓼小化蟲疑難與俗流論郤思寂莫接天緣爭得遂逢似漆園外地龐官如竹筆一麾出守豈堪言

次韻和潤州劉慶支見寄之什

卜隱林泉未有期春田耕事欲憑誰一辭左掖鶯遷谷三百六旬今夜盡寥寥虛室獨凝燃蓮城五鼓欲催侶兩見南州橘柚垂酌醴不妨留客醉飲氷長是畏人知頒條求瘼無他術潔慤期年報政遲

郡民以歲稔川清相率爲齋以報舍政永嘉聶晚號筏園記郡城蓮華城

梅嶺一枝先報春鄒律漸吹陰谷暖堯羹看傍上階新海隅留滯年華長坐對寒缸浩歎頻

章徵君見和所寄詩再次本韻謝贈

武夷山秀建溪清身隱心閑事不縈前古是非爲已

任故鄉人物與誰評勸農春壠巾頻拆逢客秋郊蓋暫傾綵服趨翔媿壽母 詩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絳帷談論誘諸生頹流洗耳殊非達谷口躬耕亦近名愽奕自堪銷永日絲桐兼得助高情莫嫌霜雪將侵鬢須歎塵埃漸滿纓早晚鳴騶催上道聖君虛左欲相迎

中春喜雨

土膏初脉起東作向農時隱轔雷車轉霏微雨足垂龍蛇爭奮躍桃李漸離披流潤先從葉餘波更及私

謳謠耕夫喜滲漉稻畦滋連夜空階滴愁吟水部詩

聞北師克捷喜而成詠

歲宴增冰合煙塵起翔隼文昌先命將羽檄便徵飾天迴星狼滅宵寒月魄虧前軍臨瀚海後騎縛闕氏薊北胡沙靜河南露版馳遼陽諸父老重覩漢官儀

洞溪慶道人歸上都 邊之歷陽雖久寓緒雲不與郡民接

精廬宴坐十經秋餅鉢近窺千里遊又是浮桴過滄海便應飛錫入皇州颺天談論降時彥結社因緣背

俗流此去定知諸念息只除魂夢到甌

春郊即事

黃鸝百囀宿煙疎近郭行春獨駐車壠上勸耕聊問訊榮陰聽訟且躊躇遠林桑盡蠶成繭野水萍開獺趁魚知處路旁番苦李游人不折意何如

偶書

朱輪遠守未成歡薄宦今人意漸闌郡閣政清慵按吏綠園路近欲休官梅花遶檻驚春早布水當簷覺夏寒已是三年不聞問何如歸去把漁竿

太常李博士史館孫祕丞相繼奉使浙右博士至郡以孫侯詩三章示予且以致意因次韻和酬昕孫不來

迅潮拖舟上危梯躡屐登山光翠欲滴水氣熱郊蒸路轉蘼蕪暗天開物象澄丘園足遊客應得薦賢能

外髮花濃殿棒詔出薤壇路入三吳遠舟浮一水長詩題石門側夢徹半城傍清曉見雲物依依認帝鄉

北極分憂賜東甌布惠和曾蒙傾蓋分倘得枉帆過
鄭驛非常速融樽復幾何孫侯不假道鄙我信爲多

麗水甄殿丞手植朱李繁實盈折以貺予感而
成詠

五年爲邑贊霜儁吏隱由來得趣深不獨絃歌長滿
耳兼閒桃李已成陰晨昏我有南陔戀江海君懷比
關心早晚飛沉俱遂志願將初服酬華簪

聞楊州柴紿事有弄璋之慶寄詩賀之 紿事年六十六

始有
嗣子

華堂何夕夢熊羆衛氏如今有一兒三日懸弧應是
吾一年綵實未爲遲預知騎馬門閭盛暗想天麟骨
格奇曾參丘壑擁齋者待看孔鯉學問詩

題盛溥所居壁 溥子之姻此後自郡歸鄉

三葉舊族富英髦仙壁重經散鬱陶深喜太丘家法
在須知定國里門高分題每日搖雞距合宴常時把
蟹螯獨感戴侯恩未報非徇不覺滯沽袍

留院南源院

路入蘿蘿十里餘松牕蕭洒竹房虛鷺巢新舊金人
毀盡網縱橫貝葉書當晝風雷生洞穴欲驀猿鳥下
庭除昔年曾此題詩句猶拂流塵認譽魚

留題張夔憲池亭 夔憲見仲三人皆好學季弟逝矣

蕭洒危亭枕碧池昔年飛蓋此追隨正逢五綵承顏
日兼是三荊並秀時夜坐不知銀漢淺春遊長訴玉
柸遲如今罷郡重登賞喜見扶風舊白眉

武夷新集 詩 卷一 二十一

別聰道人歸緡雲 聰從予至別墅

二年假守梧蒼城鄉耦唯師即退迎搗藥幾憐春漏
永調琴長待夜蟾生心復已狀都無念海鳥相逢自
不驚別秋郊豈成恨白雲青嶂是歸程

題張居士壁

蠹蟫參差翠逕門雕梁賀燕自成羣殺雞日夕期嘉
客種竹寒暄對此君且向東皐輸黍稷便應北闕降
玄纁子真漫說耕巖石不奈聲名四達聞

留題黃山院

禾黍離離一逕通遊人攬轡即過從趣齋幽鳥閒疎磬出定高僧見幄松夜靜龕燈凝古殿雨餘巖溜迸前峯昔年曾此題名處素壁欹斜翠蘚重

題弟晦所居壁 令名儔

制宅何其巧連山復帶溪芳樽長有酒嘉樹自成蹊學舍祥鯨墮歌梁賀燕迷調琴明月榭繫馬綠楊堤好畤田園美南華物我齊終當解纓組同此味天倪

武夷新集 詩 卷一 二二

留別桐城主簿昱 此後赴闕

早曾兎苑傳詞賦屈在桐鄉勾簿書簿宦交朋嗟絆驥清貧人吏說懸魚二年領郡聆離久一夕當樽鄙悃祛古恨秋風動行色徘徊無計駐征車

行次頴州值雨留駐數日因貽郡守祕閣刀公

夢想蒼龍闕盤桓頴水濱郡侯偏愛客秋雨更留人饌盛菁鱸鱠樽空倒角巾羈愁不能遣唯恐二毛新

旅中重陽有懷鄉國

詩

戲贈頴州萬壽尉吳待問 待問予之故人值雨留慈數日

宦途南北最情親歲晏相逢頴水濱舊日青衿同學校暫時黃綬困埃塵樽中湔酌香醪美門外高懸綵武夷新集 詩 卷二 一

棒新雞黍留歡已慵發可堪經雨折紗巾

題顯道人壁 任萬壽縣精舍 十年矣

心似寒灰不復然尋常談論即彌天門臨頴水多年客法自曹溪幾世傳儒士誰同翻貝葉都人長見挽金錢翰林詩版分明在曾與吾家有舊緣 故侍讀尚書有贈先師詩著之于版

史館阮比部知衢州因歸建陽別墅二首 比部兄弟

濟隱居不仕

再入蓬丘席未暖飄颻又建隼旗行交加莫惜河梁別鄉曲初期書錦榮竹箭波聲隨一棹斧柯山色對雙旌子牟江海心應在頻上高樓望帝京

少小鄉關振大名武夷山翠落門庭鄉君近折仙人桂伯氏高分處士星城郭遞東應改易芝蘭謝圃自分馨吳民正待隨車雨莫苦淹留醉酴醾

集賢宿直寄中書李梁二舍人

耿耿銀缸照直廬西風黃葉滿庭除愁心不恐聞賓雁病眼猶能拾蠹魚欹枕微吟空展轉遶廊閑步自躊躇銅龍漏滴傳鉤盾玉兔光芒射綺疏薄宦久淹滄海郡故交多入紫垣居洛陽已在拜塵後宜室那逢滕席初投閣寂寥深自愧抱關憔悴凝何如寧思西掖五花判且補河東三篋書桑梓狂拋萬里外蓬藜試佐十年餘釋之不謝嵇康懶終待休官學灌蔬

翰林王學士奉使兩川

萬里征西頻晉捷九重喻蜀正裁書忽聞召對浴堂

殿元是親乘使者車井邑洞殘經亂後軍城鼓舞拜
恩初銅梁逕遍驅騶騎玉署深嚴鑰直廬星歷更須
古李鄰雪國應恨欠相如歸來便在三台席轉與交
親禮數疎

董給事知洪州

瀼章南國一都會夕拜東臺最上流捧詔暫辭青鎖
闥携家便泛木蘭舟褰帷聽訟民謠洽解榻筵賓王
禮優只恐徵黃在朝暮西山靈藥未容求

梁舍人奉使巴中

槃署深嚴纔草詔翩翩關逕遞忽乘軺霜天歷歷巴猿
苦山路駸駸蔣馬驕梁苑寒風吹別袂瞿塘春水送
歸橈紫垣遣使非常例應有星文動九霄

次韻和族弟日華寄編修諸學士之什

瓊閣漫喜塵通籍蓬巷無人肯顧廬天祿解嘲纔答
客集仙置使又修書非煙縹緲榮珠網流水潺湲逗
石渠

次韻和光祿黃少卿學士感恩書事十六韻

江夏門風盛東吳族望高才雄吐鳳志大釣靈鼇
昔日參珠履（嘗任淮海王記室）多年泛碧桃陳琳巧書放謝
客古風騷曲宴飛三雅沉機佐六韜玳筵頻衒幘橘
里幾褒毫託乘同歸闕聯軒別賜袍未離王儉幕獨
得呂虔刀粉署門揚歷朱門更變豪淮南荒桂苑騎
省泣霜毛（此已下系少卿嘗在淮海府及感舊之意）去國踰千里爲郎
歷幾曹和鉛兼秘府懸磬寓神皐室靜秋生白庭閑
雨長高禁林俄召試卿表寺果垂褒道在心無閟恩深
首重搔俟前領劻史紬繹宵辭勞

次韻和史館盛學士朝退書懷之什

金壺待傳點瑤墀初辨色閶仗開天閟垂旒操斗極
百辟瞻堯眉九州蒙禹力朝政無闕遺諫官慙曠職
錢郎滿腹貯精神坐上詩成壺倒人相識只從拋竹
馬（愚初至上部道歷門綿竹餘歲）留歡長是鱠金鱗西園宴喜期

清夜曲水追隨約蓂春不到門將欲旬浹已應懸榻滿埃塵

次韻和盛博士寄贈虞部李郎中之什

門牆日已峻德望闇然彰弟草西垣詔身爲南省郎塤虎欽龍泰龍虎儼成行宴客牛心炙朝天雞舌香曲池春漲水碧甃曉飛霜此景知何事留賓泥羽觴

次韻和守邦道人寄編修諸學士之什

修書何幸佐鉛黃日接羣英道自光署近承明叨陪武夷新集 詩 卷二 五

次韻和太僕錢少卿寄贈編修王人宋承吉李

帝賦成平樂謬爲郎孟堅已分酬賓戲嚴助還思佩郡章共憶東林社中客滿池蓮葉吐清香

大名府大安閣主道者上幸魏郡親至其寺面賜紫

釋予修行與衆殊銅臺連接起精廬羣公共結二林社萬乘曾迴六尺輿衣慈天香親御座閣成雲構倚晴虛涅生自恨猶貪祿未得同翻貝葉書

次韻和盛博士寄許州任從事之什

射策曾攀桂枝從軍猶賦仲 詩陳琳草檄應非

次韻和中書李舍人勉元氏道宗奉宗兄弟之什

二難文彩少人過落筆奪常只愚多兎苑暫遊衙鼓罷
雪龍門曾上困風波一專囊負米猶爲客百步穿楊待決科更得詞臣贈詩句機雲入洛擬如何

送僧之棣州喜王工部

雪晴河水正流漸風卷驚蓬滿眼飛客路飄飄携一錫禪房寂寂掩雙扉曹溪衣鉢何年得廬阜香燈幾
武夷新集　詩　卷二　七

次韻和王人喜諸客見過之什

日歸賢守相逢膜拜後都人爭勸施珠璣

次韻和錢少卿早春對景有懷諸學士

草樹欣欣暖律廻謝家池沼凍紋開晴天獨向高臺
望春色先從上苑來且待郢人歌白雪莫聽羌笛怨
殘梅乞逢休沐便須去引滿那曾訴玉杯

閤門廖舍人知壹州赴任

駿駿五馬動征塵太守風流世絶倫身爲小
相家傳楚國是騷人燭波莫歎重湖遠桑梓仍將
野鄰麥穗微黃稻苗綠朱輪入境便行春

次韻和李舍人勉元氏道宗奉宗兄弟之什

雪龍門曾上困風波一專囊負米猶爲客百步穿楊待
決科更得詞臣贈詩句機雲入洛擬如何

送僧之棣州喜王工部

雪晴河水正流漸風卷驚蓬滿眼飛客路飄飄携一
錫禪房寂寂掩雙扉曹溪衣鉢何年得廬阜香燈幾
武夷新集　詩　卷二　八

次韻和王人喜諸客見過之什

日歸賢守相逢膜拜後都人爭勸施珠璣

次韻和錢少卿早春對景有懷諸學士

草樹欣欣暖律廻謝家池沼凍紋開晴天獨向高臺
望春色先從上苑來且待郢人歌白雪莫聽羌笛怨
殘梅乞逢休沐便須去引滿那曾訴玉杯

閤門廖舍人知壹州赴任

駿駿五馬動征塵太守風流世絶倫身爲小
相家傳楚國是騷人燭波莫歎重湖遠桑梓仍將
一旌八頗堪長內終不得近及移郡荆渚泣
意一妓公頗堪長內終不得近及移郡荆渚泣
別鄰亭乃爲歌詞流布巴郢予感其事屢而
成詩

駿駿五馬江陵去寂寂雙蛾漢水頭一曲歌終眉黛歛十分酒盡淚珠流陽春郢客傳新唱暮雨高堂夢舊遊瓊樹無人堪對影玉臺京兆不勝愁

次韻和慎詹事述上元宵會之歡寄諸同舍之什

休沐忻逢上元節華堂高宴且盤桓裘冠盛舞人多醉刻燭狂吟夜向闌月上珠簾侵座白霜飛碧瓦透衣寒銅壺滴徹微東方曙歸騎紛紛未盡歡

次韻和李舍人立秋祠大一宮宿齋言事之什

太一祠宮肅齋居薦至誠已將茅縮酒應用麵爲牲梁武祭宗用笋庾嬰牲月映金天朗風來玉宇清玄談知理勝蔬食覺身輕仙馭排雲下空歌遶殿傾仍聞得丹訣簪綬頓忘情

同諸公寄閬州隆靈山王處士

玄晏先生早著書聖朝未降輶軒車滿頭霜雪機心息三徑逢喬俗客淚千首好詩傳鞏歎一枝仙桂耀門閭共子近年孚進士科漢庭得意無知已應爲清宵誦子虛

今樞密學士陳公山人之執友也

送僧之大名府謁長城侍郎上人能東吳舊寺寄巖棲駐錫神州久未迴琴善詩曲誰知流水意詩篇自古碧雲才廬峯已結白蓮社鄴下空尋銅雀臺仙嫂主人偏好事春風鈴閣且徘徊

次韻和李寺丞寄石同院之作

子雲常在草玄臺不覺春風滿服來聞道後車長載酒無因曲水共流杯石渠盡日芸籤擁金谷何時綺

席開珍重主人偏愛客乞逢休沐便追陪

賀太僕錢少卿直祕閣

幾年宿衛向閒廬頻貢文章白玉除纔換月卿歸少列又來天祿校中書東吳世胄王孫貴北第門開太傅居春草題詩歎謝客上林奏賦慕相如石渠講論應重席翠輦趨遊且奉車禁籞風光春月彩纓看是綴嚴徐

次韻和盛博士喜梅大丞授戶部判官
新來乘傳抵秦川會府須才果峻遷應見流錢從地
上時聞聚米向君前聲華南國推高士名姓丹臺綴
列仙每話官曹苦拘束歸家長是夕陽天
次韻李舍人憶北園尋春之作
謝公別墅傍城闉蘭酒都無紫陌塵五色絲綸會草
詔一園桃李阻尋春早朝禁漏猶傳點下直殘陽已
滿軒除是禁煙容泛泳直須倫暇賞芳辰

次韻和閣長李舍人喜薛梁二舍人及予同時
拜命之什
西垣清切本無倫虛薄將何綴侍臣承露盤高雲際
曉漏雞樹綠省中春吉成綸綍終非稱室鵠芝蘭幸
得親從此燕寢遊步武宜遊長奉屬車塵
次韻和承旨侍郎宿齋太一宮之什
北宇城南太一祠羽人多著九霞衣竹宮齋穆珠旒
聲微所明禮畢還臺去庶馬翩翩速似飛
十九哥赴舒州太湖簿仍得假歸鄉兩舉進士
宛出 不第得學
身
初官佐邑少嗟咨日直鄉關得告歸松菊門前三徑
在煙波江上片帆飛枌榆舊社雖堪戀星火嚴程不
可違莫爲棲鸞尚卑屑悔將錦襖換簑衣唐參京台
進士應學
宛科舉時
有此語
謝謝光丞四丈見慶新命之什

武夷歸路苦迢遥延閣官曹正寂寥彩鳳銜書俄錫
命黃金刻印便懸腰紫微署近時當制建禮門深日
趨朝咫尺天顏曾賜對焚煌台座得爲僚鬼神清問
愛前席松栢深情見後凋一曲陽春特相寄慙將木
李報瓊瑤
信道人歸西京道人後唐相國之孫來
獻其祖所著五書不報
寢丘遺業廢多年衣褐容藏相國篇北闕上書陳祖
德上林給社會時賢風塵不肯留京邑龍象重歸落

梵筵聞有道安雖未識定應談論已彌天

邵奉禮歸鄉 奉禮新定人

應制曾親白玉除桐君溪畔是幽居未登王子洛賓岸

歲已蹟黃香東觀書萬里歸寧承漢詔三牲供膳奉

潛輿水衡得俸誠堪喜莫便揮金學二疎

史館盛學士以詩相賀因而答之

前年出守緡雲城曾枉驂歌慰遠行今日代言青鎖闥又披郢唱見深情側聆九奏都忘味連得雙金自武夷新集　詩　卷二　十四

浦簾紅藥階前試吟嚼胸中鄙吝一時平

衢州吒北部學士得假歸鄉見過陋止留題詩

什因以謝之

千騎駿發赴郡初曾迂旌旆訪吾廬天邊誰識郎官宿門外空迴長者車勸酒樽罍應引滿題詩屋壁是親書鄉人聞有神仙客遠近爭來看年癯

致仕朱侍郎自內法陵侍郎休致

二年分直浴堂門簪筆曲紳奉至尊日遇入毬批漢詔宴開三殿把芙蓉忽聞抗表干君父切要懸車示子孫碧落改官旌舊德黃金加錫見深恩琴公祖道爭應慕故吏沾襟亦戀軒定是遼東嘆城郭宵同彭澤愛田園休觴莫訴前爲詩上馬猶能左屬鞬臨別延英劉數刻已應悼史記嘉言

朱侍郎致政南歸上特錫宴於玉津園仍詔兩制三館預其會以伸祖送輒述鄙詩奉呈

征輪軋軋出皇都行路咨嗟賢丈夫天子特令供祖

爭送別藩侯置驛定相迎不知誰喚牛心炙又見清談一座傾

殿院卞侍郎赴淮南轉運 卞近自淮右副運歸闕爲計司判官

莎庭治行推尤異梁苑聲華占上流早是都人避驄馬近聞計相運牙旗東南轉粟承新命淮海揚旌到舊遊隣置非時陳宴啓壺漿幾處望行舟黃金刻印大如斗白簡飛霜凜若秋歲滿功成來會課多應便拜富人侯

武夷新集 詩 卷二 十五

省中當直郎事書懷兼簡閣長李舍人 李公北門之學

稍

禮

兩掖深沉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開啓鑰趨朝後侍史焚香起草初五吏捧毫才思少蒭錢分膳食無僊鳳池荀令連賓閣騎省潘郎對直廬煙氣霏霏生屋角雷聲隱隱度宮車滄波滿壁浮蘭槳修竹當軒蔭綺疏 南墻有薑狀水含人李程爲之賦九韶有竹數百竿 性懶無堪過叔夜思遲多病似相如繚垣直北銀臺路枕日看君侍玉除

中伏日省中當直

火雲烘爍臨中伏青瑣深嚴直右曹吏散階庭時縱步詩成珠玉獨揮毫相烏影轉風微起仙掌陰斜日漸高何處賜冰和郢酒誰人割炙動鑾刀紫泥封詔防稽經寒水浮瓜散鬱陶丞相憂邊稀出沐延英三刻值知勞

七夕

武夷新集 詩 卷二 十六

東西蘂子伯勞飛新月如鉤玉露垂河鼓天孫性靈匹鵲橋星渚有佳期穿鍼乞巧佇立久織素成章報答遲定與黃姑享偕老瞥宮休插茶花枝

胡祕丞知海州

南臺進秩通門籍熊軾臨民奉詔條風俗重尋南越志鄉關猶隔浙江潮懸知坐嘯謳謠洽更想行春意氣饒達宦逢秋少悲恩潘郎玄鬢恐先凋

次韻和盛太博寄贈陽長宿齋太一宮之什

漢武親祈太一壇國朝時際領祠官羽旗搖曳髣髴
上素瑟凄清夜漏寒駕鶴浮丘應暫下偷桃方朔合
留殘齋居數宿偏蔬食定憶中厨政事飡

次韻和賢李博事中元日見寄

鄭獬赴汀州判官

鳳池容出沐蝸舍喜端居罷草芝泥詔閲看紫素書
曲肱銷永晝行樂送前除羣旗二毛近林凋一葉初
香街連甲第席戸望朝車暫別同心友還嗟魯面疎
投亦應餘地當棲莫暫空援毫如草檄又是愈頭風

次韻奉和知府温尚書送致政朱侍郎十六韻

拜章納祿便歸休祕殿親辭十二旒閣筆罷批升鳳
尾拂衣初下六鰲頭非緣刑渚依劉表定欲箕山訪
許由北闕于年終眷戀南朝安石本風流明庭顧遇
詔好風晴動萬年枝勒移鍾阜慙難傳遵禪論將誰共對酬白璧
遠二接別墅生涯治一丘身健寧煩策鳩杖心閑無
復夢刀州素風有子堪傳業多應尚在黄金散盡不須留人欽雅望芝蘭馥帝
思渥何事吾宗心倍喜春塘夢筆徹寄新詩

早秋

楚客悲秋至庭柯一葉驚天機露蘭畹怯涼颸
閨扉流扉暗單衣爽氣饒江東菰米熟歸夢隔寒潮
侍郎辭日上令待秋涼即程郡驛經濕暑千里山川見
義門胡生南歸

南國烏衣族東京伯始孫一枝須折桂六閘舊旌門
歸思鱸魚鱠離筵竹葉樽秋風正搖落楚客莫銷魂

首座昇大師赴西京知教門事

高論彌天四海聞久爲龍象主空門雪峯傳法稱開
士麟殿談經奉至尊香滿賜衣歸洛祖苔封丈室寄
梁園梵書貝葉應携去齋罷與誰相對翻

慶友梁諫議詰病告以詩寄之 梁深於內典

經旬不竭未央宮晏坐將誰語笑同蜀郡相如非避

事淨名居士欲談空門前賓客窺行馬簷裏方書拾
竊龍西省舊僚疎會面頻驚鄙吝滿胸中

蒲公於石氏東齋宴鄭工部詩有序

古者會友以文賦詩言志良辰美景胥遊幾稀衛
懷邈其樂無量矧石氏二君克承堂構孝謹不
泉榮陽鄭公傑出士林名譽籍甚以久要之契伸
寺鐘到日殫天清論罷能循緑槐閣與圭峰

何太博知晉州

平明東省發魚書便擁彤襜出上都別酒金英泛籬

菊去程黃葉墮關榆叔孫舊禮妨綿絕龐范新歌待
稀浦腹經綸缺未展歸來看踐赤墀塗

孫寺丞知孝城縣 府尹翁尚書卽孫之座
主入鵷聯賢良方正

早得東堂桂一枝凌雲詞賦漢皇知從軍久在紅蓮
幕對策曾臨白玉墀霞彩倍遊應不晚絃歌爲政莫
嫌卑森官宗伯大京兆喜門生趨府時

次韻和閤長修書堂退朝下直寄諸學士之什

名園甲第接康衢圖與新成下直初庭竹碧鮮吟不

足雲衾方丈食無餘爐中九轉神仙藥案上百函親
故書仍說顏同今飲酒 閤長近日痛飲 秋來寧遣宴遊疎

威道人歸鄉

聞法靈山眞佛子馳名南國本詩流二林曾有香燈
約一鉢因爲薜轂遊塵土化衣慵駐錫江湖收潦憶
歸舟何年應制登麟殿岸柄談空對晃旒

弟僊歸鄉

吾家文雅占關西五十年來桂兩枝 自故侍讀尚書
十五翁門顯德甲登第至永十六兄繼兩人

突弁後生還可畏簪金素業未應衰
江湖去爲思鱸鱠霧雨還歸養鶡裘
輟鞅人專聽一鳴時

史館高司諫 鄉 知華州

諫署總聞滿歲遷分符便見入秦川接毫厭賦梁園
雪綬綰閑看華嶽蓮竹簡汗高妨約史縑囊封早且
論邊三峯洞穴多靈藥莫便拋官去學仙

武夷新集卷之二 終

詩

送張蛻秀才

許田流寓因相識歲曆今移十二辰別墅已荒三徑
草城中舊居常所還往自從於外邑已蕪穢徑矣素衣猶化九衢塵懸瓢顏

巷安貧久泣玉荊山失意頻莫向明時便招隱重來
須醉杏園春

次韻和翰林師學士贈倫上人新居之什

一逕雨苔深新居雅稱心天花飄畫講池草伴春吟
施食山禽下題門野客尋此中堪晏坐何必在雙林

李殿丞知廣濟軍　丞相之弟

鈞庖從來司六尚上林專兒慫三官頒條忽去愚態
輒賜對還曾近露盤民瘼乍求應有術天倫少別不

成歡陶朱舊邑無多遠魏闕歸心且自寬

章頻得解後之陝府謁嚴洪二從事　是年閏十二月

春闈猶隔閏逍旅苦栖遑忽爾遊分陝飄然出大梁
食貧憂桂玉策蹇冒風霜杏苑歸期近棠郊去路長
幕中逢舊友歲晚在他鄉雞黍且相對休嗟髩髮蒼

路學士知河中府

一麾新自海濱還又佩魚符入故關千里山河臨劇
郡九天鴛鷺別通班樓經往聖迴清蹕路接邊夷獻

白環版籍素多田賦錯干戈初息羽書閑從軍上客
彫龍藻佐酒妖姬墮馬鬟更遣府公吟思發中條新
霽彩峰顏

即席賦得筆送宗人大著通判廣州　毫字

白環版籍素多田賦錯干戈初息羽書閑從軍上客
著作逢山局職司華袞褒已能成馬史何況夢江毫
金勁雞林跼霜寒兎噬毛歸來批鳳詔弄翰莫辭勞

職方彭員外　惟節　知韶州

仙經舊得還冊訣郎位高分列宿光太守雙旌指南

趨使君千騎冠東方飲冰清白臨遐俗蓋錦輝榮過
故鄉曾是重華張樂地九韶聞處味應忘

宗人大著 令問 通判廣州

蘭臺大著作旅泯共關西海南分憂寄東門敘解携
離城衙牒雪宿館聽晨雞鷁江波遠鳴鳩嶠路迷
陸梅香已盡鬱鳥暖初啼入境風生扇行春柳拂堤
殺青前事在飲水古人齊卧理應多暇無忘寄尺題

冬夕與諸公宴集賢梅學士西齋詩 有序

古者瀟湘之會實重故人西園之遊亦在清夜集
賢梅君以神仙之胄處典籍之司佐地官之版圖
居多暇日奉穆清之顧問出必詭詞國家以西旅
弗庭邊烽尚警欲得城鄯之要領申命朝廷之俊
賢難哉是行公中其選且有容言未遑戒途雖飭
使者之車已辭會府之政杜門終日端居鮮歡遂
用解榻開樽集寮家於三署割鮮繼燭申宴樂於
一時揮麈清談裴冠屢舞杯盤很藉星漢傾頹因

念夫飲酒者未嘗不始於治而卒於亂蓋各吟詠
以止喧譁於是迭出臣題牙探難韻揣思如湧奔
輸若飛至於斷章曾未移晷藻繡紛錯金石鏗鏘
足以知周南變風誠二雅之可繼鄭卿言志豈七
子之足多顧予非才獲陪高會形之序引 深所厚顏云耳

今夕知何夕良交會以文燭花寒旋落漏滴遠稀聞
酒面輕浮蟻歌喉細遏雲明河光未沒候管氣初分

玉笛梅花怨金爐蕙草焚唯愁曙光發搔首歎離羣

鄭工部陝西隨軍轉運

西鄙槐柃未掃除營平慷慨請行初三軍粒食資心
計一月星郵待捷書宣室喜聞延賈誼茂林久歎滯
相如謗言盈篋親曾見反間千金計豈疎遺愛道傍
喧竹馬先聲塞外懾穹廬馮唐莫歎淹郎署博望還
忻擁使車隴右行牧萬里地關中坐致九年儲牙籌
羽檄皆吾事才疎飄飄兩有餘

黃從事隨軍
買符來赴調員羽去從軍五夜聞邊角三時看陣雲
樽前還料敵楯上更摛文手筆人多許須銘竇憲勳
聞李四光丞頻遊北園因有懷寄
漢相沙堤連甲第石家金谷布名園雍容陌上臨邛
渭漱灑齋中北海樽過問已驚春色早離城殊少俗
塵喧無由一寄南應倣相望迢迢西掖垣
次韻和集賢李學士寒食即事之什
九逵初旭滿輪輧寒食東風二月天陌上蠶巾誰倣
倪江邊解佩自嬋娟新粧幾處登牆見沉醉何人藉
草眠豪俠追歡殊未足歸蹄蹀蝶夕陽前
和集李學士千字詩
千仞豁何險千倉稻已收出騎千里馬醉與千金裘
千年河凝聖千樹橋封侯千鍾不及亂千錢坐上頭
妹壻黃補下第歸鄉
家風早占熊羆兆君自之後鄉薦曾居第一流崑嶺本
期拳片玉庖刀誰料失全牛風塵不住梁王苑煙水
還依楚客舟應負男兒四方志故園歸去莫滯留
黃覺東遊
鄉閭迢遞數千里場屋弦跎二十年三獻猶番下和
泪幾人先著祖生鞭風塵漫索長安米禾黍全荒負
郭田閭外賢豪徧投分趙叢迎日滿金錢
鄭生歸緡雲
出門西望長安笑抱璞來求善價沽惟聲囊裝買羣
籍不持刺字謁當塗鱸魚漸熟思歸切羊酪初嘗得
味新送子東還重銷黯我曾三載守仙都
慧初道人歸青州養親　兼簡知州李大保
昔初道人歸青州養親兼簡知州李大保
昇坐禪林度幾秋忽思歸養指營丘遥知北海孔文
舉應重江南湯惠休長日流金征路遠長松偃蓋舊
房幽庭閒晨夕供甘外高論頻天不易酬
省中當直書懷呈諸同舍
太微西掖夙池邊門閣沈空九起煙綵筆時批尺一

記直廬深在九重天早朝螭陛爐香近晝寢雞人漏
留傳只恐承明難久戀長安桂玉苦相煎

王丞寺借西第避暑因有寄贈

滕公甲第冠神州晝日青煙龍上浮南榭薰風偏解
慍北階萱草更忘憂朝廻門閉人疑病雨過凉生景
似秋角枕閑眠支體適不知胡蝶是莊周

元道宗下第東遊　元氏昆弟子侄五人舉進士

舉宗文雅孰能陪須佇蕤蘆出美才失意不勞悲玉
璞投知應得上金臺曉離村店佼殘月晝歇津亭避
疾雷東道諸侯多重士融樽處處爲君開

李四赴歙州

分袖逢丘木再期江東去去擁旌麾名通南省郎官
籍惠續新安郡政詩好事者編新安守所賦詩爲三卷目之曰新安郡政詩見行於世虎觀清風留汗簡鴒原高韻憶吹篪故人別後
頻南望想見森森瓊樹枝

予以繙安進士周啓明長書呈謝黃少卿黃
頗歎重作詩六韻美之因次韻和酬

緜雲江外郡封略古醜中早被唐虞化已傳鄒魯風
剖符曾出守解榻值名公失意嗟塲藿緘書附塞鴻
擲金才少敵泣玉恨還同後夜逢山宿知君必薦雄

史館陳大丞知壽州

忽佩魚符下玉泉長安廣厦麗吏駕車迎淮王舊迹餘風
物太史所書見姓名瞥矣前驅殊覺貴河梁執別豈
勝情小山叢桂應經古白馬驪駒道路榮鵬海三千

人恩猶淸

錢大夫赴舜州

太原西北勁兵處地直雲中控定襄六月出師平玁
狁九天選將下文昌車魚辟土應難得詩禮臨戎亦
未妨緩急羽書須自草平安烽火鎭相望柳營稟畏
將軍今龍渥恨來寒下苑淸嘯肯饒劉越石長纓終
係賢王門山鴈望胡塵靖亭館三冬湖雪狂

梅花新度曲樽傾竹葉淺飛觴御寒應賴重裘暖料
敵懸憂兩鬢蒼只待今年破虜後徵歸論道坐巍郎

次韻和表弟張潛秋霽之什

輕颸習習起青蘋宿霧全開霽色新高閣晴曦射疎
牖虛堂潤氣微華茵整餘巾角曾衝雨晦盡琴徽旋
拂塵楚澤潦收湖水白歸舟遙憶洞庭人

初秋夜坐

明河如練出城隅朱火西流暑氣徂顧兎一輪浮月

桂流螢數點入煙無迢迢宮漏傳銀箭淅淅天風下
白榆岸幘微吟自忘寐披衣閑起遶庭梧

秋日有懷鄉園

長安久客逢搖落不獨悲秋更憶鄉潛岳二毛行欲
變湄門三徑已應荒菁莪尺素鴻難託夢遶重湖蝶
自狂遊宦十年歸未得塵纓邦悔濯滄浪

閶門餞舍人知仝州

家傳吳越賢王後鄰壓瀟湘最上游三殿從來奉宸

展一麾今去典方州蟬吟高柳隋堤暮水漲平湖楚
澤秋入境壺漿填候館上官鐃吹夾華輈山川徧歷
騷人地衙吁遲方聖主憂應向桑郊停五馬青春太
守本風流

次韻和章頻下第書懷之什

春闈三上敗垂成白雪新吟恩轉清修竹園中曾獻
賦慈恩塔下合題名禹門燒尾他年事楚客悲秋此
日情道在不須憂晚達搏風九萬是前程

七夕

金壺漏滴正遲遲靈匹相從在此宵月魄嫦娥初進
桐河流清淺鵲成橋雲輕天上榆花沒風細爐中麝
煙飄寂寞堪憐觀津女無眠耿耿望青霄

石硯

磊磊潤中石成形本一峯墨池遺號古筆陣用功偏
筆牌圖以硯水爲城池　得在燕臺側採從崐崘巔
錬合補媧天儻從他山上來參絳帳前光榮登玉案

揮灑助花牋注水蟾蜍滴題詩珉琯筵如何班定遠
發憤便輕捐

大理趙寺丞　世長知猺州華陽縣

帝選循良撫遠民由來百里應星辰征西羽道開猿
苦祖帳西郊落葉頻莫爲割雞輕邑宰應須此馭勃
忠臣錦城自古繁華地好與風光作主人

詠醉

劉伶石五斗康成三百杯欹斜星弁側嵬峩玉山頹
人語甥蹏滑天形繡幕開應知是狂藥何不學顏回

筆

月兎湘筠巧製全何人大手稱如椽禁中鈐索夜批
詔閣上芸香畫草玄墨妙三分態入木華褒一字重
編年史官遺直在堪畏千載獨特生殺權　孫樵云史官持生殺

櫺於千
百年後

夜宴

華堂高宴卜良宵賓客當筵半珥貂天轉玉繩星落
落風傳銀箭漏迢迢連浮太白須判　平醉倦鴛鴦駟
又趁朝月落烏啼人散後衣香數日未能銷

張宪下第隨桂陽喬監使之湘中

迢遞曾共聽猿聲十載文場未策名流落只因孤劍
在窮愁已有二毛生荆州暫去依劉表漢殿無由薦
馬卿一路騷人舊山水登臨且莫動歸情

庭橘

得種從西域移根在帝鄉鮮葩染血美味蘸爲漿
表表新集　詩　卷三

入獻殊諸菓敷榮後衆芳冊房高照日綠葉半凋霜
釀酒扶南國　扶南頓孫國人取石榴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題詩白侍郎　白刑部詩云唯有安石
榴宜種寄留寂莫　濃陰兼茂實相對度炎涼

水部何郎中知鄂州

襲博衣冠漢大儒三千奏牘到宸居郎官起騎歸華
省女使焚香作直廬出守新恩龜顧印趨朝舊路雉
隨車便分符竹從鸞掖應有寒漿待集旗賜對移時
親斧鉞隨行兼兩載圖書淮南落木搖鞭裡溢浦分

風挂席初郡閣平窺漢陽樹盤衆頻薦武昌魚聚徒
南鄭傳經盛携妓東山退食餘天闕九重懸夢想江
閣百戰兒丘墟清曹祖德詩人後時寄新吟一起予

可久道人之欽州兼簡知郡李學士

獨務餅鍚新安去寒近雨西風落葉頻江水淺深清見
底山程高下險摧輪社中香火延開士肘後方書濟
俗人鄉樹再尋南國路禪房空鎖帝城塵舊傳心印
都忘念自有衣珠豈患貧四衆仰瞻諸見頂千家應

供定分身宰官多結空門友外護須依守土臣想到
臨川逢内史翻經相對一嘲伸 向經有師子嘲伸三昧

大理黃丞 宗旦 使頼州 慕民繫由

詳刑新佐張廷尉出塞曾隨霍冠軍露啟書頻倚
馬甘泉獻賦初凌雲幾殘瞻龍衮亮階側聽鷲星軺汝
水濱自薦提封周制復三千秦顧漢皇聞依違靠府
游從近泰米山川向背分廻日受簪宣室對又應前
席動吾君

半年逸鶱蒼龍闕近日移家仙掌峯方朔上書殊未
報平津開閣杳難逢驟人章句多懷古陶令田園且
養慵近郭離廷黃菜滿舊山歸路白雲重洪崖餌木
修丹竈叔夜援琴對酒鍾應待輶軒徵入覲受簪前
席始從容

表弟章廷評 得象 知邵武軍歸化縣

幾年索米住京師新得東堂桂一枝穿邑絃歌循吏
政還鄉雅泰故人期于公陰德知終大萬石家風喜
不衰毛義捧檄太丘積德舊刑楹 得象大父曾守其邑

此有 遺愛 牛棠二紀民猶愛苌弘三年史不欺 北海楚元之孫

衆悴經過身書錦庭闈扶侍髯垂綵元方惠化傳道
錄得象兄得一掌
郷化今爲滿晚今伯歡心應壽考 得象祖母年八十扶侍之任
邦境中分回魯衛政聲相應似堪麗皆思竹馬遵從
日又見風鵬奮擊時執手勉君勤素業歸來更以汲
皇池

次韻和李光丞見惠長條之什
貂裘已弊洛陽塵空有閉門家漉酒巾雙闕金章奉朝請小齋紗帽養天眞久持梵行稱居士猶掌王言作侍臣惠我長條識君意欲教蓮社伴遺民
秋雨有懷李寺丞
潤氣先從柱礎知寒霄滴滴助秋悲惆悵選樹多黃落青錦緣階更碧滋爽徹衾裯就枕涼生牖管欲題詩高陽舊侶相思否此景誰同把酒卮

王廷評臻　知廬州舒城縣臻汝陰人
損水生賢自古奇西遊聲價滿京師梁園獻賦天將老雪滿縣廨民爭未絲南浦餞分袂處北堂獻壽介觴時到官即治成高迹終日清談吏不欺
大理徐寺丞　元檢知越州諸暨縣
子山詞賦動南朝近佐名卿掌玉條治邑還持塵尾柄携家便汎木蘭橈謝塘春草偏多思潘鬢秋風苦未凋種秫公田供醉酌彈琴官舍助逍遥去程千里
隨賓鴈宿館三更聽落潮閒道臨安有仙穴莫拋印綬採芝苗
次韻和錢崇班見寄之什
蘋末風輕不動塵承明朝罷見閒身從容退食收芝檢過遞驅車訪玉人酒貰十千那惜醉卅封六一已應兵春塘麗句偏相寄傳誦朝來滿縉紳
次韻和崇班再寄之什

俎豆勤王國史褒傳家自有吳鉤豪名金穴貴出羣風格玉壺清霜鵬釣得鼇俠懷慷慨悲秋笑楚騷奕世勳名在霜鵬釣得鼇
山高詩中敏手兼無敵射落雲間太古風兎苑勝遊拋霰雪翠臺華政繼絲桐征途朔吹貂裘暖祖席清歌蟻酒空今弟農君俱應宿時聽縣象向南宮
次韻和弁州錢大夫夕次豐州道中見寄
漢將從天下朝兵值月殘孤煙成樓迥密雪戰袍乾

向暮三吹角臨風一據鞍邊城賴經略重取地圖看

董溫其赴淮南幕　工部王尚書知楊州

歲晏梁園密雪飛出關猶憶樂鄉時屬鞬正是從軍樂揮羽那憂草檄遲陪宴初筵揮玉柄從遊別墅駐金羈

府公維揚有別墅焉

只應偏啖牛心炙自此聲名漢殿知

史館凌雄方知廣州　曾任嶺南轉運

奮勇出守重濮殿拜恩初華省郎官宿名山太史書剖符從瑣闥持節上輶車左顧金龜印前驅畫隼旗

武夷新集　詩　卷三　十八

由來百粵地曾督九年儲卉服要荒外案陰惠愛餘

齋宴天子賜封部島夷居羽檄招溪洞壺漿慰里閭

國風今已變民瘼到應除江海思歸否蓬丘有直廬

十二月十四日大雪就賜近臣宴飲即事

向夕同雲布海涯豐年呈瑞在京華相如賦就梁王苑

枚潛歌傳阿母家農敲三冬偏積潤朝衣六出旋成花天恩錫宴醉歸處幾里香街覆玉沙

董琮赴廣州東莞簿

沉侍史愁

咸平六年二月十八日扈從宸遊因成紀事二十二韻

步輦下明光鳴鞘出未央屬車多載酒夾道競焚香雲管飄梅吹蜺旌錯鳥章從臣沙苑馬衛士羽林槍玉輅天行健金壺晝漏長光風沉蘭蕙仙露拂旂常宿雨收林薄晨曦艷屋梁閒閒空里巷旄鉞臨康莊託乘奉珍使先驅執戟郎從橋初轉轂遊罷兒啼裳暫駐時龍馭前臨戲馬場由來講武事所以服遐荒

電影流機石雕羣發大黃是日御講武堂觀放拋石及發連弩千鈞霆覺重七札豈曾妨卒勇如虎虎人觀若堵墻腰鞬晉元帥扈蹕漢諸王聊用誇胡客還聞譯鬼方廻與百里圍錫宴九霞觴射以騶虞歌爲白雪倡仙山鯨海上御苑千城旁周鎬歡鹿鹿虞部集鳳皇瑤池春水滌猶誤濯滄浪

僕射李相公宅觀花燭

孫閣相君和鄭賈泰樓愛壻珉林賢東方千騎還居上南極三星正在天路入桃源花燭燭燦橋橫銀漢水漪漣乘龍擇對眞無比月桂宮中第一仙

賓詠從涯陽軍故尚書僕之子

名題仙籍廣寒宮負羽從戎意氣雄萬石世家標國史孔璋書檄愈頭風狂翻竹箭春波急滿酌榴花別酒空腹佩吳鉤衣楚製柳堤千里躍青驄

廉上人歸天台廉公與秘閣黃少卿相善

舊住赤城華頂峯桂巖芝蕊幾回逢歸時定有雲霞伴應指蓬萊第幾重

送人游國子陸士龍寒燭伴吟經夙雪雨花開講過晨鐘浮沉一念歸心起本寺房前見偃松

次韻和李寺丞見寄之什時宿齋太一寺丞遠致美膳

寒夜承詔祀高穹夜聽空歌宿絳宮正怯龜腸終日內忽傳雁信五城中八珍伊昔鹽梅味李君相門之後九夏兼蒙蕺芰風暄暑之辰頗甚馨潔苦恨齋居方慎獨朶頤大嚼與誰同

次韻和石巡李端公見寄之什時立夏宿齋太一宮

首夏修時祭齋居貴洗心神光浮漢時薰吹發虞琴
候樹枝成蓋豐碑字有金泌文窺寶錄榮路厭朝簪
捉塵思嘉話烹魚得好音迴瞻相臺署佳氣九門深

大理黃丞 宗旦 通判賴州

曾隨征虜出蕭閑又案公田汝水灣南畝萬箱增地
利宇日奉徵詵陰其槃田近千坵
饋貴几輒許刑赤筆閒閒里歡迎舊從事隨車雨氣
自應還

陳小著 從易 知邵武軍

贖金門奉帝俞平明鶯省剖銅符北堂送喜應占
鷳南國思歸不爲鱸歲月天涯鄉樹老炮波江上客
帆孤會稽友壻墟羞死邑今來負琴驅

譯經惣持大師致宗之泗上禮塔

早傳心印得衣珠不學聲聞證有餘犀柄屢登三殿
講瑕角新譯五天書迴華塔上焚香去竹箭波間解
纜初隨順世緣鄉無所住經行晏坐自如如

歐陽使者監和州軍 文以老病出爲和州團練
副使因上表求侍親乃有
是命

新剖才璋出護軍使車歸養指江潰綵衣楚國老萊
子白首長安萬石君虎眼波狂征棹急鱸魚鱠美壽
杯醺東南極目無氣侯不假橫戈看障雲

胡小著 克用 知泉州惠安縣兼迺南昌別墅

平明束簡下蘭臺海縣鳴琴亦滯才獻雪風塵住京
洛會有事泥架鑿萊楚江歸思傍魚鱠隨岸雜筵竹

詩

內當

芝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晝景清屋尾生煙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

讀史數白體

易牙昔日曾蒸子翁叔當年亦殺兒史筆是非空自許世情真僞復誰知

閨思

征夫萬里戍交河塞外蕭條朔氣多古壁暗螢催夜織朝來一葉下庭柯

李御史

清曉乘驄出九達內朝簪筆坐前堂天家御史非凡職獨有長卿才

次韻和鄆侯元狄見贈

雲峯半飲火西流桃萼微涼忽報秋飲露咳風齊女格魯向崑崙服衆芝

王殿丞　舉　通判桂州

丹名得一向崑丘家世長淮入海流通籍殿中鈞府省須條嶺外桂林州漢皇前席期清夜楚客歸帆指素秋父老歡聞隣郡政

前知賓州　壺漿千里待鳴騶

大名溫尚書之任

窄雲樓堞古銅臺幕府池塘菌蔣閒畢萬山河千里迴亞夫鎗鼓九天來屬鞬前隊射鵰手載筆初筵倚馬才命將文昌非細事星光昨夜動昭回

喜賀來三入翰林

六鼇雲海迓來玉署深嚴況斗魁漢殿公卿兵得頗牧　皆皇宗當夜召學士畢誠論兵因日不意顗牧在吾禁中梁園作賦推鄒枚趨朝御案香盈袖侍宴仙壺露滿杯五色天香看視草懸知獨有長卿才

怨登山臨水楚人愁珠喉倚瑟華堂暮桂爐薰衣別
院幽美疹已平休沐會應投轄一相留

送歸寧

一夕西風木葉飛長安久客念庭闈去隨塞鴈啣蘆
遠歸值家雞啄黍肥負郭生涯同季子澄江詩景屬
玄暉帝城紫陌多塵土免化輕雲白紵衣

景陽諫議赴餘杭

渌水東西兩節旌君今於此掩戎韜油幢仙棹流霞
酒鶺穴靈苓白鷺濤盤石起家傳典訓翹車開幕聘
英髦子牟江海終非久剩繪鱸魚把蟹螯

杭州嚴從事

柳岸蘭橈片席飛秋風澤國季鷹歸幕中遲渚紅衣
乾江外薄羹紫線肥十部須知從事實雙魚莫遣尺
書稀西陵正接家山路試爲因人問釣磯

鄱陽皮錄事

松陵遺集古風騷故國田園沒海濤三世有聲瞻傳

史館楊嵋學士以詩話及空門之事次韻和之

雙樹金言付囑頻閻浮外護託王臣誰知天祿草玄
客曾是靈山受記人

諸暨簿張慈

新官佐邑近閩鄉令伯歡心就養初暫任梁園慵獻
賦因經禹穴便探書忘機海國親鷗鳥寄信金華託
鯉魚題日穀青兼兩載想君清俸亦無餘

武夷新集　詩　卷四

次韻和昭牧寄銀臺李舍人之什

杖下方書掌事機深嚴侍從接論思歸鞍通德香街
逸前席延英畫漏遲菊徑頓荒三徑在蓴羹初熟四
元規華堂宴集應難去王粲醇醪滿勸誰

送吳航

井臼淒涼旅鬢班經年索米住長安蠻中貢賦金都

盡衣上悲秋淚不乾客路飄蓬殊未定候門盟醴豈
其歡旨鎋忽起東溪遊興庭樹西風昨夜寒

尋州王諫議

瑣闥聊輟車囊封書錦還鄉意氣雄別墅揮金延父
老近郊騎竹見兒童浦鷹善化終成攻蟋蟀深思未
變恩更待出師平點虜戎衣獻捷大明宮

奉和翰林諸公賀閣長李公領銀臺之什

西漢公車王上章宮曹祕邃接明光天書時草鳳皇
詔漢奏親開赤白囊恩尺青規頻借筋離披金藥阻
幾鰓瀧洲仙侶相期處銅馬門中白玉堂

武夷新集　詩　卷四　五

姚起居赴兩浙轉運

吳會商功利蓬丘輟史臣同僚供祖帳屬郡望行塵
富國催流馬編年庶獲麟宸襟二千石補袴幾州人
名姓升臺籍持節本津岸言空仆獄容啓到鈐陳
旦運方舩衆仞齊江山助詩思新詠掩汀蘋

集賢劉工部

知衡州

仁里古湘川頒條命舊賢旌旗垂二組身下九重天
山水登臨思庭闈喜耀季官曹兼二妙位宿衣袂御鑪煙
記事成新史賡歌有雅篇爲公倉鼈琴矢不從汎樓船
治道山陰卒誰羣藏室仙衡陽無過鴈尺素若爲傳

知古州龍泉縣　故少卿咸熙之子

平昔登龍坂因緣識玉人庭中華蕊滿膝下綵衣新
少劇悲先露高堂泣累茵嘉賓倘館閉道業寢丘貧
守治傳家久絃歌革邑頻循良同漢吏惠愛及齊民

武夷新集　詩　卷四　六

又出夷門去還臨灞水濱不須輕百里自古應星辰
幾年供奉宜徵殿一旦膺懸刺史魚戚里園林甲京
洛將門家世閥詩書離筵惜別空銀燭官舍思歸夢
玉除四十尊賊誰不英髦騎千騎擁千旗

司農寮少卿知洪州

大農搜粟決令卿千里江西權施旌膜下金龜三品
綬手中劍虎八州兵　江西舊管八州屬鄱牧伯趙之兄駙竹

兒童寒路迎 前任江南轉運使 洪井主人今重士肯教懸楊有塵生

送邵梁秀才

君家卷畫溪蔵峴忽思歸客雪不獻賦流塵空化衣賜書蔵屋壁温席奉庭闈清世莫招隱語天待一飛

謝秘閣黃少卿因見所作洞霄宮碑且有題記

讌鄰增巖李母祠神龍矯首負金碑豆箕已乏不休思毫臼兼無絕妙辭翠琰雄文慙內史 隋內史薛道衡有老君祠

武夷新集 詩 卷四 七

得白龍裘服披

弟僧歸鄉

客思初思捻春塘杖策來觀上國光堺白萬錢酤酒飲我青千卷買書藏梁園緣篠將欵雪楚岸蒼葭已變霜躍馬還家那限歲須應乾鵲報高堂

弟仲歸鄉

海國思歸詠秦關東首携劒由長安天涯朝慕倚門

望歲晏風霜行路難圖嶺夕嵐鄉樹老楚江寒淚客衣單巖前舊勒移文處到日重須拂蘚看

王尚食知鳳翔 曾領延安

露冕分憂輟近班朝陽鳴鳳古岐山三刀吉夢頻爲郡馬高車又出關宴客留歡鵬那有算題詩綵筆莫教閑將埴義府平生事早立邊功挾凱還

福州古田宰李堪

由來百里應華星何況牛刀乍發硎五柳不須輕印綬七閩聊且訪岡經雪天帳飲連浮白海縣抄書剩

武夷新集 詩 卷四 八

愛青公服好裁封禪頌聖皇將欲駕云亭

黃旦宰江州德化縣

外臺論薦達來輿花縣絃歌製錦初氣直公車曾諫政清官舍舊懸魚二林重結遺民社五柳閑尋靖節廬好繼謫仙留絕唱雪屏九疊倚晴虛 李白廬山有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

贈文照大師

讀徧龍宮七佛書一塵無念得衣珠金園講席天花
滿沙界禪心水月孤擁衲夜霜凝屋瓦閉關春雨長
庭蕪公卿半是空門友餅錫因循寄上都

懷大詹以吳棨見貺

北闕多年作侍臣一枝卅雨憶南鄰留連五鼓趨丹
禁近拜章引辭職相
梯上不免所請 健羨雙旌擁書輪雖畔菊花環
堵宅山中鶴怨未歸人卅民刺字空漫滅目斷東方
千騎塵

武夷新集 詩 卷四 九

梁四諫議知鳳翔府

西崑册府控千廬鈴筆多年校曾魚厭享雙雞太宰
膳貪乘五馬使君車明光畫省辭青瑣天柱仙鄉訪
紫書只恐政成拋印綬携家深入白雲居

夜宴

玉壺春滿烱銅龍畫棟塵飛曲未終樽酒泛醅和蟻
泓熠燈紅焰隔紗供水沈煙嫋風微起霜檐陰圓月
正中誇恨當關僮仆睡平明人謁未央宮

陳大博知建州

萬人都督古閩州幕府旌門映碧油閩外依遲滯英
俊樽前暖雄占風流唐楚燈照水窺龍劍鯨波噴空見
盛樓暇日登高賦滄海添鹽堪爲昔賢羞

元淨上人之新安謁李學士兼遊廣阜

雙閘重城到幾廻兩遊千里忽浮杯緊江春水淺深
深廬岳夏蓮傾倒閘謝家同翻貝葉字湯師獨占碧
雲才舊房京寺門空閉坐榻凝塵砌長苔

京府獄空降詔因寄大尹學士

長安惡少罷探丸桎鼓聲沉禁網寬三尺舊章閑玉
律八行優詔下金鑾帝臨宣室方前席民值唐年耻
相寃終日訟庭無一事早調伊訓佐湯盤

葉秘書　宏　知蜀州江原縣　南任嘉州從事自
合肥省記校試官

秘省巫郎出宇人錦江佳致仕歸閑　西
陳堯拱延評
地花縣二句　傍自注
淮輸巴猿尺鬼警郡夢奠遊客舊場畔新

和謝祕閣錢少卿夜直見寄次韻

芣瓜朱李郢醪濃素綆銀牀陰碧桐賜第舊連丹鳳
閣直廬今在未央宮承雲仙掌延年露轉蕙薰絃解
慍風此夕蓬山好逃暑月軒清話恨難同

送石梳與參政王給事　肇　道人所惠者

千古碧澗秋水骨琢成孤梳冷如冰因爲江外朱輪
守得自閩林白足僧月幌光寒天不奪柱觀暑軒氣爽壓
梅蒸奇章好尚非流俗願向蕭齋代曲肱

贈小著　憲　知興元府南鄭縣

讀室仙郎罷屬辭著天驅傳出京畿流年兩鬢生華
髮宰邑全家作翠微九折坂長須叱馭三聲猿苦泪
霑衣　古詞云巴東三峽猿猿鳴三聲淚沾衣　金門鷰鶚知音在　政事
夕郎

不到瓜時捧詔歸

陳堯拱延評致仕歸閑　西

家今有十朱幡幢雲山欲遍經泰伺東道推牛讓
甌月曹溝娶命昌漸西風躍馬經泰伺東道推牛讓

孟郊秋稼萬箱儘百指義皇之上更何人

史館趙祠部 兄 通判宿州 況非被病 聖乞外任

風流華省舍香客籍甚先朝奏賦人竹使三年勞佐

郡柳堤千里待行春文園避事心長笑天祿讎書髀

漸新帝念河渠在封部特緣經義委名臣 西漢平當 以經明禹

有感 新堤

擇良上人歸天台

片席然犀經水府幾程登陸望復標吟情晚自繁雲

合歸路秋風客棄潤行道六時廬岳漏淨杯千里浙

江潮舊房晏坐觀空後香積多年飯頓銷

送玄師歸縉雲有懷故雄閣黎成轉韻六十四句

梧峯古郡生齒三萬家我昔自仙殿棒詔臨軍牙

清心治春月恣息民無譁雄公真大士晏坐餘歲華

鶺鴒過兒宇宇邇鶯人迎門虎溪暖布地牛頭花

庭松偃翠蓋澗泉漱金沙坐聞獅子吼歸憩踐烏斜

驛召還上都騰裝即脩路別師黃金闕贈我碧雲句

我歸步赤墀代言紅藥署彈指知苦空觀心得降住

藏識慰宿藁輪迴悲晚悟折簡問南宗寄言滿細素

絕念契真如忘筌離文字拗燒雖洞然龍華決同遇

師名逢宸展恩詔頒方袍歡喜黑白衆蕭衰霜雪毛

毗邪見有疾示身如幻泡雙林忽歸寂人天但哀號

堆案遺札在滿鉢香飯鈉只應伸臂頃未覺他方遙

犀柄挂空壁鷹塔千層霄七返斷來去四大非堅牢

口占成尺題手澤著紙尾親遺上足師浮杯渡江水

雲泉搥筆情玉音鏗里耳遺我方石枕斑文剪霞綺

諭我菩提心堅正如此愴然悲夢形汎瀾汩盈毗

上足今去歸焚修益勤止當續祖燈明無令遘社死

蘇轍 經南 知簡州陽安北

神雞綠碧馬金精西海桑田一掌平莆猶度關風漸

幼苦登棧雨新晴琴齋蓋室無歸慮鉛里當爐奈

宿醒慶柄清欲且為政莫貪跨鸞學論兵

宿齋太一宮谷李寺丞次韻

泰時齋居齋梧楸蔭綠垣露葵深得味風鐸自成喧
綠髮松喬侶丹經黃老言心期阻良久蝶夢繞朱門

建溪十詠 并序

太常高博士 忠建 典建安郡白鄒中以所賦十題爲

寄僕桑梓之地耳目能馬不勝起予因亦繼作

武夷山

靈嶽標眞牒孤峯入紫氛藤蘿暗仙穴猿鳥駭人羣
古道千年在懸流萬壑分漢壇秋蘚駿誰記武夷君

北苑焙

靈茅星崔苦北苑雨前春入貢先嘗晏分廿及近臣
危亭壓波面屹若井靈龜浮蟻陀顏數飛鴻送目勞
史阁披簿領僧伴話風騷何日登懸榻州民刺有毛

大中塔

雞園淨土鴈塔倚寒空風鐸和清梵晴幡映彩虹
香花傾海國金碧擬天宮登絕頂登臨處鄰山一掌中

仙人洲 相傳梅福於此上昇所乘馬溫墜後人因號曰馬洲

寒潭吞別派夙嘯此中流昔有騎鯨客因名墜馬洲
洪波長赴海碧嶼幾經秋城郭何年變空聞鶴語愁

延平津

陸羽井

陸羽不到此標名慕昔賢金餅垂素綆石甃湛寒泉
百汲甘寧竭千金志不遷 慕陸羽之有一飲、懷千金之句 眞碁泥雲

積水深無際神龍此地蟠媚川珠彩動射斗劍光寒
燕翅曾能寄片燈豈易有名閻當瑞聖何若鄱洪瀾

毛竹洞

洞門生異竹再問接同亭石迸狂瞿怒霜封客槊青
實應容鳳食枝欲變龍形過客題何已勒銘
門與西廳參政侍郎奕棋予輸紙筆硯三物以
詩見微屬宜毫適未遑盡但送弱箋歸視徵以此
章

多年歲吻蒼苔砌秃盡江南石上毫五色徧殘猶有
剩一拳端硯豈勝勞蕭齋幸預談賓末謝墅深降爽
思高霧物供堂方猶豫罷書筆下狂風驟

又以建茶代宣筆別書一絕

青管頻給都已竭文楸爭道恨非高輒將花苑先春
茗聊代山中隘月毫

送王氏東園

名園歸得拂塵衣深入春叢一逕微萬樹未饒金谷

富貴　猶作梁陰機青翻風暖天雞出文杏泉乾渴
鴈歸向晚鳴駒九門路柳堤回首獨依依

送僧歸蘇州

說法雄音敵海潮一枝京寺藥頻澆洞水田三事衣將
弊香猶多年仲剪銷忽憶虎丘飛錫到更問蓮社寄
書招好傳胝印歸南上共遣宗風漸寂寥

送僧歸豫州

舊房猶鎖春苔綠鳥歇遊振錫劇花雨六時飄講

席猶風千里送淨杯一乘了義刻心學三藏真文盥
手開跡似孤雲本無滯飄時飄颯新到帝鄉來

張氏東遊

五鎮參差未識名東遊聊得拂塵纓長亭酒盡猶飛
蓋小榭波狂鷁掉評澤國鮪鱣遲故夢想中門羅雀
逢迎秋期莫到櫻花已待鵷新文擲地聲

喜王慶部陽進士及第　時卿數乘駟赴闕春官

中臺高應列星文千騎驂驔擁去輪超軼已驚羣

健登科更占一枝春龍津召宴芝泥濕鴈塔題名磨
墨新只待井泉重泰賦彰纔長奉屬車塵
送章四十舅翁東歸
卿黨共推賢千名二十年早懷荆岫璞遲下組生嫌
敢諫書無報徒行願後從穿聖朝公道在捨肯賦歸田
送儀下第東歸
君住武夷鄉思歸便促裝溪鱗絲纏細園茗露芽香
雷火焦二上金錢固一囊長綑麾土滿會待濯滄浪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卷之五

詩

送章頤寺丞之巴陵

涔陽從事有清聲外計書章爲姊名再命便爲千室
宰于飛文出凡重城腰懸銅墨才猶屈吹對江山思

轉清楚客十年偏遂意秋風滿篋勞尊罍
外弟張湜謙遊
六年隨我客梁園兩上三孤飛徹九門抱璞有瑕唯歎
命治陵無託更銷魂秦關百二聊乘興漢讀三千待
叶閒赤日炎風兩京道文章滿腹與誰論
章鼎下第東歸
章爭修詞有古風計偕四上劇飄蓬梁園失意三春
月閩嶺思歸一故宮且喜還家儀舌在莫嗟爲客趙

囊空九天下詔崇儒術擢奸絕冀德徵至公

資政學士王侍郎

瀛貌書規動帝心列曹自殿嚴恩渥頻

宴偃息西園飛翰無事私第藏書百斛不干權貴

成陰臥龍花園第一名教早遊須施仗策

表弟延年得象卿作相王世

懷玉煙霞挹高思祕德渤海衣冠偏愛錦招遷

愛莊樹藏鑾輿園賓本八公宴生於豐鄗

武夷新集　詩　卷五　三

已廢遊東邑予庶幾窓井字送別空賢首籍在金門

未得歸

梁大諫自鳳翔乞留臺寄詩言志次韻酬之

楊日華宰錢塘

聯飛仙掖舊心明雲天當面笑我池龍出未能文

陸彭纓空自愧香山臘屐展興誰登況白齊穀憂危上

引領黃陂鄙乾隆二年歲莫全台須拂手踊雲

石殿丞通判濮州

龍虎遊從分不疎忽聞新命佐魚符經旬苦雨滄行

施幾曲洪河貫郡圖浮蟻酒濃頻舉白折膠風勁好

灣弘賢侯東道歡相得期月民謹待襦

元奉宗宰績溪

遊梁度幾春時譽藹天倫家寄汀蘋久名題桂籍新

溪鱗清可數澤雉到應馴黙敛非難治民風自古諄

李工部江南轉運

含香五字客尚齒十年兄舊奏梁園賦新題漢柱名

出驛星使傳入佐地官征獻可方前笏分憂又抗旌

富饒今澤國佳麗古臺城錯節投刀釋顏綱攬轡清

沃心期客路衙尾待春秋處處江山秀行春莫計程

楊日華宰錢塘

洛社賢才名吾宗占寧馨聞詩趨鯉室襲慶愴鸞庭

力學寬堂輿孤飛敏昏冥一枝攀綠桂百里應華星

漢綱何曾密吳歈正好聽油囊滿醇酎半日莫期醒

柳紳歸緡雲　千曾典是郡紳依

宮師相國十餘年

東甌別業寄秋雲平昔題橋墨尚存故郡曾登太守
榻上都應掃相君門揮毫月殿香盈袖錫讌星津酒
滿樽歸去吏民如問我五年書命紫微垣

表弟李宗元知桂州陽朔縣

桂林陽朔溪山秀莫歎迢迢五嶺南百里宇人須敏
政千金酌水更慇懃鳴鄉下願潮程遠曳彩升堂壽
醽醁遠地民淳無牒訴縣齋終日好清談

高起居知廣州

作藩南越古稱雄五管皆歸節制中腰佩金龜三品
信通暫阻螭頭夾香案清宵應夢未央宮

丁集賢通判餘杭

廣東羽客富仙材仙殿飛觴接上台便道歸寧白嶽
道經時暫對栢梁臺里中驅弩先行路膝下斑衣慶
壽杯明詔許令過別墅不憂鄙閭簡書催

吳航赴宜興薄

家住武夷峯眉間道氣濃風塵久爲客雷火近成龍
試吏江城僻寧親嶺路重一履期沒齒樂土定相容

予素有陽羨退居之志會當占數於樂郊也

十六兄赴韶州從事

魏帝臺邊拂戰塵初平山畔彩衣新又攀高柳隋堤
暮却寄寒梅庾嶺春韶石開尊等張樂地曹溪首訪悟
空人男兒平昔四方志莫厭區區走隻輪

章頻寄南昌

孺亭洪井古南昌曾是梅仙試吏鄉一邑絃歌榮製
錦幾程雞犬接維桑年深爲客貂裘敝秋晚還家菊
徑荒平昔題橋今遂志且將詩酒獻高堂

李廷評　昭迪　使泥上

藍厩西風玉雨斜淮泥將命去程賒衣纓黃閣相君
後門巷青森學士家驛路新袍欺草色公筵太白醉
棚花謝庭蘭玉多才思休澣裁詩對客誇

書懷寄劉五

風波名路壯心殘三徑荒涼未得還病起東陽衣帶緩（近卧病月餘）愁多騎省鬢毛斑（予行年三十有二）五年貴命塵寰裏千古移文愧北山獨憶瓊枝苦霜霰清罇嫠强酡顏

趙殿丞知河縣

鄭邑閒閒有古風清談爲治自從容官聯殿省通朝籍路過津橋入縣封柳蔭天衢時按轡雲生少室好擔笻龍門舊有題名處石壁蒼苔駁幾重

祕閣王校理知柳州

南越尉佗國羅池子厚神桂林驅傳遠芸閣解嘲頻行案黃金滿歸程皁蓋新一麾愁廢嶺五綵喜寧親慧政偏防疾滿廬善化人蓬山直廬在儿硯日生塵

送僧歸越

中林晏坐赤髭繁水月禪心出世間說法音同海潮靈隨緣身比嶽雲閒杖屨曾溪嫡鉢多參見碧落仙鄉徧往還歸去越鄉秋色晚湖松枝偃雨苔斑

吳廷年宰武義

將牌滿服富青春燒尾曾看上禹門獻賦多年梁苑客謫仙重世武夷孫（武夷君呵鄉人爲曾孫）一同印綬光初命幾驛桑麻接故園澤國歸程秋欲盡丹楓黃菊動吟魂

吳待問之蒙城簿

西來赴調谷關編黃紙風塵厭九衢祖席且同開口笑公庭未免折腰趨長安車馬傾時俗客鬢霜華冠冕高

戲備共憶故園歸計晚舊遊煙樹隔重湖

黃少卿惠綠雲湯

新甫奇材百尺標秋空高幹拂鵬霄仙經藥品誇難老人世福天貴後凋千古貞魂愁化實九原荒壠恨爲樵蓬研露葉和雲液幾宿春醒一啜消

靈隱長老歸隱山

浮林心與海鷗馴錫王城忽過春麟殿九旬談妙溪嫡一瀉渡迷津狂翻竹箭波隨掉側布黃金地征還歸去雄風秋色晚湖松枝偃雨苔斑

絶塵白黑歡迎猿鳥喜耕園風定雨花新

皇甫太博知蘇州

長洲連歲得賢君十萬人家煦若春激箭波狂浮畫舸散絲雨細遶朱輪郡齋詩石鋪輕蘚公宴歌喉落塵末得休官作逋客河梁歸思滿鱸蓴

懷寄樞密王左丞

高階七聖從軒遊帷幄深嚴日運籌口裡唯黃歸品藻盤中葅白想風流珠宮地窄防趨謁銅鉢聲沉斷續謳

唱詞獨喜修書俟絳帳時登闕里受春秋

從叔郎中知[潘]州

藩閫分憂重關山去路賒含香滯郎署乘驛倦天涯土貢千頭橘神祠萬里沙金碑紀風物寶瑟怨年華粉澤班文簟雲腴紫筍茶民田兩岐麥郡圃四時花別恨休攀柳歸期待及瓜鱸庭有遺訓清白自傳家

黃刑部之陝西轉運

[奇]劉秀州[通]與中諸郡

百二秦川控蒐北泉烽火報平安泥書雙筆遷郎

謝春草愁多動苦吟震澤折醒千樹橘華亭驚夢九皐禽郡樓晴東西望幾處井裳接翠陰

無爲軍王從事

奏牘曾蒙乙夜觀擅場文價在金鑾貂裘歲久京塵暗鷁路風高旅鬢殘取酒黃金都已盡食魚長鋏更須彈時清水國無書檄誰見揮毫一據鞍

客宣任學士知益州

玉壘求賢牧金門輟近臣龍荒使傳遠雞省命書新

殿柱題名久刀州入夢頻懸魚喧舊政 前牧東川叱馭繼芳塵珠履平原客壺漿左蜀人北堂牽遠念南詔撫殊憐宴榭峨眉雪詞筵濯錦春樂章傳辯士卜肆訪遺民幕府觴無算池塘思有神知誰預交辟空羨吐車茵

休沐述懷寄祕閣錢少卿

風號電笑雨平堦統系微涼暗入懷晝枕乍成圖吏夢晨琉聊學太常齋名愧引籍通冊地心媿移文刻翠崖大隱金門猶自適日親方朔聽談諸

晏殊奉禮歸寧

曲髮婉孌便能文驥子蘭筋迥不羣南國生芻人比玉梁園修竹賦凌雲堵墻看試三公府反哺知干萬乘君賜告歸寧來別我亭皐木葉正紛紛

送禪牀與樞密王左丞

北祖安禪唯看淨毗耶升座更談空須知寄勿萬機外常在瑜珈三昧中

受詔修書述懷感事三十韻

太極垂裳日中原偃革初樓船秋發詠衡石夜程書好問虛前席徵賢走傳車蓬萊伸漢制煨盡訪秦餘編緝資全匱規模由玉除紛綸開四部祕邃接千廬伏賜雙雞膳親迴六尺輿華芝下閶闔白羽擁儲胥望氣成龍虎披文辯魯魚清光無咫尺玄鬢亦躊躇舉彥揮鉛筆微生濫石渠稽康真懶慢謝客本空疎滿學情田塉談經腹笥虛月評依許劭文體慕相如

雅飲歡娛洽清言鄙怯祛彌旬容出沐終日喜羣居
撫已慙鳴玉歸田憶荷鋤池龍養魚鳥章服褒猿狙
圖府愁尸祿天閽媿襲裾虛名同鄭璞散質類莊樗
國士誰知我隣家或侮予放懷齊指馬屏息度義舒
寡婦宜憂緯三公亦灌蔬危心惟殼觫直道恐遽蔬
往聖容巢許光儒美寧遠晨趨數勞止夕惕念歸歟
泰莩疎杯酒顏鄙賴斗儲如諸曲肱卧猶可直鉤漁

歡娛魚字韻

分得朝野多歡娛

皐壤驚秋氣倉箱有歲儲築園從臣頌謝暭富人車
休沐新頒詔珍符不絕書天心游蠖濩民樂在華胥
擎壤歡謳洽凝脂密網除行將封岱嶽持橐奉金輿

胡馬嘶北風

動地陰風勁連雲白草齊聞琴空仰秣踐雪憶歸蹄
金坪心寧戀鹽車困欲嘶過關拖疋練渡水惜鄒泥
五路驚旗緩千金駕館迷驊騮重惊士不寐到晨雞

飛異紛綸集漢庭求賢詔在竹書青洪趨金馬門前
路誰識東方是歲星

冬夜

香煙鼓絕暝燈深簷近孤釭射宿禽露井銀床霜氣
冷瑤應珠網月華侵初沉遠籟聞疏漏旋拂流塵撫
素琴坐久星河漸傾沒蕭蕭朝吹度平林

集賢李金部知頼州

汝陰名郡擁朱輪洛宅霜威尚襲人門籍尚通仙禁
近書囊纔補殿帷新金華入侍知非晚石柱題名又
幾春莫戀桑郊停五馬蓬丘几硯自生塵

海印大師歸永嘉 仁駒

郡城應供幾經秋海國歸心不少留雨雪片帆過比
岡煙霞丈室寄東瞧千燈續談知無盡一錫隨緣信
自由更到石門題雅句碧雲從此拚湯休

挽歌

故樞密宋給事挽歌三首

宸遊方扈從移病憑朱杖機步猶親臨問肩舁遽告歸
忽聞號左轂旋見泣中閨城鄣遺言切忠魂定有依

故比部李郎中挽歌四首

六龍初展義七聖盡陪遊塞外狼煙起軍中羽檄稠
漢帷方借箸莊壑忽沉舟不奈良臣死泰醫亦漫求

永辭溫室地長別諫書帷玉恨埋黃壤屋愁拆紫微
薤歌偏怨咽哀歛更光輝可恨岑文本遂陽不共歸

故蘄州王刑部閣老挽歌五首

東觀未絕筆西垣俄辭寵裁青紙詔重入白雲司
流落成三黜聯翩賦一麾黃崗與滁上應立去思碑

雞省曾三入鼇峯近十旬命書批鳳尾諫疏逆龍鱗
按部朱轓達悲秋素髮新英靈不起遺札滿埃塵

近署羅官謗清淮綰郡章平生不按佛晚歲向爲郎
得疾因卑濕爲文足感傷纔蒙宣室召奄忽歎云亡

奉棨應益後藏書復幾車門人誰漬酒天子想投瓜
旅觀關山潤銘旌道路賒趨庭有令子清白自傳家

故比部李郎中挽歌四首

六龍初展義七聖盡陪遊塞外狼煙起軍中羽檄稠
漢帷方借箸莊壑忽沉舟不奈良臣死泰醫亦漫求

永辭溫室地長別諫書帷玉恨埋黃壤屋愁拆紫微
薤歌偏怨咽哀歛更光輝可恨岑文本遂陽不共歸

故蘄州王刑部閣老挽歌五首

東觀未絕筆西垣俄辭寵裁青紙詔重入白雲司
流落成三黜聯翩賦一麾黃崗與滁上應立去思碑

雞省曾三入鼇峯近十旬命書批鳳尾諫疏逆龍鱗
按部朱轓達悲秋素髮新英靈不起遺札滿埃塵

近署羅官謗清淮綰郡章平生不按佛晚歲向爲郎
得疾因卑濕爲文足感傷纔蒙宣室召奄忽歎云亡

金籍烘曉日椒壁起香風奄忽違塵世纍號泣聖聰
料是光太極陰教正中閨外戚黃金穴深宮大練衣

崔嵬愁霧閣聊賭暗塵飛貝闕三山路飄飄仙駿歸

德契河洲什心依黃老書濯龍規誡在飛翀豫遊疎
復土文園接凝塵丙殿虛幕蒸天子孝泣血望塗車
世藏河山誓門無恩澤侯公桑空繭館仙藥阻遐丘
愍册藏幽壤哀笳咽素秋後宮彤管在千古紀樛猷
閒能留椒閨神遊返玉清魚燈照玄寢騎吹咽重城
運迫昇仙日人傷葵扶憐宮中舊長御行哭盡吞聲

又四首 奉勅撰

太劫徽音盛長秋命載崇黃圖分丙殿玄象應軒宮

紀汪無窮美聲詩內頌助功雲陽復土後陵相自悲風
甲族傳仙李遺言在濯龍後宮皆率職外戚早辭封
彤管流陰教金根盛國容真遊一何遽罷望九疑峯
軒遊雲杳杳舜孝日蒸蒸椒壁還生沴銅臺亦罷登
親桑寧復見蓄蘂遂無徵拱木玄堂閉淒涼煙霧凝
外家金穴貴曩日玉衣裳萬壽瑤觴舉三朝複道長
小侯親盥豆女史燭繼細遽厭人間世乘雲歸帝鄉

下詩賦附編

逸詩

南朝 已下十二首見瀛奎律髓

五鼓端門漏滴稀夜籤聲斷翠華飛繁星曉埭聞雞
渡細雨春場射雉歸步試金蓮波濺襪歌翻玉樹涕
沾衣龍盤王氣鍾三百猶得凝清澄瀾對啟扉

濮武

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光照竹宮勢夜
拜露傳金掌費朝餐力通青海求龍種苑諱文成食

馬肝符詔先生商編具那教索米向長安

明星

五標開觀檢未封關雞三唱遠相從紫雲度曲傳浮
世白石標年鑿半峯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
真龍蓬山細合愁通信回首風濤一萬重

成都

五丁力盡蜀川通千古成都綠酎濃白帝倉空駐在
井青天路險劍爲鋒漫傳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

臥龍張載勒銘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

書懷寄劉五

風波名路壯心殘三徑荒涼未得還病起東陽衣帶緩愁多騎省鬢毛斑五年書命塵西閣千古移文愧北山獨憶瓊林苔雪滿尊歲暮阻陀顏

世事悠悠未遽央虛名真意兩相忘休誇失馬曾歸塞未省牽牛解服箱四客高風驚楚漢五君新咏棄山王秋來安有漁樵夢多在箕峯潁水傍

無題

曲池波暖薰風生頭白鴛鴦占綠萍纔斷歌雲成夢裏更聞笑電作瞋霆湘蘭自古傳幽怨秦鳳何年入杳冥不待管屏驚薄怒鬪階閑雀有餘翎

合歡蠲忿亦休論夢蝶翩翩逐怨魂秖待傾城終未笑不曾亡國自無言風翻柰菜迷歸燕露裛池荷觸鷁鶯湘水東流何日竭煙篁千古見啼痕

洛意

衙皐駐馬獨依依寄恨微波帶減圍淚迸不成雙玉

節身輕誰試六銖衣穿鍼靜夜星榆出擺手清辰雲繁飛目斷風簷舊巢燕新看先傷杏梁歸

寄靈仙觀舒職方學士

綠髮郎潛不計年郁尋冊竈昧靈篇華陰學務全成市彭澤橫琴豈要絃曉案秖因餐沉灑夜灘誰見卉潺湲須知史隱金門客待乞刀圭作地仙

夾道青樓拂彩霓月軒宮袖按前谿鯉金距鄰翁逐鬬雞細雨韝巾過柳市輕風側帽上鎗堤羽觴擘碎牢心熟香草簡芳客自迷

梁

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漢苑漫傳盧橘賦驪山誰識荔支塵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淚新淄津楚客狂醒愁已解水風猶自颯江蘋

失生民在世兮事之彼同于之能仕兮父教之忠念
委質而勿貳兮本陳力而首公雖代耕而徯祿兮曷
期修以圖豐亦懷材而待試兮將乘時而奮庸夫何
直諒不阨孤堅寡偶貫歲寒而勿改兮濯江漢而無
垢中履絜以好修兮外策光而虛受簪仕逢亨泰技
承平濯鱗禁沼捐翼冊楹堯文載郁焉律惟精荷紫
囊而砥筆兮從單于之勒兵霜飈刮骨流塵滿纓自

此研精藻翰局影天扃毫殘雞管香消鶴綾綃凋屋
憤心懸悶鈴矧乃郢坊酒醇武都泥紫版急鴟頭書
詳馬尾名屋細書鴻都約史攜撫闕遺發明紀窮
企跡於前修庶同風於古始慮悶越思身亦勤止宣
漢德於無窮納舜韶於美矣志本勿矜言乎有愚非
施勞而伐善豈揚已而害能毋燥吻而躑躅屢撫心
而屏營激談泉而載澗鼓思風而弗興感外邪而遘
厲始五日之沈寞悵官事之孰了汩勞府而靡寧豈

望夫連城之報豈愛乎畫餅之名嗟民生之朴忠希
在昔之選蹤思不出位罔貪天功慕臺駘之業官肯
有二事念犁彌之辭賞愈激厥衰庶克終於雅尚聊
有埤於素風奈何虺心昌熾錦言萋斐蠅甇甇以交
亂犬猘而迎吠賢登朝而共嫉女入門而各媚乍
猶糸以糊糊競翕翕而訛訛結合隱邪締造疑似俾
朕師之震驚恕星箕之華侈宰大度之不放專巧言
而縱毀胡能傷君德之巍巍徒以動賢心之惴惴然

後節衛鶴之華軒衛黔驢之短技竊名器以晏居絕
上下之慨畏俟貫惡之既盈將幽神而共棄若夫睟
穆與扵矣望滴光定心服物倖量包荒耿求賢兮不
及慎乃憲而性康延登體貌義問章章伊蓬心之受
患憐橘性之有常寘之近署乘其才長遇忠見察浸
潤無傷犯四禁而多恕緩千編而不遑丁寧一札在
宥三章踐冊塗而乃春宴華林而醻觴動聲倫之聳
羨因用心之殫慁盛懿多憂長卿沉疾退迹東岡之

陵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賓讌淸病骨周田食粟聊
彊飯於數舟江徑誅茅姑邽揃於一宇豈不忍悲哀
作王卿敢思君翼心龔若別緒縈梦嶓江一屬幸天
幾之接盼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感驗人之遺韻
聊抒意於斯文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卷之六

頌

承天節頌　并序

臣聞聖人之生也必契千載之會昌膺三靈之眷命
叶河洛之祕紀握天地之元符歷數有歸周秦所以

訢合韜遥攸屬庶慶所以丕承蓋景運夫融何以鍾
於惟睿嘉祥不集何以顯於乃神故炎帝有姜水之
徵軒轅有樞星之異少昊有流渚之應顓頊有攅月
之感河淸社稷既彰於圖諜日角龍顏復著於儀表
然後挩璿璣以齊七政酌衮冕而臨萬方端居穆淸
之中獨運陶鈞之上荷天百祿純嘏之錫無窮比德
九皇仁壽之期斯會者也恭惟五代之季實啓聖宋
囊括席卷混一區宇三葉之盛實生哲后聰明文思

對越穹壤涵育萬類功成而不宰總制九有神行而
無方四隅底寧百度大治羣公卿士望清光而惟勤
紳紳諸生頌盛德之靡暇巍巍乎蕩蕩乎無得而名
也惟玄冬之良月實祁寒之戒候乃初吉之翼日卽
載誕之休辰有司澤循舊章請建佳號皇上奉若先
志祇膺興慮于斯耶也乎在朔易神惟玄冥凉風生
廣莫之郊大哲應令倫之管氣栗烈以彌爽天次窫
而益高初陽旣踰時就之者咸愛增冰方盛履之者不

競時令順而玉燭調歲功成而寶曆永於是幅員之
內提封之外越裳之國重九譯而來賓北方之疆狄
五原而納貢舟車之所不及風教之所未覃莫不梯
險航深浮琛沒羽萬國慶室會禹於塗山諸侯駿奔
朝漢之長樂是日也佳氣葱蔚非煙郁紛霧塵不興
織羅靡動殿桄龍首敞帝居於鈞天庭列虎賁森羽
衛於鉤盾金奏在簴六代之樂畢陳素錦綢杠九旂
之旒爭建寶旅百羣服旅羣列於陛戟之前立於

宮懸之右叔孫舒薛備舉九賓之儀后夔簫韶將致
百獸之舞旣而羣臣跋踏以就列一人肅穆以當陽
淵默雷殷濯濯乎無得而名也惟玄冬之良月實祁寒之戒候乃初吉之翼日卽
望之斯長上公於觴而獻壽大師升歌以詠功億萬
斯年共祝南山之固頌聲起乎下載沾玉斧之餘有位
登享於衡樽羣生永蹈於壽域盛禮斯畢景福無疆
下臣忝預周行親覩文石從大夫之後陪末央之朝
親承玉帛之云喜敢形文物之盛固知金泥石勒

將有云亭之期望獨緩帶絲囊但舉開元之舊而已
哉若乃賦頌之作臣之職也昔者有駟泮水皆諸侯
之事耳猶復列在詩什被於筦絃如臣述大君之功
德視聖人之壽考文雖不足於志事乃有殊於古美
芹之意雖可獻於君親擊壤之音豈能中於風雅惶
恐稽首謹獻頌云

惟民物君惟天生聖實天之子惟民司命神靈在躬
岐嶷成性載誕之辰生民之慶乃建佳節其惟承天

惟天爲大惟帝法焉惟帝令德罔有後先承之伊伻
終日乾乾帝謨廣被天瑞薦至乾符坤珍紛綸總萃
玉帛駿奔飲食飫賜外海敢有貳事垣巢于蓮
其葉田田蒙莊大椿春秋八千山殼鼈谷河色漪漣
如日之旦億萬斯年煌煌老人上應南極昭昭辰星
酋豪千比如松之茂如栢之直萬壽無疆白天永錫
華封之祝屬于帝堯中和之頌升於漢朝下濟
德音孔昭爲之殼詩無愧採樵

記十一首

處州麗水縣廳壁記

麗水古栝蒼縣唐大歷末避德宗諱改焉地亘
婺女之區俗蓋東甌之舊提封之廣袤僅十萬井生
齒之富庶幾八千室自錢氏竊據民獻
不堪命及聖朝混一之後生聚教誨日不暇給縣署
湫隘僅庇風雨偏下已甚如之何前此宰邑者皆
缺掌玉帛沉淹簿領之不暇棟宇改作之
未遑至道初天子以古者郎官出宰百里申命廷尉
評甄侯旦以六百石秩來涖是邑侯孔門之達者也
吏道詳敏而飾以文學天資高朗而輔以經術清白
以率下明察以照姦獄訟滋彰必片言以折賦調倍
億皆先時而辦曾未期月縣政大成天子嘉之凡再
降璽書進爵朝大夫摠監殿中六尚之職不改其任恐
奪民賢君增秩以留用西漢故事侯既五月報政休
假著聞終日清談庶務自治從容暇豫周覽縣齋苫

蓋不完梁木將壞慨然憤發經之營之度山取材懸
金購匠因農務之隙募子來之徒運斤成風揮汗爲
雨皆曰吾儕小人猶有闕廬以避燥濕寒暑豈我賢
宰君築室而不速成乎曾未浹旬層構云畢恍若神
化煥乎惟新凡樓以藏詔書廳以決政事樓之南敞
重闥可入方軨檻之北開回廊僅容宴豆通而計之
共十有一間飈薰渠渠治象之法在焉堂皇峩峩神
明之化出焉侯陟降以之造次於是戰修事舉體寧

神王使虛室生白高門容車後來之人坐享其利作
之規模信宏遠矣昔者一日必葬春秋稱叔孫之賢
首堵皆作詩人著斯于之詠鄙夫不佞假守方州每
行春棠郊攝齋偃室日是輪與飽其風穀爰勒貞珉
以志成事異日甕侯棄去下邑揚于王庭此邦之人
誰無遺愛即陵遷邑改斯宇也比靈光而獨存石渤
金銷斯文也與峴首以同致後之君子善似續之

處州龍泉縣金沙塔院記

金仙氏之教有自來矣天毒之國實紀于山經竺乾
之師嘗聞於柱史西京名將得休屠天祭之人東漢
諸王爲浦塞桑門之饌道之行也源遠乎哉三吳與
區控帶閩粵魚鹽所出生齒實繁昔仲雍之剪髮文
身參以殊俗劉淵之即山煮海放於末游加以勾踐
之好兵民性獷悍蓋之東甌之事鬼土風妖訛自像
加丹堊之飾築室斯廣蓄百堵之有餘爲臺甚高非
堂陛崛起以等崇斬材也必取山木之良舊之以密
石畴匠也必擇雲栴之巧賞之以兼金極劇刷之工
未畢桑門延通與其徒鴻顯啓大姓李仁祿共倡其
事薄歛于人經斯營斯載模載斲基扃環回而固護

文進施財百萬造塔七層貨泉之費已殫土木之功
未畢桑門延通與其徒鴻顯啓大姓李仁祿共倡其
事薄歛于人經斯營斯載模載斲基扃環回而固護
堂陛崛起以等崇斬材也必取山木之良舊之以密
石畴匠也必擇雲栴之巧賞之以兼金極劇刷之工
加丹堊之飾築室斯廣蓄百堵之有餘爲臺甚高非
三休而能詣烏鼠攸去蠭雀是依名軍軒而欲飛巨
薇元以方技由余謂之使鬼士茁疑其勝人殆歲星

之周天始祇園之乾役凡堂以陳賓主之次室以備
晏息之所高門洞啓則回廊翼舒庖厨載嚴井樹攸設
舉其成數凡四十間溯洛此於中庭反宇聳於天半
泛朝日以增麗蒙夕靄而如失作鎮茲壤垂厥方來
日以岳陽王感應合利李長史華嚴合論匱而藏之
日之日蓋嚴寶塔舉其一而稱焉亦取夫百寶莊嚴
之義也夫誠不果者物不應志不篤者事不集故霜
隕燕地風擊齊臺誠之謂也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志
之謂也若通師者奮空拳創脅揮衆心罔必異石席
之卷轉致功彼漸同水索之鑽鋸於是名豪居士捐
千金而不疑纖婦販夫扳一壺而無惜聚財致用利
日累勞物力告窮形勢總萃非夫挺雄暘不已之懇
用馭蹔時術之功磨涅摩渝顛沛於是固將九年治
水厥功曲成一簣爲山中道而止迹其所自夫豈偶
然予乃加大阿方之言有益於化大雄之教不虛其
傳矧於治隔常尚左爲以通師之善誘以邑人之悅

隨詣諸靈臺既克成于不日將比棠樹永見愛於斯
民豈只軒丘之獨神孔堂之不壞而已汝南周啓明
者郡之遊秀占數是邦致書於予懇請爲記聊叙始
末以附諸地志焉

處州郡齋凝霜閣記

夫談仁義者必就閒宴避炎酷者必登高明故魯史
述其二宮詩人詠夫百堵中堂秋隘婦姑由是敎誡
大夏穹崇燕雀以之相賀若乃叔孫之葺墻屋陸抗
茲郡唐季之亂王澤弗流大姓名豪竊據其地腹背

受敵兵戈日尋假息朝晡遷保巖險迄今郡署冠西
山之顛高出千岑俯窺萬井徼道迂曲何翅乎七盤
峰頂坦夷不過乎數畝廒庫之外參以吏舍向之平
田占其半矣堂廡之制因而偏下亭樹之設率以乘
危每溫風敎興畏景流爍如臨爐炭若游沸鬲冰壺
屢抱內熱靡鬻病暍迭撣流汗相屬俄頃之際燃爛

可期益由乎改築之初面勢素定因重崗之迴抱且
四垂之斗絶堂塗迫窄不開南榮棟宇膠葛無有北
戶故鬱蒸之戒候必薰灼之是憂自國朝已來領郡
者僅以十數率困簿領未暇經營及余之涖是邦也
承歊賢之餘庶務修舉曹無巧詆之吏下無失職之
民清心處之暮月而治適離曠熱殆將委頓因剏飛
閣于東北間連甍纍上以成基斬木開戺而備用修
及旬浹屑搆鬱然軒牕制開景象輻湊峯巒拾映雜
武夷新集　卷六　十
火雲之炎裭滿勝紀紛漲時雨以澎滭閒閣森以相
錯竹樹翠而成帷百里雖迴不隱於秋毫萬象寔繁
劒在於指掌固可胸中蕩於鄙悖眸子極於沃寥披
襟以當雄風岸幘以慶冰量憑高望遠式動能賦之
心盟溷娛賓便爲逃暑之飲夫如是乃體寧慮澹心
和氣平莊室溺慮神明所以來舍孔堂不壞絲竹期
予有閒宜但遶迴退食之餘從容案吏而已閑既成
命之曰凝翠使來者無執熱之煩登者有解慍之
適亦猶抱朴子所謂玄冰九飛雪散用以御暑兼取
夫相勝之義

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

三代以還鄉黨皆有庠塾兩漢而下公卿多自教授
及五胡滑夏一馬渡江楊粵之區衣冠舉集士風文
物雄視中原蓋劍客奇材昔稱荆楚之士寬柔以教
今見南方之强用是出相不下於山東明經僅多於
鄒魯術談俚語必及詩書總角弁髦即遊學校由學
武夷新集　卷六　十一
而禮讓著由讓而孝義敦班白相推於道塗耆艾靡
由於市井耕者異畔賈不求豐亦猶夫洙泗之濱斷
斷如也南康洪氏傑出其間以耕鑿之勤厚致資產
以孝悌之德大庇族人奕世聚居棊功踰於百口至
行內澈風馭樹於一方州閭之內人無間言闔門之
中衣無常主漸漬玄澤陶甄至和彬彬然有萬石孝
謹之風熙熙然躋華胥仁壽之域且於所居之側崇
飾學舍一日必葺賓至如歸庖廚廩益豐弦誦不輟褒

表博帶豈減關里之徒竹簡韋編將敵秘書之副予弟之秀者咸肄業於茲田蘇與遊曾晳同志列第侔於稷下鼓篋比於虞庠韋賢之一經相傳劉氏之七葉俱盛豈只游談之矜式翳旅之瞻依設驛馬於西郊來遠客於千里而已至道中天子造美俗使者按行郡國且以御書軸下賜其家家老文摯以隱居求志肥遯不仕即遺其弟文舉入謝天闕特賜酒醴之宴召對赤墀之下勞問數四歎息久之解褐受官予願志其事且嘉其服道淳固樹善深篤謹守家法

以示光寵天子又自署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閭閻增氣閭巷改觀雖古之里稱通德族號高陽家有賜書門標六闕者曾未足擬也矧處士君耕于巖穴名動京師身在江湖心懸象魏每歲遣其子弟陳土貢於宰旅上必薦錫以答其意野芹之意蓋以旌誠圃葵之心特蒙委照自涯恩下及精廬爛熳寶玉在笥之蘭盈庭去年處士之兄子待用舉進士得乙科同負玉佐之才決科廣庭文雅第一從政劇邑吏人不欺以太夫人在高懼之年有祿老之疾拜書北闕求養南陔天子嘉之恩禮左照院蘭堂之進秩仍水衡之人貫魚而進以錫善流光之慶加計論博習之資珪組相輝將珥貂於七葉生徒益盛必著錄者萬人然後臻夫極也學館之南有雷塘焉因以爲名且志其地先是錄陽陳氏有東佳學堂豫章胡氏有華林書院皆聚墳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爲之紀述講道論藝況力敵只勢均好事樂賢復爭馳而詭務宜乎與二家者鬥峙於江東矣今年助教來齋處士書謁予願志其事且嘉其服道淳固樹善深篤謹守家法

勤按士類尚門積德已容騶馬之車上帝藏書更同羣玉之府景慕不足牢讓非宜倘俛成文聊以塞請而已

致政李殿丞豫章東湖所居酒虛閣記

酒虛閣者致政李公考槃之所也李公挺生民之秀負王佐之才決科廣庭文雅第一從政劇邑吏人不欺以太夫人在高懼之年有祿老之疾拜書北闕求養南陔天子嘉之恩禮左照院蘭堂之進秩仍水衡

而分俸用致官政歸倚庭闈始卜居歷陽載離寒暑會公之令于今西臺御史以尚書郎通守洪井叔孫必葺豈復懷安元方將車因以東上今年御史秩滿歸闕公且致書於予曰客東西南北之人也前年來江西登臨山水覽觀風物戀戀而不能去且欲占數爲是邦之民買田一壚築室百堵編名戶版輸稅公上陶陶然與漢陰丈人携手於羲皇之世矣茲郡之勝實惟東湖今之所居介于湖上郤視閶閶前瞻渺武夷新集　記　卷六　十四

瀦棟宇軺轂而世喧自分魚鳥穀取而物態咸見澄波萬頃韜映雲天崇朝八達絡繹冠蓋此亦古人大隱之跡不由朝市儒者一畝之宮僅庇風雨者也且念嘉賓至止必宴豆以伸歡諸生來思乃函文而請益棒觴拜慶既以奉北堂之縱心岸幘燕居亦欲倚南牖而寄傲栽擇爽塏累土增崇俯瞰漣漪面勢素定市山木以樸斲伻梓工而經營作爲堂皇成之不日彤勝鼇翠輝飛春之晨雜芳破陸綠波如染

可以臨清流而賦詩夏之晝凉颸拂衽炎雲成峯可以登高明而逃暑潦收水清羣木搖落可以詠秋氣於楚詞歲暮天寒容雪飛舞可以歌南山於周雅固足以鑑心猿而習靜狎海鷗以忘機晏坐觀空入毗耶之不二谷神友聽味玄元之五千豈徒晨昏調膳之餘雍容肆體而已東臺舍人董公昔與是邦或退食之餘必命駕以至留連觴酌從容笑傲憑軒曠望目送飛鴻秉燭徘徊門留駟馬實心不足好樂無荒武夷新集　記　卷六　十五

實由斯閣之成能迴長者之轍若夫天宇岑寂湖光皎鑑俯見雲鳥毫末靡遯其形旁連邑居闐譁不接於耳遊氛宿霧寥廓洞開遠水長空混涵爲一髣髴其梗槩目之曰涵虛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願志其事式爲美談予與公有同郡之情有忘年之契親比着南陔而寄傲栽擇爽塏累土增崇俯瞰漣漪面勢素德欽聞緒言是用景行高山講求方策若虛白之室莊周得之逍遥通德之門司農推之鴻博集文選於南荊者屢棲尚在草太玄於西蜀者高臺未傾吳興

有韻海之堂秣陵有烏衣之舍載之圖牒家若椒蘭
今李公地望門風仙姿道骨清白義方之訓子文傚
經術之傳家疎廣之揮金老萊之曳綵籍是全德無
忝先民而在家必聞作事可法歸然茲宇揭於通都
敞實飛騰將居企慕締構得地風烈在人予固知夫
異日與滕閣孺亭鼎峙於鍾陵爲不朽矣承命之辱
敬事靡周聊述所聞以誌來請云耳

連州開元寺重修三門行廊記

夫荆南之分上當翼軫實領於天官長沙之壤析爲
連山具載乎地志桂水千里詩什之所微乳穴十九
方物之攸產民俗忠厚士田膏沃力稼務本不齒竊
以媮生役性遷善多齋戒以奉佛憂深思遠雅有離
騷之風徼福乞靈靡事淫昏之鬼殆一變而至道何
必齊魯豈九州之異宜見殊楚越者已開元寺者茲
郡之招提也俯臨康莊介于闉闍崇墉嶽峙飛觀神
行像素載嚴焚脩潏潔允爲精舍居然化城而茲薪
之徒頗有開士香積之供多出都人梵唄相續於六
時依止克安於四衆然締構之始爰自唐朝厥初窮
樸斲之工殫匠石之巧百堵皆作殆土木之勝人大
廈卒成幾燕雀之相賀歲祀寖遠繕完或虧高門洞
呀苑斯解而屋漏回廊矢棘棟既折而榱崩河南丘
若頹適興是邦布政多暇行春之隙稅駕于茲顧慕
徘徊精神奮發乃欲易其隤陊高其閈閎遂得常住
之餘資且募邑人之獻力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出言

有章同聲相應繇是備物而致用卽舊以謀新梓人
揆繩墨而無傷役夫如魚鱗之雜集修榱重負狀名
棠之斯飛淨土莊嚴見黃金之側布庇徒未幾厥功
告成前敞三扉下臨萬井東西二廡爰甄於槩塗崇
期八達亦甃以甓甓册楣銅沓可以方軌並入砥平
繩界可以結駟而趨足以講族姓之歸依標郡城之
壯麗又何必淨名丈室紛委四華帝釋天宮莊嚴七
寶而已烏臺御史邵君曄實生樂國夙奉仁祠由委

質策名乃離邦去里致恭於桑梓邁德於親隣而清
識造微懿文稽古故茲郡牧宰彼方人凡作事謀始
必介諮諏底續僝功卽置郡赴告予與君接武臺閣
交驩旦暮且述紲圜之役見徵翠琰之文垂示將來
用圖不朽靡及勞讓聊此直書云耳

故河中府開元寺壇長賜紫僧重宣塔記

師姓趙氏中條虞鄉人也由河沙刼來殖衆德本未
斷後有復生人中積習聞薰童幼頴異宿機冥契剏

愛捨家十五禮文徹師爲沙彌二十一依澄暉師受
具戒亦旣持乞七鉢披水田衣深念善財徧參知識
尤良慶喜具足多聞振錫遊方剏心求法其始以比
丘持律纔許五年諸佛慶生是爲初教且從本師受
四分律又以如來出世蓋一事之因緣衆生無邊有
萬殊之根器爰自降神兜率視滅鶴林宣說十二部
經震動大千世界其間具偏圓半滿之義開權實頓
漸之門雖文字性空語言相離然而標指見月乃理

事之兼通得魚忘筌始覺照之都泯師是以從歸一
和尚傳無量壽經依行滿法師闡因明論盡達宗旨
咸有師承終身受持爲人演說蓋四句之偈福利居
多一皆所宜悟解斯衆又復專持首楞祕密之咒徧
閱毗盧方廣之文八郡歸師依天宮辦香積之供四衆
圍繞空界雨曼殊之花凡讀大藏經一萬餘通誦佛
頂真言三十萬遍錦京蒲坂實有緣化前後登壇露
法壇宣尸羅淨戒得度者僅千餘人破塵出經多紫
龍華會中當來之眷屬人天主伴夫豈偶然秋官
貳卿上谷侯公早在先朝參預大政重師之行薦于
帝庭詔賜紫方袍以旌其德處六和之衆而天子知
名介三法之微而王臣外護非緣空漏盡神足知圓
爲彼岸之舟航作釋天之日月者疇能致是哉師以
咸平四年四月庚戌示疾身有疾殆至嚩留盡召其徒
授之治命薪盡火滅神往形留相好儼然道俗傾慕

報齡七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八甲子奉金身開維于
南郭之外得舍利三十餘粒以其年某月某日遷靈
骨於其原建浮屠崇上足弟子賜紫令操入室推賢
傳衣旨繼思欲奉揚遺懿昭示將來戾止上都以塔
記爲請于素服能仁之教尤欽開士之風且與上谷
公道契無生心專趣大樂大綺語固頗贊於佛乘執
戒蟲文豈能宣於眞諦聊摭梗槩幸免枝游云耳

婺州開元寺新建大藏經樓記

昔如來登菩提坐爲天人師萬德莊嚴十號具足大
千世界以頖力而攝受十二部經自悲心而流出所
以宣暢了義提接羣迷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有條不
紊雜貝綴而貫花得象忘言如標指之兒月自鶴林
示滅大教方行向龍宮秘藏所傳無幾爰暨像法之
運乃流震旦之邦大士繼生廣繹五天之語精廬錯
時竝藏三藏之文於是大雄之法音雷震于茲土矣
勾吳之域介于海隅東陽之墟上直婺女蒙太伯至

德之化俗敦廉讓之風漸初平好道之餘人稟清眞
之氣有毗且梵晃善乃遷邑居相望悉奉竺乾之教
弦誦之隙必聞貝多之言繇是棄塵勞而爲苾芻者
寖衆有徒闕淨土而崇塔廟者比比而是開元寺者
茲郡之大招提也前臨九達旁接萬井金碧綸彩上
礙天宮鐘梵交音居然福地土木壯且麗矣歲祀寖
以遠矣龍象六和之衆禪律交修香燈四事之供檀
施總萃而琅函寶揭有所缺然乃有本寺僧文靖與

詰屈城徧募有情共成衆善鳩工度費即舊謀新建
重樓開法藏其上級置廬舍那文殊普賢及十六大
阿羅漢之像中級設毘庵作八神王貯貝葉捧持其下
象七金山法四大海寶地平布祥雲周繞綿搆形鏤
婦匠石之精能像設焚修見天龍之護衛固使黑白
之衆有所歸依利鈍之根四面起發皮紙骨筆學道
者靡涉於艱辛寶藏金言開卷者能躋於悟入廣大
利益豈勝言哉維旭又嘗於雍熙中募衆緣纂龕爲

浮屠凡七級直經樓之南十數步訖役之日白光燭
天晌空沈寥久之始滅行路瞻覩道俗嗟嘆斯亦樹
善之冥感殖福之昭報也予咸平中罷守綿雲道出
茲郡維旭者捧持事狀拜于道周求得片文以刻貞
石會予入掌書命不遑宮次而勤請彌篤踐言是與
予固從事于空宗者也聞禪齋豈有恡焉削簡含
毫開淨土棟宇之
因書

滁州新勅賜承天禪院記

景德元年冬天子巡狩渥淵駐蹕河上始議和戎之
利慎柬使乎之才乃詔西京左藏庫使奚州刺史隴
西李公（繼昌）奉將信幣克成盟好復命行在不逾浹
旬奏事宸居沃心稱旨時黃屋值流虹之慶帷宮舉
稱觴之典執玉萬國塗山無後至之刑舞羽兩階靈
臺有偃兵之議純嘏之錫上帝是眷富壽之祝率土
攸同公因頫首上言以上黨舊邦卜居累世有環堵

之室乃先人之廬而自參表著於朝內古名數於京
邑喬質之任萬乘親倚羣公傾慕蓋所謂人倫之佳
士帝右之信臣者也先是公之載誕亦在舊居指樹
尚存藏環可驗蒸嘗奉祀履霜露而長懷井臼思歸
荷仔擔而永感然而高辭納賜亦柴珥貂爽塏不遷
親降宸擇爰成徙籍益出王恩揚侯榜閭敕羅特議
且深信內典勤修白業念旻天之罔極報德無階繄
覺海之大雄歸心有素恭承明詔筆開淨土棟宇之
日記

制作七寶之莊嚴苾芻之徒極四事之共養匠石殫乃天龍薦祥金碧炫彩於晨曦鐘梵交音於空界問安之寢事爲道場學禮之庭更張法席足以滋殖德本發揮善利香象負重廣集彌天之流水鳥談空更同極樂之國福祉之盛豈可量哉昔者南朝諸公多毀宅而爲寺西域長者解競捨財以供僧簡策相傳風流未遠貝多所記報應非虛訂公之爲斯一致耳曩者太尉先生捨顯位受原祿寵錫薦慶私帑克勑奉

武夷新集　記　卷六　二四

身建勳業佛先護生平救僧七十萬造千佛像修緝殘以嚴寶刹飾琅函以秘金文又以方牘寫印金剛上生等經施于四衆山門禪苑多所繕完什襲道具率用當置深達實相不滯根塵盡此報身當得解脫

君子謂李公詒謀錫羨源源流長靡頹所繫凡情叵測何只積善餘慶啓八世之冥京定須當來下生首三會而授記父作子述不其躗歟予職在右曹心師西笙廢公之請至于再三僭揮毫以謹歲月而已

時景德二年歲次乙巳四月八日記

建安郡齋三亭記

夫好尚非一仁智有山水之殊居處異宜高廣致陰陽之診故昔稱宵攜詩詠斯干列國之禮賢渠渠夏屋先聖之談道申申燕居矧乃專城按郡之崇觀風布政之隙經始不日無土木勝人之譏退食自公有宴飲合歡之所斯固君子之作事良牧之用心者已建安大邦保界閩粵綿地八百里生齒十萬室賦與

武夷新集　記　卷六　二五

雜錯民俗豪麤朝肇建戎閫必作錯以壯王乃眷縣道亦豫擇于健令郎良二千石之寄從可知矣渤海居山曲臺綿蕝之任領茲郡山澤之征就降璽書委之符竹而君正身以律下清心而治煩釋其磐牙除之蒙棘訟既息矣簿纏乘罷於閫庭化之行焉弦誦流聞于鄉校豪猾屏氣迹不入公廨父老歸願指而諸曹承風坐嘯而一郡無事君且公居室先後之訓著於禮經臺榭高明之說存諸時令蓬窗溟渤形詩人之

歌詠觀閣池沼搨名卿之序引於是周爰公舍葺水遺址方塘白水皎鑒徵明虛榭危檐摧頹圮毀卽命匠石授以楷模曾未旬時汔終力役審面勢疏爲三亭反宇飛甍聯茲一水俯北岸曰勤公仍其舊也其西曰旭景其南曰澄鮮皆繚以脩廊狀翬飛之制巍然層搆侔鼇之負雄池之東累土積石爲千巖萬壑之態亭之南築棚設次習六釣七札之事每棠郊聽訟有憩菱之勤鈴閤恩政乘隙掌之暇猷旣決矣卽徜徉自便屣履而登送目汔寥養浩然之氣披襟軒檻當快哉之風固已遺仲舉之榻陳生蒙莊之虛白至若輞軒一介有于役之勞盥府初筵有從事之樂郊勞餞飲之外爰洽於宴私羽書捷音之餘率多於暇豫君必殺核維篠騶鳥交錯載雕竟於寸炯豆泣金中奏妙曲於繁絃魚躍波際固已展春秋地主之禮鼎俎牢頭之陳比當燕趙國俗尚武人氣多豪控山東列郡之衝乃天下勁兵之處悲歌慷慨淚以成

隱悼伏念以無寃吏且休矣樓遲偃仰而多適君必卽命登送目汔寥養浩然之氣披襟軒檻當快哉之風固已遺仲舉之榻陳生蒙莊之虛白至若輞軒一介有于役之勞盥府初筵有從事之樂郊勞餞飲之外爰洽於宴私羽書捷音之餘率多於暇豫君必殺核維篠騶鳥交錯載雕竟於寸炯豆泣金中奏妙曲於繁絃魚躍波際固已展春秋地主之禮鼎俎牢頭之陳比當燕趙國俗尚武人氣多豪控山東列郡之衝乃天下勁兵之處悲歌慷慨淚以成

邵州靈應公廟記　奉勅撰

夫有天下者徧祭於百神載祀典者非止于一木猶在高臺未傾頹爲仁祠以施閎上增飾輪奐肅奉焚修歲以衆善之因仰助無疆之算上覽奏嘉歎卽命有司遣仲舉之鄙陰生蒙莊之虛白命之申錫慶詩以懿號曰承天禪院從其志也夫筐裘爰繼前典攸稱桑梓致恭先民所重雖知樂之至不忘所生而假續之賢由於肯構矧壺關之壤上應鼎畢羊頭之阨比當燕趙國俗尚武人氣多豪控山東列郡之衝乃天下勁兵之處悲歌慷慨淚以成

風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而公之先正茲焉挺生纘翁歸文武之才庥荷息忠貞之力始事尚宝始於皇朝功濟生民道合明主歷計相之劇任處宰輔之上列乃至正位機密允輔大政當太祖皇帝風興夜寐經營四方料敵伐謀指縱千里前席借箸充其大勳持節建牙出臨巨屏功成身退高朗令終惟公經德體仁象賢濟美職在海隅崇爵爲通侯門戟鼎銘昭閥閱之盛朱幡佩玉顯寘之貴誓師邊機威肅已寶作

牧藩垣政成海岱單介使虜通玉帛之驩三接承恩居心族故成周之盛成秩無文春秋所記垂走輦望奈弁六國祠官之領實繁漢纘三代有司之傳彌廣是知出雲見怪不必主於山川捍患禦災固悉存於尸祝牲玉有等廟貌斯嚴齋肅吉蠲薦之以馨德聰明正直降之以嘉生然後百工允藉納民於軌物之時不害踐俗於仁壽茲盛德之事也非聖人孰能隆之哉城秦之隘土直鶉首山河四塞幅員千里雍州奧壤泰畤神明之興爾土深厚公劉王業所基列地百城提封萬井崇墉濬洫制擬通都北戶連甍俗成樂國有神保順公者斯土之靈祇也幽贊無方休徵叵測血食制位巧歷不記其年公衮錫封良史頗逸其事歲月增逝修奉彌勤神光燭壇野雉皆雊回風翼駕青虬載翔誠既感而必通寧雖久而靡歇郡或致禱爰昭報而格思民苟不虔乃愆怒百神儆繇是斁之若卻伯之樹畏之如共工之臺天或降災克銷

德伏之咎人斯搆厲能弭札瘥之殃百祥荐臻一境是賴蓋祈穫圩享同嶷巘之宗元會歌舞致誠比沅湘之祠太乙神道設教是之謂乎而必葺以來爲日斯久漸垣有瘏墀之懼崇搆幾桡棟之凶守臣上言俞旨遣降經始以度費因時而儉工取大壯之新規貴集盈之舊址成之不日朕聞于天特賜號曰靈應公昭神貺也且有明命矯於下臣惟徼鄙詞以志休烈恭惟我神只祀者大國之大事爲民祈福者天子

之深意有虞鑒秩璆衡齊政而靡僭姬文懷衆寶龜
卜戴而弼永作德儲祉豈誣也哉謹述諗聞慙於漏
略時景德三年月日記

序

溫州蕭從事雲堂集序

雲堂集者永嘉從事蕭君　茂先試吏梧蒼日所賦詩
也君雍熙三年舉進士策名乙科由一命隨牒茲郡

爲仍歲大稔比戶小康賦興先期獄滋少盤牙悉解
鄉閭鮮簿領之勤燈火不驚幕府無書檄之事婉晝
勿用善政已成飄飄然其於遊必固有餘地矣於是
古勝選奇彙陶覽古名山福地必命駕以遊美景良
辰乃登高而賦精騖八極智周萬象觸類有得少選
成章信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其或心將化馳
意與境會閒篇韻者不知肉味逃虛空者蔑聞人聲
追鴻漸而與遊搏扶搖而上擊其探頤也若求玄珠

於赤水雲會簡於川臺其得傳也如縱潤鮒於西江
騁歸鴻於碣石故再歲之內所賦凡二百篇東歐山
水之清麗緒雲謹俗之朴古佛剎玄祠之標槩訟庭
官舍之形勝見於題詠之什矣一郡人物之選一時
寮佐之盛林谷高蹈之士吳楚薄遊之賢備於贈答
之作矣名邦風物之美邇人吏隱之適瘝氓富壽之
樂居上神明之化形于倡和之篇矣若乃國風之作
騷人之辭風刺之所生憂思之所積猶防決川泄流

蕩而忘返絃急柱促掩抑而不平今夫聶君之詩悵
愉優柔無有怨詬吟詠情性宣導王澤其所謂楚風
騷而追二雅若西漢中和樂嵐之作者乎君素工於
詩及載筆從軍又得茲壞前後左右陟降俯仰皆青
山白雲茂林脩竹嘯歌之物足暮在前矧又旁睨石
門謝公遊屐之所郤瞻東陽隱侯賦詠之地精爽未
泯風流尚存宜乎爲君之於詩彌所感發豈二子之
風期膠合潛有攸助歟而此都之靈粹閟醬將有散
越歟不然何其得之多也去年子假手是邦今年通
理虞曹外郎常公將命賦民鹽於隣郡既飲至且達
聶君之命以集爲貺而序是求雅意甚勤飾讓非~禮
聊敘梗概以塞其請若夫咏歌嗟歎之不足識者開
卷而盡見也豈僕僭述者所能一二乎

送進士陳在中序

昔孔子五十而讀易以至韋編三絕然後知天命之
終始自衛反魯刪詩定書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六籍

既立百王由是取法焉蓋夫易者世歷三古人更三
聖達性命之際通神明之德深頤索隱鉤深致遠故
曰易不可見即乾坤之道幾乎息矣若乃春秋詩書
禮樂猶五行之更用事而易之爲原古者十有五而
志于學既冠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也
至於學易必俟夫四五十焉非心志未定不可以窺
聖哲之奧至有脅腐陰陽之變洩猶未悟不可以觀
幽賾烟然而增其或沿波討源翦瑕先覺黜章句異

端之說研象象極深之旨不俟知命之歲不求一卷之師天人之占鬼神之變消息盈虛之理吉凶悔吝之微自明而誠若指諸掌非夫稟人倫之上智得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乎頼川陳君世家甌閩筮處墳素少好易象洞達其要嘗慷慨發憤以學者傳授失其宗本去聖逾遠亡爭多岐大懼夫羲文之微言將墜于地乃鋪衍遺意發揮成文作賦六十四篇

篇演一卦之義前年從賦南安郡薄遊上都扣門造

典郡甌越命駕爰來乘桴浮海周風濤之險杖策徒步越嶺崎之阻將以生平素業伸於已知若予之孤陋迂濶何足以當之哉陳君其亟晚隨鄉書便卜西笑有司方選擢寒雋牢籠英傑以副萬乘虛左側席之意君博綜文史詳練經術詞彩奮發學植堅深取片玉於崑崗之巔影華纓於文石之陸可以俯拾未足爲難矧乃行有餘力深窮繫象天子方復三代之制開庠序聚生徒選明經行脩之士列於學宮以教胄子如君醇儒當中茲選僕謂君明聖人之道將有以及于生民揚于王庭宜取顯位一試衮衣新集　序　卷七　五博上之任豈足爲君辱哉勉哉西遊努力加飯

送觀道人歸故詩序

浮屠依觀師建安吳與人少落髮於桑門棲雲居山結茅爲廬與猿鳥雜處日中一食凡數年矣鄉人慕之爭携粮糧茗藥鹽酪以詣其所或稽首膜拜精意懇禱迎至其居作佛事以祈福師亦不能邛之然也其勢所然乎退居舊廬高卧環堵今年子

心殊不喜鄉人以師所居風雨之不庇也營棟宇作像設經始弗亟輪奐惟新師外形骸黜健羨行不累俗居無求安崇臺廣廈非其所樂也精舍既成俾其徒糞除之轉詣躬儕緝木皮爲方丈室採草實以食之如此乎師徧閱金仙之書深求祖師之旨一念懇解五蘊皆空雖寓迹禪林而樓心道要端居巖石結

志區外虛室生白精義入神乃至授玉篇於東華得素書於黃石驂青虬而翳華芝神交於肹蠁餌金膏而咽瓊液功成於俄頃步趾峻嶺若履平地年殆知命宛然童顏或天高月明萬籟俱寂必擁衣杖策深入窮山俯絕壑之傍坐大石之上聳獸馴擾毒虺屏去門氣養和踰月靡寢瞑目隱几彌年不食忽與俗接未嘗自異固已飛名仙籙高蹈玉宸豈但蟬腹龜之訣追赤松之遊大丹若成當分我半劑得爲地仙足矣豈但使雞犬舐昇乎嗟歎之餘復求

詩

波之塗早別枌榆之里危未脫於羿斃疾莫造於醫門淳化末請告歸寧師惠然訪我以長生慶世之言且辭以未能去年出平緒雲師前期來恰冥感潛契蓍蒙想者二十年及予南轅之夕師油然欠伸髣髴假寐夢遊緗雲栢蒼之間若有靈仙眞人授以金簡玉字之訣邈邈形開之後恍然起蓮薄遊之心及予蒞郡十旬師即振錫而至盤桓數日倾蓋便爲仙都之行揉

跡寄浮屠教心將汗漫遊無眠長達曙却粒動經秋
秘訣神仙授靈苗洞壑求誅茅探虎穴投杖涸龍湫
冊熟爐應冷禪餘室更幽登山不累息入夏亦重裘
名已標真籍身猶隱沃洲追蓬訪巖穴迢遞別林丘
徧覽緗雲境還浮一葉舟三千功欲滿鶴馭恐難留

温州聶從事永嘉集序

河東聶君昔從事綿雲日賦詩二百篇予既序之矣
及隨牒永嘉再見閩月所得殫廣凡七百章會秋滿
斯會其或良辰美景賓朋宴集之啓名園別墅軒車
遵俗民庶謹厚既卧理之有餘林嶺葭蔚實賞心之

比歸假道敝邑又示予以新集且徵辭焉予才非患
多學素不足已嘗僶勉從命往簡成文運族庖之刀
一割猶可餘而人百其慮再鼓必衰深病未能豈足以
辱而君之請彌篤且予之讓莫諧固不服揚搉而言
但撮其梗槩而已謹按君生齊魯禮義之國被陶虞
文思之化方在髫年卽服膺儒玄徧討百家之言深窮
六義之要以爲詩者妙萬物而爲言也賦頌之作皆
其緒餘耳於是收視反聽研精覃思起居飲食之際

不廢咏歌門庭藩溷之間悉施刀筆鳥獸草木之情
狀風雲霜露之變態登山涉水之怨慕游童下里之
歌謠事有觸咪悉裁成於心匠體迫三變遂胎合於
天倪當其奉鄉老之書以詣貢部也神詩千篇名動
場屋宗伯推國士之遇異於衆人天子嘉制策之文
選爲第一自是捧檄吳會改轅海嶠東陬舊壤於越
遵俗民庶謹厚既卧理之有餘林嶺葭蔚實賞心之
斯會其或良辰美景賓朋宴集之啓名園別墅軒車
中和之什寓物必賦援筆而成與夫陳思豆箕之詩
北於七步淮南離騷之傳不越食時以敏亡之蓋其
偏矣然君之於詩也類解牛焉投刃皆虛鏗射鳥焉
拾矢如破彼脅腐落者所實亡少我取其多彼筋
豹肉經老咸詡之歎我以爲易獨擅一源之利不見
異物而遷抑寂求音應之如響觸物成詠思若有神
益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斯之謂也矧乃

酌之不堪鎖之彌堅兩郡之間千里而遠玄祠佛刹
罔不標題都人士女悉已傳誦南山之竹可盡而雅
言無窮東郊之綯雖疲而逸村方騁英詞薦於商壤
藻思泄於尾閭蓋倘夫吳玉金錢往往有之淮陰將
兵多多益辦者已方將捧持素業奏御天子下固知
採其頌聲埤于樂府被之筦絃薦於郊丘有日矣至
如升金門上玉堂履赤墀之塗登文石之陛亦將在
是舉也稽古之力其可誣乎謹序

羣公贈行集序

子至道三年十一月受詔脩先朝國書起明年八月
書成奏御既而以太夫人有桑榆之戀求與近郡因
奉甘旨九月詔領緡雲郡事拜命之翌日復留不遣
再疏懇激得請而行公卿巨儒臺閣髦士寮寀之際
朋從之間相率贈言以送龍行遵者凡二十八人藻繡
紛錯琳琅炫耀觀成洛之帝天下之貨畢陳入宋魯
之邦究王之禮盡在亦以見一時文物之盛豈獨爲

羣公餞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詩序

昔漢宣帝有言曰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
將帥也乃知登勇爵者不必專閫外之政服儒術者
足以井上將之壇其所繇來舊矣去年冬鑾輿北巡
胡馬南牧乃眷全魏之地實介兩河之間駐驆以壯
其聲擒俘虜獻於行在既而振旅凱以入求節制
之才疇咨舊臣作鎮茲壤廉頗年老不能用兵趙王

語倫未可爲政於是命大京兆長城公蘇冬官貳卿兼書殿史閣之職出領府事軍中之務一以咨之王謂之曰倚卿爲北道主人使朕得高枕而卧矣寵鈔異等祿秩有嘉十乘啓行百壺出餞軋轢列侍師律載嚴鶴蓋成陰送車無轍于時縉紳大夫相與言曰汲黯卧治郡政自脩劉琨坐嘯寨垣以清當使湖野無烽燧之驚生民免杼軸之困偃息談笑立銷胡塵投壺雅歌益治軍簿俾天下之人知敦詩閱禮真將帥之具坐籌決勝敵百萬之師巍巍皇帝知人而善任使也昔者季布治郡天子倚之股肱申伯于藩吉甫形于歌頌盍爲詩以道德美蘇侯是學士承旨宋公而下作者凡三十人奇彩彪炳清詞藻繢入孔子之宅金石絲竹以盡聞遊和氏之場珪璋琮璜而皆在與夫七子之賦鄭志羣公之祖二疏蓋不俾矣某外領使符歸在秋暮辟書始下不及王粲之從軍雅言畢陳竊比下商之作序蕪陋簡略何足以云謹述

送致政朱侍郎歸江陵唱和詩序

侍郎朱公以舊德名儒榮居禁署引年致政將及禮經宴見從容屢以歸田爲請封章激切且有乞骸之言皇上重違桑梓之情式優筋力之禮不欲煩諸耆耋于以厚其寵章特拜文昌貳卿許歸江陵別墅幸邑以愛于俾晨夕而承顏下詔於長吏令歲時而致問延見甚久益推前席之恩賜予實蕃有助揮金之費給公乘以濟行李供祖帳而伸飲餞和奚老矣猶

厚太原公之意豈徒然哉某猥以非才蒙聯高韻曾垂最末寧非起予且奉話言俾之序引燔火不息昔已接於餘光糠粃在前今復慙於首冠承命增惕敘事非工僶俛合毫詞不逮意謹序

廣平公唱和集

昔者鄭國名卿賦詩者七子鄧中高唱觴和者數人善歌者必能繼其聲不學者何以言其志故雅頌之隆不改化之盛衰儻王澤之下流必作者之間出

君臣唱和廣載而成文公卿宴集賦而爲禮廢之久矣行之實難非多士之盈庭將斯文之墜地皇宋二葉重書混同端拱穆清詳延俊乂皐夔稷卨日奉于會牧馬嚴徐並在左右禮樂追於三代文物邁於兩漢有若翰林主人大宗伯廣平公以才識推茂治行第一登金門上玉堂發揮帝誥潤色大業自太平興國迄于咸平垂歲星再周於天矣而望實益峻體貌方講求典禮討論故實裨補闕漏修起廢墜而行

武夷新集　序　卷七　十五

送人知宜州詩序

屯田郎某君稽古博達之士也始以報商之文學決科公朝終以襲黃之治行陳力官次凡再歷二千石皆以課最揚于王庭今年解安岳郡章以博士蒞曲臺方講求典禮討論故實裨補闕漏修起廢墜而行

司樂考績之典在元興之日天子延見宣室勞問數四以尚書郎職司起草羽儀中臺而戶口雞田濮官帷舊故以君領屯田曹宣城郡號爲輿區襟帶江左而雙旌六藤唐制甚雄故以君行太守事拜命之日搢紳先生咸以其君詩家者流而宣城乃謝公賦詠之地刻于金石彼于荒絃鏘然遺音猶在人耳而君勢均於六義之際神交於千載之下吳中人士復聞正始之音楚客離騷且有江山之助亦孫其數良爲盛矣新集

美談於是逢丘栢署諫垣史閣金閨之諸彥鴻都之碩儒莫不健羨景慕形於詩什或嘉其地雄萬井慰壺漿來暮之思或歎其道出故鄉有琴矢前驅之盛或稱清白之節與關西而等夷或序雕梁之情劇河梁之慷慨至於述江南之佳擺談謝客之風流地勝人賢殊時共貫其歸揆茂苑名氏實蕃焉相絕絃屢載殊寡而日滋久華輶繼軫名氏實蕃焉相絕絃屢載殊寡而君稽當世之聲爲公所稱嗣續音徽聳動吳會亦

與內弟李休復序 卷七

武陵新集 序

隴西李生子之內弟也纔十數歲能屬文善指隸性頑儒莫不健羨景慕形於詩什或嘉其地雄萬井慰壺漿來暮之思或歎其道出故鄉有琴矢前驅之盛鄉老薦書就試春官氏實在高第揚于王庭天子以謙謹介特外直而內溫不讀非聖之書不入非類之室孜孜爲學匪懈州里之內名稱藹然咸平二年奉其新進少年欲抑之俾進其業遂用旅退曾不屑懷去年本郡凡貢士三十八人實冠其首西望而笑與計吏偕方鷹以須虛憍怵氣將乘長風而破巨波運自演而徙天池適有功緦之喪不克其志懷寶待

僧曾慮迷邦杜門燕居亦云知命斯可尚也一日再拜而言曰夫名以定體有自來矣始肆業鄉校名宗元及舉進士更之曰瓊蘂瑣以來一不利見再不克就試禮部求所以易之者予應之曰復之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蓋得位處中協比初九初九有仁德而能附順之所以爲親仁善鄰之象復之休也左氏傳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夫七日來復天地之心也照隣殆庶顏子之

德也處復而休擇隣以德非君子儒者其孰能從事於斯矣宜更名曰休復字德隣若乃率性循道自誠而明復之體也遵種務滋聿修無忝德之度也所宜採中庸性命之理無或怵迫親大雅明哲之士與之切劘使德妙玄同虛室生白鴞諫受益心逸日休勤而行之進吾往也固宜立功立事爲世偉人豈徒發

藐倒行逆施然後爲舍宦也關東有賢侯汝頼多奇士行當曳裾公府簪冠初延爲元戎之上客亦藐升之哉外兄某序

送四十舅翁東遊詩序

武寧處才章公實先大夫之叔舅其之事公猶大父行也始委質江吳爲郡文學值金陵版蕩闔闢繹騷貞退丘園不変世務及文軌混一聲教漸暨乃徒步萬里來詣公車上書大言初慕方朔之白薦閉關郤掃遽同馮衍之空歸自是屬郷老之獻能隨計吏而西笑凡累詣貢部皆敗於垂成益燕谷冴寒陽和靡及齊庭濫吹雅鄭相傾終以不伐之姿困於新羈之

堂拜親餽蓋授分與諸生而締交孫是名動京師殷
振塲屋拾芥甚易夫何遠哉韞櫝待沽在此舉也皐
壤黃落當拜迎于夷門之下車馬行色輒抒意于河
梁之篇非足風雅之云聊尊濶離之思云耳

詩

首夏清和月異鄉羈旅心冊枝未入手華髮不勝簪
又出夷門去還過汝水陰何人富高義相贈綦中金

送集賢李學士員外知歙州序

皆漢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王坦之亦云
尚書郎正詔第二人何得以此兒擬當時雖含香握
蘭趨走丹墀未甚重也爰暨唐室稍盛其選繇諫官
御史次補者爲美遷迄于皇朝地望彌峻制有侍講
舍華之殿待詔玉堂之署與校天祿閣更直紫薇垣
外之郎建行臺刺刺郡斬使佩總百城故臺郎之貴
名聲未易衒也君屏跡勢利游心處白踐
梁之高韻明花奇錦尚讓景龍時人杜水空梁無取
南朝之譬此外風規醞藉不雜塵游驅放玄虛善談
名理

承明之廬勞於侍從阮籍求東平之守樂其風土實
奉命詔歔然慨心風興戒徒星言行役噫錦帳綾被
有中臺之禮秩金匱牙籤有延閣之官次懸龜曳組
建隼剖符驛吏駕車而來迎縣令負弩而前引千騎
駸駸而挾轂諸曹冉冉而趨府載槃戟以先道露簰
冤以行春四十藏舉城而居雖盛美矣二千石與我
著博極羣書罔拾晝夜此又勤郎不匪懈而彌貞者
共理厥惟勉旃行矣火雲吐峯汴流激箭仙舟東下
已有若大丞相侯躬東平公鄧帥長城公皆坐鎮雅
何翅一葉之輕旅鴈北徂勿忘尺題之貺其它卽其
俗懸衡吾道嘉生之才矣咸賦詩以贈之此亦神物
月報以朝廷賞勞幸預代言之末頼草陟明之詔云
耳

送元道宗秀才序

昔夏侯勝有言曰士患經不明經苟明其取朱紫如
俛拾地芥耳至乃抱荆山之璞猶聞待價操流波之
引未偶知音蓋有淹遽於其間夫子之所以罕言也
河南先生出東南之美族稟山川之靈氣學術淵奥
才思泳婉雅善詞賦左丘詩什每和盧諶寂緣情體

還吳郡翌方進之母子同入京師行矣為我語姑蘇父兄無或笑馮衍空歸輕蘇秦未遇以日皮相人作兒女子見異時懷丈二組駕駟馬車衣繡而過里閭揮金以報故舊此際如下鄉亭長為德靡終洛陽妻嫂不敢仰視徒厚顏耳明年春歸尸宸驚河流湍激當冀除敵廬以俟子之西笑

送張泌之陵陽序

義與陽羨山水甲於江東張子巨源慨然發仁智之

心飄然有登臨之興棄舟東下商友與俱梁園雪飛江流日淺榜人宿戒祖帳晨張於是京洛貴遊之賢縉紳布素之執河梁惜別並愴離群澤閭行吟抽秘思風雅之什爛然盈編又何必雜佩兼金然後充乎中橐也行矣三吳之地素多賢豪卜室之邑必有忠信雖君子在位嚴穴豈無於陵矯矯善人為邦間里已矯於富庶儻能為我擇爽塏營別墅當使左陳力不能奉身而退受二頃而為氓與萬物而共監乳

所望於子也庶乎勉旃獻歲發春遲子西笑

佛祖同參集序

昔如來於然燈佛所親蒙記別實無少法可得是號太史能仁悅而後智滋與焉心顧發念四生之沉溺輪迴六趣之中為一事之因緣四現五濁之法奈何根器各異機感有殊遂開三乘權實之門設一時頓漸之教具偏圓半滿之義分悟證伏斷之差演之為十二部經廣之為百千萬頌隨類各解始離自於

一音迨末忘言終乃同於二月故純陀末供之後鶴林示滅之辰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內傳真印外授信衣作世導師為佛嫡子凡二十七世至達摩大師哀此土之人昧佛心之理分別名相而不已類大海以芻沙攀緣生滅而為因但認賊而作子自來震旦晏坐少林不事語言不立文字既得人而傳什乃趣寂以返真是為東方之初祖也自爾本系相承旁支別出歷代不絕五葉之識可徵續燈分燄千燈之照彌

廣至於由離生死一門証於涅槃誘導愚迷萬行以之差別繇二祖而下迄至于今以諸夏之利根叶西土之懸記得道之者實繁有徒其或悟入於言樞或針芥相投金鑰立辯或經塵將破啐啄同時示現方便以脫殊遵但因緣而亦異感有軌迹著爲荃蹄譬諸三藏之文結集於鉢羅之窟七佛所說秘藏於娑竭之宮苟撰述之無聞使後來而安仰先是諸方大士各立宗徒

爲簡詮疎通諸家圓成一味蓋祖門之能事畢矣歷歲頗久都序僅存百卷之文不傳於世東晉道原禪師者乃覺場之龍象實天人之眼目慨然以爲祖師法裔頗論次之未詳嘗堂遺編亦闕紹之孔易乃駐錫甑峰依止王臣聞求下逸載離寒著自飲光尊者乾法眼之嗣四校搜藥靡波討源乃至語句之對酬機緣之契合靡不包舉無所漏脫致敕纂集成二十卷理有未顯加衆里洞色之言詞或不安用春秋筆削之體或但存名號而蔑有事迹者亦猶乎史記之闕文或兼採歌頌附出編聯者頗類夫載籍之廣記大矣哉禪師之用心蓋述而不作者矣嗚呼法界無除衆生無邊凡厥有情莫非同體終日圓覺觸目眞如而迷失妙明增長虛妄分別影事帝制於六塵積集苦因流浪於三有善知識懸其如是也不歷事相而指本源但一念不生即三除俱斷十方諸賢聖之門妙如此矣稽所證之道然後知原師也生如來家眞法王子究所詮之理然後明斯集也了第一義與宗上乘當使末法之年初心之類去聖逾遠開卷得解一彈指頃宿有古佛不起于座入般涅槃雖利益之若斯於滅度而無取仰知施七寶而滿刹土徒爲潤衆之資化乘面智河沙適重敗根之罪師之法施豈思議之所及哉新集既成容予爲序聊撫梗

諸公寄題建州浦城縣清河張君所居池亭詩

序

茂才清河君於予葢鄉先生丈人行也頃者書軺来同齒血猶壯不掃一室有志四方薄遊九江講學廬阜廡精文史既紊業之大成歸省庭闈值戒車之適駕未幾青葢西上先正從行喬木懷安族人攸庇亢宗裕豐葢肥家之是圖委質策名於覲國而何暇雍

恥二年仲氏舉進士中乙科淳化三年季弟隨計偕列高等推讓致美君之志也俄而先府君拍館壽陽犢車歸葬先夫人啓手故里駒隙終喪商於解印而歸叔庭既冠而逝實有天倫之戚無復西笑之心且欲沒齒田廬放懷林壑與浮丘把袂為幾臯上人其所居也背山臨水古俞擁勝累世增葺極為輸奐曲池喦榭梁倚度虹閣起及宁凌空雲山映檻魚鳥聲取嘗心棲於焉取斯予淳化四年踈書歲得

告歸迎版輿時君膝下承顏友于歡讌置酒危榭酣飲終日予亦斐然成詠題於梁屋及咸平三年罷郡緒雲復造仙墅君且永懷園極痛深終鮮逝者如此靈光歸然予是用追感疇昔屢載前唱今年君奉本郡計籍來上中臺葢因縣次之續食將與故人而胥遇君之愛子寶吾家之宅相而予之外弟也往年隨我棲業上都刻苦讀書三餘之習無廢孝謹成性萬石之德不衰君亦既見止彌加教督會稽舊梧羽何用

冠篇首云耳

送倚序

我之先祖承嘉之難避士江外占數於上饒及劉屍之寇又遷於閩粤治產殖貨以財雄於建安世爲疆宗高上武力惠室之季亂離云瘼禮樂征伐不出本朝無種而起爲王侯稱兵而分據州郡故王氏奄有無諸六郡之地盤牙相錯莫非勍敵候望走集悉嚴兵備故我內外家世皆服緩頰而冠武弁總輿師而進德璘行脩詞聚學又得册府秘書夙夜研習曾未期月頗有文章出於人間爲前輩所許又頻詣司馬門獻賦頌天子益知名凡再歲間一召試內署一應制行在得光祿大夫賜進士第復受詔直集賢書院星

律載問寵光衆集稽古之力豈謂也哉行祿既豐思養彌切間隨爲秦陽守言歸自建安狀迎太夫人舁汝南盡室西上僑寓鄴郡始茲歲星一周於天矣而我以不肖之質中人之才黃塵過隙聽權司雅誥敢不虔揣鈍厲夙夜期有以潤色帝載與三代同

氣奈何方不遽心位過其量歲祀逾久官謗囂然不
能上封自劾漢被引退乃賜束帶就列俛首取容碌
碌於薦紳間亦顏之厚矣今年汝舉進士有司薦名
我時侍從穆滄親逢旦暮天子又賜汝高第白丙科
而升乙科俄頃之間恩與薈縟汝之仲兄及季弟比
年來聖人誕生之辰延賞近侍並得解褐試秩蓬丘
貿朔旦列拜滕下私門嘉慶歲時伏膩捧觴上壽愷
悌風生趨走左右固足以慰太夫人之心而伯仲森
武夷新集　序　卷七　三二
列門無白丁亦足以為榮曲之美談交遊之光寵也
今汝申天宮調補掌簿四明期以來年往代其任且
將歸省松楸盤桓里閭俟春憂之交乃涖厥職汝當
念為上之道以仁義是務而閭閻不可忽為吏之方
以法令是師而資材不可彊事上貴乎恭而慎於諂
臨下尚乎和而德其違至於淳素之風清白之訓蓋
有人問我者為言受恩寖深菲官無狀如衛鶴之有
祿位若社鼠之載車馬悲愁憂畏不遑寧處幸天子
一旦澄汰流品考覈名實不能者止奉身而退固願
遂初服奉版輿從諸鄉先生優游以卒歲也

武夷新集　序　卷七終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之八

碑

宋故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廣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吏部侍郎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昔許穆公卒于師春秋重其死王事贈公衮以褒德岑江陵薨于行天子嘉其盡臣節寵寄警以申恩皇上巡狩兩河駐蹕魏郡惟樞密副使宋公典掌機要務煩傷神得疾彌篤終於道路輟視朝於行閤申追命於泉扃痛深股肱見君臣之同體布在方策實今古之相望所以旌忠魂於九原鏤休光於百世者也公諱況字持正其先廣平人也自微子歸周商丘啓國胙土命氏源深流長處荆蠻者才亞於堯人仕東漢者名參於循吏或樹勳於代邸或見寄於南朝支葉扶踈華實蕃衍公之遠祖古籍闕中隋德本融亟世始大曾王父澤登州牟平令王父贊雍州萬年令皆以時命之數屈於州縣成有清白之訓遺於子孫烈考溫故晉天福中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支雅之譽流於京師骨鯁之風播於臺閣及公之貴累贈工部尚書公即其次子也禀韻閒曠風規爽邁凝脂點

滕宛是神仙中人虛受兼容居然廊廟之器愛自髫亂卓然不羣了無童心好雜兒戲初入小學比及大成恣閱黃卷聖賢之言晝誦青衿城闕之刺既而究六經之微旁通百家之雜說照勤學問日引月長刻意著述朝成暮傳跡在丘樊名振搢紳方陶鄉老之薦遇上先君之憂柴深毀性甚麻終制始復舊職太平興國五年春大宗凡三臨軒親選多士公提筆就試思若湧泉煥乎成文會不加點者生方

當於燥吻一人已喜於同時賈勇先鳴援乎其輩由是一上登進士甲科解褐將作丞通判梓州權鹽院就拜太子右贊善大夫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中謝日賜緋衣銀魚雍熙三年今工部尚書王公化基以諫官俾計相上書北闕自薦其材太宗方求非常之人待以不次之位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并試之即日召試制誥於中書明日除右補闕知制誥與二公竝命焉當時朝廷有得賢之議乾幹庫部

員外郎兼判尚書刑部面賜金紫會有妖尼訴廷尉斷獄不平公職當詳讞未嘗發擿坐是左遷均州團練副使公論惜之移汝州數月徵拜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復以職方員外郎掌誥命踰年入翰林爲學士轉兵部郎中知審刑院銀臺司封駁事皇上嗣位冕拜中書舍人修國史並兼內署之職俄丁皇妣扶風縣太君淳于氏憂柴毀骨立杖而後起五十而慕昔人所難七日絕漿僅成死者繼哭詔起復視事禁中公泣血抗章頗終喪紀優詔敦免不允其請是年冬改給事中參貳機務明年大戎犯邊翠華時邁樞機之任一二咨焉露版羽書實司其緩急伍符尺籍專校於耗登乘保鄣險走集者稟於馳張發號令圖方略者出於規畫乃至議將帥之能否授以指蹤揣審夷之情狀辯其狙詐折衝樽俎之際制勝帷幄之中料敵若神謀事鮮過任重責大巧勞智憂而公與今襄陽王丞相並掌其職公竭力盡瘁知無不爲

蒙犯風霜勤勞夙夜陟降帝右咫尺天顏總領萬機便蕃三接隻心極慮外彌中乾十二月癸酉上御武帳召近臣議邊事公方指畫上前俄疾作仆於地若大醉狀不能知人同列競前扶之上命中貴人扶掖以就西序亟令太醫切脉且曰疾不可爲也上憂形於色日夕候其安否明年正月乙酉乘輿親至卧內存問公以所疾未愈懇乞先歸面可其奏且以御衾褥爲賜仍命中使備扇舁出都門遣

京師既發又令近臣慰遣於郊外已丑次澧州懇於
法寶寺是夕以不起聞享年五十有一上數息久之
詔贈吏部侍郎輟視朝一日命使者護送靈柩歸于
上都緣葬所須並從官給公比及彌留且有治命曰
上遇我厚必鹵簿葬我生無益於國死豈可煩於人
諸弟等表其緒言上深嘉美詔以錢五十萬絹五
百匹米麥百石賜其家以備襄事卽以其年十月癸
丑歸葬于京兆府長安縣洨陽鄉大郭里從先尚書

之兆域禮也公娶清河張氏封本郡夫人婉嫕柔嘉
幽閑令淑仁洽宗黨敬成閨門二子長曰綸以延賞
之恩解褐太常寺太祝年甫七歲次佛奴尚在襁褓
三次長適屯田員外郎楊垣其二皆幼公生孝謹之
放貢士佐之才幼能屬文談必稽古尚書府君之捐
館舍也季父　愚舒以左拾遺守華原郡公實從行府
中戚表皆令代作公口占五吏應接不休日晏百司
親疎有意奉父柩詣敷息曰節我家國罷恨吾兄之
不見也至性純孝出人遠甚奉慈母烝烝膝下調
滫瀡以供膳衣文綵以承顏左官方州單車獨往盡
留妻妾給侍庭闈杜門謝客暑濕疾瞻理寖深公藥必先嘗目不交睫禱神請代
指景悼生雖曾閔之行無以過也長兄泌職方員外
郎公之存記室次兄澣皆先公而逝弟湛任大理寺
丞亦以友愛成乎敦睦棠棣致美塤篪相須天倫之
勤七林營慕耀州富平簿渙太子中允沅處士澣進

士洞殿中丞壽校書郎瀹皆公之從父弟也公承高
門之慶爲保家之主協比諸弟糾合近親人不間言
兒無常父宦成名立率繇於公游吉之元宗張仲之
孝友見於楚矣公自決科筮仕彰纓登朝至如羊舌
肸習於春秋而公分直東觀裁成國史公孫揮善爲
辭令而公入參右掖發揮王言雋不疑之治獄也多
所平反而公當詐刑之任民以不寃山巨源之薦賢
也審陳啓事而公操簿官之柄下無失職嚴安徐樂

道在左右而公步武猶葉赤潤色帝載罔放孫資對掌機密而公往翔冊地秉兼執國鈞至於寤寐眠躬巖巖羣望外庭集議不由從而詭隨宜室論思必有犯而無隱此詩人所稱郅之司直又如恫恫善誘拳拳好德啓沃施以廣察功成不居虛已以待物事至而應此仲尼所云古之遺愛雅性冲澹留心釋老早歲嘗受道籙晚節頗究禪荃悟茲無生用成達觀素善持論酌之不竭多識典訓扣之斯應抱量陂者鄙吝之意日已銷釋宇者名利之念都息接士在寬而思降定交歡久而益恭徒御和而愈勵人服其德而歎成恍挈夫又何言室有芝蘭但聞俱化非大雅明哲豈能及是耶公方以將明之才輔文思之政談弭兵之術議牛戎之策使畢于之首縣之衆街潦陽之貢陳於宋伊周而兩穊遭災二豎爲沴天不慭遺大之云亡召公棠仁徒結芘棠之愛留侯遺札廣多自擘命書左振時譽累當大手筆之事皆爲士君子所伏集二十卷傳之子孫諸弟等以總帳猶懸宿草將刻憂陵谷之或變慮德音之不昭謀建豐碑以表神道以某嘗學舊史曾接生平得以祖述世家論次閥閱敘太丘之德諒無媿詞非臧孫之言敢期不朽聊撫梗概以爲之銘銘曰

卅與臨朝齊居決事時惟宋公將順其美咸平之政既寧喜矣八柱承天七聖翊軒綱綸亥職群酌化源尚蒲伏奏溫樹無言林父忠藎康侯錫蕃三邊屢犒六龍順動借箸前籌屬鞬景從美疹弗瘳吾謀猶用城郢遵言涉洹占夢梁木斯壞太素收神易簀而沒委順全真精爽何託上騎星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行路咨嗟寃魂悽惻股肱或虧其痛何極尸諫猶切忠魂烏依言不忘社稷卜葬咸陽蒼蒼弗違

封樹云畢閟茲旨徽自古有宛吾將隮依逝者可作
非公曷歸丘壟陵夷光陰迅駛傳信方來孰非文字
乃刋貞珉式表幽隧懷公之人於斯墮泪

重脩亳州洞霄宮碑銘 并序奉
勅撰

臣聞昔者大道之行異人間出洪惟柱史實暢真宗
叙道德之二篇述慈儉之三寶玩志衆妙理洞於帝
先垂訓方來尊居於教父故升喜氣爰識真人史
述編年首推黃老或謂之隱居子舊昔五千文或以

爲太史儋享高二百歲立言曲於不朽乘化入於無
間惟若縣厲鄉卽降神之地土風雜乎南楚郡境介
於陳留蓋尸而祝之嶷嶷作庾衆之社思且愛矣陝
郊存召伯之棠後人緬慕玄風周爰舊壤聿因靈迹
座建嚴祠歷代封崇樵蘇之禁彌肅昔賢讚述金石
之刻具存又往者聖質誕祥元符冥合乘白鹿而下
爰自九天感流星之精生於左腋指李樹以爲姓繇
聃耳而立名稟粹斗魁發祥井脉僉以爲塗山祀夏
式脩啓母之祠后稷配天乃建姜嫄之廟恭惟聖母
實裔至人陰谷未移光靈如在又因遷址別作庭
日之爲李毋利蓋有年矣雖潔粢致享不領天子之
祠官而開館棲神具載職方之地志歲月寖遠遺構
僅存期運環周祥符顯發施及唐室系自仙源乾封
中以錫美流光肇開鴻緒似續蕃衍襲慶本支且念
大極之先冠二儀而首出盛德之後垂百世以彌昌
追崇長樂之名用顯始基之迹繇是追封聖母爲先
天太后又以列真之宇神光燭於宮壇集靈之虛紫
氣干乎霄極琳房絳闕窈窕重元孔蓋翠旐裵回戾
止蓋方輿之福地乃虛皇之密都繇是改命祠宇爲
洞霄宮人火無廢於熏修棟宇益增於輪奐南望吾
子飛物凌雲左帶震澤清流波石行人爲其顧軒
臺遊者忘歸更衆泰洞至乃亥照照格冥感彰聞或
旭景朝曛非煙絢綵或乘修夕勁芒露晞滋或千仞
臥翔覽德鄰而下集或九井龍兒乘雲氣以上騰在

昔海縣塵飛萑蒲蟻聚流矢集屋束蘊乘墉卽必黑氣塞川愁霖貫序兇黨不能肆毒閫境率以寧居當時降璽書以旌揚番方策而標紀求諸故府恭閱牒之未刋歸然靈光實神明之所庇皇朝接千歲之統按九州之圖包舉海隅並走輦轂望講求祀典咸秩無文誕揚清淨之風式契玄元之旨深詔撫郡崇奉靈場繕完靡虧嫌修彌潔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之在宥天下也恭默思道齋慄事神紹祖宗之耿光集

乾坤之景命端拱南面唯軫念於蒼生閭閻宴西清乃娛情於玄牝順風之拜幾暮於崆峒赤水之珍靡微於窾詬饑民壽域日用而不知決事齋居天行而弼健乃至探求三五之載籍致恭上下之神祇黍稷犧牲悉用先王之禮壇場珪幣無取方士之言正違治亂修獎起廢陳信策告蔑聞秘祝之官備物鴻嘗奚俟若放之鬼乃至山川竹鎮于地出雲雨以嘉生卿士有益於人垂竹帛而悠久莫不咨詢典故彌縫闕

瀝豐潔芬而致用聰明正直之是依用能陟降泰時與三靈交歡端委明堂俾諸神受記帝錫純嘏百祿是膺洛出圖書九疇式叙盛德大業光表格天固非名言之所能及也乃眷亳社時惟敦陽仁里未遷涛都斯在襄以神虬躍於沮澤陰魄離於罕車雩禁僭愆水潦荐降雲不待族而及我私甫田或害於粢盛閔幾勤於浸灌是宮也辟面勢奧墳取規大壯在山粲藻棁於焉勝人非麥麴窮何以禦濕屋茇

近臣案行故墟周視層搆度費制用庀徒僦工之子弟百堵皆作靈臺經始不日而成雲鍾象農隙之民風斤得藝成之瓦朱甍洞呀於廣陌紺殿崛起於中天棟桷交持晃陰虬之騰倚觚稜四注狀名翬之飛繪事後素施丹雘容而克肖古蠲享獻表明德之

跻氓俗於無何行將迫七十二君告成功於日觀章
萬八千歲比聖曆於天皇玄同至真永錫難老如斯
而已矣秋八月新宮成主者上言願志能事大君有
命允屬下臣臣學古非優聞道素淺草寃大之詔無
東里潤色之才談恍惚之宗增吾黨狂簡之媿踟躕
燥吻謹爲之銘其辭曰

武夷新集　卷八　十三

至哉玄元權輿太極象帝之先昧者奚覩矯矯伯陽
自天生德其道猶龍人靡能測厥初誕祥睟惟厲鄉
領聘綸髮室照神光蹈十把五舌碑而長井泉涌脉
星精耀芒集靈之址玄祠崛起檜亦手植樹負乳指
聖母遺阡右環洞水福地旁連清都對峙爰庇其昌
錫羨于唐寶冊追謚雲篆龍章金閨劫號卅紀琅琊
明靈如存祀典不忘帝臨赤縣乘正御辰致恭神祈
大庇黎獻德聲流聞沼毛登薦鬼有所歸民亦不倦

帝居紫宸味道全真格天在宥易俗遷淳陰陽大順
府君諱文逸字慕賢華陰洪農人也昔周之伯僑始
啓封邑胙土命氏實曰楊侯瓜瓞蟬聯大昌厥緒在

武夷新集　表　卷八　十四

表

故信州玉山令府君神道表

玉山府君以太平興國三年六月三十日啓手足于
長樂里之第其年十二月八日歸葬于南原凡二十
三年矣余石來刻陵谷將變嗣孫億大懼夫祖德之
湮于地考諸譜牒詢于耆艾追述先美以表幽壠云
府君諱文逸字慕賢華陰洪農人也昔周之伯僑始
啓封邑胙土命氏實曰楊侯瓜瓞蟬聯大昌厥緒在

西漢時重侯累葉施及魏晉世爲公卿永嘉之亂播
遷江表始占籍於上饒郡因爲郡人焉安土重遷凡
十餘世唐上元中劉展稱亂吳會弗寧府君之六代
祖始挈其族人避地於建安之吳興斬木誅茅築室
治產以財力雄於州里以義方訓於子孫魯王父式
踐德詠仁隱居求志王父卻屈不用武斷不能亢宗於是募鄉
爽世聚居羣從百口非
民之眷勇者數百人受署於本郡爲義軍指揮使堅

壁數百以備不虞一邑賴之終以無患列考爵遷時
未又結髮從軍受署義軍討擊副使府君即副使之
次子也始在童丱道遊膠庠博習親師服膺素業家
世從戎旅之事以家舉聞於郡中而府君耻事輕肥
雅好學問被服造次必於儒者識者以爲泰重父之
生不茲也時王氏偏竊制
思公以猶子之愛推延賞之典纔十餘歲解褐試秘
書省校書郎未幾丁剛使君之憂泣血執喪殆於天

性純孝之德鄉黨稱焉及王氏垂誅吳人致討建安
失守歸于金陵改右千牛衛胄曹參軍知建州倉事
克遂循陔之歡靡辭掌庾之賤就加本衛騎曹參軍
先夫人寢疾癏嚮府君即解所職調品藥餌供視膳
羞日不交睫衣不解帶如是者凡歷三時而卒以不
起府君匀飲不入嘔血數升柴毀支離僅成苴孝服
除調補撫州南豐簿視事踰月化行若神先是邑人
常以端午爲競渡之戲具舟數十艘聚譟不逞之徒

以較勝負必先載死石因以相擊每歲死傷者數十
百人府君前知其然至期大索筦其爲首者數輩訖
事無變獄訟衰少縣政益清秩滿擬常州武進丞離
不之任改大理評事信州玉山今邑有鎮兵兼總軍
政府君覺以御下明以照遠姦流自息歸版圖增美先
甲發令率衆浚城濬壍疏陸明也未幾主師渡江盜
竊閩境卿大夫司直示嘆未府君實奉簡書事
城壘調發徵斂繁於秋毫府君之愛流血執喪殆於天

素會未數月得代而歸老幼攀轅易服宵遁當是時也國命將墜人謀已改府君杜門稱疾不交世務靜以觀變默而俟時俄而黃旗運終青蓋西上詔旨敦迫州司臨門方促星火之期忽嬰霜露之疾不克上道因以家居惡石無徵梁木斯壞享年六十有五未躋于壽歷試百里之宰未盡其才有折衝制勝之略值艱虞而不得伸有化民成俗之具逢承平而不及用齎志沒地遺恨終天行道之人所共歎息府君娶

武夷新集部郎中嵩之女也生先君諱某象賢惟肖夙夜無違守學四方名聲籍甚及府君歸老別墅先君終鮮兄弟孟孟就養不離左右被褐懷玉韜光戢耀以至下荼蓼之苦荷清白之謀世故紛綸家徒壁立府君之歸寵寀也銘誌闕如歲月寖深耆舊猶在遂捐採摭以備萬一謹按府君天姿謹厚寬中多恕行有枝柴心無町畦慷慨經綸博通治體信著朋友仁洽鄉閭逮乎年十一月天子有事南郊其孤億任諫官有司以丙戌詔書追贈先君爲大理評事龍彼泉壤慶延里閈行路歎息艾老榮之四女長適隴西李瓊次適清河張仲言後府君七年而逝次適河間僉簡臣次適清河張奭愚率皆大族莫非令人婦德嬪風表儀宗黨府君之任玉山也其孫億始生億將生之夕府君前得吉兆謂必興吾門躬自撫養特所鍾愛纔免襁褓

然以詩書及府君之捐館舍億五歲矣方在孩抱水遠惡顏逮十有一歲太宗皇帝遂閔其名徵詣闕下試以詞賦官于秘書自是入蓬丘直仙殿升近署實周行爲天子從官成國家大與非錫羨餘慶燕翼貽謀之陰德不然者寧爾億何以及茲億自舉族還都再見閏月數墓木之已拱憂堂構之將頹前年獻封公車求領郡政皇上固留不遂億懇請而行匪粵之區封畛相錯伏念昔者府君之歸窀窆也銘誌闕如歲月寖深耆舊猶在遂捐採摭以備萬一謹按府君天姿謹厚寬中多恕行有枝柴心無町畦慷慨經綸博通治體信著朋友仁洽鄉閭逮乎年十一月天子有事南郊其孤億任諫官有司以丙戌詔書追贈先君爲大理評事龍彼泉壤慶延里閈行路歎息艾老榮之四女長適隴西李瓊次適清河

君東帶奉侍風夜匪懈當惡澣洗無所不爲府君母弟五人率以豪俠自任鮮車怒馬輕裘緩帶出入閭里持吏短長舉虎憑河使酒難近私匿亡命結客執仇人苟長之莫敢忤視府若戒督備至橦楚並用諸弟惕息剛悍少衰皆以天年死於牖下議者許府君之善教也涉獵史傳詳明典故銳意風雅勤成篇章及試吏方州嘗奏伎記室巧爲書檄曲暢事情兵戈之餘遺棄散落素善草隸自可名家天縱多能洞曉鍾律新聲度曲精義入神圖緯數術固不研覈基陸

蒲塞出於餘力若乃張仲之考友安世之慎密史魚之直伯夷之清窖金之忠石奮之謹劉文饒之恕秦巴西之仁庾亮之風流山濤之識度凡是衆美無一闕焉時方構屯位不允量蓋仲尼云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漢文謂李廣惜不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命之遒塞道之行否固有冥數矣夫惟賢者能

之是誠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恭惟府君之德業章章如是國史弗載鉛未刊春昉秋嘗彌用休惕冬裘夏葛靡敢遑寧嗚呼不見成人范喬之悲固極有憩於長太丘之德未衰爰勒貞珉以永終古胎嚮非遠譽欤如聞嗣孫之勤尚或臨鑒云耳

碣

故隴西彭君墓碣銘　并序

碑碣之制著于令甲咸以官品而有等威全於孝義著聞隱論不仕亦許刊石表行以示後人斯國朝之褒典也隴西彭君諱悅字仲荀予同郡人其先屬玄王之勃商與家韋而更霸保姓受氏德厚流光乃至鏗爲大夫以耋老而著稱宣爲二公蘇經術而進用錫羨聲衍垂俗後昆枝葉扶疎譜牒散落至君之七代祖始占籍建安因以上著奕世似續孝謹不衰有

公大王父英屬王氏建邦亟登勇爵實貞師律武遏
外虞受署御史中丞本鎮防遏使王父晏爲之副試
以壯戎麾烈若大規偉度金陵用師閩閫荒解遂忘懷
物表脫遺世紛樂一丘之棲運詠幽人之長往及天
太平之民君特違不羈步通多可跡容文史懷概經
翰立義不俟行爲然諾之信捐生赴難廓以在亡爲
辭睦族以仁事親以禮勸接士類賓至如歸教行閨

門表無常主脫驂周急斯乃細行折券市義固其素
蓄汝南之俗咸出子章之評頼川之人懼爲陳君所
短一境從化或行者之讓塗千里請交多升堂而拜
母窮義府者不見岸谷飲德馨者有如椒蘭仲尼所
謂君子儒者此之謂矣始以肆業之故自鄉里杖策
遊滑陽之廬山廡精爲學總暮歲之內以詞賦擅名

二二
了烈考之憂君天性純孝居喪過禮柴毀骨立閭鄰
無容聚以緦麻之傷生不逮五麻者之終制去年夏以
先君龍冥之事而舞罷於上饒之鉛山跋履山川蒙
犯霧露待疾遄旅屑屏而歸反席未安瞑目長往年
四十九即以其年五月十二日從先君之喪歸葬于
新建郭孟陬源鄉山附于兆域之側禮也夫人武
寧章氏江州儒化令七廉之女也雅有婦德宜其
宜家前后而亡墳未宿草嗣子歆承詩禮之訓挺跋

疑之姿未及勝冠之年已負青雲之志超向遠大意
行端嚴[illegible]之[illegible]
足[illegible]
測其[illegible]
閉門讀書[illegible]
年未[illegible]
殊少於自薦而涉[illegible]
路若[illegible]
武衡新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成紀縣太君又徙天水恭惟疏邑之興用旌斷機之訓徵名教於石窌報勑勞於棘心人子之道斯爲至矣而夫人從子之貴去國長懷當一喜一懼之年動維桑與梓之念君諱是泰公車之奏牘求會稽之郡章天子俞之即命領衛陽郡事前席宣室從容語及賜金內帑充寵行邁五日君由入奏戟多歷年所俾制汗簡光輔宮業又自曲臺博士遷尚書外郎以坐曹應宿之重領察部行春之寄衣色五綵雜備

綬以相鮮車朱兩轅先版與而奉引帳伏別墅上壽高堂合戚屬以叙燕私道故薦而爲笑樂擢金告罄家忘其貧常膳載加喜形於色嗚呼不幸夫人以景德二年正月已未終於郡廨之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即以其年丁丑歸葬于潭州長沙縣長沙鄉祔于太博府君之塋禮也夫人先京兆人家世儒素父諱延宇字賛明也博士君肯構其家以儒爲業讀易得伏羲之旨詠詩有騶人之風振跡丘閘試吏州縣實有仁惠在於閭閈凡歷五官終以懇過夫人輔佐君子宜其室家及姆痛未亡靡宅誓志清風範若四鄰藹然夫人躬機杼以給代臘男且就學擇隣居以示之女將適人給資備具嘗勤苦楚十五年而工部從事鄉貢第名仕終有幹事爲時聞人蓋劉氏之族望夫人而立也夫人雅性奉佛深通內典始廢齋沐治家以正敬守以嚴御下以仁奉身以儉用能閨風闈範式是六姻而考康寧享茲五福迹其素雅豈徒然哉一女適曾國曾鞏舉進士終殿中丞工部三子曰直方舉進士仁大理寺丞通判通州曰直温直清直諒業進士二女長適會稽許大理評事知鄂嘉魚縣次適汝陽周夏侯敦用亦進士內外姻戚莫匪文儒一門之中素風懿望積善之後餘慶匪輕工部君

履霜露以深淚奉兒筵而綴棘五十而衰出於至性
三年之制善守禮經且以封樹克終藏月堪述大懿
撒鑾閽而不彰違咨遵舊文以爲銘書鄰絳驛玉音
荐委褒陶毋之德感嘆媿春秋之徒表京兆之阡式謹
樵蘇之禁銘曰

巖巍之德宗姻是式表南國兮嵩嵩閨門繩繩子孫
昌後昆兮晴日換藻蘭陰潔膳高鰥鳥兮衆衣斑斑
[illegible]兮融峯峻極湖波碧色啓封域兮
武夷新集　卷八　二七

墓誌

故宋陝州芮城令清河張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仲仁字子信其先清河人後徙建安之吳與遂
爲著姓當王氏之據有閩越也魯祖從晟[illegible]州里豪
右材兼文武仕至浦城制置副使工部尚書祖贊以
延賞之典署建州長史烈考仁遜檢校左散騎常侍
君卽常侍之次子也與伯氏同生居上爲弟風格甚
頴趣向多同里巷相延家人莫辨每異其服飾以自
別焉君爰自童蒙服膺儒素韻宇冲粹智略縱橫李
氏之平建安也常侍辭疾家居君策杖行
在叫閽上書朝論奇之卽授太常寺奉禮郎改秘書
省校書郎調補本州松溪尉江表平入朝歷岳州寧

縣王簿青州千乘尉達州巴渠簿兼令尉事遷陝州芮城令以疾去官旅寓京師寧坊醫藥積日彌久美疹愈滋肩幷而歸遂成淀痾清濟卧病既十年而未瘳東嶽斂魂俄二號而不返以咸平二年六月十八日卒于仁風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二其年某月日歸葬于裏衛源順也君娶武寧節度使李公諱汶氏生子三人長爲舟舉進士次番象番亡次爲式女一人適進士章覃自君之疫疢也爲舟等夙夜扶侍躬親左右靡神不禱靡藥不嘗而孟服勤日爲至孝予從祖兵部郎君之元舅君之先夫人實予之舅姑某之與君猶丈人行也平生遊處顧託乘以猶新舊館過從嗟腕驟之無

盡銘翠琰以志佳城銘曰

大之德兮世濟美仕兩朝兮政之善兮疹何幽兮隣萬鬼人之生兮胡哀爾之久兮藥勿喜返九泉兮毛枕

宋故王容員外郎直集賢院高平范公墓誌銘　并序

咸平五年二月戊寅集賢學士主客員外郎高平范公棄中風眩終于上都甘泉坊之私第上以賢相之後形於歎息成里之懿優其明睦兩宮遣使以赴吊四隣聞喪而輟春爻遊慟哭於窾門行旅咨嗟於閭巷非椒蘭之德服媚於人梁棟之材中道而夭者疇能痛惜如是哉公諱貽孫字餘慶商周實享世祿春秋戰國繼出名卿或以博

士顯東京或以詞人稱南國或以文雄史策或以信著友朋蕃衍流光非可殫舉及公之大父守愚古數京輔隨牒方州爲鄭州防禦判官今屈當時慶鍾後嗣累贈太子太師王父故皋國公諱質以伊管專業輔翼三朝以恭謹手筆稱量天下縣司徒侍中罷爲太子太傅皋國公而聞望益大恩禮彌渥將爲蒼生而再起遂歎哲人之云亡然自五代以來百年之內號良弼者不聞他人累贈至尚書令烈考諱旻以公

卿子著籍甚之稱在貴遊間有台鼎之望文章組繡
於經史悅心計剖析於毛甕任給事中三司副使公累
謫宦事備屬書由公上言追復官職緊贈至工部尚
書公以疲疑之姿荷清白之訓思以學優入仕耻繇
父任爲郎不雜塵游專精墳史果以鄉里之薦亟預
賢能之書天子臨軒擢居乙等同年生率次補州郡
從事掾屬承尉天子以公爽世載德海構象賢欲其
起家不循常調館秩校讐細素雚陳啟秘書之
武夷新集　墓誌　卷九　四

劇本籤題具列同吳氏之西齋好事之名流布京轂
萬卷或手自繕寫或親加校讐細素雚陳啟秘書之
武夷新集　墓誌　卷九

劇風庭月榭蕭晨蘭夕必命倩嘯侶銜杯激陽凡僑
三益之交莫匪一時之雋漢庭太史或奏於聚星齊
國容卿無嫌於卜夜此亦冲懷也其亡享年四十三斯
好賢有足多者嗚呼不幸令也其亡享年四十三斯
天也已矣夫人高邑縣君李氏實淮陽丞相之妹洪
惟伯姊母儀萬邦作合先朝居尊長樂而夫人處貴
忠降在福能貧周旋禮經輔佐君子得中饋之道彰
章必陪扈載沒棲船於汾水即奉豫遊以冠玉之英
楊累閨題扼以燃貧之敏思幾至祭祀其風度閫詳
才調清婉士流推慕時論歸之登朝爲殿中丞遷太
常博士上即位入省爲外郎皆領書殿之職公克纘
緒業祇荷門閭寢丘遭產非有齊腴晏子舊居未更
爽塏而能孝以睦族儉以飭躬即安先人之廬不違
王父之命雅好禮法尤重名節奉蒸嘗之祀罄徇逵
于神明事棘塲之親歡心洽於宗黨性嗜墨繙家藏

未亡一子克勤年十一歲天子憫之特授太常奉禮郎月給俸緡俾終服紀同有奇嘗荷旗鳥門雖在童蒙已知猶慕有後之慶斯言不誣一女尚幼夫人以喪無慮居禮當即遠殁家襄事竭力送終伊洛之間松檟斯在日月其古龜筮無違即以其年十一月戊申扶護歸葬于河南府洛陽縣某鄉某里祔于先塋側也嗚呼劫燼灰飛流碑谷變非刻金石曷志桑田以景投分生平託之銘篆臣源尚在庶稽紹之不朽

武夷新集　墓誌　卷九　六

孤伯階有言述太丘而無媿銘曰

范氏之先出於陶唐積德儲祉奕葉流光赫赫皋公輝綏貂璫陰德有後乃生夕郎於惟集仙芾構芾堂穆然容輝煥乎文章行歸於周動圖不臧嗚呼難忘

今也即亡洛水濱兮印山址波東傾兮樹西靡從先有門上歸軒震悼遣使弔問法賻之數有加常等寵榮光啓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戶部尚書錢公墓誌銘　并序

咸平六年秋七月詔鄧州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城公歸京師疾故也上開宜室御武帳延登前席勞問數四以公美疹初復未任朝謁賜告就第俾之順養沈九月勿藥有喜入謁未央宮白是五鼓登車晨趨無廢三杯退食常膳載加朝野之人室家相慶

武夷新集　墓誌　卷九　七

喜良臣之獲祀面斯文之未喪也十月戊寅宿戒如友介笠乾之宇爲桑門之僕與開士輩談苦空演眞諦俄起更衣偃然就枕若假寐焉少頃視之乃風眩卒矣以不起聞享年四十有四上臨軒震悼遣使弔問法賻之數有加常等寵榮之事悉從官給翌日詔贈戶部尚書天子以公學大人在喜懼之年有疵若之疾不克終堂之養實深

恩寵存歿君臣之際斯爲至矣公諱若水字淡成河
南新安人蓋凌煙功臣巢國公六龍之後世胄閥閱
譜牒存焉贈太子太保夢追封琅琊郡太夫人王氏
曾祖妣也贈太子太傅豪追封清河郡太夫人丁氏
祖妣也尚書司門員外郎贈太子太師文敏烈考也
往者公參掌禹機追榮三代始贈孤卿再蹲極品至
於延鄉之命乃慰公伯之心蓋由夫錫羨貽謀重世
始大減孫於焉有後太丘以之無憾也公始在孩

襁頴悟不羣愛自書矜師齡鄉校開卷成誦發言有
章總十歲能屬文逮志學之年已博涉六藝方領矩
步比肩諸生而符采超邁襟懷敞朗山庭月角蓋有
公侯之相瓊樹瑤林自是風塵外物率山陳博一見
公以爲有仙風道骨名在丹臺案册中柏閣僧宗襲
者有人倫之鑒徇識公於幼聃且云斯人者異日登
金門上玉堂升赤霄揖白日矣太平興國七年詔郡
國貢士詣太常以公首薦於賢能之書時總謁造
會有非功之喪不克隨計再上登甲科解褐同州觀
察推官尋以經術緣飾吏事至有隣郡之民滯訟未
決不遠千里來求片言時先太師掌內帑於西都倉
卒捐館公見星而往指景悼生泣血倚廬柴毀骨立
左馮之人相與刷狀太守且云失賢從事民將疇依
朴聞於天特俾權奪公署線而替幕盡心喪以畢禮
經紼政行服闋尤寨今三司使夏官侍郎上谷公
時任樞密學士領選部方與天子論思惟幄之中進

退天下之士而品藻人物講求茂異攸攸薦雖恐
不及當是時公及太原王扶趙川陳充同郡錢熙皆
爲外諸侯賓屬即抗章以聞咸俾召歸闕天子命丞
相府召試以公文宦高超拜秘書丞直史館中謝日
面賜緋衣銀魚自扶而下只除殿中丞不得與公比
明年拜右正言知制誥與人給事中柴公成務呂公
端參知政事王公旦同制並命焉淳
化三年郡國貢士幾二萬人天子以來莫斯爲盛天

子詔公同掌文柄數月又命案行平凉五原等郡公乘驛至寨下盡得其利病歸奏於青規中畫地聚米如指斯掌天子嘉歎且諭以登用之意公辭以身被逢掖業在黃卷得司誥命爲詞臣足矣天子乃召公入翰林爲學士自屯田員外郎遷職方仍賜三品服審官辯論人材周太宰之任銀臺出納王命漢尚書之職又詔公兼總二司焉至道元年春正月命公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進階朝散賜勳柱國樞衡之任機務在焉自唐朝以來皆二廣兼領建朱梁之後與三事抗衡至若赤白之冀曉俾邊泰靖軒使夕發兵符承睿旨於禁中授成算於閫外丞相有所不開也天子以公忠藎明允溫恭篤慎付以是任

乙夜之覽爰備名山之藏上又以太祖皇帝十七年中紀號四方削平海內規模宏遠功德茂盛當時史臣殊爲簡略又命公舉爾所知再加論次公辭不獲命乃奏故刑部郎中知制誥王公（禹偁）今翰林學士梁公（周翰）知制誥李公（宗諤）趙公（安仁）總及周星俄已絕筆彌縫闕漏號爲詳備兩朝大典出於公手百代而下垂於信書俄掌吏部三銓兼秋曹案讞會鳴鏑入蹕大駕親征公扈從鈞陳駐蹕全魏或燔火傳警

羽檄交馳天驕舉南牧之師雲臺有未決之議上必遣親近咨其計策給以筆札受其條對六藏宵遁萬乘天旋命公權開封府事鄴都缺帥北顧是憂命公知天雄軍府兼兵馬部署言事者以上郡之地控扼黨項宜備復城隍大聚兵穀朝廷感之發卒萬人羸糧深入因舉夫版築之役而謀夫盈庭利害蜂上未能決適公自魏乘驛詣師于離石以幄幕九張兵車百乘意決野宿凡五日造廢畽馬公據鞍少選當

機立斷甄罷其役飛章以聞宸襟洞開疑謀氷釋罔詰闕而白其狀上嘉納慰勞適屬親試貢士命近臣考甲乙科第俾公預焉東堂校文聘推精識西清賜對帝善其言數日又命公撰郊祀慶成頌以聞公退而論道爲便宜從事凡七旬復命上謂公曰天官書上將次將位在文昌宮漢宣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文武是憲內外迭處亦何常之有公不能諭上旨

翌日有旨下之拜上以太原西北勁兵處控帶鴈門雲中匈奴之所走集思得賢帥付以師律即命公兼[illegible]等州經略等使判并州事盡付諸將俾爲長城又下詔案行邊塞周視亭障并土嚴凝窮冬尤劇擐甲冑者或至墮指襲狐貉者僅如懷氷公夙駕載馳衆犯霜霰且多飲醇酒以禦寒氣因傷肺得疾頗施鍼砭忽瘍潰於脰流血升餘四體薾然僅存微喘上遣中使太醫冠蓋相望又別賜手札丁寧款密切蒙藥石之効未任軍旅之事適會府州有所經度公將

力疾而往上亟令止之雖漳濱有瘳而衛幕多故俄制勝門可以坐籌破虜兵亦難於卧護乃降優詔俾之來朝方將驗上池之十全延明庭之三接出駟六轡授鉄鉞以專征入序九功登嚴廊而論道爲國方召播美於轂詩致君堯舜躋俗於仁壽如何奄忽乃至云亡里巷輟舂搢紳揮涕管公明不及嫁娶也文武是憲內外迭處亦何常之有公不能諭上旨遺恨終天張元伯與隔死生緒言在耳嗚呼即以其年十二月壬申歸葬于河南府[illegible]安縣暖泉鄉祔于

先塋禮也公歷階至金紫策勲　任國祀秩水土兼
職風憲三進爵爲郡公眞食乎　戶功臣之號凡
三加焉祿位官封亦云盛矣一云延年秘書省正字
始七歲蜡在稚齒子了無童心擗踊哀摧啜泣孺慕出
於天性殆過成人貌是遺孤庶乎有後公母范陽盧
氏累封濮陽郡太夫人夫人榮陽鄭氏故殿中丞處
升之女封北海郡夫人皆以公貴也兄若訥若虛早
亡若愚今任大理評事通判台州公於昆弟中爲最
幼號路簿若冲從父弟也大理評事維周前河
南水簿智周兄之子也皆繇公而成立焉公眉宇
秀拔實鍾標映體二隣幾識探繫衆下學上達文成
雅器克己恕物殆過放麑之仁虛受兼容乃有涵牛
之量善談名理聽之者更僕忘疲多識典故扣之者
擅鐘輒應品題人物汝南之子將坐鎮雅俗東晉之
安石挹其儀表者若披雲霧覩青天之游從者如薰椒蘭
蓋所謂鏘之彌堅仰之彌高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

也公在先朝時爲北門學士與故刑部侍郎張公
同日覩上天子喜金鑾之得賢詠嘉魚而申美特詔
宣室開樂魚龍維戲近臣咸預式宴盡歡時方隅未
寧悍候屢警在於內署實司密命每天子臨便坐決
政奏軍書手詔急於星火爰之側授簡立成曲盡
事機不加點竄秉筆者推之掌審官之柄也如良工
取材輸轂咸適其用雖小人懷土胡越不違其情罷
黜蒙於安全寤恩以之區別居中堀之地也聲竭讁

知某機務守正持重曾不將迎憂邊思職屢案嘉
[illegible]從部資據坤維絕湯網者居多皆呂刑之
不[illegible]公仝活實繁有徒且以眞密自持獨給無迹
[illegible]而出雖温樹以不言陰德豈誣在里門而終大
[illegible]爲百年之計臭於樹人三代之昌皆繇得七姑
務引翼以答恩遇祁可馬之舉舍外不避讐鄭當時
之薦賢言之有味又以離進易退儒者之行既得患
大鄉大所爲乃辭條樞府退號書殿士林歌頌堆案

盈凡馳競頻息風俗歸厚既而述庶虞之二典極班
馬之三長西狩終篇前修其起協或以不署字衛是爲
專美或以倒置賠穆於焉續宗公討彝故實援引詔
令廷諍數四策書乃定羣邪側目正人增氣領選部
也山公啓事多所薦陳掌秋曹也不疑平反號爲覓
大權菹京觀也獄囚數百一旦決之桴鼓稀鳴鉤距
廢設陛日浩穰殆臻清淨出撫魏郡其政亦同乃有
元戎貴侯高牙大旆提七校之師中人內侍銀璫左

貂從九天而降公卮酒大截率以交驩郊勞飲餞曾
無屢空坦然放懷不以屑慮及
[illegible]奉給私帑屢空坦然放懷不以屑慮及
罷上都之役而晉民息肩擁大鹵之兵而胡騎屏跡
乃至易貴而沒家無餘財行路之間人皆流涕非誠
信素著雖本廣之不言仁惠見思同于產之遺愛者
安能及此哉公有德有言多材多藝精覈數術嘗評
明堂肇稟衆材具施如何棟梁中道而壞元首聰懷
同寮是宜吁嗟股肱一旦而折腹背何益鍰茲六翮
楓木爲喪我番棘人失司南國亡遺直空餘話言
布在方策[illegible]公其瞑悲玉樹兮將埋悵浮生兮
下冬所[illegible]齊治生收養孤幼作邸成分宅之仁

朝露闕英魂今夜臺伊南州之高士今臨紫陌啓漸
阡今從舊域嚴封樹今禁樵蘇志泉扃今刻金石諒
西土之耆老今盍樹碑以表德

宋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奉大夫右諫議大夫騎
都尉賜紫金魚袋滎陽潘公墓誌銘 并序

咸平初天子端委穆清順考政道思近耆德樂聞話
言於是徵漢代金華之舊聞考唐室翰林之故事特
置侍講學士之職時予從祖七兵尚書故戶部戛侯

貳卿今侍郎河間那公中丞呂公拉預選茲後三歲
今丞相畢公自上黨驛召既至即以命之又再歲自
掾幕府擢為諫議大夫校以茲任八年之間
掾宣撫河南潛公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
六八而已公亦既拜命人無間言時屬大騎犯邊軍
將士警天子將躬秉武節展義兩河而公以藩艾之
安處切近之地盱朝備問言多沃心中渢諭言退必
削槀及與駕海伐勤勞屢從畫驟乘於襄野夕宿衛
於勾陳從羽獵於儲胥倍玉食於雲幄蒙犯霜露因

而遘疾猶親奉宸旨致祭洪河沱壁浮雅意懇側
及復命行在移疾渭濱晨趨暮召夙夜匪懈中乾愈
甚東帶不任中人調醫存省相繼嘉言入奏啓沃未
忘美疹漸滋皇慈彌篤將奉明旨先還上都肩舁啓
行郵亭先置屋言夙駕有加無瘳及旅凱班旋富肖
沉痾精爽將竭方艾不亂月正元日始於弼留猶召
故人執手為別且占遺奏不令託孤歎逝者之如斯
痛主恩之未報言訖瞑目至夕奄然皇上軫悼良臣

賜徒加等以其子太廟齋郎汝士為大理評事正字
汝礪為太常奉禮威賦貝祿俾之終喪又詔有司給
方舟載其柩歸葬豫章從遺志也忌日之辰無貝為
北公諱慎修字成德其先滎陽中牟人唐末避亂遷
於閩閩治產作業遂為著姓當王氏之偏霸也僖祖

法曹據彩守以非法致死罪抗議不奪投于版面歸
王延政據建安且欲僭以爲相時閩塘結蠻寇戈繼
日引經義而廷諍因禁錮而家居江南平建州若得
劇孟之一敵國也累服大僚掌劇務辭榮致政得
刑部尚書歐陽忞洪州之西山優游汲古姚鉉河張氏
以從夫之貴封本郡君而公之顯祖贈太常少卿祖
就河間馬氏封本縣太君孫尚書之故也公少負
俊才好問喜觀書學劍包文武以兼資點膝凝脂
侍講增給俸祿及青蓋來朝朱扉賜第太祖以公質

楚風塵而特秀纔十餘歲陷先尚書歸全陵得秘書
省正字歲滿遷校書郎未幾入省爲水部員外郎賜
五品服繼知成安縣遷膳部先府君縣重告老公求
便宜就養得知洪州豐城縣歲餘以憂解職卒哭起
復舊官改工元令以刑部員外郎知雜賜服金紫恍
通判壽州知湖州梓州凡十年在外故鄉帥太傅李
公與領中秘書方求碩儒以充近署遂引公入直秘
閣出入文戰倏忘歲月正遺編蓋手不釋卷祇膺
詔冊必勝之前而善談名理言爲陽秋勤接士類心

師渡水公將危邦之地以而宴爲名使交兵之間履
不測之險既陳土貢於宰旅且留別館於都亭時後
主先命同氣之親來謝不朝之罪羈縻未遣休戚攸
同王師所加促音繼至金湯失守固宗國之將亡玉
帛旅庭海外臣而致賀賜吏徵其後至所司怪其不
供公慨然抗議以爲不可每內朝稱慶但拜章待罪
太祖皇其知爲忠其有節特遣貴臣親諭上旨改命

無城府江東人物率執贄以宗予漢庭公卿多致恭而尚齒允所謂南州之高士儒林之丈人也然自博極群書優游一紀素髮垂領僅顙鄧潛凝塵滿席不嬰世務婚嫁未畢屢求典於方州年德俱高果入參於近侍將記言於淳史遽歸全於厚夜嗚呼享年六十九公前娶汝南周氏今夫人東海徐氏封本縣君卽故中書侍郎上饒郡公景遜之女也建康大姓姻戚里柔儀惠問宜家睦族俄遘未亡之慽實深偕老之痛終治命也公四子長玄亮端恭進士補大名觀察推官冀紀次適大理寺水張安期故參政刑部侍郎先公而卒次適興元府觀察支使許嫁行年而未行公夙度詳明寔旗大略祖征虜怒甲車脂轄陪天步兮公已白首始遘元后富貴之來遲薄俗兮公踐玉階入侍聖皇寒暑之沴在宵旰兮賜不與兮道攸遠志將亨兮命弭蹇旗觀歸兮春草長銘旌飄兮白日聯驂塚樹兮閟懷夷壙旁通多可虛受兼容雅善基奕投轄絕品先皇帝鴈機之服常以玄纁自娛公履蒙三接之召親奉一杯之戲退而作基說以獻天子異之蓋多藝多材姬公自許執御執射仲尼之言雖餘力之使然亦天機之獨妙參掌記注猶及金匱之關文屢奉宴遊嘗續相梁之高韻生平著撰委篋箱諸郎等方在哀迷未遑論次長卿遺礼冀武皇之見求叔夜孤兒幸山公之尚在永懷舊德髣髴緒言揮涕濡毫以志陵谷銘曰

全吳之地繡壤之祀公臣舊邦罔有貳事開寶之季王師薄壘公使交兵茲亦盡瘁一心事君與朋攸聞公之奉上茂貞純兮十年不調先民是悼公之爲郎殆庶幾兮西清北門宴見容詢筆持槧奉至尊兮靈旗大駱徂征滌怒巾車脂轄陪天步兮公已白首始遘元后富貴之來遲薄俗兮公踐玉階入侍聖皇寒暑之沴在宵旰兮賜不與兮道攸遠志將亨兮命弭蹇旗觀歸兮春草長銘旌飄兮白日聯驂塚樹兮閟懷夷壙旁通多可虛受兼容雅善基奕投轄絕成行悲逝川兮不返永齋志兮首丘長番名兮淩汗簡

墓誌二

宋故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
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
武夷新集　墓誌　卷十　一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文
靖李公墓誌銘　并序

景德元年秋七月乙酉太丞相僕射隴西公早朝至
待漏舍不俟鑰出而歸疾故也翌日車駕幸其第
親至卧内存撫甚厚賜白金三百斤既還宮以不起
聞上又臨哭出涕初公之疾也中人太醫絡繹旁午
於道殆公之薨也千乘萬騎一日再幸其居國殤宗
臣帝失元輔都城爲之罷市功女以之寢機同體既
齡實太上之深戚斯文將喪顧天下而誰宗嗚呼哀
哉眞古之遺愛也公諱流字太初其先趙郡人廣武
君之後也策書所載世德茂焉泰陵今累贈侍中豐
追封虢國太夫人滕氏曾祖父母也洛州團練判官
累贈中書令滑追封魯國太夫人苗氏王父母也侍
御史累贈尚書令炳追封陳國太夫人周氏考妣也
公韻宇宏廓襟靈冲粹特資異稟卓然不羣甫及成
童性靡好弄遽於就傳言必有章七歲能屬文十歲
武夷新集　墓誌　卷十
通五經大義服膺素業既冠而大成比府箭生命鄉
而高薦時春官氏方虛甲科以待屬丁先府君之憂
自大梁而抵羣舒幾二千里兒星泣血哀感道塗食
鬻倚廬毀深欒棘先府君歷佐使府及剖郡符徇公
滅私輕財好施以經遺子而義於人暨啓手之辰無
兼金之蓄公承清白之訓持窮絶之家有原憲貧病
之憂茂張仲孝友之德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得高
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郊祀遷太子右贊善大

夫八年歸朝爲著作郎當是時也天子方端委穆清詳求茂異崇寵馬府養育人材公之藩長沙也枳蘭之德在人金玉之音盈耳轍軒客啓外臺陟狀稔熟於上聽喧塞於公議中謝日太宗命中貴人送丞相府試文一通以本官直史館賜五品服寵熙中今工部尚書王公化基任左拾遺上封公卓大言自薦太宗謂執政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升試之明日並命爲右補闕知制誥公之位在二公之次上特令公

首冠焉又賜錢百萬天子知公貧多權錢富家出倍稱之息又賜二十萬俾償之端拱初遷職方員外郎掌誥如故來年受詔與今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宋公白同知貢舉是時天子始命復舊制委有司貢部滿歲召歸闕庭屬光啓承華克阿邦本疇咨羽翼輔導元良仰以公爲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特詔賓護之職一用師傅之禮仍屈儲君之重先施下拜之儀恩渥通簡要時衆歸之公之在內署也或乙夜觀書之餘備前席受顧之問風規讜嘉占對詳雅弼違缺可上多沃心俾善衆能言皆有味天子知其才可以緝熙帝載察其德可以鎮厚風俗乃有意於大用也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是時天子方循名實以考百揆謹吏事而責三公公勵翼一心將明庶政水潦俾止閭閻息愁歎之聲名器有倫搢紳絕僥倖之路彌縫闕職沉至小康俄罷政事以本官奉朝請雖坐策免時望頗重未幾丁太夫人憂柴毀過禮先是公疏戚同居功緦百口昆弟致美家人忘貧賦祿

雖俊異入都盡及罷樞務復罹哀疚居喪盡禮送終竭力殆於食貧窶不屑慮優詔起復辭不得請俄以本官知昇州因奉璽書請對便坐天子留而不遣改命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二周燮風期月報政纔及滿歲召歸闕庭屬光啓承華克阿邦本疇咨羽翼輔導元良仰以公爲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特詔賓護之職一用師傅之禮仍屈儲君之重先施下拜之儀八月晨興頻首辭不獲免皇上踐極拜戶部侍郎參知之餘備前席受顧之問風規讜嘉占對詳雅弼違缺

政事未幾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進位中書侍郎
屬鳴鏑犯邊翠華薄伐居守之任根本斯繫閫中圖
籍委鄭侯以無疑東郊保釐非畢公之爲比上親捉
武節躬御六師比涉大河駐蹕全魏勞軍而連營賈
勇展義而編旿案堵胡馬引去邊塵載清無有南顧
之憂克定一戎之業者緊公之力也公亦坐鎮京邑
兼容獄市令行禁止不戮一人千門萬戶曾無吠犬
及鑾輅愷旋謁見行在置酒幄殿奉觴上壽勞問優

縟體貌尤異清中除道奉迎至舜同德一心光輔大
政來年進位門下侍郎屬有事南郊加尚書右僕射
餘如故公踐師長之秩處丞弼之地屬西北二鄙金
革未息伐謀制勝實賴前籌調發軍輸曾不暇給當
宁廟寧於旰食宰府專職於憂邊公夙夜自公憔悴
掌國任重責大智困神疲休澣在辰稀得由沐膝理
徵疹不敢寧居勵力前衰精爽坐竭岑江陵之盡瘁
天子先憂張司空之云亡星文告變嗚呼享年五十
有八詔輟視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上又別次發哀
臺臣奏慰追錄嗣子逮於周親乃至外姻諸甥常從
給使咸被延賞之澤悉應非次之命又特命昭宣使
恩州團練使李公神福監視葬事太常考行謚曰文
靖發引之日有司具卤簿大鴻臚持節護喪即以今
年五月庚申歸葬于河南府洛湯縣賢相鄉積潤里
從尚書令府君之塋禮也公積階至光祿大夫策勳

上柱國三進爵爲公眞食至千二百戶功臣之號凡
再加焉祿位寵名皆人臣之極也前聚清河張氏永
與軍司馬忠輔之女生一子曰翁朝三女長適右諫
議大夫薛映次適奉禮向傳正相國河內公之子也
次數歲而夭及公之薨張夫人之所生無復存者今
夫人沛國朱氏累封越國夫人故太常少卿致仕累
贈工部侍郎詞之女嬪于台宰其室家作範中閨
哲人大國齊眉舉案禮極如賓晝哭帷堂痛深偕老
生四子三皆早夭幼曰宗簡大理評事五女長適著

作郎直史館王曾執喪過哀遇疾而逝次皆幼公三
弟曰贊庾部員外郎知洛陽縣陳力就列負適時之
才曰源太子中舍裕蓋元宗真保家之主曰維戶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文行第一見推朝倫克荷世家兄
爲國罷公風鑒融明天性謹厚自結髮爲學靡塵
游雖燕居愼獨如臨賓祭視童無誑處閨閫與葬編
屢絕不閱非聖之典束帶未既不答嚴居之召先府
君常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知子之明蓋無媿

矣及計偕續食發策決科引籍周行通直延閣水懷
珠而川媚林養棟以材成蹊是升右掖以司言入內
庭而待詔五代已還文體一變至於雅誥殊未復古
公之書命也啓廸前訓潤色鴻業蓋爲辭令長於著
書考三代之質文取兩漢之標格使阿朝誤訓與元
和元慶同風者繫公之故也及參貳政柄綸事典
宥正持重不務將迎出滁瑣閤恪居官次靖恭夙夜
魯無澄撓尹正西洛虎官惟悛悛之風調護東朝助成

早在薦紳之末特蒙國士之知雖年輩相遼位貌非
摯友儻之論固當莫逆於心沉石之文庶幾傳信乎
後是爲實錄諒無媿焉銘曰

聖作物覩帝資元輔如斯三足猶天八柱翊宣大猷
庶濟庶務衮職有闕仲山是補纓允相周光弼大君
謨明亮采師古經文道類矢直政無絲棼百工時乂
九流洞分公德如風孰不霑靡公言如簡人斯服嬉
大成與謨學探象繫嗚呼彼蒼胡不慭遺公心如秤

事輕誠懸公道獨龍鎖仰彌堅功熙帝載誠窮化源
哀哉哲人胡不永年宅人蹄涔可以揭厲公陂萬頃
涵泳無際宅人垝垣殆見室家公墻數仞德音孔遐
公掌大鈞平章百揆思職憂邊匪躬盡瘁哲人其萎
二豎生沴桃苅臨喪禮優賜祕公輔大政高朗令終
易名贈秩褒德顯庸十世猶宥九原啓封南海薄賜葬
都城輟春馬悲鳴公車結轍琴矢驅令班劒列鼇輔
駕分追奠徽銘旌飄分楚挽唱伊人生之共盡兮唯

太君錫羨流光斯不誣矣公風度夷雅襟懷冲粹始
在孩稚逈如老成廢事麾游不雜兒戲橫經就學昂
昂有千里之姿從賦于名籍籍致同人之譽每投誠
執贄前達爲之延接而公思值名公伸於知已乾
德中遷員外郎知制誥王公 禹偁 遵與宦部公始就
緇衣印以公定於著生當時朝野咸得賢之議解楊
宿州軍事推官秩滿爲曹單親察從事破所知之嵗

遷大理寺永監潭州茶場免權之利實佐於用度次
餘之績具載於簡書疇其幹蠱之才委以外計之任
改太常丞峽路轉運副使賜五品服拜監察御史知
果州轉殿中知蘇州滿歲移充兩浙轉運使改戶部
員外郎直史館賜服金紫除本曹郎中充三司戶部
判官選爲光祿少卿未幾充高麗國信使復命領京
東轉運入爲司封郎中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知河
中府今上踐祚拜給事中知梓州歸朝受詔同修永
熙實錄俄知楊州入判尚書刑部小吏犯法怒而笞
之黠胥無賴伏闕自訴適有中貴薄責其狀公以爲
天子從官領秋曹六卿之任扶吏被刼禁止朝謁亦
何面目復據堂決事即上言解職以本官奉朝請
一公寢疾臍腊方中不亂曰占遺大只六歲孤兒爲
言上憫之特授太常寺奉禮郎賜以廕祿俾終喪紀

里鄉汴南里小邊村汴南原舉前二夫人祔焉禮也
公始娶趙氏故宗正少卿齊之女後娶張氏今夫人
李氏封晉昌縣君故水部員外郎岩之女也宜家之
美內助居多德茂元宗敦脩老三娶今族婉有兒
息年六十有六始得今奉禮焉二女長許適太常寺
太祝張太初今戶部侍郎雍之愛子也次尚幼二弟
曰成象舉進士終秘書省著作佐郎曰成文任三班

奉職實公之保任也弟之子曰貞範將作監丞曰貞
簡秘書省校書郎皆自公而成立焉公文行首出時
名籍甚自濯纓簪仕衆帶登朝佐幕從軍頗聞婉婉
之畫劃頻治劇蓁有飄飄之外先朝以勁士恒月時
惟古官位實象河行有鴈玉與掌龍電表著並崇自
焉已來目爲散地恩矯前失以振舊規乃選諸曹正
郎有才望者十人晉佩少列而公首膺茲任羣議允
歸至若辰韓之間是爲君子之國世修職貢乃心本

生之青深通醫砭之術屢獲蠲痾之効其風規醞籍
學術該博亦足爲儒林之丈人公朝之舊德矣其昔
刊青簡嘗接緒言今志隹城無慙直筆庶幾傳信以
永方來銘曰
渭河奔流豹蟲日化逝者如斯不捨晝夜新阡鬱起
原隰龍鱗死而可贖人百其身嗚呼柴公名高鄉品
給事左曹行將十稔享年從心考終正寢日月之吉
龜筮叶從牛眠卜宅馬鬣增封九原宿草千古長松

唯令名兮不滅與編簡兮無窮

宋故推誠翊戴同德功臣山南東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襄州諸軍事行襄州刺史判許州軍州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四百戶食實封叁千貳百戶贈中書令謚曰忠武李公墓誌銘并序

景德九年冬天臨下邊羽書狎至列城開壘龔方弗

寧燿火幾照於郊畿虜騎將飲於河曲聖皇赫怒乃
議親征六師戒嚴百神衛蹕且詔襄陽節度相國李
公爲駕前東面都排陣使元戎十乘實啓先行既至
而軍轂震且戰而戎渠殪清道迎謁案節前驅及天
步底寧鑾輿凱入又詔公以精甲萬騎留鎮澶淵粵
二年春正月詔公入覲臨軒延見體貌非常置酒高
會宴勞加等適終飲至之禮俄嬰腠理之疾太醫中
貴相望於通莊翠華羽葆親至於甲第公力疾迎拜
武夷新集　卷十　十五
寧涕與言發於至誠感動人主既而中乾遘疹有加
無痊殆於旬時遂至沈劇汔二月癸未以不起聞皇
上撫凡興嗟臨喪出涕失左右之手奄喪於宗臣聞
鼓鼙之聲深思於賢帥搢紳相吊里巷輟舂爰李無
言蓋仁愛之所結金石斯刻固風烈之如生嗚呼哀
哉貞人之傑也已公諱繼隆字霸圖其先隴西成紀
人至於丙生命氏之由來世德家風之份續實出玄
元之後蔚爲仙李之宗族望重於山東譜諜藏於册
府非假一二而談也公之遠祖占籍上黨水深土厚
代產偉人大王父諱直以高尚之姿不求人爵以蕃
衍之慶大啓孫謀王父諱肇仕後唐爲都虞寨使檢
校司徒同光中詩王都於中山會北戎赴援王師失
律俾帥奔潰不任其咎獨率麾下力戰而歿烈考諱
處耘國初佐命功居第一歷官徽南北院使樞密副
使屬太祖皇帝再造區夏經營四方申命佐臣討平
亂略偏師一舉盡得荊山之地不煩血刃無犯秋毫
武夷新集　卷十　十六
版圖入於職方貢賦歸於宰旅大勳既集飛語乃生
李汝投杼之疑且有傳車之召屬吏問狀聊於辯明
左遷淄州刺史考終於治所焉太祖念翊贊之元功
卒恤命之殊典特贈宣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以公
之貴累贈中書令追封幽王妣吳氏封齊國太夫人
王父累贈尚書令祖妣趙氏累封萊國太夫人皆以
公之故也公識度沈粹風規醞藉山庭月角益有封
侯之相蓍蓬蒿琮乃是禮天之寶耿介不羣倜儻自

任涉獵經史博通大義馳騁騎射冠絕一時初先王
見仲三人友悌左第而先王以翹車應聘杖策從軍
傅於巳知不遑家食公始在孩稚即養於伯父作坊
君殆摠角成人出就外傅乃歸膝下以奉所生蓋閨
門之中兒無常父者矣先王居宜歟之任公朝行延
寶之澤以公補酉頭供奉官及仕行淌川爲當塗者
除其籍屬聖人之降生從母氏而入覲命復其秩留
於京師俄丁先王憂兒星而行悲感齊俗遠日之下

歸葬洛陽魏喪過哀襄事盡禮時公始十有七歲矣
改卑官補復預朝請而當時用事者或先王有憾之
人方徵竄於朋庭思敵怨於後嗣公之所厚爲公危
之公介然自持不以屑慮姑務德報且圖智免踈是
庶事生產多恣弋獵持權者謂其非彖賢也勿復忌
之南及勝冠之年深達屈身之略事親以孝睦族以
仁沈浮當時落落細故識者知其遠大也開寶初选

奔覩劍棧危險羅萬叢密巖谷深峭狹逕而苔之滑
喬林有鳥之喧絕澗崩崖人馬俱墜比肩史然獨而
平坦以登雨無所傷深險百尺議者以公貴盛之
本温孚思之致感也會朝廷將舉樓船之師復金陵
之地命公率卒三百成于武昌式遏緣際以防外侮
忠是內地但給刀楯羣寇聚集僅及數千公督七力
疾馳鋒決死薬矢交貫神色自若賊不敢抗稍自引
退蹤是勇聲聞於闕庭及王師南征命公與石

職領偏師討平宜春郡捷書上聞吳人襛醜太祖始
不以衆人遇之也當是時浮梁渡於長江靈旗指於
南國內發七校日費千金資糧靡厭順流而下牙檣
鐵舳敵境是虞太祖命公與宗人符共董其役公備
豫有素往來無滯編管斗粟不爽於軍須木牛流馬
式彰於心計太祖奇其才力形於歎嗟乃命公案視
壘垣督責戰具出驅使傳車無停輸入奏我機略之
前席甲戌紀曆知江左之道消伏波論兵與漢皇而

意合自王師南渡公往復其間常日馳五百里途中
遇虎以一矢斃之又嘗械降將一人獻于闕下至項
縣疾甚斬首以聞太祖謂其勇而有謀可任大事嘗
於江中與吳人水戰伏弩忽發正中其額若神物保
護終無所傷奮不顧身忠而能力始太祖以先王之
指館也頗深痛惜特優命數若追悔之無及嘉舊勳
而不忘疇公之勤益懷遺烈問及孤幼形於軫惻因
謂公曰俟平江東之日奉捷書而來時中使近臣幾
十數輩專伺獻功競圖受賞適有機事當奏京師公
獨請行上益虛佇且言臺城危蹙之狀因云在途日
忽大風晦暝此城陷之兆詰朝露版至太祖召謂之
曰如汝料矣吳將盧絳者嘯聚亡敗衆且萬人盜庫
兵拒王命詔公以偏師討之勢窮乞降縛送行在以
功臣宜往它副使會亭祀西洛命公爲御營前後巡檢
使太宗踐阼升大寶副決近郡奏詔塞之如期竚
役不復故道三年興駕薄伐次于常山命公視師晉

陽盡護諸將因受詔與彰德軍節度使李漢瓊當一
面之衝施九攻之術飛矢羽集而戰氣益酣左輪朱
冊而鼓音不息扶其不勉奮以先登勇常冠軍退必
殿後嘗爲機石所中勢如疾霆旁觀震驚不挫毛髮
俄而昇上穹變面縛由降太宗因其兵鋒遂討幽薊
命公與郭守文領期門之師當前茅之任與虜鬬於
胡瞿河之南大挫其鋭會戎人救至我師不利倉卒
之際即議班旋車駕實征諸將皆去唯公敦陣整旅

長驅而歸明日之民紛布左右憚其嚴整不敢邀擊
追及行在太宗嘉之既還上都罪狀諸帥唯公與汾
陽等數人不坐焉俄而猾虜犯邊命公誅當山軍與
崔翰等大破虜於徐河先是朝廷圖形規勝盡
授紀律遵制便宜主帥遵行實自公始陳庶變
之路不以漸書從事違節之罪無所逃之來成茂勳
天子嘉歎四年遷宮苑使嫗門刺史六年護三交戍
兵又受詔與滑美出代北破契丹靈丘縣大獲而歸

明年護定州軍雍熙二年李繼遷叛於銀夏受詔與
田仁朗討之仁朗輕敵被擒麾下狀貝公爲環州團練使管
代其任公以仁朗非罪屢上言救之果獲輕典及西
師之罷出爲高陽關監軍三年春王師北征諸將受
律公隸曹彬麾下實爲之前鋒鼓行深入屢敗賊衆
二萬內竭者傳詔俾堅壁以待之公謂諸將曰圖外
之事吾得專之也往年河間爲人所誤不即死者正
爲今日耳讓軍衰懦忠壯安言躍馬從之大破虜於
齊河追奔數十里俘馘以萬計及邦
大振移民所乘御公全師而歸成列不亂既次易州

賊騎倏至公兵素整搭關退之因受詔知定州兼兵
馬鈐轄太宗知公忠勇可貞戎政改武州防禦使充
侍得馬軍都虞候賜號忠果雄勇功臣九月匈奴南
侵何公爲滄州部署率步騎一萬以赴之虜急擊河
間劉延讓求救於公不俟駕而往次君子館虜伏兵
突起延讓等先不之覺公力戰敗之殘餘無數會暮虜
援兵至裨將桑贊等先遁我師遂潰公獨領百騎達
於河間說人搏之謂其失備詔徵赴闕送相府溥貴
未幾授武州觀察使檢校太保總兵如故端拱元年
春遷洮州保順軍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出
爲定州都部署是歲匈奴八萬騎寇中山公之衆纔
二萬內竭者傳詔俾堅壁以待之公謂諸將曰圖外
之事吾得專之也往年河間爲人所誤不即死者正
爲今日耳讓軍衰懦忠壯安言躍馬從之大破虜於
齊河追奔數十里俘馘以萬計及邦
大振移民所乘御公全師而歸成列不亂既次易州

洛諸郡皆城守不出而中山之民猶羣無廢公又出奇兵薄西山以邀虜虜亦引避太宗賢之召歸闕曰唯爾盡力於我每虜防秋卽詣屯所淳化四年授邠州靖難軍節度使仍總兵柄時李繼遷叛渙河外交通憂臺綏州高文垔舉城效順西鄙騷然命公爲河西行營都部署繼遷聞風逃于絕漠保忠就縛送於石州或請誅之公曰當獻於天子以彰聖明至道二年春繼遷却我輸寘罪之命契明至之心焉武英新集　墓誌　卷十　二四

盡于浦洛河二將敗卻命公乃靈環卜州都部署經略西事秋七月大發車騎十餘萬分五路以討賊遣公自靈州取東關鎮由赤樸苦井路以赴之軍行乏水深以爲慮卽自橐駝路徑趨烏池聞丁罕慶州之軍與賊接戰倍道赴救解其長圍三路之兵皆後期不至賊遂遁遂謀旋師尚以不赴靈州慮違詔旨遣其弟繼和奉表待罪太宗深加慰勉屬餽糧朔方莫從三年以誕聖之辰修上壽之禮郊勞餞飲寵數並優宴見將詢嘉言冏伏五年郊祀進位檢校太尉命公由滄海路率師護送公請自古原州涉涇茹河

六年北伐敗我師於望都公感憤載懷明發不寐上
嘉其誠節特詔歸朝清宴延登策慮帷牖公車請行
封章屢委上優寵耆德不欲重煩但聖書普褒便坐
加禮而已俄授公山南東道節度使未幾拔詔判許
州實由公乃心本朝忠違京輔遙領峴首式綏三楚
之人卧理壁田且增九鼎之重遽以明德皇太后大
漸詔入省之屬玄宮之有期復巾車而肆覲俄而北
方之寇果國來寇邊城震駭羽檄交馳兩河之人旦

夕靡寧公慰以後六龍之御也公懇求屯從以扞牧圉上
亦領心委賴動靜諮詢公忠誠感發規猷宏遠公家
之事纖悉無不爲睢暘之言皆可復及先驅御侮受
命忘家屯陳五師人百其勇胡騎奄至不介馬而徑
鴈我武惟揚須殲厥類克振天聲保
界宇宙載茂政聲表帶奉迎來輿醽酒推牛宴
勞和邊塵載清帝車來復加
秩御史上天眷命北虜
地進律實居慧后之先繼好息民式開萬世之利詔
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邑千戶未及拜命遘茲沈痾適
親承平奄歸窀窆嗚呼享年五十有六詔廢朝五日
贈中書令上特爲制服發哀輟臣奉册命入內內侍
副都知西京作坊副使張公景宗監護葬事又命殿
頭高品石延福召名德僧就其第作佛事四十九日
而罷太常考行謚曰忠武發引之日有司具鹵簿鼓
吹大鴻臚持節護喪即以今年十二月庚子歸葬于
河南府河南縣偏橋村之先塋舉洪農郡夫人楊氏

祔焉禮也公二紀宿衛四換節旄累階至開府策勳
上柱國進爵爲公食至三千五百戶功臣之號凡
三加焉榮位官榮皆人臣之極矣公前娶洪農楊氏
即保靜軍節度使贈侍中光美之女也繼室天水閻
氏封滎國夫人三子長曰昭吉次曰昭文皆任供奉
官先公而逝季曰昭慶今任洛苑副使四女長及笄
而亡次適內殿崇班曹琥亦先逝矣其二皆幼兩弟伸
曰繼恭任洛苑使順州刺史不幸短命前公而殁有

子曰貽遜以公之故特授內殿崇班季日經和任西
頭閤門使平州刺史智略幅湊磊落不群負文武之
才以功名自任公友愛尤異深所推奬嘗聞之曰吾
門之不墜者繄爾是賴伯龍兵歸鎮固手管庶李勣
遺戒授之且曰吾不復預家事矣落手之日依而行
之及公之被病繼和適受任昇門力疾到章恐死以
待飛驛而至相見甚歡談笑終日方寸不亂比更衣
而就舍即瞑目以歸全其器量也如此長姊適故洛

苑副使郭守璘恭惟明德皇太后少慈聖所鍾愛惟
慶作合先帝正位內朝光啇大君居尊長樂播德彤
管升相閫宮實公之元妹也次妹適故至容員外郎
獻言監視先嘗詔廢夏州公以爲賊邊根本之地不
可棄也又言銀夏南山中宜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
保部族而斷賊之糧者道當時雖不用其策而識者
題之至於宿衛鈐陳揮兵門鉦周廬夜直太上有高

桃之安我壁親巡軍中無兒戲之諭連守兩鎮密邇
王畿化行若神明民愛如父母在宛丘日屬水潦暴
寫寨經綸善談名理爲將威重御衆嚴整在貴思降

集舊防壞決吏民奔潰益無聊生公繼守危提精意
懇禱衝波稍却一郡獲全率身捍患人受其賜性敦
儉約不務華侈勤接士類雅好清言多聚羣書健餘
萬卷退食於公手自刊校喜讀春秋兼親緒寫筆札
之麗自成一家博物多能動臻奧賾金綜謨曲周郎
之顧乃廻鷺翼同羣伯樂之鑒殊妙然而感激家世
慷慨勳名嘗語弟繼和曰我異日當馬革裹屍正得
死所耳慎無厚葬期於速化既以彰盡忠之節亦以

見達命之言在北邊日嘗奉詔廢威虜軍公上言以
亭鄣之設不可撤備冗今賴之又累奉手疏乞同守
靈州至於陷沒深以爲恨此又城郢之英規禦戎之
長算也公勞謙自處兢兢若尤甚踐台宰之位也而巽
牀好讓慕考父之益恭立方面之勳也而坐樹無言
投袂而起帝嘉舊勳慮其勞止賜食容陛璽書褒美
控弦之騎飲馬于河鑾輅薄伐戰功居多時龍馳躍
天驕請和宣室飲至朔陲止戈帝居偃清體貌尤異
中外式瞻安危注意事君致身愛國盡瘁鳴呼彼蒼
何不慭遺心領襄漢領茲璽圖河潤九里民歎二天

邑廣千乘祿踰萬錢樂只君子胡不永年歲將暮兮
寒風冽天暗暗兮飛雪總帳偃兮猶懸靈輀隱兮
進輀路悠遠兮野蒼茫歸夜臺兮從先王英魂遐兮
騎箕尾忠功蓋兮昔太常泉扃閟兮宿草荒人生共
盡兮吁可傷唯動名之不滅兮等維嵩之峻極與洛
水而靈長

墓誌

宋故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
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
武夷新集 墓誌 卷十一
肆伯戶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文簡畢公墓誌
銘并序

景德二年十月乙酉上御崇政殿召宰相太原公早朝
方候對於殿庭中與同列議所以條奏之事侃侃自
若俄頃風眩暴作不能入謁上亟令太醫切脉飼以
良藥遣中貴人絡繹致問良久疾甚殆不知人上不
俟駕躬自臨視扃舁歸第卽日以不起聞上又親至
其居臨哭之慟賜白金三百斤詔廢朝五日册贈太

傳中書令君臣之際斯爲至矣哀榮之數亡以加矣
公諱士安字舜舉其先文王之昭功參於並建魏萬
之後兆啓於大名錫姓流光世德彌劭衣冠閥閱史
策相洽蓋爲海內之名宗無媿山東之著姓公之違
祖占籍於代郡之鴈門以財力雄邊敦尚氣節以義
方訓子蘊積慶靈至公之曾王父宗昱以州里推賢
孝廉中選仕至安州長史中令王父球位國克量仕不
趨鄉終本州別駕烈考文林以廊廟之姿屈於州縣

以清白之訓遺於子孫終滄州觀城令逮公之光輔
太政若時登庸緝熙庶工平章百揆天子嘉同德之
美尊獎於宰司舉追命之典褒崇於先正乃詔有司
贈公大王父爲太子太保曾祖母吳氏追封鄧國太
夫人王父太子太傅祖母史氏韓國太夫人烈考太
子太師夙樂氏代國太夫人繼母祝氏鄧國太夫人
於戚人介然不羣卓爾有立橫經鄉校拳拳服膺視
膳庭闈孜孜就養公始在襁褓即失所生既罹憫凶
鞠於祖母先太師繼室以劉氏祝氏歷事之率禮無
違因心不匱純孝之德士類攸稱勝冠之年纏戹曷
怙几筵號慕纍棘盡哀既而閔先君手澤之遺文披
奕世家藏之羣籍念立身揚名之訓思切磋博習之
規而澶淵近畿逢掖蓋寡交遊所及孤陋是虞且聞
鄭之圃田雅多君子因奉祝夫人徙居焉乃得今楊

徵君　璞　工部韓侍郎　亿　及故光祿劉少卿　鈞　博約淺
潤遂通百家之言直諒多聞是爲三益之友歲祀未
久至業大成從賦春官時名籍甚乾德中禮部員外
郎知制誥王公祐以名德掌貢部乃擢公上第焉邠
師楊延璋備璧馬之聘延置幕府旣樽俎之晝允爲
嘉賓伸於已知盡心所事俯及二毛之歲始霑一命
之榮除濟州軍事推官時所親李公　謙溥　適牧是郡
盛德之後晉冠乎百世自天之澤光被於九原蕃衍
之辭焉不誣矣公嘗宇宏廓風規爽邁愛自稚齒逮

名徵赴闕面授兗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遷大理
寺丞兼掌河運方船之粟轉漕攸資九年之儲廩庾
斯實屬吳越王修來朝之禮獻葢地之圖海隅蒼生
初被皇化慎柬良吏撫綏流民卽以公知臨海郡事
就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江東諸州郡陽爲大地征甚
厚戶籍尤富非有濟時周物之用擬煩治劇之才臨
於是邦鮮不敗事公自治徙饒踰年報政職務修舉
吏民便之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受詔知乾州

公以母夫人在甚懼之季有羸老之疾咸秦之地驛
置尤賒扶侍之官登頓良苦因上言求督汝墳公田
以奉井旨官問務簡遂其所好家貧俸薄不以嬰懷
屬太宗皇帝崇建戚藩夾輔王室精擇僚佐翊贊親
賢卽以公爲左拾遺冀王府記室參軍侍從平臺從
容朱邸成碣館奸賢之美賛東平樂善之風至於曳
裾王門仙姿冠玉柚鼎客右藻思凌雲獨步一時夐
出羣英藉甚就轉考功員外郎未幾以本官知制

誥滁王以偕留爲請天子不之許也再歲召入翰林
爲學士公上言禮廟二名有所嫌避明詔敦諭不容
辭職天子嘉得賢之美議者蔚知禮之稱又受詔與
蘇易簡同知貢舉是歲郡國貢士以二萬數奏名亦
數千人至公無私群議歸美會郊祀拜主客郎中學
士如故俄授右諫議大夫知頴州屬淮雨降灾嘉穀
不稔公乞開公廩以振之絕望賜田租以惠疲瘵帝
俞其請民實受賜會今上尹正京府寵綏神州驛召
武夷新集　墓誌　卷十一　五
公爲開封府判官未幾肇啓儲闈並設官屬中命公
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領職如故屬大明繼照蒼
震丕承拜工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兼知開封府事
邦畿之間實方國之都會輦轂之下蓋帝獄之兼容
薄書期會之煩豪右侵弁之弊公擘劃無滯浩穰以
清俄抗封章求解劇任卽拜禮部侍郎再入翰林爲
學士前庸蹇作清宴延登勳舊詢周旋獻納且以
禁林書詔之重委問謨宿直之勤勞屢面至尊辭以

目疾除兵部侍郎知上黨郡事水深土厚足以養疴尚德興廉於焉靜理神明之化期月有聞秩滿徵還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數月兼祕書監金華侍講允謂深嚴祕府刊書是資鴻博論思慎密體溫室之矛言學問淹通蘊河東之黙識爲儒林之領袖實朝右之羽儀然而民望攸歸公議斯遍衆躋鬯庶同秉國鈞景德元年七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踰月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與今中書上谷公並命

焉是月冬天驕寇邊鑾輿薄伐公以美疹之故不果扈從旦夕治療幸其有瘳追及澶淵見於行在是時皇上講和戎之利繼好以息民脩弭兵之盟天旋而欽至公運籌漠幄早啓與邦之言優節靈臺親逢下武之運同心一德叶贊於欽明風興夜寐彌綸於職業無何膺理生疾賜告家居中人國醫冠蓋相望公以爲三事之任四海共瞻鎮撫外夷將明萬務陟降帝右非可以貪榮寘亮天工非可以曠職遂陳手疏

願解樞轄上特降優詔不允其請中命近臣俾之諭旨丁寧備至庶容遜讓公感極以泣疾亦稍平入覲穆清面陳至懇上敦奬尤異毗倚深而公常膳載加自公匪懈有犯無隱方宣補袞之勤外强中乾忽起逝用之歎梁木斯壞何哲人之云亡同體忽虧實元后之深痛嗚呼享年六十有八上特爲制服發哀輟奏臣奉慰追錄嗣子及於諸孫乃至給使之微咸蒙褒奬之澤又持節星城使愛州刺史衛公紹欽監護喪事太常考行謚曰文簡發引之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入鴻臚持節護喪郎以今年正月辛酉歸葬于鄭州管城縣馬寧鄉盧村之南originally原從先太師之塋禮也公積階至金紫策勳上柱國二進爵爲公加食邑封益功臣之號大爵之盛榮以加焉娶東陽駱氏累封陳國夫人出於華宗作合君子享是偕老宜其永年二子長曰世長太子中舍裕蠱馳稱道光於濟美次曰慶長大理寺丞聞詩禮訓志聳於象賢三女長

適故刑部員外郎李象次適進士張扶先公而逝次適江州德化簿劉宗誨職方郎中蒙叟之子也二孫從寓從古俱任將作監主簿雖在羈卯之年並敦孝謹之行有後之慶豈誣也哉公通介有常謙卑不伐接下和易未嘗輕於匹夫與人久要以是稱爲長者焉然儉約不爽於素風中外踐更克守於清節善談名理聽者忘疲多識典故酌之不竭屢掌書命潤色之美居多亟預疇咨獻替之勤斯至洎入叅大政荐

陟中樞年耆益明人望唯允展四體以率職曾無越思奉三接以矢慕於焉盡瘁居位之日尚淺致君之略未伸遽茲歸全蓋有遺恨忭嗇墳史手不釋卷晚年寫書百卷字皆方寸躬自讐對以備觀覽常所著述遺札頗多諸孤等攻攻編綴爲三十卷垂世不朽其在茲乎恭早奉音徽屢陪談宴矧又紫垣掌誥聯顏范之官曹黃閣拜庭熟丙魏之風采且令嗣之勤請迫玄窀之有期願志幽扃豈敢牢讓銘曰

畢氏之先肇基洪源大名落星後裔寔蕃公之乃祖始居鷹門吏於州縣不違丘樊顯允太師貽謀濟美有志四方考終百里公之既孤不學斯耻徙居圃田鄭多君子杖策從賦登名太常隨牒應聘嘉言孔彰乃督河曹乃佩銅章歲滿增秩寘彼周行乃佐成藩乃司惟誥纘藉風規周旋輔導雍容內庭涣汗大號誥宮長人善政云報翼翼京邑巍巍東朝珥簪垂紳是爲元僚宥密樞衡深嚴禁署侍從論思再至迭處

上稟之治民惟去思官室之對帝乃畴咨人踐巖廊冠于宰司民具爾瞻百工允飭永年未登二豎興沴人之云亡天不慭遺恩極臨喪禮優贈誄帝念良臣永懷懿野蒼茫兮風颯颯馬蕭蕭兮旌悠悠南邙遵廣陌過新阡兮歸故丘俯咸洛之大道兮介萬祀之墓兮在此隴樹拱兮春復秋

大宋贈侍中追封譙王墓誌銘　并序　奉勅撰

昔者周建殷鑒重之以執膰之數漢封宗室申之以歃血之盟所以篤敦敘之恩崇糾合之義其有炳靈帝胄瓌秀天枝屬實歷之肇興顧緻音之早朗友于致美極太上之孔懷典章錫命揣策書於悠久親親之德厚莫重焉王導光贊順祖惠元皇帝惠明皇后桑氏曾王父母也冀祖簡恭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王父母也宣祖昭武皇帝昭寬皇后杜氏考妣也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王之兄也曩者木德下衰三靈改卜赤符啓運百姓與能高祖有歸墟沈允屬太祖皇帝握榮河之秘紀應籙之元符受諸夏之樂推爲生民之司牧帝出于震龍飛在天奄宅中區允升大寶卜世三十與成周而比隆執玉萬國無防風之後至於是右賢左戚崇德報功咨詢稽古之言講求固本之術裂茅土以利建啓籓輔以景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歸葬于河南府鞏縣西北鄉鄭封村順也夫志陵谷之變者必傳信之辭形金石之刻者乃不朽之事下臣奉詔徵當紀述伏紙流汗不能文銘曰

學洞泉之茂與於是建隆三年沿前五第贈侍中遊封燕王仍賜令名厚飾終而畯追命也黃門監之品秩貂冠蟬緌諸侯王之名數金璽盭綬泥書出於右掖銅印黃千九原蓋白水中興演也胙土齊之壤黃武建國策也啓長沙之封所以光照大獻發揮遺懿憲章前代肇天命於維新光寵公族致民德以歸厚丕顯淳耀莫之與京今上紹休繼明奉先追遠念本枝之蕞永惟叔父之親顧佳城之制當用真王之

禮於是卑陷祔玄窆於橋山相善地於牛眠得吉卜於龜食宅兆之事所以即安窀穸之儀悉從備物中大庀徒而藏役鴻臚持節以護喪先遠戒期哀榮畢舉仰以景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歸葬于河南府鞏縣西北鄉鄭封村順也夫志陵谷之變者必傳信之辭形金石之刻者乃不朽之事下臣奉詔徵當紀述伏紙流汗不能文銘曰

皇矣帝胄繇源長瀾芙蕖衍德厚流光嗚呼不淑

喪我賢王炎靈勃興高穹降命玄壤封崇緣緒襃贈
修睦興仁簡緄耀映帝日叔父永懷茂親歲月增逝
輝光日新改卜真宅于洛之濱風蕭條兮木葉脫野
蒼茫兮班劍列驚墟啓兮靜而安薤歌發兮凄以咽
圖有史兮揚德音壙有銘兮志徽烈垂萬祀兮千齡
飛英聲兮昭晰

大宋故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信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武夷新集　墓誌　卷十一　十二
貳伯戶追封周王謚悼獻墓誌銘　并序　奉勅撰

昔者駿旄之誓示天下以懷桑麟趾之詩明公族之
信厚陶唐之聖華封陳三者之祝太姒之賢大雅垂
百斯之頌其有分輝帝胄毓德皇閫至性出於自然
積慶由乎錫羨而乃象鴛鴦之侶同于晉之上賓標
柽象之能歎蒼舒之早世仙宸嗟於冊極薦休裕於
青編嗚呼哀哉見之於周王矣王諱玄祐字慶長今
上之第二子也以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于
東宮昊穹眷懷承華多慶石牆銀牓表天地長男之
祠甲觀壽堂處世嫡皇孫之貴而王稟溫恭之德挺
岐嶷之姿亦既克懷未嘗好弄雖在稚齒宛如成人
雅尚文史左暗筆札辨壽街之牘精識造微對長安
之日神機絕俗八歲制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
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信國公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二百戶元子比土雖禮經之舊章半楚以封實
太上之謙德維城之美克茂於本枝齒胄之儀未遑
武夷新集　墓誌　卷十一　十三
於外傅仍遵陰陽之診遽成膏肓之疹日踰厥德冀
三善之彰天奪之年何九齡之弗祐以咸平六年
四月二十三日薨于宮中年始九歲舉生鶴禁悲纏
猴掖震宮虛位感極天慈都人罷市痛深行路特詔
廢朝五日追封周王有司奏謚曰悼獻蓋旻天鍾愛
玄宗踰是以賜名臨淮早亡世祖不遑於進爵方策
所紀布於簡冊哀榮之數斯爲極致先以其年五月
十有二日葬于開封縣汴陽鄉之禪[illegible]

舍即以景德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備鹵簿鼓吹陪葬于永熙陵遵吉卜而安壤樹也自初窆及歸葬並詔供備庫副使人內內侍副都知張景宗監護焉惟王玉振金相竹笆松茂荷茲百祿禮自九重而明允篤誠英敏聰悟起居祖習了無童心祓服造次必於儒者奉兩宮之歡愛左右咸宜躬三朝之候問夙夜匪懈及勝永趨拜陛土啓封並建厥藩立愛以固邦本外摠宿衛經武以重親賢德望嗣宜徽猷益盛仁孝

愛士將從四人之遊博習親師式佇三雍之對無何庭蘭方茂奄至驚秋隙駟靡停莫聞留景吳客致問知玉體之不康太史觀文駭前星之失色斯蓋天人之合應靈眞之降祥暫表瑞於皇家寖收神於太素望思不已軫漢后之深慈封樹克終從嶠山之眞宅嗚呼作城一閉夜臺千古拱木合抱悵歲月之推移深谷爲陵庶文字之傳信臣恭膺明詔覆嘗撰述銘缺

故大中大夫行給事中封開國侯柴公行狀

曾祖丕皇任廬州別駕

祖胤贈太子右贊善大夫

考自牧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累贈禮部侍郎

曹州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柴成務字寶臣年七十一

公之先平陽人由高曾已來占籍濟陰因而土著遂爲著姓先大夫以文行首出一上登進士科歷佐使

府終於鄆署公爰在童幼發言成章總角之年出就外傅橫經學問迴如宿習秉筆屬文動偕作者甫及冠成志業大成尚復藏器待伸養勇俟闢旋得當世儲貳宗匠爲門下生乾德中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王公祐受詔典禮部公即踊躍從賦王公覽其文而奇之擢冠多士朝論翕然有得人之美解褐峽州軍事推官秩滿爲曹掾觀察府中從事所知論薦改大理寺丞監潭州茶場莞榷之利頗致增羨幹蠱之與場

于王庭擢授太常丞峽路轉運副使賜五品服遷監
察御史知果州轉殿中侍御史知蘇州滿歲移充兩浙轉運
使改戶部員外郎直史館賜服金紫除本曹郎中充
三司戶部判官太宗皇帝講求化源時容典故且以
列卿之職實惟古官各有攸司所寧甚重爰自唐室
以臺閣相高乃至于今自爲散地由郎署而授者例
同左遷濬發德音丕變頹俗乃選尚書諸曹正郎有
才望者凡十人次補諸寺少卿監仍著令自今非曾

歷小劇不得擬結合諫議公首預薦選拜光祿少卿
辰轅之墟稱藩海外屬有恩詔慎求使材命公爲高
麗國信使公雖容儒雅博聞強記衣冠之國文物盛
盛樂措話言是法是傚皇華之美至今稱之復命爲
京東水陸轉運使召入拜司封郎中知制誥遷左諫
大夫出知河中府得罷戶八百家附於版籍今上
踐祚拜給事中知梓州歸朝受詔同修太宗實錄十
性曼衍以窮乎具風規醞藉閎閎深厚亦足以爲儒
林史矣紀事之識良史在焉謹書世家以告　冊府

判尚書刑部小吏干犯怒而笞之詔闕旁覓朝官問
狀公以爲扶一眚而被劾何面目復據堂決事耶即
上書解職以本官奉朝請至是考終於正寢遺奏以
六歲孤兒爲言上憫之特授太常寺奉禮部命賦以
祿俾終喪紀公始娶趙氏故宗正少卿齊之女也後
娶張氏今夫人李氏封贊皇縣君故水部員外郎苕
之女也實有令德洽于宗姻公三娶良家皆有兒息
行年六十有六始得今奉禮爲公好學多能博物稽

古始在貢部爲時聞人奮藻屬詞流輩推服或有所
述作必傳寫都下終以才望入司訓誥發揮帝命頗
爲稱職而襟懷夷坦無有城府音容和粹煦如陽春
善與人交久彌篤也好治家事勤不倦也善談名理
口無擇言廣聚圖史手不釋卷雅性奉道徧閱金簡
玉笈之文平生多病深窮惡石青囊之術恬淡以養
性曼衍以窮乎具風規醞藉閎閎深厚亦足以爲儒
林史矣紀事之識良史在焉謹書世家以告　冊府

策問

咸平四年四月試賢良方正科策二道奉勅撰

朕聞古先哲王體治天下親附萬民必先務民然後足食故堯命四嶽謹於授時禹別九州先於平土以

地著爲本故建步立畝克正經界之規以生齒爲限故受田歸田式優筋力之禮繇是稽人狎野品物庶生悉闢汙萊且無曠土雖有水旱不爲凶年然後禮讓興行風俗歸厚勸功樂事靡遷其心既庶而富爰服於教此聖王域民之要道也自周行井田是爲王制秦改阡陌乃成霸業漢抑末而敦本衣食滋殖魏屯田而積穀軍國宿儲中代已還人散久矣我國家屢下寬大之詔深懲游惰之民閱市之征舟車皆算恐其騁於末游天災流行田租盡免慮其去於南畝廣行勸誘之術俾臻仁壽之域而廩庾之積未至陳陳相因流亡之人猶復稍稍而出隣國振業之不暇豪強佔稔而益滋未能小康乃至重困矧又西北寇

警[illegible]供須靡有[illegible]日千金之費尚煩於[illegible]之儲何政於紅腐今欲復成周之法即表殿者定志授人遵商君之術即貧富不均無以復古用李悝之平糴即頭會箕斂出於無名行秦吾之寓令即賦車藉馬適增重擾舉過代田之策即民服先疇飢難變業專壽昌常平之議即市有二價罔或樂輸但賞罰以粟即贖罪失於不經賣官致於虛授若耕戰備寇即隴畝非可使卒塞垣難以安民子太史明識經邦強學待問多識前訓博極群書宜考歷代之是非以定當今之用捨強兵富國何者當行屢下寬大之詔深懲游惰之民閱市之征舟車皆算

又

嘉謀嘉猷廬懷以佇

問古者鄉老獻賢能之書登于天府樂正論造士之
秀揚于王庭或以事以言以才以德先選於州里然
服於官當其後下三適之詔聿明賞典乘一封之傳
令與計偕或以戶口爲差或以年薦爲限經學章奏
用別於文儒力田孝廉益增於科目或但取世閥或
專引孤平以王戎之清通猶有門調戶選之謗以宣
父之仁聖尚問以貌以言之失自隋設進士唐氏遵
行山東士人以不踐爲恥朝廷卿相率由此而陞笑
武德新集　策問　卷十一

窮經自首之徒專篆刻雕蟲之巧婉媚綺錯旣事於
詞章敦樸遜讓罔求於行實流蕩忘返浸染成風故
玄宗臨朝深歎於薄俗楊綰建議願復於明經雖不
果行甚爲嘉論然而沿襲已久改易爲難儻舉選復
行於州閭即人物之評未能折衷科級專求於經術
即章句之學非可適時各舉所知乃有比周之者陳
謀自薦寧獲貞退之賢必取乎文質俱全更傷於求
備但委乎部圖搜訪於德於選才至於限之以季即
居民子奇竟須强仕計之以日即八龍三虎何必異
鄉想取乎文華即組繡鞏帨徒爲富豔唯務於學業
即府燭皆崇獎益迂疎圖家官倍戛商地廣唐漢吏
員萬數皆須得人百里一賢將何充選備陳歷代之
略以副友席之心用則酌中脗將親覽
咸平四年八月試賢良方正策一道奉勅撰

皇帝若曰朕祗若元符爲人司牧眎旦丕顯虔恭寅
畏懼德之弗類慮政之未孚蓋念昔者周命百官皆
武夷新集　策問　卷十一

歲五閱黜陟三適用求直言誕舉舊章思聞讜議茲
子大夫逢時奮庸有犯無隱之秋也夫五材並陳去
兵未可八政具舉足食是先今國家北扞林胡西禦
黨項歲遣介士以防盛秋弛邊備即戞軼之是虞窮
兵鋒又徵發之爲優壓壁籬危圄役車之未休繼好
息民復文告之靡及故蒸庶不得安堵弓矢無由載
韜牽如人獲四融之餘始先艱食國有九年之蓄乃
爲太平今曠士尚多游手未復勸課之道非不至賦

欲之數無所加舊鍾之藏蓋聞於都鄙一穀不熟逮
抵於流亡今欲倍算舟車且驅之未盡歸而貸遷斯
壅給復租稅又惠之未及富而經費不充復常平之
倉即市井之價或有二修平土之法即絕界之制未
可行自非時和而年豐不免困窮而轉徙又如總領
衆職莫急於求賢審官申嚴百刑莫先於明罰飭法
令驅宇遷臭吏貞衆多必得其材然付以任故文王
之德在於能官人東漢之隆本於責吏事今但委有

司之考課亦第閥閱之末精只遣使者之察廉又飾
虛傳而爲患漢武之欲除吏田蚡非可擅權德宗之
將募令柳渾譏其失體遵荀勗省官郎員難減者實
多體薛宣換縣之規即才適用者殊少雖循名責實
之斯切而政平訟息之本猶至若金科玉條竹書册
筆以禁多辟所期無刑其勗之乎千蓋防於踰矩斷獄
四百用冀於勝殘雖然苟慕陶唐之壽冠且免而無恥
體漢初之疎訓又安益生必待皐陶作士師法寧
可廢豈須守國爲廷尉民乃不冤俟論據聖久駭是
處但責成能難文斯衆苟四目之周及乃一人之向
隅或罹非辜足傷和氣予大夫衆慮幅臆智略輻湊
兵者凶器必可使歸馬放牛食爲民天必能致家給
人足攻建官之意當俾百工之允釐稽立辟之由期
措五刑而不用誰揣歷代之略兼陳方今之宜揚搉
而言厥當親覽

咸平五年九月試武舉人策一道奉旨親試武

舉人王關

皇帝若曰夫五材並用誰能去兵七德孔修於焉右
武故軒轅受符於玄女所以興涿鹿之征呂望釣璜
於磻溪所以著金匱之法歷代之簡編咸備先民之
軌迹具存孫吳者書首標奇正之說衛霍爲將但問
方略何如然進兵法者實祖於斯人稱大孝者亦聞
於商史得失安取其非馬從至如魏武之善用兵亦
漢初之疎事孔明之能勝敵乃云節制之師潘爲斯

有準繩何一時應變之寡術孟德出於胸臆何諸將違律者喪軍豈師古有膠柱之嫌臨機有脫兎之急治襲不同於前代弛張固在於隨時常舉要而劇談應聞義而斯服今國家尚勤戎略式厲師貞所以威制羌夷保障生聚而黨項狂寇猶假息於朝晡獯狁殘妖頗肆毒於邊鄙調民轉餉遺戍防秋內費資儲外勤征役未能梟取虜首懸于槀街縛致胡貔獻于清廟茲朝廷旰食之爲念謀夫高捥之未遑子大夫

識擒縱之方練攻取之策五餌係虜賈誼之言可徵三章議邊晁錯之言斯在敦詩閱禮何以得文武之全才籍馬賦車何以致兵農之一混約齋深入何以登瀚海而勒燕然保塞折衝何以按榆谿而清薊北伐蠻夷者豈頻中國形勢如何得地利者不如人和勝負安取參以前志舉爾所知講求便宜數陳指要庶裁確論用達善經

試萍鄉縣學策二道

問王者專山澤之征實惟周制縣官設鹽鐵之禁蓋自漢朝所以牢籠貨財抑奪豪右從來久矣何莫由斯國家奄有寰區外制夷狄用度斯廣經費寔繁東南之邦茗荈攸產池海之利鹹鹺是資筦搉之法載嚴律令之文具備設憲綱而雖密投罪罟者彌多蓋衣食之所由縱水火而必蹈今欲盡弛其禁卽九年之計不充習以爲常卽五刑之用未措予大夫深達治體必切事情幸揣當今之宜別陳經久之略

又

問國家竝建庶官分領衆職守宰之任風化出焉故大邑庇身子產徵於引喻惟良共理漢宣發於嘆嗟今土宇混同郡邑紛布版圖蒸溢吏員衆多守土之臣多輟於奎閣字人之長咸調於銓衡皆程其器能校其閥閱冉清閒之宴必數納以言虛已疇咨曾旰食而急俊懸爵賞俟暮月之有成雖慎柬惟勤而須臾未洽民鳥獸之無狀或治愈之不能或貪墨以

敬官或嚴威而制下惶悚之化斯鬱循良之稱鮮聞至於分遣察廉飾厨傳者率邀善譽專考科第拘殿最者多失鉅賢詔公卿各舉所知或稱匪其人恩移於下俾牧守自署其屬即愛不吾叛用必以私益知審官之難別復長人之寄子大夫博探載籍深究政經當述選賢任能之方且明興化致治之本條對所問揚搉前聞必考古以驗今庶可行而不悖

景德二年三月試草澤劉牧策二道 奉聖旨撰

武夷新集 策問 卷十三 九

問化成之道儒術為先故太學之興存於周禮博士之設始於秦官歷代相沿章成在國家盛膠庠之制崇俊造之科鏤版以廣聖言祭菜以嚴祀典傳經講藝必選碩儒講肆罔筵咸稽古訓而公卿之子弟鄉閭之俊髦率登名於鄉老豈勸誘之未至將沿襲之或殊何以復古禮楙市之規遵小成大成之制弦歌不輟誕揚洙泗之風生徒寖多克追唐漢之盛願聞嘉話用洽永圖

又

問古者井田之設兵農混然居常力耕不離於卹敵有事調發爰執於干戈蓋三代之舊章歷戰國而無改施及秦漢沿襲漸殊京師建南北之軍郡國有材官騎士內增七校外置樓船自是已來不能復古而況五材並用誰能去兵天下雖安未可忘戰今國家勤修武備式遏外虞所以保障黎元震耀威德將何以追司馬六軍之制遵提封百萬之規免飛芻輓粟之勞成家給人足之美寫令於疆畔其術如何講事於鬼苗欣吉安在願聞婉畫以闡大猷

試草澤策一道 景德二年三月二日

問四民並設蓺務稼之先九序惟歌實覩貢財而為急國家富有區夏勤恤黎元訓兵以備不虞建官以熙庶績乃仝宗廟賓客之費名田奉邑之資歲計所

龍圖用左廣羅復頒行恩詔敦勸農功奉順天時孝修稼政雖不急之務尤貴食之久哉臧賜予之規庶

棄苛巧之玩敦本節用斯爲至矣而九年之蓄物力未完一穀不登流亡乃出將何以致汚萊盡闢游惰悉歸足衣食而知禮文值凶荒而無菜色又何以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上林之錢往往而是然後家給人足頒嚴浹於連甍國富兵強天威震乎殊俗子大夫博通載籍練達政經必有嘉謀悉以條對

景德三年九月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一道奉勅撰

皇帝若曰我國家奄宅中土勤恤庶邦念前代求賢之勞思昔賢好問之裕濬發明詔詳延俊民樂聞讜言用禪至化茲于大夫韞積待價藏器俟時射隼有功適鱗無忌之際也方今邊候徼警戎索載清與民息肩爰戢不庭之器爲國生事深戒守方之臣蓋已厲鼓減烽賁劍買犢下勑農之詔勗游惰以反耕置常平之倉壺豐凶而平糴勑課之道斯至備預之術茂異之見嘗將何以致械樸之詠興滿盧之政洽授方任俾之道齊宏棨惠暢之業昭嶷巍大朝有官人

之盛海濱多士無彼已之識于大夫强學多聞修古博識究歷代之損益明當今之利病所宜剪斯民雅俗之弊極談叵格之方考庶官治亂之由深陳用乂之術遐聞嘉話以開大猷當悉乃心勿有所隱

表狀一

知處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昨奉勅差知處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三日赴本任訖遠辭蛸陛權剖使符百城之任既優五綵

之榮竊極臣某中謝

臣早自孤平獲逢開泰徒以鼷鼠之後遊塵泮簡之司望帝陛下貪奉宗祧旁求俊乂臣庶於羣英冀萬一之裨補庶幾之名知臣駑於進趨挺素絲之白質超踐疲垣復誤賜於選倫蒞同司於筆劄家徒四壁貧方甚於臨邛字賞千金書未懸於泰市特推恩於閩巷俾將命於列藩既克就於國書又寘加於勳籍未出廳洲之署尚參文石之班益以臣早奉庭闈久棲輦轂離邦深遠懷上滋深烏鳥之情實渠南之是切豹蒐之懇豈伏閤以自陳封章繞黷於冕旒俞詔已頒於蓬革幸一麾之甚便復再疏以請行陛下察以寸心恕其九死許扶攜於老幼令容遡於鄉閭況浙右奧區縉雲善地閭閻蕃庶土壤膏腴殼教所覃俗知禮讓耕桑甚廣民少惰游今歲雖罹旱曠之災尚多溉灌之利人無菜色敢有餘糧屬隣郡之不登故穀糴之微貴提封之內安堵如常前春已來不至乏絕一境偶無於疲瘵九重望減

於焦勞臣謹當恭守詔條恪居官次稽稽脫政豈暴月之敢期水蘗檢身固生平之所履儻俞素守是遂寵詠臣又念朝辭日侍面聖顏親承睿旨以俯隣於桑梓又荷奉於井旨雖從欲之仁廣聰聖之造特許終於考秩且未議於替移即臣舉放知歸殺身莫報況丘園甚近雞犬相聞鄉里親姻或階於聚首弟妹婚嫁免至於失時上以慰慈母之心次以了私門之事而臣齒髮方盛駑蹇未衰抱槧懷鉛終預諸儒之

末庶頃至踵須臾蒲藁乘之知月昧上言隕越無措臣
無任 云云

謝賜曆日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咸
平二年具注曆一卷者夏正肇建堯曆爰頒宛授人
時不迷帝力臣 中謝伏以皇帝陛下端拱穆清茂育

羣品德合天地信及豚魚象魏懸書定一王之法制
寶曆治曆究二統之指歸海發宸襟載稽古訓將欲
以山越之鄉多之膏腴之產火耕水耨後地利以甚
微食稻與魚習土風而性舊去歲固罹於小歉今春
遂至於荐饑力穡雖勤僅糧殆絕參以五種之利救
其二穬之艱俯及秋成僅無菜色皇帝陛下乃眷東
顧陰閉下民臨遣使臣循行縣道慮賦輿之不集盡
賜田租念儉嗇之可哀大發倉粟城邑聚人之地爲
設海廡山川血食之神必祈豐澤道路之逵數者貸
其朽木之乾溝隍之填委著推以掩骼之仁明詔誕
敷和氣斯應如臣所領之郡近接海隅一千里之封

自秋初刈後爲雨水調適元根再發青苗結實成熟
共得兩收已具州司別狀聞奏者多稼並熟所謂有
年嘉穀再登斯爲上瑞臣 中謝臣聞昔者后稷之
功既著一秭二米顯其祥成周之道方隆異畝同頴
昭其應貞交趾若曾聞於再熟政首曰若爰及於十
千蓋以玄德升聞至誠昭格天地所合百禽由是而
生風雨弗迷三時以之無害允鍾上聖克協靈符竊
以山越之鄉多之膏腴之產火耕水耨後地利以甚

陌三萬家之生聚自經事載飭厥節之獲頗多及麥
秋俯臨兩岐之誕斯洽菽粟流衍黍稷豐穰絕無螟
螣之災率有鍾釜之蓄朔早稍旣藝陳根尚存大雨
時行土膏脈起芃芃發秀薿薿垂芒同枯楊之再生
異糜草之先死紿實棲畝斂擷盈車至於晚田又收
數倍遺秉滯穗餱寡嫡之是資千倉萬箱顧老農而
何幸臣忝膺郡寄獲覩年豐親逢五穀之詳同賴一
人之慶周原膴膴猶詠魯孫之詩堯民熙熙敢迷上

帝之力休徵斯在純錫昭然伏望宣付史官書之簡
策千冐宸扆彌切兢惶

賀高陽官路破賊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報前月二十四日鎮定高陽闕馬
步軍都部署傅潛等差侍禁郭筠齎到狀奏稱九月
廿七日先鋒使田紹斌差人報楊嗣石普殺下蕃賊
二千餘人斫到賊頭五百个奪到馬五百疋衣甲器
仗不少者蠢爾兇渠敢犯邊境靈詛所及隗類以殲

克傳三捷之音實賴一人之慶臣某中謝臣聞騙堵
之事用備不虞金革之興蓋非獲已而況並建藩國
守在四夷崇山之阿或蟻壤之斯潰隆車之轍猶螳
臂之敢張舜干雖示於懷柔祝網暨容於越逸是用
西蕩命將北落徵師授以廟謀襲行天討兵鋒未接
針衄尚肆於無厭湯沐旣陳饑虱果聞於相吊梟馘
折比於探丸聚原斬獲捘俘已倍雲中之級投戈棄甲
更下熊耳之山獲冀馬以谷量表胡庭之運盡此蓋
皇帝陛下道符天錫化比神馳樽俎折衝懸知於十
里處睡息鋒將自於一戎佇收督元之圖便勤燕然
之石克清朔漠永洽承平臣忝備諫垣遠分憂寄明
庭賦捷恒聞凱之音遠室策勳不在稱觴之列歌
時戀聖徒激情臣無任歡欣激切

賀册尊號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四日得進奏院狀報前月七日百
官於乾元殿奉册尊號者嚴祀式陳鴻名肇建合靈

悅豫盛禮便蕃臣某中謝臣聞山嶽配天亦擅崇高
之美揔元載物爰彰博厚之稱垂世作程所以强名
於四大稽古建號益用比德於九皇在衆美之所歸
盛上聖而爰感伏以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
誕膺眷命光宅中區執左契以御民張四維而化俗
齋居決事孳孳惟政之肯旰食臨朝用示躬親之肯
纂堅成宅庶繼其凝體唐堯之文思光被四表恢商
湯之武烈底定萬方化馳若神高陽之稟聖德臨下

有赫文王之服大明兼漢祖之寬仁挺重華之篤孝
總帝皇之能事拚天地之全功惠澤及於昆蟲滂露
淪於骨髓六龍出震臨之者豈可階升百谷朝宗就
之者或思蠭酌於是邦君庶尹國老諸生衆街薦賢
比屋黔庶共薦龐鴻之稱仰酬照燭之仁扣閽之
九重集縞玄之薦計至于恕禱始奉允俞有司虔衆
於舊章率土願聞於大號乃以仲冬至日合祭圜丘
禮行於郊百神以之述職飲至于寢羣后由是在庭
端拱穆清祇受與册祥光休氣充塞於寰瀛歡聲頌
聲傳聞于行路足以昭祖宗之謨訓聳夷裔之成懷
人神之望允諧視史之辭無媿五讓而受謙光之德
已隆九名聿彰復熹之功彌廣臣側聞國慶限守詔
條魏闕存心徒結雲天之戀虔庭率舞莫陪飛走之
餘抃蹈之誠實萬常品臣無任歡呼抃蹈激切屏營
之至

謝加勳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奉院遞到官誥一通勅牒
一道蒙恩加上騎都尉餘如故仍放朝謝者在宥之
恩方覃於率土冊勳之典俄及於具僚祇荷寵靈伏
增悚惕臣某中謝伏以唐制勳官十有二等克遵班
爵之序備存律令之文所以褒賞忠勞甄明品秩不
稱其職仝胄之誇乃興或曠厥官鴨冀之議斯起如
臣者忝塵祿仕薄技著微猷束帶立朝已媿諍臣之任
一麾出守猥膺循吏之稱屬燔柴肅禋之辰無除地

給薪之劾爰因大慶亦被濫私諫垣未削於姓名勲
籍驟遷於等級天違所及蓋咫尺之不違官箴有常
但顯沛而於是懶勤職守用報寵光仰荷天慈臣無
任 云云

駕幸河北起居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得進奏院狀報去年十二月三日
御札取五日車駕幸河北者毳幕旃裘暫幸河北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鼓邊旣後后之
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兕醜
遂底定於邊陲五材並陳蓋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
固犯順以必誅朔漠餘妖腥膻類殄四膠折之
候轅爲鳥舉之謀因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達名
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
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
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怠家行當蕩靜塞垣佇

賜賜塵日表

臣某言今月十四日本州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
臣咸平三年乾元具注曆一卷者曆象之設克確於
民時正朔所頒俾知於天道臣某中謝竊以少昊獲
鳳鳥之瑞因以建官陶虞有黃棻之祥由之紀曆所
以究分至啓閉之候辯璇次弦望之差作事厚生制
民命而斯在歸餘正閏時綴以可知崇文廣武聖
明仁孝皇帝陛下欽奉不圖祇膺眷命非遵前典不
廢儒術時人之職悅修天吏之功靡咸清晏肇建校
館家之否藏大衍克成正千載之舛謬豈期僻陋亦

荷頒宣敢不虔奉王正率循時令土膏纔起便候於
農祥玉燭既和永躋於壽域粗識閭餘之數免貽薦
循之譏仰戴宸慈臣無任兢惶激切之至

謝賜衣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翰林藝學郎俊至伏蒙聖慈賜
臣勅書一道紫獻正綿旋闢一領幷賜屯駐本城諸
軍員僚初冬衣襖者解衣之賜猥及於下臣挾纊之
仁更均於列校光生郡邸喜動轅門臣某中謝伏以

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恭臨大寶
試冬新集　表　卷十二
恵必先於逮下志惟在於愛人鳥獸氄毛俯及巖凝
之候衣裳在笥爰推賜予之恩在渙汗之所沾雖容
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蹊夷奉漢詔之六
條方深祇畏分齊官之三服忽荷頒宣纂組極於織
華純綿加於麗密墨書下降窮窺雲漢之文驛騎來
臨更重皇華之命但懷複而增惕實被服以難勝矧
於戎行亦膺天寵于城雖久留無汗馬之勞守土行

功獨懼濡毫之刺仰瞻宸極唯誓靡捐
無任感天荷聖激呼蹈舞激切屏營之至

賀車駕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廿七日得本州進奏院狀稱前月廿二
日車駕還京者戎索已清宸遊乃復凡在臣子慶抃
同深臣某中謝伏以五載四巡虞書所紀一月三捷
周雅攸稱商湯乃致討於鬼方漢文亦親臨於細柳
東征西怨用慰後后之心春蒐夏苗爰示治兵之典

舍爵以策勳舉羣臣之壽觴獻九廟之戎捷歡娛載洽慶賜遂行回與夫瑤池之濱空疲於八駿有洛之表遠至於十旬不可同日而語也臣忝守使符僻在壤六龍順動獨違屬車之塵百辟歡呼莫副大夫之後瞻戀之極抃蹈無涯　云云

表狀二

賀鄒門破賊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近有西川駐泊神衛右第三軍第二都虞候王均等爲惡作亂脅迫百姓及諸鎮軍士一萬餘人於成都北門外叛出攻圍城池已據劍門都監裴臻與知州李士衡同共殺敗者纔若干人微敢行稱亂賊張末幾已親成擒兇黨醜既殲朝野相慶臣某中謝竊以　若之謹關梁所以備他盜用鉄鉞所以誅叛臣如王均等身率戎行地親藩衛係庶僚厚賜予便蕃饗佚膏梁被服輕煖出荷千城之寄曾無汗馬之勞乃敢結構異端恊從羣小苟圖不軌輒負大恩捷狼貪羊狠之謀爲鼠竊狗偷之計天設之險委　心凌鬼得而誅豈容越

軼裴璘等任當要害職在誰何儻蛇豕之興妖乘貔貅之鼓怒遂推鋒而奮擊未旋踵以剪除元惡既就於梟懸餘黨更無於焦類寢皮食肉式快忠義之心犯門斬關永破姦邪之膽天威所被非絡載寧賞與聿行與誦斯愜臣忝分憂寄幸擐提旨慶抃之誠實萬常品無任　云云

謝賜詔書欽恤刑獄表

臣某言八月十日本州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賜臣武夷新集　表　卷十三

欽恤刑獄者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宣示仍下管內諸縣施行竊天網雖疎尚多於嬰拂憂日可畏用示於哀矜一之詔俯臨圄土之人何幸臣某　中謝竊以世質民淳唐虞以之畫象政平訟息文景幾於措刑蓋由五聽無寬三章不濫上懷欽恤之旨下萌恥格之心用臻太和式符至治伏以宗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憂勞庶政清靜生化遠被於不毛仁必沾於行葦惸惸伏念表視民之如傷寤罹誅夷示

下古甫作頌愧無清風之稱東方上書或希乙夜之
臣無任

代人乞太師御書表

臣某言臣世受國恩名忝閨籍竊仰先朝之述作欲
期私室以祕藏輒露愚衷上干聖聽臣某中謝臣伏
見太宗皇帝御製御書等思窮造化妙絕古今與六
籍以攸同非二王之能及固已勒於琬琰揭在蓬萊
名山大川深藏於副本石室金匱首冠於羣書皆所

以博綜儒玄跡宏史立言不朽乃孔氏春秋之徒
懸法授人實唐堯歷象之比汾水之宸遊雖違羽陵
之喻簡多存如臣忝荷箕裘幸摩籥紱大馬之志敢
忘於槃指寵龍之文徒思於鑽仰瞻卓而有請實
昭先以無疑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念先臣際會之由
察賤子勤拳之懇特詔金縢之府許求玉宇之書資
及下臣光生寒族威神如在固共畏於軒鼞敎化所
資施昌永藏於祕壁斯忍之至伏切愚衷

代中書乞罷免表二首

臣某等言臣等竊以陰陽燮治之任實繫台司水旱
策免之文具存載籍苟弼諧之無狀而災沴之或生
姑務偷安庶思避位豈但妨於賢路深有負於國恩
臣某等中謝恭以宰相之位實代天工四海之所具
瞻一人之所注意必在彌綸百度綜覈羣材親附萬
民折衝千里外清戎略使金革之不興上奉天時俾
風雨之咸若然後棐倫攸叙比屋可封富庶而日用

之略負命世之才補公袞以有餘據台杞而無媿若
逢時而肆竊但積日以晏安豈惟累三光之明固亦
致四夷之陋臣等自忝已久自知甚明苟不露於肺
肝亦何覩於面目如臣沉者本非奇特蓋出遭逢先
朝擢自禁林俾參機務曾乘倏委黃扉之無政深辜物
儻皇斋陛下以青宮之舊僚委黃扉之無政深辜物
望實當臣化基備及中人曾無遠慮先聖偶加

於委用明君未忍於棄捐尚待罪以如初實甘榮之
茲甚臣敏中早覩片善由自諸生固無經濟之能久
玷樞機之任周旋兩府終始九年因循徒擾於炎涼
裨益莫施於塵露內省三臣之寵鄙曷當萬乘之倚
毗徒夙夜以自強終材力之有限屢新居上既所置
之非宜練短汲深故雖勤而無効以至和氣不應庶
績未凝林胡犯邊勞琴華而巡狩膚蜀作梗頻羽檄
以徵兵胡雛輒肆於陸梁靈武尚艱於飛輓江吳之
武英新集　表　卷十三　六
俗儉僅薦臻老幼流離戶口減耗去年近輔霪雨爲
災今歲中春甘澤未降物增數倍之價固無九年之
儲靜思其由誠有所自蓋臣等任過其量力不逮心
上辜當宁之知下負倉生之望決勝寡術不能束五
兵於虎皮由令乖方不能和四時於玉燭延焦勞於
宸極負愧恥於心顏況復日奉天慈動承清問凡於
纖悉咸以咨詢曾不能盡一嘉謀出一奇計慕前哲
亦胡顏於天地臣等　中謙　竊以菀容四獄用致時雍
漢免三公以答天譴簫以任當輔弼職調陰陽苟愆

伏之成災實憂員之攸繫須行大典以肅朝經如臣
等性識短才謬膺大用在一人注意之地當萬方思
治之秋聖德謙敬無山甫將明之効宸襟虛佇之傳
說啓沃之言致君之譽蔑聞竊位之譏空積雖勤以
補拙勞而無功斗筲之智空殫庶尹之役何取爝
火未息曾莫丹之光山木不材終非梁棟之任是
致愆倫罔逃化未學獄訟滋彰盜賊多有水旱作
沴天災流行江吳荐饑京輔艱食王春已半甘雨未
流終風且霾宿麥將瘁尊號皇帝陛下夕惕若厲祝
人如傷分命使臣並走羣望親詣列真之宇俯施百
拜之恭屈萬乘之尊爲兆民祈福牲玉靡愛惟馨之
德已聞雲漢爲章庶罪之徵未覩豐稔之實不至
玄感之有由益臣等猶乳圖釣尚居台席俯慙百辟
徵職惟蒙鄉爲學催通於章句參閣佐錢刀於會府投
弼何取宇宙木朽株至於三臣之能罔亦明主所見
朝涉中於中科初命便應於吏閑若但妨於賢路必自速於靈誅伏望陛下悉以免終
矜其不逮別求賢俊置在鈞衡 臣等退處班行得
奉朝請如此即上玄之意訴合太平之化坐臻豈惟
潤礎之祥實見冊衣之理鹽梅入用固便致於和羹
琴瑟更張庶免成於膠柱顧惟屍素未亦冀保全省分
甚明祈恩是切 云云

代樞密陳諫議讓表

臣某言伏奉詰命蒙恩特授守右諫議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餘如故者綵綸之命忽降於九霄寵祿之司
俾參於萬務撫微躬而戰慄聽與議以喧譁實出非
當深知不稱某中謝竊以諫諍之官首冠七人之列
樞機之地日蒙三接之榮運奇謀於帷幄之中議政嚴廊
之上蓋號股肱之臣必求柱石之材如臣者器本庸
微職惟蒙鄙爲學催通於章句參閣佐錢刀於會府投

安邊無銅柱之勳尋復命於紫庭遽叨榮於冊地奉
論恩於武帳謇謬無闕闕章奏於公車否臧莫辯顧
官箴而是媿剏歲律之未周敢期渙汗之恩遽授彌
綸之寄叅決庶務況國政之所歸叨據上流實人言
之可畏顧踐揚之猶淺且位望以甚隆苟徒竊祿以
自居不敢叫閽而瀝懇既負且乘宜致罔以非遑居
高必危亦疾顛而是懼須披腑臆仰瀆冤旒伏望尊
號皇帝陛下察以至誠寖茲新命職守且仍於舊貫

名器免至於假人所希爲官擇才聖朝無虛授之寵
陳力就列下臣速知止之心干冒宸嚴期於俾請

代樞密馮諫議讓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智傾覺於蒲盈展蔗之心不勝於戰慄實羣言之可
畏亦省分以甚明須露至誠俯干玄造伏望尊號皇
帝陛下矜其散材察以勤拳特寢新恩且仍舊貫即
收臣屢叨體貌以滋職業更誓報居聖朝懸好爵以縻賢
論恩無虛授庶切之至伏待允命

代史館相公讓加門下侍郎表

臣基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門下侍郎依前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者久塵閑鉉已媿
於妨賢忽奉璽書更蒙於進秩聞命之際屏息不遑
中謝 伏念臣職本顓愚器惟庸墝徒學秦王之道罔
究微言僞塵造士之科驟縻好爵自先朝而振拔由
近列以徊翔草漢詔於西垣代竟言於內省乃至參
萬機之政陪三事之班帷幄坐籌曾無謀於前筯廟
武夷新集 表 卷十三 十二
堂同食遂獲竊於素飡退歸封墅之曹出委保釐之
務屢改華之壁建俄賓護以備員羽翼之勑官愆於
商臯盬梅之用復預於傅巖自再忝於鳳池已五新
於紫陛端正公台之位顯可調燮之權僭不能少振
周經伻禪帝戴一人虛佇冰無造膝之言四海具瞻
深負金閨儻如於姓名逢島獲窺於圖史等掌
漢殿之升金閨儻如於姓名逢島獲窺於圖史等掌
微臣豈不知分儻僶俛而祇受必傾覆以自貽晉文
之寵超蒯瑕云求舊漢皇之賜張武適足愧心雖瀝
丹衷仰干玄造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矜懇悃曲賜
照臨特寢新恩用全大體豈惟聖朝之行爵出祿絕
虛授之譏固亦微臣之責實循名免蔑顛之禍千旨
寀辰伏待允命

代衆政王侍郎讓恩命表

臣基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
武夷新集 表 卷十三
事餘如故者文昌六官驟遷於品秩黃樞萬務俾預
於詢謀受寵若驚循涯自失臣 謝
於許謨受寵若驚循涯自失臣 寫以輔弼之任
實代天工束求之時允資人傑況叢廊之上副師尹
之具瞻車服以庸下丞相之一等豈宜濫處以累至
公如臣者才不逮人學非稽古徒荷鯉庭之訓嗟登
漢殿之升金閨儻如於姓名逢島獲窺於圖史等掌
綸於右掖復高亢於北門驟蒙振拔之恩獲預樞機
之任參謀帷幄曾無尚飡之答受祿水衡深有素飡

之愧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矜短拙曲賜保全特詔
有司俾停新命既負且乘微臣免至於疾顛惟罌與
名聖代更無干虛投虎口之至伏候允命

代中書爲靈州陷沒待罪表

臣某等言伏自狂胡作梗西鄙繹騷洊遠一城去秋
陷失近者又覩奏報竊知靈州不守將吏淪胥百雉
金湯曾無固護連薨士庶俱沒腥膻蓋廊廟之乏謀
致兇渠之肆毒動傷嗟於當宁貽媿耻於具臣臣某

等中謝竊以鎮撫四夷決勝千里運奇兵於堂上視
黜虜於日中使頑獷咸懷體統不修將帥稟指蹤之
勃君親無肝食之憂此宰輔之任也若冤旃不滅於
焦勞蜂蠆尚聞於儆擾使黎生赤子陷于塗人亦尸
祿素飡安用彼相竊嘗言之可畏諒竊位以何顏伏
念臣等皆是常才謬當重任雖揣摩鉛鈍策勵疲駑
罔上洽於天心仰俟刑書臣等無任

謝表

臣等言近以狂愆陛梁溯方覆沒蓋廊崇無於成
算敗士民俱陷於匪人至尊深動於憫傷執政實甘
自黨項弗寧靈武孤絕皇帝陛下臨朝日昃求未

於罪戾共陳奏牘方俟刑書承詔旨以丁寧仰天威
而殞越臣某等 中謝竊以疆場之事爰守在於四夷
帷幄之籌固折衝於千里況處彌階之任必資經濟
之能料敵伐謀動詢於方略憂邊思職克舉於官常
然後塞四海之具瞻副一人之虛佇如臣等皆惟庸
瑣莫荷倚毗徒曠廢於天工豈弼綸於王度自胡雛
作梗靈武阽危皇帝陛下憤蜂蠆之微妖惜金湯之
堅壘軫竞心於黃屋遣漢將於文昌大典虓虎之師

將率狡兎之穴庶肅蕭清於氛祲用申畫於封圻而靈
旗未出於塞垣巨屏已淪於施薛實臣等早無規畫
仰負咨詢徵龜玉毀櫝之由抱舟檝濟川之愧旣晏
安而非據期策免之是行豈謂陛下特降泥書曲形
天旨尚令備位未責曠官履薄自思但彌增於沐惕
扣閽瀝懇固不敢以再三陛堅盡辭之心少贖已然
之咎 云云

代參政王侍郎謝爲陳乞不允表

仰承雨露之私內積冰淵之懼濟尊之罪罔不可以
再三許國之心但益堅於方寸謹傾臣節上答天慈
云云

代王氏爲公主出降進財表

臣聞慶言臣弟貽貞幸以屏微獲叨選尚單平之族
緜葉慶於高門忝近之辰冀承榮於簉館欲恭陳於
感篋須仰黷於凝旒臣某中謝竊以詩美王姬聿稱
於下嫁易載帝妹亦重於有歸蓋風化之所由諒古
武夷新集　表　卷十三　十八

今之共貫自非閫閾寧得擬倫伏念臣世本文儒家
惟素業緩丘遺業幾至荒蕪扶陽舊封已嗟廢絕固
弓裘之莫繼亦堂構之將隳臣與弟貽貞頗自强
期於克荷謹不衰於蒸嘗敢謂尊嫌有奉於慈命
皇帝陛下察以顒思錫其陵替俾聯姻於帝甥永庇
旅於天光頓捐了之何知實先臣之不朽預長安之
咸里幸會昌於多開堂邑之山林榮華斯在今者禮當
納幣尊俗守歲片載循荐清之懿顯尊

溯甚獲戾是宜　云云

代開封溫尚書求解知府表

臣某言臣聞陳力就列先儒有知止之訓任重才微
前史著疾顛之戒布在方策皎若丹青臣某中謝竊以
書實元龜之斯在臣某中謝伏念臣轂馭素寡才略
無閒徒以遭逢衛塵清近每憂官曠上負聖知一自
掌禮秩宗預文昌之通顯牧民天府總京邑之浩穰
唯堅夙夜之誠仰奉溶清之寄幸而肇轂之下梜鼓
武夷新集　表　卷十三　十九

惕嗚閭井之間版圖增美大姓偶無於侵小庶獄不
至於搆冤恭緣每奉天顏恭承廣訓俾之彈壓豪右
撫字疲羸且形飲恤之仁深示招携之旨顧不畏於
強禦所特出於主張挺金石之一心但依洪覆庶星
霜之三載莫中巧言苟非當宁之曲成諒亦傾輸而
坐致又伏念負重致遠誠非泛駕之材錯節盤根終
乏殺虛之刃承乘鸞廣寄躬親而豈敢告勞鈞鉅神明
精力而瀕知不逮非甄罔於避事實恐至於敗官伏

望尊號皇帝陛下察以虔誠解茲重任庶保全於賤
質免戕賊於勞生中臺職司願講求於故事未央朝
會時瞻望於清光筋骸漸及於衰遲衛泌或希於願
養伻謨始終之惠少矜憩倒之私

請加尊號第四表

文武百僚南郊大禮使具銜臣呂某等與內外馬步
諸軍將校僧道耆壽等謹詣東上閤門再拜稽首上
言曰臣等一昨體上天之顧諟採萬國之謳謌願增

兆之誠懇堅於石席遽須明詔未賜允俞朝野之間
啓處無措臣某等仲謝臣等伏以宇之曰道蓋出強
名何言者大不閒讓德弗嗣惟大覺美號有百億之殊
益於鴻名用昭彰於盛德再三之瀆已負於刺芒億
眾乃至尊寵兼三五之盛若夫神聖之冲粹高厚
之儀刑非可管窺容體度出於愛戴成此勤拳是
敢王者想建大中載稽古訓捴河洛之秘紀所以畏
天之明順象嶽之敕心所以從人之欲略鳴謙之小

節收輿誦之至公雖屈已以無違誠當仁而不讓者
也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祇荷丕構茂宣重光法人文
會時瞻望於清光筋骸漸及於衰遲衛泌或希於願
養伻謨始終之惠少矜憩倒之私

請加尊號第四表

文武百僚南郊大禮使具銜臣呂某等與內外馬步
諸軍將校僧道耆壽等謹詣東上閤門再拜稽首上
言曰臣等一昨體上天之顧諟採萬國之謳謌願增

兆之誠懇堅於石席遽須明詔未賜允俞朝野之間
啓處無措臣某等仲謝臣等伏以宇之曰道蓋出強
名何言者大不閒讓德弗嗣惟大覺美號有百億之殊
益於鴻名用昭彰於盛德再三之瀆已負於刺芒億
眾乃至尊寵兼三五之盛若夫神聖之冲粹高厚
之儀刑非可管窺容體度出於愛戴成此勤拳是
敢王者想建大中載稽古訓捴河洛之秘紀所以畏
天之明順象嶽之敕心所以從人之欲略鳴謙之小
節收輿誦之至公雖屈已以無違誠當仁而不讓者
也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祇荷丕構茂宣重光法人文
會時瞻望於清光筋骸漸及於衰遲衛泌或希於願
養伻謨始終之惠少矜憩倒之私

請加尊號第四表

文武百僚南郊大禮使具銜臣呂某等與內外馬步
諸軍將校僧道耆壽等謹詣東上閤門再拜稽首上
言曰臣等一昨體上天之顧諟採萬國之謳謌願增

兆之誠懇堅於石席遽須明詔未賜允俞朝野之間
啓處無措臣某等仲謝臣等伏以宇之曰道蓋出強
名何言者大不閒讓德弗嗣惟大覺美號有百億之殊
益於鴻名用昭彰於盛德再三之瀆已負於刺芒億
眾乃至尊寵兼三五之盛若夫神聖之冲粹高厚
之儀刑非可管窺容體度出於愛戴成此勤拳是
敢王者想建大中載稽古訓捴河洛之秘紀所以畏
天之明順象嶽之敕心所以從人之欲略鳴謙之小
節收輿誦之至公雖屈已以無違誠當仁而不讓者
也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祇荷丕構茂宣重光法人文
之化成體神武之不殺惟虔作聖有感必通居上免
明無為不燭泣辜扇暍示仁愛於羣生潔粢豐盛展
孝思於九廟躬帝皇之一能事捴萬籍之前聞而寢探
妙道於域中敷至德於天下咏布奏之音名契混成
挺高明之姿雅教柔克極妙有玄元之理彰務滋邁
種之勤度越古今克格上下茲羣情之懇倒志二美

之形容願以大猷著於徽號而陛下固形冲挹鴻鬱
耿光莫高匪天徒懷蹈路無私者日未賜照臨況郊
祀有期方國咸在乾嘉壇而弗太一宜昭答於神休
奉瀼塗以見祖宗合紹隆於先志苟違遐邇之請曷
副人祇之心臣等不勝勤懇恭俟門上尊號曰崇
文廣武應道彰德聖明仁孝皇帝伏望陛下對越景
靈恢膺鴻緒特加乾事證舉褒章以仲冬南至之辰
天正上元之節單祫婚於上帝盛汗於中區端拱

穆清備物典策追九皇而比德與三神以爻歡快華夷候望之心成宗社無疆之慶臣等幸甚天下幸甚謹四奉表陳請以聞

第五表

臣某等言臣等稽合人謀形容帝德願益龍鴻之號仰酬亭育之仁聲華夏之一心奉表章而四上仍降明詔未賜允俞遑遑之情殞越無措臣某等中謝臣等竊窺舊史載考前言夫名者實之賓蓋名不可淫

於實號者功之表非號何以明其功天地以不宰爲先猶遠高明厚載之大德堯舜以無爲而治亦著重華放勳之美稱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祇荷慶基誕敷駿德臨下以簡視民如傷舞干羽以示懷柔卑宮室而訓恭儉作事必咨於龜筮乃至大同考言爰及於紹羣克彰好問體玄元之清淨法夏后之殷身至孝黽黽所以奉先而尊祖小心翼翼所以君國而子民宸襟必明得請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五奉表以聞

代集賢向相公待罪表

臣某言編以輔弼之司實一人之注意舉措之際乃四海之具瞻苟自輕於悔尤固不遑於啓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本非茂異謬預諫科名爰遭遇於先朝屢忝慶於華貫西垣掌誥僅及二年南海頒條達踰萬里偶生還於闕下俄入直於禁中亟膺獎擢之恩俾佐樞機之務但傾駑拙仰奉憂勤累換星霜莫俾罷露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紹膺丕構寢寵舊臣

以先朝舊履之微不遺棄顧倣臣斗筲之量深覺薄盜遽陪四輔以調元獲從六龍而展義竊之一言而啓沃曷覬萬乘之焦勞奉簡書違巡邊徼恭承宸算遐震天威媿撫前勛之等尚軫宵衣之慮久塵虛位方積厚顏矣年陛下特出非常俾之爰立中外頗喧於聽訓朋黨盈於觀益示於眷懷俯俾循牆靡容固讓負乘致寇果出自貽今者公相之家子孫擁旄連閫金鼎及錢刀盡臣逢已來賜予所得幅幣別墅

之報臣無任云云

表狀

代駙馬王都尉謝賜宅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安遠門外永寧坊宅一區者恩寵便蕃心魂戰慄臣某 中謝

竊以功宜帶礪方聞賜第之榮業紹箕裘乃孚高門之慶如臣者家承閥閱性頗顓蒙早違怙恃之慈靡及義方之訓每進修而自勵期孝謹之不衰俄被天光獲叅賦里顧惟榮泰實越常倫敢謂俯降綸言特頒甲第棟宇式彰於輪奐堂皇更極於高明渥澤所加方增華於魯館屢徙何幸叅席寵於沁園愈懷氷谷之憂曷報乾坤之施臣無任感天激切屏營之至

代僕射李相公待罪表

臣某言臣前日幸叅法從獲奉宸游侍龍衮以當陽屬羽觴之無算遂成沉醉乃至先歸陪高宴以未終屏具瞻而斯甚臣某 中謝 伏念臣齒髮將暮已踰知命之年血氣既衰夙抱負薪之疾念筋骸之如此固杯杓之不任矧乃奉屬車之清塵霑玉斧之餘瀝挹千日之味但覺沉迷瞻八彩之眉自成頹越況任當於衛軸而位冠於簪纓忽貽倒載之羞深負厚顏之媿省循斯極啓處靡遑敢不銘座自規覆鯷爲戒慕顏回之不飲同遽瑗之知非庶貳過之或無冀已然之可贖仰祈玄造俯鑒下誠

代僕射李相公謝降詔慰諭表

臣某言臣數日前獲陪鎬宴遽醉尭樽侍坐不任失儀斯甚仰陳奏牘方俟刑書忽蒙詔旨以慰安稍息心顏之靦厚臣某 中謝 竊以飲不及亂載籍攸稱人而無儀國風所刺臣三事之任親陪萬騎之遊瑾池之高宴方湛醑霈之皇恩載沿無溫克之德上奉

當陽有載籍之善見嗤行路玷名器之如此獲罪戾以是宜倘蒙覆燾之仁俯矜醉飽之失諒知非於既往永作戒於將來誓無沉湎之愆以辱崇高之位悚惕之至啓處不遑云云

代陳州李相公陳情表

臣某言臣聞匈奴未賓去病以之辭第先零尚熾充國由是請行臣雖至愚常慕前烈輒茲披露冀俟誅夷臣某中謝竊以無用之臣明君不畜彼已之子載武夷新集 表 卷十四

櫪厚祿萬鍾深負素飡之媿元戎十乘莫伸汗馬之勞縞帶三年空積尸素之罪尚曠朝廷未得以高枕惟惶寢方今邊候多虞軍書尚警朝廷未得以高枕惟惶寢顛聞於運籌而臣世受國恩身膺閫寄禽息鳥視徒籍攸濫兄臣爵爲通侯任居方鎮權兼節鉞位峻台輔家世際會國朝爰念先臣逮事太祖契風雲之自取於便安烽燧播留不思於効用豈人言之可畏實鬼瞰以是憂每念及茲毛髮俱聳伏望聖慈俯賜矜察特賁綸言令於近地除一閑郡庶得竭力捐軀少答殊私乃至延賞後昆冒榮昭代而不能圖報竹帛濟美箕裘但恃寵緣仰希覆燾負乘致寇忘自取於顛躓懷安敗名實有孤於參養況今斧扆家世際會國朝爰念先臣逮事太祖契風雲之辰倘煩於旰昃邊陲未靜於擾攘幃幄之臣方圖於廣勝介冑之士咸願於身先如臣忠烈之餘況忝崇高之位悚惕之至苟貪寵祿輒避征行何以報累朝之恩何以答人之誦伏望聖慈號皇帝陛下恕以再三之瀆鑒

茲刑赤之誠俾執干戈以守方面況臣齒髮雖暮亦
可强仗於廉頗膽氣未衰豈媿橫行之樊噲誓約齊
于絶漠願啖血以塵兵執金鼓以長驅殲鋒鏑而無
恨情俾斯極陳遠尤煩干冒宸嚴期於得請云云

謝降詔不允所請表

臣某言臣近者不自揣循輒傾愚瀆屢陳奏牘上扣
天閽蔘犬馬之誠蓋思報王犯雷霆之怒豈敢顧身
方悚谿谷之憂忽降封泥之詔靡加罪戾曲示褒揚
撫已無從戴恩彌厚臣某中謝伏念臣嶺材菅薄冒
寵居多頃近輔之雄藩據中台之顯位賦祿至厚始
終十戶之封衛社無功空忝三軍之帥徒宴安於富
貴實靦厚於心顏屬邊戍之未寧固戒臣之思奮係
單于之頸孰不有心摯翎侯之旗人皆貿勇遂乃
爭之功復遂隼旗之便洎言歸於京闕方接武於班
行遽蒙恩柬之私得商代言之末地捐禁掖日奉內
朝官曹所謂於清華職寨唯專於潤色內顧草茅之
賤已恨負乘之慙既積日以彌多愈循涯而自失然
擥鋒鏑來於炮所少塞素飡之誚免貽青史之羞徒

公有犯無隱臣由誠是上通若高聰坤天道於焉下
濟臣所以扣帝閽而自達冒瀆威嚴以無疑蓋念臣扶
侍慈親提挈喑累族寓撫州已逾二十口有餘離去鄉關
四千里而遠只請本官之俸給朋無負郭之生涯衣
食所資盡出於是乃至庭闈之旨甘或闕晨夕之饘
粥屢空臣每見臣窘急憂形於顏欲將諸弟南
歸故鄉可索親姻應副存活臣親弟化有妻孥數口
寄止湖州一房伶俜都無所託家貧固難於圖聚俸
不可以分需窮餓流離誠堪軫念臣又有親弟倘
等兒臣資儲之絕藜藿充且欲容遊遠鄙膝下臣
母鍾愛尤甚不忍令漂泊道塗進退傷徨莫知爲計
臣本嘗不捐心太息危坐踊躍涕泣漣如方寸亂矣
蓋由臣竊代耕之祿莫能爲王爲商之適時之才以
至不堪不可使儕之耕田力作且不及人子云之篤
剡章屢終非曉事幸茲短牘以至窮困然臣學古入
官出事工合竟亦爲腐儒之僞落兜蹇雖

所願作循良之吏伏望皇帝陛下矜臣危慮之懇察
臣激切之心罷去綸掖之貴假以藩條之任於蘇湖
常潤等處令典一州庶得狂瞽聚族寓撫數二十口有餘離去鄉關
四千里而遠只請本官之俸給朋無負郭之生涯衣
食所資盡出於是乃至庭闈之旨甘或闕晨夕之饘
粥屢空臣每見臣窘急憂形於顏欲將諸弟南
歸故鄉可索親姻應副存活臣親弟化有妻孥數口
寄止湖州一房伶俜都無所託家貧固難於圖聚俸
不可以分需窮餓流離誠堪軫念臣又有親弟倘
等兒臣資儲之絕藜藿充且欲容遊遠鄙膝下臣
母鍾愛尤甚不忍令漂泊道塗進退傷徨莫知爲計
臣本嘗不捐心太息危坐踊躍涕泣漣如方寸亂矣
蓋由臣竊代耕之祿莫能爲王爲商之適時之才以
至不堪不可使儕之耕田力作且不及人子云之篤
剡章屢終非曉事幸茲短牘以至窮困然臣學古入
官出事工合竟亦爲腐儒之僞落兜蹇雖

敢厥承明之涓蔭願辭侍從之職去長安之仝盛求
領甲溪之邪恭桎玉之所煎恐溝隍之行及涸鱗在
轍將縣肆而有期窮猿奔林涼擇木之何暇既堪憂
於四壁亦難專於三緘蓋念臣職雖詞臣身乃羈客
扶老携幼去里離邦良賤相從三十餘口衣食所給
並出於臣且無負郭之田固乏滿堂之金玉凡百
經費只仰俸緡至若管庫之微亦有走卒以執御幸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步而趨朝又須分錢刀以僦奴

市脯粟而飼馬用度非一恐數難周垂出於本官俸
錢二十五貫中更無他給供甘乏衰多闕量入之費
屢殫饘粥糊口之不充進退觸涯之無計原愍誠知
其非狥介推豈可以不言竊念臣獲掌命書四更年
籥回列之內或蒙添給俸錢乃至四補塁華將命藩
郡並霑論潤迭被恩私陛臣貧悴絶倫照臨靡及臣
未嘗不內自循省惕然徹骸臣蚷木之姿僶俛戰兢益由臣蚷木之姿僶俛戰兢益由
皇上之福澤竽之吹謬參韶護之音才不逮於等倫
帝力何至於宜布皇澤撫養黎氓聖人有言尚東周
下論高明之德以欲從人特於蘇湖常潤等州假一
之急尚恕觸鱗之罪未加懲勉之刑察以江湖之間
魚米甚賤晨夕之養甘滑可期恢孝治之風推恩逮
再茲剖露不避纖煩伏望陛下霈渥成之私矜倒懸

之可冀循吏何違豈西漢之難偕三牲但獲於庶顏
五月誓期於報政然臣素知廉耻無所饒求固於官
常不敢貪冒只希罷免非望改選以七人補衮之資
荷千里頒條之寄於臣之分所得已多況今多士盈
庭君子在位如臣之比實繁有徒至於潤色鴻猷羽
儀璇閣儻加愼柬何患乏材若臣者苟蒙錫類之仁
得遂量力之請烏烏反哺但期鄒躅於一枝鮪鱣並
逝豈足盈壑於九淵伏戟披肝瀝血顒俟允命干犯宸嚴

臣無任云云

代鴻臚陳少卿謝男知制誥表

臣某言臣第三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兼容伏奉
制命特授右正言知制誥者恩覃貝闕慶集蓬門荷
寵擢以非常但覩榮而失據臣某中謝竊以與掌詔
令步武掖垣參班綴於赤墀陪豫遊於清蹕自非髦
彥曷副選抡臣男堯學謝淹通才非茂異趨庭稟
訓已無過庭之禮之規柬帝劭官已玷圖書之任豈謂尊

不敢寧處臣某中謝竊以寰海至廣事有萬機家國
興宜理非一致恭惟皇帝陛下至孝之德上通神明
宅憂已來哀動左右未忍躬親的況長樂上仙顧命斯在奉常掌禮典訓
其存益以宵旰務煩君人位重萬方倘藏不可以諒
陰百度財成豈宜於曠廢故前代酌中而立制治命
鄭重而爲名伏覩掄至懷俾遵遺旨念宗社之大
詔積載篤之舊章俯徇輿情臨決庶政所冀百執各
武夷新集　表　卷古　十二

揚於乃職臣獲親於清光恩中外之超誠副華夷
之儀望臣等無任祈天俟命覬惶激切之至

代寇相公讓恩命第一表

臣某言今月七日內降白麻伏奉制命蒙恩授臣依
前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伯戶仍賜推忠協謀佐
理功臣餘如故者寵自天畿踰無地臣某中副編
以平章應政謝燮大鈞鎮撫四夷總領百度使卿士
各任其職陰陽不失其和此宰輔之任也蓋位峻公
台禮絕墾后故成周論道之際兼以人師二公之
官炎漢貞賢之秋乏其才即虛丞相之府況今延爲
啓祚虞哲啻期自非命世之賢曷處持衡之地伏念
臣識慙宏遠學媿淹通比肩諸生躬耕中畎之第自
結明主誤承先帝之知握於等夷置之宥密尋一麾
而出守未期歲以來朝復陪二事之班獲戴萬機之
政扃先皇求理之日實下臣薦疹之時一心匪石以
武夷新集　表　卷古　十四

徒堅衆口鑠金而爾甚先朝曲加覆露終示保全止
解職於牢可俾分憂於庶闕適偶重熙之運益隆乃
眷之人盟津境壓於洪河左馮地雄於秦甸至於岐
下亦控隴西莫非作翰之帥茲荷長人之寄豈宜旋
於魏闕方厠跡於周行忽進秩於秋卿式副煩於天
也浩穰爲政曾無利亦之可稱儻俾從公常曜素食
之與謝俄總司於邦計已荐策於歲華徒竭誠明莫
稱吁提豈謂性頗忽制擢預宰衡況四海異聽一人

注意謀無前助昔以承三接之顏智類挈瓶豈足堪
九閽之重諒簡簡諱之可畏跼蹐之靡遑須瀝懇誠
乞停寵渥伏望鑒號皇帝陛下俯迴玄鑒式徇至公
申飭有司追寢前詔儻綵綸之命特賜於已行即名
罷之崇庶無於虛授情非飾讓言悉由衷仰瀆宸慈
期於得請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叨恩制擢踐台司尋貢讓章備陳誠款
忽奉荅詔未賜允俞捧讀兢憂罔知所措臣某中謝
竊以弼諧之任中外式瞻授受之間古今由重蓋所
以平章邦國之政輔相天地之宜作元首之股肱爲
大川之舟楫壅不失德乃助懸象之著明用井其人
或致處士之橫議如臣者學非稽古才媿適時徒以

重祿所得已多員來素飡貽譏斯甚豈足副蒼生之
儁望踐莫閣之崇高用短綆以汲深泉自知不逮權
散材而構大廈人誰謂宜方令循名責實之秋爲官
擇人之際揣細自量猶或慎於東求廊廟三階豈可
輕於進用內省左黽非緣是愛伏望肆號皇帝陛下
體玄造之無私塗毋誠之難奪念名器之重非可以
假人於斗筲之微不令於跲量追寢前命以示至公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陳尺奏願寢渥恩顒俟帝命庶遂
物議而綸言荐降天聽猶高捧對周章魂守飛越臣
某中謝竊以持衡之地非賢勿居必須契上玄之心
然可委大鈞之任是以傅說帝賚之弼乃膺爰立之
求言前獄降之商式佐中興之運擧協民望伊尹所
以格天用非時老尚奴或至輕蔑益古今之所重瘠
方策以具存矧乃睿哲承祧自度思理宰衡當國凡

海求賢之意今日貢任尤重況今水旱之後多流離轉徙之民今年未寧有個強不臣之虜論兵帳幄首容決勝之策議政廊廟先務富人之術苟非通知王之大略負廉潔之宏才何以增三光之明何以慰率土之望如臣者識靡詳於國體名不動於朝倫但懷孤直之心實昧經綸之業猥升鬥席式代天工伏擬之姿宗難致達舉衡之最誠合戒盈雖蒙逆大度之見容顧養芒屠言之可畏受爵不讓恐貽 戰籍之咄

[illegible]性皆庸昧職本空疎負乏長籌聞片善荐階

自知者明敢冒公朝之寵倘僥安於下懇再三須

黷於至尊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念台宰之司禮秩接

峻當班食之際睨倚輕察下臣量力之心寢外庭

已行之命庶具瞻之地鎮媿於蒼生亦竊位之譏不

玷於青史臣之愚慊鞏蘊於斯抑叩宸嚴必望允俞

代中書舍人院待罪表

臣某等中謝　竊以鬥鉉之司是宰衡之任樞機之地

蕞參有密之謀論道坐而經邦成務之才貴尊主

決當陽每示於論台之非維經邦成務之才貴尊主

庶民之術運奇兵於堂上外鎮撫於四夷算成算於

帷中遠決勝於千里致穆清霽雲面無警黎擊壤

以不知乃可儻冠首之殷殆兔玷公朝之名喘如

[illegible]性皆庸昧職本空疎負乏長籌聞片善荐階

通顯並出遭逢寵榮蓋值於時來崇資非由於德薄

叢辰俯伏深懷銜鶴之慙食祿鑄謀甘被尊人之前

一許於寇入殘捕羽徵師薦寮戒嚴四鄙久弭烽

隔而盱食列校摩壘以交鋒耀火延袤於兩河武

旗便蕃於三接而臣等當前憲之際既不能啓沃而

矢忠進羣居之時又一不能合同而建議徒蒸庶譬無

智者先見之明備防前箸之慮夫一得之慮乃至愚

所重於黙幽陟明既內省以不遑須上言而自劾臣

[illegible]

君之志全唐之事前脩之遺軌貞觀之利得凱皇帝陛下運
上聖之資機排羣言之妄作獨建非常之謀用宣大
定之功親御六師盡護諸將連麾機后家若解於倒
懸案節勞軍人盡同於挾纊果上玄之助順致驕子
之乞盟遂繼好於交兵水輸誠而保塞丘肩通款於
絕域干戈載戢於中原寶九鼎之降寘開萬世之美
利集茲巨伐垂宙宸襟若伯諸臣幾誤大事乃至二
城陷沒比戶為驅多轉死於鋒鏑黃

屋深在宇之旨用沿形勢已之宜構廣庇之居斯亦
淵識明安在臣等誠懇短拙其媿迂疎目知甚則豈
敢縣於分寸不能者止況賠奢於恪吉若冒能於清
明且尚安於顯位其如榮寵之耀既無助於三光腹
心之任時下哀痛之詔姑務獻納皆能於無隱屢從俱聞
於有勞況今異域繞通干戈雖戢百民初復閭里
未完誠宜各聲嘉謀共恢遠略思撫御於瘡痍徵勤
惠養於瘡瘼副我仁賢之心成爾致君之業何乃
過於引咎罔此上章然懇懇以陳專在睠懷而方
切祀功錄善乃是予衷歸過眞人誠非朕志勤

倫攸序更無侵偉之人克臻治定之期永固延鴻之
祚豈但臣等幸甚實亦天下幸甚

答詔

勑某等省所上表待罪專兵悉去歲獯戎犯塞河
朔用兵自秋則邊鄙飛嚴及冬則胡騎深入羽書
日至烽火相望洎厥乘輿躬駕以親征召兵車而赴
會俄通信使遂結歡盟蓋圖四郊之平寧以致兆
民之安泰無棄懷柔之道且成息戰之功復念兩

河之間屯軍斯久凋瘵滋深殺傷亦多是以班旋
之仍時下哀痛之詔姑務省已以表恤人而卿等
左右厥躬周旋機務獻納皆能於無隱屢從俱聞
於有勞況今異域繞通干戈雖戢百民初復閭里
未完誠宜各聲嘉謀共恢遠略思撫御於瘡痍徵勤
惠養於瘡瘼副我仁賢之心成爾致君之業何乃
過於引咎罔此上章然懇懇以陳專在睠懷而方
切祀功錄善乃是予衷歸過眞人誠非朕志勤

矚之意所宜體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代中書密院謝降詔表

臣某等言臣等昨以戎騎侵鄣邊城震駭兵鋒日警
頻章鴈之省方羽衛天旋紆詔書而罪已蓋惟幄前
籌之有歌囘氷淵內省之不遑共拜封章其俟刑典
忽承芝檢深諭絲言載推善下之仁曲恕已然之咎
丁寧備至咨處無從臣某等　中謝　伏念臣等皆是瑣
才濫塵貴仕參鳴司之調燮靡副民瞻預機務之彌
武衷新集　卷十四　十二
綸莫熙帝載一昨控弦犯塞造膝論兵侍宸展於穆
清奉憂勤於旰昃倘克嶽畤洽之列曾之記獻爾周
臣同德之倫空堅誠節乃至引弓深入揷羽交馳俯
逼洪河頗驚近甸樽俎之嵩媿于坐之折衝雷雹之
行疹六龍而展義方式遏於亂略乃大庇於生民致
炊寒之乞盟將止戈而不用此蓋算號皇帝陛下契
上玄之容命考前代之令猷姑務遠圖昭示大信排
盈庭之衆議兌彰獨斷之明前絕域之通歡式睿志

時名爰自先朝諮訪通儒嘗出司於潯輒亦共治於
方州無心計以可稱聖詔修之是守幸偶飛龍之慶
復參流馬之權紅粟轉輸曷致九年之蓄青浦伏奏
時親三接之顏錄號皇帝陛下過聽廁塵加委任
錫懷正名於郎署牙籌武秩於省閣歲律未周天慈
寵渥特改中樞之近職旋兼會計之劇司勿非可以
投歲力豈任於貧重風夜匪懈難不敢以告勞名器
假人但深慮於致寇俄屬羽書仰至黃扉親征當萬
乘之時恕有千金之日費急如星火繁若米鹽雖內

嬰於丹心終仰緊於洪覆免拘司敗保全之德已深
復詭宮覩旨之顏斯厚遂濫由衷之懇乞從解職
而陛下廣納芻言俯憐蟻慕之抱敢不悉
及下臣示繇綸召愧之意昔刺虢憂之抱敢不悉
慶聖訓益勵愚誠殺一心以事君更堅報効展四體
以率職用稱曠遺庶竭顯蒙少酧萬一臣無任

代中書審院請舉樂第三表

在於茲伏望陛下採羣臣之瞽言稽前朝之成式特
詔執事申明舊章會協律而考雅音俾廣庭而陳法
曲盡善盡美用還正始之風不愆不忘率由方策之
訓豈獨臣等幸甚實亦天下幸甚

謝免舉樂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者累乖封章請陳雅奏伏奉批答
特賜免會臣某等中謝伏以尊號皇帝陛下執契承
乾臨宸寶之御守考質文而稽古體慈儉以化人推翼翼
之小心臨下以簡靈黽黽之大孝率禮無違爰自長
樂登遐紫宸永慕易月之制早過於禫除復土之儀
克終於園寢先違之期已畢升祔之禮既行未陳韶
護之音頗鬱人神之望臣等竊尋方策實有典章輒
加高明罔虞進越誠以變格時巡而展義興師景從
以戒嚴旅常弼衛以森羅文物彀明而震耀鼓吹之
作既有助於軍容旅愷之儀亦以獻於戎捷式宴用
均於慈惠親民況採於嚴詩儻金奏之克諧乃虞

之增孤蓋公朝之大事有歷代之成規是用傾肺腑
以上言仰雲天而俟命覬九重之垂聽在三讀以寧
辭忽窺明詔之文實慰羣臣之望豈惟酌中之訓允
叶於前經固亦盡善之音式昭於盛德歡抃之至踊
躍彌深　云云

謝第倚特賜進士第二等及第表

臣某言臣親弟進士倚伏蒙聖慈特賜本科第二等
及第者恩出公朝慶深寒族感激之至抃蹈無從臣
某中謝伏念臣爰從幼歲即喪所天無負郭之田園
以供糊口有餞孤之弟妹俱未成人世家漸墜於衣
緩旦暮將踰於溝壑臣是以激昂志節博涉藝文割
愛遠方出身事主自神宗之御極泰仰殿之雄圖跡
遊君子之林月賦上農之祿爰歸故里親奉安輿盡
揖孤遺簡居羣彀臣弟適當幼稚早失義方春誦夏
弦再親加於學導奠棻令糗固均給於有無殆踰飢

冠之年幬詔命郎之廕泰官較藝幸預奏名日吳臨

軒射承明誠方懼吹笙之濫敢希中鵠之榮鏘號聖
帝陛下簡在宸襟形於清問儻念司言之近列特推
延賞之深仁擢自羣倫寘於科級仍職頒於睿旨更
超踐於等夷側聽德音感深骨髓俾聞私室喜動庭
闈同氣之至親荷天之殊澤永過始望事由非
常內省微軀上衝厚施非土木之無識豈不知恩顧
龜筮之甚微猶能報德誓匪躬而自効庶畢命以爲
期臣無任云云

武亮新集　表

靖翠樂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者共授典故同拜封章願遵方策
之文三舉咸韶之奏猥蒙答詔未允下誠揩紳之間
咸歎無措臣某等竊以禮經制作之意家國異
宜載籍沿襲之規古今共守蓋前代立訓允叶於酌
中故聖人抑情不忘於俯就簡編所紀軌範攸存恭
惟尊號皇帝陛下濬哲在躬欽明撫運孝思光格德
教延敷儉而廉興常畴咨故實是爽是急不僭不

總伏況南殿上仙雲陵復土公除已久吉祭變行新
穀既升爰戒周於天吏躬宮有儷早啓配於神宗中
外之間情滿儻即而乃享宴之際金石未陳莫循舊
章深慙聲望矧屬大樂之作同和於二儀飲腸之恩
不慈於自啓六代而樂乃興野靡再覯於高明慶稽古
之大猷誠有位之深責伏望陛下俯遵輿誦啓廸前
規特詔有司奉行故事庶在懸之樂誕揚治世之
人神之兒諧致天地之交泰豈惟臣等幸甚實亦天
下幸甚

武英新集卷之十四　終

表狀四

代集賢宰相公謝賜生辰禮物表

臣某言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慈差臣弟大理寺丞雍押賜生辰禮物者澤降慶霄光生陋巷寵榮叢集喜懼交并臣某中謝伏念臣望實非優智能無取幸承

人乏獲代天工莫稗黃屋之憂勤空掇素餐之詢議內惟尸曠方積兢憂敢謂尊號皇帝陛下玄造曲成皇明下濟特於生日曲記宸慈分織室之縑繒輟尚方之器玩內閣馳駿示康侯錫馬之恩御府織華表漢后解衣之惠靈殊私於鼎席動榮觀於蝸廬仍令同氣之親肅奉自天之命內循固陋無補休明靡渥俊蕃曷勝於乃眷愚衷踴踴徒切於若驚唯傾夙夜之誠仰答乾坤之施

景德二年上尊號第一表

文武百寮南郊大禮使具銜臣某等與內外馬步諸軍將校僧道耆壽等謹齋戒祇慄諸東上閤門再拜稽首上言臣等聞道也者以玄虛爲體本於無爲天也者以覆育爲功歸於不宰然而尊居四大強著希夷之稱廣設九妙用顯高明之德繇是首出庶物天元資生宅妙有於自然不忘乎日損垂光明

編於七略發號出令郁郁文章擢儁登賢彬彬儒雅
天章潤於金石聖藻爛於星辰此陛下席文之冠三
古也若乃神化無方廟謀決勝講兵符而討軍志謹
戎備而擇將材北落動師貔貅貫勇靈臺候伯金革
銷鍛多壘以之砥平皇威震於區外此陛下神武之
色七德也其如識窮玄象學總儒宗三傑知神千里
料敵此上聖之姿自天縱也智燭幽隱信達飛潛淵
魚洞微篋書辯詁此至明之德又日新也至乃旰昃

焦勞茂育羣品隱悼伏念欽恤常刑此聖人之仁爲
萬方之所戴又如宗祊孝饗低事惟貧圜寢時思追
悽悶極此天子之孝回百王之未聞蓋以崇建寢稱
尤昭駿命鏤金版以刊玉牒誕擁鴻休設皇郷而涉
紫門存庸玄覩況今高穹佑德列緯備祥北塞通歡
西戎納貢條風媚南克成大有之年璿月珠星無爽
躔次朝存之職方虞淺預忽辱褒揚仰戴恩私伏
增榮懼臣某中謝稽以二帝之德由稽古以著稱三
代以無忘失前修之事各有於典司亦
太初之元靈符顯於純嘏若此不曰應乾乎至如
觀妙環中研幾察表欽崇教化詔寫玄說順承聖啊
幾物軒篇晉崇黃屋無累兢心百姓日用而不知六
龍時乘而在御此不曰尊道乎臣等上稽元命之符
傍聽輿人之論持盈側管輒窺測於高深削牘封章
敢形容於盛美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應
乾尊道聖明仁孝皇帝伏望陛下順玄穹之眷命納
中外之勤誠以天正上元之辰仲冬正南之節畢嚴
禋之禮畢大赦之恩端拱垂清昭受典册九賓在列
庶覩於盛儀三靈交歡同錫於福

實亦天下幸甚

代資政王侍郎謝降詔獎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所進鹵簿記三卷特降詔書
獎諭仍付史館者肅恭祗奉感與甚修郊報之儀格謹官
常戒衆司存之職方虞淺預忽辱褒揚仰戴恩私伏
增榮懼臣某中謝稽以二帝之德由稽古以著稱三
代以無忘失前修之事各有於典司亦
方[illegible]

寵皇帝陛下臨御寰區章古昔疇咨好問旰晨忘勞博稽經籍書閣遺文成秩爰以邇長之節虔修肆類之儀昔泰畤之神光盛甘泉之法從清蹕以出備千乘萬騎之容助祭而來薦四海九州之力制度大備純嘏孔臧逢旦暮掌西京之鹵簿獲奉郊祀綴宰著位深嚴觀之圖書肇覩夷靚之簡輒思採摭周平之意以昭庶觀之闕期詩人美盛德之形容之餘遠蹟紫宸之聽敢謂陛下特紓玄覽濬發德音如博物之非工嘉守官之靡怠八行獎飾備彰芟檢之文四郡編聯許預芸籤之末荷鴻私而彌厚願慵舉以增榮內省微軀曷酬殊造武夷新集　卷五　五云臣無任云云

代中書相公讓恩命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　日麻制伏蒙聖恩授臣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千戶餘如故者紫壇備物方畢冊侯之儀鳳闕申嘉門下平章事加食邑一千戶餘如故者紫壇備物方畢於嚴禋黃閤何功首膺於茂寵仰荷便蕃之澤彌增之訓飫深飛於滿盈致宋璟之銘固不遑於慚懼須

俯賜欵上扣宸慈伏望陛下察以至誠矜其非據追寢前詔武示至公如此即賞典無私免冷大中之道人言可畏免騰不測之譏下犯宸嚴明於得請

第二表

臣某言臣伏蒙恩制等拜讓皇謹述冊誠願廻玄鑒罷降封泥之詔備形出納之言曾未賜於允俞實不遑於啓處臣某中謝竊以受爵不讓前典之深譏爲官擇人哲王之至訓矧西臺棨板六局法宮侍從穆清之地豈容非據之人況臣者寥寥庸莫代天工之仲山補袞曷允公議如臣者寥寥庸莫代天工之仲山補袞曷允公議

表

武夷新集　卷五　八

貴絲綸之密命參評政典居喉吞之要司自非德業兼優職之勞昧商說綏民之略固宜階之無取已爵位之踰濫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祇率舊章躬脩嚴祀合祭天地荷純錫之無疆大賚寰區敷至仁於有截乃舉兼畫之政臣名數崇高既踰於列辟寵榮於微軀捫心但極於怔忪聞命豈勝於感懌伏念臣學術空疎器能鄙陋爰自策名委質獲逢下武之期陳力効官併集非常之遇自先朝之奬擢奉清宴之吁俞參萬機宥密之謀佐三事弼諧之任運籌維幄莫著於嘉猷充位歲廩頗慙於輿誦爰倘繼明之燭辽外分求瘼之權肅

奉敎條悕守官次暨八趨於文陛方就列於周行之
趙張之政能遽蘧京邑無研桑之心慮仍總計司方
懷曠職之憂忽荷晉崇之拜當黃屋焦勞之際乃林
朝儀權之辰杵輔其宏猷人之幣金革未息冀
知決勝之方塵幽冏之司但媿擊舩之智參棟梁之
任誠非構廈之材遽茲承平詔纂脩算頒備員於衙
輔官冕於朝聆今者禮行於郊爰備物以報本欽
至於寢方合爵以策勳乃眷輔臣首罩茂渥正內史
武英新集　表　卷五　九
典臺之誤襄冬卿常伯之崇乃進戶封特優寵數人
言可畏鷹陳固讓之誠天聽彌高莫洩已成之命此
蓋尊號皇帝陛下荷純嘏之錫茂集於神休罩澣汗
之恩過優於寧挽庶將明之効用伸啜椅之私敢
不勵翼厥服膺前訓釐一心而率職副萬乘之虛
懷無曷報恩少裨罔忘奬臣無任
代宴政侍郎讓表
臣某言伏奉制令蒙恩特授臣尚書兵部侍郎充資

以名級爲心比欲瀆露至誠願從外任冀奉惟良之
寄少分永褒之憂寺屬伍事於礎層謬獲典司於法
從又總修書之任方專汁簡之功肅奉聖謨未申愚
慊豈期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過優命數特霈恩光建
書殿之大名表儒林之殊事進五兵之崇秩崇三錫
之非分即必膺處授之議如臣者早屑綴博之流濫
登茂異之選學非足用才不逮人徒以遭值休期階
緣寵遇掌烏臺之錯雜莫振頹綱奉冊鉅之論思無
裨清問俄參司於樞務旋貳秩於台衡屬邊候之未

寧當壯朝之永理挈錄之猶奚補於大猷蟣木之姿
空尸於重位荷天地含容之造撫奉職靡虧以有逾益
疢妨賢顧炎涼之屢改悉心舉職庶冀追寇命
內省之不遑豈貪榮之是冀今者會慶降名澤光
臨乞示褒揚更加崇進文昌七秩之兵式陵官聯井
田万等之封懇優爵品是謂便蕃之渥倘錄固陋之
躯得不自揣冊衷惻於典謙益滿之懼既佩服於前
言俯使之宜景行於先哲須干虔聽希寢明恩伏

代參政馮侍郎讓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兵部侍郎依前
參知政事仍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

望會號皇帝陛下深念愚誠即延玄造克其罪狀惠以始終特加有司俾停茂渥却免閒阨明之與允洽於至公莊據之危少安於方寸愚倒之至頓越於茲

代參政馮侍郎謝表

臣某言近奉明恩薦加茂渥尋奉章而固護屢優詔之下臨簡諭寵緜厥牧成仰高穹而踴踏俯深谷以凌兢祇荷寵靈豈任榮感臣某中謝伏念臣學慙譬喻才謝適時無丘園耿介之姿濫綰里賢能之選

僻之誠竭節當官佐天地財成之化庶領勤拙少答

尚明　云云

武英新集　卷五

代刑部寇相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察恩特授行刑部尚書仍改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者久玷中樞無裨大政合抱司敗以正常刑猥領芝檢之文止罷周司之任仍進周官之秩前塵濫陪之班荷玄造之曲成乃具臣之深幸臣某中謝伏念臣識非輕遠才不逮人徒以槧訓用嚴充傳於素業秩賦偶中於懸科加忝侍從之華名秩名秩賦偶中於懸科加忝侍從之華名秩名秩賦偶中於懸科加忝侍從之華名秩名

明王之知誓由於孟道乏先容之爲助唯孤立以待
特先皇帝察其無隱之誠矜以敢言之節擢居下位
俾直禁庭未逾再歲之間參掌萬機之務洎出臨於
表海復入贊於持衡雖無開物之才粗有報君之績
進言敢怠於謦欬當宁旰劭於依違庶堅盡瘁之心
少答非常之遇詎能致遠但荷包荒肇罪秩於台司
忝分憂於候圖式處長人之任荐逢嗣統之初假守
盟津改轅馮翊乃至陵陽重鎮泰甸輿區亟換圭符

莫布周南之化屢更星宿敢忘魏闕之心數年前入
覲聖顏處邊實位俄寵遷於省閣且權涖於神州曲
荷怀全獲逃曠敗旋以主計之任適有更張慎柬之
難俾之總領屬邊烽之俏協催軍實之甚繁當旰食
之時咨罔把閣之無狀方慙忝冒莫副倚毗敢謝尊
號皇帝陛下獨出宸衷力排興議擢升公輔同掌大
柄傳模明榮凌競奉職荷兩朝之殊遇但思報於國
恩處劇靡之具瞻頗不遑於官次矧乃遠夷懷德殊

皇仕邕熙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又按太一占云王者制禮作樂內外咸得其宜四方之事而無蓄滯君上壽考國運大昌則周伯星出者上番玄象下土式昭晃彰有爛之文用薦無疆之祉光昭景貺允集休徵臣某等中謝竊以二辰炳靈一人取法雖高明之在上其聽孔卑謂玄遠之難知厥應如響至乃連珠合璧牛月騰輝聚賢人於頖川聽壽星於南極仲尼所述躔日觀乎天文叔向有言蓋亦在於君德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膺圖御極恭已臨軒對越穹旻焦勞旰晨居域中之大爭天下以仁視民如傷每軫納隍之慮以賢爲寶屢光瓜瓞之祥以武加於四海啓扣戎之利于以息兵寃獄之科因之去殺體伯陽之慈倫帝舜之聰明斟酌化源事遵於古訓講求政理克致於時雍勵明察之誠昭發三依式叙萬國仰瞻凡在照臨咸增慶抃臣某等中謝竊以滿帥之數益大象之常文推步而知由日

官之職苟雲物祲虧而表異乃乾坤眷祐以儲祥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奉若元符誕膺駿命用憂勤而
致治體慈儉以化人先而不違實道作於洪禧寬以
御衆遂澤沒於羣生臻下武之期光啓同文之運
而萬方有過必形罪已之言九叙惟歌猶切無災之
體近者歷官以告展象或彰遺陰生愚作之辰無伐
鼓用咎之專而陛下齋莊負扆委勞謙對越宵旰
躋登昇於朱綠營社博訪於舊章紫宸罷朝特申於

明詔冀至誠之昭格致玄感以冥符油然作雲纔膚
寸而自合吐者外壤涼飆偶管以難窺允嘗休徵式昭
景貺臣等幸塵近列覩覩殊祥歡抃之誠倍越常品
伏望宣付史氏書之簡編傳示方來用光册府臣等
云云

百官請舉樂第一表

臣某等言臣等竊以天子之廣孝也刑四海而加百
姓先王之作樂也薦上帝而諧神人是以順變從宜

之規著於經禮不爲將壞之歎播於前聞斯乃
之大猷方策之不泯抑而未舉闕孰甚焉臣某等
伏以尊號皇帝陛下濬哲不承淵熙累洽達聰明
而求治體慈儉以愛人敦奉先思孝之心得事親盡
禮之道恭承災纏長樂痛結紫宸勉遵易月之文益
厚因心之戚乃至克終園寢幷府宗祧蒸嘗之薦享
事修公私之情禮俱畢有位之士伏閤上言深引唐
漢之舊規願舉咸英之備樂而陛下屢頒明詔誓守

通喪屬六飛展義之有期且羣臣叶閤而彌切聊鼓
吹之振作以壯戎容謹旅愷之班旋復停雅奏俄屬
就陽報本備物告虔必去變之同和乃三靈而昭格
允茲抗疏益示從權但政恭於神祇固不施於享宴
竊章志世雖載籍之具存至性格天非公議之能奪
律邊服紲以及禪餘今者燧火屢遷祥琴在御三年
之制不可以喻儿奏之音無容久廢伏望陛下光昭
前訓申飭有司詔後嬖以守官俾伸乙之肆業使周

雅各得其所虞韶無相奪倫誕揚盡善之辭非致來儀之瑞豈惟臣等幸甚實亦天下共幸

代宰相謝賜御札許上庶遊宴及休假放朝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十一日御札許士庶任便宴樂及賜內外百官休假并文武職官軍員將校遇神寒盛暑及大雨雪皆議放朝者寬大之詔溥發於穆清浹汗之恩旁流於海宇太平之盛事振史册之休光臣某等甲胄

窮以飲食之會所以合歡休沐之文存乎著令在昔禁網疎闊稱炎漢之愛民儀制申明自開元之垂法而猶聚宴有罰乃至於賜酺霑服必朝止延於傳點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凝神玄扈觀象璇樞契千載之昌會立一王之憲度齊禮臨下以寬簡之風利用厚生驅民於仁壽之域至仁不傷於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九序惟歌尚側身而思道一言之善必虛已以嘻咨寅天明勤勞夕惕故得異等眷命薛錫嘉生異俗懷柔輸成景附邊塵息警

一尉候以無虞雙敵有秋萬倉相而流詠玄化神行而獨運蒸民日用而不知而陛下嘉朝野之歡娛因閒閑之宜庶樂之惠恩及於擊柝鞅掌之繁俾矜於百執一笑相樂坐忽曾之或非零雨其濛亦假蓋之不易特頒明詔式霈鴻慈俾宴衍及於公私而假告遵乎令式辨色謁帝免衣裳顛倒之譏洗沐在家絕簿領沉迷之歎固將恩德渝於骨髓歌頌播在管

絃事國無憔悴之人年歲有優游之適一日之澤更

武夷新集　卷十五

注於前紹申覃之誥宣述於玄造臣等幸居著位獲奉德音抃蹈抒誠實異倫品

奏舉韓永錫狀　自後由知處州

臣某分朝寄獲總郡符官吏之問合知其能否闕庭之遠敢避於薦論臣伏見前監本州縉雲縣茶監酒稅三班借職韓永錫早以明經曾干場屋曉不擇祿遂齒班行一自監臨六選寒燠檢身奉上挺夙夜匪懈之誠守道安貧勵風雨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跡

蒿然臣詢於羣倫備知行實究權之任不足盡才州縣之間可使從政儻預字人之選必成循吏之名臣竊親淳化四年選進士諸科舉人充班行曾降宣命如兩任六考無遺闕許與文資安排永錫考秩之間與詔書而未應臨沒之際實官業之甚優伏望聖慈特與文資昇朶徇私黷貨係其不爲苟罹此憊臣幷當坐連之典云云

論龍泉縣三處酒坊乞減額狀

臣僕領郡符合求民瘼苟自圖於緘默是上負於憂勤儻有救於瘡痍亦無辭於罰鍰臣竊見龍泉縣松豐小梅松源三處酒坊一年共趁辦額錢一千九貫八百一十九文足並是勾當人自備麴米本柄釀造沽賣收趁上件淨利錢數納自來州司柳項差勒人員監將須管甘認勾當並皆破賣家業及身命償官幷承攻門甚創不成須至破敗田園遞配刑辟見今百姓又見龍泉縣連接七閩彌旦千里山川險絕閩會稽連海舟楫是通商旅並皆趨在草莽數間小屋僅庇風霜雖有酤釀之名全無釀釀之具蓋是勾當人以微爐擔溝壑而可期扣閽閽而無路臣備見此事深屯其由蓋是王

閒民宣敢藏匿雖獲罪以猶言庶期宛而得請伏望
皇帝陛下念遠民之塗炭採微臣之芻蕘更詢相府
之行誤勿令計司之關決儻謂狂瞽之有實所使功
則以非多書額之中減其大半乃受賜天實聽卑
命專下於有司必蒙守於舊制王澤既霈民病愈滋
雖蒙宸臨之亦不能爲理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始誕
敷天下遹欠寰海之內歌舞太平盛其盛德無以加
此又自守郡之後寅奉詔書莫不以優恤爲先未嘗
以課利爲急百姓既足長府自然有餘一人向隅滿
堂爲之不樂臣忝預陳諫列獲佩郡符早受特達之知
敢次降雨不及寸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
慄罔敢遑寧編列之民始於窮蔑比至今月將半旱
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不禱精誠備盡靈貺蔑然臣
忽記憶往年在院供職日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
爲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十年前嘗薄遊關輔寓
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輩詣寺祈禱僧有善
劖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盆中漬之以水蒙之以

疏瓦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絕塗潦不停仍
歲元陽泉源釐竭儻旬浹不雨卽溝瀆揚塵稻畦焦
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
自夏至後來絕少時雨烈日流爍炎風勃興高仰之
田殆至枯槁卑濕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
止臣遂率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大川近
郭之玄宮梵刹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淑潭之
龍興者亦用致祠茫茫渺渺於壇畢遵古法徙市於野

雜樹桑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及手足人持柳
枝沾衣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
汝今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遠近
告足臣潛疏於牖背至是檢閱得焉即以十二日初
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甕旦詣城北集福院如其
法請禱少頃臣與甕旦出自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
雲自東北起良久爛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
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

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槁然者芃芃而發秀草樹之
摧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臺笠而疆耕夫奮褰襜
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
陛下之賜也臣忝備守土獲遇有年慶抃之誠萬萬
常品臣又念鳴呼之技前哲不違芻蕘之言上聖斯
採所陳祈請之術親獲感應之微理近怪神事不經
見頗爲猥鄙有瞽尚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而無
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謟之爲諛又無角謂之爲蛇又
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蜓蜓而啣巍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
高麗泥海忽陰晦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
尾於雲間正如蝘蜓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
亦龍之類也臣既獲蝘蜓應敢不上言于冒宸嚴伏增
戰慄　云云

奏乞改白龍縣依舊爲松陽縣狀

右臣本州白龍縣按輿圖地志後漢獻帝建炎八年

置宋松陽縣滿開皇中建爲松州唐武帝五年昇爲
總管府六年改總管府爲都督府八年廢府復爲縣
至梁開平四年錢鏐與楊行密相持鏐惡聞楊字遂
改松陽爲長松縣至晉天福四年歲早僞署縣令陳
時祈禱得雨鄉民訛言縣西南百仞山太婆廟上白
龍見岡於錢鏐之子元瓘元瓘又改爲白龍琦現大
人廟僭僞之跡訛俗相承幸屬聖朝合復古制伏乞
特降勑命依舊爲松陽縣仍望別鑄牌印頒行謹錄

奉聞伏候勅旨　六月　令三日發　日到政和縣

進奉南郊禮物狀

進奉賀南郊大禮銀一千匹右伏以冠冕祀天百神
述職玉帛助祭萬國諮爾一介敢奉令陳任土之宜式備克庭
之實前件銀實惟方物出自地征敢致貢於有司庶
徼恩於天府豈足稱於厥篚芹千冒宸
嚴代增戰汗謹差攝司馬應霸押領上進

奉乞依淳化二年七月勅命施行狀

右緣本州州院可理院勘到龍泉縣百姓吳寶遂昌
縣百姓葉南各是閩寶九年已前吳越國王錢俶任
內婚娶小妻莊律文雖會赦誰合離異者臣竊見淳
化二年七月四日勅文諸軍州應有百姓及諸色人
僞命日已前曾娶次妻者並以免罪或有論訟官不
爲理又准新降刪定編勅即無此上件勅條竊以超
遠之民各承偽之化不被嚴敎固識憲章先朝深
宠下情須令明命憐其多有子息多已長成一旦仳

離無所歸往恐傷和氣俾至困窮遂降德音悉令如
故奉行已久恩貸實隆無賴之徒獄訟稍息舊染之
俗改創自安今來刪定勅條無此一件蓋從簡易有
所削除然恩施於前法變於後若昔被寬大之詔伉儷
如初今由律令之文告計茲始率皆垂白多或抱孫
須至分携有足哀憫伏望特降勅命許依淳化二年
七月內條貫施行所冀惻隱之仁克符於先盲晝一
之法永守於國韋山越之民實受其賜無任僭越兢
惶之至

表狀五

進奉承天節禮物表

進奉賀承天節絹一千匹右伏以六龍出震適逢華誕之祥萬國奉琛競奏金山之會祝後天而斯切陳者之祥萬國奉琛競奏金山之會祝後天而斯切陳

任上以攸同前件絹斂杼非工繭絲乏麗什一之取蓋出於地征旅百之餘願充於庭實表卦人之意頗同野老之薦誠下犯宸嚴伏增殞越誅瓷教練使陳昭簡押領上進

論邛禮加勲制書錯誤狀　不曾進

右近臣者蒙恩加勲已奉表稱謝訖臣伏讀制命竊佩訓詞以臣有奉册從祀之勞于以用合爵策勲之典退自循省罔敢退寧蓋以臣出領使符遠違支陛職當奏引旣阻屬車之塵位列常參莫厠大夫之後籍雖連於近署禮不覩於嚴禋猥窺明詔之文實越下臣之分然而恩罔具位慶洽普天或參表著之餘曾微內外之隔如臣者旣官常之未改荷寵澤以無辭至敦奬之所云實競凌而非據蓋慮可言之任罔遵書命之方或恐詔旨稽留苟圖簡易或因除目填委不暇甄明致涣汗之已行類朱紫之無別竊以四禁之設妄誤爲尤八柄所施僭濫非可故王者之出

令示人不欺有司之守官失職乃死雖小事而必慎恐大罰之或虧治本是資政典攸繫臣嘗披載籍幸逢聞行佑襄不言懼罹出位之罰扣閽有請實懷犯上之憂然乃朝廷之紀綱固非下臣之擬議輒茲披露誠屬僭論伏乞聖慈覆驗臣所受告身制詞卽知臣所陳非誣伏候

大駕還京進奉狀　云云

進奉留大駕還京絹五百匹右伏以六龍宵遯萬乘

天旋數軍實於朝庭歲末修於清廟乾坤開泰同野歡娛鳥獸率舞於乖崖玉帛駿奔於萬國臣任當求瘼慶屬問鑾歡呼不及於周行職貢合歸於長前前件納冰統井姣顱貌所輸孝固報愷之辰輒効充庭之獻菲薄之至殞越無從臣無任競惶激切之極謹差子城使朱繼隆押領上進

奏舉李翔狀

右臣泰分朝寄獲郡符總官屬以頗多在吏能而

踐兒公佛論為敢避倍踰臣竊見前知本州青田縣事李翔元是御前試中進士植性耿介臨事強明不染鼎鼐自其藝當州龍泉縣由深地險俗薄民頑歲有逋租獄多滯訟號為難治非止一朝翔植知一考有餘庶事辦集刑清訟息民不敢欺又植本州判官推官兩廳公事僅及半年甚彰才幹勤恪匪懈潔白無私求之薄俗不可多得伏望聖慈擢授京官別加任使微犯贓罪甘當迸之文

代樞密陳諫議乞停妻封邑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進封臣妻寧陵縣君宋氏京兆郡夫人者不材之質方玷於樞衡非次之恩更霑於閨壺省循之際啓處實逸然臣竊有懇誠須至披露冀九重之垂憫實藩地之難逃伏念臣堂有慈親年當

桑榆擇隣斷織徒承訓勗之恩屢枕凋茸莫効劬勞之報幸遇升平之運獲參宥密之班況復私門最為殊事庭闈之上俱臨鶴髮之年晨夕之間更迭菜衣之奉李翔元是御前試中進士植性耿介臨事強明不卿寺臣母伯於宮掖得對天顏軒墀之七陛頒命婦之服伉儷之際又疏大郡之封恩涯便蒋榮曜交積然而絲綸之寵雖有於涵濡芒刺之懷未安於反覆是以臣妻忽膺於異數臣母有疏於當支妻泰夫人之稱母仍縣君之號事勞茹於私室情所不遑泰朝敢自安在經制以弱於公宮祖或非便於臣之分豈敢及皁朝先顏近司

少逕具慶遂致叙封之典別無畫一之規嬪姆之分
既踰臣子之心彌懼依聖尊號皇帝陛下曲迴玄造
俯察冊誠寢茲加等之封俾遂承顏之懇豈惟微臣
事親盡禮在孝道以獲伸實亦聖朝垂世作程著典
章而茲始 云云

考制策畢學士院賜宴謝狀

右臣等忝掌聖慈以臣等考制策畢特降中使就學士院
賜酒食官俱者臨軒策試方舉於舊章前席容詢屢
武夷新集 卷十六 五

廣於古訓盛宴輟大庖而供擬爲近署之光華抱中
[illegible]入轉徙知充量享太官之膳羞媿素餐仰荷天慈
[illegible]無任 云云

中書謝賜甘蹯御筵狀

伏以歲及有秋宜當命祉潔粢盛而報本式舉禮經
錫宴羣工俾思誠待易象荷俾番之膚渥實光寵於
通言此奏皇帝陛下道契投時仁彰建下倉箱流詠
克遂稱觴之祥殺核具陳濾有加邊之賜俾爲高會
以樂佳辰傳舊俗於南京需鴻私於北闕挹堯樽而
知幸倒載寧辭調伊鼎而無功素餐是懼 云云

謝日詩狀

閤下進和聖製祉日詩狀

右臣等近蒙聖慈賜臣等御製祉日七言四韻詩一
首令依韻和者九秋方半爰逢命祉之辰三象式瞻
遠陛揚汾之作思極天人之際調均呂律之和仰之
彌高固莫窺於玄遠和者益寡徒強和於虛無臣等
武夷新集 卷十六 六

俱以短才謬塵棘林叨被紫泥封詔曾無潤色之能稽殿
[illegible]詩幸預唱酬之末雖共呈於濫吹實有黷於皇明
其次韻詩謹隨狀上進干冒宸嚴 云云

代門下李相公承天節設齋奏狀

右臣伏以候管飛灰適遇一陽之節祥虹流渚爰逢
載誕之辰凡屬率土之濱同祝後天之算況臣本惟
庸拙[illegible]忝平荷天地之深仁竊公台之顯位但負
劬勞之恩恩深[illegible]報德無所告旛

繞樞之慶彌堅傾藿之心奉陶唐之文思誠駭將順獻華封之富壽徒切勤拳竊惟震旦之區素重乾之興能植有爲之福用成無上之緣臣是敢專就精藍式修淨供命茲羽之開士誦貝葉之真文作鎮定於六時設香燈之四事遵金仙之教兌崇衆善之因當聖祉之祥應祝無疆之壽雖盡傾虔之懇庶酬覆露之私云云

議靈州事宜狀

右臣今月十六日中使至奉御劄子朕常覽古昔備邊事得其人則舉無遺策失其事則謀之不藏朕三復斯文終期在念未嘗不察言觀行捨短從長希戮力於邦家冀太康於宇縣其如妖氣不息邊塞未寧比狄雖具於隄防四鄙尚多於艱阻靈武是中原巨屏平夏乃近城小蕃久與蛇豕之心常作鼠竊之惠阻絕道路侵犯疆城狂妖轉恣於無厭大郡翻成於抵蹈維之則終成梟亂討之則應困生靈兩途宜

言之非不能折冲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
朝廷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其地非禹貢九州之內
非周官職方所領在堯要荒之外固殷教不及元朔中
大將軍衛青擾邽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
靈州是赫連果地後魏置州蓋朔方之故墟即何奴
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絕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有水草
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寧羌戎即叙道
路不塞饑饉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嚴爲中原之
武帝新集　卷十六　九
扞蔽臣胡雖作梗邊邑擾驚蓋廣務從兇黨固
而昌熾待之以爵賞願騎塞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
遁逃而無獲凡有藏糧之役必興徂擊之謀每至霜
武轉輸大須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關心經涉畏
途皆有菜色自曹光實臼守禁馬絕忠及王榮之敗
資糧委棄所失最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慕商
人人設輸置價以數倍之價復於積石之孤壤別菜
滿逃之一戍邊民繹騷圖帑匱乏既不能制禦虜之
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叙午之間兇黨交盛靈
州孤城繼陷沒但堅壁清野
坐食糗糧閉門拔戈苟度朝夕且使賊寇橫行沙漠
假援塩陽擊奴鎮之戍兵侵爲國之蕃部雖有警急
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凌但結完而自保未嘗出一
兵馳一騎敢與膚撓此靈武之存亡明矣宜所所
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儻以十
武帝新集　卷十六　十
倍之直發卒轉相涉茲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二
十鐘而致一石敗民却敵死地若也今哀棄之即可以
減省戍卒分守內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內家無飛
狡輸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獲實之自虧
失土地傷損威重其都免舞夏侯勝等之論有也不
過數十里而明德格天門戶稍啟丁戾王商周之
明不過然也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
北不過太原而宣成並作號爲至治及秦漢拓土窮

兵遠略雖彊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
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
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壤不塞將漏山河今靈武之存
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壤無鴻毛之
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略徇悠悠之談昔內
漢賈捐之嘗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
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罷之人頌其德元
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爲郡固已置吏而

將領及其將兵撫鎮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
照豈至於今皆爲孤懸之故然非經久之計況又歲
有凋發動致煩數徵調糧竭民力而耗國
用爲思之大無出於斯雖盧人監子亦知其可棄也
然自清達渝陷兵候不通孤城之人如釜中之魚躍
黠虜之勢若昆山之火炎朝廷必欲棄之雖牙璋徵
兵靈旗直指約束深入批發前驅鼓行賊中傳于城
下然後令其將卒遷其人民險城復墮寨井夷灶乃
此爲議者又以西比諸蕃戎馬是產資其控制以通

爲臺也臣伏料國家物力尚屈木暇此行雖曰棄之亦空言耳今一城生齒正在焚溺之中咸必死以是憂亡自脫而無路若陛下慎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令命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儻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之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國家又須申命偏師揚言出塞軍殿旣振賊勢自分仰靈州東遷之民不虞邀擊之患雖剡剡易爲枝

料賊遷雖盱邊塞之外備豫涉漠之中脅制諸蕃聚不遑無耕穫之業無蠶織之工爲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迫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慶靈州每歲更無積運絶其覬望何所窺圖此困賊遷之一也平夏之西地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此困賊遷之二也厥豹騙吏謹奉國經辦其非常禁其闌出使竹與本屬不遂其求狗盜雞鳴無施其巧游魂空積牛抵田窮此困賊遷之三也然須精選銳師分守邊地慎擇名將校之廟謀訓練雄提防候軼險其走集明其偵候苟鴟張而豕突必殄擊以燧烽仵力翦除分路擊逆卻奏大之鹿猗角以災墟當山之蛇首尾相應通融兇醜安敢蠭起而猖狂臣竊以威霆不勝赫濯矣陛下其俯而鑒諸

考試貢舉人舉謝賜宴表

右臣等伏蒙聖慈以臣等考試貢舉人畢就學士院賜酒食者諸侯百士式燕於旁求萬乘臨軒載加於恒選幸備捡校之數嫗煦姁之能瞻咫尺之天顔徒增殞越仰君親於日月莫奉疇咨濩落已覩於決科周宅兔罝於多士但慶文明之盛誠慙品藻之工敢期特就深宴傾竭宴勞分蓮浦之盛饌美極八珍當玉堂之醇醪醉期千日唯負鳥獻之嫗荷酬慈惠之仁云云

代宰相謝賜新印三國志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賜臣等新印本三國志各一部者尋印三分備存於事跡麟臺四部具列於篇題初成鏤板之功遽荷賜書之寵此蓋皇帝陛下先天合德乙夜留神小大必示於貯親今古咸歸於指掌以爲方寸紀皆目見於總會相傳漸多於鴻儒仰盡校讎之工雕鍥纔畢成書五人同修對揚無兼戴許於帷殿伴讀列侯之講學之恢吏編簡之休臣等忝竊黃扉之榮披文企慮於近列仰認新文之旨俯愧學之容竊位公台已

伏俟允命云云

次對奏狀

右臣位列朝行次當轉對輒傾部見上瀆宸聽退省狂愚伏增恐悚臣竊以朝廷之所貴者唯班爵是先庶人之所重者唯名器爲急是以邊豆之事各有司存刻削之間不相踰越思不出位君子稱其守官必也正名先王以之經國莅惟國家完遵舊制並建臺司公卿大夫表著咸歸臺省監寺曹局罷陳然而徙

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治本是資政典攸出條目皆具可舉而行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秋曹詳覆自餘租庸莞榷由別使以總領尺籍伍符非本司而收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承受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紀旌擢之任雖重而無咎可規閒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改作匠以爲國不慮允擬之未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職之或曠故設考課之目以之朝廷以之庶僚爲長府閎子議其

貴者之有貶降爲國不慮允擬之未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職之或曠故設考課之目以之朝廷以之庶僚爲長府閎子議其貴者之有貶降爲國不慮允擬之未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職之或曠故設考課之目以之朝廷以之庶僚爲長府閎子議其

參者引篇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巴澤之序遷臣竊以昔館閣公王爲子求郎以爲上應列宿以至吏直建醴伏奏朗光令香握蘭雍容侍從又嘗讀唐朝故事益知省郎之貴三院御史歲滿願遷者多拘項以望省署因而名檟或次補綸闈或便除給諫出守大郡猶謂左遷今乃百十爲羣始非爲官擇人之意臣欲乞按唐制應九品已上官並定員數臣又念昔着秦之時郡置守漢以天下爲十三部令刺史以領之自後罷郡爲州以太守爲刺史降及唐民亦嘗緩急更置其名稱之間哉欲乞諸州通置刺史以戶口多少定其等級品秩之際率如古之不改品秩之足云昔兩漢監察之使以統臨按輿地之圖而以爲舍廢實由知禮節儉今吏踐省去通判之目足者當有減文母各子之心雖欲爲廉其勢不能於見官當下品云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

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臣竊見今之結髮登朝
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
芻藁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及左右
侍射百僚之師長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
夫之餼甚可駭也豈聖朝稽古之意哉臣欲乞今後
百官俸祿雜給並循舊制倣豐其稍人可責以廉隅
官且限以常員理當減於舊貨冗食悉能周行自清
臣又念唐虞之制也凡預品官各敷資考課其殿最
歸於有司或歷階以升或越次而補國朝多以郎祀
單恩因而稍遷考工之黜陟不行士流之清濁無辨
陛下深察其弊姑務惟新昨有事於禮燔但編加於
階官雖矯前失未揆舊規臣欲乞依舊內外官各立
考限復令考功修舉其職每歲置使校考以表盡公
資秩改遷賞罰懲勸一遵典故以振滯淹臣又念昔
者成周之制也公侯子男皆列土以建國大夫卿士
並受田而無祿自漢已來用秦武功之爵唯列侯落

赴闕者以食爲天實生民之大本所宜世襲乃若之
之格言若朱昧德丹暗懿心膽合即何以四時大閱
百物阜生守皇樓敢之祥式慰有年之望恭惟皇帝
陛下凝神玄扈踐祚華胥睠此民隱以載周候農祥而
廣心以爲春秋所重最在於食貨之源莫先於
穿虎昭然乃眷對揚寧宴大之嘉謀普召和平於
時令故得五風十雨薦聞僊伏之災千倉萬箱名洽
謳謠之詠商洛素爲於場土閭閻獲覩於秋成仍示
但宸書於盛美臣等叨居近侍幸覩丕休懽抃之誠
伏候常品

代侯射呂相公冬至謝就第賜宴狀

右臣今日中使某至奉宣進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
玉扃禮罷已告成於吉卜金奏樂俄垂象於書雲
玉人供帳於私門長者廻車於陋巷綺筵載設華戶
生光此蓋皇帝陛下屬朝野之歡娛溥君親之慈惠

奉祠漢時嘉百執之惟寅書瑜舉豪厥一陽之資始
特頒勞酒爰在敝廬殺核具陳金絲迭奏享火庖之
饌徒羅陽侯之威不踰咫尺感德共朝於醉
飽報恩並誓於庶捐

閣下謝賜御製南郊詩狀

右臣等今日中使至伏蒙聖慈賜臣等南郊禮畢五
言六韻詩一首依韻和來者上帝眷懷方陳於燔燎
聖人有作爰載於敭詩俯示顯榮俾祛龔悚幸覿昭
武夷新集　表　卷十六　二三

回之采得聞正始之音不覺味忘幾乎手舞恭惟皇
帝陛下恭承正統寅奉舊章卜郊兆以就陽神祇昭
格奉玉帛而來祭華夏駿奔爰指地以貴誠乃倘物
而報本樂興出次南足漉途冕服升壇天光燭野動
必前合先而不違實三靈之交歡諒百福以申錫而
陛下允膺玄祝庶事咸亨曲示近臣咸令屬和況六
君之發詠皆下士以能窺雖勉勉冥搜終成濫吹朱絃
解慍已覩於薰風良玉匪瑕或希於藏拙免陳鄙陋

表狀六

代僕射李相公承天節進經疏狀

右臣伏以河清九曲爰屬於休辰節紀千秋式遵於故事富壽之祝臣子攸同況臣本乏罷能出於幸會

望苑蚤參於賓護台司旋預於弼諧享厚祿之萬鍾奉禁庭之三接在具瞻之地無補於亥章荷洪覆之恩兜傾於鼎鉉徒懷殞越莫報生成幸逢載誕之祥願益無疆之算竊以大雄之教實爲衆善之因輒就紺園式陳香供命五天之開士誦一藏之玄言六時之梵唄精嚴八部之龍神護衛奉焚修於西竺用集勝緣仰竣極於南山克資介祉拂石永延於浩劫傾葵庶竭於下誠臣無任

代人次對奏狀

右臣次當轉對理合上言輒有以太祖皇帝建隆年中曾降明詔聿修墜典咸秩無文以前王之功及生民遺廟之存於地志蕪廢者新其營構頹隳者僧之緝完乃至封樹以增崇固亦樵蘇而申禁使吉蠲之薦庶奉於宗儀駱格之靈允懷於至德臣五嶽門清配三公諸侯與雲雨以利人貨坤元以載物並增嚴於棟宇用嚴事於神祇當時樹

立勒碑以紀成績赴告青史式垂典冊與帝王之能事也臣前知河陽貢制薄讀舊制長史每月朔薦獻必示躬親等以爲煩秪今春秋享奠祭不欲數雅合經神實依人式資宗奉臣竊見朝廷所脩國宇舫有斬伐久寒者栽梁木增頹或屋无茨湘竹成林取和羣材度州郡雖欲銀行動須申奏依行之後必歲月之推遷臣欲乞特降勅旨應諸代帝王及嶽瀆祠廟自今後本處長吏二時奉

朝門令檢校或有疎損便等葺修仍破省錢不須申
覆如此則國之大事在祀與以惟寅畏享克誠亦陰
騭之聆報于犯旄扈

代司空相公謝撫問狀

右臣昨日晚李流等到臣私第奉傳聖旨以臣所患
令安心將治申書無事者處醫藥之任曾无之於謀啟
乖攝養之方自生於疾疢遂煩宸慮於假告寃旒豈
宜記憶特令當國之臣曲諭如綸之音慰安彌極
感激無已

代侍講邵侍郎陳乞狀

右臣伏有懇誠貯於肝腑蓋屬禍緒之慶方覃渙汗
之恩冒瞶上聰恒忪自失竊念臣有亡兄某早承義
訓少習文儒素膺摩服勤簡素頗有詞藻見推輩
流倘膺壯室之年未及仝鄉之薦忽嬰疾疹遽至淪
亡臣亡妻某氏是臣一視在堂疲臣聊娶親執箕帚
遽事勞劬躬自操執而臣未升朝籍臣妻夕死而臣
已拾泉塗及葬事之訖往切痛深之親痛深終鮮勉思齊
布濩罔窮懷仁臣不勝同氣之親痛深終鮮勉思齊
體之義情極孚亡罔避鈇鉞之誅輒干旒冕之聽伏

望皇帝陛下俯矜悲悃特霈寵章俾臣兄沽贈典之
微光生告第而臣妻蒙追封之命恩洽泉壤玄泥
之曲成乃微願之永畢誓傾勤瘁以補遺逢

代宰相謝春社日賜御筵狀

右臣今日中使某至中書奉傳聖旨賜臣等御筵者
候憲星而道尚將興農作撰元日而命社爰舉國章
和美方魏於素餐推食遽蒙於侈賜此蓋皇帝陛下
宰遵時令寅奉天時苗惰建中仁深建下屬陽春之

盛節申宴樂於近司飛觴傳極於醽醁析俎更均於
惠惠歡呼飽德唯營延腹之屬厭踴踏異感但仰龍
顏之咫尺芸荷雲天之施益堅金石之誠臣等云云

代宰相謝賜御製社日詩狀

右臣今日中書奉宣聖旨賜臣等御製社
宴風之什覆載於天章方蒙式宴之私忽奉言詩之
賜此春日帝陛下思切緊衷道合帝先宣雅曲於南

薰皇則解慍統乾文於東壁懸象著明屬品物之載
陽剡穆滿之多暇爰紡賡恩成是永歌居然治世之
音至矣聖人之作雲漢但光於凡目巴鼠曷繼於正
聲徒恣昧於齊庭更驚魂於葉縣諒嗟歎之不足實
慶幸以同深臣等云云

代司空相公寒食日謝賜御筵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宣聖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荊
楚歲時已傳於令節太原風俗爰舉於昌辰方休澣
幸遵時令寅奉天時苗惰建中仁深建下屬陽春之

盛節命於公宴此蓋皇帝陛下嘉天時之大順念春物之載陽適因禁火之辰賜以飛煙之戲臣等
於私門忽頒宣於公宴此蓋皇帝陛下嘉天時之大
順念春物之載陽適因禁火之辰賜以飛煙之戲臣
荷光於顏眷分甘仍出於堯樽寵門廻長者之車
膠膜飲太官之膳樂以侑食固肉味之都忘酒乃合
歡且羽觴之無算庶德唯則於醉省躬更誓於靡

捐

代司空相公乞免贈贈狀

右臣今日中使某至程私第奉宣聖旨以臣第幾男

果天殤特賜其物者晉相萬錢方致懸貆之譏常
九歲俄罹舐犢之悲年未及於成人尚良切於齠空
致增恩加贈禄命超爰伦況下殤之服紀素輕而享
司之体人殊厚周之費固不至於虛居時布之儀
乃深爲於蹈等雖天慈之所及寶公議以是憂豈惟
增詢於素餐更慮害盈於陰騭伏望皇帝陛下俯矜
忝冒曲示保全察茲踴地之誠恕以扣閽之僭特令
停寢用息恒忪干犯宸嚴期於得請云云

武夷新集　卷七

代宰相謝新印道德經狀

右臣等昨日伏蒙聖慈各賜臣等新印道德經并釋
文各一部者伯陽立言著天地而樞四大明遠約史
先黃老而祖六經是開衆妙之門足助無爲之化恭
惟皇帝陛下功侔亭育德合希夷清明在躬益凝神
於姑射慈儉爲寶爰踐俗於華胥稽古訓以惟精訪
遺編而大悟乃復欽崇妙道細繹微言以爲柱下史
之書名爲教父河上公之注未洞玄關武周唐室之

討論早在廣庠而流布歲時寖遠頗多魚魯之譌方
策維新益出絲綸之旨已成功於刊刻忽命使以頒
宣臣等徒慶逢時俱慙琳道心希漢相但清淨以爲
師學謝蜀嚴豈指端之能測惟荷記憐之造彌堅報
效之誠

進洞霄宮碑狀

右臣昨奉勅令臣撰亳州洞霄宮碑文進呈者聞命
魂驚神亳思輒牽蹙爲拙綿歷旬時竊以玄元誕育
將刊琬琰合容大手用志新宮而臣猥奉僉諧獲當
撰述乏色蘇之妙曷示方來參衡石之餘空塵聖覽
內循鄙陋尤負靦慙其碑銘今已撰成謹隨狀上進
干昇宸嚴

陳乞表狀

右臣竊以寄旻覆物所貴於聽卑臣子事君固許其
無隱敢傾駘腐上黷冤旒伏念臣本出單平素非茂

其先皇憐其好學寘在清華陛下採以虛名驟加甄
擢頃諫諍七人之列掌綸綸五色之言身計三品之
服章日奉九重之朝謁實爲儒之健羨誠受恩之寖
深敢不策勵疲駑服勒官次終虧稱職之舉空累知
臣之明每循省以若驚在報効而無所豈合更傾私
懇上瀆公朝蓋以臣世異高梁跡本羈旅負郭素無
於別業北堂方侍於慈顏自委質効官代耕得祿甚
功相聚莫匪至親衣食所資悉皆仰給雖職司之非

重在俾入以極微至於吉凶慶弔之資僕馬薪芻之
皆凡百用度皆出其中涼儲鬻糊口之不充豈其旨
養親之能及早者以迫於旅次曾扣帝閽連屢空之
可憂冀倒懸之或解而職輪罷困未照於覆盆河魨
焦熬愈悲於涸轍蓋念處掖垣洊切之地受帝王特
達之知出入於金門玉堂陟降於赤墀文陛苟尺帛
寸粟稍有倉儲夕膳晨羞不虧奉養且無求於豐泰
册閣徒堅學古之心欲望賜書以龍上件等情伏乞
冕各賜一本所冀昔得屢絕復採與籍之言本鑄

載陽無辱文明之化臣之鄙願實在於斯

代僕射李相公謝歲節賜御筵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臣私第奉宣聖旨賜御筵者端月標辰方畢稱觴之禮需雲式宣俄推折俎之私分茸益自於大庖供帳更榮於陋巷此蓋皇帝陛下嘉元正之首祚屬開泰之膺期念休澤之文著乎甲令欲慈惠之澤及彼近司爰就徹膚俾爲盛集金縻合奏殺核具陳腹滿社飂共負厭之媿心傾圃霍勿酬是資今學舍雖存殊爲湫隘生徒至寡僅至陵夷貢

舉職廢而不脩臣又見唐太宗貞觀中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及書算律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及至軍衛亦給博士授以經業乃至三韓酋長蕃君酋豪諸蕃國並遣子弟請入國學增至八千餘人文德之盛超絕前古今朝廷安靜叡明震灼而太學制度尚或未備況三代之制王公已下子弟之秀者莫不經術明堂國庫仕進不由於他途講學必行於校故每歲兩館生冠鄉閭之首茂實之興與化是資今學舍雖存殊爲湫隘生徒至寡僅至陵夷貢

武英新集　卷七

部以鄉舉爲先諸生以兩館爲取塞原拔本莫甚於茲臣欲乞精選五經博士咸備其員大啓國庠增設學舍少給廚廩賜以本錢然後明勅公卿大夫凡子弟給假及弁髦即皆肄籍髫弦舂誦咸舉舊章小成大成均博士之職遵祭菜鼓篋之度幸如前典貢部取士必以門館爲先周行庶官皆由博士爲重然後頒脩諸學式協前規使禮讓興行風俗淳厚追隆三五坐致太平端拱無爲翹足可俟

代中書請聽政狀

右臣等伏以先後升遐宸衷哀慕痛深創鉅擗摽擗
擗殆茲彌旬煢然在疚雖三日聽政補遺誥之丁寧
四表叶歡讋罄情之懇惻而詔旨敦諭形於未忍朝
野惶駭罔知所圖竊以機務至繁不可以暫曠治命
至重不可以輒違自先皇后聖體弗豫藏醫寒暑皇
帝陛下衣不解帶染先嘗藥祗稱花羣望親
候安否日至寢門或當假寐之時加然方御食雖中夕
亦屢起靡政寧居動靜承顏勤勞不匱天子之孝載

膳所御之茲上仙追懷陶極充窮永感諒闇不言臣
等叨從退黜靡敢怨尤益堅學古之心庶遂起家之望
雖從退黜靡敢怨尤益堅學古之心庶遂起家之望
今歲已頒詔旨大啓貢闈南郭吹竽豈容濫吹東堂
折桂咸激北闕而臣私室挺災長壬夢背方纏哀于
咸聖難旅進千名惕然而情迫孫曷理須犯上蓋以
臣躬喪髮已踰于壯室姓名尚在於白丁以舊相之
遺孤與編氓而等列幸勤覲廡殆過于十年嗣續衣
纓未沾於一命況希逢於鄉舉憂漸墜於門風伏望
繁非輕期於得請

代王寺丞爲弟乞應舉狀

左臣輒寫私誠仰干聖聽退量循越甘俟誅夷伏念
臣門襲素風家承緒業自先臣之淪逝乃賤族以替
凌臣之二兄並參朝列僚隣一紀供捧泉扃唯臣與
弟纔免上府序勉紹箕裘恐壞堂構永懷陟岵但
家國攸關不相顧在原同勵自當之心微臣幸緣世
胄猥踐官常臣弟刻苦攻文服勤簡素誓求一第冐
慰九泉咸平四年冬初京府之薦能預澤宮之試藝
雖從退黜靡敢怨尤益堅學古之心庶遂起家之望
今歲已頒詔旨大啓貢闈南郭吹竽豈容濫吹東堂
折桂咸激北闕而臣私室挺災長壬夢背方纏哀于
咸聖難旅進千名惕然而情迫孫曷理須犯上蓋以
臣躬喪髮已踰于壯室姓名尚在於白丁以舊相之
遺孤與編氓而等列幸勤覲廡殆過于十年嗣續衣
纓未沾於一命況希逢於鄉舉憂漸墜於門風伏望

尊號皇帝陛下念微臣門閥之微哀憫臣爭身名之
踈蹤不令公輔之後步
天府苟得齒四方之貢士蒙再試于春官研虫雖卜
於至公存殁實銜于大造

代許州李相公陳乞狀

右臣伏有懇私須干
聖聽退循潛易幷俟
陛下日前獲奉宸遊親陪宴射侍天顏於咫尺聞鳴
席之崇高在鎬飛觴但驚于無算飲河滿腹自媿於

不任而重疃曲賜於撫存方寸彌增於感激適對顯
顯之當宁頗成啐啐之多辭蝘覆燾之見容亦詶諱
之是懼且念臣斗筲之寵素狹犬馬之齒已高雪玉
竿之餘倪難勝于天獎接公槐之列徒負媿于朝倫
況今享勞有期將均于慈惠台鼎之任實冠于搢紳
或舉白之如初必我冠而致酳空自成于貳過益有
玷于具瞻伏望
陛下曲賜保全深垂於容俾不
失據仰希慈造特允下誠

代中書乞免和御詩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伏蒙
聖慈賜臣等御製契丹廿
將談廻鑾五言六韻詩一首令和來者萬乘時巡六
龐宮遊欵塞願脩于舊好息民於務于遠圖降尺已
靜于能荒繼軌將旋于象闕式啓和戎之利作臻偃
伯之期皇帝
陛下深念生民靡辭于櫛沐聿脩神武
期息于干戈念騎子之乞盟俾行人而答聘果通歡

于異域將旋軫于上都爰形風雅之言用導憂勤之
旨頒敭載洽克彰正始之音玄象式瞻但貴昭同之
彩臣等繆塵台席獲奉宸篇已欣凡目之榮觀更俾
庸音而繼和竊循情學空效冥投雖強綴於文豈有
成章之美而其照見脛歧前識短之仁敢望恩憐曲
垂矜免

酬御賜御詩狀

右臣今日入內內侍高班趙誠信至奉傳
聖旨賜臣

等契丹出境將議廻鑾五言六韻詩一首令依韻和
來者天驕犯塞鑾輅時巡繼好息民式啓和戎之利
廻轅返旆悲生民僕后之心叶載籍
止戈之義昔帝堯下躬親櫛沐蒙犯風霜巡細柳之
營魏狩賢勇賦大風之作雲漢詩文克宣治世之音
實惟聖人之作臣等謬參詞列仰荷照察翊增殞越況見
屢示宸篇俾窺奎壁月珠星之彩既獲於仰瞻陽
春白雪之篇仍容於屬和拭目之榮雖積懸吻之慮

臣等　云云

代集賢宰相公謝就宅賜宴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宣聖旨就臣私第賜御筵者清
蹕班旋方洽飛兵之化私門休澣適欽遠下之仁如
綸忽奉於宣傳斯組特頒須於宴飲此蓋皇帝陛下道
洽覆燾恩優厚每遣近臣而問特輟中尚以療
羸殊常垂恩優厚每遣近臣而問特輟中尚以療
治顧勝理之甚微煩星輅而屢駕勞若親之軫惻在
啓處以征忪其所宜到內使醫人欲乞不令逐日看
候或有取求之藥餌俾令修合以供須亦漸冀於蠲
除應不成於沈痼苟令俞所請實戴殊私

代宰相春祉日賜御筵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宣聖旨就中書賜御筵者吉日惟戊克遵命祉之文退食自公忽捧當觴之味此蓋皇帝陛下念方隅之底定嘉品物之載陽屬勾龍之紀典惟寅且田畯之農祥始正條風啓序膏雨應期玄鳥若賓年可冀乂順發生之候特均慈惠之私臣竭報於勤勞傾外族之蒼素酌金罍而引滿同懽既醉之心享玉饌以屬厭更貞素餐之愧仰被涵濡之澤彌堅巽陛下念臣之遭逢有素察臣舅之踏躍無圖特霈

武夷新集　卷七　二十

報効之誠臣等云云

南郊奏舅狀

右臣輒有懇私上煩君父蓋屬嚴禋之慶仰祈錫類之仁既内迫於肺肝固難逃於鼎鑊臣有親舅張僅年四十歲是臣母親弟素通書計兼習刑名緣藝業不至於專門且尚於强仕進雖干於場屋歸仍之於田園臣外祖頃仕僞邦累宰劇邑所得俸入盡買圖書遺無田園可庇親族下世纔踰於期歲臣舅

已數於流離微臣自泰官榮臣舅遂相依倚均忝共
食歷歲踰年雖逢下武之期且乏專門之冀昭代無
從而進取流光潛默於蹉跎節年因視時之休戚適
推恩於近列臣曾陳章奏仰抑高明雖迫切於私心
方謙革於外物去歲嚴禋云畢慶澤遂行臣亦首露
血誠上塵天聽應於臣舅獲被鴻私二年並蠲於丁
裘一金未諧於始願竊以人倫情義唯外族而最優
母黨姻親於舅氏而爲重況臣爰當稚齒臣母已是

重孀人亦傷之懷展昏在念臣是敢更冒萬死再瀆九
重欽乞約臣昨者南郊所加朝散大夫及爵邑并封
與臣舅換一畀秩冀寬龍渥用慰慈顏伏望皇帝陛
下念臣幸以憃愚特蒙甄奬獲預代言之任別無出
位之思荅迫庭闈之情須犯冤旒之聽兼臣有三人
親弟並已長成比再遇於覃恩未敢干於當宁實緣
臣舅昨子舅依敢冀俯察由衷特賜姝造許令臣陳
納所加恩命廻示臣舅一畀品秩自葉流根儻荷
涵濡之澤庶須至踵拯報効之誠

承天節奏親弟化狀

右臣任泰司言節逢誕聖屬推恩之云始輒陳懇以
上陳內者醫踰宵拜誅廼臣有親弟化與臣爰從幼
稚即教鞫孤共出寒微親加訓勗頗服勤於素業亦
僻近於壯年適終下武之期冀竊有起家之望以臣獲
掌書命泰備按垣屬虹渚之降祥庶鴒原而徵寵伏

望皇帝陛下察以由衷之懇憫茲同氣之親雲天特
等於恩恩州縣俾參於徵秩倘獲代耕之祿用爲舉
斂之榮在於屏廁敢忘報効

表

再乞外任狀

右臣近者瀝懇拜章祈天俟命願諧典郡庶獲養親逮今旬月之間未奉允命之旨內懷危切實不遑寧

須再述於愚衷期必迴於聖聽伏念臣早緣薄技謬玷近班迎侍安輿聚捄帝里既代耕而有祿固盡室以相依棲簉穀以食貧已六遷於歲律厠板垣而承之又五及於王春桂玉是憂旨甘多闕知叉久叨塵於清列莫演暢於皇猷以愚直之姿素昧毀方之理在孤平之時常懷薄海之危皇帝陛下曲示含容特加保庇且令備位未忍黜幽臣固非士木之無知豈忘君親之大造雖然覆載之量姑務於包荒其如方寸之言亦旌乎知退苟上煩於澄汰亦何表於廉隅況今外公議以是慙內私誠而尤迫臣母久違故土深念於鄉閭臣弟寄食妻家莫均於甘旨累歲無補休明聚族神州久曠僑寓朝廷就列上惕於官箴晨夕問安中慙於旅火伏值陛下道光孝治恩厚曲成望推錫類之仁俯察由衷之懇於江浙之封部擇僻小之方州假以使符遂其私便慰臣母懷歸之念免臣弟漂泊之嗟有職田祿粟之資備夕膳

展寸尺之實臣敢不盡心爲治蠲力從公分旰食之憂動宣寬大之條詔期於盡瘁少報萬分

承天節奏親弟侔狀

右臣職司視草慙無東望之才節值流虹方誕南山之祝瞻恩於宸極冀延賞於私門內省僭踰落處無揩伐念臣有親弟習進士休爰從幼侄卽數罹孤孀及於遘庭貧不遑於學稼自微臣之食祿奉慈母以供甘旨至於上都朝養殆踰

弦調粗知學古之方似續衣縗竊有起家之望今者
慶逢聖社澤被周行不勝同氣之情須鶺至尊之脈
伏望主帝陛下俯察在原之懇稍覃作解之仁推一
命之恩俾沾桑於黃綬廣四民之列免負媿於白衣
深慈既被於天倫薄質惟堅於臣節祈天俟命顒俟
允俞

代乘賢寇相公謝賜御書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印本晉書一部計
武英新集　卷十八　三
六十九册者兩拜祗受具列秘書之目九重稽古新
成鏤板之功夫何寮閭仰膺蕃錫伏惟皇帝陛下纘
成御極乾契臨人負將聖之多能尚觀文而闡化以
史筆之所記有鑒以具存魯魚特合於校讐方牘
更加於摹印俾前言之不墜亦聞本之廣得臣謬預
侍衛實慙昧道輒上于於宸展果番錫於策書學古
無功固已嗟於朽格傳家知幸但永拜恩於緘藏恭承
臨照之私益勵傾輸之節

代中書賀宣示令穗麥狀

右臣今日伏蒙聖慈宣示奉先禪院後面麥地內生
出合穗麥者上玄降祐多稼呈祥克彰純祝之休式
契豐穰之兆臣等竊以載籍所甫實在於民天瑞典
攸先於年穀矧惟首稔之利最爲黎食之資歷
三時而有成已彰人謀秀兩歧而發詠先叶元符伏
以皇帝陛下無倦勤御下先天終合運神化
於無方昕日視朝體健行之不息引萬方而在已以
武英新集　卷十八　四
百姓而爲心故得潛覆眷懷殊常薦委和陰陽之玉
燭聲愈雕卑之占盼原隰之龍鱗式觀如雲之稼而
況慶風適至宿麥將登更彰合穗之奇用應有年之
兆臣叨升侯九室足忝於樂章記事二長永光於史筆臣
無任欣忭踴躍抃祝深慶抃

謝宣召赴龍圖閣宴會及觀御製御書狀

右臣今月某日入家聖慈召赴龍圖閣觀太宗之御
製御書及聖製製序賜宴仍賜御詩兼前宴

會者上帝藏書肇開册府聖人有作爰勒金碑許拭目以榮觀實惟
啓迪人文執左契以御應邦運太鈞而播聲品車書無外咸歸輿地之圖弓矢載櫜戎開仁壽之域而乃
講求前訓制邑大猷優石采天祿之舊規考歷化之
恢汲家羽陵之墜簡垂集聲言敬奉先孝思之心顯
繼志守文之盛益以先朝之述作爲後世之楷模萃
手澤於緗綃窮筆精於翰墨秘宸編於無閫用垂示

於方來爰命庶僚於寶瑞之辰武輸揚於盛美金石頌德實
係之心知又賜玉堂之醇醪示楨梁之絶唱欽荷之
藉古之無階雲漢成章亦聲生之共覩眷惟近列首
寢伏增惕慄管窺天寧測蓋高之量聞韶忘味徒萌竊
曷既暮於屬厭下情庶容於默默金陳巴歌上
聖皇明誰蒙簪下之仁於抱璞窮之問內循屢薄曲
荷恩私閉東序之圖書奏文思而知幸陪西清之宴
微生少謝玄造臣無任

代中書謝賜聖製乾坤寶典序狀

右臣今日中使宇伏蒙恩賜聖等御製乾坤寶典
序各一本者聖使俯臨宸章下賜莫窺玄遠徒極歡
滿冰兢惠以難勝唯共拜訖於庶相庶少酬於臨照云云

時竊以頒曆授時前王之令典觀文察變大易之格言故璇璣齊政於右虞鋼渾設象於東漢珠連璧合定疏密於詩家臬造商辨四分指歸於三統是以陰陽之學著於九流羲和之官列於百揆歷代而下何莫由茲然而象緯之文頗多脫簡星歷之史罕或研精金匱石室之中既紛綸於宴夜渾天之術亦涉獵於晨昏恭惟皇帝陛下文思撫運勤儉化人錫純嘏於昊穹散皇明於宸極古訓聿脩茂典光集大猷肇興秦諸戛照區羣生一戎而不復用兵三變而

多能就古御今觀八方於指掌窮神知變翫萬化於繩墨而乃儀刑歷之失官慮疇人之廢業盡搜亡逸大啓圖書分別部居刊正譌謬於乾坤而臚合肇建名法云漢以成章更紓層深誕敷能事式冠首篇臣等數日前被召稽滯獲覩聖人之述作觀播列宿覩聖人之述作差正晉家渡河之滲爭新制作傳信方來仍杜神奠序其能事陶曜合璧察時變以無疑五色成文觀天章而在上大司憯瞭宜聽樂於彤庭彌增惕慄得玄珠於赤水但歎罔極藏甑希仆於石渠庶永

傳於汗簡恭承明詔深諭至懷塵猥下情曲形屢瞢仰乾坤之德謙無得而名蓋河洛之秘文有時而出在聖神之垂範豈愚管之能知嘗荷戴於鴻私永鐫銘於肌腑云

謝中使傳宣撫問狀

右臣昨日中使至伏蒙聖慈鑒臣等御製南郊七言六韻詩一首令依韻和來者固長日以陳儀方修毖禮大風而發唱爰着雅章俄賜及於近司實光生於凡目伏惟皇帝陛下先天合德下武膺期以明察

逢休運非丘園耿介之秀無公卿籍甚之名幸幹盛文不過篆刻濯纓簉仕最處鞿孤皇帝陛下過聽庸虛若加寵擢俾升禁掖式掌訓詞屢請切之司固榮煞墓莫覩大之詔辭職無聞積日彌多妨賢爲愧今者聞在寮要搆疾有貽庶幾度延旬時曠廢官守嘗趨期會幾踣於前墀吾領德特寬於假告式加調理漸從於平率土方驎於仁壽百姓莫知於帝力一人而已二儀沾慈愛而撫諸夏外薄四海罔不懷柔日嘗萬幾宵暇遜致羣生之茂遂果玄德之升聞乾

[illegible]於純嘏鴈山雞塞永息於妖氣道黎得徵於承平率土方驎於仁壽百姓莫知於帝力一人思報於天功乃因周正之辰恭修漢時之祭弁冕端委率禮舞於庭幣牲牢無文成秩故得三日先甲寤言齋於內寢六律鑒於風律稽於胎卦響臨蒼福後來同兌將永錫於純嘏用洽無疆之祉臣陛下恭膺景貺潛發

虞文窮六義之淵微導三神之眷祐聖人有作幸獲於仰聽下里何知更令於屬和共循覽陋但極憂惴雖勞寡援終成案句陽烏委照燔火豈敢以呈輝軒倘高懸模甘瓦期於掩記必希矜免庶息怔忪

代中書謝宰相賜御筵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傳聖旨宣賜臣私第賜御筵者火禁事修方遵於昨今宴私云洽曲被於天恩衙門供饋以生光明食素饗而是懼此益皇帝陛下嚮明求

理遠下勿恩愛當出沐之辰曲霈分井之惠太官先置羞膳腆推念之仁小屬厭但極飲河之滿荷照臨之所及實循省以增慚

謝駕幸編修所狀

右臣昨日伏蒙聖駕臨幸編脩所者竹簡汗青方勤於天光表宸極之眷懷聳士於官次金輿旋軫俄燭於林亭覩聽臣等編集群謀載考舊聞裨制石渠路遂成於故事修書仙殿開元肇錫於嘉名爲儒聖之

次對狀

右臣職忝掖垣次當直事合侍御前兒上逸宸聰臣竊以采材審官方今之急務振滯擢俊稽古之令猷故

擇善而解選衆而舉者三代之選章下詔郡國懸科有司者所濮之茂典不仁斯遠得士乃昌薦於策書遂彰格訓恭惟國家承五代之季開爲世之基三葉重光九疇式叙至於近歲建衆職無曠庶官搜揚仄微登進茂異崇澤宮之選復試可於廣庭設制科之目親延見於便坐時下尺一降公卿而論爲申命外計分縣道以祭廉乃至植陳故以來直言讜公車而遵舊典開自爲之路擢不鬻之才萬機之繁咨聽納一介之善技拭進用恭惟陛下賢士大夫無所負矣然或前代之經制載籍之舊聞未之申明有所闕漏此亦可惜焉臣竊見今吏部流內銓凡幕府州縣之職盡得考其殿最引對軒陛黜陟之命悉於宸旨貧品之格伯乎定規茲所謂官修其方事無遺舉者矣而書判之設亦足辯材而國朝已來未嘗責實遣太常博士與國之初始定等第優劣申以陟降之命強學待問之臣願褒於褒陞黜疵無狀之人亦加於懲艾汰

天官奉行故事初其入亦登於右學如此二

羣議百工遠追有虞之職

封駁銓司主事一

門下封駁司右合門一

事前撫州宜黃縣主簿　八事　十階

充流內銓正事者竊以朝廷稽方策之文修班

風俾絕濫官之誚基有國之令典致治之大猷也謹
按六典大理評事十二人掌出使推案凡本寺斷獄
皆連署若有官當已來並預三司之案鞫而近年之
制或帖三館之職名苟非士流不齒茲選況秩參卿
寺官有常員竊尋歷代之寵罕兼流外之任忽頒新
命恐紊舊章儻以長才太冲經術登升無嫌於除授在
於銓衡所役固合於辭停庶官守之有倫實國體之
可惜臣等忝司封駁合具上言伏望宸慈特迂聖斷

代中書請依舊頒行儒龍所雨法狀

臣等伏以先天合符象依稱勤雨愛民策書所紀
恭惟皇帝陛下光膺駿命奄宅中區視百姓以如傷
慮三時之有害博訪弭災之術期臻阜俗之方或稍
屬於元陽即偏走於群祀恭修禳禱薈獲感通觸石
興雲俄千里而雨集力田望歲果百穀以秋成信雩
榮之有徵雨雪之降申式頒明詔誕告庶邦永消
憯伏之虞同躋仁壽之域臣等叨居輔弼仰奉憂勤

燔薪之勑無聞將順之誠獨切顒奉宣於睿旨庶大
庇於群黎伏請付有司雕印頒行天下

代中書謝秋社日賜御筵狀

右臣今日中使至奉傳聖旨以時當節特就中書賜御
筵者西戒崩候孝當命社之辰北闕宣恩式霑霈雲
之象示宴私於著位布慈惠於當陽此恭望帝陛下

嘉品物之豐登因令問之休澣奏廚推食穆體分甘
有司供帳以載嚴近侍彫纓而咸集既飽以德但媿
於扁屋退省其私更慙於尸素荷照臨之所及豈報
効以何階

進蘷王周王誌文狀

右臣奉勑撰故蘷王周王誌文者竊以奉大君之
明詔紀賢王之令猷爰刻貞瑉以誌幽壤自非鴻筆
何振清芬如臣者謬典王言久塵官次發揮寡學尸
職慙愚謹詳旒冕之貴令儀述祇膺嚴命伏用兢惶輒
已黼扆謏聞奉揚遺懿屬詞之妙既異於色絲褒德

之翰敢同於華衮徒鄉躅以燥吻實忸怩而厚顏蕪
穢頗多悚惕茲甚其忘文云
進鄜州鹽應公廟記狀
右臣奉勅撰鄜州鹽應公廟記聞奏者恭膺虞吉叚
述靈休無史遷叙事之才乏士衡思多之思怔忪捧
詔俛成文黎乙夜之觀空塵聖覽載職方之志茍
示將來內省空疎不逮啓處其記文謹繕寫隨狀上
進云云

代宰相謝賜東陽日瓊林苑宴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瓊林苑賜宴者繇射司展登高
賦詩斯箱之慶方昏有年二令節之遊備存故事
敢冀霑雲之澤曲推謙抑之私此蓋皇帝陛下大德
廣運深仁之無外因朝野之多娛謹頒
鹿民至仁育物當卑昔之無外因朝野之多娛謹頒
令以授時愛示慈於卉木寧剜惟仙苑近在商郊靈沼
始波動周雅鯈魚之詠高臺在郊翰南朝戲馬之名
爰偶嘉辰是陳良會大官先置極遐萭之珍羞飛盞

相追遊龍山之遊集剏復霑玉筆之餘瀝泛金菊之
鐫英紳組相輝笙絲迭奏聽鈞天之廣樂悅擬蒙寐
之中領玄關之勝遊逈在風塵之外徒感恩而盡醉
暫報德而無階

書

答史館查正言書

某再拜正言學上足下頃者前襄陽張令至辱示手
筆備形慰荷虧虧無數鄙客都遣客鹿洞分神明來
迎爲辱愚之歸牧幸甚然暗瘝重複義趣深遠
或所猶豫回容決竊昧雅旨有疑組非累身之說
家有滯焉蓋念無始輪迴積劫孤露偶薰習於種子
獲遭值於仁賢幸於此生得悟本性而前塵外境如
梵絲亂絕本覺妙心殆秋毫野馬寒爲牽制動即淪
苦先德亦云道力孤微必處靜而能照宗門所謂悟
解超頓須漸修而乃成僧或以初殖之德牙淪無

之愛網浮沉陰入之界趨走聲利之場自以了達苦
空脫去事理謂生死而無怖謂富貴而儻來此適足
以長無明支成增上慢若夫現三十二應化千百億
身居士王臣隨方設教猿猴鹿馬與物利生此須功
行圓成神智滿足登地證果乃及於斯自餘涉川救
火救溺解糖處世何能獨醒載等舍誘之言蓋非
有意復之言豈非慮人尚迷真諦猶戀榮名便令
捨去恐致迷悶然圓陋之志亦小異焉儻壽量頗延

緣累自薄當俟夫四五十須背俗息見反本循元修
天台之止觀尊普溪之無念庶於此報必證菩提俟
聖幸下生龍華後會爲之主伴請轉法輪對越人天
寧安佛土雖二乘而弗學豈三界以能安惟悕之心
馬舍宅四至九卿曲邁陰謀啓封萬室條侯倨貴盧
杞姦邪爭列鳴之榮捷二事之位同日而語邵君
侯當有春秋老於文學承閥閱之後若睪平之家生
綺紈之中挺布素之行凡所著述必得作者之風至
於遊從莫非一時之雋心無城府口成陽秋以孝謹

著於閨門以寬厚報於儕輩臨事剛決而能斷結交悠久而不忘譬諸椒蘭人所服媚蓀夫德亭下自成蹊實爲卿材居然國器而未引金門之籍未踐赤墀之塗藏器甚深招賓廣露困於卑位形於話言愚以爲君侯德矣既彰富貴何違亦猶黃琮蒼璧必以禮天神地祇明月夜光終須置掌握褰袖所宜易以俟待價而沽乃爲乾坤之珍符皇王之寶玩苟自躍於冶來爲鏌鋣來獻於庭願剖荆璞或未見辨反謂

不解此交遊之情鄭重之至也君侯明達聰悟專柔直方修許厚教三揖而進願保格言一擲相遇時矣抵掌坐客盡傾枕麴藉糟羽觴無算亦既成盧何爲得舊更味塵中之旨勿貽動者之譏況才識超優英華外發析珪縲組誠大理之必然霧隱泥蟠蓋時命之未會耳孝惟曠度見採狂言式懋永圖克保全德不勝嘽喋之至

答舁州王太保書

舁州大仙麾下近於集賢石君表臣處得手筆一封

虓翫再三不能暫捨文彩煥發五色以相宣理道貫通有條而不紊讀風拂衽自然析醒簫韶在懸殊覺忘味何厚賜之所及見久要之不忘甚善甚善竊伏自念江表布衣村出人下非山東閥閱之後無負鄧禽腰之選徒荷世業遂忝儒流超亂之時傳召詰闕弱冠之歲通籍於朝擔槍鼠竄於四方抱璧匿瑕於幽谷亦幾乎十載何嘗不咨凱先覺博求同人直諒多聞必取乎前言寤寐夢想皆兔懷平昔交標悵然唯權相遇時抵掌坐客盡傾枕藉糟羽觴無算亦既卜夜至於繼燭剖心析肝蕩無忌諱論義芬若椒蘭領益如此故罪之矣未幾邊鄙忠义足下既驅十乘而啓行國昌成功下悉亦一麾而出守地理遼遠誠焉不及官守榮暨同寮瓜之見拘無復載愆尺之書遞周陋之懇去年僕忝召西走來朝帝庭足下方領幷門武潞元略引領北望綢懷故人恨不

衛鳥貂金閨從軍紫塞依遠況水陪幕府之賓從投壺雅戲庶郡寮之遊宴今年肇自書殿人陞綸闈以虎豹之文一割之刀固無剸犀兕之力固無剸犀兕之利方夙夜慨惕懼忝君命爲知已寡而足下聞之欣然以書爲賀既松茂栢悅情雖後周玉振金相詞多溢美且微貊雲贈行之什頗有姑充善祝之言雖然戲謔若合符契竊以古之交道嘗聞善相告爵祿相先急業信力堅固心華發明其孰能形於文詞垂于勸戒

如是之勤切懇至也某不佞竊從事於空宗爲日雖淺聞道素篤常服首楞之典獲諗法王之訓乃知世間輪迴殺貪爲本胎化濕卵強弱相吞生死循環互相啖食始由一念之迷惑遂致萬化之紛綸相變體殊識均形異而乃取其血肉以滋牙脅簡割炮燔剝剔刲劃是使人拿迭發各自報讐火刀殊塗誰論苦趣我佛所以爲一事因緣而出世說十二分教以化人誘掖羣迷首樂安事乃著五戒以殺戒而爲先乃今況古夫何隘哉邇靡不警戎閫自肅干木高跡足以作藩夷前清談未妨爲政唯節宣吐納順時加愛副九重推轂之寄成萬里封侯之案斯慺慺之誠所望於明哲也某頓首

答錢易書

某自辱示戒殺生文披繹數四不能釋手非宿殖德本深達實相於十方佛種諸善根處五濁世遠離黑業信力堅固心華發明其孰能形於文詞垂于勸戒淺聞道素篤常服首楞之典獲諗法王之訓乃知世間輪迴殺貪爲本胎化濕卵強弱相吞生死循環互相啖食始由一念之迷惑遂致萬化之紛綸相變體殊識均形異而乃取其血肉以滋牙脅簡割炮燔剝剔刲劃是使人拿迭發各自報讐火刀殊塗誰論苦趣我佛所以爲一事因緣而出世說十二分教以化人誘掖羣迷首樂安事乃著五戒以殺戒而爲先乃

標三毒本貪毒之所攝故玉毫光明而顯相金口鄭重以形言深念含靈直指正路以食爲肉而證法果實啖羣魔好殺而出塵勞無有是處借如智慧自足神定現前不過爲大力鬼神夜叉羅刹一報旣畢衆苦所叢墮無間阿鼻歷僧祇大劫是以比丘結屨恐踐微蟲菩薩在塗不蹋生草此世尊之清淨誨衆生之寃愴本源奉之周旋豈可失墜乃至無殘無卵小正之遺文飲水蔬飯宣尼之素志春秋所記肉食未能遠誅易象之言殺牛不如禴祭餐必方丈史策罪其奢豪庭有懸貆詩人譏其尸素咸有明訓載於青編且夫仁人之用心常善以救物就死地而殷赫豈忍於牛羊禀生氣以肖超必愛乎蝘蜓而乃屠於刀機之際充乎俎豆之間覓水陸之珍羞奉口腹之嗜好至有南朝牧守所居而飛走輒殫西晉寧衛一日而金錢盈萬蓋厚於味而薄於行夷吾之劇談喈而考釋卦之肉膸取象之自有條不紊乃端若貫珠自難而易亦漸如攻木頗以見作者之旨也豈不以山泉之象著於大易以險而止蓋取諸蒙二象並設欲深而天機淺深園之高論豈可忽因果報應之說

所以建六爻之位六爻肇分所以明一卦之意初六混沌未判目之爲混源九二剛中得位於爲而照物六三有求明之義六四得養正之理六五陰黙上九文明推而廣之區以別矣且自三五以降乾于周政教之汙隆詩禮之得失創守之方略治亂之本原莫不周旋紬繹包括總統引而伸之如繭之抽緒提而舉之若綱之在綱躬理盡性鉤深索隱探賾索隱落落自成一家之言矣昔京房作易占候贛作易林歷代宗之然不過卜筮之說子雲述太玄建立方州部家雖云準易其如參以星歷頗近術數若今之所作但取一卦之意磅礴數千載之間擩其成敗是非可爲蓍蔡者著千篇儻然名家賅於後覺蓋與夫先民之用心不同矣方將獻於公車升聞于天充衢石之餘備乙夜之覽戛侯勝有云士患經不明經苟明其取朱紫如拾地芥耳君之是舉豈僕所能讓哉其本輒將庶用探究聊述所聞豈足多謝

發願文上　舍人　沙門　願安

弟子某甲謹沐首齋心信曰　十方常住一切諸佛真淨妙法無生聖人惟願以無實眼真實智眼真實牛等不捨哀願冲賜哀憐切念某與法界衆生從無始曠大刼來未識佛時未遇法時未會僧時於其中間迷失本心閉解脫門涉輪廻道至于今日趨塵背覺迷失本心閉解脫門涉輪廻道曾不覺見網蜂喧安鄽懸喘從之帆鼓無明之浪柁我慢山高有惱鄉不憑歸向之誠是滯因果之迹如斯

過咎齊佛所知唯佛所見若輕右重等與法界衆生有茲罪者同共懺悔願罪銷滅願罪銷滅以某甲所集[illegible]有善根[illegible]時廻向願與法界衆生[illegible]向與如實際生及微塵刹海諸佛土中承諸佛本誓願力大威猛力加護念力盡未來際由至無上菩提爲一切依正莊嚴具爲一切安立衆生門一一稱虛空等法界皆陀羅尼門一切三昧門一切解脫門一切三昧門一切有求身起勇猛心捨身命財與大佛事作大利益攝

化有情願諸有情見我身聞我名皆發菩提心與此
同共迴向無上菩提心不退轉願某與法界衆生未
契心者開佛知見悟本自心一念發明諸境純淨去
來坐立見覺聞知感以如實智相應不相違背從今
去已盡未來際憶菩提心今菩提心相續不斷所作
利益常得現前供養諸佛利樂衆生衆生成佛盡然
後成正覺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法界有邊願心無極
盡人行即海中一時成佛摩訶般若波羅蜜

武長新集　卷十九

啓

上陳州李相公啓

比者肅奉簡書言旋京邑經涂攸出授館未遑忽迂
丞相之車倂及旅人之次置之右席接以溫顏趨衛
武長新集　卷十九
森之嚴初令長揖設曹樽之味猶許獨醒乃至觴禾
百車邁豆九品一日再駕式顧於鄰亭終夕九迴不
逮於師膊加以賓酉園之宴陪東閤之賓奉簪眉以
爲榮奠酹魚而徒切禮唯與數思實非常褒樽極華
衰之舛糊曬比陽春之照玉爭旺的靡容罔辭台座
發煌等容下拜得厠原嘗之上客復見陰郭之小俟
比指乘飇之歡仍恕叶茵之失把江海之量寧測冲
深門廻豆之談自驚淺陋獎憐彌極短拙尤多慚溷

榮寧諸從郭隗而始陳薛解榻誠非徐孺莫當以此
揣徜若為勝克幸盤桓於信宿得企仰於雲天屬發
軔之所遲曖戀軒而何及既脫之雜佩又出次長亭
元戎十乘以啓行清酒百壺而悵飲都人改觀行路
增輝矧乃慮逆旅之餒而別轂萬錢之饌念中逵之
勞比特假千里之駒使倦倦之無厭且致遠而不泥
何漢相之至意顧魯儒之太深吐握之勤實光於今
德嗚呼之賤豈忘於大恩循載籍以遐思撫方寸而
內激述王粲從軍之詠良或未諧慕馬驩帝義之心
終期有報感戴之至伏切下情　云云

又

近奉乘亳遠塵台聽敢黷廣廈之重特貽尺素之文
華袞被躬自知其幸夜光在握誠足稱珍捧讀已還
毓粲無措寫以漢薛宜名院之尊重與庶位以懸殊名院
持衡不答小紙蓋永相之故事未嘗移書晉何曾之
曲示顏蒙顏巷蕭督既辽長者之轍趙廙牢落忽得
隋侯之珠緘縢載按毛嫱俱弊窮只述作之妙謂之
聖明賦頌之興本乎風化其有沿襲或異步驟不同

虞卿窮愁乃號著書之業楊雄寂寞始奮草玄之名
靈均放詞初因於懸悴蘭成述賦實王於悲哀未有
世傳帶礪之盟身拍髀之甲第屋旁環列之尹敞北闕之甲第屋旁環列之尹敞北闕
生煙乘大宛之名駒汗血流赭列門而食挑玉以朝
名范春陵勢侔崔而乃賤貴紫如拾芥比富於
浮雲假游文史之場紡視布素之行折節待士多擁
鏨以先驅俯仰經或下帷而終日以至學成麟角
才捘天庭思若湧泉文類擷錦漢宮誦賦萬乘喜於

同時梁苑陪遊群公推於右席門登龍而比峻談揮
麈以彌清諧生慕義以益勤名卿願交而斯衆芳激
載洽雅志將伸固已簡自天衷騰於物論紀一人之
言動何讓策書貢二雅之轂詩有禪樂府召試籠山
之署式搖維距之壺不加點以成章未旋踵而拜命
亞卿班列既參惟月之榮太僕職司仍領春申之寵
昔漢光武之假帶諸卿學之心唐憲宗之厭兵
近臣有改名之請只宜章特達之質當干戈載戢之

秋捨蘭錡之師就備冠之飾教閱詩禮昔爲謀鳥之
資慷慨經綸今挺致君之志羽儀通籍煒煌繙紳敢
謂下顧蝸廬特留鳳藻享海鳳以九奏誠非所宜投
井盡以兼金都不之惜選自循省靡敢遑寧豈圮橋
授書所其可教將延陵聽樂許以知音唯爵詠以忘
疲庶傳玩之無斁願言厚意以克勝其盛製輒倣緒

代個求薦啓

右某啓某留棹刀必割君子慮其失時括囊不言先
儒幾其有隱敢俱方寸上扣高明蓋特特達之知不
庶逕越之罪伏念某早開空諦尚昧真筌誦岐伯之
方曾勤卷斯久辭農皇之藥品區別尤難名非三折
之良術寡十全之妙所幸者每趨門俯席揖儀形以
桑梓之情曲垂假貸自必蠲之列官免歸之森香火
之宿緣非陋踵之能報伏觀聖節俯近兌澤將

流在昔相之大臣乃空門之外護並奉綸徒之名字
得沾象關之恩華以其法苑微流醫門末技結二林
之社豈敢攀緣瞻數仞之牆深思提挈願賜律師之
號仍希廣濟之名俾塵跡之得華亦邨閭之改觀敢
不窮青囊之祕訣以奉指蹤謹具藥之眞文用資壽
考懇之無以喻悃 云云

又代謝慶啓

右某等某近蒙侍郎台念特奏表聞代奉勅恩授前
武夷新集 卷十九 六

官階虽者綠綸之命雖荐降於九天綢褥之蹤若頓
超於十地祇恩獎伏切兢榮伏念某奈苑微流曹
流末派偶把塵累竊味眞筌編畝伯之方誓莫探秘
術開生公之講席徒慕遺馨幸以久寓神皐屢登峻
闕維桑序舊叨承一顧之私感石麟能留寮十全之
効待命醫面實厚省居允四海之歸仰且歸韻海之
堂倘沿龍門之版賓階得沐春風見或俾解沐之辰藥劑服
勤永奉指蹤之用豈謂節臨於載誕便諸名達於四

聰特加溢美之稱實滿平生之願朋儕改觀價十倍
而頻增頂踵酬恩身一毛而爲喻此外何處香火祝
頌雲天願憑衆善之因克遂至誠之懇台司昔考與
郭令以攸同仙籍延齡將老彭而爲比所冀芯蕪之
永不棄混李之餘光眷有歸投編何惜

七

延乃眷之恩泰階六符式燕具瞻之貴東閣久虛於
翹拜中堂遍沐於延容聽談柄以忘疲倚坐清吟甚
久慙非干戞敢預於言詩竊媿修生何勝於盥聽別
又相如之四壁兩辟千林之小車時屈丞相之尊親
顧旅人之次舍甄生落顏回之巷可衆三日氛氳荀
令之香不散實爻遊之光寵圖里巷之輝華去何下
僚當此殊榮非木石之無識戒頂踵以忘伏自節
過流虹禮成盧壁在鎬錫宴畢上公九獻之儀分陝
吉歸遠天子二老之任莊施將離於門下壺漿已罄
於道旁南陽細民再得於父母河東近郡深荷於股
肱恭惟仙舟奔達雄閫戎政甚肅固卧治之有餘品
物向榮涼行春之非遠限以匏瓜之繫莫參暨穫之
微空瞻桂樹於小山深羨雞鳴之下容舉戀之至倍
萬愚衷

又

之儲倉廩皆實故得益隆春汪更委事權佐計聚臣
如初商功料西充審運蜀漢之紅粟即見方船理河
會之金錢便應移貫出於鈴地久屬全才昔漢輸古
東之與區潛輗相繼唐置江西之留務財幣堆看牧
今之彤弊率同邦家之用度斯出心計素熟佇獨忌
馬之功賞典宜行須待富人之拜實惟公議豈盡以
誠

與祕閣錢少卿啓

右某啓伏審光奉聖恩榮升祕府恭惟慶慰伏以上
才豈應是選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車遠調兵食木牛流馬千金之費無暇玉壘銅梁三
捷之音繼至梟巢已盡蠭騎爰來青蒲屢奏於便宜
錦帳榮遷於秩序仍授輶言之任克彰遺直之風延
閣討論雖假獬豸之筆坤維清謐猶乘驛馬之行豈
增秩以勸能實賢才而集事竹帛之交代方汗簡以
成書昌棻早仰方猷幸陪清切之司動靜尊乎肆禁
致賀之儀敢竭愚忠私情特遺緘尺願言內省非所克當

謝徐左司諫知制誥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特授前件官知制誥仍改賜
章服者代言之任實演於絲綸賜服之崇莫過於銀
艾仍進東臺之秩便參右掖之榮苟非名流不在茲
選誠荷成命若無所容伏念某才不兼人學非博物
關西清白徒襲於素風天祿校讐偶塵於美仕久居
庶寮假人之詡用酬知己之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與史館晁司諫啓

伏審光奉聖恩榮加寵命伏惟慶慰竊以周有司陳
之職所以名官昔設大夫之階因而命服處爭臣七

人之任超散官五品之榮仍兼史閣之資實聳士林之觀司諫學士瑰琦通俗純粹積中貞王佐之俾才擅人倫之嘉譽至誠遇物固璞玉以揮金徐力爲文必摛錦而布繡自決科於冊陛便隨牒於四方主父欲賦於宦遊賈誼始聞於召對賜司直筆削青簡以惜勤班奉內朝服皂衣而已久果上書於闕下旋對策於禁中三道俱成推平津於第一萬乘斯覽喜相如之同時遂詔有司亟遷好爵華袞之職俾効於彌

縫名山之書再加於論次既臨軒而延見仍賜服以褒榮宋綬被躬武將旌德嘉魚發詠用慶得賢同將大鵬展翼克揚職業三進及雷一言興邦更彰寒諤之名便歷訏謨之任豈但文石之上爲鴛鴦之羽儀閣室之中亟爲昏墊之禍謬藾惟祝望實異等倫

與侍郎直少卿啓

右某啓伏蒙尊慈以某忝奉天恩權司帝誥特遷國風之什過形溢美之褒捧閱已還榮於交集竊念吃

啃不師章句諸生東筆屬文不過籀刻斷纚盜仕僞朝知從僭偽愚既接於羣英文咏復參於近列北闕之下本望貢於皂囊東觀之中但恐覘於縹帙徒椅憐才之惠尚迷進德之方莫諉天聰之玄空索長安之紙今者忽膺渠拔驟荷題陞進秩不可代言左掖銀青三品之綬已媿叨叢綠綸五色之書將何演暢矧官遊之最美而地望之尤清上應紫垣法星辰於大象旁通黃閣接步武於台司方輿謂而是虞忽雅言之無斁矧松茂栢悅益嗅珠之靡殊玉振金相相佩服之名便歷訏謨之任豈但文石之上爲鴛鴦之羽儀閣室之中亟爲昏墊之禍謬惟祝望實異等倫

與侍郎直少卿啓

右某啓伏自拜恩已伸面賀恭惟令人壺冰峻彩巖

材標英稟秀氣於峨峨振雄名於京洛學推覩奧入
聖域而已優辯可隨堅占議闈而無敵品格素高於
月旦詞華早揆於天庭爰自先朝便升清貫內佐計
相外剖使符體寬大以布詔條用文雅而倚吏事坐
棠聽訟兒攜於歡謠視草求才果膺於急召爰九重
尚肆覲見萬乘以禮拜知宜室延登問鬼神於前席禁
林試可給筆札於尚方一時之紙價頗高翌日之絲
言荐降南宮卧錦旣改七兵之曹西掖封泥便裁五

色之詔將啓迪於帝載實冠耀於儒林平奏議於省
中佇申明於唐制頒號令於天下固誕布於堯言三
代之風不日而復其殷塵無取名雷揖遜備諧附驥
之誠亦在續貂之末宰依先覺必免至於面墻怯見
大巫已自甘於閫筆然得親於蘭室雖强膺於鉛刀
顧幽丈之有　忽以尺題而爲覿俯荷勞謙之言愈增
及仄之懷內省庸庵何以勝克

謝諸學士啓

形藻翰盛飾嫫母豈足揜於陋容遽切於佩銘唯將雅
於至寶絕唱固難於屬和厚意深切於佩銘唯將雅
言銘示知者金相玉振已傳誦於搢紳墨妙筆精更

深藏於篋笥珍重之至倍異等倫

與薛舍人啓

右某啓伏自光奉天恩已伸拜賀狀以舍人汾陰令族稷下名流搆詞談天聚學成海千丈磊砢材實任於棟梁十德現琦器自標於瑚璉早踐揚於近署久薰炯於大名羣公懷居右之懿萬乘悵相得之晚調兩河之兵食遂輟轅軒裁五色之詔書爰陞瑣闥華星列位既上應於哀烏文石分班且日趨於翔鳳固脗盤石尚在念祖德之不忘青紙遠頒見王言之誕布固湯誥禹謨之可復豈元和長慶之足云某品格非高資望素淺慕義不已徒願於執鞭受寵若驚敢希於紹綏固騏驥之尾或千里之可期草厭鳳之書憂一詞而不惜北面永伸於師事東丘豈悋於誨人無涯善誘之恩少遣曠官之責特蒙殊念曲示長裾伻戴重知無任下懇

謝監倉登科查正言啓

某啓伏覩拜恩已伸面賀竊以講藝崇儒始策問於賢良庶設制科多柬求於將相既公卿而表薦亦郡國之計偕延見於白虎之庭召試於紫宸之殿設以三道必人事而直言實于四門成茂才而異等由是仲舒冕旒明精祲相盈之源居易俟之中才嶷茂之選故西京號爲得士貞元謂之尚文烈於聖朝建脩隆典萬乘端冕坐於武帳之中羣臣彭纓侍於文石之上設帳幕之九張給簡牘之三千賜盛饌於大官示温顏於前席東帛加璧顧未爲優築館以金會何足算而某官欽承清問奮發雄才輸動若飛文不加點之僕公津之條對精詳某居第一天子屢形於勤恩諸公咸願於服膺足光及席之求旋降出綸之命份於翌日復對兩階天威不違獨恨相門之晚異人間出必立非常之功方偃伏於下風忽捧承於華檢仰窺謙退非所克當

代溫大猷謝史館盛太博啓

數日前特沐眷私曲貽編集窺捧之際降歎尤深竊以雅頌之興實由乎王澤風騷之妙別稟於天機苟非合性之流豈在古詩之列太博逸才泉涌麗藻星繁領袖象帝之先學覩孔堂之奧一自奮飛閩籍冠映儒林獻頌宸居固有凌雲之氣援毫史閣已成繫日之書餘力霑然英詞煥發窮萬殊之與贍究四始之本源採驪龍以得珠截文犀而取角不假江山之助而才通楚人非由夢寨之祥而思清謝客何連編之斯接但成詩以怡情總疲便欲寫於屏風題於團扇同貯銘之例勒在盤盂比書札之珍置之懷袖表詠歌之不足庶佩服以無厭齊國聞韶雖已臻乎忘味荊山抱璞亦終類於時救咸厚意之近臨豈多談之能盡

答舒州孫推官啓

某啓數日前伏蒙餘慈以濟山詩筆兩編幽垂惠貺

貌衡之際欽服彌深竊以王粲從軍嘗聞流詠蒙莊試吏亦復著書頗或名家兼彰傳誦其如文多齊氣深貽舒緩之譏道理丘門用成恢詭之說非優入於聖域尚番厭於方來推官學覩孔堂之奧一自奮飛閩籍冠膺五百之運宜媲史遷冠三千之徒獨稱顏子翊於同氣俱負大名校連得於桂林兩驥並馳於金坪雄詞冠古將掞天庭後進望風如登龍坂爲斯文之盟主擅當代之師門自屈佐於初筵亦久沉於下位

矧羣舒之劇郡控九江之奧區皖伯古城舊王咎露之祀潛降勝地曾經漢武之遊真仙所憩司命有集靈之宇禪林特盛祖師開說法之堂朱邑同鄉之遺利勉今望江之舊治著子方志治在鄱封標舉猶存風流未遠自昔登高能賦始爲大夫四事陳箴爰稱作者故岑陽楊浦騷人所以宵懷太丘豐碑伯喈稱其無媿雅論高致實慕前修或舊發雅之建哉麗昌或歷巖巒崇峻載刻好辭叩寂課虛若玄珠之斯獲飛

殼騰實同華袞之爲榮其於珪璧相輝威韶並奏乍
窺武庫徒懼於鋒鋩初涉大池豈知其涯涘頗同投
暗但冀服膺雒誦惟卷談麈能盡意其膚製輒緝
　與史館陳大丞啓
竊以國家東求時彥論次圖書用階炎漢之得人克
就陶唐之大典頗重斯選實勤其才蓋筆削是資褒
貶攸出七十子之內雖卜商而不敢措詞數千載之
間惟馬遷而斯爲實錄布在方册皎若丹青苟非洽
武夷新集　卷九　二三
聞豈能善繪太承學士學探聖域道冠儒林鍾間氣
於岷嶓襲遷源於汝潁策名天府早歷鄉老之書束
帶周行久從大夫之後中都佐治殆絕飲羊南海頒
條嘗聞祭鼈克留昔賢之美卑彰衛吏之射式觀微
還爰從試可暨長繩之際賦院喜同時任南史以策
書允資遺直固嘗申明徵古綴緝聞文石室明堂正
燾敢期眷念特示陛題仰披潔縑之詞殫切欽降之
形詞旨　五六
　答集賢丁孫二寺丞啓
竊以漢庭下詔是設賢良之科唐室聚書乃開麗正
之院其才傑出命世挺生識際天人學該玄史將
何以報懷三遷寒清問於當陽區別九流究微言於
降儔此爲慎選名屬當以學士巖電奇姿天球逸韻
翊而後集同威鳳之得時聲必成文類洪鐘之待扣
一昨聖君虛佇明詔旋數堪稱所知公卿開慰薦之
路歸卜不遑制策有勞謙之言供筆札於尚方臨軒
墀而旺食文不加點益仰患多之才喜於同時猶恨
相見之晚允契得賢之美果膺加等之恩佐惟月之
卿嘗升集仙之書府疎疎如玉固有價而已沽菁菁
者莪但育才而俟用某內惟慶幸獲覩騫騰自忘深
懽已窺封條紫微清切仍忝除書赤契貧緣唯增企
豫敢期眷念特示陛題仰披潔縑之詞殫切欽降之

答集賢李屯田啓

伏以曹郎之設地望頗崇議曉三臺之政刑分六聯之事任更直建禮伏奏明光舍香捏閣趨走於冊揮之下錦帳綾被假倒於書省之中選侍史以護衣賜大筆而起草應星曜於玄象振羽儀於周行自非挺田鳳之風掞員黃香之問望賦成子悰校皇擅於多才對龍雲臺郎位推其博識在於慎棄豈稱會諧郎中學士名冠士林學探聖域梁園奏枝會參賦雪之流

衛幕從知幾擅愈風之妙自入奉於朝詩仍典校於圖書屬膠庠大闢於素扉屋壁傍求於隆簡正石經之訛舛鏤金版以流傳容五行俱下之能辨三豕渡河之謬鈐黃斯罷克彭稽古之功綸綍載行式慰成書之業俾望郎而進秩復伸毀以褒榮雖省閣以分曹且禁垣而通直佐八座以利擢躋入文昌之宮接諸儒而討論永綰綵玉之府實為清顯允稱徇翔蚊惟遠大之程副應龍之命可俟

謝門下李相公啓

伏蒙台慈特示及蘇州重玄寺彌陀院新大藏經碑草本者密手捧持洗心諷誦醍醐灌頂頓覺清涼簫韶在懸目忘滋昧豈暖噗之所及固鑽仰以彌堅恭惟相公以無礙辯才住第一義諦千方遊戲聊現宰官之身萬行圓成自是法王之子恭以靈山付囑實託大臣震旦流傳雅資外護受佛真印為世導師運悲智以濟群生權忠貞而翊明主心如金石功等塵

沙一念不生諸相皆離推求靡得若環之無端應接總疲猶鍾之待扣且以十二分之教五千軸之文始乃一事之因緣終由五性之差別捨文字而非法深念淨名之言會權實以歸宗思闍大雄之真因菩薄之勤清值廊廟之餘閑退食晏居虛室生白乘輿屢幸翰湧思如泉煥乎文章所以發動類倦歷然境智所以高掖迷途揭慧炬於昏衢指寶藏於貧宅祇園四衆誠所歸依泰市千金固難增損式護持於末法用

佐佑於能人又何必內史糊經廣譯五天之語長者
著論深談九會之因諒簡沙之攸資非擬議之能及
某謬竊教典殊懵端倪每咨事於閤中幸拜塵於牀
下或因更僕之頃必聆出世之談既覺悟於輪迴方
咨曉於孤露入彌勒之閣頻獲圓通升闕里之堂敢
希殆庶而相公憐其可教許以知言雄文纘絕於麟
毫副本遽傳於蝸舍非子期之善聽豈辨流水之音
雖野人之至愚亦識負暄之快然學道須資於勇猛

至理豈尚於搖謙況荷印可之私益勵勤行之志踊
躍無已得聞半偈之指歸王伴是期願見一生之補
處慶幸之至倍萬常情

代人謝鄧州錢太傅啓

竊以敦詩問禮嘗求元戎之才察俗觀通唐重廉車
之任自非翁歸之卓武兼備吾丘之智略少雙夙簡
萬乘之心曷奉十連之寄太傅識推王佐道出生知
鍾間氣於一時踐享途於早歲掌命書於內署言成

武夷新集卷之十九　終

啓

上河陽太師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榮鎮近藩已赴禮上伏惟慶慰伏以太師相公靈鍾象緯識茂經綸宜勳力於兩朝決機謀於千里傅巖良弼聿彰啓沃之勤鄴國宗臣克著規隨之效爰擁旄而出鎮亦緩帶以臨戎再秉鴻樞荐升黃閤行臺聿建總北落之雄師斥候載嚴制南侵之黠虜聊運七擒之妙函傳三捷之音榆塞塵清既高枕以無事芝泥詔下遽介圭而來朝前席延登捧觴稱慶一人虛佇載加體貌之恩六轡啓行式換股肱之地表海益光於賜觴誓河用示於報功矧裂壤數圻經途四達茲爲巨屏實控上游假息白藩既增

重於九鼎詩書爲師固坐鎮於百城永隆夾輔之懿聿享期頤之算某忝承台奬實切庇祈

答京東轉運史館姚起居啓

竊以師陛記言任專筆削隼旗按郡職在澄清所以負棪天之藻才聿當虛佇之辰豈副至公之選起居學士氣衝斗極名震京師學通怠篋之書理勝論都之詠入奉計最亟延三接之恩爰飛步於亨衢久育材於近署次寀章於栢殿典秘記於蘭臺詳臣七人之賦一自決科漢殿通籍周行出頒詔條允洽二天風推鑒鄂王賓下里嘗督轉輸京坻載集於兒糧縻

答河陽彭舍人啓

昨以河出砥柱如竹箭以奔流都歷東平汶金堤之壞決宣房未寀之儀卜遷瓠子興歌正下洪圖之竹原田發詠大懼權靡陽之魚蕃輟英賢式撫新邑期會緯書之急繕完版築之勞祇役滛寅

成功甚速水反故道逸東海之桑田人服先畴識新
豐之雞犬永無虞於昏墊實仰賴於神明既安堵以
阜生將解龜而受代載加命數仍委事權當九重注
意之初在列郡承風之地海岱之壤俗號富饒薦紳
之邦氣多舒緩諒宜寬大之詔用躋仁壽之期至如
奉三尺之竹書克勤剌舉調千金之粒食無事誅求
此又捐心計於研桑笑冤吏之任聊爲
假道之資富人之封固可翹足而待某幸窺陰目方

切欣愉遽辱長牋過承謙揖顧言銘佩無以喻云

答安館戚屯田啓

竊以四方上計實領於南宮三署爲邑遠役於西漢
王文翁起華者蓋出於妙選掌戶口墾田者素號於
劇曹自非籍甚聲猷閑練故實述平樂之詞賦飄飄
遊天地之間挺京兆之容儀堂出風庭之外即何
以建禮趨走赤墀之途與校爲都等削素臣之傳欽
耳成命允嗣當仁員外學士學雍賢深神鋒耀韻擅

乎子產屬文假於相如即何以記二儀之書諸儒歎服馬日磾之頌當宁嘉歎允屬宗英武光俊選太博學士仁兄治行尤異秉心塞淵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而爲德朱紱疏廷寵延有正嚴玉水方流自懷至寶留侯借箸而族進乃筭甚以馳稱紫庭亟覩於決科黃扉間於適棘刺姦南部載宣懸奉之威求瘼審禹益謀於邪典仍幹掌於關征聚貨殖於五都米鹽斯劇考質文於三代綿蕞居多俄慷慨以上書果深嚴而召試平津第一崇博極於天人江夏無雙比恣觀於圖史顗亭途之伊始實興議之攸詣矧流洲列伯之珠庭聲玉上帝之冊府昔者金泥石磬嘗單東封之儀綠軼芸篇重定開元之目今天孫侯晉華之幸屋壁藏科斗之書必將講故事於乾封葺修盛禮訪遺編於汲冢大備開文聲蹈誠明黼縫職策尚非鴻顧詣洛其泰階宗盟蓋承堂構二京敢期八葉萬石徒善於不衰側聽寵遷幾

至於舞幸同相悅誠臭味之靡殊勤比芬蘭庶本根之攸庇豈斯揚柳先賜虞面感惠顧之所臨但佩服而無斁

上河陽太師相公啓

伏覩內降制書伏審太師相公榮膺寵命伏惟慶慰伏以太師相公道光人傑才羅國楨克彰佐命之勳風茂經才之績爰自綰鼻機之宥密擁十乘以藩宣敦鄉穀之詩書早開義府使孔明之節制載肅戎麾

夙池爰副於且瞻虎帳舜清於外侮執圭肆覲奉旒展於當扆裂壤賜封錫山河於右地今者卜郊定位相帝配宗降明禋以褒功推湛恩而遵律開府之貴均禮秩於三公賜履之榮益井田之千室允爲異數

伏蓉妹庸紫風荷典冊大造臣屏仗聞成命寫於丹衷初筵而敬受退食而驚大慶而安慙感懼無賀伏惟

至恬鴻禧

上陳州太尉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書榮加寵命伏惟慶慰伏以太尉相公
天資全德岳降上靈黃石一編早契神傳之妙傅巖
三命式荷帝賚之祥爰自蘭錡訓兵齋壇謀帥伏波
方略既閒治於孫吳郤轂詩書遂率先於狐趙而鑿
門受律堅壁防秋斬級雲中克清氛祲散金庭下大
振威名旂常倫載於勳庸屏翰益光於荷注式分右
地爰踐中台申伯藩宣蒞夷涼夾輔於周室陞于偃息恭
卧治於淮陽今者肆類郊丘推恩方鎮進掌武之秩

用冠三公加食菜之封更踰千戶表聖朝之尚德見
明詔以褒功慰四海之具瞻實九鼎之增重某分庭
欣戀之至倍萬等奕

又

近者伏蒙台慈特奏建州南城縣道場觀音禪院僧
德威已勅下旌榮仰荷恩私伏增榮感竊以某
旋忝罪緒門叨忝風薄自相承本從閫輔亂離云殞

尋徙江吳更因唐李之稱兵遂抵陶朱而占籍堂構
已經於數世松檟宿在於彼方爰從祖禰已來雅奉
乾之教書崇祕設武表歸依乃建精廬載延開士
捨良田旬供給闢淨土以焚修得度成實王仁尚能
遵戒律雖四衆圍繞測天之辯本閑二界輪迴出世
之像尚淺然況稟六和之訓頗通九部之文梵宮式
籍於王張相府遂彰於陳乞敢冒太尉相公俯矜懇
惻特賜允倫奏章遠達於宸嚴命服遂沾於慶澤光
生鷲嶺勝地雞園綠衣錦還鄉豈簉買臣之故事在
稽遠紀更與修惠遠之良因顧於陋生實受大賜雖
窮毫副難叙感銘

與浙轉運史館孫啓居書

竊以古者設紀官之職立司徒之教而必書事及翰制表王者之無戲爰自分曹兩掖
通籍九門已歷於林光出入禁闈從接公槐於文石
入奏內朝最親咫尺之顏實草起居之注自非通丘

索典墳之學擬忠肅恭懿之姿即何以東帶彰綬預
周行於蠲陛懷鉛持槧約魯史於麟毫兔扈時英克
符師錫起居學士詞源沃日文律融春頼水生賢占
荀爽無雙之與漢庭發策得平津第一之科外泰竹
使之符歸踐石渠之署閱圖書於册府方討典經幹
鹽鐵於縣官遽商功利自關陟爭臣七人之列足太
倉九歲之儲席施次骨之文而庶邦寖肅不假析毫
之術而內帑充盈率經義以治財奉詔條而集事爰
武爽新集　卷二十　九
唐摭言開畤容臣推進伏之恩更賴當官之業昔
裴垍以列侯之重主郡國之計書杜預以常伯之崇
領江淮之轉漕兄咨餘地兼總外臺分南巢之官曾
無朝桑之心衛即侯上林朽貫積全盛于西京大輅
召試於清臺遂來歸於延閣掌載言於汗簡竹賂明
於策書資待闕於掄鈐式論水於典禮南董將伸於
遺直游泉當政以揚則自茲素王之月之文不從廢
隆降老疑年之對有所咨詢永為吾道之指南克副
翹虔之誠實在於此
與史館簡討陳祕丞啓
伏審光奉聖恩榮兼美職伏惟歡慶竊以良史之任

大君之虛佇幸覩得人之盛但瞻寫抃之心遽辱牋
封備形謙仰感慙忻荷無已謹具狀聆
與孫舍人啓
竊以三代掌命著于尚書兩漢訓詞號爲爾雅然而
經祖龍絕學之後頗多闕文處金馬切問之司止令
記掌故方策之士未備亦凋色之業非專爾後愧選
臺郎人佔禁闥殿壁塗粉始更主於文書省樹棲雞
亦通掌於制誥施及唐室實司亮言聽業流於掖垣

備存六典判署聯於台閣是號五花乃至奉武帳之
論思平文昌之奏議泛樓船於汾水凝鵷中流枝羽
獵於長楊獻賦行在陟降上帝之右親日月之光華
踐履赤墀之塗接蘧龍之步武恭從臣之佳選固朋
主之簡心舍人素履貞操中黃詞敷動敏行具聖外之
體博聞推君子之儒委自委貢休辰飛名華冑鴻都
前與直太微之左掖飛觀雲連照先秦之舊編縹囊
山積詳延俊又崇樹官司義府修書
有厥違伯罷使之庶行詔公卓用顯得人之盛自非
筆彥豈預金閨某官德光溫良詞標典麗爰自命鄉
觀國筮仕策名縣道臨民適勤徒勞之歎銓衡課吏
高成綸綍用裁誕告之文腰佩寵綏更旌稽古之力
欽聞成命乞叶至公某夙以屏庸濫塵清切妨賢有
素補職無聞媿彌切於溫等榮遽踏於倚玉盈川自
省謬居鵷鷺之前文囿後來合處鄉枚之右尚茲始
隘安敢望回踈踏唯覺於負荷澄汰誠甘於帳祓忽
承箋簡過示謙沖仰荷眷私伏增銘悚
與秘閣刻校珤啓
竊以中秘之府實藏王者之書簡策相沿規模咸在

是以麒麟之閣西京與於校讐蓬萊之山東漢徵於
北象乃至惟夏建議內外始分鄭默尚精朱紫斯別
既倣三閣之制度且列四部之義題施及聖朝申明
前與直太微之左掖飛觀雲連照先秦之舊編縹囊
山積詳延俊又崇樹官司義府修書
有厥違伯罷使之庶行詔公卓用顯得人之盛自非
筆彥豈預金閨某官德光溫良詞標典麗爰自命鄉
觀國筮仕策名縣道臨民適勤徒勞之歎銓衡課吏

訓登尤異之科屬愼柬之方初俾有司而試可及服
勤之云畢果明詔以嘻庸遷棘寺之要官掌蘭臺之
祕旭步武石渠之近署訓論金匱之琴言屢蹕井泉
即扈從臣之嘉頌細書天祿佇期太乙之下覩乃眷
方隆雉飛莫濶

與嚴殿至啓

旬日前特蒙殊恩垂示華緘即形過聽之私俾獲榮
觀之願躭味無數降佩兼深竊以伏羲之受河圖述
武英新集　卷二十　十三
作由茲而始仲尼之爲本鑿文章可得而聞自茲秉
筆之流固亦駕肩而出立言不朽何代無才殿丞刻
志練細勵精翰墨爰自命鄉論秀早中高科學古入
官不忘素業贍化成之深旨體潤色之宏規登高動
能賦之心下帷有著書之志乃至作檄楯上半成揷
羽之文緑綺坐中特驚絃斷甲兵而崇學
大夫之後成命亟行使高踐於石渠仍寵加於銀印
書法不隱脫遺直之是貞車服以庸亦稽古之無忝
彰君子之儒方今開秘閣以集賢聊剖甲兵而崇學
行歲應賢德兼庸尤首之歌玄扈凝神更第從臣之
作演泰臣之傳兌成青簡之功入直深嚴只在伊匪

與王慶部先輩啓

豹異大羊之鞠扶惸上擊鴻鵠非燕雀所知娚以東帶金閨含香蕭省擁彤襜而剖郡曳朱紱以立朝

面猶獻忠業於公車希稟徑於貢部鐘鼓在宮之韻固已聞琼瑶成器之珍豈煩試可果頒芝檢高踐桂科題鴈塔之姓名榮聯玉籍赴杏園之宴集載促星軺極美事於昌辰鼓勞風於文苑龍章奕集顯遇方初敢謂恩私特貽牋翰

祭文

宣陽觀祈雨文

咸平二年月日知筠州事楊某謹遣麗水縣尉侯儼

守茲土不敢遑寧雖天災流行厥右實數而神道正直孚于至誠惟天帥敎佑一方歷祀浚遠功濟萬類化馳九陔滂舒天叒之權陟降上帝之右肇建眞宇聿爲厥庭乃祠其鄉靈脫孔昭斯民攸賴是用備非薄之朱邑之在桐鄉靈脫孔昭斯民攸賴是用備非薄之奠際危苦之辭願以一介之軀少贖百姓之命精意感冥感玄通山川出雲天地交泰祁祁甘澤滿澗輸而有餘蓁蓁原田取嘉穀而可冀明神無乏祀之

魏農夫慰望歲之心夫如是神之降祥至矣民之受賜深矣當與周棄播種百穀勾龍平易水土功德相若社而稷之雖肹饗無方高明不宰然豺獺有祭亦出於自然黍稷非馨豈資於備物爰潔祀典以答神休適因賂報之辰更露虔誠之懇以畏日流毒多稼向槁水泉枯乾山門閉民非稻不食稻非雨不滋秋苗已秀浸潤恐愆豈昔也如響之斯答而今也爲惠之不終、簣之功儻或中輟一瓻之益亦必後於

神其鑒茲下誠終乃前烈頹趨顛沛罔敢自安洗心滌肝仰冀冥助

中書祭周王文

惟靈鍾質星潢分輝雷極性資敦敏體茂溫文內寖承顏舞彩對日上庠齒冑兆路淸宵志愛於兩宮襲慶靈於百世在三之訓允契於生知並建之文式光於邦典將佇壽街之對遽促瑤山之期美疹弗瘳英猷永謝悲纏宸扆痛結宮闈神醫靡逢牧倉舒之

不幸仙期斯迫同于晉之上賓今者先遠戒辰塗芻備物按庭修嘏行路涕洟某等叨預弼諧實均休戚吹銅叶吉早徙祝於靈長埋玉與吃今永懷於徽懿卽陳薄酹用薦丹誠明哲如存儻垂歆饗

中書祭安王文

龍雲啓運文毓德開名存誠自天敎縱乘時挺生始勝云百周拜乃錫虞以連璋鋼梁并命朱方廣陵時繼邦畿忠肅宗英烈郎淸禁藻梲連甍趨朝文陛佩玉

鏘鳴儀言世之本枝者寵襲吉對三雍之雅樂鼎食
飛觀爰合百寮承乾龍之家胙土分寶玉以展親增藩
膳之隆於是乎稱以維城王室繁其夾輔每爲善以
自娛唯泰書而是務舟通河間之藝文盤鬼園之詞賦
捌圭之寵方深鼎陳之味先露駐遽歎逝川倏悲先露
空碣館之金壺漲淮山之性樹友誦違日乃卜新阡
兆逢宅食地得牛眠啓佳城於旭旦瘞美櫝於重泉
顧銘旌之將引實行路以傷然某等獲事公朝參塵
宰府每接音徽親陪步武痛仙馭之賓天閉夜臺而
終古拜送靈轜躬陳薤露聊抒繡以申哀儀臨隰而
不御

二司使祭安王文　代王氏祭故鄭國長公主文　谷公

惟靈寶姿淑穎銀潢粹降靈帝胄稟訓公宮居循
國史之規動叶所嬪之節爰自降嬪啓兆下嫁承榮
仁治宗姻禮均姊娣天光獨耀式備陽烏之占戚里
懽洽仰賴顧宴之陰不聞衰門道屈災奏樓
運迫於登仙魯館哀纏於寢疾九轉之丹靡效百身
之贖奚喬六親悲極於墜淵九族痛深於前角今者
龜筮先定卜及揩塗地變啓行施簫載路望靈輀而
雪涕徒懷飲餞酌清酹以薦誠尚希臨鑒

申告於鄭王文

惟靈分輝霄極毓德英藩讓卑不伐慎重寡言發自
分封肸士授肸臨軒冕郢第於禁閤奉朝謁於天關
碣館平臺與正人而遊處燕居退食唯善道以思存
席晉承乾文思廣被寄重維城禮優分茅自閫粵之
名區易域陽之內地紫微八柄之崇常得三槐之貴
龍極爰揚恩隆宴喜郊丘肹祭夙夜靡寧莊方嶽陪鑾
風霜皴瘥揔占對於槐池暢嚴詩於靡趾皇輿展義
京邑屆留委茂清之管齋滿多暉之文矛念神猶之
武夏新集　蔡文　卷二十　二
重任徯重瞳兮涕流滂在寄兮生珍願勿藥兮靡瘳
啓白日之佳城於茲永已瞻小山之桂樹不復重遊
痛絕窀襟兆閟真宅卜遠日於元龜啊泉茄於廣陌
遹窀穸以言歸愴音徽之永隔其寧叩榮台席接武
展邊想英風於世表望靈輀於路隅永懷明德寅賁
滿酯期降靈兮肹衎恭執紼以騎踏

齋醮文

惠明皇后忌日齋佛文

伏以神遊已遠方尊如在之靈佛事載嚴用極無邊
之福愛及上仙之日聿崇衆善之因伏惟惠明皇后
積德　流光錫羨長秋追號元儲之祥清廟
薦誠克茂吉蠲之禮今皇帝運鍾下武義篤奉先祇
荷宏祧承懷祖規俯臨諱日誕啓圓章特就精藍聿
陳淨供爰威德六和之衆瞻慈悲三界之尊應憑金
地之良慇克奉玉清之仙駕惠明皇后早崇佛記常
住天宮受百福之莊嚴登一乘之解脫配食永隆於
沙界五兵不試盡偃楚鐵之英萬壽無疆蓋茂莊椿
之算然後願列滿荷龍更隆磐石之基當冏輸忠永
著和羹之劾百辟咸傾於誠飾萬民共樂於升平凡
居覆燾之間同被文明之化

代門下相公承天節讚佛文

伏以妙覺能仁出現於大千世界深慈救物宣說於
十二部經形悲智以悟群生示辯才而持正法龍宮

海藏爰秘於金文東夏南閻式傳於像教所以檀衆
德之本結淨土之緣趣三寶以歸依發一念而迴向
於時諸明見從上往生舍之四事恭勤用廣有爲之福
伏願聖壽下金輪益固玉燭彌芳體大德以庇民
悟色仁而御宇深信冥入不二之門安住佛乘享
無爲之樂永保後大之算長爲劫石之尊然後願寓
彌陀承事娑婆四禪之清凉朝野多慶蒙百福之莊嚴止
戈戢治於昌期揮石莫量於浩劫凡居法界盡證菩

提餘請表白

元德皇太后忌日讀佛文

伏以克門積慶適鍾聖母之祥佛閫往生更賴法王
之力屬忌辰之斯屆痛伸追伏惟元德皇太
后夕惕晨興紀徽猷於彤管美播徽詩伸
敬愛於奉養今皇帝表懷慕寢深念劬勞
尊崇皇帝陛下位等金輪心開沙界道齊千佛澤被
四生邊陲載歌於五兵帝盈於七寶御世比能
仁之福流大同大梵之尊八部歸依六戎款附華封
祝聖克昌萬方同慶伏願太后乘斯善因與王永護一乘之法然後
願朝野多慶興讓樂於三雍寓縣無虞息煙塵於四

鄙載洽海熙之化同瞬富庶之鄉凡在合靈並登正覺伏請表白

明德皇后申祥讚佛文

伏以丙殿上仙四氣俄周於蒭律秖園薦福一八方極於孝思是崇出世之良因以奉在天之神馭伏惟明德皇后高丘襲慶沙麓儲祥作合神宗二紀式隆於陰教居尊長樂萬方同仰於母儀俄運遍於真遊圖哀深於宸極今皇帝至仁守位盡禮事親慶方洽於升遐勞致治早鍾厲代之期錫羨貽謀光啓卜年之祚今皇帝名膺帝緣誕稽天休紫壇隆升配之儀

於承顏悲忽繼於曷特家邦異制勉遵易月之規霜露永懷彌切因心之感玄宴已終於遠日忌辰爰及於中祥特嚴精藍虔修淨供會南洲之高士崇西竺之妙緣庶憑大覺之深慈克證上生之聖果明德皇后伏願寶乘悟法華界棲神受佛記於雙林福星圖地帶御寶乘氤大梵之會嚴瀹祐三千之界福在圖於百世今皇帝伏願八表歸仁百靈效祉克叶山呼之數千戈載戢永狹海晏之祥然後廟親賢毓德於藩藩輔宣猷於宰府翠后勤輸忠之効

太宗皇帝忌日讚佛文

伏以軒遊已遠百年方仰於威神虔奠惟新萬乘猶深於孺慕每屬上仙之日益懷圖極之悲是崇衆善之緣式廣因心之孝伏惟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睿哲欽明恭己臨民耀神武以混車書體至仁而懷遐邇勞謙御極恭己臨民耀神武以混車書體至仁而懷遐邇勞謙御極恭己臨民耀神武以混車書體至仁而懷遐邇勞謙御極

清廟著不祧之典睟容載穆奉修聿嚴如在之靈諱日倘臨更極以時之感爰就布金之地仰瞻被衮之儀四衆翹誠千官就列遵竺乾之教修香積之齋用憑供佛之良因以奉在天之神駕太宗皇帝伏願高居智地帶御寶乘氤大梵之會嚴瀹祐三千之界福在圖於百世今皇帝伏願八表歸仁百靈效祉克叶山呼之數千戈載戢永狹海晏之祥然後廟親賢毓德於藩藩輔宣猷於宰府翠后勤輸忠之効無疆之算然後願資屬良贈益光爰猷之謀朱鄂茂

欽允保維城之訓四氣咸均於嶰谷五兵永戢於靈臺凡居普率之間共樂淳熙之化

爲中書相公作醮文

竊以天道玄遠每居高而聽卑神理聰明唯至誠而通感矧處長壑之列仰承洪覆之仁荷敝穀以居多被寵光而懶序實懷愛於非據輒謝過於已然伏念某本以諸生早席貴仕再登廊廟驟正台衡徒結寸誠無裨大政久辱高位頗變具瞻當循名責實之秋

竊論迫經郊之地萬錢賦像但媿於素餐百度爾綸宣則於補職有妨賢路深畏官箴且慮徵言逾涯貪不逭分咎茲八閽戒旅身分允用虔歷至漳上祈玄造伏冀降鑒陳悰列祥儻察芹忱以時

少少公劉縣俯納菜俾藏罪洽願崇俾納罪洽願崇俾藏罪洽願崇俾納罪洽願崇俾藏罪洽願崇俾納罪洽願崇

晏同叔先生集三卷

（宋）晏殊撰

清康熙十九年夢川亭刻臨川文獻本

晏元獻遺文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晏殊撰。殊有類要已著錄。東都事略稱殊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作九十四卷。文獻通考載臨川集三十卷。紫微集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廷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云云。今皆不傳。此本爲國朝康熙中慈谿胡亦堂所輯。僅文六篇。詩六首。餘皆詩餘。殊當北宋盛時。日與諸名士文酒唱和。其零章斷什。往往散見諸書。如復齋漫錄古今歲時雜詠侯鯖錄西清詩話所載諸詩。此本皆未收入。未爲完備。然殊在北宋號曰能文。雖二宋之作。亦資其點定。如能改齋漫錄所記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閒守漢樓船者。其推重可以想見。原集既已無存。則此裒輯之編。僅存什一於千百者。亦不能不錄備一家矣。

宋自眞仁兩朝數十年天下太平其時賢相接踵而起悉皆光明俊偉沈毅磊落之人其所鑒立著典册而垂不朽歷代以來相業之盛未有能過者也而晏元獻公以齠年而受知人主歷膴仕至於入操大政進受封國優游於台閣之間保功名以享克善其終可不謂榮哉雖比於嘗時平仲諸君子所謂澹澒之役贊親征而退大敵嘗北使時正和議以尊國體定築禁中際危疑而聲色不動此數大事者若少有遜焉然遠考其略如建言太后垂簾謁廟之所宜論服者不可爲樞密請由宮中長物勿邊益其長表其所以立朝亦已偉爲無負矣至公在眞宗時時有所聞輒答奏弁卓封進示不泄後仁宗類爲八十卷藏於禁中又別有文集多至二百四十卷亦取入秘府故均不傳於世今傳之者止寥寥三四而其外之歌詞較多於言情不無以嫵媚爲病益公週當太平無事之世既已靖其盡職退食多暇因而聞作終稍其少年盛進而又爲其性情才致所近前後宰相如介甫美成亦有爲之者并獨公也且公爲人愼密恭儉令讀其答賓客中丞家書諄諄以節用保家爲言此豈有富貴驕濫之習足以相染於此知歌詞所作蓋以託興非其實也令取而登之比於唐之爲詩猶其祠云繼公起者以公第七子叔原所爲詞附於集後以俟後之人弁及焉

晏同叔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劉子

宋元獻公天聖上殿劉子

朝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亦未有朝廷不治而能治天下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太宗皇帝嘗以遼事問鄧史中丞王化基化基對以治天下猶植木所患根本未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郡何患不安化基之言雖簡且要眞知治本者也且人君無職事惟辨臣下之邪正實人君之職也儻正爲難臣竊以爲不然在人君用心何如爾使人君之心是非好惡每有乎私則邪正之辨實難人君之心是非好惡無有乎私則邪正之辨何難之有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天下治方是時是非好惡無私意故也及用李林甫楊國忠則至大亂此其心非不知林甫國忠之姦邪特便其能狥己之私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非道爲人君者能不忘乎此而道有言逸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爲人君者能不忘乎此而邪正有不辨者臣不信也

狀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臣淮傳宣劉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牡丹歌詩者仰體天人幷開井水吸風靈雨散爲膏壤之滋其幹并柯布在密葉之間盡品難形于卓異瑞圖不盡於芳

妍乃詔儒臣各摘舉藻匯太平之特選一榮過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卑陶之賡載周宣繼業聞吉甫之頌韋孟勳于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倡優鄭衛迭於輦轂迨其風末泯永平紳後之篇德宗考等於三等並亟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可繼重華之煇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其旨而罕覩不足以上裨席覽況人二館秘閣臣等當扈高皇之後勞于後畦蓋見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披心瞋棄弗之絶也予既悅草之蕃蕪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咏間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墀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桑水嘉卉難于豐芜非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盡修徑佰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薿擾之以丹楹泚之以井風光四泛藏塵不驚噬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會元氣細入無間閒不禦和相適隔別顯仁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縱十八步其橫內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癃者芟茹之後勞于後畦蓋見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披心瞋棄弗之絶也予既悅草之蕃蕪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咏間有種莎之說且茲地宛在崇墀車馬不至弦匏不設桑水嘉卉難于豐芜非草也無所宜焉於是傍西墉盡修徑佰武之外悉爲莎場分命騶人散取增殖凡三日乃薿擾之以丹楹泚之以井風光四泛藏塵不驚噬夫萬彙之多萬情之廣大會元氣細入無間閒不禦和相適隔別顯仁

庵莎記

措置有規生成有術失之則敝獲之則康茲一物也從可知矣乃令遂二牲之域去兩傷之患假藉吟諷無施不諧然而人所好尚世多同異半津客館尋爲馬廄東漢學舍鞠兒圍蔬彼經濟所先而汙隆匪一矧茲近玩簡與永年是用刊辭于石知所留意庶幾不朝也

小阪防飲酒行處跌巾有角墜衣存祖缺惟忠與孝則罔

臣伺顒求覓是以滇待出於特命且不能效人丁謝結托勢須悟靜若非久持差則遠近高下應當推避必不可求請凡虛傳肯仰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見知耻者勇力度德量不能任不俟嘗負媿是重責是以終無停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獨子之類是也益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騙其齎血縱無禍滇媿赧也妹來多介僻者理紅此今因信署及之

答中丞兄家書

孫再拜二哥廷評三嫂座前領手書深荅王事外舊福安寧此中婆婆新婦等如常寄物甚多倍煩神明骨肉不必如此四郎思暇下面三孩兒貼矩崇愚知已取在彼知令讀書否假如性不高亦令識好慈善得力免勞人心力亦應是從有家累知惜身事兄弟目免一件憂煎因信上聞希令諸子知之若能稍學好事免爲人所嗤笑成立得身父母一生放心有望矣門前不要令小後生輕薄不善賓者來往或辭得一有年年甲歲謹門客教訓諸子甚好先少師所以常教子下此事重念余自餓鼎朴實嫌其餘輕滑鉢日思量方知是格言近日京師官中行公事甚多細視多是人家子弟輕事玩狎非類致之者是知小兒女尤宜親近有德遠輕薄之徒也二娘子已商量與應茂才異等秀才富騐爲親極有行止文統三郎 面爲問免新婦婚姻事過日日要心也

五言古詩

劉子行力命王充有命滕極言必定之致覽之有感

大鈞播羣物零茂歸自然理定既有初不爲智力遷鄭笵榮彼途有百端卷之入純亳舒之盈八埏進退得其宜夸榮非所先朝聞可夕隕吾奉先師言

和王校勘中見東園

東園向所樂亦多爭野竹亂無行幽花晚多思閑看鳥還暗嫩蜂腰細柳影密遮林籐牽狂得砍落蔬足登昔世歡言捧瑤佩願

鵬鷗秋得雨取醉幸健我汝交可忘今莫同秋交

五言古

以疎麻組

七言律

初秋宿直

終河星斗夜關干禁署沈沈閉九關上帝丹書羣玉侍人官闕巨鰲山涼陰影度秋心薄促漏聲來夜唱隔隄凡

吟多欲愁絕戲鐘凄斷樹烏還

安昌侯

連句移家近七澨儒章句世相傳關中沃壤通涇渭堂上繁聲逐管絃身服儒衣同禁義日將旭酒對彭宣高墳

何在陽陵外千古朱雲氣槩然

無題

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

浣溪沙

閑苑瑤臺風露秋整鬟凝思捧觥籌欲歸臨別强遲留
月落漏成孤枕夢酒闌空得兩眉愁此時情緒悔風流

又

三月和風滿上林牡丹妖艷值千金惱人天氣又春陰
曼同叔先生長短句 二

綠秋韓固紅粉面向誰分付裝梳心有情須痛飲杯深

又

青杏園林趁酒香佳人初著滿羅裳柳絲無力燕飛忙
午雨午晴花自落閑愁閑悶日偏長爲誰消瘦減容光

又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又

宿酒纔醒厭玉卮水沉香冷嬾熏衣早梅先綻日邊枝
寒雪寂寥初散日春風悠颺欲來時小舜閣放盡旛旗

又

已是年光有恨身等閑離別更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集句 歐陽公

仲子幽居杳靄間迴環十畝盡林巒遊魚倒泝清泉思乳
雜鷺飛久燒乾鼈馬短亭衆草茵拂壺芳榭值梅酸浮生
莫道今如昨昌月朋簪意此歡

集句 晏同叔

綠荷愁煙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離恨
苦斜光到曉穿朱戶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
天涯路欲寄彩箋兼書素山長水闊知何處

集句 歐陽公

閑花不住怨花飛向南園綺徑依依可惜倒紅斜白一枝
攲經宿雨又離披憑朱檻把金卮對芳叢惆悵多時何
況先生素鬢

集句 晏同叔

紅箋做新恨阻心期滿眼是相思

清平樂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總把千山看掃未抵別愁多少
勸君綠酒金盃莫嫌絲管聲催兔走烏飛不住人生幾

慶樓臺

又

秋光向晚小閣初開疏林葉殷紅猶未徧雨後青苔滿院
艷娘勸我金卮怨慇懃更唱新詞暮去朝來老盡人生不
飲何爲

又

春來秋去往事知何處燕子歸飛蘭汀露光景千留不住
淘關人散仲仲別墻獨倚梧桐記得去年今日依前黃

與親人間不是鮫綃少　拳軟香沾無限好風頭日卿乾
摧老待得玉京仙子到憑向道紅顏只合長年少

又

越女採蓮江北岸輕橈短棹隨風便人貌與花相鬬艷水懷時時照影看粧面　蓮葉層層張綠繖蓮房個個香金盞一把滿綠傘不斷紅日晚回頭欲去心撩亂

玉樓春

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　風前時有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闘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長蝴蝶飛

晏同叔先生集詩餘

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雙燕

既即歸

蝶戀花

簾幕風輕雙語燕午醉醒來柳絮飛撩亂心事一春猶未見餘花落盡青苔院　石尤朱樓開倚遍海雨濃雲抵死晚斜陽只送平波遠

遮人面消息未知歸耳晚斜陽只送平波遠

又

六曲欄杆偎碧樹楊柳風輕展盡黃金縷誰把鈿箏移玉柱穿簾燕雙飛去　滿眼遊絲兼落絮和春開作一江愁

滿眼遊絲兼落絮和春開作一愁

不語驚雲好夢無尋處

臨江仙

慈溪胡亦堂二齋選輯

闌草堦前初見穿針樓上翬遂羅裙香露玉紋風龍牲扇

泛綠蟻態粉生紅流水便隨春遠行雲終與誰同酒醒長恨綿舜宅相尋夢裡路飛雨落花中

又

凌波餘寒春半雪消愁草初長婷婷五更鐘花底離愁三月雨　風前有意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益開雨細杏花香月暉窓前有意從前處夢高唐覺來何處放思量如今不是夢眞個到伊行

蝶戀花

晏叔原先生集詩

卷絮風頭寒欲盡壁粉飄紅日日香成陣新酒又添宿酒困今春不減前春恨　蝶去鶯飛無處問隔水高樓望斷雙魚信悶亂層波橫一寸斜陽只與黃昏近

又

醉到西樓醒不記春愛秋雲聚散眞容易斜月半窓還少睡不成人夢　玉柱斜飛羅帶繡閒展吳山翠酒痕詩畔字點點行行總是凄涼意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

又

欲減羅衣寒未去不捲珠簾人在深深處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紅正恨清明雨　盡日沉香烟一縷宿酒醒遲惱破春情緒寄信還圍歸燕誤小屏風上西江路

杉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擬却破顏紅舞低楊柳樓頭月歌
罷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
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又

鴛鴦池南夜不歸酒閣紈扇有新詩雲隨翠玉歌聲轉
繞紅窗舞袖圍今感舊欲沽衣可憐人似水東西回頭
滿眼成涼事秋月春風豈得知

又

昨日愁蛾長爲誰梅雨細曉風微倚樓人聽欲沽衣故
園二度梨花謝何事天涯未拂歸

曼叔原先生集詩

生查子

金鞭美少年去躍青驄馬幸繫玉樓人綉被春宵夜
思未歸來寒食梨花謝無處訴相思背面秋千下

南鄉子

綠水帶春潮水上朱欄小度橋橋上女兒雙唉髻妖嬈
倚畫欄杆弄柳條月夜與花朝誠宇倫聲按玉簫柳外行
人回首處飄飄若北銀河路更遙

清平樂

留人不住醉解蘭舟去一棹碧濤春水路過盡晚灣喻處
渡頭楊柳青青枝枝葉葉離情此後鎗聲休商盡樓雲
雨無憑

又

西池煙罩何處尋芳駐滿路落花紅不插春色漸隨人老

流流水過秦樓　樓中翠黛含春愁閑倚闌干見違歸雙
淚惜香紅暗恨玉顏光點與花同

又

曲闌干外天如水昨夜遲曾倚初將明月比佳期長向月
圓時候人歸羅衣着破前香在舊意誰教收一春離
恨繡調絃猶有兩行閑淚寶箏前

踏莎行　鄉街行

雪盡寒輕月斜煙重清歡猶記前時共迎風朱戶尋燈開
拂簾花影侵簾動　綉枕雙鴛香苞翠鳳從來往事都如
夢傷心最是醉歸時眼前少個人人送

霜風漸緊寒催被聽孤雁聲嘹唳一聲聲送一聲悲雲淡
雙魚先生集詩　四
碧天如水披衣佇雁兒客在聰我些兒事　塔兒南畔城兒
裡第三個橋兒外頭河西岸小紅樓門裏梧桐雕砌請教
且與低聲飛過那裡有人人無寐

六么令

日高春睡喚起懶裝束年年落花時候慣得嬌癡足學唱
宮初便好更煖銀箏逐黛娥低綠堪教人恨却似江南舊
曲　常記東樓夜雪翠幌遮紅燭還是芳樽盃中一醉
半陰促可惜陽臺夢許無計憐香玉此歡難續乞求歌罷
借取歸雲識堂宿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

（宋）尹洙撰

附錄一卷

明鈔本

河南集二十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尹洙撰。洙有西戍春秋已著錄。洙爲人內剛外和，能以義自持。次歷邊要，灼知情形。凡所措畫多有成效。其沒也，歐陽修爲墓誌，韓琦爲墓表，而范仲淹爲序其集。其爲正人君子所重，與田錫相等。至所爲文章，古峭勁潔，繩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邵伯溫聞見錄稱，錢惟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記。修文千餘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洙，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修與洙文雖不同，而修爲古文則居洙後也云云。蓋有宋古文修爲巨擘，而洙實開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轉爲所掩。然洙文具在，亦烏可盡沒其功也。集凡五十七卷，與宋史藝文志所載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二十卷者，蓋傳寫之脫漏。其雙桂樓臨園驛記集中未載，當由編錄之時已佚其稾矣。

河南先生文集序

高平范仲淹撰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慈

儒以降寖及五代其體傳矜

皇朝抑仲堯起而革之變俊率從焉仲堯門人能師

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之才獨步當世擧制詞鏤意以希緊緊夫暇及古也其

旨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棄而弗

學者久之各陽尹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獨稽伯長

游力為古文而師魯辰於春秋故其文謹嚴雄約而

理精事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

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

於道也真吾儒之盛欵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

中拔萃科從事於兩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王文康

公繼加禮遇遂引為

朝廷之文館羣公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復起為

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都

路州以前守平原日贊公食錢予將佐議者不以情

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戚鉢監均

州一旦師魯捐疾而來相見無一言家人問後事不

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文行

海內將垂萬世公言盡矣我不復

論心情神益戚後憂師魯奉

叔述之以詔後代君家蜘貪

云望日往視之不復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

哉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欵真精明如是剛夫如是死

生果能亂真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朽其正君子何

少戒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

惟主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以於時而多難

不壽所為文章未當編次有先傳於人者當而類

之成二十七卷亦足見志已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著武
憲古
帝籍
大南
帝制
大平
庶工
皇台
律詩七首
贈三卿淨屠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杜園廟一首
過興平吳敗據婁一首
和河東卿運糓待制二首
隨州開封易入終南山一首
卷二
雜擬九篇
紅燕
息戎
述事
審斟
卷三
雜文九篇
河東府堉解投計和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頌問歐陽一首
憫忠
辨証
兵制
退託
卷四
好惡辭三篇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磨睢孔子廟記
伊闕龍門橋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學刑
婚祭
庸建
敎學
考績

泰州東西城記
滁州題名記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揚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卷五
序十首
鄆州送路綸秀才
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淳屠奉堅一首
送王賸之贊善一首
淳圃秘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一首
送淳屠迪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一首
送供奉官測一首
送兵部郎一首
卷六
書啓
上葉道卿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府尚比田書一首
答祕丞書一首
上韋相公書二首
上晏宰撤小妓一首
卷七
書啓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永安寨答韓魏公出軍利害書一首
與徐州曹翻叔殿丞書一首
賀泰玖范諫議啟一首
賀提舉雷諫議啟一首
卷八

書啟

渭州謝宣撫表辭恩賜銀絹等表一首
又謝兩夏正伏蒙賜書一首
又議修堡寨書一首
又謝轉首領官告一首
上陝西都運雜物書一首
上樞密杜太尉啟一首
與分州通判刘太傅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謝送吹書二首

卷九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司李坦等書二首
與永洛董士廉第三書一首
與幕史石貽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啟陽舍人瑜城永洛書一首

卷十
書啟

答河東宣撫參政范諫啟一首
答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一首
答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答楊州梁正言書一首
答楊州韓資政書一首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答楊州韓資政書一首
答楊州梁正言書一首

卷十一
書啟

答韋圖太傅書一首
答計用章秘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鄧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答環慶經畧使范待制書一首
答李伯昂秘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答鄧州李仲昌李丞書一首
答謝景平監倉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劉原甫爲舉景書一首
答歐陽永叔書一首
別南京杜少師歲一首

卷十二
行狀碑
故太子賓客分司南京謝公行狀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故知同州軍州事李公行狀
故王文康公神道碑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刘君墓表
將仕郎衛尉寺丞李君墓表
朝奉郎王君墓碣銘
王先生述
太中大夫王君墓誌銘
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卷十四
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誌銘
故鄉貢進士揚君墓誌銘
故陽翟令趙君墓誌銘

卷十五
誌銘
故霸州知州張公墓誌銘
故直史館陳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致仕歐陽公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鄭氏墓誌銘
故童德卿使君墓誌銘

卷十六
誌銘
故太常博士何君墓誌銘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李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張公墓誌銘
故太中大夫韓公墓誌銘
故轉運使韓公墓誌銘
故西京留守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王公墓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張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李公墓誌銘
故將仕郎君墓誌銘
祭濮射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卷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愚宼賜予三事
論朝政宜務大體疏
論明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減永谷利害表
卷十九
劄子
乞延對大臣張邊事
乞據衆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使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許置邊事時出奏斷
乞納臣自募像使
乞省寨柵騎軍

乞募土兵
乞鄜民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卷二十

奏狀

蕃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發兵馬韋剌賊勢事
奏為近差赴鄜延路行營集兵馬乞移撥往環慶路事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朝廷特降指揮事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逕陳踏探訓政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澄原路事

奏令湯一帶狀限可取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奏詔緣置永路行法狀
奏詔及回路司指揮分擘木路牙馬事狀
把截賊馬奏路狀
論宣部署伏青回易公使錢狀
奏詔令刘庵掌往永洛城勾當狀
乞與鄜戰下御史臺昭對永洛事狀

論雪石路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乘奏監察御史李京劾子事狀

軍制

黥刺法
雜犯編徙例

卷二十三

蔡讓代狄傳作
讓攻守
周屬國
按地圖
制兵師
備北狄
卷二十四
申陝西招討司狀
申樓選軍馬狀
申軍前事宜狀
乞招靖邊弩手狀
申鄉兵方輪番教閱狀
申和雇人修城狀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卷二十五
申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擊賊狀并書
分折公使錢狀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筆州總領朝
卷二十六
告狀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附錄
本傳
墓表
祭文
墓誌
論尹師魯墓誌
跋
乞集尹揚一官狀
雜見事跡

河南先生文集目錄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著武 夏古 太南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明三卿浮圖智題一首

和人過韓杜園廟一首

過旦平哭狄諫議喪里經畧副使韓泰學一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卻轉運范待制二首

隨州開刻春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篇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用兵難不息 家受命統一

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基武且仁祚廣寘

聖仁當慮徠式以執競亟度面刻拯我大命自晉外

禪曰鉏曰營合以狹制政以陰順帝初治兵志動于

征卷受神器雖謀而成惟路鼎度卒于叛迹戎路戎

嚴皇戚有赫俊冠註民吾勇百玲厥渠魁厥巢厥反

側帝朝法宮左右宗公悟夫得士以雍以容爾爾
室爾王爾農既息既安養性天予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兩師征蜀也

王用兩師岷梁弗賓亟曰賢國實交番人予訓予誓
念我將臣正厥有罪無虐傷民騎亡虎士鈇推其璧
于嗟蓋侯帝眷眷東顧紹行而降靡抗鋒鏑皆伸剪滅
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北衆悍驕彼民危慄
當奎叫呶合黨為一匪擅則威帝心是恤帝曰祚臣

于嘉乃庸麻命善民爾有終邦典刑疑惟罪惟功
靡殄前協于殷中帝曰蓋侯受封于楚赦折獄刁
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
蜀民悅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墓我者刑惟功是私
匪是陵天予惠民時哉不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著武受脩也命將我南淮平金陵俾二王以懷
著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遠荒執屏而蠻
孰慕而猖自厥不遬乃經威士帝戚二俾同即爾珠

予惟民無事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独夫帝嗟汙
卯久罹于兵戎暴不以征教雷以刑予命中典協
于圖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惟天予功

著武三章 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字臣也劉基附庸以瑞帝室焉
帝攄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字臣惟屏惟翰任昔艱難
弗惠訓典踐都建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
以息以容終為叛換凡今帥亞狙厥閩見匪肇乱原
昌者多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奏元侯顓父威臣宗支

正乃封所予一人是畋几同附城閩尔俾之蕃安厚
戚屬尔得敘毋志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時敦不
大雅王師討晉羅也

晉州之疆舉惟大雅俗忮而專地狹而周協比巫都
嘉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拜衛如舞蠢尔屏王
請附降庸我王咨指顧克成遷圍三面既夾克成東且帝御六師百萬龍虎
萬指邊圍三面既夾克成東且帝御六師百萬龍虎
嘉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拜衛如舞蠢尔屏王
請附降庸我王咨指顧克成遷圍三面既夾克成東且帝御六師百萬龍虎
孰慕而猖自厥不遬乃經威士帝戚二俾同即爾珠
著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遠荒執屏而蠻
著武受脩也命將我南淮平金陵俾二王以懷
匪是陵天予惠民時哉不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嘉乃庸麻命善民爾有終邦典刑疑惟罪惟功
靡殄前協于殷中帝曰蓋侯受封于楚赦折獄刁
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
蜀民悅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墓我者刑惟功是私
于惟民無事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独夫帝嗟汙
卯久罹于兵戎暴不以征教雷以刑予命中典協
于圖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惟天予功

著武三章 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字臣也劉基附庸以瑞帝室焉
帝攄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字臣惟屏惟翰任昔艱難
弗惠訓典踐都建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
以息以容終為叛換凡今帥亞狙厥閩見匪肇乱原
昌者多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奏元侯顓父威臣宗支
正乃封所予一人是畋几同附城閩尔俾之蕃安厚
戚屬尔得敘毋志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時敦不

大雅王師討晉羅也

晉州之疆舉惟大雅俗忮而專地狹而周協比巫都
嘉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拜衛如舞蠢尔屏王
請附降庸我王咨指顧克成遷圍三面既夾克成東且帝御六師百萬龍虎
萬指邊圍三面既夾克成東且帝御六師百萬龍虎
嘉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拜衛如舞蠢尔屏王
請附降庸我王咨指顧克成遷圍三面既夾克成東且帝御六師百萬龍虎
孰慕而猖自厥不遬乃經威士帝戚二俾同即爾珠
著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遠荒執屏而蠻
著武受脩也命將我南淮平金陵俾二王以懷
匪是陵天予惠民時哉不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嘉乃庸麻命善民爾有終邦典刑疑惟罪惟功
靡殄前協于殷中帝曰蓋侯受封于楚赦折獄刁
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
蜀民悅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墓我者刑惟功是私
于惟民無事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独夫帝嗟汙
卯久罹于兵戎暴不以征教雷以刑予命中典協
于圖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惟天予功

著武三章 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字臣也劉基附庸以瑞帝室焉
帝攄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字臣惟屏惟翰任昔艱難
弗惠訓典踐都建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
以息以容終為叛換凡今帥亞狙厥閩見匪肇乱原
昌者多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奏元侯顓父威臣宗支

匪解匪懈侯為王室晉郤
告假威靈在昔武王于商
匪皆晉羅侯厥黃盈墜作
聖繼龍亡相承免矣二伯
功美與京

太雨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韻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
帝籍于郊奉俟具陳格農
勸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帝慎二物乃明乃親
公侯卿士暨厥庶民予同

帝制北方指證也
帝制萬邦用有常賓實夷戎狄
猪願獻琛單于稽心額文使人
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侯我德
裘其還道皇曰有叛予安合兹
倩曰大侯嘖能盡之益俾餘醜
北州以綏在漢世宗抗威北戎
中土寰騷羣南始空降及後世
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
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章八句

皇治憲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若以寬恒為治為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敬而宥問察為明愛惡弗肆
孰為重輕毋一弗重惟與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
匪彼為仇益曰任賢今之簒獄務正其辭鑒于前人
矜我仁德皇德在仁寬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

過興平一見故君騰氣象始信推心待國
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来投筆輕丈吏自此擅戸侯
去年使蒋兩征
尔曹揆里今朝逐轉旋依然旧館一長號

和人過韓莊國廟一首

晴三鄉浮渦智聖一首
伊昔相逢日于今二十年師隨安築住我豈利名牽
自笑真從尔何如養浩然兩門女几路来得賦歸田

隋氏一宇内三将皆勇夫賀公活以累指棄死有球
賢扎韓莊国自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城有諸
荒忽臨終言蓬耿庸愚

過興平

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来投筆輕丈吏自此擅戸侯
尔曹揆里今朝逐轉旋依然旧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漫州江鈞少卿

兩張難留沙已空一帆西上快青風誰知去都是七
意忧遂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雅并恨且奉陶公有恨孟威事傷春多少
意星七漸入鬢中衆

又一首

千里観風使節来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霽先知
幸推信劳弾鎮日閑

隨州閻刘易入紙南山

神驥局死迹無從尚棄昭昭日走虚空九擢權等尚故
處一日思在南山峯附驥超推徒擾七生歌元笑何
忍七人間萬事既能了美数聲事过閑東

太平一章八句

皇治二章章八句

太平封杞告成功也

嘻嘻太平萬寨杞之僖東代宗亏西浴雅礼上灵亏眉地祇皇有征亏吾民以緒皇有祈亏吾民是社天教佑亏俾皇之聲永世德寧亏無疆之基

雜議九篇

欽典 息戍 謀事 審斷 秦刑
敕學 騁察
欽典
考績 廣據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報臣持燕挾虜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幹燕不能加趙一魏一趙重勝敗異術大縈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一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盛連衛百餘年虜未曾越燕侵趙魏是燕独能支虜也自燕衰於虜七日熾大蹈德世雖復三閭尚未尽燕南地國初虜與科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徙蜀代吳蓋世不以兩河為稍足趙魏足以制虜明矣拜寇既平憑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拔足手地頓書以百萬衆駐趙魏抗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圉城有内稱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和矣故不戰未豁咎也原其緣在兵不分夾擊繼不勝矣義兵不分有於無他支拾一也我衆則重息二也前世善持兵者見間几何今以中才尽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虚弱纖人易以手說五也維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者臣監督進退容由中御失於應責六也兵分則勢尽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急内以擊外夫則率所有以幸之符堅肥水敗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蓋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推咽也衆尚奮扼能擊固安危我故師震于外而本根不搖着善敗也昔者六国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几百戰犹未及其都字国之故也陳勝項羽奉関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據其国而衆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虜非威我兵久拜士大夫論聖謂百世不復用非善委者不談然無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

息戍

國家割棄朔方內師不出三十年而事徵千里環重
兵以戍之維種落屢擾即時解定然毛戍之費亦已
甚矣而戎為延連自周世而漢先秦秦漢燒當香氐
羌唐兌變歷朝侵軼為國劇患異評定律皆有成功
而勞費中國秦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
十四年用二百四千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
億及貶黜明帝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四
師屯秦雍郡事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帝
兄弟牧羊中羌徙塵以十萬數較之歲用二十億自
給之數息當不在焉

是武羅安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
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
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人衆傾四方之貨然
無水曾之運術乾致亦不過陵邊數郡尔歲不常登
虜有常給頃年亦嘗拍屢笑僕畏我莽飢我不奉
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邊已困可不慮乳
為今之計莫若罷涼州民為兵擬唐置府頓捐其數上唐
千二百人中南千人丁南八百人料京兆而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
家半之當時兵六七萬騎郡良家少不足備調

贊其賦無屯田以衰民力以五谷為本
孝於庶字樂善律籍農隙講事登射武者為什長隊
正盛秋旬閒常若狩至以閱內何東勤兵傳之尺罷
京師禁旅慎簡字帥分其統則轄不重專其任則將益厲堅於字備習其
使虜奉無隙可乘不戰而潰兵忘所謂無時真不來
特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
述事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制可得聞夏自美世即
周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通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
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漢之諸陵寢當以時上計
謂上計復還以五月奉駕上東陵如先會議
宇遺制無起墳屋故張敞稱初之曰歸骨陵掃地露葬
歎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因冢之以瘞其上
國毛襄庶氏陵寢頓補其制
敬遠既陵禮景龐特世豐昵廟墓
改事非古昭統陵制晦而墓
昭獻二陵每日一謁御史建
二陵每日一謁御史檢仲月遣使
迎陵此前朝第四等其提
是日遣使諸陵起居

勅葬陵尽至寒食事
日遣内使諸陵惟
室中宇後両京太
吾有三一日必
廟四時祭皇
建廟主而不
武東拳則歸
奉京師皇
今奉漢唐之典迹
也豈非篤孝思之
礼重之慎之尽矣
時享於下國雖美
稱不與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柔不斷為衰世之政夫譬御注之術
以強主威執不由斷執斷若成審之以當成任之
以士用公忠親ㇾ之誅凡父行偽辨ㇾ之戮貴祖從紀
賂之說審於己着聖當於人若明也商辛賠忠良之
刑拒ㇾ極黨錮之獄任於己着暴任於人者冥也是
故天下惑之我行之審於己也我惑之正人莊士言
而從之審於人也天下賢之我殺之任於己也我戚
之譽幸近習言而聽之任於人也每裏斷而不審不
為優拾之愈也嗚呼聖武所不
能免ㇾ至於西都行幸並建太
室中宇後両京太
吾有三一日必
廟四時祭皇
建廟主而不
武東拳則歸
奉京師皇
今奉漢唐之典迹
也豈非篤孝思之
礼重之慎之尽矣
時享於下國雖美
稱不與焉

白明後世其監我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掠治其盛有堂ㇾ
之意今大辟死於今不善異而正現申天下斷死刑
止數十其治至矣五胡四年大
元年至三年成二千七百
二年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后
一不幸其猜像死者車用思慈
慈仁未嘗以威怒肆
天聖
斬過歲二千
下斷
国家両可罷兵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掠治其盛有堂ㇾ
之意今大辟死於今不善異而正現申天下斷死刑
止數十其治至矣五胡四年大
元年至三年成二千七百
二年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后
一不幸其猜像死者車用思慈
慈仁未嘗以威怒肆
天聖
斬過歲二千
下斷
国家両可罷兵
獄煩簡何其違於大今之罪麗於死者會十居九非
育不忠法益其自愛不篤也夫南越之民惜一歳之
食不事為益賊寧受今厳鉄益于穀而為盗者十不
一死是天下益常穀為也漢雅徐樂憂天下之患可
為深戒至若山澤之利右未殖者度尺銅之矣故民
軽於犯禁狃於変詐勢使然也國家天地力藏物貨
非以自奉願開度廣尓今天下有永平之名而不成

興兵之費繕砦軽斂施禁赤夷免也彼正視世典非孝弟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斬削也何徳而及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規之首刑若莫宄莫源莫源在撫安籍制經営而已矣食不厭園用不冗黙後賦歛可軽山澤可施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如不宄莫源垂日下歛怕之招衆小大之徴破紀法者不宄則庶矣動予刑者不其難乎

今太學生徒傳上投經明啓章句宄極義訓亦志于

教學

棟仕爾已及其每卿國所貢士並試墓術額所得經義註不一純及不若俾肄業太學若閭里摘習若則師道之不行宜矣若俾肄業太學若異科試唯以明經為上等則承學之士孰不從於師氏教授者歛即提拳放誠垂高論黙天下業經以善教而傳師學者百不一二不澄其源至置之無益也又卿大夫家階實專得仕若其平及程止校以章句為申格意用楠史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於門墨益衰世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師氏掌教国子蓋公卿大夫子也今縣酒實其任謂由

門調若宜籍於師氏業以經義始得補史優其高第

仕若能世其家矣

婚察

國朝現唐制設登聞鼓非以懲艾詆訐教而已今欲師正規之首刑若莫宄莫源在撫安籍制經営而已矣食不厭園政国上之所歛閲也垂日下歛怕之招衆小大之徴破非以歛明蓋任視聽外庸非以歛明蓋任視世君面若成善閭外事任啓嘉其無隠以為恒尺至其始

考績

国朝考績之制自五品以下意自上功状有可程歴最要奏以陞是之所以観年労而重禄賞也夫以庸制禄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王推其爵下鏡於諫官唯其才衆無親心狀後廉恥興行風

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綱敗壞以千賞典是則衛鞅被棄汎黙着鞭是奔競之風靡然成俗得不矯革蔽塞亟現故事門下覽奏以次補應官來掌人自萬以布進用也按史中書門下皆上言三品以上及有除拜之日則歐其年課以為近史所書中書上言三品以上及有除拜之日則歐其年課以為近史所書中書上言三品以上及有除拜之日則歐其年課以為近史所書中書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辭提舉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題問狀傳一首

懲忠・辨姦・制・退說

好惡解三篇

河南府請解提舉南北正統揃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層有常數社稷有常主天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於運層主其社稷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善也無二美徐之故易曰大貿史曰神器為社稷有主而惜美稱號則莫名曰盜莫位田物示萬民可得而珠復重可得而貶乎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跟堆晉運奉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追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以禪復六十年而禪齊七二十六年為後景所篡梁元帝被戎狄而奉魏位迁都江陵三年為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純矣始後魏道武書以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去代孝遷都洛陽後復去代孝武遷高歡之雖遷都於鄴而禪于魏七傳周七傳隋實而江陵之一年禪于周七二十五年而禪于隋七三年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衰之運至江陵陷沒當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為帝復不能輯而代其位是為陳蕭詧據一州之地稱帝三世是為後梁魏既并梁而高歡子洋基其位是為北齊而南史列齊魏後梁並為帝猶北齊陳氏各有國書述順才分稱謂紛揉若以蕭詧為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氣霸先為受命之君隋氏當為叛國晉蜀先主以宗室之胄據有全蜀為魏所滅罪然襲帝祚四世為晉所併竟作長地則霸先豈偕係氏東魏之立不異於堅公金子北齊之偕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窃號之臣宜乎為叛寇或曰子以魏平江陵始為正統則道武初下亦不可以稱帝

列紀耶北奔復用俱承魏諱崇独帝周而雪奔耶予
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寿干寶各揆基
帝號彼為傳理此項何嫌況魏氏孝文已奘文物太
盛二分天下有其二垂於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為
列国太史公尚為立紀著蓋以基復世能成帝業也
比則恭帝而上不統念於茲前即位純而言之平
定南土方為正統非謂道武初下不可称帝列紀也
且孝武蹈狄於春安定公按革業建宮室重延魏祚
踰于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奚置奔為其臺承為其臣
実不能合勢也彼若置一於之義例之深入独而一
問而師之與我一數矣為字計則師無遷期坐耗糜
費又連犹所入不廣嘗有轉輸之勞若秦之以飢出
民困於內矣文於外非策之善也速惟前世深入之
利近擊里遠之役堂捿今不擊於人也熙則攻苟守
不必有一術焉為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与計勝
負之說然則若云折孝於擊其前即位純而言之平
其前人修緒而乘之似乘地利遠雖俾得進其我地我日不能預制足有得進之名其
実不能合勢也彼若置一於之義例之深入独而一
於之出關則衆寡相絕勝負在彼矣彼既勝則深入
者益孤吾之大軍度何乘我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
之必救何地邪所謂吐蕃迴鶻者正合以夷狄攻夷
狄義於今之喻厥顏俾吐蕃故地攝見命於朝迴鶻
有君長遣于京師我二國勝親之使量自為政計恐
不能得其深効使市虜自制耳若備虜至德故事使
大将頒之有虜且不従凡此皆書詳極其說

于謂方面可據位號可崇為下美得而埭後世美得
而疑不其歟我不其惑歟

攻守策頭門耿傳一首

閻忠

善我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戎姐水川姚家川
戎虜並在陳冰

為平虜而去羊收諸將
陰城保不戰五里諸
趙律者或著名其實
士其實計信默然
慶其實計且不每其死憲趙利以遣節
光暴勇士能為一千人報讎
以制之於是卻
令戶曹為先鋒發兵一萬五千人使韓公行邊二月已至鴈
門太守李悝行書即署仕福為先鋒發兵一萬五千人使韓公行邊二月已至鴈
武夫又次之任福曰諸將由擅後進
而玄美三川城已遣壞遣衆嗤之將軍
每戰輒先遣偏將以數千騎合戰
川口不使戰吉得逆去玄里每
排為一軍七相去五川每
羌降以對于趙之任福新
每戰輒先遣偏將以數千騎合戰
川口不使戰吉得逆去玄里每
排為一軍七相去五川每
羌降以對于趙之任福新
不屈喜何不每其死也好求已川任福去桑
未逆羊誠且得玄明日一軍令
萬衆當兵七

則己當踏之矣急所以謀其身者不然
必非日喪之兵祖威鎧死吾亦為
生為無援為身之謀豈不周乎疵
欲先王以保功推乎我嗚呼喪兵祖威以取死豈謂
特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
幸元義者重不幸則卻士勸矣
辨誣
山林之役泰軍事默傳在行
當往轉公
阻之差行
戰合膺錡益至或以傳
傳以通判慶州徙任福
事是役也傳承

避去傳不顧被戮劇死于陣士行
尼非主兵者豈何益於傳死
傳少避辨論傳會荀指稱白
其實觀其武美子書
以默任福軍中作書與任福以其
公耶矣上之其疑其書以示
公公耶矣上之其疑其書以示
十載史死事者哉以城守之
特進耶士珠應前為慶軍相
也後傳傳前諸將書戒以持重
持重慮為慶請此豈督請
死義一也至如陷大敵不降為虜
如傳此者亦蘇悲夫據既不用
又從之死忧不免於

誣為誣者皇毒於立異即惡夫為忠即作辨誣

兵制

今之我於地無險強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國雖智而愚有之給縉帛以據美者有之戰之令學路以厭其大慣忍不及戒每戰勝或負者有之何增法制之決以定爭而制戎爭之較夫書一勝之安弱法制之決也何增法制之決以定爭而制戎爭

必薄其責狄者亦置其罪苟不然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

答某不速狄者古其坐視此所非將之罪也以定爭制戎爭猶制戎爭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者也戰也狄非戰也鑿局狄皆為戰為長策也夫鑿局狄非利於戰不得已而戰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事非一堡一陣之守也非

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悉縱而救之鑿之長在戰每守策之失在鑿與救廢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矣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不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之於表狀者未之有也

退說

予家洛陽汝距洛為丘凡過汝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置其罪苟不擊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其衰憤北所以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則

之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出兵速之利必分兵擊之不勝則全者曰吾知出兵其將退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敢衆寡之勞不論戰遲之策之長在戰每守策之失在鑿與救廢

十畢矣今年貶官漢東適汝濮館焉因言禪師始見
予進於文已而益遊以昔遊以仕禪師視予之為進
又矣山林棄也益退乎以休吾動禪師曰退於進均
有為也不若兩忘焉志焉予疑默視其說之勝默乎之所
謂退者豈以進
宜眾棄之不為
宜者非今而始自
吾不於是時自是
非所得而言也
好惡辨三篇

善矣世人毀譽
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懾而自持
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慕吾毀之則曰偷而求
合集韓之篇也譽之則曰慎而謹毀之則曰脅而
恫通集韓之傳也譽之則曰通而通理毀之則曰脅
而尚勝為是說者皆好惡之為也好惡發乎其人非
性之所好惡也情
之以怒視其色
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

辨而言益淺之為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
是以一之於怒而已則性之偏固可好惡乎人之分矣詩
惡夫像蟊賊人不無好惡也庸何疑哉
式者須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矣其卹
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善於人卹乎應之曰
惡為是好惡皆發於已何從而發於人卹乎
吾友有愛直其號論古今必以直為愛也然有所不
善者考其人慤士也予嘗為答曰是則是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肇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築堤記
志古堂記
振武拿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泰州新築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襄州峴山亭記

里我仁之施于政美感人采切而無古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几千載襄陽士人与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想羊公之美仁矣美而下即能走以

備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
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徵凡無是道焉
者若是羊公之思患于至我其曲不用威術而純乎
仁者耽威者張人以為治術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為
治張人者人知至到已不見其所以為張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見其
風則多嗟吁耽耳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然
公之來鎮陽時而像佐務理崛山山改有序像甚公易
而新之昔所謂陰決碑者果刻之遺唐李舉撰再易
之矣今存唯量讓所為若公令工鐫其字之刻缺者
使人可辨識焉為吾羊公之仁不磐于山若砷之在
而廟不思其人者也若夫李之政其仁矣于夫有愛焉
人之安業樹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于夫有愛焉
公嘗賦詩在焉

肇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大承平　天子端拱率制字法度
講禮文修儒術以教民於太和為之者備

上化其治大縣務寬平駐以時法刺姦敢能名專用
摩風格勸康讓為休故都府立學校舉先聖廟十六
七可南為天子兩都建國子學號称每東都仰其廩
毛曰肇祀府百里據大道之衝可各所會舟車之饒
民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為水壞材土地于不
復是治心修善行禮蜀令醫中且十年大理李丞李
君惟章既莊色事稍日地要而民富礼教所宜先今
先聖廟地而弗謀非所以稱縣署之兩偏以嘗為且上
民善善易而新之於是相縣之劇甚為鄉老吏

能尊先聖以厚事者則宅邑之興事居之奉莫賢而廸我而始毋不失著令通祀之年月日記

伊闕鞏堤記

實元元年春伊闕築堤于縣之東延袤五百步高一丈九尺三十日堤成總廣為五尋伊水也伊水自縣而南來俯城而東廉也北下前此一歲夏大雨水暴侵東郛壞民廬而已水循故沈知縣事振居來範請于府軍建堤以為後慮府韙之乃有是役夫捍災患患

河南到伯壽寧新鄭之二年今御名堂於廨署既成之明年以思蓋有致焉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古人所以為功名之不可朝夕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蓋名堂曰志古余加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後之日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後之日文章孟軻同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傳焉以為功名貴處也立言矯當時垂後世傳焉以為文章貴處也

今事也今而言之有以知為堂之名志古之為今者其處民之一術也故事從而為之挩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河南到伯壽寧新鄭之二年今御名堂於廨署既成之明年以思蓋有致焉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古人所以為功名之不可朝夕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蓋名堂曰志古余加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後之日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後之日文章孟軻同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傳焉以為功名貴處也立言矯當時垂後世傳焉以為文章貴處也行事立言不朽功名文章期而幸而俱焉為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志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志其所以文章欲皆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通可也古之道奚處我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敝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註誤成敝而自信其字也惟無敝然後當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字者本乎純極於理者參乎明純而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乎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

奉喜予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張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創園於其方其北上書使君名曰會隱清臣園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於隱歟大馳世利者心勞而休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未休休而心無他營不忧貴乎孰張氏世卿大夫高臣也以衣冠為身乎前流詹去留不以影累趣者必先定志焉始得天家園台和新之水竹樹石亭閣掩住屈曲迴眺景物之加有以助其勝也予既美清臣能享其樂又知使君之有志于是也故為之作記

重高嶽蓋嚴建極寺舊曠無一不稱者曰石方外之士僦地其間樂乎孰隱居之勝也予既美清臣能享其樂又知使君之有志于是也故為之作記

凡池亭使命以名附之于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建于唐貞元十二年至今百三十有九年公一題云天復四年左拾遺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榜第十四人王公諱涯其一題去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砺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判公牒所刻也判公大父太常卿岳荊天復時第二十三人王公諱其相天復時第十四人判公其父尚書兵部員外郎諱象都咸平時復時第十一人判公登官于陝故以象都咸平時登科二名暨曾祖伯祖真靖在焉慨世感慕余之書先志時官戍方公按刑陝右覩建初二記因高祖光公

泰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肇於兵為居之大其年世前後鳴呼人祐甲子距今家四世刻名佛舍公今又繼刊書之世德之厚者皇

武亏天甲胄自城郭作也文初為王者專任德教于是城守為閑衆不推宠古始以為王者專任德教于是城守為閑衆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邪聖人以不教戰為衆民兵不可得而廢優哉之不可廢鳴呼世人來之思也

上之十六年始用兩師迎將增壁壘完為守備人二平虜犯塞驚動廟廷之師自是連歲以兩韶州急城群議欲廢默無復立異者狀而事泰起嚴朝促辦甚者制制度當據亟成既而不免改作重傷民力此之平時預為之圖等費浩大泉州自昔為閩式地城壘粗完數十年戎落內侵為益泰物貨交會閩井日聲民顛附城而居韓公作鎮之初革籍城外居民墜心營繕凡為家公曰是所以資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為請詔從之公擇材吏授之規摸東西廣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稱是內石舊城建屬合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畢事閱聽工三百萬夫壯之是歲尽冬無甚寒枿者聲謠以致事蒞為先是即南羅谷水自北山而下公導之使兩塞故道以合城泰晒為說明年夏大雨水循新堞紀不為城害泰乃服武昔以虜數城中國今作城所以自守非制虜術此太不知今之所患邊鄙來脏尽國乒衆尽國坐虜吾安得專力於外勝勢多矣如虜以吾城守既備自其閒迹之謀則安志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之善者

也公忠周愛人之心其在秦予自始事公宴犒慰勞無日不至既成由請拔前上天子之策在旁加賜焉春秋列國無作皆以書城之四月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書之凡董役之長監勤事之吏皆列名于石陰慶曆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泉州學記

三代何從而治我其教人一于泰而已自漢而下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常繫于吏治吏之治大抵尚威罰廢期會缺人參亞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新之以德善者予故號能循良而註以泰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特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於絲粟備衛永王化者為閩殊不切於世憲基於是廢棄尽國乒衆尽國坐虜生以為政先慶曆四年我勝公九為郡必興事起學宮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慶生員公來語於曰天子三代之治學臣述上

德鳳教且無大於此廟教不廢於是大其制度以宮之廟像既成乃建閣以尊聚書閣堂以授經兩序列齋以休諸生掌事司儀差以等制錯雙幹冰盤叢其所小奉窗次皆列於外大抵作室之數為間八十有九舉舊什具籍於礼資於用圖有不備已陵之服備者畢登于奉公退見公礼費其動以勸其修尚其能以勉其來至無斬進不率者皆革頑為恭質純為良出入里閭稽自修飾鄙人由是知尊師礼義皆承于奉也公之樹教又人豈不切切以近過於久于先是公領

唐刺公修南廟碑題云補闕崔邑撰殿事展書邑地文猶見一二事展無閻者為刺公領財賦有大功基所而皆天下善士至事展也當時之知名者今膳部員外郎制誥雙幹冰盤叢其師周居以書名于世殿事展書天為人愛重而不能膳之傳來既多字寖缺落雲騎尉官七田員外郎左居理命工摸刻於他石且精字以寘舊碑又扁圖為左居嘗撰于吉忠州之功臣之文事展之書皆当永其傳不独其書為可宝也于加左居真好事者錄

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實元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潞州題名記

上黨古郡既以潞名州常為大州唐以大都督為府號兩可用安節度洛拳那沿磁五州撰其軍曰昭義迨今二百年領州事者百餘人軍名數易不復前度諸州府號如舊故以大都督府題名為記尚忠美人直龍閣知州事尹某始慨物斷自長陽王為始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起居舍

題揚少師書後

周舍一致書其所撰立不以險夷自疑於時如公心之所存於慶居之深信道之篤焉及是我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子嘗宰玉山昊興安定皆立李某作記先時閻入子某之某始慨不錄默安定之文伯氏實永公命小子奚敢以辭慶曆六年八月日記

書岳廟碑陰

周太子少師揚公廷式墨跡多在洛城佛寺中今存者唐愛長壽天宮碑露與敎元大處智題于壁洛都有白敎興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郭仲微如善堂在有十餘字皆露敎之公在洛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二石蕃論書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於己意刻之恐似可尽其精意不可尽豈其然乎顧欲等不可辨者十三四天王壁記今纔八十字歷久遂無傳命僧基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寺露兩壁想八十七摸刻于石實元二年

政且敎禁不得尽其官之事故書之于壁

河南先生文集卷四

月日尹集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使之紀為祥符尉尹集至集治令視事而氣象凡事可否在己無細大必行已之志其職性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尉小官能措置一如志且有治祿限于朱前世未聞台京師不以城內外為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又扑緣為劇官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徼迹衛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權制豈前世之朱乎既美之紀之

序十首

鄆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王勝之詹善一首

送淨圓秘演詩軸序

送淨圓奉登一首

送隨縣尉李慶侯一首

送淨圓迴无一首

送光化縣尉連序一首

送供奉官副一首

送兵部一首

送路綸寺丞自知南陽之行治舟之日即守虞乎公振宴自雪樓命賓屬以餞之兩歌行為引南劉羽之曲坐客皆默有南方之才美而善暗內方而外和雅言之義將有以序其行夫古之送言必以已之所得規彼之未至今慶之

與和尚當師仰之方得漫之以自規其敢有歉乎海之哉獨索之恨不能忘已歸感事傷別平時庵滿巾今朝郎擢上更進北歸人客華花深處祖道閒

又一首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見人從江上來今日江頭送歸

送李侍禁一首

新豪揚扶武嘗為予言其交人李君之為人篤厚已于慮曰是仁之資也古有言學見則以武叔之言說之君曰誠有是非敢其所謂報施國衆樂善博愛而勤學日大說叫孟氏說而我書所謂無大異者王孟氏李于文曰有孟而下千載鮮學孟氏者惟唐韓文公居由是復通韓氏文其曰今而後知博于愛者在行之至而于持二年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於仁者歟如讀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卒莫志則聖人

道無不至者故其別敘其初以勉之

送淨圖奉塋一首

淨圖奉塋師指于出所述三昧懺求為之督于應之曰師為淨圖孝能盡其所傳以導人故皆其說當求之深其孝者有然后公大人其能取信于世者于茲固未能了師之說且言不思為世重曷為求我而師之請益堅觀師之心是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為是固其即噫世之儒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欲於其行作序以紀之

爵大祇賜而不流制而不窘語居而準義壯而長慕君讓常称之曰歐陽永叔之流永叔之流也君讓未嘗過言假人如是信其道服仁畏義裹魏傑人而不屑細故之深其孝者有然后公大人其能取信于世者于茲文章足備科試者語其賢哉未至求其謗國無有之使其人效勝之誠且不能勝之盖亦觀師之心是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為于太平聖朝方以文古台天下顧其略乎言

淨圖秘演詩集序

淨圖號文惠師秘演者過我適歐陽永叔為其作詩序蘇子美贈之詩永叔悲其志而子美有借其才猶被佛縛不得脫為石門之句予讀之曰令子年為其朋友必推時為而掀伯長指伯長卿峻人罕能篇之合独喜演實善詩復辯博好論天下事自謂心石者世有勢力者冠衣而被趙之必擊之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拒得已即倘長小州參軍已死演空淨圖圖其分演之再來京師不飲酒才而人劇談順自待謹每世名淨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每年

俾衰乎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哀而閒其壯
所為是以為之悲默演始健於詩書為愈壯不如其
年之衰予閒詩夢於中夢相庚郎豈淪老益更事且
不預世故遂日以順流俗其外若衰其中挺然獨於
詩乃發之前演詩既多為人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
客外方賄通去錄之凡喜書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使一首

自予貶官有見預者哀予之勞恻然見於色餘其人
未必相知特哀吾窮耳予悲其意重其為人何於見
鐵筆餘材之用凡有於兵者其取益豫書之廣則吏
之聚斂者進焉取之豫則吏之幹力者進焉上任其
以日之勞靡能累其心卯先聖和顏子簞食瓢飲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蓋大樂吾圣人之道者夫
詎有憂也為何步年窮通之有于嬉隨之一月光
師來相送持其詩之說以警予光師明達人也於其
能仁於其功自監司如部及於刑獄由初仕至于久
吏治官莫不以是為治之優為政之先於是吏之挾
者益肆猾者亦超甚者不恤國勞不察有無禪打以
奉稍廢期以召動有以治休為言必試之日方事
之艱當求所以富國捍兵之要為制之為執吏益
材而民益愁為吏者寧當然耶連居二千人也其仕
五歲矣予贊其為吏之術大略本於仁而達下之情
其用民也知利之而寬之而已戰事無虞也期會無
吏之考於古之為吏者當以良称而於今未傳以稱
人之窮物物而哀之是方隋菁子仁者也孝悌其
哀吾儿子言皆振大仁義之說無一語哀予之窮
若豈以自之窮不足累於人而加其日廣之高也重其別結
贈以言

送浮圖迥光一首

予病廢故之日閉其門剪之窮巧趣浮圖氏之說荅其
自之榮辱窮通默後能平其心吁其惑孔屈原賈生
為故遷之辭重之為切以心深所不忘者居也使其

名也噫古未嘗無兵也　國家仁育天下九百年
今一方兵與其資於民從於民者必視其貨力而之
約束重重樓乳而下之慈嘆者更為之也史豈喜搜
耶亦欲以材自名而利其售也是故貨材之財士盛
喻衛良史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兼而
連君尽其說

送侯秦會測一首

于遷武昔之一月會君獲淮陽戍兵械郡下一日
見辻尽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為請予自得罪
不敢以文辞答閣子人多朋游青雲者未嘗先為書
門雅以自愛慮為明揮累七今始見君而遽相称道
擅流俗之善譽皆軒以嫉君矣用是故詩而君之謙
益嗟嘻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恤也個僅之士則
不世毀七譽也必審於已勿已棄流俗之為扶君生
勲德之棱小年志事而趨向自守如此其個僅之去
于詩不能尽予意作序以引

送丘喬如一首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士何為我得非賢今事考古恒
使足施于世即世未聞其事其所學
也重朝廷不垂行其言使試其才增
将為賢良者務高其說而不切於行即收其實日之
用則今登科益用于朝為　朝廷言主子得人仇不
繫于掇筆之始行於否也如不切於所行務高其說
以取重於名者始非詔策之本意丘君仲博敏睿通
古今其才識推論於賢良無愧矣日應招問使為國
者汲汲於所陳而為於垂行周其對者惟恐不大施
於時益有望於賢良也實元三年正元夕凍謹序

書

上兵部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韋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格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曼宣徽小啟一首

上兵部卿舍人薦李之才書

上兵部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韋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格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曼宣徽小啟一首

勤之隱去使其無所歸於知伽來尽之之才又遠安

務使之用於世其才過人未

史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也近制吏部選人有保

任者及五人得專課之才夫當干於人在上者或薦

之今已四人十二月又當罷去合非明公無以成之

者明公宜素求知其人然其被遇最深由知其而後

知之可也之才在　朝廷無近親名其持具謹慮堂

史皆能發略其言事處利歌國經訊何僕豪留意恭

俟還教不任懇切

上兵部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韋秘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格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曼宣徽小啟一首

事再拜八月初作書託鄆閿封附去折中復十餘日

閒有兩被之召中外企望為日已久宜有此拜閣未

足為賀也恭惟尚　都下事執休勝其報有私憾

仰布左右惶恐惶恐恭

九天聖人平同進士出身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達不

肆不實固足為前輩非某所敢品目要為人敬朴

直不自矯厲安於單位閑無仕進意故世人罕能

知之　京師諸君有石曼卿者前之薛曼卿徂喜其

不汲汲榮利於己合乎才毋若家逸修脩曼卿堂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事再拜某自抵京師未獲接語論尽朋友之分然不為無日執事立言

垂來教以古聖賢為師去某益遠矣及陋未能窺執事吟咏

歟以古聖賢為師去某益遠矣及陋未能窺執事吟咏

然幸有之于是亦得為同年通被貶旧契加之道同

歟不實固足為前輩非某所敢品目要為人敬朴

直不自矯厲安於單位閑無仕進意故世人罕能

知之　京師諸君有石曼卿者前之薛曼卿徂喜其

不汲汲榮利於己合乎才毋若家逸修脩曼卿堂

罪畔之遠恨它人見故以為附同年之君為位者為

佐也近家壞皆為合凡已距陝益近日今或時得書

焉有近者使到滕中寫一通上呈今偶趙都曾見

見過云處行誼奉手書步道萬一望恕簡率

答黃秘丞書一首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具聆事業之有成、慰賀無已、安之行狀中始述道童登樓長嘯以為抗事當在邊帥幕府其獨為近時上將統不能專軍之命令幙府豈足盡才耶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奇論尽探習於人爛然無疑今不即用置得失而軍之勝敗尽聲於人爛然無疑今不即用化足警異時豈不杜我領兵辞此奉以懸明執之望

道布聞於人故及此耳屢草謝机輒復中罷惶益章

明公見私之恩誼所以永棄放之意也今或聞兩奏皆寢詔得修閒主右臣之心豈敢志於大府扎脏哉平會稍用以允天下之望使措紳流品皆被寵敘不但門下恒史幽蒙拳眷至今感戴所深宜謹於此

上吕相公書二首

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至軍奉厲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声県開拜献書僕射相国申公閣下某聞為

至　京師得以迎晉陳於　上前退又以所陳白于執政群公參稱尚未合掌事之正行幸會聞亡之說使人輔車以脫辞天子不當久留都下而之說益甚於是京師之民恐懼奔走以向東門於左右今輒修大所陳之要以書自敘惶惶

惧幸以向更用矣之言莫甚大將兵少而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少之害言之今亟州及淫原大將台矣之所教士多數千假是使膚衆數萬來逼閉壁則色落被掠出戰則鎮寺不危且衆寡不敵之形城之安以為自助之勢大將既已先擾

軍復無統一此必敗之理也大凡大將敵屬城則易
屬城敵大將則難何以謂之易若屬初惡吾境大將
當以重兵守險我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大號令誥
城使之合勢以逸待勞此大將敵屬城之易也何以
謂之難屬入吾境大將既忌屬城之兵以為己援若
兵在百里之內弁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与虜共之
矣若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虜已据吾要害休集士
衆待吾兵至迭而擊之援兵至多其勢不一此屬城
敵大將之難也蓋我守隘扼大擊論屬城之兵主於
守大將之主不戰使之戰世後庇朱屬城係
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於屬城約束無法使之時故
後守集无戒迫以黃會戰地戰日當非素定此則自
敵不暇豈能大勝我如草所計請增大將所治兵滿
三萬騎五千七戒不預其數可以戰可以擊可以守
也我若引前世用兵之法能以寡擊衆此非通論
某所計者數十之敵數萬之衆每凡臨事扼應
變出奇蓋百倍之衆尚有以制之然未有預以寡少
之兵而心十倍之勝也大三千之擊三萬為三万之
擊三十萬其勢蓋易三十万之衆敵不能見其形故不一其力故將多者難為
用見其形故善用者能張其勢如此則勝屬未分也
三千之擊三万則異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弱形被
衰吾之一也多為奇兵則惧于分一也專去城壁
以据要險則虜攻襲二也此三者蓋善將者為如
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為通論是大將之步在乙以
三万騎必以五千出後可七也用明詔戒去城拥
可益大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其知京師禁兵不
當益出故耿秉之法知寡兵之時故敵衆兵之
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
立之當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受广
會命於大將者也今諸將都監而
副統皆各品主異於皆署事而同
非古只以
國朝設前侍衛司軍制言之有異今設前事御都
虞侯乃部指揮使之武較其名品不甚相遠至于署
事皆不得預豈非我事而一其下此當稟命而今
則

不敢凡即事執待聯署者皆得預奏一初後可行
請借喻之若什安之軍譬者言當有寇至帥臣若擊
為保安之備則其下率從若帥臣有料敵者言賊声
言作安不之專為之備又使集將備鄜州洛又使壕
慶謹守備集下之有爭訟者曰環慶我當建召之
以為己援素何使之自守且譬言寇保安不當備鄜
州以分吾安重為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鄜州
路入犯環慶吾犹南諸將罹拘若果從保安一蹙殊
不勝則吾寧請將言独被罪矣此不独說今不行於
下有既衆人议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希
冀旨當献议初已不當之大將之從已之今同署
而定议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
之諸路大將外止置副二者一員參署軍政副置主
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統屯戍皆使
命於大將如身之使臂上之使指無敢不從此志制
不立之害可得而言乎今之軍政非大更置之異魁政功
級皆則異各自條陳甚疎遠不識 朝廷大脉然窃
思之今之軍政非大更置之異魁政功 陛上憂勤
北民願已伏惟閣下上副倚毗下慰中外之望則天
下幸甚于肅成重伏俟嚴遣某再拜

又一首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
陝州事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某言伏惟閣下尚書令
領射相國申公閣下向老虜犯邊某當獻書論事又
得陳說在右今年虜寇平京山外地王師挫衂某念
前所論說其已驗者二某為大將之時不效者一某
必以步卒二万騎五千駐後可以敵可以擊今任福
所集諸將之兵如以劉一千人為一將三將為一軍
別之各有裨將主之某滿二万是大將兵少且
不得素與其衆衆以性相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
乎統一欲使部曲分屯預有定名今得諸臨敵受命
去制不立號令不明以至奔愛二驗也日者
朝廷既降用攻策相公處詞虜若先至何以擊之某
退述仰對以既欲進攻不若養鋭以敵之是某始今
之策不見可擊之術故故為此對今擊之而卒敗三
驗也相公又訪虜所當要某雖汎言臨淮南平攻吃

相雜山外沃野居民富饒吠最可備者保安胡維璿
棄我孥而為一時重不戰其全師不
山外之敗軍者歸各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士此知
其來來宛其本也諸將獨不用韓經略言分而趨利
過如王仲宝豈能制虜之俘掠以取勝我仲宝亟去
此一事可責耳假使合
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朝廷不加罪者以任福
當戰敗耳僅福輩不進仲宝亦欲不戰不能也戰亦
不免於敗矣何者彼遠我勞使人自趨
有素貯以載其重我步兵又益器械糧糗之屬以
之追騙利害孰遠孰者必謂使
阨其路而已且虜騎聚野峻坂
不通其來也夫等一路而至其
以使常足我常苦也然則彼何
矣賊猶全既一部分既定在釜
整也我則不然冠至而會兵
不過項刻敗損分隊之注施於
使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有
利我畏死有適心又加以數倍之衆豈有不敗我不
独向時之使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難者之所虜
何得常勝我何得常敗夫虜之得來虜為已當使我
疑單弱向已多方以備
備分人急召集將若干
召之以至三將五將有
不越三万必三日而後集則虜已据我要地休息其
衆分擇精銳以劫居民既同我糧資所賚糇者餘
速戰則氣盛緩追則逸去或曰使其歸而聲之賊又

敢犯也集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凡數百里皆民治絕但有種落耳是膚敢繼謀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銳此時所利先後再非可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默非王者事今 天子仁聖城使虜不犯邊復何求於虜我此策之上也然求如何從而致此若如集前歲所陳大將所屯得以步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窘三萬騎五千部曲分屯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窘之徇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譬戶破其衆落擾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

之固之有以使其致此又策之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盧鄜戶居民大得其地據邊諸城人為犯塞內地連輸日益愁嗟皆是時益兵之費掠之將攻城日腹目前之患調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頻相公居慶之事何敢以此陳畫聞于 上聽今以佐幕無狀被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默尋今日言之以為妄領留置几格向然以塹衆戲幸復視之此將數驗如不然若則我之天

幸有二虜長死一虜長不自將使他人分其安來我疑將或能傑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事所不知也急救諱直不避忠諱唯相公上下大計留意熟省察其至執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吳宣徽小傳一首

事才到慶州聞任福安畋得趙鎮戍事有不善事使之家不暇白夫人前救火以知此罪誅不敢辭伏望太尉庶幾一少賜寬假則終始幸甚生死幸甚

書狀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在永寧寨答泰鳳招討使韓絳察訪少累討賊

利害書一首

知保州曹穎叔啟承書一首

知慈州范諫議啟一首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集自遠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啟來警通記左右近者

再來閉中狀聞軍政善治並欲作短牘申了而可

說事用是報罷嘗歎御也蒙賜予啟至辭至什無承

益地建柵却敵取勝為計然且為廣東美自固客分命儒臣規制方面未有親

想師律指履賊境如明公者誠儒夫所增氣也主其

再議前劄延合迎若賜召劄延兵過則環慶為奇兵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智稹富國強邊啟一首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說事用是報罷嘗歎御也蒙賜予啟至辭至什無承

益地建柵却敵取勝為計然且為廣東美自固客分命儒臣規制方面未有親

想師律指履賊境如明公者誠儒夫所增氣也主其

再議前劄延合迎若賜召劄延兵過則環慶為奇兵

應之而環慶過則劄延矣亦然是乃首尾相應也今

新柵既成當使狄青駐德靖為奇兵以相助亦一揆

也又唐虜累日之衆不啻二萬之衆而當又以待之

又當使糧道易致戎卒易處俟洛易通羈屬之戶易

以安撫既後有万全之安書中令某報到節下去年冒

奉敕到泰州當以局事向宇早承佩北訓今到才一

月奉大府笺牘書尚未省又復走道塗使以自愧

累名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是陳奏論奴則某之所

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照察

即其誠意毅在備館儿十年一日主人為武帥則從
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為利我其始以徇国不謀
其自為賢技善韓公之不讓及見善丈之抚謀自所
以利国家則又善善丈之讓善丈知帥臣當以恭順
為休和不以招討使為方面之寄此一事某所未論
上環慶招討使笔希丈書一首
近聞純善之衆親至慶州開輔人心頼此包扵
明公始謀行賊豈自意乎而敢遣船以討国史冊
所載武田動宿将百数一見道德君公之情敢史
乃至于此喜善善足州之役奈速戰而降然當是
未敢時事而錄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得之則似不
独王将罪也平吳五年我師之既數克敌劳氏之所
敢則知彼之所以勝為敵所誘而取死者特一事耳
願明公早思其已默以為待來之策持賜音教幸甚
幸甚
答秦鳳路招討使轉观察使討賊利害書一
首
適蒙手教并示及慶州書前歲大尉欲為此計當時

書啟

渭州謝宣撫揖客韓諫議書一首

又一首議兩夏罷伏誠偽書

又一首議修堡寨書

又一首議首領當誅書

上陝西都轉運孫侍制書一首

上揖客杜太尉啟一首

與邠州通判刘大諫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郭逵卿議賊書二首

謝宣撫揖客韓諫議書

秉之邊州建北通月上

和修完器備謹守條約區

邊之術經遠之略引久在

權尚法而不思此性之弊自知

遽欲接援惟憂益過其量仰玷

啟羙尺

又一首議兩夏罷伏誠偽書

集043-537

馴伏者多矣奚独此之為要扎其必應之曰不然中
国固當纓笞而走而臣屬之也但辨其來往者誠知
偽每出到誠者有畏著也偽者有據著也今要有畏
耶有謀耶謂之有要則合戰太嘗有勝也吾兵未嘗
有攻也彼何從而有畏扎謂之有謀則固衆之忌武
基於此矣譬人疾之攻其外也朝尹命醫者視其脉
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飲食之慎醫者
見之決之曰脉止是死不能加也扎是日算其有參焉當其疾戒療於
死而不能加也疾者喜怿其善良醫盛戒
之日益急飲食起居益自慎之日益緊焉於是
疾愛瘳而醫則已痛於中矣能報於中衆能去也
唯為計矣自虜衆犯邊師徒衆敗生於今日所以為
敗者多矣凡一怿一陣之際吾官當而用之知所以
為備者多矣知所以為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為備可
以待之此禦戎之常也今既重賂以結之為講之備
必孳於此邊垂益衆即廢當增而度者必休其役人
也且重之即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
賂以地每號而已求為當此時我以天拒之即以賂練
以地每號而已求為當此時合操必以地每號為請或不
得皆得皆景德中事為此和
賂解之兩方以號為請又以賂解之二書知我終不
之即以安相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
賂不啻什倍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練之則中国之貨
下之情無有不懈也是市有疾雖廢扎外而根於中
當其個隙而發則已痛於中而垂於殊無良醫難為
計矣所謂國家之患或基於此者以是也雖若必
日景德中北方請和自是二十年天下無事書未可
以不信待之也其為應之日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
虜入吾地深而大衆卒必反戰至今言之者猶曰當
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識矣是強弱之勢未分我
衆有餘力也虜既歸峯莫入地深而無所食知中國
之未易輕於是有請和之事自是無歲不至焉為及羌種
以疫遂有益地之請非信於今益利之
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嫌不足案其跋然可
見矣今王師數剿於北方以北方之陷則強弱之
勢豈得皆景德中事為比和
賂解之兩方以號為請又以賂解之二書知我終不
以地每號而已求為當此時我以天拒之即以賂練
之即以安相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
賂不啻什倍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練之則中国之貨

有擒二虜之請無窮今為之謀當以　国家之患必
基於此猶人之病特痛於中而發於外　朝夕念之唯
危亡之為憂則庶几爭少安矣某識慮暴戾不能先
事以言豢宠詢采不敢不尽伏惟　明公位尊任重
与　国同休願深留意
又一首　襄修堡寨書
近奉　朝旨依張忠所度山外修建堡子十五處
計功四十万事以為堡數大多又不於踏事家修城
恐忠未得子細已令畫圖呈今未到切見虜騎入寨
近親隨命允得賊首級一切見賞格支錢更不在
轉運副使之例此恐有所未尽大縣千缺以首級酬
賞者蓋慮壞亂陣行及爭不明故也今狄戎之際
賊之得步屢衆抄却堡寨若文鋒非力戰戎勞急即不
暫則難以數勘凡百十騎支賞紙理曾經大陣得首級
能取首級於它別降指揮應取首級者只依格賞取分如只是
獲首級者申取上司指揮
上陝西都轉運使特制書一首
皆以我勝有所免難是以不戮力於堡寨今既依預
降圖子廣來不得比等城堡甲小若尺銳技之肆其
協酷則諸堡皆當震慴不免有判墻之失往時擒寨
諫說廣刻瑫定州北嶽得策欲它應手猶手所居如
的去城寨二十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緝廣大至
須為可守之計如此不過修建得二五處一省工費
二免為虜陷三得手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此所陳
乞賜指揮
又一首　謝新官級賞罰書
轉運副使之例此恐有所未尽大縣千缺以首級酬
賞者蓋慮壞亂陣行及爭不明故也今狄戎之際
事以言奏宠詢采不敢不尽伏惟　明公位尊任重
与　国同休願深留意
又一首　襄修堡寨書
近奉　朝旨依張忠所度山外修建堡子十五處
計功四十万事以為堡數大多又不於踏事家修城
恐忠未得子細已令畫圖呈今未到切見虜騎入寨
皆以我勝有所免難是以不戮力於堡寨今既依預
降圖子廣來不得比等城堡甲小若尺銳技之肆其
協酷則諸堡皆當震慴不免有判墻之失往時擒寨
諫說廣刻瑫定州北嶽得策欲它應手猶手所居如
的去城寨二十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緝廣大至
須為可守之計如此不過修建得二五處一省工費
二免為虜陷三得手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此所陳
乞賜指揮
又一首　謝新官級賞罰書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
兼管句沿邊經略安撫都
鈐轄兼兵馬都
監押兼提舉緣邊
溪峒蕃落公事上騎都尉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臣　韓琦
右琦伏蒙
聖恩授臣渭州都監司奉敕約束緣邊
溪峒蕃落不得侵犯邊界臣竊惟
溪峒之於
國家其來尚矣蓋以其地險而人勁其性悍而
俗異故
朝廷之於此輩常務羈縻而已或有侵犯邊界
治不得為盜逮事向以難
明公不以賴行為責方修
司馬成重但戮爭可否宜
思向若明公責其賴行則默默伏罪若拘墨利病則
將以展其說於左右恐惧恐悚惟
明公所治東

陝西接兩廣南武閩北尽上郡列城數百地數千里
某所領者有經略數郡之石且不專其任又都統在
注軍政一以稟之是其所治往往平原藩二蕃地
不過百里明公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控制
慮則明公以廣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律閫事
以日睹其謀思慮之廣不若事事之傳聞才若目睹
矣英識精鑒洞照幽隱雖大器綽之餘有異者是以
事之利病不俟於公牘之中伏伯寮至城常其任焉
幸甚

上韓太尉啟一首

某出入門下凡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器局成否自
知甚明況在兵鑒平原用武之地平時即等當任
宿將今艱難中當重其是以過情取之但恨上損
國威伸累思報萬一拜章懇往又以迫日授官無
有羨其讓者以是重詣宮祕累書集官使累塵瀆
試任之郡累謂可任而試任之郡者試任之則必事
重困不當試也如果謂可任則望終始保庇庶幾有
所樹立某言此者欲以罷雖在境鎮乎在屯兵百指
置來有一事不繫於撫府者則某實見死之深不敢
私於某是亦留意於邊事也

與節帥通判劉大傳書一首

傳伯壽書所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
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遠其聞道若於世事治
如也功名來立其如吾何幸伯壽安之

上四路招討使韓持部狀劄賊書一首

昨日兩得指揮部將狀部署下兩將軍馬於鎮戎軍
保州李把似恐太遠見石路岡泰傳尊意如賊入延
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又得報賊已
見的實入延主處推望強重以待之此中行下公邊
文字至渭州並不令下往諸寨益近裏城寨不當使
預有驚疑故也但整整兵甲伺候出行城中並不令
知委令且上聞

又一首

今日又領牒命劾令公及州軍修城作硬寨以見深
入之勢以成進取在安焉除城寨之外其戰兵
只可在一處救援何者賊衆不下十萬今若鎮

我德順兩軍作峯不過四五十人接戰則不敢張勢
又不足懼為所乘則城中擒我勢在必然（趙將馬也共兵八千八百一十五人陳咽通）
形勢彼求戰則我堅壁不動之敘彼前進則恐我制
其後彼其有陣而無之比計之得也且賊大衆入寇
不過便順為路至於原州山險賊大寇之
路也万一賊自鎮戎合兵直趨原州則有彭陽
一軍在前毛亭重兵在後亦能使制也今之所憂者
但憂狄之無少不能勝虜耳（孫臏王儉恭世事三
時通鑑卷乘乘其一
此而落之以兵則思慮不持不專號令不得不一此
先之勝術也然自受任晚少計慮比於平日似有所
得恐未能上副尊策則乞令樸府一官到州論旨或
召集今將指麾下號令更取我旨

一万五千四百二千人（時我者不過万二千人
後竹書代到歟集兵止四万可得万五千人）
狄敗也狄不敗虜為亡兵深入之理望俾即令益狄
安事委以制虜之事（孫臏王儉恭世事三時通鑑卷乘乘其一
使移注則兵赴元事令屢林等制）
大抵賊入境之後統帥思慮貴專號令貴一鎮戎德
順二軍安既寡少若當於野宣可俾其不戰既還益
安少又憂其戰兵少則敗將師為後憂戰則敗其
還壁如此則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原諸將練
事而可意任矣若從青注原地形可守而為要害首
矣若乘此俾朝熟慮之矣以可任之將率要害之

可南先生文集卷八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彦國書二首

與鄜延路招討使轅府李帥子飛田樂毛積中書二首

與永洛董士廣第二書

與轅使石豹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永洛書一首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彦國書二首

初受命即得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礼伏承梅翰仍有頒遺不任悚荷之至廣今秋方閒點集近報事數萬殺乃取屬戶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也廣數之來未可見要如此何者我實逆而之戎今之為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要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孰視今之為備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計以知其而不知廣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軍政其台古義亦嘗守禦之策必有多算敢冀指授庶奉籌畫

又一首

其役始以文諭之不參差指使君之不至天命厄臺都監張之代將事矣方不受命革與狄議北而客之是節制不復行於下於是狄假以迂迴至山外令散且卸甲胄後老就拘危梁功名有賸要方可惜然是庶如此無以督也同平章士廣者老固可哀憂以書三諭之今其裨卒不見從遂同被擊恐危等所挽文符皆卻公罷後所賜不知何謂也其平居好論政至於起徵以取直豈其心耶世路風波隊可駭哭嶺自山林閒日衰俟無路可致再今聞　朝廷命使定

城永洛利害招地廣袤亦古人之常但撫已之才量
度今之兵力若既城之後分兵而守輸粟以濟緩急
寇又當遽放悍以敗事耳如　朝廷果以城之為
利其實已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
終不紛亡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審尊意如何原早
賜教答幸甚

與四路招討使葛內翰李祝田築元積中書二首

葛叔孝初到鄜得前政所上古民田不迳直且令納稅
則業之論狀有可采者也於公事有所得者也第一
以不善贊卻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貽終始相賴如一
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卻公者也不以不善贊卻公
者之言為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為智今日在渭為
愚又捨有城之狀為不通也此事聞已久疑之不甚
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卻公果以為信否卻公為
元帥果捐章一路無寄后好事者言行則閒隙日生
而有戎事葛無所逃誅矣平章王相經廣寇破之
後　朝廷不才擢當此任而思有以自報朝
夕勤事非公宴不忘安敢受署給今五月新徵不遑
事蓋以公家之事當利於民則韓公期公與葛行之
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葛附韓公為
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葛韓公為善耶為不善耶
若以所更事為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更事為
不善則事前在亞州卻公朝夕見延其兩邊事無不
詢也無不應也獨徵事不爾閣已則無細大皆往裁
究猶於狀論更宜有隆卻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
則葛之論狀有可采者也第一事有所得者也第一
以不善贊卻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貽終始相賴如一
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卻公者也不以不善贊卻公
者之言為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為智今日在渭為
愚又捨有城之狀為不通也此事聞已久疑之不甚
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卻公果以為信否卻公為
元帥果捐章一路無寄后好事者言行則閒隙日生
而有戎事葛無所逃誅矣平章王相經廣寇破之
後　朝廷不才擢當此任而思有以自報朝
夕勤事非公宴不忘安敢受署給今五月新徵不遑
事蓋以公家之事當利於民則韓公期公與葛行之

以刷去之今獄訟益簡止以線矣為事勿錯君察其心豈主於學官執子降相知尚浅士現益之皆日見集琦官皆時寧有懷私心耶古者朝史嚴明即守有狀勒解印綬者集豈盡去此一事執奉錯君為集辦大殿或歌同事願錯君紹不使它日成事之隙使集憂疑自范措置誤失無被於知公公果不悟集立當解去且以終知公前意又

又一首

得刘伯寿牒取王文政文績奉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军城保事為无会據公案以旧獄訴於公公命衮其罪不可至深切則移籍扩廣饒著落文政等皆在注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候南不俾二人者衆反令其取具獄視之既前事二人者衆止云材弱射七斗考箭不滿兩種衮衮做則拜之矣於是衆叹曰具做往前二人乃实此必蓄衆初罪不軽序切矣真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應以虐銳看之也蓄衆旧考材五尺三寸近制竝止者十總狄侠命二四斗考箭不滿二箭在

旧牟下等之上注内地不知蓄落所用皆短箭故差謬相事若止以長箭程之衆無复措功至大抵其少且壮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蓄落中有犯姦者盗劫北北隸軍者甚衆大不復疑但事得曝兵者二人衮易其籍帥府乃詞云若二人者罪雖得不為深切然後功知帥府之意不欲隸北二人於蓄落既以籍之無却之也不悟集立當解去且以終知公前意又何乃答曰其限不至極於衮上命也不圖又命到伯寿衮事做凡涅人之相學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集問之甚駭其言甚也事則不敢知如止北一事則非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承路牒此二人於主帥既不遣見命衮其做現之若集以為巨憂則当下令回北不足煩帥府呼北二人候南不俾二人者衆止其狀則事必不視其罪亦衆可貸況当奉承帥者衮其狀則事必不視其罪亦衆可貸況当奉承帥者衮之改籍北二衆耶且錄公非事得視先二人其做也命承路宪罪易衆事由不易皆繫於承路也不易不足為怪衮之不足為迎合且承路軍由民暨於承路往命詳之甚以事旬訴得報者十二以功

自理應格者十一二番酋所陳莫可行者十不一二
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特只在可取而從視其
必以此一事為遠處耳即事極微而莫態已為害者
誠以害卅帆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某於去
歲以前曰王文政等無礙於
我有異孰吾他知是元帥身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
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犹不得遂其行安能使
日此曹有言必請酬之金是日酬之後能制一吏如
法向守今此忘見拮索何其此去之其謂狀使曰要
誠以害卅帆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某於去
歲以前曰王文政等無礙於
我有異孰吾他知是元帥身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
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犹不得遂其行安能使
日此曹有言必請酬之金是日酬之後能制一吏如
法向守今此忘見拮索何其此去之其謂狀使曰要
少礙而事當此者

事是非至今有不同看法何必不修為是修者為非但草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廢兵衆之寡少不能速為守備故建不修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遂蒙申旨從其路之議行簡晉忠固之謀必以修之為便當耕之於朝廷東詔書而來則其路從之古有名臣事行簡少思之永洛地界屬何路豈若治他人門內之事豈不為便即是行簡可以已其事其路不當更前議行簡固獨畢平閒改官期朋友所共於前走書奉報誠不私心所喜一官無足為行簡言默於大人

部署且封起勿毀去即無害已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逆反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留其文字雖存其人使各歸於狱自免閉塞之議二君熟思之

答歐陽舍人論永洛書一首

某十九日至解州聞永叔舍人某日抵陕即以數平之別相去在數十里不得一相過悵然以為不幸然尊方為群人所排柳屯田端朝奏旬為雖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為好事而不已其事其路不當更前議永叔此不獨重為某罪又且以累知己故不得一相見永

之心豈不為然此事極難為字既行簡為使官何不思之善也試使其今日即以修之為便行簡以事為何人耶先狄使其強設有年冬雪言之者人不從前書戒裂故未肯察是以嗟乞頓熟虑之

與樸吏石轨李仲昌書一首

承從部署已至德順軍仍留判庵董士廉文字甚只是罪人安得占上文字眭武朝廷耶必若其言無事之手隨即當繳上不可留也呢但汎乞奏自餘非但白

為不幸也自天休已使來警作 京師書開此事不敢修問左右豪鲁盡脚力致書也 永洛事始二男中男往戎劳病衰城之長男壮大可經指門戶如倚著一見向於人世狐善生此蕃世慶何即賴小 然為番慶不当為盡心未見 永洛事实易可言然事之手 發今既成之則要日前辦不 足復論但天休既罷矣

書啟

答河東宣撫秦政范諫議啟一首
答提舉韓諫議書一首
賀克州杜相公啟一首
答河北部轉運歐陽永叔書一首
答鎮洲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鄧州滕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答楊州韓資政書一首
答楊州蔡正言書一首
答張國大博書一首
答司東京楊秦政范
近捧教蔡所啟事皆蒙施行
石皆小猶又緣飲會事多年
斯冗用明公壁韓富諸公大
公來去位端士朝廷見外世
於邑明公縱以迹事來迫富
公拒至久留於此耶又

北虜四十年休息若一旦事基姚不小嚮時所傳
甸服賊相攻卒無實驗此據豈可測也自古處狀之
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始從雲中侵代都大原然
後取河北領明公深思根本為　國家謀長久之策
一堡一障不足以扞禦無窮以行擊無戎固循異時望天下之勢
專受遇幸異直奏布所懷不避忤犯尊意死罪死罪

答擬敕錦揀試書一首

自使節還都不敢輒上脫起伏蒙手賜休恙特降手
敕以慕紀理奏士曲加存慰不勝感激深竭愚誠
伏承相公垂顧台司出鎮東土仰思虔恭即日上道
雅懷素志固無少懾然士大夫之有知者相與嘉歎
咸以相公居位日淺法制利弊未大施於下用是於

智定州杜相公啟一首

仰慕
門下垂三十年矣之誠實在於此敢特此說為賀

答河北都轉運使陽永叔見圖書二首

日承可翁之行意切有缺何者正人在朝天下豪福
今忽總制一道世所能置不遠千里在於重鎮豈同
日而道哉以是不敢為賀庶忠憤成朝之毛
惠以助補天以拿飲徵還當公何得久留於外耶冤
叔以忠亮被遇不當以此
公既領兩撫則未能卒還一事不謂留意文案乃
河東使還所奏罷下等科

得詳盡至是昔柳已歸文公所作毛穎傳欵款不
已歸之文無不高著顧惟柳何獨始此為異見永叔
所作泰把玩歎欵著累日焉作者之所貽乃尤益知
柳言為宰相列傳所遺故復見嘆也

又一首

十一月中寫下予書會論蓉都下事遂不欵通於左
右今厚書承所獲甚佳慰遂之心
愛醫達於嫉惡不獨永叔知他人亦多見信豈有心
之所愛幸而共世不為之說且厚耶今之拘知音多
而同聞惡置條塞事何其精也
若又僧之則無復去利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嗔
立而四夷之功無以易此其善善喜近聞京師以徵
召多士蓉君謨石子重亦有所舉其高尚事不下接
平來朝廷化所更置亦有所舉以補其缺知去
治平之漸也聖上聰明任人不疑而群小忌賢醜
正務快己意其不思如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至
不止於蔡石也事豈彰於數君我所庶者纔勝賢俗

見或曰當避形迹
予不幸得罪獨盜虛譽如是顧
豈也世態殊可憎
懶見詢音溘少時所游之衆今惜意都盡不惟耳目
之累直製事耳豈意性平差王勝之序云聖朝吉吐
文法台天下子其慎之當日亦偶如此言不謂遂驗
盡

蒼鎮州田元均老圃圖一首

閒草聖筆雄放撫人細定不可不慮也人迴遠意殊在

則
用家憂東岩小於四庚
且重者無如先妣顧得留意
不見陵也范公既有所恤之
卹葉久不作京師書亦不
憤悱不已會得明公書固以
之心不能無忘昇今幸會而
語之衆中懷驚悒不啻向時
與鄜州陳之翰司諫書二首

向之翰別久未嘗一日不奉思自以德度服人企仰
若又倍之則無復去利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嗔
立而四夷之功無以易此其善善喜近聞京師以徵
召多士蓉君謨石子重亦有所舉其高尚事不下接
平來朝廷化所更置亦有所舉以補其缺知去
治平之漸也聖上聰明任人不疑而群小忌賢醜
正務快己意其不思如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至
不止於蔡石也事豈彰於數君我所庶者纔勝賢俗

之情吾是一事古語作惠敎日此最佳之到隨手別作書

又一首

与之翰到千年所每接平拍知者不數人其間不以陳進為問故參為疑同不為堂奧不為嬾如吾之翰者蓋推其心何現之翰所論朋游其親居屋如棊比者亦復無几隙此刻以棊奉思之心捻之翰相念之意記有已卽

上鄧州范舍政啓一首

其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自居謫在 朝廷為言事之陛遂不作書途三年矣

松間矣官而不之績經書益有味体力亦無疲耗不煩賜念平時而人異同惠致爭翰不息蓋 国家奉今既麼放居復云云乃是懷私忿昔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遠但恨地遠不得稽伏門下接待之心美能具陳惟望善保台候以慰傾傾之態

答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思屢手翰以家兄亡故為慰感承感無已日竊以遠事見敎而朋友之誼家兄親愛當世明交相成以義不幸得罪使基尚存閭井就徵皇古憂而成疾矣誠自滿官而來不以廢故自停惟以為教為恨君謨於棊兄第實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不忘高家城東佛寺松間坐官而不之績書日益有味不須留意居謨侍親多慶國人敎惠問以慰思屬

答張國太博書一首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荷棊久不上記

頃年在奉常見家兄称道閣下之為人及來安定會軒亟稱東臺局即始得請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矣暨至平時每同僚談道事有石君棠數言閣下之所施置無不得宜者益所歎狀近見狄之論称閣下之隱德懿行足以厉今世故焉奉接未數而仰閣益美為日久而且詳也適官來止作報書虽欲通記左右預不能致今春書來感隱無已又承別拜惠命即未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區區之意

書

答許用章秘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鄧州通判韓宗房寺丞書一首

答壕度經略使范待制書一首

與鄧州丁雯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答李伯昂秘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答潮景平監簿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京兆轉運劉察院萬樂書一首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書一首

荆南南京致仕杜少師啟一首

答許用章秘丞書一首

獻日中連得兩書言惠甚厚首以書見郡文過賜稱道閣下在某為前輩於文尚於道尊者也宜有以增其疵瑕最集永至以成明文切劇之益今乃曲為品

題盧德隆耆舉人之長以揚其進即不然何許舟之走也感恍感揆詢來介云已有加州之命不知信否閣下以忠獲罪其為留滯亦久矣造物若得無意人取華亡奉此為謝惠賜不罔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翻校來書賜手教具審尊体寧裕慕以遐解為寄意高理諸城所欽仗默閣下為退繫乎道之所存無聖門達者無以為累也若論夫才固不才窃有感焉蓋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為君子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損小人才而進無功立事其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無下誠四之以為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旬至汝陽政簡於稀尊体安適幸到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林甚美頗有陰若之趣所愧若以罪來耳

答鄧州通判韓宗彦寺丞書二首

某被罪故過於時之士大夫望見攜裹不易為歡閣下天一日之雅惠照過閒懷論故由平居交游之

旧者無少異閣下尊駕於著頒皐無以誠拳遽維欽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尊書曾道及鄙文今錄近所作四篇附李逐隨呈當有為而成非立意如古文章之為也閣以方以才名為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元每游者其作為文章莫不道聖功揚德者如觀紫於宗廟和平嘽緩無不得其宜名夫慶故之人其心於私以字故其言或戚或哀里凡則非本於情蹟為之也譬諸急弦

提轄為是留大雅之聽我推閣下亮之幸甚

答環重組略使持節書一首

某向伺州得在知下官事夫當相檢察笑諂未嘗觀踐以比閣下於某甚厚及甚慶就徵閣下相視有不忍之色攜視戚屬不啻骨肉連及論官尽室獲悼無少史所比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造旧罕有以天統是閣者閣下方領兵重功計數千里意書勤已見恤比又扩某甚厚某接接魅左右固未久秋要

下無一日之雅惠照過閒懷論故由平居交游之

譬領過宜何以為報惟祈益樹德業早登公輔得為

声诗以道基美比其望也

與鄧州丁憲李仲昌書一首

向者足下抚南陽雅爭古今人之才皆有分定至於之
異賢子尚之實此所謂鑒者也幸足下不緣於此
不能有所益若德著在人勤之而已足下豈於僕捷
果可驗卵僕於足下為吏而抚曰母於己無大去其
報恐是足以為德矣足下與僕語僕之輔補此以
自微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況掎為吏者當然
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對德若也既相別用思足下之
所表至者報所奉規足下讀書觀古人之所為其好

答李伯昂秘校書一首

近今華陽帝長城以揚大傳奉為為瑚足下以君
座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廣鈴任賢賢賢自當以進賢
塞公故豈必明時為先秦部子故書不敢當

答孫子立郎中書一首

連得兩書皆以先丈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先
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其
死生之實不可傳即為銘之
亦適若和故不承命

答湖學平監倉書一首

鄙著尚翻承見訪以足下嗜少指
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縛和意拳拳
先公稍遠而二兄猶熟今又得足下何其見眷多暨
使某久從而游也足下力文猶使古之文吏於吾年
著尚有慕焉

進中興得書并持所云牙校附者書訪之不獲用是
蒼不敢作書當見究也自河內之喪使有平凉之任
盛夏就徵窮治百端卒無毫髮自潤之污遂得右外
遷　旨只用不令貸易即將錢經赦不改正值收從
流三千里私罪當遠有廣東之命至此聚狄
不知所至未得還鄉向使早死不知此後於志每行已事
自見豪賢不墓通當世人還要獨見人之善美不見
有所短參誠知向來用此取罪然似琴於天性至重
得罪不能自已舉至從事將今之所稱嗜事行事於
事志為於前者也所作文詩向令之名能者不相上
下為學官適作尉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尉
掾局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為縣令景始　人幸
閣下成之事當局事論為政景以教史寬又為先是
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為政未見其為政故舉其
敏於政者以舉見其志於行而事後於志每行已事
自見豪賢不墓通當世人還要獨見人之善美不見
有所短參誠知向來用此取罪然似琴於天性至重
得罪不能自已舉至從事將今之所稱嗜事行事於
事志為於前者也所作文詩向令之名能者不相上
下為學官適作尉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尉
掾局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為縣令景始　人幸
閣下成之事當局事論為政景以教史寬又為先是
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為政未見其為政故舉其
敏於政者以舉見其志於行而事後於志每行已事
自見豪賢不墓通當世人還要獨見人之善美不見
有所短參誠知向來用此取罪然似琴於天性至重
得罪不能自已舉至從事將今之所稱嗜事行事於
事無錙銖加重爲於政事實公論閣下垂不識景果
同事言是非公爲之也景時景得見閣下自暗
其才實將護爲之又爲人恐不
當止於無愧而已

蒼先化軍政仕孝康伯率南書一首

閣下到之始心未始忘也集日於風度自取故遂
窮壞之異也何期來賜書絕曲致榮問雅意勤懇重
事志為於前者也所作文詩向令之名能者不相上
下為學官適作尉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尉
掾局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為縣令景始　人幸
閣下成之事當局事論為政景以教史寬又為先是
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為政未見其為政故舉其
敏於政者以舉見其志於行而事後於志每行已事
自見豪賢不墓通當世人還要獨見人之善美不見
有所短參誠知向來用此取罪然似琴於天性至重
得罪不能自已舉至從事將今之所稱嗜事行事於
事無錙銖加重爲於政事實公論閣下垂不識景果
同事言是非公爲之也景時景得見閣下自暗
其才實將護爲之又爲人恐不
當止於無愧而已

蒼先化軍政仕孝康伯率南書一首

閣下到之始心未始忘也集日於風度自取故遂
窮壞之異也何期來賜書絕曲致榮問雅意勤懇重

慰至像算留鄙俟唐州報
久迟希指期侍闕作見不
晚諸畑非面序莫尺

別南京致仕杜少師歌 一首

筆自相春卧病聞拜新命歌以贺安即修贺歌無何
所患几绵延今未瘳主理固不可期若不献遠城左
右則抱恨無已自念受恩門下二十年每聞相公一
美事則不嗟称羡為門生之光今平南七十雖比去
仕意全遵隆教始無玷幡忻拜擢冀於榮日早得罷
未央更不復論及此人數以賊見与勞理百端幸無
毫髮自嫌自撰無愧於人然於相公不得言無愧嘗
記項羊相公在監司日為不可預給吃私用庫錢郡
諱正知廉身不能惜事故自當宁来暫佗先但日益
而已惟於有仕者不敢先作書問今相公致政還第
方敢少露悃幅基無任依戀激切之至

有疹無几再得請門下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碑

行狀

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兩京上柱國陳留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侍郎贈太保謚忠憲尹公行狀

故朝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國隴西伯食邑五百戶贈秦州都督謚文康公行狀

碑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侍郎贈太保謚忠憲尹公神道碑銘

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兩京上柱國陳留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贈榮金魚袋謝公行狀

曾祖述歙州司業越州觀察判官

祖諱文挺書部郎杭州鹽官縣令

父晉礼參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户部侍郎

承貴杭州富陽縣尊崇鄉赤松里謝涛字

涛之年七十四

謝氏系諱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多在始居河南之緱氏至四代祖終潤州刺史薛嘉玭因家江東及鹽官華富陽益為富陽人我世不為朝達官公始十一歲書無所不讀嚴毅有風利器趋故敢騎而上三之色甚美其文章之氣浩然塞天地間其為歌詩多感慨激烈之音蓋稱其所遇而然也公為人好直言喜面折人之過失敢數騎拉嗄之師之所傳既書當居是卻會分書平翻同當表贈娶秋著公十四歲從之李澤州任所公為人持志剛特大節慨然以天下為己任雖成人風大義不能奪也為歌詩多感慨激烈之音蓋稱其所遇而然也公為人好直言喜面折人之過失敢數騎拉嗄之師之所傳既書當居是卻會分書平翻同當表贈娶士為奏者又休美更狄人對省不能即翻持意公松華王書云奉之揚雄天人益吾曾之獻妻為名臣推重如此導化三年乘進士上第除梓州雅鹽陵判官王黃州羅拾鹿南並為吳之屬職長公与其特羅書明年遊滕益部公以捽近為大都盜畏強偪且封

以自資政之光亞盡大為節度副使且為薪蒸之備既而百日推按路絕城中轉為公泰陳琳叔分擾整壁及圍解於俊吏而最力就遂授梓州地廢推官明年雅知益州之華陽縣民流散之後田廬荒蕪招書九入租亦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豪右廣射上田貧民耕者多七其業廬公曰此指時之制敝民欺就業尓若利其倍租而使下民主行施行而招書累至遣二年召歸授著作佐郎

公生郎令霖淫民棄在通者不免壯公回日曾攻家陸行數百里平歲致之不為暴今既卓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日至雖陽城下舊有廣奈舊百通京師使曾賦得增送京師雖陽自致江淮來以直曾賦當非使即乃開廬尽收屬縣賦且上其利狀遂為轉運使文奏 朝廷從公參降詔褒美九召還奉詔新南嵩丘相畢南於固言亟請稽而無報謝慕攻為閬真家是之固詔自今修報都如札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詔公巡撫益州兩路又別受詔為益州

太宇劻諭令遍判大潼即通判梓州遷秘書丞入通判筠州知邛州軍 真宇考史臨有五年無遷若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即以累德二年春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人作字即送參士陳試之明日令更參警急陣招北征是時舉禮盛起文書勞分趙奉郭東土簡練翻述漢採郎守

真宇剛諭掌相昨日京東奉常州閭人謝海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北田勇外郎曹之任賦旧分送雅陽令

張公採同訳鑄大錢利害於是考職備每旧錢更拘均准敕下不得盜用兩物估長平署人主令使之使回奉史三十餘人掌府駁真多公南陳諸史幹次領署連坐以業私行奉使奉史更坐自此始後所奉多錢臺不堪著化為郎等四年授二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即至三司判官日奉權奉官被罷奪司封五年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為總公罷兵部前外即直史館判三司憲由司出為兩浙

轉運使賜金紫遷礼部郎
中判司農寺天禧五年兼
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户部郎中永定陵鴈待
臣歲乃府君明器象物善作大山陵使奉詔自京至陵
九城門民舍悉平隘若壞之公上章言先帝封杞僖
物大備苟不開塹壞所
象物壞民居非帝先帝意領下有司裁損章復不报
物议是之是年以疾求
知越州天聖中代還兼大常少卿判太府寺啓閉捨
院以步履艱奏求西京留司御史臺驗年改秘書監
文頴公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辦之公削去二十一
字叔才欽服不已在兩京被疾人贈文者必請之終
篇或摘基辞之工著録道之美爱士爭如此初兩
浙轉運使还朝改將作
事遷寶元好修練舊制
来朝問書之府惟昭文
時分帖四戰太府寺實
冠盛事銀母史人崔氏
封晉陵郡君初歙騎五
有史称終公妻合階令
隐師旧方待禁子三人
少以才敏知名拳绚太
通同出剪開盤池通德
登仕前就家分司明道元年
十月三十日以疾薨二
掌醫院蜂奉公之柩自京
柩家事咻无爱等篤守
子在朝廷見貴勝無所
肅世及文言則閒懷無
情无名部部吏有一善見收收録為戒犯法雖悪
之直棄罪而已未嘗有
善品藻文章立意撰才
臺任前就家分司明道元年
十月三十日以疾薨二
掌醫院蜂奉公之柩自京
柩家事咻无爱等篤守
子在朝廷見貴勝無所
肅世及文言則閒懷無
情无名部部吏有一善見收收録為戒犯法雖悪
之直棄罪而已未嘗有
善品藻文章立意撰才
通太廟室長景平試校
得業当列国史敢直紀
朝奉部試大
學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
大理評事監察御史充館閣

按勘尹某狀

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袋李公行狀

曾祖海皇不仕

祖某皇不仕

父建又皇任殿中丞累贈尚書戶部侍郎
本貫陝州武德縣修善里李乞及
字某年七十六

公之先三世傳春秋李至戶部始以明經取科第公
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授解州安邑尉居官有能
績秩滿再調京師遷見日太宗善其答狀加之擢
大理評事知卽州三水縣時吳武肅師韓賦衆以輸
軍再至積石皆在期先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雅州會蠻
據成都不逞者揮言以驚動蜀都公詰姦謀備郡曉
喻衆事寧副書褒諭遷大理寺丞通判寧州率都遷
著作佐郎知涇州代還授給事中知同州景祐五年八
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州公為政平易務以靜台不
喜作為聰明部吏或犯法循其自章然後置于理其
用心用事失有罪不忍徵自己發故所至有長者稱
官賜五品服表几出為利州路轉運使先是戶部告
老在京師者隆禹大僻中人多管內物
產以市公朝服即步出
南門趨其所頃之導從者皆異
歸戎以事聞皆及奉使入辭
賜金紫公秩甲初被選用結綵
無傷卽日賜三品服是時臺郎
暖飢之章未報出舍重裀百
遽因子博士入尚書由主客
卽中盡三月監鐵判官市
卽東淮南河東河北
五路轉運使市衆住南皆再
廣唆市或有異狀者羅知泉州後商生南入為
度支副使授光祿少卿知某州表行政大常少卿兼
江南安撫使惠光祿少卿知某州表行政大常少卿兼
大理評事知卽州三水縣時吳武肅師韓賦衆以輸
軍再至積石皆在期先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雅州會蠻
據成都不逞者揮言以驚動蜀都公詰姦謀備郡曉
喻衆事寧副書褒諭遷大理寺丞通判寧州率都遷
著作佐郎知涇州代還授給事中知同州景祐五年八
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州公為政平易務以靜台不
喜作為聰明部吏或犯法循其自章然後置于理其
用心用事失有罪不忍徵自己發故所至有長者稱

掌內外計二十年金衆義盟業千万供億用度無一
敗事不獨精敏建人亦其間見詳塾之史雖布吒若
衆萬士保任百餘人多至通顯毋田氏追封某郡太
君妻安氏仁壽郡君子五人咸載同李元出男早亡
女四人長適屯田員外郎即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户實封一千四百户贈太
保中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景福元年秋八月壬戌權窓使兼侍中門下平章事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
實封一千四百户贈太
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户食實封一千四百户贈太
師王公先手狀　天子震悼翌日臨哭喪廢朝三日
太傅中書令吉其筆命鳴騶向侍通治喪事贈物四
百端匹加等禮官考行謚曰文康即以其年十月葬
于河南府河南縣合元鄉親封原奉王夫附焉公諱曙
字晦叔其先太原人始王氏居太原為著姓其後有
使河西者公之先君能傳其世系之和從吳隋世文
中子之第績之後績號東皋子東皋子下問有儒者
述不大顯亦未嘗去河分間經亂七葉譜不復昔敘
敘後世唯祖東皋子至公始復可有今姜為可

南人曾祖傳祖業生安閒以善勇自打河東大將同德威閻其名召補裨校德威使帥燕軍以戰死矣知已功業不著以孝終考慕紀少容與地感家世儒著不當用材武進仍前游嵩谷得在嵩揮同之者為之友寖以文稱述太原至晚上時刻八方攬英地歎曰天下將定以臣亡一吉戈天下安北兒固也豈不二止上靈帥建汝漢南亡罷不復作史購四方書成手抄乙覩千書數十卷端楷中於帥及公之書建帶三代曾祖太傳曾祖妣韓國大夫人祖大師祖妣閻氏鄭國太夫人考太師尚書令妣祁氏魯國太夫人公少舉進士淳化二年上第釋褐河南府筆掾主簿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成平中　天子用古科目考方閻之士工部尚書趙公昌奉公督吏方正試入等授秦州定海縣代還為睦牧判官時五品服惠大常恩受詔修傳燈錄三司惠田勾簿司考終閻封貢士堂吏實出臨廬州茶杭東封加恩優博士通判陳州秦亡任詔還掾修冊府元龜以工部郎中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奉劾罷知壽州改住南轉運使婦朝勾當三班院斜序在京刑獄推閻封府事加掾客直秦士知益州坐閻封府日保任掾吏紀法降授左司郎中秦復諫議大夫召為給事中兼太子賓客大樓二年同知礼部貢奉所拙士或倡言被柳五行者從而譁之不復辨士知汝州乾興元年沈以前生責授知州團練副使天聖元年起為光祿卿知襄州二年再知汝州四年復給事中知滁州六年遷工部侍郎知河南府移永興軍七年入為御史中丞兼理校使七月以工部侍即恭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朝入殿廬夫及對以疾還京即上章求解政事七月授户部侍郎資政殿奉士知陝州是冬改元推恩秦史部二年夏徙知河陽秋舟知河南府十一月被召加檢校大傳充樞密使明年七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來孔膺豫于手浸篤以至大慶事年七十一公幼傳先君所聚書滿之

至周官春秋尤推其義故為文章必承制度臨政長於斷事蓋天性自悟發為事業造其原流益有助焉

景德中

天子嘗命近臣修書時揚文公在翰林公止太常屬逐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材名等爽非復爵位差降也昭益部日会歲飢衆心頗搖公日往時劉晏非有權豪為備先特以振廩不煩雨令之使大舟令於制奠萌奠若擊盜於是嚴盜法犯者一切皆死出金谷募告者又俾以牙吏擒其黨與誰何久之就拘或逮吏高廟及高園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當故天災為語此宮所建非應經義望以臣說下大臣等下令故典請歸田里時議者或云宮當修復大臣當以時奏不宜建者及公獲牘經典稽切至上及太后皆感悟前年衛者罷修宮議亦寢公引成之以為後世準則政不煩一事之煩而有前張俊王之語其臨也如蜀人為尤重徙詔無細大必精意處之上意有疑人著公察情非是面訊其狀其人以為不得實殺人者已無死理奉不自明使術名長安時使人受之詐為可陽令是使奉詣闕公上言岳山川自非時祀請罷勿祀以勞陛下之幣公初生

提不克相延企者久之及聞晚節益以東宮之旧
上雅意所屬然亦公议有在焉堂以人任惠不節俭
冰日鈔積在市師居第隘甚赵居常一室中庭唯二
馬食無重肉妻之奉亦蓋矯時之為也萬於朋友舉
閒無急有家甚嚴退公私庭語子姪經指經傳席閒
命次子詵琴以自娛終歲無煩竹之樂公中當日國
惟難時莫知之公始在士旅之間惟以忠孝就定
歸意善章家平恩礼念拙於人事而於子孫之有終乃翊大政乃
悲已初夫人石氏平原郡君次夫人趙氏馬翊郡君
于二人益恭慮部自外部考進退厚修其家法益
東朝惟
先帝明建今皇聖信之有初終始之公在中歲官書下遷不
勉而知重是知度秉常以整
惟典刑廉恥自居廉高自名
厥艰惟 聖遠覽公实全
褒頌之制之以永
右贊善大夫馬季好古善自樹立二滕縣言光禄寺
丞摸行太常寺大祝女七人通校書郎陳戩將作監
主簿趙士宗殿中丞孫瑜殿直揚庭臣唐州推官尹
宗奉光禄寺丞張宁簡將作監主簿陳安石孫女四
人並幼公卅年映試將作監主簿王薄早世有子二人益
請在待禁益中將作監所著文集四十卷兩漢詔
義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一卷唐書備問二卷群牧故
事六卷莊子指歸三篇列子指歸一篇再使北方作
戴子奉使錄二卷公既薨二年虞部君立謂其弟先

表碣建德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贈工部侍郎公墓表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燕君墓表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王君墓碣銘

故王先生述

故大中大夫尚書工部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扶風縣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實封一千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左丞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食實封一千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公諱烽字諱卿咸平初擢為右正言拔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成官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古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轨與汎恩轉刑部郎中出為陝西轉運使未赴戎泰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户贈太子少傅趙公墓誌銘

礼部奉旨開封府一年遷刑部即中充国閏直
李士知河南府五年徙河中府召河中凡二年七
十二公少為吉丈章筠仆風義好本進士与振易定
夫綸通深相師丈初為光門掌却有群盜殺人不息
会公領府事自捕急捕之又請擊
叛去者且府中不足為捍防皆命斬之一府服其
衆文康王公鎮蜀有心戚暴上聞者會公自蜀召之
對曰臣宰問曰爰築王曙治之叱歲少歉翳人劇輒集
蜀歲豐少事得以平易治之

心易推故王曙以嚴刑治之歉所捉殺特盜賦耳衆
當更哭下之法帝善之初為諫官屢戒蒋飢宜次
東郡公上言歲歉不登力役靡起元元困吾急務
望此事抑事之夫閒有奇之術願蒙免以塞群望
疏竟不报宰相灵閒傳有吳泉飲者急疾欲建祥廟
規据切下公上言前世有傳程水愈疾者皆說妄不
經今盛夏龙陽大與土木以害不急非国事也自王
清官建九有與作皆推本符瑞以答天眎臣下罕有
以土木及民公請蠲兩河歲賦

後數十事今擬其要者公以外官有勤農之況而使
劳民轉徙行荼弗聞蓋考課舉明吏職廢於後以及
此昔那信臣守南陽開田二百項此實効也今守令
居位皆稽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何由明考課去
一切為假衆以督之又請擊豪民奉其事俾相考
于者或受父母教及親亡皆匆持 先帝世吏一受
求終身不見齒及天禧晚欲稍被寬徐或復得迫公
請豐其制累歲自原又以荒歲棄入着止每上佐虛
名視之不足為塞時之制買自百石而上得每武臣
奉補子弟為九吏部四劄擇善吏為御史兩主簿三
司法官時有賢臣以親屬補其缺公請罷之用言
近臣對見不当為子弟已恩
士受上賞今罪有從出而實不著非進勤之道宜救
其事著者稍以恩典 國家景祐德分部置使總按
刑獄公以為朝守皆朝廷轉運使已專判奉之職復
置使部非所以責任守而息獄訟也当罷之河
北平昭劳帥臣建史率徙不及民公請蠲兩河歲賦
以寬之又建言出帑可實刻之使掌商奉衛復贍士

之礼集章疏大較如此施行者蓋一二焉有唐故事拾遺補闕掌供奉規諷諫得以定論政事同朝授者戒衆儆館或領外官專以處文雅材幹之臣非獨最時戰事天檄詔書置諫官御史十二員有得公而商論決刑獄事章不下同議不行翌日章狀乃受命公厚於故舊始終無少間也王文康生寇萊公貴官朝士無往者公歎曰交朋之義始泰於今世即即坐

遠並德矣乃此錢之雅愛高士李靖之為人讀終公陳其高遠之行詔贈諫者作即其歌篇如此在兩京日有得若之志求領留司御史台不允此召還不許閩領使可中辛如請惟楚易是有古君子之風為公之先代郎人後魏孝文之慕都洛家于洛陽書二代祖環鶴先奉中書侍郎環生旭隨大理卿旭生政令唐武德功臣封許國公政令生元惠尚太宇女南平公主任亳州刺史元惠生奇為史部侍郎奇生獲加令修言修言生可史兼授中為酷吏所陷奇生令緊七生秘書郎纂七生洪洞令纂生珪元和八年為侍御史內供奉珪生八業魏崇望至青海軍節度使崇望相昭宗至左僕射珪生大文明太保謚岳仕後唐終太常卿大文生烈考贈太仲謀贈太子少師烈考生大夫公兩娶魏氏皆贈吳郡大君公兩娶魏氏皆贈吳郡君有子七人長曰既將作監主簿次即著作郎先早亡女二人長適大理評事王均璿次幼刻氏自中丞兩上事備累朝國書著作郎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家實今世衣冠無或前輒改而舊族壯亂大駕南巡留守東都不則爵命中譜統譜散軼而如刻氏墳誌大者又自命公兩子至今十世先秦號里比集九卷著也初公領節都事得秦名及為河南以據吏事公欲著卷君以家世之由為請集奉集章疏無遺書實錄以傳言于後故撰述非工獨能不曲述以私於人用以傳言于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抑論以明

掌書現於斯文為不拙矣景祐四年月日刻石

故將仕郎守河南縣主簿墓表

君諱景山字仲安魏郡南樂人後徙家河南累本進士不中第景祐元年兩都運判吳公試國子主簿歲餘改河中府士曹參軍仍在兩監措書四授伊陽尉移陸渾主簿康安二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君少以辭章為人稱年十七舉進士魏郡晉述之一十餘始來河南益修自持接朋友恭謹

南洛陽縣相鄉撫閭里洛中士人品

舉宜有文以記其瘞予知仲安者墓

道不免納其壙遂表于墓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美州軍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并序

太子中舍王君以康定元年三月某日卒官二年某

十一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河南縣某鄉某里其孤某

恭尚詰謂集曰歐陽永叔銘吾先君之墳願得文

以揚于墓集于君遊最旧不敢以據云君諱汲字師

贈秦光京北百年人五代祖通唐季為陵州刺史世

乱不得歸遂卑累州內元府圖山下里人呼為陵公

墓曾祖福事王劉為其合州刺史祖考皆以奇秩君幼聰警善為詩章兄謹取進士筆有能

于時居始來京師為瀍文士數人物居輒賞咨有輕重世

多謂為之品曰人訊其所以大廣後期有成立者士

更以此服之素為名公知賞珊瑚筆徵以礼致之始至

參主丞相沂公赴其行於

翰園以入官為文章初部

尊妹即直史館有名於時

一男籍氏九歲一女十二歲君卒後五十七日葬河

士遂請墓田為牧地民既復為當還故牧羣士以艱
力取強於民吏不能禁君至立辦於郡率使故地盖
有犯者明道二年詔奉郡梁吏有治矣者承洛轉運
使蘇耆以君名聞即召還政大理寺丞知京北府盩
田畢事遷太子中舍知陝州夏縣事縣近山頼焉水
患又城久圮壞姦盜出入無限制君積於府策建新
城人皆便之移濮州雖縣會兩川大飢君率富室入
粟數万以脩貧民勅書褒諭焉居官七年六更其治
或焉他焉長吾得以一縣盡其用稽故敷斷官有欵
從來當以嚴期墓民或訴枉者蚤會理辨民或訴枉者蚤會理
即里決君必窮究實冤不以聽果尋以是銘庀
事民焉人平易有中間默益少隱而明民莫有怙欺
讀書尽星編元年春陰陽拘忌之說者甸賓遷為
婺朝氏封安定縣君子三人尚恭尚結尚平歿建士
第皆賢而文尚銓奉進士上五女長適殿中丞史學藏
次適祕直吏部侍郎晁端友次適潭州化留令楚建中次婦吾家
子升實尊曙幼夫嫁初司封郎中知河南君嘗語諸子累
日當從吾兄及終遂奉其喪銘曰七子哥宦于哥太
彼墓地來葬河南實成居志九原可作從我伯氏子
孫遵家以相從世
王先生述
先生葬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來告曰行增孝士
揚公貶名吾先君之墓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子
先生葬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來告曰行增孝士
揚公貶名吾先君之墓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子
州揚公前先生同年進士歷處中外四十年知先生
治行詳且實莫揚公世人信其文亦莫如揚公予若
復文其事使後人疑其傳故不能其狀獨述予之得
於先生者慶曆四年即先生治蒲之一年予自安化
從年平陽道蒲先生與予語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
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恭聚賢善惡之著著若無
而指意其甚要者衆之所尚或拙之予方疑其然先生為予開其端倚物情於大中之直考
之於春秋無相戾者嗚呼先生所以善唐善也所以啟唐
忠也於今易避而不于人蓋夫衆之所訾謷之叢
反衆之所尚謟之陰奉世皆然而得獨異而取尼耶
宜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先生段唐志且行于世觀
其書然後見先生之志於時夫嘗伸亦夫嘗屈也後

之知先生者甚在唐忠孝先生排公掌其歷居大官在
朝廷為名臣由擢宰臣參士為澄州現察使在廣路
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領兵貴州以其佐事取置為即
復建天章閣待制慶歷四年十一月甚日終于菊泰
用明年十月某日葬云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国
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利宇益濟其先滄州青也人曾祖抗江州刺史
公幼警悟始為童授詩於故尚書右丞張公雍張公
說詩博引經義聽者多所未究公於下坐重伸其說
辭約理暢一坐驚伏初命河南令檢人趙銅贊格於
各營招補樹威趙時者望塵迎謁其佐事取置為即
勝其憤屯日坐獨中以眼事時公勸
訊之明得其冤狀公命擒其刑且責
盡得事盜賊者數人又當建三
卒至都下二人者
共害一卒取其橐橐裝及以某人也
吏事益著用勤至都以物色求之
眾真精審能翻定州民居雜戍
公招徠集歲益千餘家乞為政
誠樂不來歸縱之奉故所至皆便
千里候問歲時不絕其見愛若此
外為和易而內堅介特親旧處稱
再世皆非眾一以何史一生失奉
處之恬然晚節以歌詩自娛有集
十卷私帑屢空不
天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終于雒氏私第明道二年十
月二十九日葬洛陽大樊原不從于先君用吉卜也
安縣氏二邑想十一任以承官分司西京年七十二

以聚意暨疾語諸子曰吾聞之先君我家自隋世為
顯族處環衛方鎮者相繼不絕惟夫掌典文翰為從
官用士譜牒敘去也後世遷其亡傳用命筆授之其
意欲諸子以文自進也數李氏封隴平恩君撝承宇
儁有家法三男長陽進士第大理寺丞次震洛陽主
簿次復奉進士二女長適試將作監王簿張師雄先
公而亡次適相州華陰令楊建用次適太子中舍孫
長卿孫男四人夷仲虞仲子仲南仲女四人並幼銘
曰

王氏世以材武及公始用儒術進句位不大
諸子蓋以文自力王氏其類乎

故推城作德功是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
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贈公墓誌銘

公諱楫字表微單父人少好李特心周旋傳章句義
辣早夜以思不少懈祕自以不足乃之四方從賢俊
游喜為文辭舉以勤成其業年二十六舉進士一上
中第授平定軍判官再調台州軍事推官薦其行能
著數十人除大理寺丞知蘇州嘉興縣事遷楚州
鹽城令以事罷為監察御史由秦亭正寺賜五品服振窓直
殿中丞御史應侍御史歷刑部員外郎出為京西
轉運使賜三品服入謝日
真宗顧曰天下大平
路運轉使之職朕所重選卿其勉之公既受命
法懲重為人稱大中祥符五年秋部內盜起
刑三司開折司東驅兩杞為東京留守推官咸以治
聞者卿朴忠當無多慮凡是有更署者皆錄聞意無
署名位卽第所奏章以求脫為卿行之公至部事無
細大必以陳上皆優報焉明州南
江部舍不得民聲平民十餘人持告咸使指照又令
其辭若無可疑者公行部意其自誣驗入罪徵考狀
盡得其實卽出之實果吏於法雲南盡焚瀘州倉
井監胡琴安誅之為找種卽容迫以期事寧以勞還
工部郎中代史館修撰知雜事同判流內銓奉詔
詳定民吏負官之物播期者公奮其私數狀普尽除
之改三司鹽鐵副使天禧二年成都守當代宰相列

上近臣名三四皆不称旨或奉公姓名　帝曰趙井
国可用擢為右諫議大夫宅集賢院奉士知益州度
支市錦十千公召工較其日力歳止千鈴足乃以千
数上供焉乾移知同州遷京北二府使契丹還工部侍郎加龍衮奉士
知并州進刑部侍郎上雅知公為　先帝所信任且
侍蕃徳為　朝廷重乃拜樞密副使明道元年遷吏
部二年拜尚書右丞知河中府景祐四年拜礼部尚
書五年以疾請老九月辛丑朔大享于明堂自初亮凡三十九日而
畢七遷改贈掲之典実反考其銘曰

宏士字士宣士簡以庸補官士安士字士字士宣
皆早士士寧今為大予右驍衛善大予士弘大理評事
士廣秘書著校書郎女十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晁宇
蔭久適秘書著校書郎女十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晁宇
事李南仲次適秘書丞晁公武少文適晁氏次適大理評
有恒晁氏孝氏婿将男二人仲熊太常寺太祝仲熊
奉礼郎将女八人皆適士族公亮年十二月嗣子奉
公之喪葬河南万安山之原自初亮凡三十九日而
葬七遷改贈掲之典実反考其銘曰

狐媚亡官百工之武公実戦之　天子万祀百官是
維公実毗之五福之後既徳而寿公実有之百安之
膺爵已定公実命之既封而学既国而亡公事実之

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令贈大常博士趙君墓誌銘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兵部尚書御史大夫知鄧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誌銘并序
先君先夫人之第三子名撰字仲雍鄧郡安陽人奉進士累上不中第五年五月九日以疾卒景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河南壽安仲兄冢左而誌其墓曰巨川少予二歲幼同游嬉稍長俱就師起居食飲无一異然予好論說古今往亡而先生辨是非巨川独善靜不參一言人皆村予以謹厚為巨川平十七由大父廕得官初補維師酒又掌衡州牧馬于別三年予在京師巨川以疾棄告還往已不克見它日視篋中得手抄歷代史及安家書裡數百卷及現所上邊事欲國家支五代衰制籍年代興以紓民之用又以兩北為邊兄百餘萬戍安寨獻皇不足為捍防不居暫堅民增屯要害之守及我先君表墨未久一男一女大人諱氏皆封已載墓名材誌慰不妄生死今為銘曰吾家自曾祖以及先君三世葬此而世異其處或東或西在地之兩用術者云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并序
陳君名麟字仲雍鄧郡安陽人奉進士累上不中第

自訖其篤曰始吾好處吾書通其變能使國以富強
期少閒于世以尺其術念非進士無以進今數紐年
且裹所蘊畜乾將不用其能安家道罣奉尊治生業
是時君母夫人在堂凡貴始有位于朝賴君奉養日
益充其治生用術至精年豐必易物上下歡散忌餘
皆有宜日不為浪亡歲較之則大有餘閒是鄉里稱
其長者以兄廕得試將作監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
八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有父芳贈尚書刑部郎中母
辭氏封福昌縣太君娶刺史劉氏溫州防禦使平之女第
和嗣能持其家去後君二年卒生六男安仁安世安
國安上安靜安民一女尚幼安仁由世父廕補太廟
齋郎安世將作監主簿鈐曾奉遵士兄喪今為刑部
郎中直昭文館君以累積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河
陽太平鄉北關里先君之墓次夫人祔焉銘曰
賢者以道進退無失得其次尚功名以術溶累用不
則施其家以仁其宗安其歸婦要夫獨善者是不以無
天人姓李氏滎陽人父薦累贈尚書令母劉氏追封
齊國太夫人李氏世衣冠積德產善學諸女紅卻資預
為嫁具禮器服見以和及夫人第仲兄今像州至捌
由進士高第不中第數歲襄夫人將養中物盡內於
盛捌曰兄以氣義為鄉里重宜士頗仰給比以疹兄
用登相奇其識陰擇節士為之配是時巫捌尚翻翻即
陳公文基雖俱以名聞京師景德中同年駙科等夫
人適捌陳氏陳公官州縣卒鈐卒巫相位通重夫人
未嘗以兄勞單其夫救事先夫人能動礼自持承顏
下色無小怠先夫人年逾八十步疾食飲起居須夫
人仍安陳公昆弟豐或勃夫人悉視服以自奮重夫
人曰始吾生大家嘗以約自病著以吾安於約
友壯食裁自充然吾夫不以貧故也素何改吾幸宇郎夫人通釋氏書性慈想不忘
語言捷針永安縣君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河內武
陟之私第年四十四生子五人安石安定俱以廕補
官女四人適某人公名貴今為刑部部中直昭文館
景祐五年正月庚申葬夫人於河陽太平鄉北關里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

安石曷予善求文誌其墓麾銘曰

不以財自私或失以修能以約自持或病以侈嗇美二者兩無執君子曼惟知在婦惠夫迪以顯子多而才

無憾之年執為大孔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故福寧使兼相王文康公之第七女年十七嫁將作監主簿陳安石五年二十一以疾終宝元元年五月明年二月二十二葬河陽大平鄉北關里夫人在室相予為最幼尤為家人所敬重既笄以

大理女賜冠服歲時得朝見中宮恒至孝居喪扣衷號呼不食中外姻族來弔者莫不為之致哀夫人毀瘠無生意弔者莫忍視更為之致哀夫人持法自若始終無違其容止皆充其德為安石鄭卻故父貴今舊尚書郎安石及夫人之兄益吾嘗命于將適夫人行實俾予次之幣之以銘

孝友予性推之為仁睦于夫氏由孚舅姑年弗与侍

嗚呼夫人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并序

進士二女一嫁大廟齋郎潘通一前幼室元二年葬

月某日二子奉君之喪葬于北郊之原居卅兄昌齡

今官五品故先君先夫人

涞之大母君於宋大父之行也又嘗皆奉進士同硯

席故詳其為人銘曰湯亡桀嬉亡奭桀嬉亡奭湯亡

象德而常在家之閒寔士之良葬從先君刻此銘章

既寧睦以永其藏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縣令贈太常博士趙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孝字某兗州泰鄉人祖某父某世以儒
衣冠遇亂徙頴者兗州陽翟二年公始生幼而孤卿
里少年率從虜教驍膊田獵頓以材勇自奮公獨廢
衣從先生游讀書汎通大義馳射古通人世不以能
自名故得以文史進母嘗疾劇晝呼聲不絕公吮其
咸泣而吮焉數從虜帥掌文記得本渠主簿又為殿
狐尉遷蔚州長丘令雍熙中王師至其地得歸京師
授河南偃師令累調工陵岐山義烏陽翟四令公性
剛明尚義節事為吏過事敢決無留獄所至以強排
強在工陵過蜀考順乱轉安食白峽而上為群夷先
使者以狀聞制書褒諭蓋陽屋帰恒師家居四制舉
令遷七十居其官請老者得以衆官致仕公是時
年六十九居其官請老家人以精力尚強勸其再調
一邑以五品還家公曰吾量力而止豈以虛名自假
乎乃以疾請後十五年七八十四終于家夫人刻氏
慈明有賢行後公十七年而終年八十四子僧余
及布一女適進士張康世孫六人文史尚文子文潘
文秀文懿文公之長居也命僧主家政及奉進士公
在吳已登科兩佐使幕今為殿中侍御史再贈公為
太常博士夫人授封安安縣太君太君之喪僧余無
每晉御史為嗣子考吉卜葬公河南洛陽邙山北原
安居卅為銘曰
物故孝哉余人其薄厥報在初和而不行有美其珍
怙予莫克卬山之地茲為葬使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兵部
故供
史大夫知霸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顗忠字晉卿其先樂陵人祖奉超為捕海軍大
將軍中父延斌國初以材武積功為捧日左廂
都指揮使富州團練使贈左武衛大將軍公幼明慧
語言辨起如成人七歲得見
太皇帝帝即位給事殿前殿直供奉官皆皆以等班冠其官稍改
陰有左騎卒叛為盜命公捕之方合閫為瓦矢所中
投去矢擊揮衆益進遂破其衆以功遷右殿崇班自

是元七遷由內殿承制歷禮賓副使西京左藏庫
洛苑文思五副使至供備庫使其所任之職即全卻
七州餘信等州卻兼檢使知滄州天雄軍駐泊都監江
淮都大提舉捉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再為西京
水南北捕賊巡檢使知嵐憲翼三州事最後知扇州天聖七年
十一月九日以疾終于任年六十公性重慎寡言雅
恥後數奉使四方是時
大宗皇帝喜詢外事凡
或以應對敏給並被恩
公一年而終二子長正臣左班殿直卒次正平右侍
禁一女長適供奉官閻門祇候王守慶次適前并州
司法參軍謝文賢次適供備庫副使彭毋問將二人
長奉三班奉職次準次尚幼室元二年十月二十七
日長孫奉奉公及大元之喪葬于洛陽北邙山大樊
原銘曰
幼明而通壯才而奮等睦並扶政成于即持身以莊
秉心惟慎夏初墾秋未穎弗進奚各之陽考卜其
後世以副芳千隋令問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蔡令陳公墓誌銘并序
朝請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陳公美撰
公諱貴字仲通其先封郡安陽人父荅蘇可覽今為
河陽人景德二年中進士第累調杭州臨安秀州嘉
興二主簿陳州河南令用知己薦授祕書省著作佐
郎刑尚詳裁官歷祕書丞太常博士為審刑詳議官
監左藏庫通判宋南府知衛州事入尚書省為屯田
度支兩部三員外郎知淮州事移利州路轉運使又
為陝西河北河東三路轉運使三司鹽鐵判官由河

東入為一司户部副使遷監鐵副使景祐四年授刑
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事寶元二年罷州還過河
陽寢疾以十一月二日終于家年七十二公少倜儻
有異節通脩緊知兵法善談迎事成平中大將楊瓊
王榮喪師公詣闕上言前日不斬傳潛張旭乞使瓊
鎮晨死敵而不畏陛下法令不更舊制復當益施宜
者凡合戰勿奔者大敗之大將戰死稍將無傷
而還為麻軍同軍齠城圍則部力足救而不救若以
過道如此罰明勿上原矣天子壯之召拳士陀試殊
屬論固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皆賴賜毋怙休息
久不城戰關事當以衛京師不置緣邊戍邊美若
募其土人隸之大小軍又籍丁民為府兵使北無耕
牧而兵奸或不出蓄練敵情無驕心及北方請盟公復上言
十万今秉要初通軍出則府金皆收贍之虜嗜利見
得吾民自可之北戰總事為
中唱卓得同出則主領其姓名以是數上邊事者握
曙第六第及第公為史部嚴時特法不私所臨川森
啟以瓊筆已即罷狄遵路又論邢恭遷特線率三篇
皆上之其形勢篇論兵法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
北之險然自成虜城東江海三百里甚地沮澤燒埔
所謂天陰非虜莫能入由成虜兩棲狼山不百里地
廣平利馳突此先爭之地几爭利之地先居則遠復
趙則晉至有以待之基選將篇昔李牧趙州虜
不敢犯閩南尺寸地今將帥大紮圍恩承遇魯以謹
重取信歲率用敵過不知所以為方略故虜益蔣將
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効也基線至
愚出所蒙疾盜賊為最基歷汴州南西乡華陰公嚴綱
為恐悚言期不數犯又公遷去其父老遮道流涕
曰願公留三載使不苛予父公化得格為善良專頌
財賦按簿籍有亳釐數必窮治之常日吏視官物
如己物雖非忠孝在利州禹廟歲飢民出就田谷以賑
民有積谷以視利者皆令自占基數計口以留集須
餘民發之所濟百餘人制書褒論在陝西議塞上
壘柵狄遠不足為鎮守者在河北請更徐鮑曹禹四
水以奚毛田招誘其利害為民夏之違令也公悵

然自吾四十年為
記不用今老且病志力不劾豈非命耶即乃抗疏以為
元料敵勢惠其大
夫今所宇之塞地
客体奚技伏出奇
兵擾吾边候則勝勢在我如虜千大入統以推
惠滿大為今之業宜講之以利誠之使招軍名善戰
者数人不数千人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其文千餘
言大抵翻此又書

其志推公此心豈專功名蓋以治國未能去女故耳
謀於事先慮危於久平壮哉遺文其沒犹生得非於
用明而於上試者哉

在朝先君得以大理寺丞致仕累贈光祿少卿母夫
人鄒氏封永安縣君男五人安石安定安期安道安
期安禮皆太廟齋郎安石進士簿安定河南登封尉安
禮安道皆將作監主簿安定河南府户曹參軍安道
大理評事南通州海門人適殿中侍御史李博
將作監丞庵章一尚幼葬平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之喪葬于河南陽大平鄉北閻
里永安易祔焉銘曰

逮於事不疑其用明之至尽其忠不隠于上誠之至
壮歲攻边白首益厉不以不試沮其言不以疲遠易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宣和部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河南府洛地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秘書丞尤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監門衛將軍使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為清泰軍節度使父仁矩事晉初以忠於晉君遇害故人

帶延廣陵其三子君父其中子也得七大原及劉氏掠其地以村勇隸帳下為裨將乾德初劉氏大將有欲其地內屬者諜覺牽聯坐死君尚幼潛小校張謙負而逃匿其家數年歸於故鄉為尚氣節好施與以豪俠聞於鄉里人皆慶勉急待規矩事親孝信不違意仕經倫罕始來河南因家焉君性剛少長於閭巷敬施以義氣自許與人游處動息

皇謹慎以是當世賢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年某月以疾終於家始事氏所居之側也季即尚嚴軍使堆君父之把烈兄弟絕故鄰其名君娶郭氏治家訓子惠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五子宗準宗禮宗魯宗孔皆早亡宗準唐州團練推官承廕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借職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堪業進士仲方大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於河南太行鄉萬安山

之原唐州從事君以詩文為請初于在相宗王丞相
府從事君其壻也
事君盼予奉之以歸是書德於予者德且厚於其親
之喪是宜為之銘
嗚呼君之生或窮大義或脩危國家再賡勳辛以
存其鄉甚我及君之奚子採寇以仕自進以興其家
豈前史所謂有脩德者歟

故福建路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柱国都尉歐公墓誌

公諱克從字徵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掛名郡以
行稱父昭化始以
軍蜀盜起城破被拘賊將活以官僑肇焉數拒司戶
獨叱之且大罵垂斬乎足亦不屈
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吳州仕丘尉吳州司理
參軍會契丹入寇城中豪貴輸軍用下民被其
苦制以期會又修理獄事與法吏辨刑事常以讓直
取勝轉運使劉公綜強力自任於吏事少許推數獨
名公才就薛天雄軍都度推官磁州民有競田者連
繫百餘人累訴莫能決俾
公按其事得寃附曲者咸
坐之既出無一異語知天雄軍王公承休屢以功狀
稱于朝授大理寺承權知
東封泰山以置頓之勤就
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
涇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
決先帝公視畚版均其歛
久無訛旨之芳詔慕下吏
決無毫釐過縻或貲裹北故
者輕之勝者增之民咸信
吳敢自欺郎中肅然事迎
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
其情狀聞
真宗嘉四使天下郡守皆如二臣何
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單望奬任之於是擢為福
建路勸農使兼提刑獄
行部至河州感疫癘歸以
署牢四十三公少孤無兄
王公薨於常山通守一見
弟事母甚謹故知雜御史
以名幹許之遂以女歸為

及始言廣直果斷不避貴勢所至無留事卒以能稱其為人尚義節好施與有燕趙遺風幼孤既仕于朝再贈司户君為大子中尹母夫人李氏追永樂縣大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夫人明達有智略至性過人少時母孟氏沒廣中夫人未嘗肉食客使課督訪其母凡十餘年散父貲數百二男長傳將作監丞次知鄜州早卒二女長早卒次適縣氏主簿高鼎賢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之喪葬于河南鞏氏唐興鄉群賢村之南

原其銘曰

荊野之氣鄜士之裔稟于勤剛承厥志毅聘才而閨秉直而遠胡嘉其年常充其志義河之南得於是葬不磧家基在公之嗣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

皮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子良字庚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為其丞相父嘆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幼能屬辭洋洋千以家集上獻祕尚書以文章取重於燕趙遺風幼公既仕于朝再贈司户君為大子中尹母夫人李氏追永樂縣大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夫人明達有智略至性過人少時母孟氏沒廣中夫人未嘗肉食客使課督訪其母凡十餘年散父貲數百二男長傳將作監丞次知鄜州早卒二女長早卒次適縣氏主簿高鼎賢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之喪葬于河南鞏氏唐興鄉群賢村之南吳越顧侯棄散施魄琴窮歷仰峰入載自克然物給睇層於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舊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鏞早亡次仲容令為太常博士三女適曾經宿扶之張參省士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 上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其官告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博奉公之喪歸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祔禹錫曰

皮氏種名厥初襄陽後家于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

其惟循理才當而通命難常克公葬河南是成公志

公有令子既孝既礼遂家河南為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并序

河南樂承業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涼母以賢行稱于外氏以壻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逮殤者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父書求文以誌于壙予不得讓夫人姓黃氏世衣冠父虔長司勲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君夫人年二十一為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于興元之南鄭實元二年正月六日葬河南永安應興鄉渡塲里桑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兵部侍郎諱倢未嘗闕其儀辭通音律樂施與宗族珠近交族夫人君世次為冢婦性寬裕語言動作為諸女法藉其德生四子滋進士中第今為著作佐郎凌早卒涼冲皆舉進士女長適供奉官馮維南次適太廟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郎為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

婦道治內潛德弗彰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剡石墓門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河南府洛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皇起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為中興功臣歷晉漢領兵鎮位至中書令以太子太師還第國初疫薨葬河南通為河南人父仁浦舉進士卒君少由進士甫一上不中第用門資淸試將作監主簿調處州遂昌縣不赴官歷河中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簿遷饒州錄事參軍鄜寧趙寶者授人誣其贓君辨狀立正之改武信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部興儀第見便里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來還照淵資以侍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人名府冤民縣事又徙河南洛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以疾終于任年五十君生公侯家雖不及見全盛時然從昆弟或語時餘風君獨喜儒術與寒士同趣向私室用度奏于家史牒豐無所蓄晚節貧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

淡然其久食固持論議不
先君既終五月君始生毋康氏善州刺史廷潭之女
明達人也教育以望成立而君不克終奉斯可悲已
娶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女生二男紹曾紹復皆
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實元二年九月丙午祔于來
君之喪從奚緩氏原紹曾與于善狀君閱閱俾誌于
壙且為之銘
太師維祖武功特起肇開厥家膺受繁祉降及祢廟
奈以士礼君奮在初乃試于史既佑于申爰遠其志
晚而益篤終則帝遂緩氏之原祔于先子誰復其始
宜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成陽人祖諱朝左司禦率府
率葬河南新安遂為河南人考諱攄同頴德二年進
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有名於時贈其官
曰高氏追封某郡太君三歲而孤養於外氏能自
樹立三十始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身授儀州司
理參軍再調關封祥符尉遷果州團練判官又歷鳳
翔彭州河中永興四幕最後以永興軍節度判官忠
老除太常博士致仕還洛七年，八十三康定二年
六月六日終于家君性通恕善談笑喜人和同然持
身奉法不為強屈審與上官爭辯被人做終出之後
浮叔者衆益仇掌州庾吏繫故迹欲上下通為姦利
悼君初至未有以致其賂乃作匿名書求君黜聰明
幷以金帛授于廨垣君曰是必某吏所為捕送之狀
漏君廉益以聞薦俊荐其行能者數十人止用選部
循資格增廩祿而已流輩或躁為時用君闚之更有
喜色及退居無分產以自資怡然不以慊其心躰強
無疾一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詳悉起居猶平常
自是三日而終郡以明年四月某日葬于新安縣某
鄉某里凡三娶四李氏早亡向氏侍中扶之女封某
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礼部書奏名孝謹有才稱四
女適盧實李宗孟皆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宗誨為
三班借職銘曰
進而益室性禹益通處而實仁為自充仁者固得其
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為養以礼送終君宜有子世

故贈秘書丞左君墓誌銘并序

康定二年八月日屯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南左君諱告于朝來葬其先君於河南緱氏縣唐興鄉解貢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曰子始孩先君教以經藝寔為詞章夙夜以成曰汝遲于學需于鄉士其以衣冠君吾家先君既殁三年于耿進士第又五年始有仕于朝先君亢再進命為秘書丞自殁距今十有九年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辛先志悲乎不及見子之有成也請于誌其墓君諱某字某其先自河中統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世豪傑責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交多賢士大夫信譽一不愧於家年四十又諱欽毋張氏凡三娶內王氏維以鞏氏兩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葬時君祔于君鞏夫人令以萬年定封君六子長瑛及第四子未名早亡屯田君名瑨寔第二子次珙紀瑛係六人並切銘曰

當而學不及以往子而才不遽其仕進命既告朝服以襁褓不克弔葬則俗方礎刻弔孝子志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戶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顏顧為周虞曠功臣祖勳始家河陽終右監門衛將軍贈工部尚書祖杜氏追封鴈湖縣太君公少舉進士景德二年中第授許州臨潁縣主簿歷杭州仁和開封府陽武二尉皆以才能稱知己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事華陰縣事移蜀州江原遷殿中丞乾興例恩遷太常博士先是河決東郡歲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為獻會永知政事奏公宜適獨是公策即撰此作坊引使充修河都監相奏院有奉詔行河即奏司空東郡時言水利害者甚衆奏公不快晝公者掘公所議興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為鄆州兵馬都監移知濮州又移隰州階成二州接連頗有內屬之戶故隰得以成事制階成循吏郡前北

屬户攻陷階州之沙灘寨公至郡馳詣其所究治判
狀寬司牧都校趙釗者擾之公即擒釗道州諭以恩
信酋帥皆款服修貢故垂種落遵定以功遷軍器庫
副使知原州事不煩歲政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
河主是幾十年不得主京師天聖八年召歸奉使契
丹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材之使還知慶州事
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暴任邊者公為樞密直學士
李公諮所薦尋加惠州刺史蓋州路兵馬鈐轄是冬
改元遷東八作使明年擢為西上閤門使旋改廊延
捍禦使始趙德明內附先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師
道必從廊延文泰非廊延不得通自是文牒往返如
隋州元昊初襲爵土公即帥廊延兵雖累驚書
上絕之其年冬南郊貢物不至六
月遣吳克敬所
置橋官以來公即拘其人于館亟
以事聞且閱兵表
函牘稱臣以危其名公即與郭公
固名號誠不順然而稱臣可漸以
議天子方命帥臣經畫兩事所奏
領鄜州生是降捉高令使知洛州事
軍有上書訟公前絕山遇事者又
白州兵馬都監久之寢疾語諸子
年雖以罪去猶願一見上陳當今

恨今不幸遂塞而不伸予以康定二年四月一日叙于官第六十三自公再被旨與皆與郭公同命公既終一月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先內遘奏時授守祕書省校書郎識者惜公之殁焉公初娶張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安縣君二子長曰兢東州節度推官次即校書即皆勤學有才稱一女尚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河府河南縣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偪或順以戚世其異論在公之策

羈縻示信蹟而不復殄有遠恨歷舜之謀唯國之狥

剌此銘章載其忠憤

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普州諸軍事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悉戰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陽翟縣開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新州軍州兼管

公諱拿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父用晦光祿大夫母某氏贈某縣太君公葬光祿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第座宣州準國封開中年二入南書省歷比田都官外郎知文州蔡州事踰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轉司勲員外郎知太常博士知并州樞次楊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踰五年徙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踰五年徙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踰五年徙揚

公諱閎華字某其先深州博野人世衣冠簪族四代祖父實當王景崇鎮冀四州佐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崇於河朔鎮帥史中丞景崇於河朔鎮帥最為恭順由庶子漸劇以德義故以功名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薛懌辭定辭易辭省以才名為王鎔賓屬于時鎔府號多賢士定辭書以掌書記聘於州時燕客馬戎名北門雁行礪以博洽相尚戎大展伏易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生慶晉府永濟令薛瑣遷秩之禮之雖統通鄙以文知名與李敕徐台荷為友二公交葬其才會疾不起徐作詩以為當世朋友無復維者李幸以兄子歸籍氏寔趙郡太夫人永濟生太子中允知康州事諱今上始遷相州安陽遂為安陽人屢為薦鎮辟署歙書泰時推其工書寧真州清河作修敕諭民以不擾能信其言所至以冤良稱公即康州之第四子年十九舉進士大平興國二年天子初御殿覆試上第為大理評事通判濠州四年代還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外候授安德軍節度判官七年除秘書省著作郎監蔡州稅雖照領雷州居歐太常少卿知泉州事大中祥符元年擢右諫議大夫四年代還遷通病三月十一日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五公為文章不苟虞放辭遷而意不窮進止成叢目不暇視佐郡德軍節度推官尋改主判開折司累遷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郎帖職如故三司開折司累遷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郎帖職如故三司判官又為左計司判官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折司推官尋改主判

發兵口語激切又雖以書至十返治悼公聖正知大
國不可欺乃命其大相錦光元輔趙杭兵二萬五千
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伺紹館須其兵出
境乃復命津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宰遣人抵雄州請
和天子詔其部命公馳往公代州將到楊作書與宰
鉤致其情得宰答詞前後反覆無所依由是悉見其
僞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興利使民樂趨
而上收其歡其立法使人易守而難化故所施置通
久而少弊臨上党會虜寇河朔上党與趙魏地最親
公辨叢脞訓簡器供餉暗先事區處民以無擾韶書
褒美初　太宗親擇材臣有由外庭小官不次歲柄
用者公忠力不懈天子深知其能而為見忌者計排
故往不善遷然益任以事留京凡十年為三司判官
不悉三館職事公為監鉄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始館
職自公始　真宗繼　先帝意以名臣侍公開封書
繫因數百委公決之江外阻飢命公撫之皆以任事
稱北方請盟之明年公以使往上諭回卿普使高麗
故以還卿又顧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耕
其公性既任直無所附合持權者復不為推引更歷
中外垂四十年位纔諫大夫千時皆嘆其屈然公亦
不介意故不究其用逝其行事皆非不遇也公既歿泉人
扼又被誣而朝為縉紳屬目時有知者相與趨建陽將奠
之報公德其覓處感人至此公閩連有庳量與人語言
畫誠無偽非議戕事未嘗及權數自以少孤見祿及
親者必拊然感傷為處親族姑姊數人孀且老皆迎
以歸事之甚謹外兄弟甥姪悉為其婚嫁清約自守
家無餘資諸子皆訓以經學例悉得仕子多祈之顯
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終未嘗有三人夫人羅
氏訥議大夫延吉之女鄧王元儼之孫封宜城縣君
子六人球湖州德清尉瑾將作監主簿瑤司封員外
郎琥河陽司法參軍璩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楫
密副使一女嫁西上閤門使高志寧楫密之兄婿今
無存者初司封登朝與楫密並貴公吏部尚書慶曆
三年楫密追榮三代贈公太傅妣羅氏追封仁壽郡
夫人大父贈太子少傅妣李氏封趙郡太夫人曾大

父贈太子少保赴張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其
日楊寨奉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
村距祖塋三十里其昭曰
錦氏自唐載德以世丁時孔歡秉神鈇厥公奮在初
才克有濟曰州曰郡以功以事罔不較利　勿懼
亦既立法究窮曰我布威東夷申化南裔維皇之容
宜輔于治若時之臚則協于義羊胡弗叔佳胡弗至
靡人不嗟彼蒼誰忮在于而昌是公之嗣家版以章
莫則有制豈謹式嘉矜則協茗孝于有家傳于百祀

故兩加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珪字子瑩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韓
國華之第三子初敏慧太傅愛異諸子凡有課述令
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詞之体以蔭試將作監主
簿調饒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郡守
江嗣宗素未知名一日召登郡閣出鴻雁來賓賦題
以試之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称賞
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于屋者其處重如此明年

中第授太常寺奉礼郎知河南府永寧縣事時王公
嗣宗守河南政尚嚴來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
不勝率走府自直屬官提攜簿領慮不任事頗以疲
軟罷永寧在河南名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斯民
吏爰伏王公喜之遂不奪其治且薦于朝用薦移通
判廣信軍事丁內艱服除果遷光祿丞秘書郎太常
丞歷通判趙祁虔三州事愛于西江兢兢治民喜訟
或偽作冤狀悲憤哮吼若可信者非久于政莫能
辨公至會守缺代行郡事寇萊公知河南府聞公
作條教因事以考其杜直不冤召還為郡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公秉政嘉
公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献且以姓名實佩橐中將
薦之會虜遣寢和公在趙州曹瑋公利用以其鄉里
舊公之政及郡牧判官缺奏公補其任曹瑋出通
判濠州事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知壽
州潭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天宮白馬寺並
雪淳圖纂衆出金鍍費且億萬楷匿為偽首旁郡承
風指望商里豪吏相訐濠附會者惟恐後公抗疏言

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改廣南西路轉運使安化州
蜜叛殺且州守將王世寧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
賊利害公上言蜜員陰攻之則寡保岩洞嶲絕不可
窮其速置之則時出侵掠溪為人害師久留也復多
疾癘物故為今策莫若盛兵通其巢穴示以開納蜜
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也戍增募土兵守其要害宜
不能復叛其後卒如公策廣右久無事兵募起轉粮
模具器械公處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
朝廷嘉之就遷司封員外郎轉運副使賜三品服判三司都理欠
湯由司康定元年夏出為兩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
終年五十一公性至清慎動自檢察他人視之以為
難常而公持之終身父兄既歿撫養弟姪極其恩意
閒或文酒相懽門庭之內自為師友有行事不如意
者委曲開諭未嘗及以惡詞故教率效誼競自樹立
為公之季弟樞密副使琦以慶曆三年進榮三代故
公之曾祖庸晉府永濟令諱瑤太子少保祖太子中
允諱贈太子太傅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
夫人公娶李氏封壽春縣君公歿纔數月而逝四男

景融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亡方房
試秘書省校書郎直史館著作佐郎崇仲野次平次
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權窆奉太傅太夫
人及公之喪於安陽之新安村李氏祔焉銘曰
慶曆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章之工可以觀公之行
特清太高率或訐評篤愛過慈實性踰中書趙
爰書以正嗚呼厚其稟而嗇其享烏得以言命

故翰林學士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盧公嘉話撰并銘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參軍累
調光化軍乾德襄州襄陽二縣主簿夔州復部令泉州
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朝為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入尚書省為水部司門員外郎兵歷知河南
森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縣知蒙州事白波發運判
官最後通判河南府事實元二年八月十日以疾終
于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德初以進士貢有名祿禮部

棣在高等有以先相名聞者且曰虛其男不當典科
事上亟命以官吏部復持公等未中格遂以閑曹授
之公既見試於時蓋以風節自勵研里朝夕勤事勇
于行已不以上官不合易其守前後研斯疑獄滿肌
民疾奸吏復遣亡所部監司以真狀為薦者相繼始
終以幹理聞誠為古文章有集三十卷別著晦書一
卷雷感誌三卷注孫子三卷雅愛太白為之注未成
臨終命焚之獨留一篇并序且曰後世必有喜德者
焉撫宗屬及妹子之無依者親為嫁娶幾十人為
著以官不屈也兵死公之子九人戴臧城成戴錢戴
戒臧城有文行早世戴成戴錢戴皆幼亡臧以進士
第為河陽尉戒臧並舉為詞章二女一夫亡一未嫁
振喜康喜寧喜祺尚幼慶曆三年十月辛酉臧奉公
及清河君之喪葬于河陽其村之西北原銘曰
既艱其生又室其仕匪俗以冏考將永瘞公秉常考
方以屬道不屈考文蓋碑追命其先考如始里惟北
考心考德之至銘銘其旌考公之
故兩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邊檢兵馬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潭淵徙河南令為河南人
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法參
軍趙州小陰縣泰州錄事參軍遷大理寺丞歷太子
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比部員外郎換
左藏庫使改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復為左藏庫使
南國義侍御史臧奎於公有舊恩名其次子示不忘
臧氏景祐中當得官對從
流軍上感動和贈永相工部尚書夫人薛氏追封河
南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相太宗後徙宋崖
雍熙二年以疾於九月公始生公感家世景福若常
自陽里是五十年遷命常伯率履其志世皆異焉薛
夫人漢相尚珪之女尚丞相實封兩國夫人公祖諱

領晉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九歷監台州酒
杭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軍通判邠秦二州
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移廣南
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州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
無疾終於館年六十七公性通明甚為吏事雖細微
處之極精或事劇体鉅細人舊貼不敢議決之益不
疑卒無纖毫差失所至以材聞在秦州會曾公鞏治
兵奸戎命主儲向曾公能辦戎雖軍事亦兼謀
議遂力薦之明道中歲大飢公為坊州出廉粟以賑
民俾吏周曰心待報公曰民方徒溝壑緩之固將日
暮　天子至仁必不以加罪吾任之無恨公
始緣曾公薦世多知其有文略王丞相隨與相容言
公策略可試遂領使戥及以疾致仕還居而疾卒會
張定公以留守入相嘉公精力且惜其材乃復起之
公重厚寬愛不務峻刻於治獄尤尚平允德厲有一
善收稱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下亦
樂為盡力劇飲至醉不亂父應之累贈七田員外郎
配諸葛氏追封永寧縣大君娶董氏封金華縣君二

男沂右班殿直炳河南河清縣主簿四女皆適士族
慶曆五年七月五日沂炳奉公之喪葬于河南縣洛
苑鄉司徒里銘曰　夫文

誌銘碑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袋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知均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之墓誌銘

故將仕郎守鼎州桑壽縣尉任君墓誌銘

奉議郎前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宗諤字某其先曹州冤句人大父諱某避亂徙河南遂為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名望相太宗

真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英國公毋崔氏秦國太夫人公以廕為秘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中舍監騏驥倉西京左藏庫副使監左藏金銀庫召試賜進士第累遷秘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戶方三員外郎歷監香藥權易院同判國子監判尚書祠部吏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判河陽知萬頃監入為開封府判官遷祠部郎中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北罷知徐州更兵部刑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檢校工部尚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州徙衛州加果州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權知延州鈐轄兼知鄜州嘉興州防禦使復永興軍鈐轄未至改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秘書監致仕慶曆五年閏五月一日薨于河南會節坊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公未冠從美公鎮代地屬楊繼業初沒虜數出提邊美公收之城下遂擊于土墱重虜又敗復用奇兵破其數萬衆于繁時當是時代兵驟勝 朝廷倚重美公公朝夕左右稽求畫或俾按視行列傳布號令公亦善騎射馳突往返幾危者數美由是以知勇聞

太宗常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北兒吾行將用之
嘗英公以功入輔深抑子弟私恩故前勳不叙公與
仲弟宗礼舉進士有文称漢臣之不令與寒士爭名
訖英公再秉政仕不出筦庫景德初制以六科取士
公上安邊議求武足安邊社自試不報大中祥符
中增前議為三十卷詔學士院召試初英公論行賞
及修宮事有大臣之言顧與當時得幸者意異至是
公止改署國子監事天禧中仍求東郡並所千里輸
菱藪完復故通慕吏懼擾民力不堪致將以籍逃歿
大國及撫使戚不三年更貢不至朝廷思公前議進
領閤結往護西師辭日對教刻訪以九事一則体二
易義餘悉與家奇正之說公數荅明旨上歷遣之在
鄜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帥臣密訪計議公以虜勢
未易輕兵戰關械在趣利未幾劉平石元孫敗沒黃
德和遣還延州不納又使鄜州公以軍各將琪而無
歸所以取乱也乃約之拘德和於館抽其脩表鄜城
大而不完公方議新之會虜騎至是時天下久安
人不知兵上下惴恐將棄富山谷公舉措不失常度
疏人析農外候謹門防籍入而蒙出衆赴蕃鎮漏者幼疲癃便之各任
其力至是期建益發屯兵增遣近至護軍公復
內徙迎曰吾當得請矣平如初志公漸英公之訓以
愛民想物為任凡治民先本風俗而儉節教之殖木
藝以資其生故民懷其利而懷其愛其刺舉外部
吏屬不職者直其罪扶不隨徼數議刑章或引律比
罪有待全錢自經者公請少貶之益損其數秦三上
言益嚴至願秉兩為在當順縣會秦人千即春叛屏
醜寢發公遣吏捕之不即從公曰夷性安撫吾撫安謂吾
赴力不制急甚矣自將州兵攻之衆數千秉戟公
分兵為三錢破之進拔其四柵夷僚遂定監司害其
功不即聞代還朝遂竄之為開封府通判自是數
進見所論為遠事會曰虜貪而尚戰同家羈縻二方
子厚而備先非久策也然惡公先叛其商悍而不仁
始嗣而用其衆西凉故地且盡之矣特其武必肆於

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遺經術明治亂陰陽象緯之書叢詞萃說錯見互出世所難曉者公鉤深發源貫穿條理無不決洽尤長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斡其語以為勝負施於今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因公官者十餘人其保任不問疎近皆以平為先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始官秘書局遷康定庚辰十七年以大秘書遷第侍強力究神清識明廉寧壽考時罕其比有文集若干卷別著劉編記花木品二卷夫人呂氏封為

其趣如風馳金其聲旌旗其容廣知我備矣予敢攻

山外安堵懿公之功公識執先公才執雄執艱其任有志弗克於昭太師元名上公公實嗣之顧而未融世德益茂陽翟其豐有子有孫慶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 并序

河南張公諱子皋字权謨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卒于東都遵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爽狀其行實曰吾兄以文章名于時孝友稱于家識者以為尤能繼

乃祖丞相之烈雖吾兄弟亦推之曰是將復興吾宗不幸始此被譴遷河坎壞以歿生於淺浮非命欤今年其仲弟子蒙以書來求銘將以慶曆元年二月辰日葬于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子蒙見於公固久矣語予曰吾受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否易意者子也公知子若是不誌其墓曷舒予悲公之先濟濟人實大父冀公始遷河南祖諱森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諭秘書監毋呂氏東平郡君公幼而才敏景德四年、南十八舉進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聲者

皆出其下明年取甲科試校書即知鄭州新鄭縣事遷保平節度推官吳公奏授秘書郎館閣讀書于時朝廷尊瑞命修礼之從官及儒學之士率試賦詩以稱上德其筆潤典奥布於人誦者孟才一二公雖晝少秩卑而常得預焉由是天下知其名擢為著作佐郎諸公皆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附合寇萊公參知政事復秦掌麾勾院遷主記室萊公罷之會留守西都是歲萊公薨之而未召試直史館初公在雍丧配萊公惠以女歸之而未

鄧州將素貴他時佐郡者多詘礼事之公曰朝廷之儀貴賤有常制苟過之非所以處国体安大臣也持己必以礼無慮羣過差人以為難轉司封員外郎實元年運朝命決獄內侍取閤於時論譏有風采雖五十有一公生貴家少年取閤於時論譏有風采雖韻格素高而不自矜屢人之上人未始有知也世所謂扩人不吾辨也公既見摘廉宣於洛及將告前後幾十

徐羊洛中有吳公別墅常與親舊談遊觴咏自適而時宋石掘壽始盡得种有鞏為時用者公礼之如遊仲武果官仲衆奉進士公亦仲庶果官至通遊士李在已先循一出不懲於色他人問公不遇為寫公不自寫也有文集若干卷擊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為嚴民有訟者正辭其曲直鮮絶以法故去而見思歷太常博士監西京監院改壽州教授遷大理寺丞久之田賈外部判吏部南曹明通二年冬宰傅李丞相秉政萊公亦出知慶成軍徙知陳州以郡入田租素厚求為他郡泽邓州未行改通判

帝嘗錫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類求為通蚩厚為爵然死之日曾無銖而之異為閭墓而之著其人雖沒其名猶存必視其巨細為世之迹遠故君子置彼而忘此若公

者進士由其善於不自謂之窮況其殁耶然公之才名卒顯於世嗚呼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知均州軍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圭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解州聞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參軍召試為崇文院校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秘閣校理歷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外郎、中

由校理監戴造院判三司理欠遇由司同修起居注出知亳潁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掌文章高與正最明於制度辭要論國家常事下民為兵而群下擾動田籍不先定故也今吳吾農民數於籍十一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十者皆兵部伍有等更休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將判書省推本仁義節制之說於時號為北州大儒及在秘閣陳濮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畢書備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未至其志在長發如此文章高與正最明於制度辭書百家無不通尤達地理志天聖中頌開舊老奏讀書公在儒館德宗侯先外郎廣非命郎所善文集想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隱德推于州里贈衛尉卿諱蔣妓風縣太君歐氏公之考妣也娶劉氏封彭城縣君奉先始以勤孝事公以業明鄉家以慈清後從公十二年以慶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終于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理寺丞監寧州酒稅叔旦寧州彭原縣

主簿次二子未名早亡女長適鄆州須城王薄范
孝孫次適將作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
座惟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閎次並幼物
武當遁南陽愛其土風遂家居焉彭城居既沒其九
月仲昌叔亘護其喪自北面來歸南陽伯郭自武當
奉公之喪以某年十二月庚申合葬于鄆州糠溪礼
義鄉千保里從先令也銘曰

刻此銘車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并
序

南陽掾任護告于曰護不幸早生而喪先人養於母
氏既有知然後當先人之未葬顧弱且貧力不足以
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吏郡縣月有廩
入以遂其初志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汝州郟城之
某鄉某原頃冀方石以銘其諸氏平閒採錄窮詳盧
以克有立又嘉其祖能道其先之行實故為之誌云

君諱某氏某　州清河人治五經盡明其章句大義
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公昌言居館門下趙
公個傥尚義節君不專經藝取令學特以性識敏辨議
論遠悦故始終礼異加強記傥人趙公常令讀通上
碑亦通則能誦咸平初中第補京兆高陵尉再調
瀛州樂壽尉君官頗有蓄累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
一日以疾仆于官舍六十娶朱氏生子二長曰希次
即椽令為君後銘曰
古者士葬以踰月傳載政葬服紲者謂葬不如礼或
葬埳而遠非不即葬也近代拘忌擇陽之說有累世未
葬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者始喪之日即葬於陽
其祠非不為蓋不能也始與前而訖者異矣

蔡樓駙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故資政
殿大學士懷州相國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師某
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慶事某或依
違其言公忘丁寧晶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
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詞不少恩假某始悍悍中慄終

刑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論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令覺謝歸錄以自思一言之証天定鑒之以衷服不獲悔故史之列情礼莫仲鳴呼哀哉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誠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周為前輩至于年當差長七歲再世路相期在于向首故別去之甚為戚戚相遠不數為書問公之聰明宏達守以仁厚論者咸謂宜貴且壽況復術士言與論者頗合蓋不虛有意外事閒計之日既驗且論者與術士言不宜鬱而是傳者不妄也嗚呼某自辭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命論者為然先識其術士言固不足信雖体強疾寧必其長年耶事秋性諸卿下前日叔謨來言公于客坐中目某信士期之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書為無聊此大恨也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服下一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不及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聽公政事誹隱屢疑未有異論公或意悟歡如已出某雖理屈情切無據非公盡誠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孟以私恩其為鄙薄可復通乎臨紙悲慕不一仲鳴呼哀哉伏惟尚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恩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

論朋党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減永濟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洙右
臣伏覩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勅
詞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臣識慮闇短竊以
其人忠亮有責義爺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口語籍
多云臣亦被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他事被譴臣
固無預令覩勅意乃以朋比時眾臣與仲淹義分既
厚從不被薦論獨當從坐況權知樂論臣則負罪甚
深雖然國恩寬僕無所指名臣內者於心有媿面目
況今請自來與仲淹從貶比臣絕疎今來止因上言
時閣來遊起武以反奮闕二世范下吏武曰遂德令
盡不足畏乃祝脩媚事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
蔽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責二事以范亂
臧亡為諱故秦脩之宗社數年為墟　陛下視今
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盛孰與漢武開國基
本仁德　陛下憑孝愛民誠萬一於秦脩里於西有
不臣之虜北有強大之脩非特閉卷盜賊之警也自
兩虜叛命四年喜怒善數擾內地疲憊輸兵久于外
而休息無期卒有衆變如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
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達事容納直言前世人
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通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爲慮
危士爲惧此賤臣所以感憤於色而不已何者今命
令教更毋寵通盜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惧之在
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而　陛下固縮不革
奠壞日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士爲
惧者以此大命令者人主所以重信于下者也異時
民間朝聞朝令莫信于下者也異時
命令數更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漠一
言者以　陛下信之不能終相自紿其謀以爲無益
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
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愚譌從中而下
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出後專制或起主擅朝
樹恩私竟名爲科討令
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針討之弊
語以爲不久當更說而信然此命令日輕于下也
命令程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漠一
言者以　陛下信之不能終相自紿其謀以爲無益
此命令數更之弊也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
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愚譌從中而下
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出後專制或起主擅朝
樹恩私竟名爲科討令
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針討之弊
非且使大臣從之則據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
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達事容納直言前世人
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通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爲慮
危士爲惧此賤臣所以感憤於色而不已何者今命
令教更毋寵通盜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惧之在
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而　陛下固縮不革
奠壞日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宗廟爲慮危士爲
惧者以此大命令者人主所以重信于下者也異時
民間朝聞朝令莫信于下者也異時
命令程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漠一
言者以　陛下信之不能終相自紿其謀以爲無益
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
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愚譌從中而下
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出後專制或起主擅朝
樹恩私竟名爲科討令
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針討之弊
非且使大臣從之則據
沮壞晉則威柄日輕陛下又聞畫公不阿　朝廷而以
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畫大臣之守正不
私難矣此愚闇過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當以勸
功也北軍以來增御及給官大醫之屬賜與過厚人
閒傳言內帑金帛皆　祖宗累朝積聚　陛下用
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陳速之人誠不能詳內
府豈嘗之數但見取于天者日煩即知蓄于公帑者
不厚臣亦知國家當西方用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
未必皆爲踊于所費　陛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萬一
陛下行事威動耳往歲閩廣盜賊不悅服或見侵人所得還厚財性，積數人猜不
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在所論三事皆人，所
共知近臣從欺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衰秋之
爲患親政日弊而　陛下不悟人心日危而　陛下
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然後出謀漸進細
紀漸舉國用斷足士心漸奪衰秋之患庶乎息矣伏
惟　陛下深察秦隋患閹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

論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非獨賤臣事
甚是示天下幸甚千祀鉄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
之至臣沫昧死再拜上聞

論朝政宜務大体疏為進奏院
狀事

十一月日朝奉郎前行右司諫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沫
上言伏睹
陛下即位以来延接群臣訪以治道屢降詔書開言路
此漢明帝察吏以寛為明皆著訕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
惡必察之在下忠邪必察之非

之言易以進寛厚之論難為陳伏惟
陛下采謹
臣寃私之識鑒其主校事之聲因察澤之後發寛大
之詔明諭有司凡
陛下徴
召介之忠非勵揣欵誼使害
民物者勿復以聞采君慕
陛下之意而遺其大則事若從而忠
臣狗私滅公比王誅之所
加而
陛下紹神聖察無忘其細和
者戒矣程著之言推理明義
上聞
論朋党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前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
事臣沫昧死再拜上疏
皇帝
陛下臣聞知賢而
不能任之而不能終於
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
冬陛下即位之初首
召故翰林學士歐陽修等
數十人皆以次為諫官御史
臣竊以為此皆一旦暴其
見用又
陛下知臣之明修等
能終其蓋聞唐魏元成既
之後有言其阿党者遂覆其碑近世
君臣相得未有

如唐文皇與魏元成者朋言一入則存庶之國不終
臣未嘗不感慨嘆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
任之為易終之為難可不慎歟我朝以內外為說令天閣慕裏
北臣以邊事之重故不復
出補州未當裹以親自請以通作若以通作堂當進
其官秩若以親請則裹在京師不三年已再省其親
士大夫去遠方而仕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裹得
遂其私恩我則裹之不當出明矣　陛下優容諫臣
在唐文皇上稱等之才雖不視古人然所施為未能

少及於親元成則聞毀之言不必待其浸而後發也
伏惟念知之已明仕之已果而終之甚難則
天下幸甚臣愚惓等之賢故惜其去　翔述而不
盡其才如　陛下待惓等未易於初則臣有私道賢
者之美如其思遇已移則是朋黨之責矣夫今世
所謂朋黨甚易辨也　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
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眞朋
之論異日某人或以事見疎又詢于左右曰某人為

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
然我謂之公論我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
繫于　上意不繫于忠邪　陛下建忠謀堂復稱朋黨是則公論之深慮也推聖明教察為
陳之言不察見采此又臣之所以過計者也臣誠為
臣沐昧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潤州軍州事輕車都
尉賜緋魚袋臣戴胄等臣聞聖人鑒治乱莫若右臣聞聖人鑒治乱莫若

前代然於事易考于時易遠則莫若近者
故開皇無遠歷隋為王中
夏臣以為方今憲法當古
于　太宗實史具存曬然
猶首伏惟　陛下詳延往來信而備物書
契之所傳繪帥之而道無不該察矣今當其斟酌
足以順考古先垂拱百代
追三代之盛而錫福稱頌永謂此理唐虞踐臣正
獨以為政教成當未踰于
正觀之治輒敘唐史宜其

陛下留神鑒觀詳而思之勵而行之則正觀之治不難全及由正觀以復三代由三代以至唐虞堂遠乎

聖澈切屏營之至

論城永洛利害表 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管句涇原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

朝旨復修永洛城事臣本路

將佐前見

朝廷累修此城人心愁怨曾未通月復

興建無不騷擾今興作之害費用之廣臣且置之而不論而應者既城之後為害庶大兵臣竊較計利害為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何自城吳堡通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概皆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之防救是自守不當更有動可以戰可以持重為屯聚者獨秋青耳將之兵再然大概皆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之防救是自守不當更有動可以戰可以持重為屯聚者獨秋青耳將之兵再然釋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則兩皆敗五則兩益參研

新貴視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界內實捐慈于種落招討之得也臣觀古羌之為害多矣今西羌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強悍不招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益深皆以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攻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屋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概皆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之防救是自守不當更有動可以戰可以持重為屯聚者獨秋青耳將之兵再然釋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則兩皆敗五則兩益參研用益參研謂我兵而強敵勢此城本無稅籍自兩都用師大增屯兵今平雜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平弱之民嗷以慈困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悅復發兵援送則所費殊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資以事無用之地此為害二也且調遣令下出師勞弊天下聖之不能勝餘之不恒伏為我之寇雖有賊吳而已西羌種類舉國本無賊介之隙今無故據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

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之鄉還當是時少出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則勝敗之勢未決臣恐山外之兵也然是謀者必以通秦渭之故兵為國家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援之兵踵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永洛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我臣以此之故知永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一無所利而不必從事于此也援之前所陳之四事未必有之城之備且無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釁四者之為害彰明較著必然有驗於往開拓地廣塞鄙皆曰莫益故以為違惠而強中國也未聞竭民之力耗國之用而以之附兵本非福階也臣誠思慮淺近所見不廣然在邊累歲耳目睹其事以為利則不然違都幸甚永天下幸甚臣朱諫

陳伏望

聖慈俾詢衆謀慎重再役罷其所以為害而不貪其

劄子

乞使殿廷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實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使不當殊而使之

乞減省冗官

乞計置邊事將出廊新

乞師臣自募係從

乞省冗官

乞減三司吏額

乞罷民爵以給兵之用

乞羊羊一次請閱奏事二首

乞擇民爵以給兵

乞募土兵

乞使殿廷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羊羊一次請閱奏事二首

乞擇民爵以給兵之用

乞減三司吏額

乞師臣自募係從

乞計置邊事將出廊新

論遣使不當殊而使之

乞減省冗官

論諸將益兵二首

乞使殿廷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實以前用兵故事

劄子

乞使殿廷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西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商料必為大聚之勢若更使得志則日益侵逼望令殿廷對兩府大臣參議邊事常料賊勢為深入之計至臨時處置有失使宜如先降詔旨令兩府大臣條奏乞詳酌廣延英俊事能行廣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權管勾原秦風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陳師道劄子

乞講求開實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暴暗無所以惜名器伏望聖慈以前用兵故事則兩部任帥不足可平又聞臣近訪大臣講求開實

熟聞之必以為循常之談理但應衆說依違未能感
悟 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事當應急必
在枝梧昔秦伐楚王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
兵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事也然
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兩違諸將人皆請益兵未
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敗事況
強而使之此又敗之理
又一首
臣窃以邊原一路倘近賊境然自元昊任學未闕深
策方銳且堅壁自守賊伴我全軍必未敢南向輕進
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事制置責在速決
論遣使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逢將其中或因命而往非必盡有決
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 朝廷強而使之者以
臣所見凡欲自陳動用諮事猶或敗衂者若其預陳
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
以樂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畧其所
若自陳不曉其任并所說逢遠者乞移任內地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 殿親聞 聖語以減
大將處最為急務已聞 命逢
吾有所執依違未決轉生屢久莫
柵非可緩也若大兵至即令不濟事又分却大將兵
勢以此較量必令減省城遠臣應見將來小有退損
必致不識事体之人言其不合去
聚逼根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
候相度制置所費早裁浮兵為在
大將處而以為備

臣前次上　殿教奏遣事　陛下諭臣以城省寨柵
申明賞罰及築城之悟　下先稔德音臣不勝喜躍　明其城者寨柵及築城之悟難開　詔下即出庫斬
至今未見次敘方令廣　陛下惜分寸之陰深為
軼之勢不趣秋冬正是　朝廷計置之時望
陛下惜分寸之陰深為築城之處元部更置特出
臨新命令漕久次至　天子陛時則遣臣奉　天下幸
甚
臣竊見近降　詔旨令舉膂勇武藝之士試取人之
意務也無其實武藝雖精而未能記人或語誠遠仿
事宜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未足應詔舉而不錄又
似遺才臣欲乞令在遠條見極兵要者各許占募
人作牙校軍將名目量定人數候其功効租著即乞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職行或列于軍校且令本廒
幼用若改授內地廒牙校等並令其名隨本錄
用即不計滿行仍乞遂歲除外使錢外量有支賜以
充贍給臣昨受命兩行在兩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
乞隨臣同行於遠上効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比擬度
遠將募人其來見衆況自古村郎皆有部曲為之爪
牙伏聞　太祖朝所任遠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溥董
遵誨等位序未崇皆自募從為其親信先朝賜如
既望戎吏賊之相利如事
衆故事斬在不赦
乞召募投換事狀
臣竊聞兩廣大率時教令
陛下能教其驍遠於知其利害
皆樂為之而未盡其說令遠都許
募強壯重遠人畜馬
損其馬之日食以獷子官
癘使土良馬如甚苦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
願遠役騎軍臣欲乞詔遠路大將具本路合須騎軍
每揀一騎軍與添步卒二
其以數開如是在騎軍已
朝廷量其所能揀選弱者退還仍
人稍之不堪戚者還費

更益得兵數其從違
若虜衆大至必不宜與之平地較戰亦當騎軍除令
留探報外近為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副以步
人補其數

乞募土兵

臣當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壯猛者
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便令成邊恐臨戰退縮更生敗
事臣欲乞于涇州副主軍領石暮兵永武勇材力明
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使充本軍人員更不刺面
第二等充十將以虜假第三等充承局押當與兵士
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寸為限折錢三
百文足五百文為頭陣先使臨敵物其節級以上副
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樣數軍政
必振

乞罷民壯以給募兵之用

臣聞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主添置營房支給例
物其費不少臣請罷民壯以致之矣蠲者悉用石
義非若責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為例等百
石為下壽許用銀為數
若虜衆大至必不宜與之平地較戰亦當騎軍除令
留探報外近為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副以步
人補其數

乞募土兵

臣當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壯猛者
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便令成邊恐臨戰退縮更生敗
事臣欲乞于涇州副主軍領石暮兵永武勇材力明
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使充本軍人員更不刺面
第二等充十將以虜假第三等充承局押當與兵士
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寸為限折錢三
百文足五百文為頭陣先使臨敵物其節級以上副
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樣數軍政
必振

乞罷民壯以給募兵之用

臣聞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主添置營房支給例
物其費不少臣請罷民壯以致之矣蠲者悉用石
義非若責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為例等百
石為下壽許用銀為數
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
詳聽以精論其貢舉人
節貢京百司補正名以
定名下諸州其入粟者
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
有將下資階上爵請科
犯事人家財充如先任
有係的北翰詳定如此
行之不益賦于農而不重斂
千富人而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令當爵之地百餘
州任小官之不減五萬貫得粟五百萬斛錢
三百許錢一百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目之內
此錢可足臣已預備錢到入粟錢即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充西邊軍
用

乞準一次請閱奏事二首

臣今所投經界判官凡是軍事當參議其是非
等如有處置違事若只憑飛奏也　朝廷未盡知得彼

處事机宜故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事狀兼
彼處城寨要害道路遠近直行
不敢耗有上言候至再至
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
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
畧到官凡是軍机無不參預若頻至
事狀則違臣合有更置事
聖旨特賜允臣所奏
奏狀
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任官無例至京則見今除
奏狀
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奏狀
奏軍前事宜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閱習短兵狀
奏論尹等狀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應發兵馬事
劄賜勞事
奏為近差赴鄜延將行營兵馬已移催往環
慶路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訓練
特降指揮
奏為到慶州開賊馬寇涇原路謀劃攻同起發
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為擬差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宜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兼陝西提舉弓箭手
尉臣尹洙右臣昨到延慶体問昨来六月中差撥兵
馬應副國家錢物不少臣窃挨連使之時眼兵尚在
境上　陛下深憤諸將畏怯不能奮心出師連使塞
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　皇情軫悼車降詔
書其如兵者說過責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机伏
望　聖慈令後軍旅進退乞不直降宣命況臨時主
將之任豈可戕兵機境吏候　朝廷指揮若涉遥
論臣比不敢更煩聖聰及近期若或更張必至遲誤
金明兵衆暴露惟宜責以
坚冬轉恐不易住初聞移政新城尋知張存已有奏
子兼内臣相次到州切慮
望　聖慈詳酌所奏早賜指揮
奏聞謹具狀　代筆
臣窃見諸處馬軍每一都
十餘人差手箭手步軍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
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
刀牌各到一口部元不
不放聞當戰陣之時或遇
短兵相持其弓弩手既不
優臣今住遣上逐處使一
更須精擇刀劍及鉄鞭短
澤處使有短兵之利可以
閱更乞早降
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
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
非常加以霖雨自
成都令趙振等所
方成新城計工五
城計工二十萬見
果圖修築新城
自九月下手修築
右臣今月十三日
奏論金明寨
朝廷指揮事狀
奏聞

精熟敢指揮

奏論戶等狀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人戶中甚有富強數倍千衆者每至定科草又一例作一等均配其近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通州第一等戶中排上戶家產比類次下同等人戶家產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三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戶五倍以上者後定中元有料率其近下戶等大段減得數目然應得前如先臣所奏乞下陝西都轉運司參酌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處別行體量

無致別有騰踊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處發兵馬先赴慶州等事

中書門下

元昊賢校理蔡挺陝西經畧安撫判官兼都部署軍事駙都尉王詵

涇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令臣赴延州與范仲淹同共計置行軍次第者右謹具狀申經畧部署司將元計置廊延路軍須物色并分擘軍馬並那減赴涇原環慶路去訖切緣涇路昨與韓琦赴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策施行即廊延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別無計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況慶州乘進東谷等寨所接戰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二百里內不至遠涉少礙若與涇原路相應處發兵馬先赴慶州等處不惟易為支給又可牽制賊勢又節奏計置廊延路軍須器械不少却得機應別不難辦集至已具狀申本路經畧副使去訖伏望

具狀奏聞

奏為近差赴廊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性

環慶路事

聖意早降指揮謹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右謹具

如前牒尋於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即與蕭懷敏已下商量出軍次

第逐官雖有異議者臣執言所降　聖旨已定遂不
敢別有異同兼勘慷敏等草定到行軍圖子一面又
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留鄜延一道為進
貢路來行攻計如歲時無効成加末晚奉　聖旨依
奏自後范公與諸將只議畫繫倘及出軍修復城寨更
兵所以未曾說與有此上項　聖旨指揮奏牒臣詳
　聖旨范仲淹至二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
寨主高延德自西賊處來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
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至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
謹具狀奏聞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大第乞朝廷特
降指揮
令住戍西都部署縢切機勘延係先得　朝旨出兵
攻分今已備及時日却有異議卻一依元降　聖
旨于鄜延計置出兵淮備起發無致失事者臣尋備
錄申范某請辭都部署牒內事理施行今淮范某牒
當所前來依安俄利見界中秦尋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罷此一路秦
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功威加未晚
秦　聖旨依奏況後來尋覓到蕃漢知次第人根問
入界道路方見得好夏以來橫山蕃戶多在鞋谷深
處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若只令川路"日延無所

蘆如入臨打虜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蚴所以不
敢固執前議却計置出兵於極邊慶塞中擇有利者
修復亦足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併力西去所
有環慶路若便深入則地少水泉令却固得有側近
蕃塞可以攻取與涇原相近足為聲援仍乞 朝
廷指揮諸路相度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貴
持重不損國威當所又如此擘劃申奏去訖及已得
前來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甘從黜削
即難以依違忍誤大事臣已依此事由申奏并牒夏

擬招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元填蕃落兩指揮
已差人當和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爲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到蕃官
胡進譯本族及與西路都同巡檢劉政狀責到事
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員同共商量
別具申奏臣尋于二十二日到慶州得知山外
敵城兼本路生兵官多在於寨駐泊遂往來鎮戎
軍令來鎮戎軍事宜稍息已發赴永興軍候見聶
于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施行次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狀

奏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奏爲體量本路分擘分擘本路兵馬手藝手把
奏詔及四路可指揮佐狀

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卻署狄青廻易公使錢狀

奏詔令劉滬重士裏知且住永興城勾當狀

乞與鄭戩下御史量照前來洛事狀

論雪石斛狀

奏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朝奉即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潤州兩浙勾運原路
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工騐都廚賜緋魚袋臣尹某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員或遇西賊入寇
若只今主管隊兵至時導人統制領令進退有所稟
從即例該協力不致有敗事若委以兵衆進退
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亦初到未盡
知其材畧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事者即與狀青別
奏陳奏

奉詔及四路
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畧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衆點集事宜聚切
若干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揮領
兵於見寨駐劄其狄青忠純可信重厚可倚至每
與議議軍政至于敵臨利害亦合事機臣但慮拘于
朝廷法制未盡其才至欲乞軍行之後　朝廷或隆
指揮并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係于進退兵馬分擘
許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令狄青相度具未便因
馬於陸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
竊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使用使用已物
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與
以來所添兵數及主臣兵
狄青多與衆官酌覩提舉
推究公用錢物將訓制院
譽晚以是內外憂懼無言
青素來謹畏小心其實
遵冒墨詞義處切深可矜
殿直不三年至刺史委以
智有過於人又欲其奮勵
以細微註誤令其罷職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宜
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切慮
不能主軍軍政別致闕事伏望　聖慈垂察特降朝
旨曉諭狄青庶令安心專
勑旨
依關奏及回申四路
施行如允臣所奏特
得以專心戎務不至
勑旨
論雪部署狄青田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劄下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懷信勑
檢尋借錢一千兩文過赴院尋牒部署司勾取到劉
懷信其部署狄青奏令劉懷信自發公使支用赴部
州照會去訖其體例得劉懷信是勾當公使庫使臣

奉詔令劉滬董士廉却且往永洛城幷當狀
中書樞密院同奉　聖旨所有永洛城仰鄜延
渭州與本路經畧部署司疾速同共支撥軍馬糧草
應付早令了當仍令劉滬董士廉却且住種幷當所
有勘到罪狀別聽指揮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永洛城事伏蓋慮
又遠却爲違忠恐既未至　朝廷必行興修則臣等無
以自辭更不敢別有陳述伏緣臣等前後行與劉滬
指揮並明空　朝廷音劉滬所執只是鄜戴文據其鄜
戴文牒並是解罷兵糧後專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
令劉滬依舊幷當却是鄜戴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
衝改得　朝廷指揮於理深爲不順臣等切慮將來
逐路倣俾例各專擅行事不禀本路節制必壞軍法
統兵大臣解罷兵權後尚得處置邊事於　國家事
體不便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奏
永洛城一宗文字并本司錄白鄜戴罷任後所行文
牒及臣等今奏降下甚省百官集議庶得申明國典
況臣等所論倫裨違犯節制蓋恐壞軍中綱紀所論
大臣罷兵後侵擾軍政實繫　國家安危非止爲永
路一時之事頃　陛下垂意守邊之遠畧念社稷之大
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　朝廷之患伏望
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乞與鄜戴下御史臺照對永洛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候畫師已成貌方得交
劉勻當臣已具待罪去處聞奏訖臣切見前來諫官
御史應受差遣少有于諸處待罪往到慶州未十
日間孫沔陳乞疾患不赴　詔命路却還爲任就移臣
知晉州其當師旦在晉州已一年餘九度　詔令往代
關事體之間深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伏念臣
自泰涇原一路寄委近及一年凡于戎事並與狄青
商量處置未嘗有分毫差失亦不敢恃遠勤細務頻
有陳請煩瀆　聖聽其合奏公事前後多蒙　俞允
臣與狄青姪以本異而忠義一心但專爲枝梧吳戚
不敢邀功生事庶幾外禦　城奉　聖旨罷修已來兼
緣軍上副高春只是永洛
降于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具以奏所傳聞者

兩事明之一言劉滬所帶枷重四十餘斤且秋青在
德順軍　枷送劉滬下所司當捕擒之初事胸最寡
及吟問之際衆禮必行君法豈可預避大枷有同兒
戲若本軍從來有此大枷即勒轉運司令因此另作
汗遣以此揀擇不立人情一言經原路經畧司令人
把定邠州州院門遂致劉滬疾患此時臣雖式假後
來體明得都無凡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永涇
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審劉滬是　朝廷送下本州管禁若涇
原本不相諮況劉滬所犯情重合行移文取會涇原
會合與狀書只據本司所報到施家院劉手內
士等亦繫仕通路缺揀年滿及權駐白人數奏
聖旨令鄭戩一依所擬宣勅指揮疾速將許遷手
下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鄭戩
既承准上件　朝旨明知永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
如香實與修有利只合論奏別聽朝廷指揮豈可尚
與劉滬文牒一面督促及催專奏　劉旨差致劉滬
托此為名故遠本路鄭戩制勘劉滬既不收墨成約束
李又無校正以此鄭戩所得奏　朝旨實難以曉
會合與狀書只據本司所報到施家院劉手內
據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畧司要致劉滬
戲死以決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實可驚駭又衆
言鄭戩罷四路後別授　朝旨興修永洛城所以劉
滬得免專輒之罪臣勘會于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
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鄜戩奏永洛城並是當司一
面興修若便中止實恐生聚蕃部乘機相擊設却為邊
患詰黃又言或且令臣在涇州半月日候許遷等聚
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永洛城已降指揮令涇原路一
面相度措置去訖所有許遷等已別移任使其兵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鄜戩上違　朝命而群謗之起
亦有所因鄜戩與秦知微交結情熟至將昨令許遷
等重馬與修永洛城其秦知微係是本路走馬承受
却作都大名目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
修了還轉反近遮西民又得方畜手地土到處不啻
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後謗議紛然臣與狄青
都不承聽所恃者　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
是以前後所上章奏惟論
國家不與戎狄爭鋒是
非空言意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戎狄議謗更有

何事　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赴任
方始自廷更無臣昨于本司隔錄到永洛城始末一
宗文字欲乞令臣前來遍馬赴　闕奏事狀及乞將
劻載等所奏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遠
聖旨矯稱　朝命奪禮生事誣誘猫人如勳載之罪
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市以勵邊臣儻以事體未明
須令證辨即乞與勳載一處下獄明對以明　國典
況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禁進不禁心非為降
著差遣方此論列只緣任當　聖明之朝被此誣誘
若不陳述臣雖與日甘心恨況泉伏望　陛下察臣忠
憤閔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
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慶曆四年六
月日朝奉郎直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
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范仲淹狀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路機宜文
字石輅為因于張元初到任時當言母在濮州欲求
一京東差遣因便奉親具時張元不會元許俟經陽
之時賢有寧親之請于差治之劻日語言坐以私罪清
濮定斷至與輅兵事狀及一年輅之勞庶臣所具悉
如蒙　朝廷特移輅一京東親次差遣及乞改從公
臣並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狀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履奏監察御史李京劉子狀

軍制　鬱野法　履奏看級例

兵衛臣尹集准中書劉子著作佐郎新差知蔡州權
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聖旨令臣疾速分
析詣實入馬遞閱奏臣今依准劉子內畫一分析如
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仕福等敗蛾事及韓琦
先檄進任福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耿傳親書署朱
觀名誠任福令持重文字與臣所奏二文照驗即知
有無虛誑臣元不曾令人刻石今據傳寫到本是乾
州州官李師錫立石即不是李神易欲乞會問本州
因何人立石後來於壽年月日何人毀棄即知詐實
奏臣見諸處尋求石本候尋得別具敷連進呈次
一尹甚在渭州專擅將官錢數百貫入已使用并借
官錢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支庫錢落下赤曆都歷
後
一韓琦尹洙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妄功歿傳狂
稱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洙作慟忠葬誣文狂惑中外
令李仲昌刻石極韓琦惡今乘尹洙自知虛誑即毀
棄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尹洙及臣起謀入界欲乞于中
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守二策　朝廷
擇用攻策後來魯與未魯入界及好水川接戰因與
不同起謀入界致得敗衄所有慟忠辨誣二文臣實
遷使翻戲曾差儀州華亭主簿王資廣勘見得侵欺
官錢的實
臣會勘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及文曆
拘魯之下本州勘會及將臣任內公使錢文曆　廣
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與人還債臣初到任為
禮寇副使孫用當于廳延路在狄青手下使喚得力
本人為自軍職授官在京借却人錢物還與狄青各
借與公使錢令本官于料錢內還納有所軍資庫自
有通判錄事參軍當句臣即不知落下赤曆因依已

下本處勘會轉運司差官應勘得見何人侵欺後來作何行遣即知詣實所有陛先撰劄子一道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並是詣實所有陛先撰劄子一道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誥二文令抄錄粘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准河東都轉運司差官准　勅取問走前知渭州日借支過錢銀事并連到監察御史李京劄子言竊聞韓琦罷樞密副使因董士廉訟論永洛城并處置邊機不當事狀據韓琦之過自尹洙始今琦已罷柄任

其則仍守舊官人言罷予理未順雖聞已降指揮令尹某分析又緣事與韓琦不殊切慮別有指說遂至紛擾無窮知無周詢相度回日繳奏到邊民被害之衆指論尹某文狀事甚明白欲望　朝廷檢會前奏并令來董士廉所陳其尹某早賜處分所貴與韓琦行罰頗均方協衆望者

右謹具如前臣已依應　勅命供析前知渭州日依例借支錢銀回易應付公用去訖臣切見李京上言雖已降指揮令臣分析切慮別有指說遂致紛擾臣

切詳故事御史得風聞言事既稱風聞容有不審是以所言雖虛略不反坐　朝廷若以事狀顯明不須按覆即時裁處自繫聖斷御史所守則有職分若京之所陳雖增損過爲萬端或乞加臣嵫典若干言事之體皆未爲失雖不當盧臣別有指說乞　朝廷使行處分且　聖明在上若臣實無過犯必不徇先入之言曲加譴論者的有罪狀豈容紛擾得爲免況未能決信于己而欲決行于　朝廷其意亦甚矣所賴　聖慈垂察許臣分析事狀盡得辭明向若從京之言則賤臣被枉固不足論祖上損名體亦非細事臣閱歷代用刑多有過濫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放一臣　先朝建按刑之官心苟無私天意以富宛三代以還刑罰之適未有如皇世者也今京欲用偏至之辭棄神治之實此臣所以竊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徵奏列臺民破害之衆指論主事臣不知周詢所言邊民疾何被害有無處所去年至冬乞　朝將至與伏青臨近

米洛城因依令百官集議及七下獄對辨未蒙右察
緣當時狄青自邊上處累來各城事回已有劄處置
士庶等隨行人傳言被害人數甚多尋取責遂處並
不見得被害之人其間商所言被害之家後來朝廷
方致令暑民被害即於後來　朝廷轉任起居舍人直
龍圖閣此時京以任御史當極言論列　朝廷如察
臣均然有過即不當更居恩命若引重士庶所陳之
言不復推較切禹過失且士庶本非言事之臣只緣
曾為米洛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挾恨特據虛言
厚厚之人其言不免過實京待士康果為忠信淳厚
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趨厚實乃欲　朝廷盡從其
言也所未論京又言
朝執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常制今琦加資政殿學
士制書復有褒言若臣之忘未為不學謂之竹剖理
所未安臣又聞言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誰之
言可也伏閣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為得體若
夫刑賞廢置乃　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
今既裁就問不當專為申理以祈恩貸無復建明事
體庶裨聖政伏望　聖慈特賜睿覽謹具狀奏聞謹
奏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將則統制不一臨時
差撥則兵將不相諳練蓋由節制不分名級未辨是
以難于處置臣聞有部分然後有號令有號令然後
有賞罰令部兵未立號令何由而褒賞罰何由而施
以此用兵從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臂之
御史既得風聞言事又欲
臣下進退皆繫于御史其權不亦過重哉昔閻景德
初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供備庫使白守素武勇請
正除判史真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以聞可也
時方命狄自有常典豈何損焉豈暨司之居外猶御史
之在朝也　真宗待貴罰之柄不啟手群下聖意
如此伏望　陛下稽古先訓諮詢故典察迎合之言
革明比之風則天下幸甚臣累蒙進擢班在侍從雖
被論列若已就勘勤即不敢與言事臣寮辨論曲直

之使指麾後歸全行而覺罰明令慕定軍制件析如後

遂路大將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裁守指揮專制之政蚁則任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將所制之事皆佐之政蚁則從坐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參大率以五千為準不必定其數大將量其才而授之專主所將之軍

其進退即稟命于大將一軍之廢興大將上其狀而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領隊將五人所主衆兵之進退皆稟命于列將

右主所畫部分令略定名額伏乞　朝廷講議節制頒下諸路仍乞不作正赦上言所貴上稟　劄降謹具狀奏聞

驅將法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間合要例物及修蓋營房須有所處竊惠三司未能應付臣欲乞　朝廷創定驅將之法司封出空名奏牒授與令定將二等

第一等將許高女使許使澤銀飲食器凡欲搜第一等將者如元係州府縣鎮城郭等第戶即入粟一百石如不係戶等即入粟五十名

第二等將許以錢金為婚女服飾如犯公罪許贖凡欲搜第二等將者入粟五百石

右入粟每百石令入錢三千貫臣今約計授將之數可得十萬家通兩等之數當得錢三百萬貫專充召募邊兵之不別有支用其未有將之人除士族秉有禁制外募人曾經邊責并州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下諸州仍乞立近限更並與依第一等與例將來如不願授將者即任便變易若限外有陳告並科違制之罪其高女使及銀器者賞錢三十貫餘高女使放從良銀器及官犯珠金賞銀一百五十貫珠金沒官所賞錢並以犯事人家財充內婦人無男夫及男

乎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所交對名糾更有合條
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參酌施行

獲首級例

一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二十五人為一隊凡獲賊首一級（餘生同下皆准此）依賞格所給第四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獲首級五分以上（並以所獲元數為定不即全隊並與餘折數下准此）

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人員（十將以下差管押十人已上同即游擊以下為奇伏隊準此）所管不滿五十人殺獲與餘折相當外獲五級與第五等轉一資其獲二十級雖餘折相等亦不與第五等轉所管不滿百人殺獲與餘折相當外獲十五級與第五等轉一資其獲三十級已上雖餘折相等亦不與第五等轉所管不滿三百人殺獲與餘折相當外獲二十五級與第五等轉一資其獲四十級已上雖餘折相等亦不與第五等轉所管不滿千人殺獲與餘折相當外獲三十級與第五等轉一資其獲五十級已上雖餘折相等亦不與第五等轉

一主兵官所領千人已上（侯奉官已下所管人已上條此例）殺獲與餘折相當外獲五十級與第五等轉二資其獲一百級已上雖餘折相等亦不與第五等轉

奏議代敵傳作

議攻守　用屬國　接地圖　制兵師

傅北狄

議攻守

夫西戎之井庭久矣自維邊盜起羌胡覆沒靈夏西
州常嚴兵戍秦民困于饋餫然
誠乎熙武不愛七州之地垂以莊鉞之重候王許其
世及全帛豐其歲給思既厚虜志益驕益嘗有恭順
之心修職貢之事今容荅養四十餘年近于胡雛違
肆逆節自今春　朝廷選命將師分守邊鄙輸轉兵
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習騷動苟宿兵寨下彌日
持久守禦之備雖嚴供饋之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
之害也若興兵度磧虜來踐則不可得故縣
則爲衆此又踰至道之師也切計禹元昊之謀者不
過中國外叛之人與北方柴烈之虜耳彼知中國重
于出師利在守境教元昊以輕騎擾邊使城不敢弛
傅欲以歲月困我以觀使俾之利耳北虜以　朝廷

轉所領三千人以上授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一百
與第五等轉一百級加一等其獲二百級已上雖
輸折相當亦第五等轉
一使臣軍員親自用命有所斬獲所管將士別無輸
折或輸折相等者與第五等轉如有所輸折不及
加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主將全取首級者
一如得主將命專取某人和能殺獲者與第四等轉
一殺獲賊中酋領首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領即與
加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五等
轉若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管人員使臣並與
第五等轉
一軍陣所獲一百級須輸折相等已上除計首級合
轉入教外別計劾奏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凡百
級加三人其十將已下指揮數
一應非軍隊合戰有所斬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一
級加一等所管使臣人員冰軍陣例

久同盟好恩禮優屋勤效竭自慙無名故使元昊
叛和觀釁我若禦之得其策則一舉而服二寇矣不
然恐北伏相踵而叛烏且元昊所統甘朔方騎兵蕞
党項之衆長于野戰而脾于胃險今遽翻鋒戍時據
要之地有重兵屯守不曜其威越鉄但憂其不至不至
則中國坐自困矣然元昊雄腸羌胡之衆陸梁沙漠
之外未可以力致但當以計勝之方今之計莫若擇
西師之精銳者分屯邊郡命有方略才武之將統之
其敢老者無退還長安滿歲則外者供餉之芳內有
執保遷之說使邊城將助擢重兵據險堅壁人自為
守虜之謀立沮糧之心數年之後財盡力屈必內相
在元昊也誰上

用蕃國

昔決勝羌胡之兵義卻支之墨唐出塞鴈之師平出
陵之叛前世得虜狄之勢者多矣乃者元昊旅拒方
誠問罪而喻斯哩首鼠誠款請加討伐　陛下講柔
遠之善憙悚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特假將銭
之重委以專征之任全弟澥手寧居官爵延于渠帥
此誠得以虜狄攻虜狄之策然而戎貪無厭不可
待以誠信況喻斯哩頃在元昊之衆復伯之意之　善抗章疏
陣及天水之境自爲曹瑋所敗殺數過半遠氣先
服義三十載今者啟　聖德遐着首内當子制馭之
遣貌將以邊兵継其後謂王師尤不深入令吐蕃廻
鶻拳其右屬國部落其前而以遠兵来之破之必矣
軍威既振党黨必離然後巡撫賞以招其酋豪舉文
軍和覆其巢穴吊河湟之黎庶復漢唐之封疆可計
日而得矣若狗悠悠之談以太平既久兵不可動但
執保遷之說使邊城將助擢重兵據險堅壁人自為
守虜之謀立沮糧之心數年之後財盡力屈必內相
在元昊也誰上

用蕃國

昔決勝羌胡之兵義卻支之墨唐出塞鴈之師平出
陵之叛前世得虜狄之勢者多矣乃者元昊旅拒方
誠問罪而喻斯哩首鼠誠款請加討伐　陛下講柔
遠之善憙悚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特假將銭
之重委以專征之任全弟澥手寧居官爵延于渠帥
此誠得以虜狄攻虜狄之策然而戎貪無厭不可
待以誠信況喻斯哩頃在元昊之衆復伯之意之　善抗章疏
陣及天水之境自爲曹瑋所敗殺數過半遠氣先
服義三十載今者啟　聖德遐着首内當子制馭之
遣貌將以邊兵継其後謂王師尤不深入令吐蕃廻
鶻拳其右屬國部落其前而以遠兵来之破之必矣
軍威既振党黨必離然後巡撫賞以招其酋豪舉文
軍和覆其巢穴吊河湟之黎庶復漢唐之封疆可計
日而得矣若狗悠悠之談以太平既久兵不可動但

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材畧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廻鶻察其誠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俟有所伺斬
然後計級以全帛賞之戎狄之性貪于財利理當奮
命凡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救邊則陰其走集遠其
斥候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攻而覩衆蓄銳發機
擊之歲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減七八萬保塞羌胡
族及明珠白馬部落之雜常皆邊臣之侵盜故屢有翻覆宜申敕
鎮戍厚加撫馭堅甲利兵勁矢命諸將
監護使分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
疲于奔命且復進無攻取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年
之間克靈必潰則可保大懇加戮業術告成功而告
祖廟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求督元之圖克國之制西羌首
上金城之畧漢光武每議發兵先按地輿唐貴眺瑤
為名相亦以華夷舊稱則知國謀之興歷代為重
國朝自經遷之叛棄磧西之地年祀已遠圖書七逸
故其道里之迂直山川之險易世人罕有詳悉者元
昊以十州之地西党項之衆計其兵不過十餘萬而
僭竊大號敢抗天誅必分兵境上張攻城畧地之勢
以備王師之誅計今傳聞公遣諸州皆有賊兵抄掠
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合環十餘郡皆塵賊境賊兵
不十萬不能布列諸路則其勢分矣朝廷任詩
書之將調發精銳之卒副以虜國羌胡邊城射士塞
上之兵不下二三十萬燕而限以風沙之阻山川回
遠莫敢進軍故未能殲殄之城戍元昊之首使其
將兵于彊場之外者纔一年矣近昔王文恭嘗是矣
利害以不知山川險易為其最擊北不按地利之失
非戰士材武之罪也昨聞屯田員外郎劉渙等進西
韜地圖頗亦周備平夏國謀秘府及民間當有存者
伏望博加求訪命近臣參較同異形于尊素和碉之
於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避害則分兵而守
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　陛下留意焉謹上

制兵師

夫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忠義公危聖人之至訓故
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而失河朔則軍

林之際繫強弱之本可不務乎昔在上古井田之賦詳矣降及唐漢亦調民為兵唐自天寶之亂法制始紊於是四方諸侯各聚重兵以自封殖五代不經尊有賜淫自拉為兵者不復知農耕之事唯坐衣待食仰給縣官因公相襲迄今不易　國家誕受天命光有萬國太平之運重將百年武而倉廩虛竭無畫蓋之蓄百姓凋弊有慈唉之聲宄索其尽皆兵之害計食耗國固可知矣居常無事之際誠難更張今朔方之兵之利矣夫聖人不能違時而亦不失時今因戎狄之釁而制軍旅之法此其時也在　陛下施行而已臣料北虜之計以為元昊之叛若數年之間兵革不解國家士馬疲于西鄙物力困于中原則王恐擁衆淵嚣求還其欲今若稍民藉而料兵當農閒而講事武成根于外財用豐于內雖使胃頓復結贊再生亦無以施其暴若以軍戎之事重于更張則宜分遣使臣盡選廂軍之伉健者配隸禁旅仍詔鄜延麟府此策亦豐財動用之一術也前史有制八之說孫子著伐謀之說在于此耳謹上

隋北狄

夫戎狄為患歷唐虞夏殷自黃帝而降迄于隋唐與時盛衰迭為中國蓋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含旱之旺稟于戡剛不知仁義故開則降附隙則侵叛為國者蓄其樂之之術而已敵之得其道則陸梁之心生蓼漢專尚武功生事荒外不較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衰而中國亦困矣未為策之善也夫善御戎狄者在于任將訓士卒積金穀利

器械無事則守有警則戰故守有威戰則必克無他
道也重威嚴憐而已矣漢宣帝之朝時雖唐太宗之
樹勛利皆候其政令之善錯上下爭亂然後取之未
有無事而興兵時安而去備也　太祖皇帝以聖安
承五代之弊惟偽之國基布天下中州之地總方千
里西彊秦隴南封江漢北不過汝淮東暨于海　太
祖委任將帥奮揚武德十七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
因之係虜蜀之君開荊衡之域東平建鄴南招番禺
廓海寓之扶掖黎元納之群紐　太宗纘服吳越請
吏乃覩總六師開羣三晉一我衣而天下大定于是
覽禹貢之舊彊職逖陵之污俗慶遶良將躬作吊伐
而北戎百蠻師出無功卒不能校若上之龍庭挽檛
弘之故塞取後趙以遠矣夫律揚榮捐聽述遺技踪
又復靈夏由是虜勢益孱
繼隆保裔傳蒼王繼忠王超策為上將以聚之本
譬有尺寸之功皆相繼踐
睢惘士民之遷却親舊戎輅載臨瀍鄽儀而趨覽授
首大根天聲捷馳虜之
勒將所殺即天聞之所為統帥指

制又闢自虎北口之北有奈河大定府今隆千里之
間有城壁井以郡縣為名有人民耕桑為本雖
方言雜髮未盡格于蒸儀而起號設官殊于戎
俗矣意者豈皇天將使臣屬于我俾自變其俗耶抑
其君臣將率其政教謀為高于我耶且　國家自雍
熙瑞祥之後迄于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
其俗方改政令亦未度竊觀其意似有會漢之心焉
夫北虜者易以威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
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保盟誓之

重哉正以　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帛之厚賜耳今西戎不庭師旅未息不幸年穀小歉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衆便窺我信使擁其貿易之衆加以蓄謀之師暴犯邊陲必為深患矣夫豫備不虞武之善經也　國家得不思為備之術若乎思為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鉅利器械儲積全穀俟其蔵棄信誓侵盜遠都奉辭則我直以戰則我壯之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之勢然後鼓之以　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舊殖述神宗之先志無易于此矣謹上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申陝西招討司狀

申樣選軍馬狀

申軍前事宜狀

乞招清邊弩手狀

申鄉兵教閱狀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申和糴人修城狀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申樣選軍馬狀

據前益州司户王城相示一書其書托宋參推上

昨日見龐待制言邊蔣甚責前馬宜令內地飼養酌

北二說欲令延州第馬作三等上等醫槃邊次等廊

州下等河中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延州候到逐

處揀選內軍人有武藝者別配與馬便令却赴舊處

若在延州便令模馬其步人年六十以上便且令在

河中駐劄不令在鄜州者鹿州劄州所乞時的兵騎軍專以馬步人專
以年責不相礙不拘人數令人員分處管係因此可
以分延州大將來兩處事體似无既有所開便令陳
敘可否乞賜裁酌

申軍前事宜狀

右某自今月十六日見西路延撿探報到冥賊事宜
賊衆是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柏井鳳寨等處共約
十一萬遭又探到賊衆于十五日過長城嶺來不知
人數尋却回舊處著其體則到上件地里並慶宥州
等保安軍相接本州已牒都監朱供備赴保安軍駐
劄十九日已起離去訖切緣今來趙和置在金明縣
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緩急賊衆侵擾臨
時處置事無統一伏乞速賜詳酌引降指揮

乞招清邊弩手狀

右某近會聞到同州近准樞密劄子添招本州禁軍
支例物錢十貫文廂軍支八貫文其禁軍別無軍額
亦無等伏未曾添招若以其所見本州見今于本城
諸軍揀到清邊弩手准宣命依保捷請受其保捷屬
侍衛步軍司續是就糧禁軍即清邊弩手六合係步
軍司禁軍名額乞下本州依樞密院劄子內所支禁
軍劄物添招清邊弩手依工京第三等人材五尺二
寸以上或不以人材尺寸只試踏弩力及兩石以上
少壯者招充所有廂軍劄物會問到同州元只支錢
四貫文今恐添錢太多只支錢六貫文貴得充當乞
乞賜教指揮令當仍乞處下陝西諸州施行伏候台
旨

申樞密院劄狀

一近降指揮內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定去處
即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為一二番遇當手一
李中教遍切處諸處只就合人數均分臨時併合在別
指揮或別都分不就本營將校一處教習難以整肅
緣乞三指揮以上並就全指揮教閱只如有四指揮
處內指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為一番指揮更多並
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揮作一番餘一指揮
分作兩番並就全都教閱更不打分人數只有一指
揮者亦依此例

一所射弓自出弓箭元不定石斗其間弓力只有及四五斗箭又施輕羽應急令守護城池官中給與弓箭至時全不能施放故欲乞一一教試如射弓不及八斗以上只令射弩如射弩不及兩石以上便令習學槍刀

一所定人員額外元只于户等工定差蓋始初創置武藝者差填

願欲馬充依名次補署其節級即于長行內揀試有

一人員等亦有到本當直人數元來有約束若全不差給又慮行伍中則無益別令每遇上番欲充揮使名給當直長行二人員寨各給一人若下番即下得占留在家役使

申樞密院乞手劄書敕開狀

今具沿路體問到新沿乞手次第畫一如後一州縣四百餘人准五番其廂城乞手一年得四箇月教閱馬諸乞手一年得兩箇月零十二日教閱即藝之精麤民之勞逸有此不均甚欲乞不許人數增作四番一月一替一年得三箇月教閱所費均平或只定作三番于一年內揮三箇月農比之除免教亦不廢三箇月教閱之費

一體閱同州第四等第五等人户多無乞劣當教閱時逐旋傭用雖有指揮官中量給錢數又緣只支得五七百文今閱得劣一枝殘一貫五六百文足乞一

張錢七八百文足大率家貧少錢添助其閱人才有少壯者似此教閱不精就其欲乞應依第四等第五等人户如情愿投清邊弩手者與免本户下等手

其三等以上不得免放

申和雇人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歇和雇人夫修築延州外寨其以弱虜衆塵境必無應募者若卒當民自募則恐虜過多加之須借虜且方有往者既役之後一聞虜衆塵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收捕須合當室再募恐奸猾太甚大族重困不若令廊州和雇人夫或添當室自募既非遠役則雇直有限熟應募者必衆却那廊州兵

夫往諸寨應役似得利无當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二升半細計到白麪
一斤半若作趙餅三箇充一日食衆忌大便遲日依
舊全火頭煎湯使食即恐磨户只磨官麥即白麪大
煮也料豆所磨之數官收其半麩又給與焚則磨户
無校若以勉數少即今閒日或三日一次令請白米
其色來重行非次除口食令散錢數日並依舊例
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是難者乞晚示諸軍庶上
情悉請口食白米者亦應日衆情可知兼今後常作
周知其用錐使暮月猶恐未盡今廣之來朝夕不可
逆料恐新者難材而不暇施為舊者或棄習而不擾
也
一事所論為將恩威素謂恩貴于周威則懲一和警
百也昧者或反是樹恩以私于人故人有竊議廣威
以束其下故忸怩交怨蓋任于威而偏于恩也撫循
以示恩則衆無不協兇令申威則犯者從誅如是
法且立而怨何由興哉又閱用刑寧失于重不當失
于輕昔張尚書王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矣于重不
罪也傳聞曾武稼嗇用人言誅一名令者以其詐誇
語又近日范稚武重罰優人謂其侵已此二者人或
皆是其罪武稼至明稚武至也反其以疑而用刑則人
一事廣聲言取劉懷忠近又率衆過長城嵐却還故
處雖候者未必皆實就如此言恐廣勢稍東且保安
城堅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戍兵三千廣若果來使
朝劉二族附侵毋不與之連戰稍進金明之師以為
聲援則廣未有得也所慮者廣前以數萬攻永平許
惟備每過軍行各給與三兩日食免至塗中作飯或
聞急則不暇食又若得預辦軍糧別致不廣
與廷即論事三首
前日集所論事退思有未盡誌具條陳如左
一所論保安戍主其雖不閑其威名亦未詳其設御
何如耳今廣衆歷境守將非大不善則不當更置且
當以材者輔之苟輔之者堪其事則代之不為晚大
凡敵于事者使之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民治者
有之若要當上下之情備練守禦之要當軍須物數

懷德以數千兵往援雲不測而遣後知之必名爾衆

泰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泰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奉台旨與崔鄴同于寨北約五里以來標立堡子今月某日與崔鄴將帶手下軍士等到彼申立標羊次不委蕃賊于谷內揚塵挑關某與崔鄴副重令寨戶向前體探其寨戶等被蕃賊超差關敵崔鄴恐傷折著寨戶尋取手下兵士四前救應亦是被蕃賊超差關敵崔鄴尋令人于某處告急尋令尋指揮張某帶兵士往前策應良久亦是超差抽退不得某又差傷折著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蕃賊見某兵士向前關敵即便敗走殺下蕃賊不少逐旋拖拽去訖到人頭若干箇捨排旗鼓若干件燒燙却族帳若干坐所有某等即元不奈招討指揮領兵破蕩作通李官族帳只是奉指揮于寨北約五里以來標立堡子不妄被蕃賊超意又恐傷折著先去寨戶及續去崔鄴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乘勝赶趁十五餘里指使張某燒燙却上件族帳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謹具狀申聞

申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申四路招討使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分析谷使錢狀

申本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聽便窮吉

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右某今相度到九事塞地形實險真木寨四面俱峭

戎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全却回雖見得可以屢逐又緣地勢難以出兵若賊馬自空場谷入來則把定彈筆峽路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其頭回時或却往澄陽谷去亦無由抱其歸路以北駐劄大兵不為穩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來書在谷道及兩面來路闌多供非控扼之處今路作判安國鎮堡子下面大川內兩控九亭大路北當澄陽谷口自來鎮雄有城壁又却在南波上絕然高峻裏面又無人戶居止其居民皆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盡

九事凝別無與迎處相近亦不可輕出大兵以此利害分明今寫畫到地圖并計料到功料狀一本謹具狀申宣撫使

申四路招討使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一沿邊手爵手自來每遇賊馬入寇並各遺散蓋緣逐地方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人當前稼成熟之際此少鈔起足能禦捍若遇賊兵大至則須至退遺況今來已是正月田野別無積聚欲乞才候探報到賊馬的從入寇各令逐處城寨將管下堡子除有

糧草的然可以守備外其餘應係把截步箭手一例
為集赴本轄城寨給與口食草料與見屯兵士等令一
處守禦即緣邊城寨從被攻副自然守備益堅不至
卒有失陷
一賊馬自來入寇並是引誘自家兵馬向前救應所
以落其奸便雖有權議條約切應時來眹句入寇之
後大作攻城次第通脇緣邊城寨或則示弱令有可
救之狀至時諸將易為乘虛擊破若萬一向前救應必致本前敗覆欲
著以為見利可擊
非迎戰敗衂則必望風驚潰自然城壘震懼大軍無
亂此亦取敗之一端欲乞更不降指揮諸處手處
守把防托此責不致敗事
一將來賊馬若的眹于秦鳳路勘
兵馬收拽外緣山外與秦隴地里相接本路除合差那
帶兵馬起绝頭軍馬剋及差那騎
檢劄逕同干靜邊住備賊兵頭回
今彭陽城駐劄一將軍馬赴元事眹應集上項招討
待即日近邊報急多寡恐必來入
乞申明前降領濾只許召募勇士夜擊賊寨或趨截
輜重不得領大兵向前逐利救應者
一賊兵今來若向前
賊若令公邊把截不
師必敗之理且賊兵聚集入寇謀慮必以素定堂有
緣邊此少兵馬便能把截得定但使城寨各添步戰
手屯守大兵待重不
則未能卒破求戰則
入奔衝之理如使
行利害緊事雖與部署諸官勢該節制
貧令所統待重不戰即難為連署諸
牒諸節下乞眹詳酌早降處分
分析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牒准勅據陝西都轉運司體量
到涇前知渭州借過軍資庫錢銀等
曾于省庫內支借着錢糧作何使
交還俱逐件招承文狀者
右具如前涇先于慶曆三年七月內
勅差知渭州

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公已後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合使錢數及勘會到本州見管指使官衆謀等近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常食約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會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約二百貫非次專使無時或數堤內軍員映食官員躬弓及添助造酒糯米并勘合送物逐季又約一百貫文每一季都計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王公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千貫後來除依王公例剔給米麥外只支錢二千貫內算每年合少錢二千貫凍遂訪問勾當官吏等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專並言自來于諸處回易可以將足凍遂體問到前來張元在任日并隣近州郡涇州鄜州慶州慶州應宗諒將鈆往西州收買雜帛及買上京交抄并令人解州般鹽計三處回易糴我亦將銀于西川及秦州收買羅帛并買上京交抄亦是三處回易即不使其西川又緣地遠難以差令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抄兩處回易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川則利息甚多若只于兩處回易恐支用不足凍即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來並是于軍賞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體例凍以本州除逐季請檢公使錢外別無不係省錢若不官當人于軍資庫支借錢銀紅交抄並係公用庫赤唐支收買上京交抄并令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抄兩處回易

人分析珠在任日所借到錢銀回易到物色多少是
元借本錢多少是收到利錢若干千珠在內收係若
干千後來知州任內收係共軍資庫元借出本錢及
銀於是何年月却于本庫送納即見得交還與未曾
交還又緣珠于熙曆三年八月內到任九月後便值
西界事宜緊切珠與主兵官員逐日提備略無暫暇
雖累准　朝旨令凡有曾說不得減剋及許令回易
珠只是奉命勾使任官員及公人等一面主管回易
及支收使用其買到物色亦不曾親自點檢所有上
項分析每年令使用錢數並是小作約算計仍乞取
雖任後逐月所支過公用錢數細定月分與添所約
度到費用數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析前項事
理並皆詣實證具狀申
河東轉運司註銷狀上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于乾華州聽候

朝旨狀

某昨日滑州赴渭州劄子勘院照對公事至永興準經
陝西都轉運司陳狀為先曾知渭州涇州將來奏乘
勅切應于事體不便及邠州
永興軍又是前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敘乞于乾華
州聽候　朝旨如該令收禁亦乞依條貫施行自後
即未知都轉運司曾與不曾關奏添已于六月十日
裁劄勘院責保送渭州知州見在館驛內安下比至
伺候　勅命須是一月已上切緣珠去年方離渭州
即今本州官員多是其在任日到任館驛內又有衆
官安下常有官員往還事體深重不便伏望四路安
撫貴政特賜根狀備錄開奏并詳其於陝西都運司
術陳事理早降指揮伏候台旨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月李思安紳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灝誘其君僅吳人詠張灝蔡人來毚雍州同州劉知俊叛附于蔡師于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雷彥恭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蔡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秋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蔡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蔡幽州劉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三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晉人還師十一月甲午帝告謝于還丘蔡人來侵鹽州陝州虞懷英侵蔡克寧慶衍三州蔡人來襲懷英師敗于畢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劉王鎡薨八月晉人蔡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師師北討次于柏鄉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三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蔡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師師北討次于柏鄉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三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蔡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秋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蔡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蔡幽州劉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

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三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五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曰州侵趙克寨殪進次磨縣之晉人救薊帥滄州張萬進以地歸四月己巳帝還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葬貞明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人救河中十月懷英師敗于白逕嶺十一月甲寅葬太祖

皇帝于宣陵

末帝

乾化三年二月帝即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
殺柱晚五月楊師厚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
以燕王守光歸晉陽珠之
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那州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
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
下
正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三月魏博兵
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滑德南城不克八月王
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
人來取楊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已卯帝還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
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戰于夾寨及晉王戰于胡柳
敗績十二月賀瓌救德勝北城晉人遂取濮陽鄆
州李保樹以地來歸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為柵三月兗州張守進
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滑德南城不克八月王
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
德倫叛于晉沿州李保樹以地來歸六月晉王入魏
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七月劉鄩帥師侵晉十
月誅友孜十一月改元
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
戰于元城鄩師敗績三月晉人取名州衛州六月晉
人衛那州七月相州張筠逃歸相州入于晉那州閻
寶叛以地入于晉滄戴思遠逃歸滄州入于晉晉人
又取貝州盛救鄆州王檀
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
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陳州支
詳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
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
處直焉其子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勝德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改
凝師師攻晉邢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沫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
州五月王彥章師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
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師
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
章師救之中都彥章攻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
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乙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
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
誅滑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
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癸
王戌正巒盜鑿滑州五月丸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
伊闕丙午帝還帝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
張全義第

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
帝崩于繡霄殿
明宗仁德皇帝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葬
宗神閔皇帝于雍陵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十月契丹盧龍軍亂房知温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
永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誅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堯二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璋荊南高與季順命故之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贈國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滑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泉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漢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閔皇帝長興四年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益殺安州符

五代春秋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亮九月契丹寇雲州

三年四月契丹寇鹿州十月閩王延鈞薨大饑

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之安州盧文進叛奔于契丹六月庚辰幸汴州趙瑩使契丹迎光祚冒以京師叛附于吳三月庚辰幸汴州趙瑩使契丹迎光祚冒以京師叛附于吳

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酉帝幸河陽餞契丹大相溫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舉兵反帝自將討之九月

契丹收河東振武及契丹戰于城下敗走師晉安戍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安重

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入京師辛巳帝

崩于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

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契丹十二月乙

冰閉人馘其君胡

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

州吳人敗安州全節敗吳師于河決清口八月壬辰帝

赦吳俘還

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高行周師師討襄州

幸鄴都十月襄州安從政拒命高行周師師討襄州

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敗重榮于宗城重

榮遁歸越王元瓘薨

七年正月杜重威克鎮州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

月乙丑帝薨于鄴都保昌殿

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鄴都八月高行周先
襄州誅安從政大理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
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
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東京
六月復擁衆陰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關人朱文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都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

後邠帝遜于遠陽

漢高祖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
丹德光遁歸死榆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救邠公
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癸卯都杜威
拒命八月越王弘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
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

後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相
命盜以京北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
王景從以風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乾
入靡其君保十一月殺李松壬申葬高祖皇帝于慶
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北降六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
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大
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援于
澤嵐皋雄輸

進拔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丁巳楊
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
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京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
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大

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舉樂閱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郃史松摩王重勛郭威舉
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延壔叛附于郭威甲
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視師敗
績候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辈大
祥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贄爲道州徐州迎嗣誅蘇逢
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
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希萼弒其君希廣王峻弒
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弒
希萼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夾州慕容彥超拒命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
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
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吳人復楚地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
二月誅王殷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丙午帝崩于滿德殿
不發喪壬辰帝崩于滿德殿
世宗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
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
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癸
二年五月王景帥帥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黃花
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寅晉王
崇義
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
吳帥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五月乙
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
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秦三州來歸
五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師圍其城丙午克
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

自南征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
次甩橋關率流漢三州
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
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
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
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
我宋

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絳州正平
縣主簿調河南府戶曹參軍夏國軍變安國軍節度推官知
鄜延范仲淹辟爲經略判官後劉平石元孫戰敗軼
陷于賊洙與仲淹等議攻守計及二策合琦與洙詰關
之加集賢校理工命用攻策遂趣延州謀出兵仲
淹范仲淹移朝堂落自言與仲淹有師友之義乃請
罷于朝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時西北久
安洙作叙燕戍息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于世丁父
憂服除復爲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
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後劉平石元孫戰敗軼
延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仲淹辭琦副之復以洙爲
判官又記竦等議攻守計及二策合琦與洙詰關
姓即女遂伏以爲得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

紀綱不修則沮陛下德音壞紀綱則忠臣所不忍為
沮德音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
今乃自以私昵幾之而欲責大臣之守正不難矣此
恩寵過濫之弊也大易與國家當以勳功也比年以
來嬖御及伶官大譽之為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
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
存無幾疎遠之人莫知內府豐儉之數但見取于
民者日煩即知蓄于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
方用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為賜予所費然
下民不可家喻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其住歲
閭盧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
得厚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
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不寤人
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于內以正于外然
後思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
患庶乎息矣伏惟陛下深察素晴悉聞忠言所以止
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
天下幸甚政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
原路經略公事會劉載高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
重士康城永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前此屢困于
賊者正由城寨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
之時劉載已解四路而秦鳳等帥復如故洙不平遣
人乃沮再不主命張忠狂代之又不受于是論狄青
擁泥士康下吏戍論奏不已于是徙知慶州和平城
永洛又徙晉州遂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滁州士廉
詣闕上書訟洙乃遣御史劉湜就問獨不能得洙罪
正坐假公用錢與劫將孫用及私貸財業信罷勸
度到使孫用者本軍校嘗自京師取息錢至官不能
償洙與狄青皆器其材可用遂假公使錢使償之徙監
均州酒稅感疾公牒重南陽訪醫卒四十七洙內剛
和外和與人言必極辨其是非過事無難易敢于有
為重前世治亂公革之變靡不該盡人有短難不能
通洙為指畫講解皆釋然自得尤長于春秋文章自
唐宋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
初洙與穆脩大振起之有集二十七卷子朴構其凡

源亦以文學名于世終太常博士

墓表

韓忠獻公

公諱琦字師魯其先太原人魯祖諱以道臨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才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累明經累舉長却色慕把明決斷至以備文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尚書公幼聰敏喜學無不通尤長于春秋著議論參貫古今明判疑滯聞者佩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武軍判官樞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謹以言兵著為安人公乃著敘燕息戒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言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盖師友以請比臣臣當從坐貶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除服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詔起知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以經略招討之子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襲遣翰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令府識慕曰令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副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平之使還而賊復鎮戎軍部將劉繼宗衆之亦賊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閤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來檄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鋭卒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專使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並皆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衆萬帥濛數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鏹百滿公夙夜撫養一道以完時宣厥使勤公為陝西

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謀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于臺川保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永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當不登二萬人而當賊衆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永洛路二日而援師安坐以滯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兵怠分而進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從之會勳以陳罷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

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逐之士廉上書以永洛事訟公且証公在渭日曲徇滬謀刺使承風指揆驗有端不能得一慮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從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遽按問而錢已輸官吏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治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語言慈愛帶謁灌治然隱几而卒時皇祐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外人者遂不奉認與作不已公遇人君滬者再不至乃命元帥塞主張忠代之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于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北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永洛焉慶帥孫公請然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滑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皇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遽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何天下目之爲賢者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棄見言貌及臨大勤斷大事則心如金石世雖貴鐵劍列不可變也在軍謀勤啓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獨與穆參軍伯長穆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于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

上述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何天下目之爲賢者

忠之文章將追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杓

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
間攻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陣之賊知朝
廷之威必讋迎來服則大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奏議懷敏行營軍
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令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忧
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
往視喪氣奔百計避脫蛙以富貴誘之循褌髀而不
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捐軀忘身以為國家者
天下不如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才肇紫宸宸慕
而七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葉湘三班奉
職坤秀州華亭縣主簿溥涛泳未仕並先而卒沂貴性
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篤博學有父風
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初曰樁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
展部員外郎張景憲次適進士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壯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
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
人之喪葬于縣氏縣其鄉之原從吉卜也范公嘗
以書謂予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為其墓序
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于公卿之位輔致太
平之業而反遭羅謗毀官此當世守道之士
所以仰天嘆呼疑為善而得禍而市人者引以為盜
思擇利而自安也故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
之枉必矜而獲伸如公以直文致其罪者未有抑而不
申者也故當時指以棄排去者不三四年間皆復顯
官處太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柰何乎天
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
閣屢張氏鄜邑縣君以仁慈克正道家後公七年
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
者又得其遺行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
而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
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貴以
忠義兮此天之性仁不大顯遭說而跌且不壽兮此
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通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
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于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
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而歸正雖大名赫然日月之
光兮亘萬古而增榮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

嗣人之蒙慶

祭文

韓忠獻公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現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于虎兕疑昧之決審于蓍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舉者會俞欲與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蓍夜盡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仰晉夏人援于西垂而謂不宜在君所得何必期顯鳴呼哀哉一寓南畿天下重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痛切肝脾徒悉薄祭一罵哀辭琴不鼓矣嗚呼于期高饗

墓誌

歐陽文忠公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破壞剖癥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眾心熙熙保遺務實恥于妄為不合小人乃故禍基慶曹亟奔命何疲踰忠抗論同者采先君前在渭扁防秋時以公殿勿虧且責効命捄兒無疑免于典憲月致其俸送官知縣職此拔罪罷作流離衆謂之冤君甘如飴自隨徒均帝方念為秦柯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銘而馳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破壞剖癥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眾心熙熙保遺務實恥于妄為不合小人乃故禍基慶曹亟奔命何疲踰忠抗論同者采先君前在渭扁防秋時以公殿勿虧且責効命捄兒無疑免于典憲月致其俸送官知縣職此拔罪罷作流離衆謂之冤君甘如飴自隨徒均為葬止而妻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過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寒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

河南府尹曹森軍判官辟書判拔萃遷山南
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
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琼官
御史不肯言師魯工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
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
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
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鄙略使轄公
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轄公降知秦州師魯亦
徙通判濠州久之轄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
知渭州熙河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永洛與邊臣異議
徙知晉州又知洛州為政有惠愛洛州人至今思之
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獨
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
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亦精審而于西事尤習
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
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遣用為禦戎長久之策
皆未及施而為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
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于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
乎生故人無遠邇皆往弔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
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
弟交書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為銘曰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文忠公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
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大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則曰簡而有法此一
略故修新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

文事故難有法而不簡也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書之多少云師魯
文事不合載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
通知古今此語若不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
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書其道理不苟止
而安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
事未及施為而元昊注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
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未
古人則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匿曲辨
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
讓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模倣條章
之愈切則其事愈急君子惜者是也不必觀天時屈
然後為師魯稱恩也故于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
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塞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窄埋
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不有知師魯者其語後其意
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
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孟為其前言窮達禍福無媿
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滕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
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亦必同亦
互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備者本事言喜無害
喜非媢嫉之賤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
同也好學豈是諛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為恣
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
詩與樂天師作誌便以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
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乎般辛是也詩人之意責

用意特深加詩歸蓋為師魯文爾而意深又思平生
作文惟師魯一見歷表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
固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
子筆哉

祭文

歐陽文忠公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修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辭為窮萬物而不
能當一獻吏志可以挾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
之虛野火之燔接猛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于其間
雖理不泯尤于文章卓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
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乎而世人識之庶可無墜失
乎于眾人最愛乎文焉緘千里惆北一尊冀以慰子
聞乎不聞尚饗

乞與尹洙一官狀

歐陽文忠公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
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晝朝廷擢在
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議以論范仲淹事遂坐
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盡國家有西顧之憂
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于元昊
納款始終常在兵間凡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群邪
既正誅猶有端卒陷罪事流竄以死獨蒙陛下仁聖
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人心
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
洙止一男樓年方十餘歲悼哭無依實可嗟憫伏見
將來恭享大禮在近郡主者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
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以免
饑寒則天地之仁益顯衆德臣等忝列侍從親睹無辜
言不可discern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

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雜見事跡

先是渭州西路經略劉滬建策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以山外築永洛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戩以狀聞命滬及董士廉董其役會籍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四路都部署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界添君滬士廉士廉令還滬士廉以其路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涕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徙滬士廉于順德軍及魚周詢還是戩議乃徙涕慶州涕記聞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涕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涕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涕附近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舉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涕永記聞

知通者苟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有劾駿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輔官過榮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嘆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定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思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誦之時方膜客掌書記來失在坐失者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失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棄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開譬之無使成疾疾即諸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失來道文正意而失何希文屬以生人見待涕死矣與失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失急使人持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見神亦無恐怖言訖逝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亡猶

存齋中數筆 沈存中筆談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倡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銳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棄退之文學之蓋公與師魯于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史魯死無于今歐陽公五代史頗之擧官嘉祐于世內果有師魯之文手抄歐陽公自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稱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于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乃云同時有尹洙著亦為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閒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國厚待超雙桂樓西城建賠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止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矢累牢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乃云同時有尹洙著亦為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閒見錄

此始為古文閒見錄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逮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用其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輩知兗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榻語戟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于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耳洙何恨于湜爭甫深服其器量之大之輩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深過于嫉惡之輩以為信然南豐雜識

歸靚公曰希文嘗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為不然直以謂晦國事更不當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憾爾 魏公別錄

河南集附錄終

師魯集二十七卷承旨
姚公手錄本予性嗜刻
師魯文百篇于會稽行
臺令廼得閱其全集甚
慰因復摭行之我朝古
文之盛倡自師魯
一再傳而後有歐陽氏
王氏曾氏然則師魯其
師資云

淳熙庚戌錫山尤袤延
之跋

集043-659